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一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1333/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一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一八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太函集一百二十卷目錄六卷(二)

〔明〕汪道昆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

太函集一百二十卷目錄六

卷(二)

〔明〕汪道昆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函集一百二十卷》提要

太函集卷之五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三首

明故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孟諸戚公墓志銘

余自職方貳邦政簡記諸名將而綜核之慄者不堅誕者不副律之軍志不償則靡要以爲丈人爲司命爲社稷之衛爲不二心之臣則戚少保其人當世無兩少保文武具足顧折節而右吾文越在行間得片言如右券居常纂乃考服孳孳以孝爲忠有開必先

太函集

卷之五十九

二

余則有孝廉將軍傳會倭掠吳入浙辛酉寇台州少保將所部兵九捷而平余則有台州平夷傳壬戌余自閩監少保軍殲橫嶼遂截馬鼻搗牛田兵不留行一月三捷旣飲至余則有平遠臺勒功銘于時同軼而盟務戮力以紓閩難余請師再至島夷蕩平遂復諸郡縣城堡癸亥新冠累萬厚集仙遊則出奇夜襲之寇無噍類乃若焚山寇百壘覆海寇千艘功什冠軍域中底定封鯨鯢相望余則有京觀碑余去閩少保應召之闕下期余吳會決筴而行余祖之三山則有言贈壬申薊門大閱少保從譚襄敏在事余則

有燕山銘報命程功余則有特疏丙子少保始艾祝以申呂余則有薦履篇驃騎罷鬼方歸而丘首余則有志有銘少保罷南粵從間道入新都胥命弁山余則有滄洲三會記同事二十五載先後累數萬言則言言核矣胥子祚國布狀新都明公推輓先人賢于兩大司馬無祿先人即世貌諸孤請 卹無從大司馬輿櫬先後歸莫爲適主乃今疆場多事 上方求舊念功儻藉寵靈幸得死所惟是墓門之石惟明公特書竊惟疇昔之言維而不越今茲之志庶乎信而有徵余將概其顛末而損益之幸得藉手戚之先起

太函集

卷之五十九

二

定遠具孝廉將軍傳中孝廉歷連帥入坐神機營母閻太夫人故旌貞節則曰大寧歸老孝廉乞終養詔從之嘗遇異人叩息子狀異人豫以期日告戊子閏朔胥子生斯爲三朝虎臣之弟之矣後五年舉介子足當薦行其後十有三年及期王太夫人夢神人衣絳衣降于庭虎變而躍袖內是日日華五色孝廉命之曰繼光其字元敬其號孟諸則余所易也幼而好弄押闔多權奇孝廉從方士受大還銅鼎烹采偶退火出丹室命少保王局少保進武火大烹局戶自若既排戶入乃大驚孺子冒不測而撓九

龍敗矣項之覆鼎而出永皆成金躬覆試之百端不歟孝廉歎曰鼎有實非孺子良惟予先世無罪實亡非先世咎惟余無良孝廉以木器貯硝樓中戒勿上少保私舉火爲戲氣燄薰天孝廉厲聲詰之弗應跡之則既然且燼園而潛入版者寸之三孝廉灑然異之孺子得天侈矣始舞勺隆準方願轂而鷹揚英氣勃勃其中類晏平仲居然爲萬夫雄旣舞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旣冠奉孝廉命上勲府襲世官待次司馬門善相人者目逆之門左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孤布衣極矣孝廉持大節不問家

太函集

卷之五十九

三

少保既孤家故不造內子出王萬戶累封一品夫人少保襲歸日服事分部內子主中饋相與食貧常市一魚三斬待餽朝進首午進尾少保虛口而行問有餘曰亡矣則以臠在腹而陰自奉心嚙之暮以魚腹羞少保色沮子枵腹以望吾腹甘苦可無同乎內子謝曰妾佚君勞君良妾苦禮也乃心德內子方諸孟光庚戌待試武闈匈奴大入部列城守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入戍春秋少保任中軍從使者使者起文學侍從嘖嘖諸偏裨中軍務輯衆心一軍皆服所

部急推轂進總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浙殘矣少保上練兵議其畧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于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露金穴括徒遁陳兵入疆邑人奮鈴棘禦之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慄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

太函集

卷之五十九

四

是名鴛鴦陣惡用鸞鶴爲哉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叅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賭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語具台州平夷傳中時新兵若發矟至如破竹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西行既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夫已氏故睨督府逝將擠而代之陰揣東南憤客戍苦軍興則扇甘言爲簧鼓未及入閩先上封事請因兵求兵因糧求糧無庸徵調內應者謹然爲口實夫夫無負神武師及使者彈事不行各守官如故夫已氏既失策無敢食言寇虐益張兵食無措徒負長技擐弓躍馬當先一倭操利

刃迫之斲馬尾而免寇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辟蕭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山寇陸梁海寇盤踞廣叛兵乘亂出入毗若無人言者謂督府兼制八閩亟解懸以希悔禍乃屬少保部兵八千往余爲監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將振旅余操壺漿逆之福清西樓余謂倭啗利如蠅旋撲旋集非一大創疇能息肩公歸未及稅車閩烽舉矣少保辟人耳語明公知余小子所由來乎督府之援以開府故亦將以謝羣言耳借一爲券寧慮什

太函集

卷之五十九

五

全天意必欲完閩幸明公在八閩之事明公以獨身肩之督府之重明公愈于開府願明公躬謁督府悉陳往者之過計請兵請餉而西余小子眇然一夫願從公殉國矣余三酹而三拜少保出百金劔二分佩之誓而指天渝成言者不祀既入省會勒功平遠臺少保既班師余上書所部願奉 詔旨請援于浙所部皆不可閩方急無寧出護軍境外乎余爭之彊今且必往傳遽三宿聞寇入莆城所部發急足追余還弗聽又三宿驛聞督府逮京師所部發急足追余還弗聽既而大司馬趙公代督府乃發浙餉屬少保募

精兵萬人閩望援兵日幾幾如望時雨兵至寇畏飛將軍如虎枕籍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蠲脇從視首功居多語具京觀碑中不具載先帝即位虜陷石州東薄昌黎幾不守用廷臣議召譚司馬戚繼光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股軍費募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鵬勦掩老羸爲功級既贖而賞有差刳殯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

太函集 卷之五九 六

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聞者發言盈庭司馬私語總戎吾舌敝矣如不入何第捫勿談舍惟命總戎自言世受養敢不思效愚忠用則腹心干城不則馬革無問舌矣既襄敏出就督府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策者謂

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靡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即不易術而練兵之議寢矣矢言薊當肩膺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通圯通脩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晝地受工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罷餼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退則菑休第力詘未能舉羸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疆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穀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

太函集 卷之五九 七

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莊總干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水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少保巡工介弟爲植少舍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督益以壯麗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鞞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陴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隸下距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

縱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
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筴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
轉輸首分數次刑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
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
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平土不
祥遂謝東胡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比脩內備不
戰而伐虜謀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
入梁益且將求多總理故以叅將入閩進副將再論
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
秩如故及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

太函集

卷之五十九

八

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
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余課諸將校諸兵躬入諸
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
關闔比還報悉以狀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
陵則以征伐自天子出其如主幼何既而逋脩
薊功遞進左都督其加秩則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
則特進光祿大夫及江陵棄人間人言波及少保西
裨將起記室少保若加諸膝而進之陰布蜚語京師
傾少保而自代始移鎮南粵虜入黑峪關薊人願亟
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戶祝之少保度嶺南任

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一品驚而張先
後有子皆不祿少保陰納陳姬舉祚國安國報國沈
姬舉昌國楊姬舉輔國御人露諸姬多子狀日操白
刃願得少保而甘心少保衷甲入寢門號咷而慙祖
禰乃大慟一品亦弃刃抱頭痛哭乃携安國子之安
國既受室而殤一品解體囊括其所蓄輦而歸諸王
少保歲散千金徇客急歸而暴折即延醫治病且無
資丁亥始及耆蜡日雞三號將星隕矣祚國守增廣
生曲周公趣之入襲少保先以閩功受上賞任子武
德將軍則移任驃騎胄子壽國薊功論最上命任

太函集

卷之五十九

九

子執金吾通計部功即諸子皆萬戶不啻也諸御史
核冊授故記室上本兵故記室利資斧而乾沒之核
冊亡矣乃僅襲祖職得指揮僉事不遑以賞格聞本
兵以少保功高將請卹典既曲周公就木請姑有
待而後發喪少保在浙有紀效新書在薊門有練兵
實紀鑿鑿見諸行事非徒托諸空言居薊余署其路
寢曰止止堂藏其所著作爲止止堂集乃延郭造卿
纂薊門志將納諸職方既去薊留千金造卿捆載歸
閩志仍闕少保故知人善任使卒失之此兩人少保
非智者與蓋千慮而一失也當世借材且不給何天

降殊材也者而中折之胡華陽有言古今以少保當
阨者三人矣其一武穆其一肅愍其一則華陽自名
夫岳于不辜華陽非世祖聖明且無幸少保四三
公而一體卒以牖下終焉豈直天定乎哉不妄殺故
也老氏以佳兵爲不祥斯其爲大祥矣故余志少保
墓率略軍功獨揭其天授之符徇國之志人不及知
者爲不一書銘率用此銘曰昔表東海大風泱泱國
士代興居然鴈行則其濟美世篤忠良則其威儀虎
視豹章則其節制孫武宮牆則其宣力爲召爲方則
其下士爲陵爲嘗則其從事是爲汾陽則其勇退是

太函集

卷之五十九

十一

爲子房三千組練其陳堂堂東南底績海波不揚
之左輔疾視跳梁亟須滅此朝食未遑消人聲控勿
縱飛黃輪曳其踵駕彼羊腸爰徵銳師六翻以張時
而出塞戎車彭彭臺垣高峙永保金湯句奴則向
欵來王無平不陂無滿不覆如狼跋胡如踣折足南
粵樓船齒之楊僕殺我彤弓釋我戎服垂橐而旋有
如白屋始杖于鄉競推爾轂內難方殷大歸期愆天
高九重卹典有屬圻父書勲工父司築葬予祁連
歛予良木生榮歿哀庶瞑爾目

明封徵仕郎莆田陳長者墓志銘

長者以伯子上程書得封徵仕郎矣邦人高長者義
寧詎以其秩詘之故亟稱陳長者陳長者云長者進
莆田中年避寇建業居二十年所歸老建安少治博
士家言試郡縣通高等已督學使者至適居父喪既
祥棄故業親不逮矣藉微一命何爲旣冠章甫待命
天官竟棄繻家食莆田甲第相望比年露積慢藏睨
者乃生戎心兵端啓矣長者度城且不保遂舉室而
遷金陵即以質劑代耕顧鎔銖不辨自言倍親而仕
爲名高則已浮飽食無所用心爲厚利則已汰居常
屈首抱凡自六經以及百氏無所不窺凡金石古文

太函集

卷之五十九

十一

名家法帖手摹指畫務得其真無所不習繪事則自
皇唐以迄胡元名品則自宗器以迄玩物無論百金
之價什襲之珍無所不購暇則撰杖屨或命巾車若
石城若天塹若寢廟若園陵若六代遺宮若四百
八十寺凡諸形勝無所不窮凡鄰善金在衡盛冲交
交游善朱子价劉長欽黎惟敬歐楨伯客至輒出供
具盡客驩酒數行輒挾篋出諸珍藏諸神品諸重器
相與鑒賞奚翅鴻寶天球嘗請孟嘗之客俠而不文
梁園之客文而未雅吾非貴介公子非同姓諸侯王
第願與大雅不羣者俱即減家人產勿恤矣吾弟仲

嘉故負好古之癖遇諸希有如蟻慕羶即枵腹可當
持梁亦立可當披褐通就南都試一見若平生驪引
爲通家授食授館長者四息子伯子本授參軍仲子
表授瓊山簿子時見其二子則叔子貫守縣諸生季
子善負雋才南京兆舉孝廉即季迪也季言家大人
具長者行余小子無能樹不朽之聞當世嚴事者三
先生皆天下士也善幸猶執鞭江左拜墓濟南司馬
公大有造于父母之邦獨未見君子耳仲嘉語季伯
兄惟誦義爲諄諄他日歸願從仲兄仲淹抵伯兄爲
長者傳余敬諾辛卯歲杪季迪與計偕仲嘉過之滁
太函集 卷之五十九 十一

申嚮言仲嘉謂曰吾過也終不食吾言遂紹介太
函願一洗諾責季迪屬所善者季和之將命布狀徵
志徵銘季迪才足代興重以二仲之言在耳即儼然
哀戚其何敢辭且狀長者愈詳要之惇大倫持大體
先人之產伯爲政彼吐而此則茹之諸子鉉若鉞並
廩學宮召之金陵命叔季各受業歲時以其美助不
給諸近屬莫不屬饗季以博學傾其曹喜客尤甚不
速而至長者暨孺人柯躬視客羞客坐談長者附耳
堂背聞正言高論客退而喜可知季雖結顯者驩受
長者戒毋以緩頰生得失孫七紫若勲並廩鄉校士

修籍成均受長者戒毋從夸毗子游擇地而履先是
孺人善病病甚伯子刲股進之乃平既又甚季子刲
股進之乃平曹慮其或迫崦嵫顧卒無恙長者豐願
廣願其顏渥丹且牖下無媵人其神愈王皆足百歲
戊子秋末疾作居數月不庭明年春二月二十日始
薦常珍季乞言於大司寇王長公爲壽長者躍然起
舉而醕者三迄秋七月十日以天年終蓋登大耋矣
諸子則仲先即世諸子婦則長林次林次魏次何諸
子壻則長許繼祖典禮宗藩次林洪訓授新安尉孫
男十有一孫壻四長則按察司僉事方萬策是爲督
太函集 卷之五十九 十二

學方子及諸子亦余通家餘狀備矣銘曰千古無靈
爾司筦庫不饒而富客屢盈門爾授壺殮不爵而尊
靖端無冶惟爾爾雅既秀而野之子不羣爾其嚴君
剡刻青雲南溟駘蕩浮沉萬象爾尸龍藏 高帝舊
邦王氣煌煌爾局尚方建安撫膺千里沃土爾後昌
阜務爾烈所德音靡瑕 譽命孔嘉丘園高蹈詩史
名家確之貞石是爲國華

明故吳母謝氏墓志銘

甲寅吳母以天年終其息子自師自儒與余習將樹
墓持狀謁余銘余所善者殷諫議母外孫也往余聞

諫議誦母狀心竊奇之諫議之言曰外王舅謝妻子
西遊不問家者十歲會鄉先生官滇南者家大人載
少弟受室滇南遭外王舅遞說之乃趣還當此時外
王母獨支戶非力所出不衣食卒之長兒女保生業
完里父老謂謝媼能而丈人得壻與俱來適有天幸
嗟乎季子辯有口出游而困其妻偕見之終不能化
必位高金多乃始折節丈人留滯滇南母持家兼攻
苦萬端無少望勞而不施賢矣賢矣而二子者又言
毋三十不宜子請父置妾舉孽子自備母幸備視師
儒等耳嗟乎古之誦義者太詳即丈夫抱咫尺之義
太函集 卷之五十九 十四

明故處士洪橋鄭次公墓誌銘

次公生新都居歛巖鎮都人之治生實爲政上之塩塩
布帛下之羸蛤鰕組率用智以測萬貨之情不避水
陸險夷雨暘寒暑乃若不出戶庭幸得免于陰陽人
道之患則惟質劑爲良近歲多子錢家巖鎮則其數
也當豐穎二水之交爲洪橋鄭氏而鄭次公尤爲擅

場次公父幼孤出爲叔父後已叔父有子謝次公無
所歸次公受室於王則相與儼一廛於水滸王既舉
長公某已復有身歲庚辰落水夜至王瀕危僅得脫
乃舉次公幼與方中丞同師已從鮑司徒受春秋于
次公母兄王文學而中丞父贈公司徒父封公並具
知人鑒大奇次公贈公語次公父君家固自有奇君
能傾橐得三十金以居其息百倍父謝曰興卽傭窮
身且懼無以糊余口安所得三十金鮑封公數目次
公曰嘻若翁毋患貧矣屬長公病羸父屬次公賈則
從宗人賈吳下其黨居陶目攝徑實百端願與更始
太函集 卷之五十九 十五

其黨激而羣譟乃謝罷次公公父諄語不休惡用
此敗羣者爲也次公蒲伏受罪大人幸自寬寧故椎
耻與姦利伍兒聞廉賈歸富異日者兒必不負羣豪
旣聚賈而漁于湖次公覆舟則易舟而出諸舟後諸
舟徑進者魚多敗獨次公良已復以販絮覆舟次公
溺矣旣得免而曝絮如故羸得倍三載橐而歸始考
居室坐而笑曰都人轉轂四方率外羸而內詘第操
吾羸以乘其詘卽計然之策何加焉其宗人故用子
錢起家則以減息得衆乙巳歲惡將徙業以備非常
次公請父命而代之笑曰此天授也日事夜讀以

當干擷居十年卒無盜患而業大起及長公當室割生業而中分長公居肆而享其成次公徙之委巷益減歲息且自什一輕之於是質者聞門卽境外子錢家爭來集於是次公傾郡力足以役僕其曹人言公昔近市而今巷居昔薄息而今滋薄卒之贏得過當何術哉次公笑曰夫人見利必趨寧詎能與衆爭利寧昔爲中賈非近市無以杓之人乃今藉吾父寵靈賈道浸廣非殺歲息有衆胡來息浸殺則衆必歸毋委巷以也次公受室吳氏繼室皆吳舉子五人長弘次正次本次原皆出正室繼室舉德年始髫次公

太函集

卷之五十九

十七

春秋六十有四次公婚諸子婦皆閭右名家長閑次吳次汪次吳幼者字吳女二人一適方一適趙孫男八人孫女二人歲之杪五子與次公喪葬中唐季子原則謁余銘其墓原少任放故以不羈而憂次公旣而折節遂遠願抵一言以託次公不朽余多其以能子終也旣爲之志且爲之銘銘曰吾聞日者耿生言次公法當鉅萬都人欲爲本富則儉於田本富安可爲也欲爲末富則陷於法末富安可爲也次公操術如用兵其於攻守堅瑕若抵諸掌卽不牟近利所謂廉賈歸富非邪要之有命存焉殆難以權力得也中

太函集

卷之五十九

十七

唐一丘若堂若斧休焉息焉是日歸所

太函集卷之五十九

大集卷之六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二首

明故長原程母孫氏墓志銘

不佞學禮起家禮始於夫婦婦人從人者也有生則從父母與兄弟分鴈行及有家則從夫子事舅姑若王舅姑偕後妣及有後則翼子若子婦若而人貽孫若孫婦若而人曾孫若曾孫婦若而人由室而家俯仰具在天人之際贏誦易齊得全者昌婦順章矣長原當歎西略咫尺海陽程母自孫來歸出海陽北郭太函集

卷之六十

一

于時家丈人主醮毋主衿輦則具父母矣高堂授祚太室後特豚之餘則具舅姑且逮王姑矣王姑而下諸妣二十有二人退無間言進無衡命宜諸妣矣母從季公偕老舉三子十孫六曾孫宜夫子宜子孫矣自其待字得親離心德言工容無庸姆教則其女德則淑女也舅姑既以子貴譽命及之楣內若奉嚴君莫不廩廩姑操下肅毋敬共無違季年喪明躬爲姑相于時寵人用事諸妣有後言舅安寵人且蠱先入母獨愉愉無改其舊舅益多季婦良則其婦職則順婦也季公出賈母居門內課婦功命門外督場功

歲入麻枲布帛有常稻黍菽粟有常蔬葵瓜果有常酒漿醢醢醢醬有常以訕爲贏不遺餘力則其妻道則梁氏妻也三子異業命賈則賈儒則儒賈則示以躬行儒則成以專業命季子懋易負笈及門懋易質有其文余字之曰無過母食母教無慮二十年即數奇母曰有命里媼風母孺人六女遇殤所不足者豈百輛乎哉何損損也母否否吾所夙夜寧詎爲兒女子虜耶顧家造率由婦人而婦德莫如攻苦浸假良人賈數千里外務博錙銖入中饋如奉漏卮即滄海竭矣顧語諸婦若孫婦曾孫婦爾曹識之則其母道太函集

卷之六十

二

則文伯母也先是孫丈人舉母而孩之也惜非息子將必亢吾宗異日者自外而興則吾家之自出且多賴矣其後丈人即世家步日非有弟一人遣之從季公賈弟亡則繼以其子子亡則繼以其孫與諸彊近通有無必及緩急歲時必祀其先世置祭田若干畝授孫氏世世奉祠興廢存亡其爲亢宗也者不虛矣則其子道非直葛覃也泉水也要以內治外治上治下治旁治之道備舉無遺夫是之謂全昌矣概諸希有庶幾乎千萬之一邪且也洪範九疇嚮用五福夫婦並登大耋以上相與琴瑟如初壽矣季公席故饒

而茲大母夾輔而拓之富矣季年始見二毛其神愈王凡諸篋筥錡金篋筥倉廩積貯流行出納盈縮心計有如司會率從堂下受成亦既康寧矣往母及耆則大學士許公授辭揚輝及老則徵言于大司成余公及耆則徵言于開府羅公曲禮有之內言不出于梱即三公務章德必察邇言無過雅從德禮長者遊言足徵也諸德禮長者至則母尸饗攸好德矣母春秋八十四二月己酉無疾而終考終命矣概諸希有庶幾乎百億之一邪無過又言母氏以纖齋興得富則重退讓輕施與家大人出賈諸母歲糶有經母獨

太函集

卷之六十

三

以力作佐之辭什之二家大人有良田當祖墓域舉宗將築拜墓臺請田附域中奉價白母母謝曰良人出婦無專成顧田則爲生人依墓則生人本欲報之本良人夙心毋用價末年奉佛唯謹遙禮九華淨土置香火田時而淨居持齋戒者歲之半諸苾芻以循乞過間右予經予像予鉢予衣鄉人以循乞及闕中或除道或梁津或殯埋或泉布莫不辦給既而四方誦義費浸不貲母氏自撤月奉繼之諸子婦無所預里中甃井以待汲當暑烹茗以待飲於傾蓋亭雨則置簣履以待路人歲饑則日出春就杵臼杯升斗以

待餓者春社則市生螺什數斛沉之九淵易則易于則于曲而中矣母年既耄不勸于勤及以壽終庶無遺憾顧五宗六屬門內外親遠則諸子交游下則滅獲傷者弔者莫不人人痛哭莫不人人盡哀故僕挈婦而亡聞計遠奔蒲伏階下且請死至是而母德益徵矣哀哉季公習形家言得二吉壤北爲郝村南爲結林命諸子虛郝村先以結林葬母申命曰合葬非古也其兆胥吉殆亦各得其所哉無過奉父命徵志銘自爲之狀越在苦塊斐然有章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此之謂也既志之且銘之銘曰余受三禮于結林

太函集

卷之六十

四

乎託居粵自石耳巉巖逆流而上逶迤升降爲奔馬爲神魚漸江將合五谿岑山當其綰轂周旋流峙此其隩區海陽上游高門有子歸我開府之裔是爲良夫臚臚長原駸駸昌阜早服重積母氏之劬是宜躋九齡嚮五福用答其拮据之人也之上也既應分星乃得真宅悉中堪輿堂如坊如畢如畢如母歸淨土是則真如神游八極不墮一隅廻翔下視九地精廬自在無在是則如如

江妣貞孫墓志銘

司馬氏曰在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江妣孫以奇節特

聞非直守死而已是歲考終命踰大耋者六年余私謚曰貞孫猶之乎共姜敬姜也孫孟奇獨當戶將樹墓祁山之陽謁余爲志爲銘則方伯季子均爲狀余既酌公言而謚之矣則載筆以告墓大夫志曰余居鄉故善江方伯民璞始游鄉校習孫貢士道徵其後四十年余始得方伯諸曾孫孟奇而知貢士女兄爲孟奇祖妣貢士父襲明故爲掾正德丁卯長女生父則以丈夫子子之異日有家母遠父母兄弟二姓以比鄰世婚媾方伯從兄爲冢子杲請婚杲始從方伯受詩及期受室既又從父受賈賈浙江暴病載歸及

太函集

卷之六十

五

不以易貶戚汎故納程氏婦繼室以汪汪乳孟奇從汎並夭貞孫撫膺痛哭江之先世何辜或有罪罪在未亡人胡降割如此其酷也伉儷絕矣舅姑終矣二婦亡矣獨子殞矣卽百吾身而可贖也惡用奄奄爲哉吾不能爲祖母劉乳臭孫寧敢望令伯第鄮侯梁國之血食危若綴旒唯茲三尺之孤唯天所授居有頃則爲孟奇卜婚於吳既結成女待年而贅貞孫歎曰二姓始願不及此吾寧廢視毋寧廢盟卒逆之吳婉婉請命王姑且老越在中饋則婦代主之婦不幸而喪明又惡能婦假盲以視無如娣一淑女而婦下

太函集

卷之六十

六

之貞孫以爲良乃庚納孫氏孫乳東彥貞孫襁曾孫而喜可知往貞孫及耆博士諸生上其狀州史載之郡志守令表閭于時有子而未有孫修秩節而已貞孫年八十孫始勝冠比命爲儒不效棄而爲郡掾博士諸生之狀具矣守令加禮如初亦越六年貞孫卽世人言貞孫大造江氏猶之一髮而引千鈞擬諸栢舟均之自靖康而家造視彼猶賢擬諸下宮夫人則趙客也一之足爲奇節矧至再乎哉貞孫日討孟奇而訓之慎毋以刀筆故妄自菲薄鼻祖自豐沛起其勲名何讓平津勉之卽文無害而後當大而門矣乃

若爲孟奇娶瞽則伊洛猶以爲難特謚之貞取節于其大者耳銘曰竊聞之春秋聖達節次守節在易則有安節有甘節有苦節苦節則窮甘而安庶幾乎守而無缺達則惟聖者能不將澤劒首而一映貞孫瑤珞二十而嫠哺孤穀食茹荼如飴爰及指使孤不愆遺栝椿疇授俎豆疇依孫徒唯唯疇翼而飛飾禽篚采乃得吳姬雖盲不爽二耦咸宜受茲介福世世賴之五喪既封或原或麓二孤既成以似以續匹婦之諒何居溘然乃在溝瀆天將以丞昇而荅劬勞不啻胼手而胼足是宜歸九原而偕老歷千祀而貽穀誰

太函集

卷之六十

七

其志之司馬卿誰其銘之汪伯玉

塔記銘三首

羊山僧塔記銘

僧故名東陽姓姚氏籍淮南宿遷縣嘗爲其縣諸生居常好脩歷二十年所不問家人生業雅從善知識遊隆慶改元棄家而北則爲居士身寓清苑募建開壯繆祠越三年抵銀山法華寺乃從方僧大光祝髮法名明龍尋徙居羊山秀峰菴名德日起即諸陵中貴人多檀施僧藍縷自如一衲不啻懸鶉不緘不襦不履顧就羊山安七十二衆爲千日期場僧親爲

大衆說經闡三教宗指上初卽位余奉詔行邊

道出諸陵期督府公法華寺余問羊山僧狀相距

四十里而遙乃趣一沙彌逆僧僧徒跣至敝衲曾不

掩肝邪寒無所侵余兩人者避席禮之僧稽首是日

爲彌陀法鵬諸沙門方畢午齋兩人携僧入洞中列

坐石牀與語僧舉西來義督府公心然之一比丘常

住洞中鮮衣綺語目攝僧不爲禮語侵僧乃謝比丘

下說法臺宰夫業已供具余命僧坐僧唯唯則長跏

當兩席間余謂僧今日佛降汝胡不禮西方僧唯唯

則西鄉趺坐坐側余曰佛言不二義一切寧有擇耶

太函集

卷之六十

八

僧曰無擇余曰若果無擇能與吾黨同飲乎曰能余

命材官舉杯酒奠僧曰佛不誑語僧唯唯則奉酒膝

席奠余前余舉而醕之僧曰同飲竟余問曰千日期

畢羊山能作常住乎僧曰無常無住既夕督府公召

僧與語意獨多之明日僧歸羊山兩人者亦就役行

越旬有五日太史當謁立春其日羊山放光其光五

色又越七日歲將除僧集大衆語曰元年元日吾當

行公等居此識字者用心念經不識字者用心念佛

務智慧務普心卽此是佛公等勉之耳歲除夜既半

命弟子視中星曰夜半子矣僧曰未也日午乃

行元日日幾中羊山放光如嚮者頃之坐化蓋日中
云越七日舉焚日中復放光如嚮者 諸陵中貴人
咸在率大衆羅拜之望光祝曰佛邪佛邪願以此光
普照下土余幸與僧一接未觀其深大衆請命督府
公將治浮屠藏舍利督府公許諾屬毗師曼室記之
銘曰不知者謂尔逃儒其知者謂尔同余尔胼足而
牛車尔敝縵而藏珠尔行尔居吾將問之文殊

廬山大安和尚塔記銘

余中歲事佛師二三兄弟狎主沙門再入郢都緇衣
屏跡公暇過洪山寺大安在焉主僧謂比丘可然避

太函集

卷之六十

九

風雨於此其人禪栖廬岳越三十年楚人嚴事之願
介紹而見之謁者余授之館就而質諸所疑安曰公
腹果然可賈餘飽第縛諸聞見解脫之謂何吾法如
赤立承刀不容一瞬即思議所不及聞見何爲如能
真見本來譬則單刀斬將即陳六師先十乘無所用
之吾法亦復如是余敬諾則去聞見而求之空曰未
悟也法無相空即相也余敬諾則去思惟而求之寂
曰未悟也法無住寂即住也然則求之者安所施功
對曰明公安居可然願有復也有功則有相無相無
功有功則有住無住無功無聞見無思惟得無礙智

四者既具然後可以言功此以無功爲功無施而不
可功既不立法何有哉無法無功無智無得此自性
天真佛也余聞其言如風偃草顧余猶有蓬心乃與
大安盟歸就蓮花峰爲我築毘師閣他日臣子事畢
願依東林因憶疇昔所聞百不當一比歸覲省聚苾
芻于肇林間猶故也及入京師聚苾芻于國土聞猶
故也吾宗長者子曰宗浩善以耳觀余爲之聚三月
糧詣大安所安問余狀喜曰善哉仁者益矣天門開
矣既余得請歸省則遣徒悟道使肇林畢使西歸安
問余狀則又喜曰善哉仁者益矣天眼開矣丁丑夏

太函集

卷之六十

十

四月乃扶老而客青門余虛墻東小閣居之署曰大
安閣吾弟貫長跼請益得所未聞將發則正色語余
斯道日用不離剎塵具足藉第令有間其何以等虛
空誠知其不可離須臾無間久之則瓜與蒂俱落牛
與牧俱亡不離而離離無所離此之謂真常此之謂
圓覺此之謂無上道也可然童習而老不倦曾未入
乎其藩明公畔岐路而嚮康莊翩翩一舉千里今且
艾矣胡爲乎趨趨吾所以來特歸華嚴戶鑰耳閉閣
久矣明公亟啓之嗟乎夫人以精進而窮天年猶未
知所息跼吾黨越在子舍末路阻脩與廢半途無寧

稅駕明年店作僂俛乎其無如自惟不畜而廢舊何以待歲不幸先慈即世則遣法孫持偈剖涅槃心又明年春法孫來告無恙余介善男子以車徒往將乘秋逆之大安業已大歸蓋五月朏先是吉月豫示諸弟子以行期若等母以衰麻哭泣爲喪母倍吾家法諸弟子問故則以一偈示之既及期沐浴端坐諸弟子請遺令則以一偈示之其手澤具在門徒茲不載距生丁卯行年七十有三大安之師曰古巖古巖之師曰天奇皆善知識大安出襄陽郝氏幼禮古宗祝髮梅林古宗夙奇之遣之就古巖學兩人同事天奇太函集 卷之六十 十一

何有聞者莫不大笑而三耳者獨頷之余嘗私與貫言吾儒七鬯喪矣化人入主與昨吾儒乃就西階即攘臂相仍猶之窮子嫚罵無爲也我聞大安所謂見性冥合乎孔子所謂體仁非惟世儒未之或知雖大安亦不自知也乃今諸弟子就故廬傍築浮屠以藏舍利冬十月乙未將以若堂封焉吁嗟大安非余銘之而誰也銘曰知爾者謂爾抗達磨之一葦受曹溪之指南不知者謂爾乘終南之捷徑獵少林之游談余則以爾襲蟬綏於尼父御牛車於瞿曇嗟乎衆雖無雄誰爲鵠卵知者何加不知何損莊生有言可乎太函集 卷之六十 十二

可然乎然無可不可無然不然庸詎知知者之非不知耶庸詎知不知者之非知耶

少林寺總持空門幻休潤禪師塔記銘

自佛降中劫是爲西極聖人歷二十八傳東土乃始有祖後之學者率祖少林宗曹溪其後嶽立爲五宗而曹洞特著猶之嵩高峻極四岳承之歷世代興且爲少林當室潤公則少林之自出北遊上京余時以公事夕龍華習聞緒論居有頃少林大衆迎公赴主席爲宗師大宗伯華亭陸公授牒以往其時內則掖庭近侍外則臺省諸大臣諸宰官在廬市則諸長者

居士善男子善女人在叢林則諸比丘諸沙門諸法衆莫不舉手加額謂宗門得人既至而四衆歸依有如龍象居六年復召入都人士嚴事有加又六年歲星始周公已示寂蓋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也既藏舍利村之乳峰其徒謁大宗伯爲之碑乃復抵余爲塔記余故奉儒非佛既則始非非佛也者而歸之乃今以凡夫而譽聖人之徒譽亦非也第折衷於大宗伯無用溢言公世家進賢籍黃氏幼倍二親而從從父賈出而周遊嘗目攝群像灑然若有所創諸幻皆局也無常謂何乃入伏牛山禮平公祝髮法名常潤字

太函集

卷之六十

十三

大千自號幻休吾當從此休矣居三歲初攝心如按浮瓜起滅相乘茫無所措質疑未決南詢萬松于徑山萬松詰之曰疑是何人措者何物公亦未決退而業白九華一夕覺身同虛空就客而質其狀客以爲理障第由教而入之乃入都市聽松秀二師講楞嚴經至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之句倏然有悟廓然如鏡中像不落幻空乃知前境虛空直塵勞一息耳復叅大方蓮公座下問現鏡中像時如何蓮曰直須打破曰打破後如何曰亦未離心境公未決指往叅少林宗師小山書公始至舉嚮者言書曰何必打破公曰

其柰鏡像何書曰鏡像安在公悟留侍祖廬一日師問公言疇昔之疑決不公舉掌師曰無將以罔兩問景邪公曰此外更無何有師曰試披衣檢之力行二年愈益精進師嘗舉洞山法語我今不是渠因語之曰既不是渠畢竟是何人公頓悟以偈荅曰若要識此人有個真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踪跡曾爲佛祖師嘗作乾坤則龜毛拂上清風生兔角杖頭明月出師曰子毋勦說更須自入悟門公對曰尚不借緣從何門入師曰既不借緣何爲至此公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師曰就不借緣一語于意云何公曰彩鳳

太函集

卷之六十

十四

翻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閑師喜曰善哉善自保任公將辭去昔夢一巨人立乳峯宣言曰祖庭在汝旦日就師謁行師丁寧以宗門相屬授之偈曰當作天人主常思少室秋公謝未遑師媿媿而別時同學了公攝登封縣僧會公過之了公夢洒掃迎新宗師公適至了公告昔夢異日當符師曰子毋以夢幻爲真尋別去其後小山歸寂大眾迎公京師公三辭了公親往和尚縱不然吾疇昔之夢寧詎忘先師偈言公聞而垂涕洟乃就道公魁然修碩容止莊嚴其嚮應如洪鍾其普度如廣筏其砥波流如山立其隨機

而顯化如珠走盤至其稟獨覺群迷日孳孳然以道自任及門之士七百人入室者幾三百人公法語凡數千言辭世凡三偈具載語錄不具陳諸弟子又言公嘗就五臺壽明寺講法華寺中現白毫光周匝如翬大衆稱異公止之本來原自光明勿作異見頃者應召入過獲嘉止一精舍衆沙門羅拜稱祖師公退然詰之閤黎安得此語則云昔夢伽藍掃門旦日祖師過此非上人而何公笑曰不然祖師業已過矣此其有而不居善而不伐大都由定性中來昔酬了公皆此意也余去國且久屏居肇林竊謂末法多門經

太函集

卷之六十

十五

禪角立博者務張吾教約者務守吾宗或翹或沿即源委猶霄壤矣蓋自白馬以來大藏具在望洋求濟孰爲指南達磨西來悉屏言語文字廓然無聖獨得其宗爰及曹谿且標見性一花五葉殊塗同歸夫是之謂最上乘夫是之謂不二法無餘蘊矣久之任口耳涉支離其說猶燕郢也齊則失矣楚寧獨得乎哉甚者同室勃谿人我爲敵復自以爲主器尊視諸宗槩諸普門何示人以不廣也余觀潤公法語志在集成禮樂干戈文武並用如之何其以干羽衰禹搏拊窮藥堂堂祖庭胄子代起第指說鈴而希自得屏戶

說而歸大同斯則佛祖之所爲涅槃公之所謂滅度者也余既爲之記又系之銘銘曰度流沙來初祖絕思議去能所躡玄同班尼父吾道南曹溪許得心齋建鳴鼓拓五宗方鄒魯首曹洞倬當戶繫大千起環堵蟄如龍耽如虎墮形骸浣肺腑祛法塵敞靈府臬宗門繩祖武星紀周歸淨土噫嘻休哉是爲曹洞之正宗歷二十有五

墓碣二首

張丞墓碣

郎諸生張寅貢太學受浦江丞丞廉歸而殯死蓋自

太函集

卷之六十

十六

丙寅迄于庚午不能喪余故習永浦江乃今復在行部屬有司視地南郊外舉丞喪葬之嗟乎士而不饜糟糠則終身阨也丞登澤宮貳嚴邑非阨矣彼刀筆吏或以簿尉卒史起家率相載歸猶然厭梁肉即丞非撫浦江非饒奚不簿尉卒史若也且也上農九人上賈千指其下猶能自食百工亦然乃丞閔焉以溝壑終余嘗傷之矣往丞居邑爲名高余獨多丞濁世奚宜得此顧群吏遞若潮汐時至則以新沒故何論清濁哉丞一旦罷黜然從諸相載者歸如之何其不瘠且死也彼其相載而還鄉里豈不揚揚有道者

視之猶禦耳將不得與農賈百工齒況士乎即丞閔焉以溝壑終卒不失爲庶士齊侯千駟夷齊首陽誦義者在此不在彼矣嗟乎鄧通梁武猶不免爲餓人故道有汗隆命有羸詘君子亦惟脩身俟之耳如命何余故封丞墓而碣之將以愧薄尉卒史之務自封者

玉筍仙家三世墓碣

蕭氏故神明之胃著清江之玉筍山徙歛再世而真人生得無上道祖禰考妣並受封誥賜葬蜀源迄今葬地免徵與故宇等真人諸孫紹元嗣其業亦奉考

太函集

卷之六十

十七

妣祔之中爲唐贈光祿大夫鴻臚卿時泰贈夫人黃則真人祖若妣也左爲唐封光祿大夫鴻臚卿體乾封夫人汪則真人考若妣也右爲宋處士景先配程氏則鍊師考若妣也其後自歛起家凡八人歸清江代起者凡七人歛故有處守蜀源駭微矣世遠地懸莫爲適主外或蠶食內或狐埋丘木斬焉鞠爲茂草萬曆戊子裔孫中書舍人天衢以省墓來相與攷夫家稽郡志問諸故老鳩集諸宗蠶食者則予之價而復之豪舉者棄弗治狐埋者則予之地而遷之且給之費業有成言矣又明年再至埋者未滑如初

則以告縣大夫彭公第申戒以刑書勿盡法其曹大慙于長者悉舉而一洗之中書君乃濬諸淤土培以高封納碣坎中立碑壟上庚寅秋八月望乃訖工屬左司馬汪道昆紀之郡諸生劉一然書之碣

太函集

卷之六十

十八

太函集卷之六十

太函集卷之六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表八首

明故文林郎知南漳縣事項君墓表

嗟乎此吾友南漳令項君墓也始樹墓則諸子鍾瑞輩謁方定之爲志爲銘余釋事歸墓木拱矣諸子復爲之請表余表之項君名維楨字徵周休寧溪陽人也其先由嚴陵徙休寧世居閭右曾大父以下舉室合爨有義聲父溥母張氏舉丈夫子三徵周最長幼從父游吳下受詩吳諸生業成始還補縣博士弟子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一

二

督學使者行縣莫不多徵周才顧數奇遂卒業太學丙午故禮部尚書孫公今相國郭公主南畿試事徵周定之與余皆在舉中其後徵周五上太常卒不遇已未郭公居吏部私語門人公等業已中年待河之清簪力窮矣徵周敬諾乃領南漳當是時余爲襄陽守習知南漳僻遠其謠俗不馴會余議有司歲費便宜下令諸縣爲畫一法毋輕用民財諸縣今率有他賜或議不便徵周歎曰二千石爲吾民去泰甚法最良吾曹稍有境內心奉行恐後何咕嚕也於是法行自南漳始鄉民無不便徵周市猾操故智不得行相

與議法非便徵周上其狀余索首事者罪之於是羣無賴欲中徵周陰以郵書投部使者擿縣官得失部使者下郡議余驗得首事者復罪之余謂徵周此鄭人欲殺子產時也徵周對曰使子產不失爲惠人何憚見殺會監司分部至其供具當取辦南漳適縣有水災僅取充數或以供具易辦奈何以是忤監司徵周感然曰供具足矣必股民以稱上意謂維楨何會景王就封徵周冒暑供億且病余去郡監司卒不合徵周壬戌徵周從上計罷歸始去南漳鄉民遮道號泣如失怙恃既歸病愈甚是歲五月以天年終距生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一

二

正德壬申春秋五十有一耳癸亥諸子奉喪槥葬溪陽之濱負巽抱乾待吉乃改葬嗟乎徵周疆直任職卒拓落一官彼徒以俯仰結人心往往得巧宦無惑乎吏治之恣恣也徵周受室蘇氏有子男六人女二人孫五人其名及婚姻氏族具在志中故不載

林次公墓表

余在行部聞人林次公以儒行聞次公墓在壽嚴之陽墓木拱矣余未及表次公墓業已去閩及令君居吾邑中乃悉次公高義余修闕事撮其大者表之次公名廷憲字德言瀛洲人也閩人事次公謹稱瀛洲

先生林氏由光州遷閩枕山則自唐左朝奉大夫穆始由枕山徙居永慶塔林則自宋尚幹子奏差始由塔林徙居瀛洲則自閩賓州判弟汝儀始汝儀曾孫曰允大舉明經正德中不樂干仕允大受室高氏歲癸丑正月十九次公生始在外傳輒能讀父書始勝冠輒受詩郡博士次公即力博士業顧獨孳孳務躬行雅游陳貞素先生之門道益進遂婚孝子黃文會女是爲孺人次公少孤忌日哀慕如禮繼母陳始有家而寡次公獨養陳盡其驩伯季請立膳田次公不欲也即獨子猶然膳毋惡用田居常怡怡卒有急則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一

三

以身蔽伯季伯既就業次公拊季與俱日營營代季治生長則歸季從弟廷諫蚤喪父姪宗庶蚤喪母次公視之與弟子等兩人者不啻父兄戴之寡嫂李撫二孤困甚次公歲時給衣食折節而禮之庭即遇父黨諸富人無加禮嘗倡議緒宗廟捐貲爲大役先宗人貧乏者赴次公公次公無愛財力皆得濟于是人人謂次公長者出入不倍于人倫嘉靖初部使者虞公守愚督學使者潘公潢邵公銳每入學舍則交譽次公非直林生有文質行具矣即鄉曲之譽日益起然竟以諸生終焉舍旁治小樓居令君使受業次公善

顏魯公書法手書訓辭授令君乃令令君布邑中蓋家傳人誦之矣陳太史謹以童子見次公大奇之遂宿太史于家使與令君同學次公據上坐南鄉坐太史西鄉令君東鄉業必同授朝夕必同居畜僮僕二人其一給事令君其一給事太史太史被髮短孺人時時手櫛之其後太史舉進士第一人悉服次公蚤見隣豪蠶食次公產次公扼腕不平乃挾策手籍之誓必恢復疾革舉籍目令君曰嗟乎即吾志未得孺子安能既而曰孺子才庶幾不負吾志歲戊戌秋八月朔次公易衾簪正冠而終年四十六孺人終身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二

四

縞素唯立孤爲兢兢事次公寡母陳不遺餘力陳死會歲饑孺人破產治喪一切從厚家人謂凶荒殺禮請損之孺人泣曰凶可待豐送死何待未亡人受命夫子終不以歲薄親歲累饑市人往往持穀饋孺人獨平價大量出之隣姬老而貧卒待孺人舉火故豪詐次公手劑齏齏令君令君力抗豪無所屈孺人泣數行下戒之曰以是藐諸孤爾獨當室顧輕六尺以嘗不逞謂先君子何異日患爾非夫毋患不逞乙卯令君舉鄉試越辛酉孺人以天年終蓋春秋老矣令君奉父母喪合葬陳太史志而銘之居四年令君舉

進士次公凡三子三女長元立即令君次元章次元育俱籍名博士長女適陳叅政全之次適順舉人逢景次適高體意夫閩亦禮樂之國故多儒當世直以佔俾爲儒惡賄儒行即次公白首牖下所謂逡逡爲行者非邪刑乎梱內引于後人道行于妻子章章矣次公未畢之業以俟令君不于其身于其子孫次公之謂也往次公訓令君獨多韋氏嗟乎豈惟韋氏足多哉

王母汪氏墓表

海陽王用卿余通家子也家大夫客東海蓋與承事太函集

卷之六十一

五

君俱余上太常遇太學君都市兩人驩若兄弟汪則余嫂云用卿持母喪請余表其母墓故稱王母汪系出宣仁里承事君故以貲雄里中乃爲太學君請昏是爲嫡長子婦太學君母喜自任不近事情汪婉婉奉姑驩無所失承事君舉尊二姑違俗獨視孀子親汪安之亦以身下二姒於是相以內率相得無違言太學君受業大司成出居外且久汪居子舍獨當戶如太學君在焉既而與更三年喪不遺餘力居喪而火不災寇不害語在承事君志中太學君居家多車馬客汪親執刀匕視客羞日從客諷太學君毋效季

貞爲也縣中士女務奢溢服御擬於后宮汪獨無所芬華董董耳時商山吳氏以鉅萬傾縣用卿受室中書君汪壹以莊憚吳不假貸卒之吳稱能婦未嘗爲富貴容用卿讀父書事母孝母病肺用卿釋業自吳會歸歸侍臥起者踰年母病革呼用卿語曰吾舉子三人爾獨長自爾有生以至今日終不以片言逆母心即母死目瞑矣用卿哀毀甚尋病怔忡太學君召良醫治之病乃已汪春秋四十有八蓋自嘉靖元年迄隆慶二年仲季用中用情孫來聘來召咸在髫髻明年庚午用卿受太學君命始發喪從俗槨葬某山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一

六

將以待吉他日幸而畢大事則余爲之銘

明處士休寧程長公墓表

家司馬善程長公長公余父執也嘉靖癸亥長公居母喪以毀終余自閩海歸業已爲之表以待封樹其後十年而始就吉余出故草損益之長公家世休寧則歛黃墩裔也徙居率東信安里今爲由溪弘治已未長公生名鎖字時啓長公始結髮從鄉先達受詩無何父客死淮海長公哭踊且嘔血則飲泣以安母心乃趣奔喪父故資悉貸他人所故豎竊資亡匿秋毫無以爲資客請捕亡而後發喪長公不可仁者不

忘丘首孤不能以一朝居如使急亡命而緩親喪無寧匍匐往矣于是日徒跣走百里不避祁寒胼胝皆龜衣無帛著枵腹則約腰帶加急甚則斧冰以代斧糜既歸葬樵林毋復命之出乃偵山東得亡豎故案皆亡至淮適當無年焚貸者券無所問僅驢一乘老櫪下貨錢千長公懷歸則以奉毋鄉人收責者屢相及於門客爲長公畫策若翁故非饒奈何一旦而取辦若且彼皆饒者姑徐徐長公謝曰誠如客言是死吾父也孤不肖終不使吾父負他人金異日者孤幸而羸人將以爲匿人之有不幸而詘則天奪之耳固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一

七

當是羸詘皆辱也乃鬻田宅脫簪珥悉還之既終喪病骨立屏居一室三歲不出戶庭少間則挾筴讀書不輟業毋謂孺子病且無以爲家第糊口四方毋繫一經爲也長公乃結舉宗賢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緡爲合從賈吳興新市時諸程鼎盛諸俠少奢溢相高長公與十人者盟務負俗攻苦出而即次即隆冬不鑪截竹爲筒曳踵車輪以當炙熟久之業駸駸起十人者皆致不貲長公中年客溧水其俗春出毋錢貸下戶秋倍收子錢長公居息市中終歲不過什一細民稱便爭赴長公癸卯穀賤傷農諸賈人持穀

價不子長公獨予平價困積之明年饑穀踊貴長公出穀市諸下戶價如往年平境內德長公誦義至今不絕長公乃部署門下客分地而居息吳越間時吳越奉倭旁及吾郡郡中故無備警至率襁負入山長公宣言曰吾以巖郡阻上游寇未必至至則境內皆倭也何避焉乃勒里中少年召三老豪傑分據形勝列五營長公軍中軍營立一強幹者爲之長乃分部伍聚餼糧諷日爲期長公執牛耳盟忠壯祠下所不赴義者有如先公既歿法不用命者一人乃歸伍明日再至法失伍者一人乃歸伍又明日三至法譁者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一

八

一人乃歸伍由是悉遵約束人人幸自堅項之寇略郡東尋遁出境縣大夫召長公爲植城休寧長公區別諸巨室受工莫不唯唯宗人某子甲有難色縣大夫顧問長公長公跪曰某貧宜不勝任鎖幸有餘力毋以一夫煩君侯請代之費五百緡而告成事會城溧水長公亦費五百緡既則舉宗梁漸江費亦稱是先祖寢有世業隣豪睨之長公父中立爲衡力守勿失豪先已獲伯氏則申驅叔氏爲前禽當是時長公董董耳既及叔氏長公憤而唾豪豪不避孤先人孤終不避蠶食者卒贖故業乃罷豪會祖寢災就其

地考祖室爲正寢長公以身起富中分產獨肥弟銓
遇銓怡怡無德色居常夢溺占者莫測其繇形家言
父墓不祥蓋水徵也驗之果得水卜地遷之銓習形
家乃主卜客附長公耳語長公俛而對曰但吾父安
且利吾弟吾之安利大矣比改葬悉聽銓毋吳九十
而終長公年六十四矣居喪必以禮如喪父之初家
人言古者五十不成喪長公且耆老矣不聽明年病
甚卒不勝喪病革屏內人毋前則以遺言命三子吾
故業中廢錄錄無所成名生平慕王烈陶潛爲人今
已矣爾問仁問學業已受經即問策幼冲他日必使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一

十一

之就學凡吾所汲汲者第欲爾曹明經脩行庶幾古
人吾倍爾曹爾曹當事自此始毋從俗毋用浮屠毋
廢父命吾瞑矣墓在潘坑之陽負已抱亥余別有志
余淮鄉俗不儒則賈卑議率左賈而右儒與其爲賈
儒寧爲儒賈賈儒則狸德也以儒飾賈不亦蟬蛻乎
哉長公是已弱而當室唾手而致素封則良賈也乃
若焚券以高父義償故負以完父名時而抗節則伐
謀于其隣時而折節則受命于其弟授之兵則如宿
將召之役則輦千金此非節俠之所優爲蓋庶幾乎
倣儔士也季年釋賈歸隱拓近地爲菟裘上奉母驪

下授諸子業暇日乃召賓客稱詩書其人則陳達甫
江民瑩王仲房其書則楚辭史記戰國策孫武子迄
今遺風具在不亦翩翩乎儒哉長公嘗奉詔助工授
魯藩引禮卒不拜乃今伯仲受國子業而家孫亦學
爲儒

明故旌表節婦封太安人凌母張氏墓表

往太守以歸養謝建昌不孝見客太守謁不孝爲太
安人傳敬諾未遑戊寅冬十月不孝居廬太守冢君
孝廉皇皇然以衰經來弔既即次飲泣而請曰孤不
天衰一歲三斬矣往歲八月喪吾母朱安人歲十二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一

十一

月喪吾大母張太安人是歲八月喪吾考先大母踰
耄七年矣力尚彊其喪也以吾母慟也先考踰耆三
年矣力故彊其喪也以吾大母毀也初考氏將樹太
安人墓則以明公疇昔之諾行且匍匐待命請易傳
爲表表之及彌留遺言在耳孤不幸當室大事且迫
期用是並告筵几越境而尋先考之盟屬仲弟帥諸
孤居守苦塊至則明公方在深墨孤何敢囁嚅誠願
藉先大母徽福于公母淑人之靈敢昧死請嗟乎不
孝負諾責十年矣且也太安人有奇節太守有成言
重以孝廉釋喪事而儼然辱之敢不輟哀從事既受

策則諸君子之述太安人者具在信而有徵其言曰
太安人自張歸凌出錢塘芝松里父榮賈南海縣外
雙留不歸太安人生十年母陳媼死太安人以一女
雛獨持戶牖內不肅而嚴并五年承德公始來逆公
父曰景德出後伯父曰景德舅家故輕里中太安人
以內治取重越明年生太守五月而孤太安人強忍
死以立孤命之曰立近屬親家人產藐舅姑易與獨
目攝太安人乃盡太安人姑乳下孫始呱呱母寡而
婦太安人聞姑語輒引刀斷髮剪面持之彊舅沒而
豪益張則又盡太安人父乳下甥呱呱耳何至寡公

太由集

卷之六十一

十二

女爲太安人謝父不與通語卒不入遂質女豎觀往
索固要之太安人持之彊卒不往父大沮盛氣赴太
安人懟父之謂何人盡夫也太安人掩耳走匿曰醮
一而已夫可再乎縱輕息女勿恤敗名父獨不爲公
宮地也父慙自憤奮挺追擊太安人幾折肱太安人
負痛大呼義可殺不可嫁則免遺孤納姑手其不茂
襁褓以奉烝嘗輒奔帷堂舉首觸案血流殷地幾絕
而殊賴同黨救之乃免近屬更主豪奴齧故業侵侮
百端姑季年不任歲惡日怨且晉無寧委姑溝壑以
博婦名脫婦名完姑何罪太安人舉手曲跽曰婦具

十指第力作猶能食姑姑善自寬婦何敢罪歲于是
紉絨操杼并日夜不少休姑卒安太安人庭無諍語
及太守自外傳歸就舍太安人身親程督之相對焚
膏以績課讀一夕聞誦令女斷鼻事痛哭失聲曰古
列女亦蒙此難耶太守既籍郡諸生近屬伺之愈急
太安人辟咷語曰豪利吾居室將不利吾兒先世所
遺惟是縣磬耳毋以此賈害避舍予之豪復無厭則
以危言恐太守即豎儒善避我我袖中石如意不避
豎儒太安人陰戒太守毋歸亦而毋以身扞孺子耳
其年丁酉太守舉澤宮里父老竊竊喜曰天平凌氏

太由集

卷之六十一

十二

母子蘇矣其後十二年詔諸司采民行部使者上
凌桂妻張氏貞節狀表其閭癸丑太守舉公車授刑
部主事歷三年考贈父承德郎如其官封母太安人
如令甲比出守則奉太安人之建昌歸錢塘越三年
而太安人耄矣上壽踰月孫登名登瀛同籍鄉書仲
舉第一人越丁丑成進士授合肥令叔登第季登嘉
並以經術代興隱隱有聲博士嗟乎太安人所可從
頌無死者藐焉獨孤始孩即未能必其成寧詎能必
其以二千石養也即二千石能子矣寧詎能必諸孫
翩翩以鴈行起乎至若諸孫婦諸孫女婚嫁皆名家

狀詳矣長婦爲陸處士女次王長史女次顧方伯女次張中丞孫女女長歸金少卿孫次陳方伯子曾孫五長嗣德聘朱寧州孫次嗣功聘馬通政孫次嗣業嗣忠嗣廉幼未聘孫女四長歸許副使子餘皆待年人謂太安人得天一時門戶奕奕矣太安人念之深也日討諸孫諸婦而訓之吾家非世涉諸艱爾曹何有今日藉第令張楚而忘蚡冒無乃不祥爾曹寧屏復陶無屏藍縷諸孫諸婦唯唯即太安人由恤緯起取予必矜屢坐窮乏終身不貸一錢用既饒終不令窮乏者以一錢得我居常藏器待乏敝則葺之甚或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一

十三

不堪藏猶故也及其筴事成敗部署臧獲去留即始見終中若射覆此非貞亮勁正善持大體又惡能康不造而締有家乎金氏孫女徙吳門蚤歲而寡太安人口授一章章二句僅十四言作咫尺書遺之則以萬金儉于壹節語約而盡具狀中太安人躬化先之有味乎其言也先是朱安人執婦事雅善奉太安人驩即食上太安人必待朱安人而後舉箸蓋周歷甘苦俯仰與俱者四十年一旦悼亡不啻喪我大安人既盲而視中夜代朱安人營營每舉箸念朱安人泫然廢食奄忽疾作信宿而終嗟乎太安人故有父而

孤始有子而寡阨矣內之不得于姑外之不得于父近之不得于近屬下之不得于豪奴甚者毀容髮血濺堂皇胼胝不能承驪舍業避居不能遠咎阨之阨者也卒之轉禍爲福不旋踵而昌阜于今天定亦能勝人固非虛語歲十一月甲戌諸孫將奉太安人就斧封竊惟太安人高義業已上聞表在棹楔今返真宅不孝惡乎表之弟擲大都表諸墓門之隧且介孝廉告太守其斯爲久要之言

明故處士條塘李公墓表

李令君奉檄入歙輒習吏事得民和邑人謂令君起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一

十四

名家其政壹稟于世德蓋豐城惟李氏最著不啻隴西始自臨川徙湖茫祖別子伯順既自湖茫而析條塘也祖侍郎琮奕世相望代興其出蟠根一也條塘歷二十一世曰世碩二十二世曰公良公良字與同是爲世碩季子父夙奇季第自恨將不逮旨甘始冠而治父母喪輒傾橐爲具遺產多歸伯仲置勿爭頃之伯仲見倍季公獨善事叔兄縣大夫目偉季公辟永新掾居七日棄而違永新幡然曰無寧爲是沾沾將浼先世清白歸無一畝或勸之力田季公謝不能畊請握算以當什一遂用居息起富馴致阡陌相連

顧不自居其饒舉宗待之爲緩急疏屬有亡子曰泰富倍毋出亡則逆其母何媼養于家求諸境外歸其亡子卒授之業養毋終身疏屬有無告子曰萬員閔焉無以糊其口季公嘆曰夫夫亦人子也胡爲乎瘠於溝中引而子畜之食教婚娶如嫡及中道歿哭之哀視其二孤亦猶乎子之子也歲大水里中沉龜多餓人乃操舟載糒就而食之率賴全活里有喪不能殯輒給之衣棺里中從而貸毋錢薄其息度不能入輒折券焚之季年喜賓客每出供具必充庖舍芻爲園樹脩竹客至則相與席美蔭以奕行觴嘗曰吾即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一

十五

不能以千畝比封君直以吾竹當歲之仂吾園當夫之餘耳季公少從范受室推轂就業居多范舉丈夫子萬清納葉氏婦不宜子置側室何氏舉子三長珍籍縣博士次瑄即令君次珙及女一人繼室以夏氏舉玠殊幼季公老而喜讀史每至治亂成敗輒掩卷太息顧語諸孫有國且然何論編戶比病革而遷正寢子帥諸孫受遺言季公正色曰而翁雅言而習聞之矣惟世守忠信庶毋墜家聲命諸孫曰古之命儒賢聖可跂而及也爾曹從儒生後顧力學何如即賢聖不可睹第恂恂毋有逢掖而翁瞑矣彼儻然而來

者力不逮也爾曹聽之季公生成化戊申十二月二十六日歿嘉靖戊午六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一云其葬得某山之陽吉土也今茲墓木拱矣令君屬不佞表之竊惟季公不階尺土而埒素封卑程卓猶後僕耳至其張弛闔闢疏戚誦義無窮則陶朱公鴈行矣藉第令有土不亦恢恢乎哉當世之起白屋避素餐者其心罔不在民父之便宜不講膏澤不流則其所由來者濊濊也令君食舊德以新吾邑要自季公波及之邑人幸有事于其故丘曾無異於岷山積石即若堂若斧無庸子來不佞方因采薪願操一簣爲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一

十六

令君役

明故舒母章孺人墓表

餘于舒氏章氏並著城西南世婚媾故廣西按察使章公書舉正德甲戌進士孺人父也而孺人中子司理亦以今甲戌起家先是舒興寧女於章按察則其外孫也而舒長公從按察受室司理亦其外孫云不佞居子舍中廢著述久矣司理幸而語不佞某倍毋者十有七年口澤具存無能萬一報毋地下惟歷岡之墓在願抵司馬表之不佞聞之長公孺人之孝友慈順蓋天性也初按察守順慶孺人從會大雪按察

累月屏肉食孺人亦爲之舍肉即父命不敢嘗當生時孺人生十年所耳郡大疫母江淑人病且深按察戒孺人母前已屬二三媵女代汝矣孺人泣曰母在與在母亡與亡與其倍母而生寧死毋所母口噤躬進勺飲執執甚躬汲井水沃之四挾日而母平孺人力也寵人趙姬幸按察孺人謹事之淑人則以其齒與若相當何自下孺人謝曰父愛則愛犬馬且然如之何其藉母資而事如母者不謹按察三丈夫子孺人怡怡然弟之從弟蚤孤視諸弟有加愛比諸弟在外傳孺人奉母命日程功其後並有聲諸生中伯季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一

十七

通顯矣淑人病未已則以家乘授孺人按察居郡七年孺人主俸入殆千計及既受篋悉歸二親比有家竊自比桓孟長公母樊孺人早世而母黃母萬皆繼也孺人通奉之廩廩卒未嘗失姑驩舅右次公割生業多腴者長公亦既安之矣佯以後言餽孺人孺人諷曰妾嘗以父故下趙姬人或以爲近禮乃公以父故厚叔固當長公曰善甲辰乙巳歲惡穀價高孺人力贊長公發倉勿因歲以爲利故所畜二三媵女且長漁色者將以重幣卜之孺人悉爲之擇良家終不以其故而納漁者幣邑俗尚鬼小兒患痘疹者率用

牲孺人息子五人愛之甚每痘疹作第求醫藥終不問機祥即有他虞卒無恙長公程督五子分授五經執贄受餐悉出孺人部署日夜戒諸子爾曹弟母負章甥辛酉春孺人病迄冬十月而革則以下旬之一日正考終距生正德丁卯秋九月哉生明享年僅五十五子長邦仕次邦傳次邦儒即司理次邦儼次邦傳補縣諸生諸子婦長陳繼韓次湯繼陳次周即配司理次湯次張皆間右族長公樹孺人墓歷岡山南之田歲月日時皆癸亥山形如夫容出水其兆則房中負癸抱丁於法古司馬氏曰女德不聞於梱外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一

十八

即彤史不得其詳古昔在公宮則視其所生在中饋則視其所主在庭內則視其所舉三者皆其所從者也孺人之父則按察夫則長公子則司理故其於女爲孝於婦爲順於母爲賢重以長公之言有徵表可已表可已新安故多訟而司理方以無害得民異日者表孺人而章之則有天子之譽命不佞之言無庸也

明贈文林郎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縈河張公暨贈孺人伍氏繼孺人王氏合葬墓表

御史君按部江南則廷尉元美不佞道昆咸冒宇下

不佞方病毀御史君紹介而命之孤一鯁無良無能
蚤貴以逮父母比襄大事無能微不朽于九原蓋母
氏棄孤孤困家食無祿先公即世孤因公車奄未及
祥孤喪後母奉先公遺命而亟從事合葬翼龍山陽
迄今十年墓木且拱顧未志未表德善之謂何孤藉
先靈越在南國幸二大夫在願抵廷尉志之司馬表
之頃之元美志成不佞敢不力疾應命在志張氏世
家定遠處士福生贈御史公引永平里中公幼受博
士經習近代名家書法無何病視非舍業幾喪明公
篋書嘆曰昔人不忍廢一手以攫國君吾目安可廢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一

一九

也遂舍業務孝弟力田處士固饒中道而火家人產
公喪母弟耀業以獨子承家處士季年舉庶子二將
割公故腴爲鼎足嘯嚆嘗公公欣然曰微大人言引
固且請割遂三分之一而受其瘠心安之公父母春秋
高並病肺不寐公宵衣侍臥起蓋不寢者垂二年居
父母喪哀毀如禮公既當室庶弟愷僅九齡恒三齡
人且卯二庶而殂之賴公卒保無失公故不任格酌
中歲雅從酒人游游輒飲飲輒醉醉輒擊節歌古詩
嘉陵江自天漢來甌閩果而盤邑里公舍江上取王
子方語署曰縈河邑人不復字公子升亟稱縈河公

矣公受室于伍系定遠繼室于王系南充三氏著
中若屈昭景伍太學臣故多息善閩人目六女而右
贈孺人目二男而右博士賜嘗私語曰非直二息良
也其後必昌孺人歸公公所就業且廢孺人壹以孝
慈順正當梱內舅姑夫子宜之息子三息女一伯子
爲散官一鶚仲即御史君季以待恩貢澤宮爲一鶴
子壻爲縣文學童尚志皆冕衣裳諸孫肇淳肇隆肇
熙諸孫壻王寬王憲明李敦叙皆童甫逢掖而賜子
騰舉鄉試騰子大年始復姓田氏侍掖垣二姓勃興
徵諸太學之言信矣孺人年五十五以甲辰終居二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一

二十

年公不欲繼媒氏以爲請公難之必得門第如贈孺
人而後可王有兄繼宗官都給事有弟續宗官尚書
郎有姪用楨官御史銳官縣大夫門第匹矣既逆婦
公復難之必得質行如贈孺人而後可王視諸子如
子視諸婦若宋若席若周如婦長諸孫如孫質行匹
矣王年七十四以丙寅終甲子則公考終年六十八
蓋後贈孺人者二十年先繼孺人者二年公彌留執
御史君手訣曰吾且大歸庶無遺憾于人世第不及
爾成進士不及爾營首丘吾嚶嚶耳歲庚午合葬禮
成越明年御史君始第歷八年巳卯 上覃 兩宮

恩贈父文林郎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毋孺人矣嗟乎使公不輟故業宜必于其身成名夫何戾于後使御史君及時起家宜必于其親受命夫何戾于今顧早暮不相謀淹速不相待命也乃今公無憾矣御史君猶將釋憾而藉手兩生假今爲琬增美爲衮增華不佞安能爲役要以上之抗直言爲邦司直下之奉三尺爲民司命其惟御史君斯其貽父母令名即譽命不啻也惡用表惡用不佞爲哉

太函集卷之六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表七首

明故通奉大夫雲南左右政使梅臺曾公計太夫人羅氏合葬墓表

始不佞與計偕既畢計而曾方伯請老在事者故多方伯是爲當宁骨鯁臣其年未耆胡老也固留不可高其義而遂之其後不佞入朝而冢君同享尹京兆其後不佞在告而次君乾亨舉進士令休寧不佞居鄰邑習次君良而次君獨莊事不佞則以先考妣之墓木拱矣蓋合葬石谿少師華亭徐公志之未表也伯兄介無似待命明公不佞竊附通家敢不敬諾方伯起家吉水雅以博學篤行有聞世宗首詔公車得方伯會選進士充臺諫謝不行既授祠部郎部尚書日屬草疏疏奏亡不人人傳誦之上方尊

睿宗立世廟光祿丞何淵上議請由太廟廟道東出而達世廟通一爲衢上心然之諸大臣舉言不便部尚書蠕望持輿論不堅祠臣曾存仁上言臣聞達孝尊親務以孝達諸天下周王是也如淵議必鑿太廟垣毀宰牲亭剪伐成祖手樹松柏藉

令 衣冠出游東道 先皇其如 列聖何臣懼

聖孝業已不能達諸 先皇何論天下 上怒謫出

居外降級者三卒納言官言復故秩寢淵議 詔脩

明倫大典祠部與焉疏辭不許坐與主者議格引疾

歸遜終考妣喪起膳部更主客武定侯郭勛用事主

客執禮法抗勛尋以叅議分守浙東中官崔成出監

採礦成齷境內方伯沮成百端勛嗾成誣奏之逮

詔獄踰月事白改福建叅議詰姦慝如浙江部使者

候代延平僅遣吏持一牘送之境坐薦書遺方伯出

部使者知黎平時安南初罷兵廣西缺歲餉三之一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二

二

蕪以輸廣東者歲萬計力益不支既擢叅政督軍興

請緩外輸以紓內急已復歷左右江墾屯田萬餘畝

覈賀縣餘田二千畝歲計乃供富川貴賀脩荔諸縣

僻蠻于旄不入境方伯徧行縣始見漢官威儀乃召

父老若丁夫教之耕作畜牧聚生徒立學校教之禮

義詩書頃之士自巖邑預賓典民用豫附諸蠻兢兢

奉要束亡敢恣睢居四年遷貴州按察使尋遷雲南

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凡四遷秩具在要荒黔國世

守滇擅威福藩臬有司陪祀二王廟其禮視 太廟

為差吾鄉潘簡肅公故居落去恭甚沐朝輔以為望

劾藩臬撓鎮守權申明舊章請得專制於是益貴

覲復廟禮如初方伯宣言曰有詔在亡敢方其非詔

者亡敢徇朝輔不得逞必得當而要之陰使人伺短

長卒無所得滇藩下雲南大理二郡歲市金貢尚方

賈不訢率就二郡取足方伯謂卒責之則已蹙乃分

二運與之期迄方伯歸休滇人德之不絕口方伯既

家食跬步不入公庭斬少宰學顏故守吉安嚴鄉飲

酒禮躬帥僚屬賓方伯方伯固辭暇日則就鄒文莊

公羅文恭公相與明先聖之道闡微言必折衷于孔

子而歸本于躬行即正考終猶與文恭公論學不輟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二

三

方伯字懋遠學士稱梅臺先生蓋其先世本郡之梅

谿徙邑之竹山里而羅氏著橙溪里世為婚姻方伯

受室于羅即太夫人也太夫人父工醫有陰德所全

活無慮數十百人母官乳太夫人咕咕自喜浸假女

而男也能子哉比有家方伯一逢掖耳家故不給太

夫人攻苦佐之贈主客公不治家而姑苦施太夫人

務積聚以應姑施且為二叔婚隣豪有違言整方伯

姑色忿太夫人從旁解之始奉姑就祠部舍中攻苦

如疇昔會祠部具草言事家暨告太夫人太夫人自

如無所問及以罪謫太夫人自如無所尤方伯年及

殯未子也太夫人力請置妾姊姒視之既而舉張氏子復耳愛如二適卅由曲江觸石且敗太夫人躍而起急持復亨方伯居滇太夫人任梱內即覩者目相屬也終不能求一疵筭中一屈狄四十年餘必再三幹乃敵及京兆尹歷主爵而後太夫人之喜可知則謂冢君而父居常耽耽急賢者第非其任憾無繇推轂之而毋替厥考心賢者進矣太夫人故從方伯封宜人已從選部封太夫人方伯長太夫人者五年年六十四太夫人後方伯十有二年而後即世蓋踰七十者一年其一以癸丑終其一以乙丑終乃若子姓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二

四

婚姻狀具矣世之命儒者寧不負直而抱方卒然臨之脂韋則奇衰直方何有方伯抑貂璫繩帶礪豈不嚴嚴世宗威若雷霆不測若風雨至其弼君違持國是則所謂浩然之氣非邪其斯以爲真儒無庸口耳太夫人內德茂矣宜儷太中二三子濟濟象賢伊洛之屬也假令萬石君在惡得賢

誥贈通奉大夫雲南左布政使方公暨贈夫人

姚氏合葬墓表

京地尹方子賓舉進士之明年母姚即世蓋春秋七十有七矣已未子賓奉母喪葬瑞林明年子賓最工

部營繕司員外郎封父祥慶如其秩贈母安人明年封公以大耄考終穆考即位覃恩贈父刑部浙江司郎中加贈母宜人又明年子賓葬贈公墓墩上埠則自瑞林遷母喪祔焉今上四年子賓最方伯贈

大父富清若父皆雲南布政司左布政使大父朱若母皆夫人先是母夫人之葬瑞林也則江陵故相志之其後上埠合葬禮成則作者李于鱗志之具矣余佐邦政京兆則以墓表屬余及余通更三年喪病七年所往往謝不敏于賓程督日至諄諄然命之即良曙亡能顯親顧二親幸而謏聞於丘里有如異日者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二

五

求問史以徵太史則司馬氏何無言良曙既老而衰藉令一旦先朝露歿且不瞑嗟乎余於贈方伯則子行也其何以釋諾責於子賓方氏著邑中自歛今惠誠公始別子曰十七則自環山徙忠堂忠堂至御史公貴父始以儒術著公曾大父曰貴質大父曰永寧公故喜儒時手一卷閱諸故實天性樸樸純至無所芬華出舍車衣舍米食舍肉至其惇倫扶義無讓齊魯諸儒父當送戍入邊公以弱冠請代不許涕泣固請曰有子而不能服父事生子何爲卒代之行事竣報命母夫人歸子舍善事舅姑而逮祖姑祖姑年九

十餘安之甚每上食輒仰天祝曰願而齒若余而子孫若余而子孫婦若若事余方氏有後矣里有役則仲季當隸邑中公懼弱弟或并有司固當任長卒遣仲季居息公往役餘二十年里人輸賦或後期公如期而代之入及取償無奇美甚者或負公公爲弗問也者而更代之里人慙自責于是率爭先輸入邑中課催科者乃獨多公其後仲季駸駸起家公不自知其減家人產毋夫人亦以身下二奴姻以內無違言宗人子陰鬻祖兆歸市豪事覺公歎曰鬻則失矣即不贖亦未爲得也槩諸世守其爲非夫則同則以獨

大內集

卷之六十二

六

力贖之聚族而瓜分其隙地以絕祀者結林方氏有構幸公居間公謝曰昔吾大父事朱令君率以片言解兩家之難吾何敢望大父寧詎能持平疆而後行構者立解公遣子賓受春秋於王直指暨其季弟德忠公語子賓孺子幸而得師師心爲上勉矣子賓以通籍公命之庭非主上寵靈及先世遺澤宜不及此國有春秋鄉有月旦家有宗祏稱良恒于斯無良恒于斯孺子擇於斯二者先是子賓與計偕冉詣闕下則以母夫人病固請留毋夫人語子賓與尔依依繫一日之養孰如決策以還未盡之年藉公柱一

職務操清白貽父母令名即不逮猶賢矣夫人師勸公儉十餘年一浣衣遇諸純綺子弟輒目攝以戒諸子諸孫此其冠猴衣狙何爲者也公年八十乃得再封子賓奉璽書還與初度會祭矣于時猶憾母氏之不遑將耳及其任滇左轄三世皆承 賜恩既歸京地歸而季孫一敬舉內史部聚然春秋與首矣夫人舉二子長良明娶吾宗次則子賓娶於葉孫八人一夔一鸞一鵬一麟一鸚伯子出一貫一樂一欽仲子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其一宇余諸孫孝廉余惟贈公抱長者之義以終身生聞于鄉歿祀于社

大內集

卷之六十二

七

世濟其美匪直于其躬而于其子孫重以錫命三朝 覃恩四世帝賚之厚其惟善人京地七十之年嚮慕無已則所謂終身慕也余不敏無能一當子賓第述齊楚之言掇其大者如此

明故貴陽太守進階中議大夫泰渠龍公暨贈安人傅氏合葬墓表

楚龍氏著武陵至太守公而益熾若屈昭景有開必先先是贈公受室於田娘公者十有四月矣贈公夢擢叢桂田寤而聞其薨遂舉公蓋弘治丙辰夏四月二十六日也贈公負貴徵而珍叔子命名飛霄乃十

傅氏之長女良其父郡諸生曰德女長公三歲其生時月日一如公公幼受業楊太史之門莘莘問道會王文成公謫鬼方楊紹介而見公於遽廬既知名命以翔易飛公唯唯既冠字潛之既昏姻以內如賓禮非有故不入其宮督學使甬川張公舉公茂才已卯大司馬毛公以部使者主賓與舉公高等會大司成湛公講業函丈公負牆而聽之湛獨多公試輒舉首卒業家食絕跡公門守居郡終三年曾未得公一覩比遷去率先加金幣而造其廬乙未公奉父命受官得閬中令時郡大夫務寬政公則以有制持其平公

大函集

卷之六十二

八

嘗言郡于民尊矣尊則民情易格利用寬惟令近民近則玩玩則法刑而令不行家人以父母為嚴君貴有制也于時境內大治邑人歌之誰謂郡無郡有紀毋誰謂邑卑邑有龍父居十月奔贈公喪服除補太和令公以滇僻遠文罔故疏務在紓民勞之則授故事歲入倉粟陳陳相因不腐則批輒坐守者公畫使計悉為之出陳易新料量既平罪無所坐邑中吏事少時以餘力除道梁津甃石鳩工於民無所預會麗江阿彌上變各以脩怨構兵所部檄公亭治之議平而解包直指特上令最宜在臺垣尋奉徵書阻地遠

大函集

卷之六十二

九

不及選乃授南京車駕司主事主稽道員督舟牧從便宜尋以太廟覃恩贈父均如千秩母田安人傳受封秩如母居有頃進員外郎無何大墨用事公徙南京戶部雲南司郎中先後居郎署者八年出為程番太守程番古牂牁郡今更名貴陽郡治犬羊八番諸夷故習剽掠公入境繕關梁議出王完障塞嚴守望備非常有告禦者則坐諸夷併力取償夷計窮亡敢犯郡有故文學卒史陰構夷彙公發其狀收之遂絕兵端夷方帖服郡接粵西泗城境羣不逞越境而四子女市彼中其酋王豹憚公威名戒囑者勿出入脫跡至輒奉囚者以歸嘗移獄安順囚平反顧氏一囚冤獄獄具出論死者七人徒流者數十人王直指稱平即旁郡且無冤民矣會金石司事起開府屬公悉徵黷示必加兵長官石顯華懼誅請公蒞治公躬臨境上繫諸首事者從吏議勿問其餘尋罷兵事遂寢郡繁為令開場市而不征置堠增埤拓學宮布功令嘗代督學使錄六郡諸生多得人居九年歷三考矣大墨張甚諸守吏起家三物者非千金不徙官公聞而嘆曰守也良即千金無所用無良直敵鬻耳惡用千金享之乃自焚程書請老田里公垂橐入居

無藏至其振乏絕通有亡赴義如將不及同居表鎮
遠歿常邸其孤幼不能喪公賻以棺視其殮歸其櫬
思南吏目高守仁以考滿出境留不行既鬻息女爲
資非其耦也公給資斧以往且贖其女歸焉子時監
司長吏率嚴事公鄉射則賓鄉約則主傳安人持家
秉躬力作以佐公鼎食非賓祭不陳象服非嘉禮不
攝自帷簿以及房皇無失色自舅姑以及孥隸無失
言要以偕老本之同生天作合矣丁卯 穆宗即位
詔故守進階中議大夫戊辰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安
人無疾即世明年己巳冬十月十日公以天年終合

太田集

卷之六十二

十一

葬郡東北牛谿之原其兆大吉安人息子四長竹溪
文學德中次德化舉孝廉判吾郡次青陽文學德懋
次德孚舉孝廉授衛輝府司法息女一適郡諸生張
九臯諸孫童下亮立並廩於庠次言季襄並舉於楚
膺起家進士出理新都守學幼儀始在外傳人言武
陵有龍種比之渥洼往不佞守襄陽公自貴陽入計
幸得一奉顏色美鬚頰度僂僂天人戊午預群有司
亦嘗推轂司法及次君相吾郡善先大夫乃今得以
宇下結理驪蓋三世通家矣公故北面東越東粵二
先正師太史而友道林比爲郎善何吉陽楊思愍故

其抱方負直與古爲徒諸子孫率以清白承家出入
不倍其家教公居建業雅從震澤豫章諸名家游六
藝六書登唐逼晉諸子孫率以詩書入室不啻代興
按部者檄賢陽逮諸吏民不法公力持其無驗卒罷
之季子聽衛輝格上指如公嚮者法他倖以從吏諷
季季正色絕之公以世講戚吾兒願善爲吾兒地吾
郡理君破成案而減大辟無慮數十百人人人謂龍
門浸高自公無害始公劉啓周蚡冒造郢叔教張楚
公寔兼之其斯爲群龍首也不佞故監楚法得表墓
式間茲去楚有年躬不閱矣惟茲太守暨安人之墓

太田集

卷之六十三

十二

在庶幾猶及表之且從而銘之銘曰其慶伊何視其
積其懿伊何視其質其用伊何視其適其刑伊何視
其匹其翼伊何視其息五者具備龍德彰誰其尸之
專城良歲在龍蛇歸帝鄉有堂有斧牛谿陽千秋萬
世阜且昌

明故處士新塘吳君墓表

郡中諸吳最著而海陽尤著吳田處士始生具法相
負者見而奇之曰是佛氏天童也父曰善咳而命之
曰佛童既冠字景芳長而斤斤工九章習三正新都
皆嚴邑以谷量人盡土之毛不足以供什一千是合

本富而趨末富農爲輕處士曰不然自昔王者重農有土皆有籍乃今不稼不穡豔錐刀之末利而走四方縱自輕其失得猶輻輳耳藉令人人買也民其無天乎處士孳孳務力田省耕歛比歲入則時貴賤以爲化居因而積著佐之不賈而給會歲惡處士以露積傾里中人言任氏窖粟以待不貲此其故智也處士笑曰使吾因歲以爲利如之何遇糴以壑鄰是謂幸災天人不與乃盡焚倉廩平賈出之居數十年富倍上賈顧折節爲儉齋用不及中人脫有槩于中則赴義如饑渴宗人以不及告婚予采喪予具貸不必

太伯集

卷之六十二

十一

償里人以不便告繕道梁津務盡力而遺之利或以不平告則居其間立解之縣分區徵田租區有長長處士故事輸公府必置美區三百金歲爲常于是長有加徵皆取辦編戶處士否否有司簡力贏者爲長不足則長任之編戶正且不供何美也處士三署長三代輸無慮千金勿恤矣郡俗溺形家言務緩葬形家挾短長爲市卜者率以選蟪愆期處士治形家言必入其室乃始主卜祖禰考妣皆吉封其一巖坑其一新塘迄今世享其澤矣則又曰墓祭非古也乃今日天子達其孰能廢之遂以其良田爲墓田以供

折俎子姓申申侍側處士陰察其多材雅言高皇帝播告萬方徇以木鐸首之以孝敬和睦申之以教訓子孫吾藉先世之靈所不易者非百畝也子姓具在其以經術爲蓄畬乃築舍新塘羣子姓以修經術遣孫大綰受業成均大經大紀待命博士諸少益斌斌矣邑人稱處士善聚如然善散如蠡急公家如御史大夫式操子姓如萬石君故宋公以良令聞則以鄉射賓處士其後亟請力謝不行何物田舍翁寧詎敢辱帝憲之再時處士春秋七十以天年終五丈夫子奉處士喪葬于天井嶺宋祖墓左中形家法負

太伯集

卷之六十三

十三

甲抱庚先是處士姊家由谿是爲諸程三太學王母也處士兄視姊姊依依以室爲家自施肇以迄飾巾率于吳取給異振加豆諸錡金日自吳來姊餘三十稱未亡人終其身亟餽不倦余聞處士高義幸同時而不相知名三太學言諸吳自處士以下莫不嚮往司馬即處士墓木拱矣願司馬表之余以先公故德處士之子若孫奄忽及祥敢不敬諾因爲表如右銘如左系如下方銘曰俗以轉數取贏胡爲乎稼穡與其爲車也煩吾寧爲耜也佚俗不葬不泚胡爲乎堪輿與其爲生者宇吾寧爲化者居化人之居矣如夏

屋天牖爾後人以似以續松蘿而降龍首一丘翳以華蓋捍門距其東流先庚後甲其斯爲吳處士之菟裘

明處士吳邦珍墓表

萬曆癸酉處士以天年終顧謂當室子堯臣他日葬我題其石曰明處士吳邦珍之墓其後七年堯臣舉南國又三年將與計偕謂不佞曰先君子之得通名于司馬也則以陳山人達甫其所嚴事則方中丞定之所善則程太守汝揚先君子死太守狀之山人傳之中丞銘諸幽矣惟是墓門之石敢以請之司馬惟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二

十四

司馬表之余始稱詩則都人士爲社南山之下處士及山人中丞在焉會余有四方之事不遑交處士雖然有意其爲人也處士名瓊邦珍字也世居商山始學爲儒既就業會邑中歲輸太倉粟父以次當行處士請釋業代父輸事竣遂賈松泖雖即次孳孳佔畢不休他賈率用纖趨利若渴處士好行其義不持利權賈數年貲益起居常力孝弟務躬行父寢疾處士宵衣侍卧起及歿爲孺子慕終其身弟瑤生友愛獨至迄于白首無間言即家步小康緩急不侵然諾囊人子得處士者日益衆處士終不自功鄉鄰有違言

處士居間輒解或有不睦毋令處士知其見嚴憚如此諸吳故以貲傾縣宮室與馬膏梁統綺務相高處士壹以勤儉先之去健羨其子甲故仇乙而處士地與甲連衡乙奉百金請得尺寸地扼甲處士弗與也曰寧樹德無寧樹讐卒謝乙而兩家之難解宋故祖文肅公墓在績溪沒於閭右處士聲義倡衆卒偕中書君復之嘗哀先世遺書爲寶澤集又考樓居五達奉列祖衣冠藏焉會松泖盜起處士還老於家築室舍旁聚書萬卷乃悉家人產授堯臣書夙夜以身程督之門外事無所預居庭有所不醒嚙嚙二十年無奪心堯臣寬處士百端卒信堯臣乃始醇居三載處士考終嗟乎賈人穰穰皆以利往處士由良賈誦義卒逃賈而歸儒人亦有言文人無行處士浸淫風雅不可謂不文至其擇地而履不失跬步何斤斤也或者又曰空談者無事實處士故從徐少師鄒祭酒論道不遺餘力而務張皇及其論事當成敗筭便宜抵掌如示諸斯即嚮用茂不濟矣顧行脩而不顯才具而不施言立而不彰有子而未視其成以爲恨于時邑中多豪舉得勢愈張孝廉君不然奉身有如集木藉令僂指經明行脩之士必首孝廉語曰不干其身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二

十五

于其子孫異日者足以顯公地下矣余故表其大者其諸子姓婚嫁具狀誌中

明宗室唐府輔國將軍東一公墓表

唐定王爲 高皇帝少子迄今諸國首唐東一公唐裔也高王父則定王曾王父則新野悼懷王王父則恭簡王考則鎮國將軍應鍾妣則夫人趙也唐十穆具在西第新野始開東第輔國居新野東孫大司徒稱輔國爲東一公亦曰東門氏先是太邢受封冊爲恭簡繼妃長子宣懿王出元妃李宣懿病瘳不任執圭鎮國始勝衣藉藉多譽唐憲王請以彌鉞嗣嫡鈞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二

十六

莫如尚賢太邢爭之強議乃寢及宣懿嗣國太邢傾府庫局鑄書契悉歸之鎮國徙舍而東不持斗粟尺帛弘治庚戌歲杪舉東一公月始替母夫人見倍呱呱不乳太邢躬自母之乳而幼清心目俱敏生五年而廢視然猶以耳代目日記數千言生八年賜名宇浹于時未冠命字宗周尊名也鎮國即世公年十三越二年受封食祿八百石夫人趙氏早世繼室以王夫人初太邢授息子義方支子無敢耦嫡故常祿之外無所入采地無所遺收責者趾相錯於門無所辦仰無以奉脩隨俯無以給饗殮東一公由由然安之

拮据不遺餘力重以太邢主畫公受成項之以次繼贏諸逋無宿矣東一公既習九經蒐七略旁綜二氏出入百家學士大夫過而問奇車轂相擊或私家手錄未及懸書則左右列二女史肱篋簪之口耳相與較若左券暇就庭中設帳令諸誦詩旣以詩三百授冢孫此吾家庭訓也自言越在茅胙有遺憾者三一憾未及見金匱石室之藏二憾不得從金馬石渠之後三憾不得盡讀天下之書視大方猶河伯也嘉靖庚子上禮制諸便宜大宗伯持之不報自惟報太邢之日短無以奉晨夕驩及太邢以壽終毀瘠幾滅諸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二

十七

王親近屬待之舉火者數十家門下食客數百人無倦容無德色故善崔都尉孫尚書傾慕王文成託神交矣所著有辨疑碑名獻紀略誄頌文賦樂府四時歌翻翻乎佳王孫也季年博古第以手辨之片言而折羣疑天眼具矣居常屏麴藥第餌芝朮駐滌丹綸巾羽服日與黃冠白足俱時而琴時而奕出王游衍栖栖南陽白水之鄉時爲梁父吟自適其適戊午四月二日以天年終加之一年乃老 世宗聞計下有司諭祭營葬城西七里岡之原胄子宙松字以夏封奉國將軍配淑人張家孫碩燠字孔炎封鎮國中尉

配恭人馬女孝儀縣君孫女大梁鄉君曾孫宗正
封字子厚封如令甲余聞古有盲史斯文在茲夷一
公表明其心哲則煌煌矣上窺八極下燭九淵宜無
不可及孔炎繩武子厚象賢方諸劉向劉歆皆出天
屬昔之所闕今乃宣之掖垣推轂諸宗首舉孔炎子
厚斯其爲王父尸也往不佞受疆事東巡未及南陽
新野世德特聞敬脩疏節表王孫墓

明故處士黃飛卿墓表

余嘗浮震澤登洞庭其東有長圻山則黃給事訓故
里給事早世兄子翀修故業而思振之翀字飛卿獨

大南集

卷之六十二

十八

子也家世閭右故產不饒顧縣簿之門齋用百出匪
之父母有疾不任家中外悉倚辦飛卿飛卿輟業當
戶既授室與徐碩人俱外逆良醫購方藥內備皮閭
奉起居毋朱病肺垂二十年徐宵衣未嘗解帶王母
在殯父讓病眩將不勝喪悉自子舍任之鼎鼎從事
執親喪如王母率以誦舉羸寧校于心即傾室毋爲
儉然皆飛卿撫拾取給徐操作佐之流汗裂膚不辭
胼胝吳人謂生事死葬庶幾乎自盡也與哉既祥將
卒崇自惟時過而學如日昃何里俗半轉轂于四方
殆亦桑蓬之餘事也雖釋經藝旁綜百家其稱詩壹

稟于性情不歎糟粕自負儼儼浮沉于儒俠之間雅
游諸名公卿相視莫逆大司馬蘇公祐時爲淮揚監
司下邳倍征商將罷市飛卿言其狀削其半而商始
通少司馬詹公榮引爲上客時官奉常主祭品胥史
因而爲利亦倍征商飛卿以聞悉去煩苛而從簿正
諸父曰訪客歿宿遷貸者將歸子毋錢胥命下邳旦
日至或言約母我爽卒爲勿問也者而赴之殮爲之
具櫬爲之歸孤嫠爲之恤故友王元熙喪邸舍豪執
僞券訟士師遂逮其妻繫之獄飛卿以身殉其難力
出不辜懼豪將釋憾于未亡人陰予什數金而滅其

大南集

卷之六十二

十九

券由是鄉曲誦義操違言者願質成浸假居間片言
立解蓋飛卿辨有口習典故協時宜將令內熱者若
飲冰渙然釋矣徐息子五余所知者於潛令兆熊幼
從伯兄兆麟皆在外傳既授佔俾夙夜程督之父失
故吾則以狗犬父母之急先給事之業其絕於斯乎
而曹得天父母幸無恙所不一洗而父之恥非夫也
凡諸古昔法言景行揭之座右以佐司箴及兆熊爲
諸生列高等既而廩食則以其私語碩人東吳以文
學甲萬方不啻鄒魯孺子廩於學幸哉得與於斯文
兆熊與今執政通當鴈行顧數不利歲壬戌執政舉

公車第一人飛卿竟以處士之義終蓋先廷對一日也吳人卜兆熊旦暮代起獨不逮飛卿其後兆熊舉澤宮任高淳文學掌故由論著顯所部以爲多主爵擢之令於潛益以文學飾吏治監大夫部使者若藩臬若分部若牧長無不推轂於潛吳人聞之曰使次公得專城賴川其復起矣處士生弘治壬戌始杖于鄉碩人之生先處士者一年其歿後處士者四年丁卯季春兆熊從兄帥弟兆科兆元兆魁奉考妣喪合喪圻嶺會執政起家太史謁之爲志爲銘於潛距歛百里而遙蓋東略也嘗質所就業紹介通名貌諸孤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二

二

無良二親之澤思矣墓本且拱歸然成馬墳時頌之名言表之故徵惠丁司馬惟太史職稱載信而有徵業已徵處士于郭林宗黃叔度之倫一言重于九鼎夫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清之不濁澄之不清兩君子由此其選藉令親炙孔氏斯其得尚于中行處士位然近之則亦獨行君子之事也

太函集卷之六十二

太函集卷之六十三

新邵汪道昆伯玉著

碑七首

勅建憫忠祠碑

忠愍公雅言丈夫負七尺軀直以徇國家報知遇耳侯羸德魏田光德燕不難以彼其身死片言下彼誠得死所足矣往余從公守郎署率有味乎其言無何公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辛酉閩廣賊入江西諸郡薄太和公從燕會聞之輒投箸起也曰虜鼓行而西掩我不備不蚤計謂蒼生何當路方倚辦公尋屬公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三

一

平賊先是巡檢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公至太和帥諸將吏祭茂曰爾職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而不滅賊吾何獨生遂誓師列陳而鼓之進獲俘者五徇軍中旦日陳如前公從中軍鼓之進賊數謂官軍怯亾聞心聞公軍聲人人皆殊死關謀者謂賊張甚宜莫如堅壁完公叱曰虜深入我境亾能以一矢相加何謂虜張我寔張虜我師左次彼且益張江以西危矣士死於虜死綏業在行間義不避死於是復鼓之進左右軍遇賊皆奔賊悉赴中軍中軍乃潰公意氣勃然當賊鋒關弓射殺二人又一人死公

肱脇中槍者二左臂中又者三唯指揮王應鵬千戶
唐鼎從公皆遇害淑人聞計輒自投井中保母出之
遂不食保母諫曰主死長郎君宜未即知脫自太學
來奔宜未即至母第自決其誰歸主喪淑人以爲然
乃彊食公喪至歛淑人絕口不內水漿所親率以太
宜人春秋高諸孽子未立爲淑人請淑人目適子曰
嘻敬長矣凡諸俯仰敬任之假令而毋以天年終終
不能以此道死而父死國而毋死家何可後也卒不
食越五日死部使者遽上其事 詔贈汪一中光祿
寺卿廕于世襲錦衣衛百戶給祭葬立祠賜謚視周
太伯集 卷之六十三 三

節愍同贈程氏淑人仍立祠郡城東從忠愍春秋位
祀嗟乎公死社稷不忘平生之言真丈夫事淑人賢
婉其攝身若不自勝及其臨大節而不渝皜然與首
陽爭烈即女丈夫論已乃今列在祀典廟食鄉國
之間都人士過之莫不買然而趨俛然而式即田夫
里婦舉欣欣然想見其人其或不然抑亦赧然汗顏
俛俛然失步百世而下猶生之年惡用偕老爲也昔
周節愍死華林賊語在李獻吉紀事中公後節愍五
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
忠愍有妻狗難相從則又同歸於節孝大較舉相若

也顧余不佞公能爲公發一辭謹述祠事所繇勒諸
麗牲之石且爲樂章三闕授升歌者肄之其辭曰
服兩驂兮采蚪陟帝所兮周遊倚閭闔兮矚九州盡
歸來兮棲故丘要巫咸兮歌且舞把瓊芳兮懷椒糈
荃何爲兮夷猶目眇眇兮愁苦

右迎神

春雨今秋霜冽籍今華堂星熒熒兮在戶靈翩翩兮
來下陳上尊兮楹之東伐應鼓兮考鳴鍾采連理兮
木末羞比目今水中忽若近兮倏遠我心勞兮憊憊

右降神

太伯集

卷之六十三

三

牛服箱兮女結褵濟河漢兮吹參差乘迴風兮駕脩
阻願終老兮河之游操索篇兮陰陽參太乙兮平章
延佇兮舊服屢豐年兮樂康

右送神

襄陽重建須彌寺碑

萬山峙襄上游大堤引襄城而控楚往余守郡漢水
齧堤而瑕余亟治堤既訖工而余出境後十年余蒞
開府堤益瑕不治則堤公不堤則城壞不城不郡楚
何賴焉余檄庶司相與經始既首事余以巡工登萬
山故老十餘曹以杖者見山故有寺寺曰幽蘭經言

道安鐵佛夜遊因而布埒其後圭峰以講經棲宿四
衆歸焉形家者言襄城若後大堤若維萬山砥柱江
流則其概也冠山爲寺旦暮鐘鼓相聞猶之固概嚴
維形勢合矣以故人文代起張楚居多睨者以爲奇
因毀寺爲墓郡中文物董董而其後世亦衰是在明
公寺之便余閱藏經覈舊志其言有徵籍其地公家
置封樹勿問乃疏其狀授比丘悟才首謁 襄王若
諸侯王次分部若庶司次卿士大夫若三老豪傑各
以其力佐工費脩復之王曰善哉自孤以下皆如約
余爲之更定方嚮易其名爲須彌百衆子來不旬月
而事畢余移鎮全楚命比丘伐石碑焉既以石司
入朝不遑具藁及余得請歸子舍比丘三至帝休余
遜服三年喪病毀久矣其後至則致諸侯王卿大夫
之命及博士諸生三老豪傑之言明公去襄餘十年
鄭關之皮併而入楚須彌芥子耳吐者將復如之幸
而良有司持之堅則明公之籍在要以永賴猶莫如
碑裏人日幾幾望之敢冒死請雖余日食不能盡二
溢米安敢食嚙昔之言世儒排擊西方未及聖門而
深詆中萬余自丁年業白始繙諸經其言曰心生則
法生法界惟心造是心也深入無間磅礴無方大地

太白集

卷之六十三

四

爲纖微塵爲鉅由是而幹天造協地靈天且不違地
於何有彼其上乘諸法無罪福無機祥今茲率作以
奉莊嚴捐捐然將爲境內致祥而徼福抑末也願心
無所住住則不生故法生于心心滅于法何以故心
在無法法在無心故也自余在事歲星始周二三大
夫接衽而躋九列薦紳學士遞對公車上之則 國
步愈康下之則民生畢遂就主張是其惟堪與吾亦
一無心佛亦一無心天地亦一無心也此之謂不靳
祥而祥不靳福而福即佛力非所及也羣力何與焉
歸休乎比丘吾無庸吾碑矣比丘唯唯奉足其何以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三

五

復諸侯王昔匿王觀水恒河行年過化色有童耄水
無異觀此無生法也漢水或淫而北或溢而南借曰
有常猶然難必其信而況堤于是城于是寺于是直
與汨同出與沒同入耳寧詎能必其勿壞哉萬山之
陽梁帝子分經所也諸侯王悉出 天屬何論胎明
第回面西方即十地住矣是諸法王子也何讓焉比
丘唯唯帥初其何以報都人士我聞曰但願空諸所
有不願實諸所無妙有本空無庸執有狗生爲實何
異鑿空實則空華空則實際此出世間法也二者奚
擇焉使麗居士而凡夫亡論已使居士而非凡夫也

率有味乎其言襄陽富南雍州盛冠蓋里乃今則莽
蒼耳即堂斧安在哉居士寺鹿門巋然迄今不廢
空不有疇有不空我思至人正言若反須彌妙矣高
矣首三界紐十方其斯爲化人之居其斯爲游方之
外彼直將以一抔而蒙佛土焉能以不實實之故齊
失得則人我忘忘人我則純白備六度故多檀施則
都人士其人乎比丘投五體而白余言悟才河沙衆
耳幸得爲須彌役願一聞獅子吼而振之嘻此不二
法也襄人直以沙門保寺寺保堤堤保城城保楚不
且爲沼故危諸佛有言生死事大譬則懸四大于一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三

六

徐汀州政績碑

徐使君故爲汀州守以禦寇得民使君既去汀汀數
被寇汀人士德使君愈甚屬萬光祿廷言碑之蓋使
君去三年光祿移郡司理相後爲近固宜得郡政爲

詳其後十有五年潘太守民模在郡使君歷閩藩臬
且進監司諸父老以使君積勞在閩其功用自汀州
起會碑亭圯相與葺而新之謂不佞習太守而善使
君因介太守以碑請蓋以不佞從事境內最久宜若
于其身親見之乃今歷年滋多論益定矣不佞始歸
子舍力謝不遑明年太守既遷使君亦以上計出境
諸父老固以爲請乃庚爲之碑嘉靖中歷下李于鱗
江東王元美並以論著顯使君及廣陵宗子相武昌
吳明卿畢起庚戌相參而稱五子云朝士既負五子
奇嘆之甚五子亦各以奇自負不取苟容即使君溫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三

七

溫曾不免於睚眦于時歷下江東既出使君亦補汀
州廣陵由執秩叅議閩中武昌左矣朝士笑曰此曹
徒以雕蟲末伎爭自奇乃今以有土行懼不足以當
五百里何奇也歲丁巳使君始入汀州故無郭附
郭而居者什五六會廣寇蕭五擁萬衆猝至男女無
少長爭入城守者亟闔門咸擁門不得入甚或相枕
籍死使君下令門勿闔守請以身當之乃分遣材官
偵寇方嚮遠近使君安坐門外令守者引繩別塗男
黨由左女黨由右各循組入陰戒屬邑爲備則皆登
陣寇薄寧化不得逞走建昌尋由羊角壩越會昌奪

舟下使君發簡士一旅壁古城山寇方圍指揮董璫
係累男女數百計兵至圍解獲係累者釋之使君度
寇必趣間道歸此可襲也遂授策武平令徐甫宰伏
兵高吳出寇不虞大破之藍屋斬酋長釋脅從使君
卒以爲徐令功獨最徐令時島夷大入薄海紛紛羣
盜穴上杭武平永安界中無所問使君請城三圖據
要害就其中立撫民館則以捕盜通判蒞治之無何
汀州悉定會使君入計尋奔父喪郡中浸失本謀復
大亂及不佞受事脩使君遺策迄今乃安諸父老又
言使君起法家故文無害即片言折郡獄公不當人

大函集

卷之六十三

八

人心其爲政厚于人倫而壹稟於經術指揮王月以
戰死使君爲之請卹立祠孝子丘文岐以天年終則
以公糈糈其孤子四時課博士弟子殿最有差殿者
必朴之庭不假貸至爲之解紛調急不啻父師嘗創
寇患亟欲城右郭又以汀水東西來一反張一直射
皆倍形勝亟欲鑿河紆曲中堪輿使君瀕行謁分巡
王僉事涕泣語曰兩者未遑守之責未塞也願明公
旣後來者舉之其後築城則楊太守世芳鑿河則金
太守立愛一如使君指夫有文事者其稱述豈不足
多粹而以吏事責之懼將不效比疆事急其有武備

者幾希使君參五子而被羣猜則其文以也顧授之
吏事吏事治授之疆事疆事平文武備而民依焉即
古良二千石無讓矣時子相方在分部相與夾輔著
保障功其後邵武得明卿與汀州埒屬不佞在事則
以明卿最聞且梓子相遺事抵元美爲之序乃今省
會祠事子相使君則又屬元美碑之然則爲使君碑
真不佞事嗟乎于鱗子相已矣顧其所以爲不朽者
存使君駸駸周行方與元美明卿相先後藉使其奇
畢見曾何負當世哉昔次翁名損於治郡時則偏長
耳惡用經術爲也不佞有弟道貫嘗師于鱗既聞不
佞言意帖帖喜且曰昔使君起汝南李先生亦嘗以
是盟使君矣乃今諸君子具在庶無負先生乎使君
名中行字子與吳興人潘太守出襄陽則不佞故郡
中士

大函集

卷之六十三

九

許氏家廟碑

郡東門爲高陽里許氏舉宗爲祠祠則太子詹事
國所授成其兄子和舉羸者三之一和曾大父曰弘
達故以力田起家在邑則舍故里之南距東門五百
步而近在田則舍東菑之曲相距五十里而遙自言
吾家夾谷隩區是可以善吾生善吾死乃召偃師爲

夫婦像置之寢以待尸居久之寢災二像僅免諸子
姓瓜分故址睨者或以壁假之和乃徙二像而奉東
菑曰吾曾大父所樂遊也顧宿春糧乃可適惡能日
月至哉則又徙而奉之東門之東視昔爲近然猶孳
孳不忘故址諸以壁假者卒歸和于是仍舊貫而廟
之上岑樓而下路寢上之與主二像四子祔焉季曰
尚賓爲和大父下之主和考妣考曰昌妣曰楊其經
制載詹事紀中奕奕乎新美工既考都人士率多和
昔在桓僖備如拾潘乃今二像歸然存也其得天乎
高帝留沛魂魄亦將依焉乃今不失舊遊是爲得地

本自集

卷之六十三

十一

昔魯不能得周公之祀卒亾許田乃今人得亾全
歸楚獨得人矣諸議禮者或格衆議而求多舉宗業
已有祠尚安事廟廟自七而一自天子而官師禮不
下庶人故不廟即本中富而好行其德如禮何不佞
故起禮家退然毋敢輕議夫七世之廟惟天子等次
五而三次二而一要皆以位爲差不仕不田不廟不
廟禮有順而討者是也文公之制家禮也位不必同
而廟同我世祖因之合九爲一無慮諸族王大夫
士廟一而已吾郡故刑禮俗遵世祖而法文公凡
諸貴族世家一祠足矣禮有經而等者是也既祠而

本自集

卷之六十三

十一

廟君子何謂已濟乎宗則有祠祠繼別而爲大宗也
家則有廟廟繼禰而爲小宗也自義率祖言有尊也
尊則百世而祠自仁率親言有親也親則五世而廟
尊尊親親並行不倍禮有推而進者是也語曰人道
親親也親其所自生則由禰而之祖尊其所自始則
由祖而之曾矧地則故棲祝則故主故自曾大父下
達尊祖親禰而仁義該焉禮有順而撫者是也夫禮
時爲大順次之宜次之稱次之順而討者禮也非時
也經而等則順矣推而進則宜矣順而撫則禰矣亾
于禮而禮也是壹稟于禮經不仕不田不廟不廟古
道則然于是諸侯不以地頒大夫不以采食彼其夷
丘乘而連阡陌何可勝原如必仕而后田田而後廟
生今反古將焉用之此所謂時也且也今之廟昔之
寢也寢以居人寢善則人安之矣事存之道也廟以
居鬼廟善則鬼饗之矣事亾之道也然則今之廟祭
何以異于寢哉事亾如事存孝子慈孫之心忉矣忉
于心而后順協于義而后宜立文以飾情而后稱本
中以好禮著其知禮意矣乎不佞道昆既勒麗牲之
碑因輿誦而爲之頌頌曰豐臺長公遂遂繩武收族
敬宗本之尊祖聚食千指豈無枵中田廬刀布悉振

其窮近屬周親亦既累百代爾拮据既優且給有嚴有翼祠廟並興遠則大岳近則先靈相彼融風云胡不戒先靈是馮災而無害依依環堵里之上腴不茹而吐先靈所趨面勢允臧輪奐具美曾孫饗之爰及祖禰良田負郭五畝六之爲牲爲幣爲醴爲粢乃禘乃嘗勿疏勿數仲春季秋吉月惟朔昭茲祀事世以爲常隆禮由禮是謂有方長公曰嘻無念先世幸茲令言詔我來裔公季曰穉國學受詩聞而三歎竊比奚斯

重脩采石太白祠碑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三

十三

夫稱詩莫盛于唐唐詩莫盛于太白采石故有特祠祠太白則太白以采石終焉高皇帝都金陵去采石不百里于時釐正祀典黜諸不經而采石祠事獨存則以其人存也唐制以詩論士自天子以至衆庶莫不稱詩其以詩鳴者無慮百家自朝廷宮掖以至州里丘閭莫不亟稱太白其後躋子美于壇坫互爲桓文則以太白翩翩負凌雲之氣謂之仙才子美深造而默成命方員而中規矩謂之詩聖分部而出率爲三駕先鳴九合之師勿恤左次顧子美雅以無敵負太白太白猶然嫺笑之美言中默放言中權宜必

有以也當時自賀監而下與國同盟若在蔡丘則齊爲政昌黎以興文命世必避李杜先登雖有宋急經術而緩聲歌終不以其故而貶太白明設科沿宋制緩急與同弘正之間其詩唐矣嘉靖初載論道者務根于心即辭之工不雕蟲則刻鵠耳彼已師門相望尸祝相乘直將役屈宋而僕鄒枚于李杜何有今天子務求二帝三王大經大法壹稟于中庸暇日課文學侍從之臣同歸雅頌貌言雖華必覈其實恥論雖詭不吊而亟屏之凡諸弦誦之室俎豆之庭責在有司非令甲者必毀由內及外則首善先焉直指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三

十三

使者定遠張公按部南國由當塗歷采石攬轡而登太白祠則以使者務觀民風必自聲詩始蓋風爲詩首而太白以古風擅場乃今祠不治則荒風不流則闕觀風者事也乃屬郡守相林君某主計羅君某陳君某張君某相與協謀當塗令楊君某受其成某某董其役徒取諸授糈費取諸贖金工不踰年乃告成事直指公介二千石屬余爲太白祠碑余惟太白以任放終身語載碑史其人故就不死之術其斯爲委蛻也與哉而書傳墓碑皆云病卒語其常也藉令自託于酒人馮河無悔直指公必有慨于中矣庶用履

其地新其祠爲顧余孤陋寡聞亦嘗得其軼事夫人主之尊如天也其威如雷霆其不測如風如電臣下鞠踞擎拳雖敏者無所措手足噤噤屏息雖辨有口無能出一辭乃若寵人御士據要害于喉舌心膂之間恣已愛憎權傾威福雖有法家拂士鮮不折節下之兩端云何其分絕則其體尊其迹親則其勢重故也白以布衣應召玄宗降輦步迎甚者授七寶牀饋方丈食亡論已乃若承宣被酒扶掖登舟草嚇蠻書則貴妃力士爲之供役賦清平調則千載而下爲之伏膺夫非巍巍者邪夫非赫赫者邪一何藐也尋以

太白集

卷之六十五

十四

賜從連坐出九死而逆殊方蓬累自如視夜即猶采地耳子美同于過主恒自足于榆枋及其避地三川僑人轉徙卑栖待哺不異鷓鴣猥云憂國憂民許身稷契浸假而當一官授一事即啁啾奚益焉其一嚶嚶其一戚戚相與累量廣狹豈曰能賢老氏之言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吾嘗聞儒行於仲尼則曰得之自是不得自是驚則寵辱至矣自是而兩忘太白生平不讀非聖之書庶幾乎冥合于先聖彼直以玄同爲口實抑或寓言太白故蜀人于直指公爲鄉先正直指公方以文學飾吏治所部斐然嚮風當世惟祠

事爲祈祈而直指公獨與二千石更始此其慷慨激發蓋亦太白之遺風乎天寶中授白翰林供奉代宗即位拜左拾遺翰林學士時白已公題祠以字而不以官則其字顯矣

督府劉公平蠻碑

上方以文治治天下猶伉伉然脩武功于時北虜稱臣東胡伏質凡諸揚波伏莽之屬莫不殄夷自有區夏以來此其極治者也顧惟粵西八寨糾合古田自昔播亂抗威同惡相濟王文成田州之役順道加兵會請告歸疆理未逮殷司徒古田之役許以便宜首

太白集

卷之六十五

十五

傳剝膚次及唇齒其黨陽爲悔禍志在逋誅歸我版圖依我戍守迨我要束就我羈縻時以東粵連兵不遑窮治其後乘間竊發益生戎心久之則寨循業寨撫安增八爲十躡我障塞撓我師徒侵我土田禦我道路係累我士女虔劉我人民其罪浮于古田貫盈久矣上命劉司馬堯誨居督府張中丞任撫粵西顧御史鈐則以直指按部會武緣上林告急相與集議以聞皇上端拱而蒞萬方萬方莫不臣妾蠢茲八寨猶復怙終寇虐且張亟須滅此而後安枕本兵覆請詔許出師務在破賊安民毋或騷動既得請

直指不及代而行督府移駐蒼梧則與中丞合謀而
后決策在法什則圍之彼其聚黨萬餘人據地五百
里潰而鼠竄難與周防外氏有言雖虎捕鼠必舉全
力赴之一不勝則鼠化虎矣粵西發各部土兵六萬
號十萬簡操募兵二萬分布中堅益以東粵浙兵三
營兵足矣粵西發鹽利五萬益以東粵軍費萬緡食
足矣粵西各除戎器以待用有不足則自東粵助給
之器足矣全力既具社鼠惡用黠爲中丞自宇下
制之全勝之道也中丞謂善遂相與部署諸將兵乃
屬總兵王尚文併將諸部自閩以外悉聽將軍 尚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三

十六

方按節在焉不用命者殺無赦乃檄左叅政彭文質
主軍與蕭相國以餽餉尸首功則叅知事有司不辦
者坐之法毋絕後車乃分道進兵畫信地爲四部東
南則副使陳俊監叅將李應祥軍三里直北則叅議
姜忻監叅將倪中化軍圻城正西則副使侯國治監
叅將于嵩軍夷江西南則叅議李一迪監叅將張榜
軍上林乃爲師期鐫鐸並進則以徂冬十二月二十
日首事迄春三月三日班師乃聚軍吏而申誓之所
不奉 詔令而闡及良民者有如此誓既料賊黨聞
風先遁必奔思恩潯州豫檄當路諸屬邑厚集丁夫

以待漏網賊尋至會督府所遣故叅將梁守愚部援
兵邀擊殲之既則以北五諸聚落習與賊通畢事而
移兵平之便各部如期而進賊猶設險以距我師我
師奪險先登賊披靡而退收保我師賊鼓深入直搗
諸巢巢覆而奔亡匿深阻乃復申令搜剿噍類無遺
北五諸聚落悉平壹如成算以俘馘計蓋萬四千五
百八十有奇其餘焚巢墮塹殪于不毛殊二千衆盡
矣會胡直指代按部下車而蒞行間軍正論功有差
令諸材官咸獻其狀直指輟然而喜作而歎曰是役
也師武臣力功販販足多要以壯猷壹稟于督府勝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三

十七

算率由千甲丞其功上上在令甲御史不得言境內
功有辛親族成敢無辭以徵後世粵西名山甲寓內
願饒十仞之石以當豐碑宥不文將假手于東里往
余與聞邦政不敢謂不知兵督府著不世功非金石
何述遂不避追琢大爲之銘銘曰 世祖初載張皇
九伐首及蠻方桓桓新建佳兵不刃藉寇勦王蠕蠕
八寨血牙從目伺我苞桑我師既旋薄茲負固駢首
斧戕舊勲云亡相沿草昧旣難滋長構亂一方爲蛇
爲豕爲虎爲狼賊我藩臣掠我藩帑倍畔天常厥有
古田切近都會其罪彌彰 穆考明威聲罪致討爰

整戎行乃 詔司徒諒以天網用命者憾狼子野心
翻然革面相帥歸降其往勿追其來勿距恢若包荒
譬則吞舟脫于罪罟鼓鼙洋洋下民怨咨普天樂土
胡獨逢殃 帝曰汝誨賜履南服百粵膏臣 申命
汝任周行問俗其惟爾良二臣一心遏茲亂略夙夜
皇皇彼醜不馴毒痛有衆擢髮莫詳 帝命徂征興
師十萬三月聚糧元戎帥師諸將分部其陳堂堂或
典護軍或司餉士寔爲紀綱自冬迄春七旬在事不
愆于襄繫頸陳尸百千萬計京觀相望 獻捷于
庭告于 郊廟神貺無疆元老專征宜從異數以答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三 十八

績谿縣許令君棠陰亭碑

九年詔計臣疆理寓內而更其籍令有司履畝經
野計日告成最能事殿愆期慶讓自所部始先是都
人士謂新都守在經界故籍具存亡假紛更第仍其
舊于時申令不啻三五所部廩廩將順之明知其禁
治之益急有司直將以時爲月以日爲年旬服騷然

無所措手新都之縣六其一則割歙東略而縣績谿
枕山帶河非衆阻則磽确爲都者十有五曾不足以
當百里之贏許令君下車與疆事會所部程督日至
列邑皇皇令君獨以身任之曰是在法非法何經乃
絜爲令二十四章布告都鄙鄉遂既而曰法立矣是
在人有治人斯有治法乃里舉公正一人爲植習事
者六人職弓職書職筭佐之于是出舍潼山之陽誓
百執事今茲之事君事也民事也與我共此者其惟
百執事之良 詔令有闕土無增糧斯其加惠元元
德意乃任土作賦務去其浮公私得矣毋枉桡毋遂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三 十九

巡母作姦母傳食不用命者罪無赦有違言則就此
聽之百執事日有程日暮則奏草以代獻狀畝有表
履畝則樹表以代質成吾其爲百執事先亡敢後遂
以印綬屬江文學躬策馬以徇邑中至則視馬首所
嚮方命射者發矢隨矢所墮執度者從之讐者籍勿
更不者創勿籍既則以分土之宜曰首廬舍丘墓次
土田次水庸山賦下下績故嚴邑山當伍之參甚者
不毛宜非人力所及夫僅取足芻蕘其下火耕而畬
其賦或視田或視地其以芻蕘者從舊畬者從新
不盡利以遺民有司事也既又籍諸遺塚益之以禁

步三舞與產俱既者毋得因而爲利懼上有不察則置區以開告密擲遺姦懼下有不及知則揭草以名聚觀糾則糾繩則繩即面質而折其衷矣令君日祁寒歷險阻露宿三月乃始告終所部獨多令君首課最籍既上則徙令君金壇令君既出疆都人士帥諸父老亭潼山曰棠陰以比召伯境內居者耕者灌者封樹者樵蘇者步過亭下莫不舉首加額而呼令君令君舉績谿之步步金壇不旋踵而底績會有言新籍不便者某子甲亦以山不及丈爲辭代者輕用其言羣小入矣籍少更率自及所部悉屏其籍復令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三

二十一

君如初故父老若百執事畢赴亭下百稽首而呼有天籍存則令君存望是亭如望令君賢于尸祝遠矣往余爲邑無狀顧得當烏傷令君起家東陽相去二舍而近余去邑令君未及生及令君始入新都嗟稱余陳事甚具大都兩造親聽車轍幾徧域中諸父老謂余雅受令君之知屬余勒碑亭上要以名南之什余則安能其賦甘棠著遺愛也君與左右天子都二伯而總諸侯居尊而民易親聽卑而民易達以故分陝之治卒與周南同聲民到于今誦之矣當世監大夫部使者受命而出務在親民其率也亭而不親

堂七仞而門千里重以殿屋金斂干椒燿若神門可望而不可就下此則爲分部爲羣城猥云遍殺其尊其難近亦若是耳縣于民最近宜家至而日見之徒以要束受于上官全力分于辦應什七簿書什三期會什五徵科雖有甘棠曾不及芟藉令不下堂而聽民治豈不孳孳病在追呼懷急論報濡遲雖得其平民未稱便循是不變民其得我者幾希令君始入官適逢建事之會無論胼胝二邑百世之利歸焉即民之隱地之宜興革損益明若觀火百聞不若一見固非虛言與治同道罔不興斯可觸類而通矣脫使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三

二十一

監大夫部使者破擁格從便宜其在行部貶高時而通下情其程有司屏彌文而急周視風聲所被何讓騶虞異日者令君率由此與予日幾幾望之矣令君名弘綱字張之舉庚辰進士

太函集卷之六十三

太函集卷之六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七首

徽州府儒學重脩先師廟碑

古之立學者列祀先聖先師時教通主先師各以正業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尊聖欲疏親師欲數禮也自孔子出總聖明兼作述爲百世師我國家特祀先師則惟與主孔子世宗定號易主千古一新上之天子臨雍皮弁祭菜外自監大夫部使者而下行部必謁過闕必趨上丁釋奠內則三孤九列

太函集

卷之六十四

一

具在廟庭外則藩臬大吏暨羣有司莫不齋宿將事時序朔望內則大司成帥國子民俊外則郡邑牧長帥博士諸生濟濟蹕蹕羣然拜下概諸典制視古昔先王有加慨自夢奠兩楹聖人不作久矣堂皇俎豆禮不虛行無亦緣尸祝而示儀刑爲作人地故教射者示之鵠教戰者示之旌乃若西極化人厥有象教使其心之所存目之所注毋或二三有待而興皆是物也諸生誦法孔子奉身以爲己歸由是望宮牆歷階序升堂入室儼然如將見之猶之射侯鞠旅布三乏而建七星猶之頂禮經行躋莊嚴而奉殊勝雖有

不越步趨迄今宿學閎儒胥此塗出此其章較著者也第承平久率襲恬愉章甫逢掖之儉什倍曠昔往往曠學舍若唐肆錮掌故若尸居甚則廟貌僅存風雨不蔽藉令有司脩葺不憚征繕以更新受事者媮受直者怠程功稱事曾不能以什三比告成功僅取塗墍而已不有廢也其何以興固非虛語新都爲文獻舊國獨當畿輔之南其域文明其風清越洛川閩海斯其積石延津宋五大儒其三由此選矣世稱東南鄒魯不然乎哉郡學抱紫陽負飛布左彊七曜右撫五辰要以天章地靈居然人文之藪也昔

太函集

卷之六十四

二

之用民者不及敝而亟新之類皆粉飾講堂以愉寓目脫非目力所急亦謝未遑久之廟日就圯尋經閣日就頽率置勿問郡守濟南高公時至惟造士爲孳孳始以力詘舉羸惡能卒辦居三年爲歲乙酉士常賓興公乃就郡相井陘于公瀚餘姚胡公邦彥武陵龍公膺相與協謀茲吾黨事也時不可失屬飲陳令君九官王計檄下郡從事于三畏巡工費以緡計者六百有奇取諸公羨自春正月經始至三月訖工由與阼以及廡門莫不壯麗由枝撐以及平城莫不堅完材無雜良工無浮食帑無闕出民無作勞大役

舉矣 詔以王文成而下三君子從祀廟中與告成會于時郡守相帥邑令長及博士諸生奉主入廟乃落新成亦希觀也先是太守公謂士知敬道而後可與明經於是乎治廟以章有敬士知尊經而後可與適用於是乎治閣以示有尊昔歲之春五星聚于奎壁乃用形卜治文昌祠以當下流是歲郡中舉士若而人林林盛矣博士帥諸生踵門而抵不佞頃者考尊經閣則殷尚書養實碑之考文昌祠則李太史本寧碑之惟茲廟成則重典也司馬碑矣不佞昔嘗發身郡學即不任將何辭夫子之得邦家綏和響應要

太函集

卷之六十四

三

必庶而富富而教三年有成郡中生齒滋蕃生業滋殖重以弓旌相望絃誦相聞亦既富庶而教之三者備矣自太守公入境熙熙休息齊民比及三年居舍不治脫有公事輒不登庾釜役不及丘乘清靜以寧三年如一日也乃今發篋庫聚百工定章程興百翼翼新廟三月告成寧詎改慮而爲觀美哉思無窮夫各有所當也今之械模具在儒林泮廟明堂不可勝用乃若輔首善襲流風蔚有條枚於難儉指第 明興十世歷二百年三歲則賓興累千計偕則入對三百何斌斌也顧先正之在祀典者先後四

人槩諸上第上卿百不當一要以西晉東越南粵中吳大都數千里而得一人久而後定昔在有宋郡中得五之三當世無讓成周所得董董南國猶之乎豐鎬也聞其無聞大舜何人有爲若是太守公起家齊魯近聖人之居出守輿區當先儒故郡無論經術高功令風行直將揭聖道於中天獎多士以植王國三君子以暇論已後死者之得爲孔子徒也寧無有獨觀昭曠如文成其人乎即得一人足與有宋三君子齒夫祀諸家而祖孔子亦猶隆準之祖神堯進之則瞠乎其後可以希顏又進之則絕塵而奔庶幾乎速肖是之謂立其三不朽云乎哉此則我國家造士之本謀抑亦當事諸大夫之上願也諸博士爲倪章爲陳簡爲張鳳起爲楊參爲濮漸凡五人自胡沛然汪士友而下凡五百人法得備載

太函集

卷之六十四

四

宣城詹令君去思碑

夫令近民者也近民莫若廉廉則得已廉者務與才合廉而才則得民善用才者務以循才而循則得衆三者皆得宜必由衷衷則得全故廉可能也才爲難廉而詘於才直剛之操耳小廉惡足用也才可能也循爲難不循直虎而冠耳小有才惡足用也循理難

矣尤莫難于由衷不衷直煦沫耳小惠惡足用也故廉吏什一進之則什廉而一才又進之則什才而一循要以由衷曾不能以百一何以故工拙異也寬猛異也華實異也宣城故善邑幸而得詹令君今君起樂安世家舉宣城沈太史榜進士居常席父兄故業服聖賢遺言從事務求諸心而檢身若不及比得一當百里庶幾日可見之行始至臚然不緇斤斤乎其矜一介觀者曰貞士也吾見其不忤吾見其不求政有本矣既而定章程申要東場功起田賦均民用紓文事備鵠冠稅肺石平觀者曰吾見其發矻吾見其太函集 卷之六十四 五

齊其尸祝之以當社稷宛有隱君子雅有儒行實于鄉服儒服冠儒冠聚族而謀諸野令君子民如父母固宜齊民饗令君如神明記有之饗者鄉也鄉令君廉也鄉其廉而才才而循也顧諸父老知嚮往矣直未得令君之心寧為莫莫毋為皎皎寧為鸞刀毋為割刀寧為皞皞毋為驩虞寧為輪困毋為刻畫時而勿勿時而皇皇政必由衷率是心也令君家世受儒稟儒術以飾吏治則其廉則端儒也則其才則閎儒也則其循則醇儒也乃若精白一心歷六載而無勑其斯為君子儒乎察其中斯民由我而無如由我而太函集 卷之六十四 六

人誦而思之召南之詠甘棠襄陽之碑峴首皆是物也惡用畏壘爲哉於是都人士善其謀越境而屬不佞道昆受事道昆故善太史太史故多令君藉今天未喪太史而文在茲職載筆爲無忝乃今已矣宛多作者琬琰在焉區區直以隣國子弟而仰令君何敢越俎隱君子更進曰古有之夫子不譽父臣不譽君親者尊者在則然無譽而近於譽也司馬辱在比隣無預宇下故所聞者近而切所持論者遠而公即宛有裏言不易此夫昔言偃學道而武城治乃得澹臺今也宣城之絃歌猶武城隱君子則其人也道昆不

太函集

卷之六十四

七

佞請述其言爲徵都人士敬諾

司理龍公遺愛碑

龍公起武陵世家則以材美傾公車籍年始弱冠出理新都未及下車庭中屏息以待至則法家長者無煩苛無枉撓無留行於是境內稱平訟者爭赴公聽所部善其無害移聽五陵六郡爰及三吳恢恢乎游刃自如乎如一旁郡通賦當戎者壹以新法比上刑公閑焉旁諭而曲貸之得減額追死者若于衆巡行科察務持大體屏煩言撻必神姦按必左驗否必去甚臧必表微自部吏材官以至丘乘卒伍莫不奉公

若鑒鑑若鸞刀饗公若冷風若冬日居常嚮文學急儒生程藝勸功靡然顧化都人士謂公食舊德蒙故貲不斲廉而廉不斲法而法固其所也至其受若沃焦容若懸寓即閤儒宿學猶難殆天授耳所部課諸聽直者列郡無如新都良于是薦者積十有六章署上考者累數十百牘期當考績司功多其才節而最之太宰見之廷考上上丙戌大計太守高公入對部堂名及推官膺部議當殿守愕然歷詰曰理以治行列高第殿者云何將謂其守疵耶才拙耶官常墮耶理不其然守所明也抑或年少而力持三尺有所

太函集

卷之六十四

八

中邪歷應曰三事固長非此之以計簿具在美無異辭何中也守正色曰三事不渝流言不及殿者何居如必殿理膺請先罷守時以謝境內部議且格卒貶一級而從量移報至新都舉國不知所出遠近相告莫不擗地而呼天境內何辜自今而失司理刑名則司理職也無論已迺若攝郡者一視縣者三或倚重而兼攝之居然豈第君子也什全之績毀于片言九仞之功廢於一旦既往勿恤其何以勸方來吾儕誓將詣所部詰所繇相率叩關願乞吾理還郡鄉大夫不可謂詔令何則又以人主奉天治民爲民置吏

凡諸視聽率自吾民蓋天道也監大夫部使者爲天子耳目是代天工迺其耳目罔不在民天高而視聽卑矣今也輿論不稽薦書不用咈吾民而奪之庇民何賴耶吾儕第相與陳情將因所部專達幸而得比河內願借一而終庇之借曰未遑雖加一日愈於已鄉大夫不可令不可反成不可干雖梃德車無能推轂惜也則又以古之遺愛者居則有甘棠行則有尸祝公積勞六載澤在萬民厲禁方新其何敢議血食藉令得時而駕由是而大行即斯民無得而稱業已藉民譽起矣公不遇合而左徙不亦逢累乎哉邦人

大司馬

卷之六十四

九

啓啓久當沒焄有如瞠乎其後者邇至其何以爲後事之師無寧戒往轍而改轅民無如矣吾儕第述功德紀之七尺之碑樹之國門碑在與在是則可爲也鄉大夫當其議則以碑屬不佞道昆竊惟夷疑公旦嬰阻仲尼人不易知吾于在事者何憾太守公力抗部議惟賢知賢一郡二良守相交相重矣即境內無能重司理而司理不以境內貶賢古人有言禮失則求之野道路之口可當春秋茲而石代之言永以爲訓是役也庶幾乎三代之遺直也與哉

水部吳使君權政碑

大司空制國用歲遺其屬之良者三告經入水以待邦之大事使者踐更而八歲會登耗以爲羨復至者務登其贏猥自以爲潔其身而有利於國要以歲征有度惡能囊括而取盈如將迭相勝而遍相加非屬商不可以逞夫商殉利者也其駘駘也以利來也其攘攘也以不利往也往則鳥舉來則麇至其情則然商以爲屬已也者而望望去之淹者或終年持久之者或累歲必俟乎者至或不召而自來彼其利在速化而息之淹且久非其情也平則不流不平則逝故曰民猶水也水部吳使君之權浙也歲在甲申于

水部集

卷之六十四

十

時間伍始寧告終者集庭下使君宣言曰自昔先王重本抑末而後山澤始有征乃今農什七而商什三莫非齊民也比年有事將作率仰給水衡藉第令惟正之供將不堪命申之以踰額重之以賈名是則使者之來商之螫也王人將導利而布之下無寧激而壅之上流且也天地自然之利太上同富與有衆共之歲贏則贏歲詘則詘今日之事歲爲政吾王其平而已聞者舉手加額安得此長者之言於是近者集遠者歸林林乎總總乎猶之苑積而川決也既又誓於衆曰吾家世受詩彼秉此穡不盡利以遺民古

之道也公等第以簿正上之吾第以簿正聽之世
誣母苛細母競尺寸母盡錙銖願相忘於江湖惡用
煦沫爲也聞者愈益說退而喁喁使君推赤心如日
中天所不用命者有如此日由是屏駟僉息偵夫寢
平廣塞徑實五方稱平者如出一口而歲額有常寧
爲叢母爲鷁寧爲淵母爲獺固宜歸之者若魚鳥也
水部故攝城河歲久淤甚方舟或不能並濟而出入
互持即一舟留無行諸舟率銜尾擁塞豪者角力爭
道爭起而愈益不前甚者露宿浹旬鼠竊乘之夫使
君得其狀絜爲今爲之期甲日南乙日北亂次者扶

大函集

卷之六十四

十二

豪者付有司榜人斤斤奉行朝發夕達諸商民恨得
使君晚相與爲之謳歌使君得代入朝大司空以爲
敏五方商旅具在疊疊誦德無窮其長老吳鑑江圻
輩數十餘曹以余備在世講願勒美政于貞石爲後
事之師竊惟經國莫善于周公載在周禮可攷也開
市之政一何恢恢桑孔析秋毫焚然何補于國使
君於是乎識大體美豈惟工父賴之夫梗梓豫章之
材其比十乘于雲而上高百尺而無枝此明堂之器
也次則扶疏條達大可蔽牛高名之櫟以之材足賴
矣拱把可桶可榱其枝下生蔚然密矣新標凡凡密

而無間斯可以變不可以材是則疏數大小之辨也
使君操此以爲隆棟不亦卿材乎哉君考氏國子先
生故嘗以博士家言傾海內賓與余同籍且同朝
最驩伯子理括蒼以文無害徵入高等是亦有父兄
之教豈直延陵季子之賢使君名之龍字汝陽舉庚
辰進士

督課黃明府政績碑

自古富國之利則鹽筴居多齊伯吳疆皆是物也我
國家設專司司鹽筴者凡六淮爲最饒舊額歲輸七
十萬緡則常股存積並發矣比及嘉靖大農不共言

大函集

卷之六十四

十二

利紛紛大臣遁出始而增額十萬幸一逞而蹈不經
迄今相因有加無已則豫章之爲也既而加引價三
錢勒市新引乃發見引故事鹽皆發運始納餘鹽今
則刻期畢登方許發運操之如薪東歛之如箕張墮
彼中自利之計而不自明則南海之爲也夫鹽官之
文晷日益數而私鹽之害政日奢即部使者治蕪城
而城內外皆食私鹽矣東隣浙即入自浙南隣粵則
入自粵而江西南略諸郡 詔許割淮額而食其征
西隣蜀則入自蜀楚人請得如江西例 詔止之顧
其闌入者如故也北隣河東則入自河東即按部以

爲言卒莫之禁何者有司各有分土幸得及于寬政而紓吾民雖禁之猶弗禁也由是數者愈數奢者愈奢其勢背馳莫之究詰即鹽官笠而抬之夫寧詎能保其不負塗而突哉且也鹽之急不急于粟粟價不在官而在民鹽之急不急於錢錢法不在上而在下何以故從其便故也從民之便則樂其食而安其居從商之便則願出其塗而藏其市此不易之道也真州當關市之吭淮南羣賈聚焉在鹽法歲發鹽八單單各五萬五千爲準已復增爲七萬三千矣旋復增爲八萬五千矣愈增愈墜下流不宣所司歲遣二從

太函集

卷之六十四

十三

事更番程督之逗遛罪無赦於是操切之如吏訊掠治之如刑人藉令淫刑以逞而歲發僅僅六單即筆定可加勢不行矣抑或傳其罪於季首繩之百端即日斃一人亡益也丙戌春夏則黃明府督課真州始至宣言曰商以利來吾所以來務在通商而已又因而爲厲商何罪耶于是哀章程審經制綜物曲協時宜平利權屏文罔毋傷國體毋擾人心羣賈驩然歸之不待其辭之畢也自春正月迄于夏六月已盈六單所謂不疾而速不怒而威庶幾近之矣明府既畢事當報命御史臺會不佞屏居浮玉山于時鴻臚叔

一誠叅軍第道暎及邑中親戚賁浩等無慮數十百人咸推不佞願碑明府政績以師來者則以不佞筮爲今明府方以總角爲諸生是宜知明府深言有徵矣竊惟明府越君子之雋也其令武進也不亦絕塵而良哉相者直以牝牡驪黃求之目爲泛駕茲役也亦猶騏驎之服鹽車耳鹹鯁細務曾何足以當追風要以陳孺子之相漢安劉則自宰社占之矣明府之居真州猶里社也其督課也亦猶之乎机上肉也寧足多乎顧吾郡之賈不啻粵之鑄秦之廬蓋農者不足于耕不儒則賈其勢然也賈之趨利也不啻水之

太函集

卷之六十四

十四

下獸之墮穰穰皆爲利往視彼幾幾望歲者殆有甚焉其情之必至者也昔人有言饗其利者爲有德又曰前事之不怠後事者之師也是舉也固斯民之歸于有德相與志明府不怠舜歌南風民則時阜政謂此也夫鹽鹽利數故吏治患不廉即皎皎乎其廉直以夷自視而以眴視人其發也患不平而民無所措手足不平之弊與不廉鈞也明府廉矣乎矣宰天下當如此矣然則斯言也夫豈一隅之言不佞請以是而勒之都亭之石

谿南吳氏敦本祠碑

余故受三禮則祭禮重於五經禮有大宗有小宗
太廟有寢廟必嚴宗廟而後尊親協仁義行禮之
物也在令甲仕者則合四代而祭之凡諸齊民皆
一等蓋禮時爲大則變易以趨時是亦一道也
故文獻國多秉禮之宗不廟而祠比屋相望尊王脩
古酌兩可而並行要之有采地而後有皇尸有皇尸
而後有祭主有族有祖繫於一人今則否矣且也聚
食無慮千指者代無慮九宗由後而祧五世則難爲
前由前而祀五世則難爲後斯王制有所不攝古道
有所不行以故世祖不遷而祠用士禮蓋孝子慈孫
之心也郡中則諸吳甲族尤著谿南或統祠或特祠
各有當夫處士具長者行不言而躬行蓋以忠信而
禮經庶幾乎有方之士昔在癸丑嘗帥近屬爲支
祠其言曰榮讓幼孤未之學惡知禮意顧履霜沐雨
夫非人後乎哉藉令宗祏有靈其何辭於九地吾宗
肇基自唐宣議公始歷世支分自宋承務公始 國
初移戍雲貴伯仲從之其李慶善公厯存舉四丈夫
子其後滋大是爲一祖四宗率祖祠而上下之凡十
有九世宣議公則別祖也承務公則世祖也慶善公
則高祖也顯盛公則禰也夫以榮讓之不類幸得而

文淵集

卷之六十四

十五

祠事之堂爲區者二區爲庋者五其中尸主別祖自
世祖而下達昭穆通分祭之日諸祖在堂諸妣在寢
妣則啓櫛而不出主第炳肅而延之同堂祖妣以異
而同章有別也有衆曰善既告成事禮相襲以爲常
處士以天年終奉行唯謹伯子少府病其已隘議將
拓之仲子鴻臚曰然材木則考氏樹之壤地則伯氏
度之宜無不可顧遺構在猶以無改爲兢兢頃之喪
少府不遑改作辛巳正月上日祠角崩鴻臚灑然異
之兆當更始盪以有子而幹革以巳日而孚畢父兄
之志與之維新則成已事也於是中祠爲堂堂後爲
太函集

卷之六十四

十六

寢皆五達旁爲左右翼亦如之改承務祠爲敦本祠
署其堂曰敦本左偏爲居室二區居舉宗之無居者
其後爲塾最後爲處士祠蓋舉宗以尸祝答有功亦
庚業之屬也右偏爲書室二區居舉宗之嚮學者其
後爲廩以廩衆盛最後爲厨以共鼎俎自宣議公而
下凡十六世王堂之中冬至祭之以羣王祔外四區
則四宗爲主本支各以其屬從時祭祭之異日者鴻
臚若其曹亦以班祔則二十一世也既告成事以丙
戌冬十二月壬午奉主人祠謂余發跡禮家請爲之
議禮余惟問右莫非祠也率託先世以爲名高處士

負俗而一洗之即泰伯少微不主善美別子爲祖是謂大宗禮也顧今猶祖別子何居祭以備爲賢無所不順之謂備周公既追王矣上祀先公其禮同無亦善推幽岐之心即七世之廟何可限也猶未也五世而祧歲終而祫先王制禮斯其義之盡仁之至也與哉乃今概於中庸不祧不祫澤湮而不斬世遠而勿忘烝畀有常心各自盡協於義講於仁以於禮而禮也禮不忘其本此其大經至如禴禘嘗烝堂皇昭穆禮之末節焉爾夫禮失則求之野孔子之從先進且然何所貴之貴其質而已矣廟主饗祠主文其致一

太函集

卷之六十四

七

也饗者嚮也嚮之而後能饗也洞洞屬屬勿勿乎其欲饗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文所由生也如其文而成饗猶之南嚮而北轉藉使習如專門議如聚訟以文滅質文而不慙芻狗迭陳吾不欲觀之矣將焉用饗又焉用文處士以質勝特聞鴻臚居然長者子也是舉也余故爲之撰詔載諸麗牲之碑

古瓦官寺碑

晉都金陵則秦淮水南故有瓦官地興寧中詔徙瓦官水北就故地建寺爲慧力居寺集千僧裊然江左首刹寺故有三法寶皆奇絕其一師子國所貢玉像

高四尺二寸玉質瑩白形製微至經十載始至金陵其一戴安道繪佛像蓋居寺者餘十歲一云畫壁在焉其一顧長康維摩圖杜拾遺嘗乞之江寧詩稱虎頭金粟是也其以開講至者則竺法汰支道林遜講般若經天台智者大師說止觀其以游觀至者則王長史王荀子劉丹陽桓護軍何次道阮思曠具世說中唐仍舊名就中築瓦官閣李供奉登而有賦至今誦之後唐昇元中改瓦官閣爲昇元閣無何毀矣宋乃更始元更名崇勝戒壇高皇帝定鼎金陵并包無外寺方就圯有待而興其後魏國爲園鳳凰臺西

太函集

卷之六十四

八

地入魏國西園畢事隙地猶存正德中有神僧杖錫至指故地而稱佛土投五體而禮十方且語居人異日者此地大興佛事項之居人見火光隱隱出地上始異其言山西比丘覺恒善持戒律脩頭陀行就彼中淨土寺投成亮爲師亮日持一齋夜誦法華經達旦年九十色若嬰兒將大歸命恒往伏牛山叅印空法師而受記恒如命隨衆二十年得印空衣法輒由少林歷南海次金陵時島夷薄留都魏國居守聞恒自少林至則以牛車迎恒爲技擊師恒徐徐曰明公必欲彌倭患報國恩非佛力不可其佞佛以貸十

力技擊何爲魏國然其言且就西園隙地治恒精舍
居人於是告疇昔狀從之諸長老言此故瓦官寺也
井至今畱掘地跡之得片石貌菩薩天王刻畫精良
相好畢具其上鐫昇元閣三字厥有明徵乃就故寺
址而新之魏國自署曰古瓦官寺以殿宇則衡三達
縱三重前殿主瞿曇左右華嚴鈔十四部中主無量
壽衛爲九品蓮臺後主毘盧左右華嚴經二十四續
手書者經二續前重門後方丈左止觀堂次齋堂右
淨業堂次庖湍客寮園林梵庫莫不莊嚴有如化人
之居完矣美矣壯以麗矣恒度金陵柳氏子法名悟
太函集 卷之六十四 十九
迎其後羣弟子自四方來武林殊宏爲上首恒歸伏
牛山立化則以衣法授迎迎脩念佛法門投豆而聲
佛號盡四十八石魏國多迎精進遂命迎嗣恒迎主
祝釐爲之代終而反始居未期月丹聖維新日孳孳
衆糧延十方耆宿率期三年一解代起若踐更或講
經或諷經或脩淨業或脩妙觀於是大比丘明安悟
勤圓愛自上都至可然自廬山至法慧自攝山至常
果慧宗自峨嵋山至印空帥滿起自伏牛山至方內
如期而集無慮數千百人佛事中興殆非虛語迎度
二弟子皆出金陵真權管赴聲林王無遮大會真金

專脩白業嘗枯坐寫經是歲余習靜太函迎並遣二
弟子以寺碑請余惟吾儒閉關以距釋氏不啻華戎
藉令設天網該之一何數也金陵鉅麗六代之所更
都其時總總林林居然佛國卒之泰屋通社一切與
之俱頽比及千年無往不復 高皇帝南面而立當
王氣而建名都文武聖神非輓近世諸儒所及乃若
通西極以化中國未嘗以爲不經也者而黜之于時
苾芻相摩蘭若相望概諸六代有如畿甸之視要荒
爰及瓦官歸然再造猶夜始旦猶魄始明國隆則從
而隆其斯爲日之卯月之庚與治同道罔不興矣要
太函集 卷之六十四 二十
而言之有與寧則有慧力有慧力則有瓦官由是而
竺法汰道林智者從之彼一時也有 太祖則有中
山有中山則有魏國有魏國則有畱後有畱後則有
恒有恒由是而燕代荆楚梁豫諸賢從之此一時也
借曰消息虛盈時乃天道準諸古語天不人不因人
不天不成如將詰其所由來即世儒無容口世王無
容心世尊無容力矣尚安事碑二弟子奉足而三請
曰固然吾師望此久矣此在世法願微惠仁者一言
余嘗從文殊方丈室中聞不二法是故無世法無出
世法無法法亦法謂不二何不二之云默然而已長

者子盍歸乎諸賢聖之聲蹟具在有之其問諸杜拾遺李供奉無則問諸維摩

卷之六十四

二十一

太函集卷之六十五

太函集卷之六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七首

少司馬徐公平羌碑

自漢通氏羌中國率用羈縻以弭邊彙我太祖定天下遣御史大夫丁玉佩平羌將軍印撫平之除道繕關列戍以守經略松潘威茂四鎮特置副將監司歲發度支一再行賞彼中四十八砦夾道而居時生戎心出沒行劫戍者私增歲賞彼益無饜一不得則橫行兵端起矣昔在嘉靖宿將何卿討罪河東今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一

上建元九縣奏績時方與境內休息乃罷師七年三寨操兵分部以鵬剿告捷比者國師喇麻負黠悍爲渠率糾合灣仲占柯等數十餘曹剽牛心理詛石爲誓爲盟斷木籍名爲從約巢集黃沙壩掩殺材官二牛羊用人千故副將出行邊掠車蓋去西竺佛子諸望氣偏頭結賽嚴事之乙酉春西來與之語歲在鵠犬羌運衰而曹倍漢德不祥毋自及偏頭力請解從約諸羌不從彼獨信佛子言乃亾匿其夏楊柳寨酋啖牛而斃倡言毒由太平堡市牛家諸羌羣起而囂攻諸堡索購寇入百戶陳克勤死之故開府以狀聞

用他事免 上內廷臣議則以京兆尹進御史中丞代之中丞奉節鉞趣行以良月至至則宣 上威德馳文告者三諸羗益張不報則聚攻平夷堡挾鹵人腸繚牛角驅牛奔而寸斷之會陳直指按部中丞丞相與畫便計請減採木三之一歲賦什之三紓此以佐軍興即力詘庶幾可舉既則以留部將代監軍議賞格諸便宜請 上悉納之乃趣發諸蕃兵刻期而會丙戌正月諸羗環擊蒲江關恭將朱文達突圍殊死戰郤之始通東南道諸蕃兵畢至中丞移鎮永康屬總帥李應祥進次鎮平統諸軍事布政使朱孟震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二

督餉副使王鳳竹叅議謝詔監軍紀功先驅則故總兵郭成將叙馬兵七千壁黃沙壩扼虜吭申賑則叅將朱文達將平茶兵五千軍茨溝擊虜衷右翼則遊擊周于德將播州兵七千軍百勝營當前茅左翼則遊擊邊之垣將西陽兵五千軍蕎壩腦握後殿中丞授成諸將急下河東而後及河西壁虜而闕穴中速者勇者勝軍中立一白幟諸羗內附者諸軍毋入礪房不用命者徇立一赤幟邊人被虜者徒手伏幟下悉縱之還已復檄副使周嘉謨駐綿州宣諭近羗毋主遁毋濟惡仍分兵駐小河以防奔佚務得筭完二

月庚寅誓師分道而進渠率聚黨犯歸化嘗我兵前茅伏擊之獲喇麻灣仲中軍佐輜綽兒柘斬占柯諸將乘勝長驅分擊者得八砦夾擊者得六砦合擊者得四砦逋寇再北合而尾擊之茨厓河東平獨粟谷恃險不下河西則偏頭帥小姓九寨膜拜乞降諸狂寇自如猶阻河爲勦敵中丞筴以潛師出其不意可必有功歸師乘粟谷之懈而擣其虛可底績軍中陰治梓宵濟猶破卵而覆其巢中軍先登諸將分兵破七砦粟谷懈無備先驅夜勒簡士三千襲其三砦破之虜其酋追餘黨至白草乃罷連兵擊牛尾柵斬父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三

子二首餘寇西奔扶危三戰皆北寇窮赴黑水河死兩河悉平諸殘寇竄伏而跡偏頭乞居間請款願仍羗俗獻埋奴爲誓革浮賞比邊萌監軍乃告中丞中丞聞狀而肅立臣奉 詔剿撫何敢貪天功必其納款由中待以不死于是諸砦面縛擒寇二十三人請命總帥監軍大會諸部開和門受降人人嚙指呼天淪盟者如此誓軍正引諸埋奴埋各堡羗衆阮之湮土周身露其首諸妻子爭飼埋者哭聲相聞疆吏受命中丞業已城黃沙壩六月丁亥下令班師諸降虜奉壺漿犒師師入秋毫無犯於是諸軍獻捷計擒戎

首三十有奇俘馘壯虜千七十有奇破礪房千六百有奇諸鹵獲無筭既飲至部使者東鄉百執事宣言中丞居首功中丞避席曰嘻頃者軍政拾遺應祥即主成隸尺籍文達課殿去官在法臨敵易將者危將能而不御者勝于是釋成留應祥文達乃悉從長大計罷故二監軍就近擇可者遷秩以代 詔屢下士氣作民力紆此咎 天子之靈明見萬里外按部在事奉廟略而紀綱之決勝由上將軍戮力血戰由諸部曲其較著者則監軍之力羣大夫之勞也非是則臣席藁且不測寧敢言功既而部使者課績以聞

木函集

卷之六十五

四

上進中丞右司馬督撫如故總帥而下論功陞賞有差蜀父老多中丞百世功請立石以張殊伐道昆嘗佐邦政從鄉大夫後幸侍中丞同朝二三將率從事行間嘗爲推轂乃今戰績具中丞封事監軍紀事其程核其辭嚴因得以揚扈而銘之以備勲府銘曰聖武斯皇威加寓內無遠弗賓東胡伏辜南夷削迹北虜稱臣蠢茲冉駹格我 皇祖咸與維新勞來歲時周澤既渥綬柔以仁族類滋蕃乘間作慝羯羗不均哀此冥頑孰爲瘼癘勿問信信天厭羣氏髡奴首難構結比隣被甲荷戈負嵎猛噬喋血城圍翔羽九

關 帝赫斯怒乃詰戎兵簡在卿材 帝曰元太命爾專征將帥偏裨弃瑕使過要以孟明迺擇監司范軍行灋殿最是程迺濟遠輪迺懸上賞間伍驩聲迺定計謨文武並用以戢以平桓桓中丞對揚沐命律以師貞劓發河東勢如破竹兵不留行其西怒流猶然負固抗我青旌中夜銜枚杭葦可渡賊鼓彭彭一舉燎原回風東指無殖不傾昊天明威假手天吏殲此貫盈日次實沉猶然雨雪獲獸待烹亦旣濟師商羊出舞桴駛如萍暑雨蘊隆因之道暘師旅亾嬰帝德統天蚩尤闢路鐸鐸錡錡鳴備哉煌煌乎漢通西

木函集

卷之六十五

五

南祗勞遠略力殫殊方我神武師其徒三萬亦旣張皇夙戒程期自春徂夏三月齋糧列砦土崩兩河統下京觀相望我未前聞埋奴自矢怵彼跳梁白泥獻逋白草受賦不刃俱降國士喪元有孫敵愾丘首堂坊平羗賜金內之掌計用比牙璋荒服敕寧力臣攸賴爲憲萬邦旣奏膚公薄言三錫荅此非常蜀山有銘揭之千仞皦日同光

海陽荒政碑

新都據四塞生聚滋蕃計口而供歲入不支什一灌輸率自境外至闕則罄罄海陽當郡之中民殷俗靡

方以內或以爲陸海也者而爭趨之故事夫里職供
需亟奔命上戶職部運等而下者佚有征訟者相乘
而闕多財堅守勝縣大夫丁元父至孳孳務休息之
其言曰民勞吾爲之節乃放公役革羨征民健訟吾
爲之平乃屏赫曉舍鈞矢無已則薄罰擔石廩以待
年則又曰幸哉屢豐穀極賤矣極則必反吾爲之儲
故守令法常平令赴義者籍名輸粟既出境率逗遛
不輸願卒成言有備無患先是江以北不雨殍以澤
量縣官蒿目憂之無能救死於其吻比者江南旱
澇並至數千里無年不者賈集價翔分部遏糴久則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六

彼中浸踊厲禁有加詔旨不行糧道幾絕雖有刀
布將安仰給乎疇昔始饑編戶告急元父申誓境內
已逋責息遠言饑浸甚則逋發官民倉平糶兼賑甚
而有殍則區分而鋪餓人爲羣二百十有七區分鋪
四萬八千餘口單騎周視莫不人人壓疫大行徧給
醫藥療者三百二十曹莫不人人起樁道殣無慮數
十百分遺粟裡莫不人人周隣邑或禦褻糧或攘窖
粟饑太甚懼將效尤宣言周禮保息養民重以安富
必其善自保而後遺之以安保者何畏天命悲人窮
也其在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天灾流行明威有

赫鄉隣之肥瘠豈秦越乎哉而可坐視邪惜不畏明
殆將不保何以安富慎勿擾人心得食則得其心得
心則得其保保則安矣自今都置一簿都正職之都
內閭右若而人品有幾閭左若而人品有幾右之右
者差毋錢爲等錢百萬者輸二緡推較多蓄善賈者
一人爲之宰鳩而聚宰齋而買四方不憚高價脩塗
務在濟急歸里社最下者鋪如初下者賑之無所問
中下則貸之粟秋成則宰征之出陳易新以爲歲備
其出入則都爲政官不預聞此不世之利也有衆唯
唯君侯策之良信而行之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第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七

歲終當上計獻歲且下徵書居頃之君侯非吾有也
藉令觀望如嚮者石田何賴焉萬衆相率而叩監大
夫部使者爲令留行并疏以聞胥後令銘曰資此邦
分良有令恫不歲今亟荒政削繁苛今載清靜矜無
告今延殆盡千百億今易司命貸資斧今來轉運鼓
義聲今後響應羸誦通今膏澤滂凶爲豐今民底定
當朝車今進入觀願獨留今爲民正終康功今永無
競砥礪巖今崇十仞勒上庸今式如鏡命來茲今儼
承聽

李令君遺愛碑

姚令君應召去歛歛尸而祝之父老曰嘻令君去難
爲後矣 縣官重歛巖邑則授李令君鄉大夫逾之
都亭父老私問新令狀不佞盱衡而語斤斤乎今哉
良民其有依乎文武備矣令君由豐城起故嘗佐太
公爲政於其鄉凡諸邑之便宜民之疾苦明若觀火
始入境率武陵之舊而潤澤之鄉大夫以賓射至者
稱其恭都人士以程藝至者稱其鑒庶民在官者稱
其察征者輸者稱其平對簿者稱其神明受成者稱
其練居三歲政乃成仁賢益親文教益洽舞文干紀
者益遠持衡者益從輕訟益不煩臨事益斷於是監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八

大夫部使者上治最自太公以下皆受封 上九年
命有司履畝以正經界太公故爲黨正疆理豐城令
君以身代之視土均如指掌乃條爲要束誓都鄙鄉
遂丘閭里分區區分軫表區有樹表軫有築表地有
版表形有圖要在用人屈羣力以從事里擇殷厚馴
謹者一人爲正載筆者握筭者持弓者參相從日有
程旬有計期有會用命者禮之加一等不用命者有
常刑既絜令而布之有衆喁喁待命未及首事令君
奔後母喪聚族而謀上書願留良令以終大役將發
而代者出乃復踟躕請留令君王域中逾代者王庭

內不佞唯唯二令令將不行且執政故得君直以不
奔喪議其後令君孝寧詎效尤行矣于時諸父老祖
之境將建祠事如武陵會有 明禁有司毋得輒立
祠議亦格則皆造不佞請屋豐碑以代特祠竊惟官
守不啻遽廬日暮而登俎豆非淫則諂所否者惟武
陵乃今奉 詔止之善矣要以甘棠勿翦宜莫善於
碑諸父老繫令君所饗者五稔之利耳加之旬月其
利弘多俛得之而俛失之此天無意於歛也亦越五
稔其効乃彰不佞將爲父老碑矣既而江陵務督責
慶程期而殿最之代者甫下車環走四境率取辦倉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九

卒幸毋稽程舉國有如焚絲愈益不治自 國初則
壤成賦遞經野者三相沿餘二百年舊籍以而新籍
舛矣雖有巧歷孰爲章亥乎哉藉令令君幸留則不
世之利也人存政舉固非虛言及令君起補武成徵
入爲御史諸父老復以碑請不佞領之則以歛德令
君非德御史會逢其適朝拜御史而夕碑之人將謂
我祇爲御史碑非令君以也成言在耳姑徐徐及按
部遼東疆有力者擠之閩臬會太公即世乃奔豐城
不佞納諸父老言吾今則可碑矣昔史遷傳循吏首
公孫僑古之遺愛歸焉仲尼命之曰惠夷考其寢尺

籍鑄刑書豈不懔懔一則曰能食而不能教一則曰
惠而不知爲政孔孟猶然少之何以故愛克罔功故
也夫政者正也豈以彊教之弟以悅安之是之謂正
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是之謂正僑猶衆人之母耳父
道謂何蒼鷹乳虎牛羊用人酷矣抑或驩虞著愛浮
慕循良嫗拊之洵沫之日不暇給比周相昵猥自以
爲得民和民和非和羨直以水濟水以火濟火耳昔
云夏日之日就若冬日之日可親顧夏則用事南方
職在長養冬勞而息萬物不生夫人之就日如彼而
日之功用如此將何居乎且也蕭規曹隨日飲醇酒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十

而寬獄市似矣太尉之代汾陽旌旗改色豈必郭之
右而李之左邪今君窮獄市撻神姦或以爲驚假令
相國在寧能廢士師乎太上能以寬治民聖者無
爲之化也不得則思其次仲尼先得我心嗟乎此亦
令君之心也如此而後可爲民父母百姓可使與知
茲以石代言則道路之口在是矣

監司表使君平寇碑

頃者衛士謀皖城特設監司分部五陵六郡治秋浦
控上游比年屢豐兵革不試迄于戊子荆舒吳越徧
凶郢都表使君則自掖垣出分部始入境輒檄有司

境內啓啓毋令易動第儆郊關集保甲以備非常是
在審計歲之杪守令以上計行使君蒿目憂之由令
惟謹先是皖公命匪楚東略其渠魁爲劉汝國虞夢
星伏莽聚徒乘間竊發時而入寇橫行太湖宿松間
焚民居累子女虔劉標掠惡貫盈尉史發卒捕之
往往遇害由是遮朝車禦都使流劫四出捕者悉殲
前茅甚則突入宿松市中蹂躪諸閭右柵載而出莫
敢誰何郡以狀聞檄萬戶陳鉞千戶司邦典勒兵討
罪羣寇自擇便利堅壁二郎河樹黃旗納丁壯閱士
馬張軍聲發窖粟以餉餓人嘯聚日衆逝將負固遂
拔營而據陳漢山二酋幟頭緋衣登山睥睨結陣直
衝而下無堅不瑕前軍既崩後軍以徑及不得進皆
敗績陳鉞死之司邦典被創而獲賊巢僅以身免于
時寇虐滋甚聚不逞數十百人汝國僭號清貧王佩
大將軍印乃拜陳養初爲軍師李清等二人爲前部
爲文禡祭語涉無將留都臺省以狀聞上命諸開
府監司亟須滅此以安境內先是表使君發秋浦直
趨太湖率守備萬鹿年材官郎子機部兵七百先至
開府周公自吳趨皖檄中軍陳懋功材官黃希賢等
勒兵八百至如期操江中丞王公率中軍王良勒水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十一

軍四百沂流而扼之江孺至如期會楚中丞邵公檄江防道武昌道各提兵以距其西先後畢至寇惶急移營柴家山山壁立萬仞有奇斬然僅通鳥道乘危四顧夜襲斬營損戍士百二十曹杖州倅二十乃免項之襲黃官聲營中軍先覺內外夾擊寇敗而遁故巢開府悉以兵屬使君且授方略賊巢徑隄五出第分五營距之攻則合攻守則堅守完策也使君敬諾虜在吾目誠如開府前籌遂誓師部署諸部伍則以皖城魏郡承樸如爲督姑孰楊郡承際明爲監攝郡事張司理程給餉諸大夫唯唯二月癸巳使君躬率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十三

魏承深入近壘覘冠嚮方偵者言冠避銳師將潰圖奔師工山胥後舉使君心獨喜幸哉虜入穀中脫據險以老我師仰而先登殆難爲力乃今倍險趨易吾其以主以逸以飽待之浸假冠持兩端事未必濟佯遣間者陳恩執旗入壘諭冠來降得冠屬一人曰虞十五繫其妻子縱之入巢十五乃說二酋若降則一宰夫事耳不如乘師未集斬關而奪師工山制人而不制於人猶爲得策二酋曰善使吾儕得志師工山荆舒虛矣撫劍東顧下吳越如建瓴大猶可王小不失霸比還報使君乃復誓師冠逸必出南陽陳懋功

伏所部遮擊之必潰而散各營分布各路至則受僉諸軍勉矣開府有令二酋爲魁諸徒黨罪無赦諸從者從末減諸鹵掠者生還與其馘也寧俘毋妄殺諸軍唯唯丙申始旦蓐食陳師二酋率衆突南陽遇陳懋功而敗汝國被創中矢殊死走東冲山陳養初伏誅俘馘三十餘級潰而散走劉河兵之擊之斬獲稱是金山兵邀擊之斬獲稱是萬鹿年分兵大索斬獲過之庚子獲虞夢星辛丑獲劉汝國餘黨皆就縛不啻九十餘曹通計禽斬二百五十有二人釋脅從者無筭蓋移兵僅千八百餉僅三旬自丙至辛僅六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十三

日畢事自風沙以降不捷于茲諸守令畢計而還稽事登塲功起矣諸父老郊迎守令誦使君功使君謝曰是役也開府壯猷諸將士戮力國臣何有焉既則主功軍府軍府謝曰是役也制勝在廟筭宣力在監司於繼何有于時新都郡守相帥六縣大夫述全勝以命道昆勒功在司馬道昆不佞爲之碑而銘之銘曰東南不歲殍以澤量救死于吻從目胥戕蠢爾二通荆舒遺孽烏合鳴張弄兵騷屑胡然樹羽胡然稱孤干我旬服撓我師徒事聞太上命監大夫飭衛鎮部嚴期奏膚柏柏使君文武具足批亢擣虛矢

不遺鏃乃命左廣率西太湖深入采阻即鹿而虞窮
寇狂奔南陽取徑一旅當關林林響應師不及月戰
不及旬執訊獲醜其捷如神來牟畢登都邑如堵悉
稅鷸冠歸爾蓬戶藉兵未熄二麥不秋不殲則寇其
從如流荆舒既懲以一戒百三輔無虞 九重載色
歸而飲至康爵攸同具曰保障專臬之功專臬不居
歸功開府稽首萬年歸 天子所昔貳邦政與聞于
鄉豐碑七尺以象太常

涇縣新建義勇武安王廟碑

先王封漢壽亭侯爲前將軍假節鉞督荊州事卒之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十四

殉漢謚壯繆侯及追封始王重王也荊州爲漢根本
北距魏東距吳武侯局天府而委之王無庸置輔此
其倚王者重任王者專本一搖漢事去矣人言謚者
噤王自大瑜不掩瑕要非以王噤王以漢噤王耳王
從先王起草澤僅隅立而顛非有風后力牧之神崇
伯子干羽之化牧官牧野之伐蕭何鄧禹佐命之勳
浸假帝如勳華聖如尼父卒然而叩鄙夫諷里婦率
不知其誰何一舉王號而問之無不人人知者蓋天
統五氣地閔五方人效五官帝分五時故玄武以之
填北極大士以之宰西方此亦夫人能名之夫人能

嚴事之矣王秉火德熒惑應之顏如渥丹騎如赤兔
蓋其徵也陽明用事如日中天先天則維南當乾後
天則重明麗正正大光明之氣塞于兩間以故盼饗
萬方尸祝千古無論都門當闌蒲坂誓宗楚蜀神游
西南血食普天率土靡不社而稷之視玄聖素王之
官龍象莊嚴之域爲滋廣矣無亦正氣磅礴傳諸神
明生不王而死王殆將以萬世爲土涇爲宛上邑未
及廟王廟之自縣大夫張仲始歲丁卯伯仲與計偕
將渡淮仲病洩小愈中流舟陷伯禊仲躍他舟仲大
恚而殊伯望桃源禱王廟下即堯文溘死克文寧獨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十五

生藉令兄弟以喪歸父母將不保七月晦仲乃大歸
舟人許之將就木羣聞神降而語仲操心良幸爾兄
弟同心終不客死通禱通應旬有八日乃生蓋古未
前聞視號趙尤異後戊辰癸未伯仲遞起家如神言
仲令涇涇人稱神君矣卜地爲廟得熙陽觀之西南
經始則令度之經費則祿之羨不日成事民不與聞
勞而不施殆將以荅神貺竊惟民教有三重祭居一
焉在祭法以死勤事則祭之以勞定國則祭之能禦
大菑能捍大患則祭之王具矣生爲社稷之衛沒爲
神人之依揆之禮經宜在祀典且人倫有五君臣兄

弟朋友參焉王以爲人臣則盡忠爲人弟則盡弟與朋友交則盡信三善皆得吾無間然涇爲文獻舊邦今以神道設教將令父母師帥儼然對越於俎豆之間諸父老將事子弟駿奔庶乎神明之及交默成而信則王之神益王靈益爽其惠有衆益無方縣大夫殆出此與非直爲報永以爲教焉耳更生事非怪非神語具二三國老大都肉骨而生死者伯之精也王之靈也司命之提衡也張仲孝友之徵也苟求其故吾將以不語語之

虞部陳使君權政碑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十六

竊聞先王重本抑末故薄農稅而重征商余則以爲不然直宜視而平施之耳日中爲市肇自神農蓋與耒耜並興交相重矣耕者什一文王不以農故而畢蠲乃若譏而不征曾不失爲單厚及夫壟斷作俑則以其賤丈夫也者而征之然而關市之征不踰什一要之各得其所商何負於農哉 國家成賦萬邦於農重矣縣簿則田畷郡倅則司農守令拊循分部程督總之方伯蒞之中丞時其豐凶省其登耗爲之勸相爲之調停時贏則張時詘則弛其官則備其澤則周無亦天民之天王業之本也關市之政王人董之

舟車則佐度支水衡則佐將作所部遣尚書郎至以歲踐更授以專成即監大夫部使者無所預歲之所入所部受質攷成課最以聞乃更授事一何重也重農則重重商則重重農則密重商則專蓋厲商則厲農商利而農亦利矣水衡之入溢于舟車浙當萬貨之區南關則江海襟喉之市大司空擇可而使蓋褒然首舉之比歲游饑野無青草即糠粃無及于菜色奚暇問材木哉族賈散而之他不且守株坐稿耳虞部陳使君至進有衆而誓之庭天災通行農商交困太上議蠲議賑甚則議捐內帑議遣近臣有司孳孳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十七

奉行務宣德意議平糴議停徵議灌輸議稱貸議移粟議設庾不啻家至人饜之蓋不遺餘力矣所學奉天子命來主告緡凡茲五方之民皆 帝赤子歲之不易亦既三年偃僂若負恫瘝寧忍攘臂而仍未利即 縣官有額請寬之自今籍正關者有常第毋闌入籍小關者損額之什二歲計幾及則遞減之乃若斧斤不踰境負載不中程悉罷勿禁誓諸駟僮則曰爾曹行貨猶之行媒務結二姓之驩其利未始不相及彼或因而爲利率務自封外食爲蠶內食爲蠹此之謂蠹賊害良必多凡諸化居爾曹爲政酬六貸四

至於相沿豪則併吞奸則輾轉弊也久矣吾業已進
羣不逞毋復近關并爾瑕疵與之更始自後第齎金
入市面質其平彼此互交秋毫無所貸仍絮爲令相
與共守之往者族賈有辭爾曹居其什九付之司市
即析骸安足爨哉吾惟羸則取盈拙則小殺甚則大
殺以則宥之咸與維新及今不用命者罪無赦於是
族賈欣欣然交相慶也使君父母乎吾儕於是乎得
怙恃矣諸駟僧競競然交相傲也使君神君乎戒之
戒之毋自及也于時大疫屢作使君患之則以河隍
屬城而東專達如脰壅不治亦足釀災當暑而疏決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十九

之躬自爲植既告成事民以不災就河而分六區乃
立六柵東舟西筏魚貫相承出入有期毋相涸毋相
越櫛比鱗次恢恢乎無留行近悅遠來頌功如睹河
洛秋復不雨境內外若焦深惟農則有禾商則有材
木竹箭薪槁之利乃今赭山竭澤與龜折同無禾則
無農無材木無竹箭無薪槁則無賈矣徧走羣望暴
露而雩乃集黃冠籲天而告上帝罪則歸已毋播霍
於齊民八月生明壇墀畢事詰朝大雨乘桴若建瓴
乃若窮而無告則賑之儒生有急則賑之疾者命醫
療之暍者烹菽飲之其有不居其惠不費平平蕩蕩

其王道也與哉朞月政成使君既得代良賈汪垓吳
鎡輩命嚆矢者六人則帥其黨數十百曹繫使君如
明河如析木願伐石南岷以頌功德第難爲辭疇昔
西晉東吳則司馬碑之矣使君起楚二千石方恩善
推轂之其子伯雨蔚有父風嚴事司馬六人者第紹
介伯雨微惠太函善言必三其斯善之善者也竊惟
晉弭胙巾之變壯矣哉其解難也如遼之九其相代
也如尸祝之工刀七奇矣吳當歲穰慕平政如蟻慕
羶以彼其材於權何有雲中君之出也阨於無年孤
立而當羣有司爲之肉骨生死癘則爲苦心旱則爲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十九

甘霖蠶則爲芟菱則爲樹其事則官守也其勞則官
常也上之不失故物下之不負嗷嗷蒿目薰心非直
手足烈也故司理龍君御同對公車頃言使君爲楚
之良蓋左史左徒之後乘也此其經國大業惡能以
使事爲有以吾聞晉有垂棘吳有瑤琨楚有白珩皆
國寶也白珩則產于荆山攻於和氏即珪璋瑚璉莫
之或先不佞三仕楚庶幾其得楚乎請以是張楚

婺源縣萬令君生祠碑

婺源爲新都巖邑其民儒什五而農什三山盤據居
多農受田少其疆四塞不利灌輸穰可無饑儉則艱

食令子民如父母非教之難食爲難萬令君起
章癸未授婺源令始卜宜子勝二姬歸並遣之
無用果矣比入境一童僕從出治程書退則據梧端
坐甲乙歲並入務休息以宜民從政者毋在官胥命
來會催徵者毋代納令民自輸止追呼弛操切暇則
進學官弟子程經藝勵躬行蓋將與境內相忘無庸
煦沫丙之歲爲儉丁戊巳皆無年乃停催科罷對簿
釋連坐息違言出舍省災降服而走羣望條上便事
請發倉而三分之閔茲啓母煩期會而驅之路分
屬鄉大夫都人士若諸父老有質行者籍饑民而等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二十一

之三最者賑之次則貸次則平糶既發穀募春爲米
以省轉輸平賈視豐年石穀當兩四之一斗米當銖
五之一今既布民浸有瘳令君曰嘻此旦夕計也其
何以待方來乃盡發完庫金佐以歲俸分遣疆幹吏
出糶境外令富民赴義者與俱自贖入于饒有過糶
者先移書郡縣懸法厲禁之道既通舟街尾抵城下
禁市賈毋閉閭會毋操利權出糶者毋外寄爲姦負
戴通隣邑者毋擁格糶者毋移母浥糶者毋烏合毋
鳴張論質子錢者毋取盈操券者毋取責當殺禮者
毋已用有田者各貸佃一畝一斗毋坐視流凶奉檄

設糜以鋪餓人如所布法既則以地有遠近至
徐無如計日給米使自炊視就食便干時菜色稍起
民用不悞令君曰嘻此旬日計也其何以待太甚必
也鄉自爲政則一鄉完族自爲政則一族保矣乃播
文告諭禍福示勸懲天災流行何邑蔑有有周荒政
散利居先濫利者不祥是天道也義在隣里鄉黨有
凶相通奄忽背馳忽若秦越無不仁甚焉吾居邑五
年不啻家至而日見之矣其族各爲族鄉各爲鄉閭
右若而人宜任賑或以粟或以金閭左若而戶宜賑
于人賑無徵貸無息用命則榜其門曰尚義不用命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二十二

則榜其門曰不仁尚義則有旌吾得請于當路矣義
高者予章服次則州史紀之次則閭史紀之不仁者
不齒于鄉有辟無赦浸假愾然改慮知以義終與之
維新更署尚義令既下分遣馴謹者程督之敏捷者
譏察之婞直者尾其後而規之務核實毋爽歲復早
雪祀山川羣龍挾風雲而升雨大至歲大疫甚者減
門躬禱土神令國欽任其咎有衆無罪願丁不肖之
躬徧召良醫開局施藥都鄙就邑鄉遂分區暴骨積
屍悉施棺歛遇老稚病殊死僵臥路隅命給食食之
寄養濟院質明四至收而養之四門民間老稚無依

悉令有力者收養猶慮民隱未悉設醮以求直言附
循未周躬歷四境即深山窮谷跬步不遺胼胝焦勞
躬不遑恤則又曰此歲月計也其何以施于無窮昔
張守公置廉惠倉善矣久之廢圯乾沒無稽其後徐
守公議社倉善矣無何而遷亾其籍者半竊惟立倉
儲穀莫如置田豐則市穀以增田凶則蓄穀以待賑
什歲五稔則五增之田歲益增穀歲益廣田稅多則
立戶少則附里中有租無庸取諸租而給縣倉者
一籍倉授里胥出入必關白而後登其曹具在歲終
覈實乃始踐更此經久計也由縣而達之郡國其諸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三

百世之利與條上所部從之未及行而 召至竟以
單車應召垂察而行鄉大夫都人士若諸父老夾轡
送之履相錯于境徵車既北聚族謀立生祠得地廉
惠倉之隣從事程環胄子程子元耆民張元爲植旣
告成事儒生游大爲帥諸父老謁不佞碑習聞令君
政無不良救荒爲鉅策無不舉倉田爲奇夫夫先得
我心敬聞命令君既拜御史坐言事移劍州客言海
陽將祠曾令君乞碑司馬及御史以言謫遂寢不聞
二邑之役偶同婺源得矣門人汪良楨洪輔聖黃日
升具曰否否自先生稅駕奉 詔徵婺源令者三若

漳浦若蘭谿皆民譽也皆在臺垣矣祠未之逮何居
兩君在屢豐年絜其勞不能以半海陽亦猶是也在
禮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今
茲是已斯民也猶之乎三代直道之民乃今待命先
生吾黨幸得卒業三子並出令君門下以尚書與計
偕率其言有得于疏通知遠之教矣不佞敬諾是爲
碑

太函集

卷之六十五

三

太函集卷之六十五

終

太函集卷之六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五首

彭令君紀政碑

彭令君治歛暮月政行乃筭便宜條上二事將與境內更始爲後事師一議均輸一議制用其略曰歛廣輪二百七十一里舊制分十五區區立糧長一人歲主徵解其後紛更者起僉殷實而立收頭久之則疆者侵漁弱者偏累弊滋甚矣姚令學閔至始革收頭區定三人正戶一朋戶二上之不倍令甲下之不啻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民情境內便之部使者絜爲令而勒之石顧茲二百七十一里悉倚辦于四十六人以勞佚則不均或因空役而爲利以區里則不相統攝故多扞格而毀催科瑜不掩瑕非善之善者也好古始至將仍其舊日討其所未周歲當踐更必虔其始籍各里輪甲者務舉其贏博訪之面覈之里擇一人各徵其里其時徵解之法未及周詳自是輪甲踐更訪覈壹如嚮者予之期日按籍呼名參之輿論之公署定三等九則某戶上上某戶上中某戶上下若中若下率以是爲差諸上戶則職轉輸中下則職主守通計是歲轉輸之

費某項若干應用上上若干戶某項若干應用上中若干戶以序揭書左个通計各上戶應供轉輸之費某戶若干某戶若干以序揭書右个各項以序而解各戶以序而承佚不偷勞不遜疏不後廢不先蓋壹稟諸天謀而人謀非所預矣外是或以津貼爲口實關及小民悉付士師毋所貸是則公平畫一經久可行蓋一筭也故事里甲值月供應浸致濫觴甚則無馨民不堪命 太上洞濼民隱罷里甲而徵之官大較陽爲面從陰不用命歛遵行自房令寰始躬節省爲列邑先歲計千緡有奇猶懼不給費之不貲大者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兩端備用則以備上司支應則以應賓客其後議如聚訟務損減以博虛聲公用益煩公費益省捉衿露肘其勢則然乃今定備用爲五百緡支應爲三百緡亦僅僅耳額不加益而時可推移有不給則預支預支不給則取辦於來歲又不給不能再越歲而先資及今不爲之坊是未卯而求晨未及泉而求濯雖有敏者無所藉手乃今五百三百各有司存歲會其凡月要其度懸書左右以便責成備用之需惟上所

用無庸議矣支應則司戶司禮從而中分一職授餐一職治具使桑孔而在惡能以詘爲贏嚴邑不衝傳

有稍食畢登其仞一吏尸之支應乏則於是乎取盈又乏則取諸鈞矢月畢月補時畢時補補之必足秋毫毋取預支庶出納有常無愆期無失事矣此又一筴也二筴直取補偏救敝待命而行所部悉嘉納之勒石於堂以示成事歟諸父老操敦史而抵太函則以上酌民宜與邑人更善治者縣大夫事也下循法守與邦人懷永圖者鄉大夫事也幸哉君侯爲令務在宜民特書以詔方來則不朽之事公爲政矣夫利不百不變法何論什全要以窮則變變則通浸假不善變以趨時始將舉一而廢百故天時有生矣變通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三

也與哉昔人有言有治人無治法二筴則其法也君侯則其人也苟非其人法于何有第恐增多役則多事求多補則多門安得如君侯也者終惠元元以建百世之利人存政舉故曰在人徒法不能以自行顧心術如何耳

馬湖府安邊城碑

自漢通西南夷而氏羌邛僰莫不臣妾其後伺我張弛叛服無常今上始平九絲誓將寢兵息蜀及諸夷竊發疆吏通聞乃授鉞徐中丞假以便宜從事至則謀之按部謀之藩臬大夫屬王將將諸將兵以次討罪于時松潘爲急建越次之馬湖又次之丙戌平松潘丁亥平建越中丞進右司馬王將而下論功有差歲杪有事馬湖羣策羣力畢舉乃勒兵五萬爲三軍則以李監司士達監叅將郭成朱文達兵出馬湖以武監司尚耕監游擊周于德兵出中鎮仍以周監司光鎬監遊擊邊之垣兵出建昌統以王將李應祥殿馬湖管居中調度檄通判汪京等贊畫軍中司馬爲師期期至臚酋仍構黃郎雪坡諸黨盤據出沒以抗王師三師並興討無不克自陳師以迄奏凱期月有奇俘斬夷酋二十八人夷黨四千七百四級討歸

侵地六百七十餘里納降五千二百三十八人捷聞
三蜀底定乃策諸監司爲善後計疏奏之則以王者
之治夷羈縻而已夫治夷猶治草也兵舉則薙兵罷
則滋彼其錯我域中視戎狄異藉令弃之若置滋蔓
難圖將爲永圖其自今更始請就馬湖府專設安邊
同知一人守備一人皆給印綬扼其要害築二城二
堡列兵三營戍之布恩信務脩和寬則因俗解紛急
則相機決勝責在同知察堅瑕偵向背寬則訓練急
則張皇責在守備及今天討之所讐服威德旁流既
畏且懷不啻革面示之以順則撫逆則誅文武並行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五

長久策也察部中諸郡倖無如通判汪京良是嘗轉
木尚方其勞未泯軍中宣力從事庶幾不二心之臣
及今擇而使之得人矣 上悉當司馬議京方徙寧
羌守尋授安邊同知乃就新鄉鎮築安邊城城九百
雉中城爲同知公署進五十里築城四百雉中城爲
守備司又五十里爲施家寨築一堡屯兵一營又迤
北爲水池築一堡屯兵一營邊隘相望築亭障者八
庚寅始告成事則遣使抵新都京藉寵靈幸得一當
邊境茲伐也 明德之所照臨也司馬之所決筴也
諸分部之所戮力也使京得以褒永博帶而當一隅

京不知所出夫子故在邦政將將善而善善長夫子
碑矣使至此中得驛書 上脩京轉木功進秩視二
千石往不佞爲襄陽守京故以受業及門其人負倣
儻急勳庸將有樹于雲中渤海之間雄視當世筮仕
得蜀別駕不佞惜之何哉固當授一令以佐百姓既
得一州牧不佞惜之何哉固當授一郡丞以治四封
乃今以安邊而丞馬湖則文武材也語曰文武不備
良民懼彼其無良也者將奚賴邪子欲居夷直以君
子居之耳必也躬化爲上非忠信篤敬不行乃若定
章程明約束播文告息紛爭詰戎兵拓土地抑末也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六

頃聞羌萌逆節將尋斧柯借以不治治之蔓無日矣
是舉也深入重地躬自守之非常之原則人人懼矣
誠能左提右挈兼用文武而與時宜先民有言禁于
未發之調豫是則在師爲長子在夷爲君子久之胥
夷爲夏方諸漢德愈益昭明則所謂非常之人非常
之事非常之功也斯言也非不佞之私言也上之
當宁下之開府若分部諸監司望此久矣不佞其矢
之於七尺之碑

彭令君遺愛碑

余三仕楚習聞楚材屏居歛之市南習聞民譽歛得

令君二皆楚之良武陵君出有虞之姚其名學閔歷歲五稔以凱弟得民和既就徵諸父老屬余碑之祠下後十年所得陽城君蓋出有商之彭其名好古歲五不稔躬胼胝切惻瘼其勞倍昔者什之庶幾乎民之司命徵書至諸父老皇皇然屬余碑之邑中二君猶之荆師則左右廣武陵過都猶歷塊壹出于康莊陽城馳九折出羊腸超忽方駕此難易之辨也諸父老所爲皇皇者意在斯乎余不遑更僕數之請得而僕指其概故俗不患暴客則苦暴征縣故分十五區區有長主部運官司第程督區長急則傾橐代輸以大函集

卷之六十六

七

干振盜有左驗者必誅不則與之更始于是鵠冠皆解淵數悉夷丁亥無年戊巳滋甚民間不殍則疫甚者闔戶僵尸比及庚寅災者半疫者半始饑則四方遇糴令君告急諸司既貸筦庫數千金遣庶人在官者搜粟而賈灌輸入境平價糴之浸甚則計官穀若干庾官錢若干緡社倉若干鐘侵者若干黽循行邑里省視夫家即溽暑祁寒不避深阻里中待盡者待哺者待醫者若而人富菽粟者富刀布者若而人畢出受令與饑民約移粟賢于移民人授一繻差有等吾令掌計者給錢若穀而歸吾繻諭諸富民公私毋罪歲自昔策救荒者其下設糜要以力易辦惠易究澤易周則今之上策也吾民可以義動夫非而隣里鄉黨乎哉有亾相通古今大義顧從義何如耳會遣禁掖使者出賑江南令君會計中外公私參之民數一月一賑不數不疏首官倉次社倉次公美次富民錢終以內帑畫地爲鎗粥月給春糧終則赴義者設之及秋乃已疫者給藥物死給之棺先後行縣者四周家至人益公無蠹私無饕雖枵腹人人望矣迄于辛卯乃大有年先是邑人聚族而謀部檄至戶籍且更造燭照數計宜莫如今令君願借一以定版圖

卷之六十六

八

百年之利也開府以爲敝檄監司如邑人言令君
席三辭無寧見卯而求時夜疇昔經野之籍至今曉
曉此殷鑒也既則翻然曰往吾蒿目域中凡諸衆寡
彊弱存亡肥磽贏詘私籍之篋一眚可得大都浸假
避難徒用心于無所用吾不由也遂出次虛舍爲程
期期至則待命臯門日核九甲來無壅歸無留按舊
籍丁以千計者七以萬計者三概而分一丁已當五
斗故所疆理邑西牧爲腴北次之東南蔽矣此其大
氏也乃今西北不耐無腴準故額無所加爲哀益西
北丁當七斗餘遞減有差或有加者不以糧則末富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九

供先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交相重矣誠使糧有
餘則丁加糧不足則丁減是糧爲政丁徒受命于糧
吾惑矣且令君不法其故因糧生丁有如一且糧亡
丁則誰豁是二缶惑也乃其紆不析之籍蠲不毛之
丁則小惠耳聞者曰固也戶籍惟主者及其孥必躬
秉耒而易之非百其身不給彼其耕者耘者耨者藁
者町畦者防閑者桔槔者穡者場者何莫非丁不籍
則亾亾于何有民治莫善于周禮一曰安富一曰恤
窮安富固將以恤窮恤窮亦所以安富一道也易曰
窮則變變則通張弛自如務中其節今之視昔後之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十

也乃若列戍百工之族其丁滋多多則不任率損其
什一一夫赤立地無立錐猶然錮以一丁憊矣彼已
無預主撮率損其什二三籍目既張會徵高第遂具
草上之監大夫部使者監司二千石其以是爲綿蕞
也者以俟後之君子戮力成之嗟乎昔言與民慮始
爲難樂成難矣先是言令不便者則曰昔在今甲大
司農授節十五區脫有所難惟是什伍人委之耳乃
今里里區也甲甲長也利不百不變法其謂是與顧
力分則輕輕則易舉以故富無偏累貧無苛求法固
善也其後言令不便者則曰古者計口任土惟正之

視今心有同然者矣此後事之師也狠顧何爲諸父
老曰善哉吾儕所爲皇皇者此也竊惟諸相國由漢
而下蕭曹爲魁一規一隨坐致寧壹令君內聖外王
之業守博士舍者二十八年即不以刀筆少蕭曹不
同道矣始至吾見其廣大吾見其高明意恠然下之
天下才也及其議催科議經費議弭盜議賑饑議版
圖議戶口精者離牝牡微者察鷗鵬概諸中庸無容
吊詭操是道以往言足以興以此爲隨隨有獲矣他
若部署同官分曹受事右儒行興人文聽五辭絕五
間平市價剔神姦碑所不周悉在道路之口畏壘之

尸祝寧足張楚乎哉

攝司事裴公德政碑

自伯主以內政疆齊即王者起率治鹽筴以紓國用今制大司農歲入四百萬取給鹽筴者什二三淮海當轉轂之樞輸五之一諸賈外餉邊內充國戮力以應度支顧歲計率三五以爲期贏得滋薄第時至則市原大而饒其徒坐享素封齋用奢溢即有瑕瑩目攝者務毛舉之及其不支瓦解勿恤抑或姦萌滋起扞文罔以干利權斯其爲賤丈夫將不容于阜民之世遷怒者或擊一鵠而掩羣雉不已甚乎頃年遣紀

太山集

卷之六十六

十二

綱之臣脩畫一之法顧豐城怙寵南海恃才不決裂則紛更商益困而國無補夫利不百不變法故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彼其反裘負薪諄矣在憲令歲遣執法使者爲監大較治鹽如治絲急則募矣及其按舊章采輿論歲盡如馳始得其町畦業已及瓜而代無及也夫以鹽鹽瑣屑細若秋毫即桑孔執籌驟難得其全體而況議法者猶途旅執法者猶寓公可趣辨哉寓內六司淮海尤重司有使秩視亞中貳以同知視二千石不貳事不踐更既久且專宜辨此矣辛卯歲之杪使入計當行所部故右裴公則以亞攝長公

習典故審便宜議上部使君其應如響諸賈舉欣欣以爲天幸庶幾乎有瘳宇下諸耆舊若而人相與誦公德政大者莫如罷新科仍舊貫其概有三故事場鹽灌輸而壘揚州既復運真州聽掣有羨則割課額之仂徵價類解太倉其後揚州自河出灣委官驗引引符輒放無留行近始立法抽掣之以議闢出當事者建議抽掣踰額則併鹽引入官非法也公受事請罷抽掣第驗引如初故事部出引場出鹽引則守支鹽則買補顧有場必有引而有引不皆有鹽有無相通即以此引而支彼鹽引易銷鹽易辦於筴便當事

太山集

卷之六十六

十三

者建議毋相假借必分場坐引支鹽于時坐場無鹽引悉擁格鹽多引少鹽亦停留非法也公受事請通融如嚮者偏痺始蘇故事先驗引而後掣鹽自南海始引利廣布必稽掣以縻之是謂朝三取具數而已于時甲操乙引乙津甲錢第從輕科是爲兩利當事者建議引必自名罔上應文不讐而不可爲也夫力有贏詘時有變通察見淵魚不祥殊甚故力詘者不振歲者不羣非法也公受事聽私貼無所問從者如流乃若定程期趣捆載將欲居奇待價毋敢稽程重以禁海販杜無良賑匱丁先無告凡可以通商足國

義不避難當路推轂居先無慮十數牘金部納歲課三十萬不爽錙銖本之以羔羊素絲純白備矣比及三載公當質成諸賈叩所部固留幸而得請不佞聞是語于鄉黨心竊竊以爲難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則承家難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則習事難匠不代斲祝不代庖非其任也則攝任難公高曾通舉明經祖禰通舉甲第公以景胄五世其昌有如自負高陽惡取世濟公食舊德率履無愆承之以謙任之以直其言闇闇侃侃其政蕩蕩平平因革弛張莫不中節一難也清豐以廉得民高大父也吳橋以孝得民曾大父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十三

也大宗伯以文治十萬戶以武功則祖禰也要以循良代起文武兼資殆可觸類而通儒者之能事也公續大宗伯之緒歷後軍大夫子庶士若子庶民壹稟禮樂詩書以佐軍政朱轂而出乃在鴈行子而翼者五方之民子而哺者九邊之士由是而纂舊服不亦弓冶乎哉顧煮海用織輸邊用鉅雖有目力寧詎能察鴈鵬而絜鯢鰈彼其爲煨燼彼其爲土苴言殊器也大道不器是謂通材二難也有虞攝君東魯攝相唯聖者能今之攝者不然或跋胡或蹇尾善則身爲之後不善則身爲之先寧爲尸居毋爲夸父寧爲伏

樞母爲追風無琬無琰幸而無瑕足矣公志氣專壹去驕去矜平易近人去泰去甚其握算若巧歷其中命若中黃其導利若決江河其議是非若辨懸寓同之則同無駭異異之則異無雷同此三難也語曰部婁無松柏斯徂徠新甫之產與諸耆舊謂古有鼎銘銘其先世今之碑猶鼎也誦功德猶銘也七尺之石亦足以師後事而志不忘司馬既得公三難兼得公五世故嘗游大宗伯公則聞孫司馬碑矣公名述祖起澤州世家始以當戶命之各名稱情矣

重脩度門寺碑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十四

震旦五宗始分南北皆自黃梅入室一用禪一執牒要之覺有後先成功則一南宗之師曰大鑑北宗之師曰大通自衣法指南壇經首倡有學率左袒而主北無學輒右袒而主南其徒遇若交綏守若分壘顧教有頓漸性無成虧鏡懸則景全頓也非漸也日至則果熟漸也非頓也大鑑得之般若不涉階梯大通得之楞伽不容毫髮當其時居爲首座出爲帝師顧獨推轂南宗退然而避上舍年踰久視終世忘言其無際若須彌無量若阿耨深若龍藏閎若蟄雷大鑑先登大通瞠乎其後北徑南而始極南規北而始圓

南即冢君北亦不失爲貴介高談者率任耳而區別蓋嘗觀大方而未盡邪往肇林作無遮會誨公與大比丘四十八人俱余故以多聞多公未竟也其後函中作華嚴會誨公與四衆俱余故以神解多公未竟也歷七年所其年壬辰公杖錫西來發自荆楚自述其閉關衡岳深求般若楞伽默識真參證不二法既度度門遺址爲唐勅建大通道場蓋舍利于是乎藏歸然張燕國之碑在沙門不守沒於民間善男子胡如松恢復之是爲母氏外弟迄今鞠爲茂草乃在父母之邦自我而失宗祧非法嗣也遂循乞法王子長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十五

者子大臣身宰官身居士身施五百繒拮据經始即未能光復舊物庶幾堂構一新方外之政在君侯願勒豐碑紀成事余聞有德司契世方尚右而公左之大道無方寧以一隅作所右無不有左無不宜由方廣而得圓通則上德也公操左契而務自下殆亦利方爲圓雖然猶有激也五祖授般若言言佛言能者得之得之心得之佛耳大通登座書偈要亦有概於師心鑪錘之間含光承景具在吾道南矣其徒擁赤幟以行猥云教外別傳無用言語文字唾諸佛言如糟粕味諸語錄若醍醐筆輅柴車虛張警蹕匹夫何

罪罪在無將五祖業已前知衣止法止自是而後從者如流或搶榆枋或出蒼莽自以爲飛之至也惡能涉九萬而南邪大通不言躬行漸脩頓悟方諸普賢行首迦葉默存日計拙而歲計贏徐行可跂捷足退無卻步進無前塗無生而生無住而住楞伽即般若般若即楞伽斯其不二法也往從幼學誦法仲尼其曰無思無爲無意必無固我無可無不可即西極至人何加焉自志學而迄從心歷階而進下學上達固非虛言顏氏庶幾則良冶鑄之矣曰非曰勿其滓未融迄于坐忘駸駸乎未見其止忠恕達道不遠曾氏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十六

得一而守吾宗浸假與道合真彼亦一真也此亦一真也非道非非道道在茲乎擬于其倫顏則南曾則北矣宋儒務以佔俾求道主聞見而隸心知東越起而一洗之獨秉良知爲皦日其徒憚煩而趨省操說鈴爲玄珠正行則躡旁行則流齒以元公伯子鴈行或未之逮大通則鑒和也斯足以駢一乘否則南北分岐公羊均耳是舉也斯道其中興乎猥以曲儒惡聞至道道無名數非一非三彼之則異端我之則全體無端何異彼自不生無體何全我亦不立誨公得我心之同然矣彥門畢事脊命東林惟公總持法門

龍象從公至矣

神道碑二首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工部右侍郎新城方公神道碑

上紀元壬午秋九月甲戌故南京工部右侍郎方廉考終新城有司以聞 卹如典任子城奉 諭舉葬事得兆天柱山之陽則以吳人周天球所爲狀抵刑部右侍郎王世貞爲志爲銘奉淑人羅以祔甲申春正月 上遣藩大夫祭之於是城述 制辭若狀若志若銘抵不佞道昆勒碑墓道方之先世著嚴陵白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十七

雲原建炎中則以世醫著都會其後率守世業不儒則醫至公高曾徙新城述以醫師著先後以儒著者在唐則處士于在 國初則徵士質以文學起新城訓邵武論建寧者則貢士源源季父詮母弟溥皆造士源爲公大父是生公父模模故受醫錢淑人首舉公而公善病即在外傳暱不程功公無煩父師孳孳受業既則以居邑草昧無繇得師遂入省從明師遊愈益攻苦比還邑省覲率徒行或病其勞則曰吾虛往實歸徐行二舍得腹藁一篇吾固就此不爲罷耳形家言新城學宮不利請遷城北多福寺更之寺僧

持之疆縣官不能絀沙門洪聰夢神人語有社稷臣

當出是土第勿爭既竣工公以庚子與計偕入 闕

下明年辛丑 召對公車除江西南康府推官主無

害折郡獄如迎刃春然而中桑林所部以爲良移旁

郡獄皆就公治部使者行縣必公俱公操法平無枉

撓既迎父養郡舍父以天年終貧無以喪賴上官賻

至始舉歸葬王爵舉公卓異下徵書服闋始入朝例

得臺諫公謝主爵廉何敢擇官如必及廉言責非所

任也乃受祠祭司主事歷主客司員外郎精膳司郎

中 太上有事齋宮罷朝餘十年所公時時帥諸同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十八

舍計朝儀同舍或風公即堯舜無所用垂衣安用綿葛及庚戌虜入 世宗猝臨朝公固太宗伯上朝儀循行無所失時雲間徐文貞公爲太宗伯心獨多公會島夷數寇吳雲間首及於難太宗伯言之太宰則以公出守雲間公至增陴深塹以壯憑陵列亭障宿甲士以張犄角寇數萬薄城下公率以殷應之城內外恃公以爲安而甲士間出奇倖伏莽寇無所逞乃奔公以上海故無城再被寇議亟城上海徇里市而戶曉之無城無民室廬囊橐何有有衆悉輸公府公躬巡工城成朝登陴而夕禦寇寇無所逞乃奔公左

顧而伐寇謀右顧而詢民瘼亟請停征發寬田租郡
事故繁多弊藪會兵事起羣小乘而叢奸公畢餘力
一振之其去如落遂以良二千石 賜金綺尋遷江
西按察司副使備九江傾郡遮道留公卒不可郡邑
相率置祠事迄今俎豆之九江當楚蜀下流會 縣
官有殿材之役公雍荏苒母號澤飭六傳母稽程無
何進廣東布政司左叅政會嶺北有二巢之役率倚
辦公當是時大宗伯業已入政府適江南撫臣當更
置首推毅故雲間守補之 上以爲然尋進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治軍督儲如故公以兵荒代至民將不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十九
堪抗疏數千言直陳民間疾苦於時得減賦百餘萬
不啻出民溝中乃汰冗兵併治兵使者請專設大臣
治水利爲國家善外府謀實其言則皆石畫尋進右
副都御史入楚都人士依依如雲間爲名高者或以
摘發借公名公行矣 穆考即位起南京大理卿未
及下車尋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督理淮揚諸郡
故事中貴人守 皇陵者闡受民詞公按 制今禁
止之罷勿受及公以便計得請漕如期故事徐州單
出丁夫任二洪役公憫其偏累則省漕司米易價募
之請留徐州商稅以佐河工罷如皇屯兵以蠲坐食

歲計減損踰萬絮令爲常會 覃恩贈大父父並左
副都御史大母母若妻並淑人尋轉南京工部右侍
郎羅淑人即世三引疾請老許之疾既平公始治家
政仲弟少府炬季弟典儀秋左右杖屨怡怡然與之
偕日討諸子姓而訓之先禮讓而次文藝乃治家廟
葺先塋拓墓田脩宗譜於是五宗雍睦門內外無間
言既而曰若國士則吾不能吾其爲一鄉之士邑中
田賦多飛匿上書檄均人經之歲大侵請縣出倉粟
以賑慮其不任而中道辟則又出私粟作糜餽之松
葛二谿當巨湧之淫囓堤梁悉圯公倡衆厚築堤以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二十
備水溢甃石梁數十丈爲青雲橋新鄉先正許公達
祠脩縣志斤斤務持大體庶幾振既往而詔方來丘
里州閭靡然顧化公年七十乃置高會召諸近屬周
親比各盡驩卒爵而語之曰今而後吾將不與賓客
事矣先期舉曆卜日志之心及期則命子城操衆蒞
以傳百體既而就枕屏家人勿多訊以擾吾神卒無
遺言瞑矣公息子二長即城納婦凌次應耆字鍾氏
女四長適太學生鍾應星次適南京右府都事俞希
范又次適諸生徐正蒙周吉士孫男女各一人不佞
夙嚮往公已復寓公宇下當公家食神人業以社稷

臣命之顧位不過侍郎澤未及天下不讐何居要以特立端行功見言信古所謂居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公其人也謂之社稷之器誰曰不然藉令異日者書名太常野史氏請以是碑爲左契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中巖李公神道碑

世宗骨鯁之臣則李御史封事特著時羣臣以議禮議獄忤上旨非謫戍則編氓御史請寬之疏上不下人言御史持大體至是始有言其將爲鳴鳳邪今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二十一

歟夫御史名鳳字鳴叔故云疏卒而中置御史勿問君仁臣直御史幸獨完其後仲子歷水部尚書郎董重城三殿之役公老家食獨與家孫俱辟而詔家孫龍門家世受史爾高王父起家良史拜南秩宗自任子以及曾孫皆服官守非故業矣爾以玄孫當戶其無讓焉其後家孫亦由太史起家貳大宗伯既入南省紹介而命不佞道昆昔在金馬門習兩司馬乃今幸典禮樂以奉高廟得交右司馬驪高王父堂坊之碑業已得請維先王父墓姻氏熊祠部志之銘之長春備在通家謹布狀左司馬爲王父表在令

甲爵三品以上馳恩與祖禰同少宗伯行且上程書譽命上延祖禰異日者不佞將爲神道碑矣何表爲頃之少宗伯獻質當宁最之擢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于是誥贈祖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祖妣由孺人而贈淑人贈父如祖母朱由宜人母王由太安人皆贈淑人無何少宗伯進大宗伯復紹介而命不佞願脩成言不佞敬諾按狀若志李氏出楚公安別祖溥德舉室西遷得蜀富順再世爲贈侍郎志聰三世爲贈侍郎繼宗則公高曾也四世爲大宗伯本五世爲贈御史文昌則公祖禰也弘治己酉贈孺人胡始生公贈公從事中都公在外傳幼彊記日誦數千言孟太守俊大奇之爲公延師授業公受詩教務心得屏舊聞諸四方說詩者響應之即匡衡可作夫正德庚午與計偕己丑始對公車由行人擢湖廣道御史巡視都會輦下多中貴人居公持之彊無所撓巡視倉曹河運遍畫便宜尋奔贈公喪起河南道御史上書不報予告歸旣以福建道御史入臺中出按畿內始行部斥墨令大甚者四人東巡永平旱甚乃出深文者十數辟破械爲之平反境內手額呼神君是夕雨連數百里諸權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二十二

力遍以棹楔窳窳請公念時詘悉格不行 上數請
山陵治行宮以待駐驛既告成事巡工者例得異等
遷公辭出爲陝西按察司副使分治漢中部部畛楚
蜀伏莽易興公勅疆吏嚴干振募力士祛虎患豪右
分據沿江沃壤食而不征公下令賦百一於官一備
歲荒一裨士餉居常務寬文法釋不辜部使者左之
則以爲過縱公太息曰臣受 帝命帝受命于天天
帝好生吾安敢衡命吾從此去足矣歸而化俗務崇
禮修睦以元宗四禮則重婚姻四仲則脩廟祭祭之
日必宣家戒令子弟聽之仕者無論崇卑以墨敗者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二十三
勿入門內外親以貧乏告饑于粟喪子楷婚于禽仲
父國昌季父孝廉世昌諸子孫浸微賴公以給公性
卞急季年益不可干要以易直慈良無改于其舊構
中巖別業治樓居召故人厚善者與之游于于然樂
也庚申季冬公即世期而祔大宗伯葬鰲谿之原公
受室於嚴舉子方升納婦曹歿而不嗣僅一息女方
至納婦淑人朱媵陳三舉子方正婦劉方巡婦熊即
祠部女也方捷婦甘媵史舉方苞婦郭韓舉方懋婦
吳方至以積勞不賞量移趙州今贈美息子即大宗
伯娶於甘余同籍比部君茹女也息女三其婚媾皆

仕族公門五世軒冕不啻隴西且得故大宗伯爲祖
今大宗伯爲孫或輓之或推之則岐山之業也重以
危言震主即古之遺直何加焉繩武貽謀由此其選
不佞既勒之石且系之銘銘曰職司言責與其隨也
寧激翹君而彰與其忠也寧良有道如矢批逆鱗而
無死世篤忠貞宜後昆之代興鰲谿之墟厥有尚書
臯如畢如斯其宗伯之幽居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六

二十四

太函集卷之六十六 終

太函集卷之六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碑六首

明故提督學校陝西按察司副使信陽何先生墓碑

當世以作者名家必首何李何則學士所稱大復先生何仲默云往聞先生將終屬諸弟子必率獻吉銘吾墓諸弟子不果聚族而私爲狀爲志爲銘其後數十年門人喬景叔始爲何先生傳概舉其質行著者載傳中又數十年先生有孫洛文守太子中允將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一

脩闕事屬余爲先生碑余從諸後死者尸祝先生顧得達事爲幸即無能爲中允役其何敢辭先生家信陽世有秩董董母李夢赤日而娠及舉而命之曰景明始能言輒彊記六年能聲偶八年能文里師謂何氏子童而神遍避席去年十二從父會寧永信官臨洮臨洮守召授春秋奇之甚居三年而父謝去貧不能歸守帳具祖先生於郊車馬畢且既就舍受伯兄景陽尚書尋以尚書籍鄉試第三人年十五耳先生翩翩然非也業已善詩善書出入則王公大人爭迎致之幸一見越三歲舉進士授中書舍人獨憂國秉

下移力請告寺人瑾恭諸在告者矯詔例免舍人於

家瑾誅用大學士李文正公薦起則仍舊秩直內閣

侍經筵久之進司封員外郎侍直如故守中書餘十

載始以副使督學陝西無何病歸歸六日卒時年三

十九先生幼清蚤貴人人且旦暮卿相之卒之年不

及疆官不過二千石惜也初獻吉崛起北地倡江東

歷下二三君子講業京師先生至大悅之相與道古

遂駢肩而進先二三君子鴻其論世則周秦漢魏黃

初開元其人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都人士所

膾炙者宜莫如彭澤宣城昌黎先生宣言古文之法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二

亡於韓詩弱於陶亡於謝睥睨千古直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游世儒率溺舊聞弗入也及得兩家所論著者胠篋而擬議之於周秦漢魏黃初開元之間始相顧曰誰謂何李不馴古之人也於是聞者響應莫不傾耳聽之兩家遍爲相文執旗鼓號天下夫獻吉兢兢尺寸非規矩不由先生志在運斤斲輪務底於化于時主典則者張獻吉王神解者附先生要諸至言各有所當顧其相直若繩墨而相濟若和羹即言逆耳而莫逆于心耳視者弗察也今兩家並懸畫海內不啻戶說之浸假得終其天年先生化矣即

先生以文學顯顧其義甚高初入中書輒上書許褒
殺所極言嬖人用事公等撈操正義撓其權乾清宮
災嘗應詔上封事則又極言義子邊軍番僧諸不便
狀疏留中不行聞盜起河南會文正公請老先生謂
非大臣義書讓之瑾故憚獻吉名高嘆獻吉先生書
抵文正爲獻吉地且介康德涵居其間瑾意平乃解
及獻吉對江西簿獄且成先生獨上楊文襄書直獻
吉幸臣錢寧冒賜姓目攝諸公卿獨以古盡求先生
詩待命終歲卒不予中官廖鵬柄事嘗賄師御史棺
先生醢諸客購他材力卻鵬所賄者鵬弟鸞席鵬寵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三

填陝以西諸叅隨騎遇藩臬大夫無所問先生塗遇
騎者輒就馬上縛之乃若使滇不納餽遺居喪不禪
不飲歷仕十餘年不問家人產死之日囊中僅三十
緡即其孝廉足多蓋天性也景叔又言先生博物旁
通天文地理陰陽律曆諸家末年將輟脩辭務經世
爲用先生已矣戊辰夏六月不雨至于秋八月及先
生卒其日大風雷雨作晝晦冥嗟乎歲在龍蛇泰山
梁木阨矣先生言行載名臣錄鄉譽載中州人物志
其學政在陝西通志其家世則已詳墓志中碑不及
詳碑其大者如此汪道昆曰儒者言皇帝王伯相推

若四時秦終歸餘漢履端矣由唐宋而迄元季迭相
竭而歲終焉 大明開天乃復更始漢文以清靜致
刑措熙熙然春平洛陽少年爲漢作始未駕而稅其
如通達國體何孝武表章六經兩司馬並起卽盛矣
笑矣伊誰始邪明在 孝宗春之府也漢承挾書而
得賈董明承十世之敝而得李何先生與賈爲徒而
中道並夭其有不同者幾希顧漢沿周而去道近漢
之後無文矣唐之中無詩矣兩家興廢繼絕其爲力
難即末流誰能不波嚳敢登諸十載之上要其功則
李何茂矣嘉靖以往何論建元元封禘而祖之其爲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四

司馬者非兩也而中允起當尸其斯爲奉冢祀者邪
中允有當于不佞之言遂屬吳人周天球勒之石
明贈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司署員外郎事主
事江公暨安人鄭氏合葬墓碑

今天子紀元癸酉日在玄枵貴州左布政使江珍奉
其父贈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司署員外郎事主事
毋安人之殯合葬瑤田新阡明年春珍遺書不佞則
以里俗溺堪輿龜筮避忌紛紛卽間右高門率累世
不葬考終嘉靖己酉妣先考三十三年妣舉兄琇珮
璫若珍四人繼妣張舉二弟瑄璿凡六子乃今爲孫

者十有七爲曾孫者十有九玄孫三中外食指百矣
珍數更卜其後乃得瑤田會伯兄力贊之舉室議合
遂諏日樹墓徵志不遑幸大事終願吾子碑而銘之
矣不佞唯唯江爲齊梁苗裔故姓蕭唐廣明中故丞
相遷子楨渡江避地始易江氏家篁墩楨葬溪南中
子鄭任居守凡諸江署郡邑者率祖溪南及處士浩
娶于吳舉駕部公爲仲子公字大用名才生三年處
士卒而鄭氏姑女駕部是爲安人初駕部迎安人歸
獨母在駕部從兄仁習里中賈安人婉婉奉姑驩退
而辟繡終夜不輟姑戒安人勿亟安人謹謝姑自是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五

篝燈績如常姑弗覺也近屬爭立後訟二十年及太
守彭公當駕部後駕部弗欲歸而謀諸安人安人請
捐之衆以息爭因後人而爲利非夫也太守善駕部
衆乃平駕部從兄客錢塘服下賈復不利仰天嘆曰
丈夫賈則賈耳固當擇地逐時固不在大寧能規規
然析薪而爨數米而炊乎遂辭其兄北賈齊梁宋
業日起歸而治鹽筴錢塘駕部既饒安人纖儉如故
獨置產輒溢價毋嗾貨者心歲儉輒減田租毋乘歲
爲厲門內親有急必抵安人人言非直駕部外賈良
即安人內助良矣中官畢真出鎮浙牛羊用人駕部

陰屬二子徙業廣陵母及於難及駕部歸歛同時諸
賈往往坐株連駕部察叔季才程督二子就學吾先
世夷編戶久矣非儒術無以亢吾宗孺子勉之母效
賈豎子爲也比在外傳供具悉出安人安人暴終不
瞑叔年十四拊棺擗踊而號誓必以叔季當母心安
人瞑矣其年丙子春秋僅四十三頃之二子並受博
士詩士譽籍甚確卒以病廢去而脩古爲名家歲甲
辰珍舉進士受高安令稱最 召入南宮爲郎駕部
猶及親見之卒年七十五喪畢珍乞補南京戊午上
程書始得贈父母如令甲往聞鄉大夫狀駕部而不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六

佞亦嘗狀安人其實行往往可書狀具矣夫以駕部
安人爲父母得叔季而子之得全全昌猶之耕獲畝
畝耳所不足者豈顯榮福澤乎哉顧安人不假年駕
部不逮命叔脩而不試季試而不終稼什而穡二三
則瑤田在取盈于後可也不佞旣勒之石復系之銘
銘曰柏門帝胄棲南土繫姓于江都鼻祖丘木林林
江之許支分郡邑滋蕃庶 高皇首善恢三輔聲教
洋洋百年所藐諸祿祿官環堵夫梁婦孟同攻苦千
金胼胝歸良賈翻然引身違罪罟授經二子傾章甫
母氏柘捲中道阻矢心不瞑如銜楚所不服膺夷廐

暨稱詩叔氏嫺齊魯季子蜚聲齊天府百里高安
且儼三禮典司相屬武天遺耆老終難怙九原被命
延簪組方伯駸駸西南部有懷不寐封堂斧瑤田一
抔如覆釜背壬向丙剛以應神謀允協人無迂居然
偕老成千古子孫緝緝陳雕俎於萬斯年享純嘏

明故詹處士配吳孺人合葬墓碑

詹處士之喪舉有日矣仲子將奉大事乃徧謁諸名
家于是弇州王公志之銘之次公誄之台州王公表
之具矣仲子則以先慈倍孤且久蓋葬者二十有
五年茲舉而附先府君無所稱載敢以合葬之碑抵

太伯集

卷之六十七

七

司馬願借一以四三王不佞於仲子爲通家敢不敬
諾往余嘗爲處士傳詹之先世具傳中其高祖故以
魁岸兀宗葬舍後弘治庚申五月四日子之半墓上
有氣亘天如五色虹是日處士生蓋其應也孺人吳
之自出長處士者二年其生也細而睽吳丈人以爲
寢筮之遇蒙之九二占曰吉宜有家處士父曰里士
公長不滿五尺處士魁然頤頰高祖聲如洪鍾始從
少年遊盡得少年諸伎即騎射技擊博奕蹴鞠投壺
不習而工嘗從諸少年角獵其獲不私角飲其終不
亂既而耻與亂者伍去而爲壯遊乃從邑人汪生受

暨從楚人揭生受葬法既得其術終不售其巧而輕
嘗之年十八則又去而買漳州會竊金者伏辜仇者
構里士公執之縣悍令坐里士公抵死舉室無少長
悉收之處士自漳赴縣中白父冤狀令持之益力語
侵之令大恚挺之五十孺人危處士間行而謁吳丈
人于家泣曰有如翁死令壻死翁女無死所矣女聞
父善青陽令青陽令善令君誠能得之青陽則生否
且俱死令業已壯處士比青陽令移書至乃罷里士
公處士既以能子聞益折節爲孝養母吳疾親爲之
嘗糞疾乃平及處士之湖陰母捐堂背孺人躬執喪

太伯集

卷之六十七

八

事外盡禮而內盡哀處士匍匐來奔喪具悉具無遺
憾于時伯兄耄矣獨處士主下求馬鬣封形家附耳
言利居右處士叱曰右吾利也無寧不利左乎乃更
質堪輿必兩利而後從事既葬雪浹旬處士露宿墓
裡間歷三月而成乃就舍夫既以躬行取重間里咸
就之質平處士絕口不言功或將爲壽終不忍獻歲
穰務困積歲惡平賈出之其所緩急者靡不周由彊
近始殯外父母復其故地葬焉二子壻故饒既昏而
富室晚者視爲口實蠶食之賴處士持之彊卒不失
其舊三從子助鬻身傭作處士贖歸衣食之程督之

查如已子助既有樹時能爲處士任勞處士脩五世功將特祠高祖歲籍祭之仇息三十年所得百金出而爲高祖祠助爲植處士勤而不倦既畢事而喜可知孺人息子二人伯景舜仲景鳳處士笑曰吾故以賈奪儒父命也舜何事其力賈以承家鳳何事其服儒以繼吾志二子唯唯仲故以不羈自負恥聞博士家言陰購古圖書篋之旁舍處士至佯入闔舍如老生退則祛篋而出所藏左三墳九丘右經傳子史牘下衡一几臨古六書興至則張赫蹠槃礴而作繪事處士微得仲狀數之庭下而杖之大詬曰而翁不令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九

若賈者何日幾幾以儒術顯耳縣官非明經不論士卽孔孟復起將必由之而憊而翁無寧憊人王仲始屈首治經藝守功令者近二十年小試則雋大試則否處士拊之曰無謂罪不在已孺子圖之孺人復歔歔致丁寧勉之異日者吾不逮夫多仲子者則以其獨秉全能夫也才繫于世類處士之少也以技巧傾百工工人製釐山機具不發乃赴處士終夜得之質明機滑而神行羣工自廢孺人婉婉耳眯于目而辨于心凡身之所歷耳之所聞無不記憶里中舉子女者率以時日告孺人其後議男女婚姻叩之如閭

史仲子奇才彊識夫有所受之丁卯仲舉內史部中四與計偕竟不利其後用處士命亟發軔猶得及於崦嵫主爵故矜仲才則授之南豐文學以胥後舉仲故負時名且嫺吏事部使者出行部必載後車歷二年車轍幾徧境內處士聞之喜非處囊安能出穎乎無何末疾作長孫侍處士居庭一方士自外來舉案珠請曰吾聞長者義甚高乃今大期且至敬薦刀圭二黍願益長者七齡第局之與主之前七日乃服長孫如期而啓有奇徵處士拊身退曰非常之原老夫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十

懼矣與其未達寧道其常壬午春王正月五日處士終天年八十有三憑几語長孫萬善次萬英吾大耋以令終吾瞑矣二孫遶牀而哭復張目曰若毋聲吾將還大化先是正德中大疫處士闔門枕藉者二十七八人疫既甚稍近則漸處士周視之手供湯藥卒皆起年四十八病中滿而溺不收仲宵衣侍榻前夢謁王者王者簿處士年八十二且然且疑比卽世越二日乃始立春徵之夢而信得正而斃毋蹈不經則其天定也處士疾革豢犬自流塘赴城北伏牀下而涕淫淫越七日反流塘伏几下而涕淫淫卒不食而死

夫以聰明正直故通神明食犬如食人故及禽獸之人也之德也其庶幾哉詹之後人非直仲子能也長孫及吾門才美滋甚亦足爲王父尸舉宗將爲處士祠奉處士血食墓去祠若干里得兆某山之陽門外親槩見志表不及碑碑其足術者如此

明賜級阜長公配朱氏合葬墓碑

余以乞碑適元美道出虎林光祿卓明卿挾筴而逆之郊力有請也疇昔王先生志先妣墓爲之銘頃奉考氏喪則又爲表乃今合塋有日矣碑在明公余發筴而手讀之則元美所稱載者甚具竊以阜長公概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十二

先司馬生歿之年舉同歿以仲秋亦同長公僅先一日耳在禮近于親則敬余惡乎辭阜氏故籍瑞安三徙而贅唐樓宋氏蓋自靖難師入戶部侍郎敬死之于時族諸死難者家敬從弟敦去其族遂從婦姓籍仁和五世而長公生父曰賢母盛氏唐樓故通萬貨卓氏世受化居及父中衰長公舉夫一胡僧遭長公於市是宜尸蜀王孫邵康僖公數目長公斯其千乘器也同里朱氏系出徽國文公蓋自德清遷唐樓二姓世婚媾朱翁恒謂張母吾女非良士不家里中周嫗攝蹇脩阜郎魁然良矣翁既聞胡僧語遂妻長公

時長公父服賈周游留滯濟上長公以孺子當戶力

誦而能舉羸孺人自柵內力作佐之不遺餘力長公

母老且痿子婦躬侍臥起手薦旨甘卽不支孺人脫

簪珥勿恤母病革執朱手呼天祝曰願而子而婦皆

若而人吾瞑地下長公故彊記則以賈廢儒夫婦相

與拮据業大起歲祀高祺弗驗孺人以爲憂陰騰邵

氏姬寘牖下卜日薦長公所謹擇宜子者御君長公

謝曰自若有家豈以糟糠康不造今壯矣吾寧有他

彊而一再御之遠弗邇孺人申請曰不宜胡子不邇

胡宜長公領之邵始當夕居有頃舉庶子文卿明年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十二

舉適子明卿人言孺人後其身而身先是天道也卽長公以纖儉儕素封惟赴義爲汲汲嘗樹墓亭之麓奉王父母父母封焉諸田宅膏腴悉推而辨給諸母弟時張氏女弟破家人產長公授室居之張依孺人待而舉火歲再惡則平糴減市價什之三其不能糴者則設糜粥飼之殍則櫛而掩之多全活客風長公公密粟何爲者也既不能乘人之急顧獨急所不知者何人諄夫長公避席曰某有天幸歲賜我贏卽損歲之贏與隣里共非誦也又因以爲利其若溝中之瘠何他若築堰甃陂梁津除道獨力治大善禪寺

葺佑聖院永清庵營累千百緡更僕可數凡諸善舉率孺人力贊長公會隣人入舍祛篋竊貨舍人跡而獲左驗孺人獨念與人同里如之何彼人以盜名見而佯驚此吾所遣齋而未發者耳二子始入家塾長公諄諄申命之而父罷孺則代王父任家東爾曹夙夜外傳百慮不入于心所不力儒術以大吾門非丈夫子比昏而入定則母氏焚膏課之迨夜分手啖啜之無及饑渴諸間左子弟或不能教長公爲之築學舍延塾師無慮贅脩卽帷帳庖湍必備其後文卿領鄉薦而明卿由太學授大官丞孺人弗逮夫孺人之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十三

歿也悉出橐中裝授子舍中分之無私予殆若不知明卿之爲已出也文卿之母孺人也無私恩殆若不知其非孺人出也及文卿歿長公哭之哀明卿之喪伯兄哀愈甚長公懼以伯故毀仲拊而寬之明卿則以長子爾康後文卿事嫂如母拊孤女如已女長公安矣中年內寵人二舉男子四曰彥卿達卿顯卿順卿念諸孽子席故資或輕用之如委土吾耄矣何以保終明卿日討諸幼而訓之于父母締造之不易也長公益喜申誓之庭使諸少也才是爲仲也弟不則將不爲仲也弟吾何子焉及明卿待次大官其游知

交多國士百昔用稱詩著諸作者益親明卿 上五

年詔舉民間高行賜爵一級郡縣大夫學官子弟三老豪傑咸推轂長公尋得請部中授章服如令中長公一再御輒笥之郡縣通以鄉射賓長公長公一至不再往鄉隣有攜幸長公居其間旣解紛長公去而弗有也居常衣大布飯脫粟出入不具牛車痺垣屋去紛華徒以儉師後世而光祿交游滋廣高車結轍於門長公蹶蹢而伺大賓往往避匿年近大耋明卿懼什七而喜什三歲時聚賓客奉長公出游或導之前或擁之後僂僂乎適夫龍蛇之歲長公語明卿而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十四

翁以八月大歸及期而信宣言我化殊樂手命諸子婦毋號咷生平慕方外交宜若有得而朱孺人即世蓋先長公者三十二年重四十五耳其生歿歲時及子女婚嫁且志中夫年不必童而德童長公上壽孺人未艾而隣是也德不必童而功童長公操下急孺人濟之以寬是也功不必童而澤童長公六男而四母則孺人爲之鴈鳩是也乃今合葬而碑之也於法得銘銘曰山飽蹲鴟海飽鳥粒君子日間若一鹿車翩翩鹿門芟芟胡取乎三百廬棲谿之濱結嘉耦梁爲賓孟爲友十年而皁又十年昌五十年至櫟檀

場乾坤定位六子良澤宮伯氏仲尚方誰其曰首
王章斤斤然諾厲秋霜繩繩子姓奉烝嘗在時之九
福履康逢矢中命良弓藏楊山一杯有封馬鬣偕老
無疆于斯同穴

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瑯琊王次公
墓碑

自平原著東吳季埒伯氏嘉隆之際三季代興雲間
從大宗伯則陸與成瑯琊從大司寇則王敬美太原
從少保相公則王家馭即三公鼎立三季並在鴈行
乃若席昌阜韞章相瑯琊尚矣頃家馭即世次者與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十五

成天不憖遺奄及敬美訃至長公屬不佞碑踰年而
狀始成累萬言皆實錄也即不佞無能為役其何敢
辭王氏之居大倉自別祖崑山學正夢聲始至大父
倬歷南京兵部右侍郎父忬歷都察院右都御史近
奉 詔命贈兵部尚書母太恭人郁之自出嘉靖丙
戌長公元美生越十年丙申再乳敬美生而秀異中
膝下驩越十年以善病廢佔俾少間私治博士家言
大司馬見之大驚此吾家右廣也由諸生籍胄子受
經藝于庭戊午舉內史部中已未成進士比庭對奏
讀擅場睨者擠之列中下隸事邦政時省觀薊門會

虜入邊督府厲兵逐之北憾者從中坐逗遛鑄二階
仍嗾白簡逮京師以失守論季將從伯叩閣請代格
勿聞兩人日奉橐餗痛哭而籲當路議稍寢計坐園
土以待平反庚申公竟不免兩人匍匐歸櫬且奉太
恭人還吳依藁葬而居廬毀瘠過當敬美故孱弱幾
不勝喪太恭人手飼肉羹泣弗內喪畢乃始茹葷越
三年袁州敗徐文貞相 穆宗與海內更始兩人始
赴闕白父冤既而新鄭左文貞不宜暴 先帝過羈
八閩月新鄭免歸邊臣勛功狀聞冤始白會留都臺
垣薦疏入元美起家敬美未入部補南儀曹蓋異數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十六

也居越歲北遷儀曹員外郎既奔太恭人喪若喪大
司馬服闋入補祠曹尋遷尚寶承人人以卿材目敬
美劉御史即主營國遣緹騎逮之遼陽石廷尉上相
府書為之解敬美從之相客李尚書所尚書億書出
王生既傳御史建言觸相怒下獄得戍敬美又從廷
尉為治裝尋奉使使秦從江西參議抵藩入賀遇諸
基者若兩忘既從趙直指按饒州 上遣中使逆江
陵太夫人乘六至江陵介弟通世講期一會於水濱
則以分部不得倍直指行致庖廩而已直指故仇直
多敬美有加尋以副使遷按察司主驛傳秋入監試

攝監司以上計行畢計臥病邸中踈乞骸骨江陵故才敬美中奪壬人至是而釋然寢其奏太宰遣鄉人風敬美且移學使山東敬美謝曰吾將以臬使休如之何以學使起行矣朝車過故里幸得師事曇陽曇陽遺之書訓以恬澹乃治澹圃奉其教行曇陽既出世間敬美移陝西學使至元美方爲曇陽立傳屬敬美手書授梓人望者揣江陵故槌兩公吊詭波及敬美遂投劾乞歸人言南箕虛張罷弗竟敬美則以學使者既煩煩舌其何以南面爲人師遂以單車行待命境上會家馭亦謝河南學政翩翩並歸太宰故高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十七

端簡持正議萊公公以邦瑞應伯大失望謬結邦瑞而爲之謀吾故善大司成能爲若間六館有附伯者並倡游言邦瑞年已及彊何以不稱胄子即邦寧母非嫡何以拜天子誥稱國夫人大司成改慮而反之復以二子俱請敬美攝儀曹事乃移文中府叅軍鄭未封而邦寧生非嫡也無嫡立長何持兩端林少宰乃大快王郎一言定國卒以邦瑞嗣公削伯祿屏居及分道南康張直指行部至屬敬美旁治諸道諸爰書率受成既副監司驛傳方苦供億減損泰甚猶道將不行乃下諸郡折其衷上所部絮爲令既攝司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十八

之令各署名卷角而自封悉罷編記試畢則授卷胥
史諸席家世挾私書署私名者棄不收諸鄉大夫爲
其子弟關說或介同鄉守令或抵開府中丞敬美畢
辭不少假其年李光縉首舉是嘗困諸生而始擢
之越三年所試第一人皆入穀敬美故善易兩主經
術益洽諸經先是元美攻古文辭傾當世士比在難
敬美與俱燕市悲歌間奏大司馬始爲泣下已復解
顏仲能爲伯氏篋吾家幸甚既而待命 闕下刻意
稱詩南省游閒愈益肆力都市則宰詩社主齊盟蒞
奉常都人士迎謁恐後率目爲希有幸一觀之徵書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十九

乞言日不暇給先是李于鱗爲作者冠目攝百家獨
與元美齊鳴相爲鼓舞敬美始就草私質于鱗于鱗
擊節賞之呼爲小美則謂小美真才子也伯仁不虞
煥鬚邪元美報曰是夫沾沾醉鄉否幾及矣諸郎故
從元美游者爲吳明卿宗子相徐子與張助甫張肖
甫余德甫爭下敬美敬美與之抗衡居吳善俞仲蔚
黃淳父周公瑕居朝善李本寧沈純甫黎惟敬歐楨
伯居閩善陳玉叔其於不佞兄弟出入餘二十年尤
急弱弟仲淹不啻左右手性故曠達習游觀近涉陽
羨汎洞庭陟京口三山探金陵諸寺遠登泰岱憩靈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二十

巖謁孔林比入關登華嶽絕頂西北臨大漠南眺雲
山東俯中原僊僊乎大觀美徑中南升大嶽帝時在
焉走龍門歷嵩少窮匡廬表裏之勝探九鯉湖諸山
之奇陶陶天游陶斯咏矣誦詩自周南以下迄于盛
唐不徑不庭務求神造凡諸近體七言尤工爲文奧
主兩都昌黎廬陵亦在初繹旁搜世說自以爲得三
昧而手批之少耽六書工行草小隸深譚二氏不墮
言登未著澹思子望崖編庶幾得西來意元美爲之
集遺藁五十卷風颯乎成一家言所著有經子臆解
閩部疏三郡圖說學圃雜疏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其

次公故號麟洲居然趾振振矣其姻氏則表學使沈光祿史司隸韓宗伯婚氏則楊觀察凌圻父楊司馬趙秩宗二姓之驩率以禮義相肺腑居常重名教出入必軌于人倫古之不朽者三什得五六德不必曾史徵之躬行功不必公孫僑徵之吏治言不必漢司馬徵之雅馴假以天年殆未知其所息跼即長公難爲弟不亦季方乎哉墓在州城東鄉兆尚書公右南鄉三世九列若堂若坊斯可九原觀矣

有唐黃孝子廬墓墓域碑

於乎此有唐處士光之墓孝子芮之所廬者也處士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三

家黃潭遷自祁門而本江夏孝子生有至性母程歿繼以洪洪病殊刲股以羹獻嘗而勿藥病遂平比居父喪哀毀過當北渡潭陰卜兆奉父母喪合葬後林倚廬而居以永終慕之出墓下者十四本墓木連理者四枝貞元十九年刺史盧肇上其事德宗下詔旌表復故居地勿徵歷朝迄今因之具新唐書一統志及郡志督學御史陳選檄祀鄉賢祠子孫相依周廬世守歷年八百聚食千人顯者代興邑人稱潭渡曰孝行里萬曆庚寅冬月郡守董石縣令彭好古循行里中四望徘徊合語鄉社衆之本教曰孝先王至德

要道在焉屬左司馬汪道昆勒之碑以風境內銘曰城烏屋烏孰如顏也烏芝有房木有祥譽命有章孝烏其有光

太函集

卷之六十七

三

太函集卷之六十七 終

太函集卷之六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記七首

達尊坊碑記

今上立 皇太子故臣由六十以上皆進階其在六卿由八十以上遣有司存問如禮凡諸耆舊莫不喁喁工部尚書胡松居績溪奉 詔進階一品明年已巳則尚書八十春秋云於是縉紳諸生三老豪傑謁縣大夫請表尚書閭明 天子德意縣大夫敬諾則相與鳩工庀事不日告成署其間曰達尊以待存問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一

立石間右屬鄉人汪道昆記之 明興以來鄉先達都六卿者無慮什數乃若名實純粹終譽享高年者宜莫如尚書初以御史事 武宗言朱寧蕭敬陸完諸不法事會嬖臣矯詔臨清爲市力請罷之及事世宗言桂萼引用王瓊比周爲黨量移信州司理遍轉諸藩臬大夫尋以中執法治河治漕左右計相庚戌進大司空其年秋匈奴大入司空械器辦辦給內外諸軍 先帝法當事大臣獨大司空無預袁州相國方用事許爲旨惘惘尚書尚書坐部中自如 詔下卒無所督過仇鸞請移內庫軍器得以便宜給軍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二

中尚書引令甲格其議不行毋藉兵輦轂下伊庶人請拓府第先抵袁州袁州業已許之尚書獨持不可民力詘矣何能舉贏且非王章毋長奢溢及鸞敗伊庶人敗卒如尚書言天官關白袁州其以尚書進大司寇袁州快快乃舍尚書尚書則以家大人春秋高固請老時年六十耳既得請歸從家大人爲田間游鄉人具以二疏望之海內無兩其後袁州用事久公卿大夫莫不借資及罷袁州言者紛紛毛舉由前則士無全節由後則士無全名尚書翩翩若在千仞之上名節全矣乃今以黃髮而蒙譽命不亦善始善終哉諸父老謂周太公畢公率以大耄從事尚書彊甚顧就大耄老焉何不用也古之選舉必始于鄉至若憲老乞言則鄉人禮當世之矜名者鮮不兢兢于天子之庭退而與鄉人居惟其所欲一何諄也尚書家食二十年所無間于鄉人之言故在朝則信史書之在野則惇史書之即聞其風莫不立名砥行視在事爲猶賢矣乃今急尚書勸用世抑詎知不用之爲用邪夫山有泰山鳥有鳳鳥凡有趾者所欲嚮有目者所欲矚然泰山不輟嶮以近人鳳鳥不卑棲以徇俗尚書是已鄉人之力是役也亦猶魯人之侘封禪周

人之快羽儀地近故也吾觀于鄉而知王道固非虛
語縣大夫姓羅氏名繡漢縣中人下車而首事
識政體矣

大嶽文昌祠碑記

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
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祠家則
以其降神于蜀率象神而祠之尊北極者主玄君尸
祝之義鈞也大嶽專祠北極百神附焉顧文昌迄今
不祠不佞嘗言之柳使君所使君謝曰昔在司禮
先帝幸以文昌像賜朝朝至于今與事之毋敢失隊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三

先帝崇事大岳不啻介丘 今上幸而使朝奉壘書
主祠事方懼無以稱 上任使倍 先帝恩乃今依
北極祠文昌且尊 君賜禮也於是相與經始得隙
地于三公峯之陽東距天門可當斗口甃石高若干
尺爲堂廣若干筵堂外層軒待乞靈者夫北斗定四
時繫八極而文昌用事則文武爵祿之司其命曰文
右文事也我 二祖用武定天下以文守之當時若
劉文成以下諸臣庶幾名世 孝宗守文繼治王文
成乃在公車關中洛下並爲文始興矣 世宗操禮
樂爲治天下文明在事之臣各用其職諸尚書郎奮

起若駕八駿而馳崑崙何翩翩也 今天子聖明無
改 先帝之舊閱儒秉國莊士盈庭海內名家罔有
遺佚以故文德四洽遠人來歸得全全昌此其時也
禮時爲大祠不亦宜乎使君故管主藏書以知禮顯
是役也則天象協地宜興人文尊 主德於禮合矣
故使君決筴從之其經費悉取諸舍中莞庫之士無
所預會藩大夫李君以部署至計日而祠成楚人祠
故有歌祖迎皆用此大岳在楚請爲神楚歌歌曰列
幽宗今天閭疏文石兮華堂躡瑤光兮當戶帥三公
兮應行靈之來兮雍雍乘欽玉兮雲中臣聖哲兮爲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四

兵部武庫清吏司題名碑記

司故有題名碑則舒太史紀之矣其言務矜名實不
啻徇於衆而徧告之往不佞居舍中石列名且盡諸
同舍郎請更始會不佞以郡行其後十五年不佞入
佐司馬則尚書郎林文甫趙敬思在事帥諸同舍遍
請不佞脩成言竊惟除戎器以戒不虞蓋取諸易自
昔五兵之利武庫職之至我 國家則繕之司空峙

之大內有發必先以聞無亦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慮萬全矣乃今所司大者天下尺籍次者諸司與隸征庸司仍武庫名不忌古也顧勾稽在尺籍則專設主事分舍主之故事員外郎五年一閱諸軍今罷勿籍獨歲給諸軍布絮無他端內舍主事歸一人則督武學且攝部廩郎獨主征庸出入及省中官吏質成每退朝入舍中時至輒升堂長揖下堂公事立辦視他舍獨優游且與隸以力役征不辦責在所部四方失伍必文至而檄詰之今分遣使者按部中此無所預武學材官子弟藉膏粱往往恣睢不受功令諸郎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五

者殊也不佞嘗謂當世怠於養士而躁於用人士釋筴而受程書任者曾不能什五六夫何故養與用異也當世文武並用而持文墨用事者居多閫外將權受成而已一旦而受戎事任者曾不能什二三六何故文與武異也故國不積則緩急無材士不積則緩急無用早服重積其斯爲治國之善經矣乎然而善積粟者勿奪其時善積金者必與時息時違則事去時過而後事事則無功故曰時難得而易失志士將有樹也必有積也資適逢世惡可失時仕莫善於郎潛所謂時也由郎而下則官薄而事煩等而上之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六

則任專而事重故惟諸郎事省而武庫尤省良時不在茲乎乘閒暇則明政刑避晏安如懷酖毒昔之從政亦莫不然于時枹鼓不聞兵革不試自公多暇豈無所用其心哉按章程攷令甲則積多聞察地形辨人物酌時宜則積多見博古以資聞見則積多識議堅瑕明奇正部署兵勢分合偵虜情向背則積多謀日而積事月而積功歲而積成績久則相悅以解由是而嚮用惡往而不利哉昔之聞人嘗以布衣任天下事卒之名震西夏目爲數萬甲兵其積可知已故百金之士部伍之役也假令得萬人敵將帥之役也

彼以一夫而當數萬夫非社稷之役乎哉有志亦若是耳夫燕無函秦無廬燕秦非無函也廬也夫人而能爲函也廬也今之君子則皆用世之良上之奉天子威靈下之服司馬法得時而駕相與宣力四方固當竭烏號之弓房肅慎氏之矢函昆吾之劍鍊休屠之金輦而歸之尚方以尊天子而威四極寧詎謂武庫無兵乎進而揖讓六卿出都四岳次之分部藩臬南面而視諸古諸侯則其緒餘固無難者鎮鄧可斷犀革於齒腐何有哉今大司馬譚公由武庫起自是攘夷距虜儼然爲國金城此其志在古人早服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七

故總督少師楊公生祠碑記

薊門故未有督府其置督府也自嘉靖庚戌始諸督府故未有功其著保障功自少師楊公始密雲故未有祠既去而生有祠也自楊公得代始故未有行邊使者乃今遣大臣至自不佞道昆始壬申大閱不佞奉使薊門首事密雲則督府治也憑軾而經北郭少師楊公祠事在焉不佞釋轡下車徘徊祠下進諸材官諸父老問公故督府狀纒纒數千萬言不佞俯而

思仰而嘆也嗟乎吾故知督府之難乃今而後知薊門之尤難也薊門難矣乃今而後知楊公之獨當其難也頃自先帝即位虜寇凜東則自東南召文武大臣入受薊事在事者委身戮力日請便利行之於是嚴責成分部伍矜保界繕亭障明間諜察虜情程功能作士氣乃今戌守相望輜重相從車戰有管火攻有器以此而視嚆昔何論徑庭彼其內乘積廢外劫積威一旦與之更張庶幾敵愾是難能也要以穆考端拱於上從善如流三事贊密勿於中策邊事如指諸掌言入則無不利令出則無不行卒釋羣疑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八

壹歸國是此今日事也庚戌不戒法當事者徇市中虜既飽歸將歲一啗以望其腹小入小利大入大利莫敢誰何太上撫劍而視邊臣一不效輒傳檄者法柄臣子方用事非入部鼎即出獨鑊重以發言盈庭掣之肘而代之割者何紛紛也夫以不律之師禦方張之虜蒙不測之罰抗無厭之求徂不詢之謀執輿尸之咎跋胡疐尾雖狼顧且不遑此嚆昔事也今日之事將能而君不御故易爲功何以故廟算非嚆昔之事孤立而患多門故難爲力何以故廟算非也今日之事自中主之此非直督府能也非直將士

力也 聖君賢相之計謨也嚙昔之事自中制之即
智者不暇爲謀勇者無所效力矣吾故曰少師公之
烈也諸將吏然疑者半藉藉有後言以昔視今虜不
改謀地不改備其難釣也乃今視昔有間矣無寧右
昔而左今嗟乎不佞嘗從公等獵塞外矣虜衆猶犬
羊也其猛噬猶豺虎也跳梁猶禽鹿也犬羊衆矣吾
其鞭撻而驅之牧人事也豺虎猛矣吾其格之搏之
有力人事也鳥舉而屠至難制矣吾其構弋之網罟
之佃人事也君猶天也其明日月也其威雷霆也雷
雨時作雖日月不能不晦冥閃忽交加不及揜耳當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九

尾爲首擊其東公業已遣王將先出間道備之嚴虜
不得逞夜募死士以火攻虜虜乃咋指遁歸明年寇
馬蘭峪乃復創去由是 太上傾心嚮用四方有敗
率倚辦之揭日月而收雷霆彼其爲魁爲蠱終不得
間大都天佑明德養以不二心之臣人力宜不及此
故今之所易昔之所難今之所優爲昔之所不暇則
其所遇者殊也諸將吏唯唯則以使者得專紀述願
旌公伐而勒之碑公在端揆不佞爲公故吏其知者
謂不佞爲考信其不知者謂不佞爲市文藉第令碑
之碑故以公重抑將以不佞輕矣及公得謝諸將吏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十

請如初不佞謂公以老成而繫四海之安安車旦暮
且下居有頃則以襄毅易公名邊人申請者三義無
所避惟公以功實冠勳府直將饗太廟書太常薊門
特舉其一隅無庸不佞在法以勞定國則祭之能禦
大菑能捍大患則祭之乃今生有祠死有述上之不
愧尸祝下之不愧鼎銘矣遂勒之麗牲之石系以樂
章

建玄鉞兮受彤弓遏寇虐兮三輔東都元老兮釋虜
公渥周澤兮九州同輦上國兮綏華戎釋東顧兮紆
重瞳最圻父兮尸元功留賜履兮表故宮英勃勃兮

氣如虹駿奔走今萬夫雄傑俎豆今伐鼓鐘靈之來
今驅長風辟蚩尤今御豐隆森象衛今雲鳥從紛來
下今集高壩

右迎神

援北斗兮挹上尊鼓吹雜兮鐃歌煩陳部曲兮音所
敦縹折衝兮儼若存間合終兮寂不喧躡文履兮歸
華軒懷舊服兮湛新恩捐遺英兮翼後昆日云暮兮
羣靈奔經太行兮宿昆崙陟帝所兮開天門宣沆瀣
兮協網緼粒下土兮藩中原韃橐臥兮京觀鸞貢駿
裏兮效瑤琨來萬國兮叩九關歷千禩兮奉至尊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十一

右送神

歙縣題名碑記

不佞道昆起家職方氏頃年佐邦政辨輿圖抵掌而
論古今猶覆奕也儒者誦法三五直以戎翟擯秦秦
倍古昔蔑先王擯之誠是也及秦郡縣天下而後世
迄今因之藉令三五代興卒莫能反古無亦世以汚
隆異道道以升降異宜時而宜之道一而已先王之
制備于成周九州州二十五子百男其地夷於列邑
總之千一百二十五國周官可攷而知 高皇帝疆
理域中凡千一百五縣由秦而下大較相同建其長

者令乎立其兩陳其殷即丞簿尉之屬也或以封或

更置莫非時宜且也述職考成今猶古也黜陟慶讓
今猶古也如必五等而後可爲治猶之必鑿刀而後

可以解大輶諄矣夫世及爲禮不必皆良一或世濟
無良民安得息肩所也乃今吏之更置代如四時無

因不夷無僭不肅運而不積成功不居利在民矣時
而封時而置利害有差其利也封則無改世守置則

可極人臣其不利也封則逆節累著于春秋置則脫
身而逝利在官矣由今視昔郡縣何可廢哉歛故名

州今以嚴邑當南輔其地方三百里而美視子男過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十二

之其民出糊口者徧四方即食土之毛無慮萬萬指
其業詩書禮樂脩正業者什二三大半以賈代耕習
心計其俗多武健自負難下人甚則行縣者率目爲
上腴操羣吏廩廩非用民治自顯獲上爲難無以展
都會帶東藩諸權有力者鬻其寵靈可旦莫及也數
者殆難爲縣故主爵往往爲縣擇人縣故未有題名
有之自嘉靖始無何而石殆盡戊申而後至今詘然
先帝六年姚大夫奉檄至會 今上與海內更始周
視列邑議久任以需政成羣吏烝烝務精白稱 上
意大夫居歙五稔百廢具興四年冬當再入計先期

勒石左个將備題名則抵不倭子舍中請紀其事不
佞聞之莊子名爲實實而仁者汲汲爲人必先名實
三代而下病當世而名不稱其負不令以敗名非
夫也然五等尚夫春秋無名諸侯中都單父之名至
于今益顯蓋順風而呼則易冒松栢而殖則難今之
名刺史守相必以次遷由令而名輒奉徵召故名易
立士易附惟令爲然顧高第最課不絕書亦既赫赫
名夫概諸情實或謬不然此之爲名高終亦的然亡
耳是故假名者伯違道以千名者媮名勝者恥過情
亟人知而名者薄爲霸爲媮爲耻爲薄尚安事名視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十三

間民心合則不譽而榮民心離則不毀而辱其在
者可倭指也要以名實純粹無間始終則自不佞有
知惟姚大夫一人耳二三少府民譽往往歸焉能得
師夫秦始置鄆郡歛故麗三天子鄆安得後至也者
壹如八夫人則豐碑在庭且與大鄆並峙何負五
等哉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者之師也若大夫者信
可師矣幸勿忘

蕪湖縣城碑記

高皇帝都金陵列都邑以百數乃若據上游張左輔
宜莫如蕪湖即古所稱百二之區其地利不啻也時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十四

彼名敗而人皆見之爲愈下矣抑紀司勳登天府高
第最課何可勝原即有不讐焉得人人而核之也無
若四境一令佐令者永薄尉各一人其名氏若揭白
日而陳于庭固有目者所共見有手者所共指也夫
上之視下也蒼蒼耳曾未得其險夷下之視上也不
越乎蒼蒼然而七政可齊千歲之日至可得苟爲不
度惡能臆其目格其手哉先王之畏民若皆是物也
嗟乎戊申而後更九大夫若劉之循史之果熊之察
房之平即贊其名于庭中敢不蒲伏他有善者始亦
有聞或虔而不終或久而浸替三代之直道具在民

巡按至孳孳務紆 上南顧憂既而馮使君奉 簡
命飭兵至自朝會遂行縣召三老蒙傑畫便宜宋公
出就行部決筴之上其議大略以故守吏丈城趾千
九百有奇費七萬毋論力詘如之何其奪商業廢民
居近議環縣署爲城俾縣得嬰城守藏足矣蓋僅僅
丈三百費七千夫城以衛民如之何其棄民居而自
衛非筴也乃今臣寬臣儀望臣希顏謹帥兵備副使
臣叔吉暨守臣錢立相地則南留瀕瀕而屋居者二
達裁小橫街西留居室完美者百家裁古小永安巷
東北則裁公家閒地不涉民居得地七百三十九丈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十五

爲城市肆不易經費則城市商民任版築者七之四
鄉途七之三畫地分工公家不楮獨樓城門者四關
便門者三城上爲周廬者十有五取給府庫百金城
舉矣大司馬當督撫議 上可之乃檄郡守奉行屬
郡倅陳所敏韓相通爲植縣丞張與邦主簿趙峨典
史陳時善分督之耆民程繼經歷金汝賢敦工事則
以乙亥二月朔首事迄五月終告成負山爲郭面江
爲塹樹屏翰擁金湯不勞而功多不費而惠廣勿亟
而事速成殆亦百城之冠也往不佞待罪司馬幸得
操末議贊尚書比得請歸則城成者三月矣馮使君

紹介子舍屬不佞碑之不佞久行間習疆事頃歲南
北多警往往乘寇虐下堅城使城而環是以城予敵
也況不城乎顧非常之原難與慮始即一言而未及
征發境內莫不眴眴有司幸無及於其身又何所利
而任之也藉有不測安所登陴輕則噬臍重者暴骨
蓋上下胥失之矣豈直有司過哉抑或喜事暴施勞
而功半即其材下視避事者爲猶賢進之則任事程
功較若畫一此其於事多濟非中材以上者不能乃
若說使忘勞事半功倍則又其上也昔漢奉陵邑不
憚三選七遷蓋將疆幹以隆上都慮至遠矣蕪湖縣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十六

五方而府萬貨惡用選遷以彼其饒何論郭杜諸邑
乃今完繕爲固由此而弭不逞銷未萌百世之利也
是役也承之君命協之民情稽之天時爲不愆度之
地利爲無害出之公帑爲有度均之羣力爲不煩語
曰哲夫成城當事者是已載攷春秋之城列邑國不
絕書楚叔敖城沂君子以爲敏子囊城郢君子以爲
忠顧叔敖三月而成子囊猶有待於後嗣功用殊矣
乃若決疑謀興曠事不再計而定不旬月而成則忠
且敏者之爲其功上上不佞職方氏之籍具在法得
書至如郡倅龍宗武劉垓縣令倪湯劉汝桂皆先後

與有勞併勒之石

重脩祁門縣治碑記

祁門列吾郡上游巖邑也故多良令乃其民亦視列邑良邑故治東北隅洪武初始中徙而負坎蓋表裏川谷協于堪輿于時草昧不遑僅僅苟合相仍舊貫迄今餘二百年久之則堅者瑕隆者撓翼者折蘆者剝卑者爲窪隙者爲隧歆者仆圯者崩時而夙夜不下堂而戴招搖雨集而盈不褰裳不涉也 上二年姚令君自公車至諸父老相率而請也治且壞令君其新之令君謝曰嘻吾政未行吾不暇也于是詢疾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十七

苦畫便宜張弛調停務佐百姓之急踰年而政有章矣諸父老相率而申請也壞且甚令君其亟新之令君曰嘻民勞未康民不暇也於是減繇役罷追呼以節民力省供需輕論贖以節民財又踰年而民有息肩所矣諸父老相率而三請也壞極矣令君終無意乎令君盱衡而應曰其然吾與公等圖之夫於是財用取諸歲羨傭作餉諸廩贏拮据悉出令君公私一無所預爰及經始有衆受成工必中程材必中度其增高必中土物其延袤必中地宜其埽埴必中準繩其塗塹必中物采首堂序次庭軒前則房皇後則甍

庫森森井井繚以周垣苦庚而良老庚而壯湫隘庚

而爽塏陂陁庚而廉隅蓋自丁丑以迄戊寅六挾日

而事舉令君仍守故舍置而勿新諸父老以爲言令

君謂否 聖天子務以持久而脩吏治凡以安民維

茲起敝而新之則以聽民治也幸而畢事懼將不稱

其居藉令民岌岌而吾即安敗矣安不可懷矧可求

也諸父老退而相語曰西伯聖懷保岐周終不以

其故而後子來夫以子弟而康父母之居且以奉大

父母則吾儕事相與程力趨事畫地受工則以封大

夫自北而南宜樓居以避卑濕爲樓三達其下爲池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十六

亭以備游觀不出戶庭直將臥羲皇而俯濠濮即一區儉於容膝庶幾足以奉膝下歡令君出而視事入而承驩忠孝備矣工既落縣博士率諸生以狀謁不佞青門蓋以興作職之令君而紀述職之鄉校某等無能爲令君役願抵司馬之言嗟乎諸君子率取節而多令君茲特其末節耳令君嘗以片言而安境內即遠者陰響其利而不知其爲治也直以精白爲基敦朴爲畚閼廓爲宇高明爲堂疏達爲應門周慎爲環堵勵精爲橐鼓搏節愛養爲餼糧廉直勁正爲城爲平文物聲名爲丹爲雘是役也耳目之所易及者

也其於令君寧足多邪博士諸生對曰善乎司馬之知令君觀其深矣吾黨闕觀者也亦嘗觀于其隣彼其得百里而南面治之無小大一也小而視之瘠也一以其治爲遽廬大而視之腴也一以其治爲市肆遽廬則偷偷則無治市肆則擾擾則無民吾邑幸而得令君在宥而理矣即吾黨淺之乎觀令君也寧詎能無述乎哉竊聞易之有事者三二曰屯二曰蠱三曰革屯則難之始也利在經綸蠱則弊之因也利在幹濟革則弊之終也利在變更國初其屯之時乎建而不寧難與始矣今則蠱也蠱而裕將不知其所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九

千其後滔滔皆是也令君之筮仕也顧獨汲汲而乘時在蠱之初居然有子矣得時而駕用譽以之咸與維新皆是物也鄉校之誦令君者具矣不佞何言令君起家永年名三讓往年最課得封其父爲縣大夫

太函集

卷之六十八

千

太函集卷之六十八 終

太函集卷之六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記七首

姚令君生祠碑記

姚令君令歛者六年上計者再比還縣 召令君待
次天官令君未及稅車行矣都人士冕衣裳者逢掖
者跗注者縞帶者諸父老杖者輦者扶掖者提携者
衣大布者服短後者屨剡剡者馳者走者奉車者當
轍者斐蕭者饋漿者曲跽者曲踊者啼者泣者自西
郭屬之境外無慮數千萬人相與擁塞郊關車不得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二

進令君亦爲之停車慰勞涕淫霑衣自有邑以來
未之前聞也令君既去都人士若諸父老就西郭置
令君祠祠成屬不佞道昆勒其狀麗牲之石不佞家
食者六之二宜未睹令君之全令君楚人不佞業已
自楚得令君矣令君美爲政者五其所不可及者三
將終其几即更僕未悉也歛故嚴邑其山川以峭激
多奇俗儂而輕其人率負氣而守勝故必勝者輕用
間不勝者輕用誹間則污行誹則敗名兩者皆害也
令君入境皦皦然若揭日月而行即善間者寢其謀
善誹者捫其舌矣由是未施令而民信之一美也太

史公之多吏治以循不以廉其所不然以酷不以墨
令君廉矣顧孳孳境內而務拊循明足以見淵魚而
不欲察利足以刺犀革而不欲傷威足以辟神姦而
不欲逞循理無害由然得民和二美也邑賦之害
者兩端其一收頭其一糧長無論因而爲利掠編戶
而盜公家其害衆矣抑或代編戶輸公家之急在事
者徒以越瘠委之夫夫何辜乃獨受其害也令君令
編戶皆得自輸縣罷收頭糧長則以戶上上者承之
其餘併力以爲朋中五之一下什之一民迄今大以
爲便上所部絜令行之 國初檄郡以丁賦繒而有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二

司獨倚辦歛歷二百年所歛代他縣累百二十萬有
奇令君力持議以聞歲減邑賦三千三百所部議省
里戶他縣率踵故常獨歛私役不與市價不二則令
君以也脩此數者而民力紓三美也歛故多訟利在
勿留留則彊有力者鬻其權近習竊其柄矣令君不
受先入即居其間者無寵靈日夕親爰書即抱牘首
屏而侍久之訟者罕至肺石虛無人四美也歛俗喜
自輕而傾人之產獄訟滋煩令君懸書邑中諸自殺
者勿問歛俗故以家世相役僕而逆節漸萌令君謂
閭石藉是以庇其家長民者藉是以保其土分定故

也漸不可長卒誅跋扈以正名歟俗多鵠冠守望或不保令君不得其狀卒未嘗入之人以爲言令君曰彼無狀將不可勝誅胥後舉卒縛渠魁若干人傳之法境內乃安歟俗多囹圄辟子女而外市令君吏其淵藪皆伏辜由是民重爲邪四境之內無故五美也往令君舉進士奉檄而入新都年少耳其始至也目所及者再見輒名之手所及者再舉輒誦之一何敏也藉令喜事而暴施焉用割矣令君沉幾重發操法恕施兢兢乎慮下而圖難即古所稱老成人未壯得之矣其不可及一也疏良令者先後數十上必首令君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三

藉令政怠于成其何以永終譽令君慎終如始不以其故而忘兢兢其不可及二也故事令三歲率徙官而久任則自今始事倍功半寧無少望矣乎令君從頌不改其初兢兢猶故也其不可及三也夫美錦學製古昔爲難五美而一有焉足以令矣令君兼此悉備豈不卓卓乎哉而況持之以重出之以平有而不居久而勿替此民人社稷之依也昔庚桑楚居三年而穰畏壘其民尸祝之令君居邑中不啻五稔而其澤流百世即旣出而屢豐年乃今奉衣冠陳俎豆祭典於是乎在世之血食者紛紛也必如其人而後宜

聞者曰固然都人士若諸父老之報令君庶幾乎萬分一矣吾聞令君有慈父日討德禮而訓之令君佩之不忘自命曰順比就養即庭內不聞其聲及其程督政經事事必軌于正義然則令君之政之美父教之也且也三年有成聖人能事下聖人一等宜必倍之故久任自今始而歟幸得及于令君時倍而功與之俱非直降才殊也然則令君之政之美君命之也祭者先河而後海其何以報乎都人士若諸父老謝曰善德令君而必本之君親厚道也吾儕亦相忘於江河者耳烏知其本哉即知之寧詎爲報令君行矣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四

白嶽文昌祠碑記

玄君比帝也我國家建都北極與主玄君盛德始于北而濟于南二時具在于楚則時玄岳文皇帝治之于越則時白岳肅皇帝治之一以鉅麗一以神奇絜其廣狹不同亦晉之于魯也所出同矣夫天象懸衡于北斗戴匡而居斗口者曰文昌二時故未有特祠殆非類於上帝之義也往余有事玄岳乃始

建文昌祠祠成業已勒石紀其事及余既釋邦政退就父母之邦則以望祀同科胡爲乎獨詘於此會馮使君行縣至余輒以祠議抵使君使君慨然應曰司馬有意乎斯文叔吉幸得爲役顧岳形皆北鄉諸祠事因之地利則然其於方位無當也其西麓出而爲阜故以形勝面南冠阜爲亭亭廢不治要以南觀五老左提三孤控二水爲隍負天都若屨蓋正位而立獨當一竒建祠便於是檄縣長吏發贖金三十斤則以丞劉守復董其成邑人叅軍金汝賢爲植其制悉出使君部署不五月而告成使君則以碑屬焉請得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五

如玄岳故事適余在疚使君尋以遷秩行及余以上葬謁玄君齋宿祠下既完且美庶幾乎瑤光之庭即隩區神臯避三舍矣竊惟明興以文治治天下寔惟諸臣光輔列聖而左右之括蒼於越具曰文成褒然並舉往余爲之揚扆則元美以爲不然作者將自託爲名高惡用兩君子爲質余悚然意下不佞於是乎失言夫仲尼以身繫斯文本之自文王始純德不顯則文王之所以爲文即三代之英宜不及此今之名世兩君子豈不偉哉其一爲帝者師其一聖人之徒也要諸文德以爲德則爲緝熙文治以爲功則

爲怙冒文言以爲言則爲易教之潔淨精微以是曰文文之至也借曰未喪兩君子然乎哉近世愈益卑卑務自引而高一世文學侍從之臣猥自以爲黼黻詞章之士猥自以爲桓文即有所長其何以希不朽以是而概諸兩君子其猶朝菌之視大椿與蒿高之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自昔籍籍稱楚材其爲嶽降不虛矣惟茲產上郡而被首善蔚爲國楨非有所待而興此其選也乃今連茹而進翩翩而拔前茅亦既如林矣上之爲周召之治爲訓誥之文經緯天地以成章煌煌乎明德也下之則知天命如括蒼知性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六

與天道如於越卽德非其至星隆則從而隆抑或急近功持卑議曾雕蟲之不若侈然自以得與于斯文此之謂畧德畧星天垂象而岳效靈何爲也時馮使君以方伯居楚都人士述不佞之言告徐君侯君侯楚人時以方祀而飭祠事乃進都人士申不佞之言夫象而列星形而名岳天文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人文也若殷良弼若漢宗臣遜志典學以佐中興鞠躬盡瘁以輔少主天人微應之符不爽矣三命二表則其緒餘都人士第師文王學孔子時而鹽梅時而魚水無施而不宜司馬非直爲南國謀且

以張楚非直張楚且以廣厲四方成位無良願以是而廣使君之德意乃抵二史氏屬曾令君乾亨勒之廡東

重修涇縣儒學碑記

今天子申布功令廣厲博士諸生責在司務程功能繕居息以興文治涇爲宛鉅邑輔首善而數人文比者將作不共學舍日圯李令君至惟教育爲孳孳其言曰邑無小小者不廢牛刀邑無大大者不廢幅尺庶而富富而教則所以幅之尺之也境內儉于百里民聚如市積如京士旅如林取高第如頽拾亦既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七

庶矣富矣教矣滋大矣有司之所夙夜者其惟造士以率民于是程督博士諸生時有正業日有省月有試非直家喻而人益之士斐然鄉風不旬月而蒸蒸起矣則又以藏脩游息教所由興乃今有其廢之莫之或舉即祭菜者趨庭者駿奔走者其將安仰倚席者及門者鼓篋者呻者訊者其將疇依乃命工師大爲之飭則自戊寅經始迄己卯告成左之由殿而廡而戟門右之由堂而舍而黌門咸與維新不啻更始問其工則令君精也民無與也問其費則令君緡也民無與也二三博士介兩生而三謁不佞請碑之夫

惟令爲近民其親則父母也其尊則師帥也里父有子教之惟懼不刑教而不刑賊其子者也軍帥之行三軍也訓之惟懼不習訓而不習是謂糜軍教子者業已爲之隆師爲之親友猶必爲之按室而後乃有寧居訓士者業已爲之分部伍合攻同猶必爲之拮据室家綢繆牖戶而後乃有固志蓋工必居肆農必居田居肆則百志成居田則百畝易以小喻大何獨不然謂教爲無益而不興謂士爲無益而不養是不愛而爲禽憤不仁而爲痿痺者也下也興矣養矣學宮鞠爲茂草而不除環堵不蔽風雨而不治是徒陽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八

浮愛之仁之卒之嗟吸不與通甘苦不與共者也猶之下也令君是役也其慈父之善用其愛良將之善用其仁者與猶未也莫非子也諸生則當戶耳莫非士也諸生則選鋒耳假令瘠支庶以肥當戶僕卒乘以主選鋒患不均矣是役也令君躬任其財力秋毫不及於齊民其斯以爲鳴鳩之子率然之師燕愛而同仁者也或曰昔在令甲博士諸生咸在舍中乃今日月至焉籍名而已夷考其實無亦告朔存羊乎哉不佞曰其然吾黨所謂實者異于是彼其禮廢而餼存非實也概諸其實豈惟一餼非邪羣居而燕朋非

實也居業而中廢非實也藉令樂羣敬業接祗而成名則亦實之賓耳惡在其爲實哉諸生幸得爲仲尼之徒率由是路出入是門甚則冒然升堂而入其室矣居常之所誦法寧詎爲名高我思古人寔獲我心反而求之自得師矣居此者爲安居學此者爲實學夫既處其實矣高名將焉避之鼓鐘於宮聲聞於外由此其選也且也令者令人也士之從令也宜莫如從心令君惟教育爲孽孽務程功能繕居息於是乎有實心矣跡其從政亦莫不然邑有期會於郡城則捐公美而治公舍邑有轉輸於隣邑則捐公美而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九

庾公潛凡其所以砥礪廉隅興擇便利莫非實也牖民孔易夫非躬行也與哉令君名日文撫之金谿人舉沈懋學榜進士

古城石梁碑記

上紀萬曆之十年齊民寧一申命司徒經野制賦凡諸可以佐百姓者務與良守令共之其年曾令君最休寧郡大夫高公出守吾土相帥而脩封疆正經界籍而上之司徒歲乃大穰四封露積既及閒暇乃進諸父老若博士諸生蒐百廢而畢興之而後興境內休息諸父老咸造令君所上便宜令君曰父老善爲

境內謀則郡大夫在則之郡白郡大夫州自漢及隋故治縣爲歙越國公扶義而起城萬歲山其後歿爲明神世爵世祀勿絕海陽附古城十里而近川流會縣南濟者五是曰漸江襟縣而東萬歲山捍下流如碣石形家謂縣得茲山而壯在地戶如拂振藉令截流而梁則加之臬矣且也縣故未有城有之自嘉靖始由是環邑殷殷盛矣視疇昔不啻倍蓰乃今藉君侯之靈埤所不足于民便博士諸生又言海陽之學官茸矣豈不煌煌乎哉昔爲文獻隩區率踵武相及耳頃自古城考浮屠七級乃始結祔同升蓋學宮抱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十一

離而古城居巽崇高而厚下庶有補于文明願及今圖之於學士便其居民則又以古城當四衝八達之地水潦降則徒杠可乘是歲水溢者三行者病涉非輿梁不利非石不梁願及今圖之於行者便郡大夫報可從民之便將不待三是在令令君唯唯則奉德意而宣言於諸父老若鄉先生縣官百歲更經十歲更籍諸父老一時並舉無已太勞日幾幾望其息肩矧可甚也要以庶而富富而教民治胥此而成今也語庶則都鄙鄉遂將不容語富則踰溢備差將不制語教則絃歌俎豆將不厲而斌斌郡大夫惟是舉

爲孳孳則保富貞教者之所爲務也乃其心固不在民矣顧茲費以萬計徒以千計役以歲計如之何其敢輕用吾民不費而惠不擾而成則郡大夫意也父老黃廷侃既受面命退以其私語其僚長民者善爲吾謀至周矣愛不弛勞勞不克愛即祖禰之筴子姓何加焉廷侃聞之一裘千腋集而成也獨任或懼不周一國三公渙而敗也輿尸或懼不急廷侃賈豎願以不肖之身任之上之毋煩郡大夫若令君下之毋恩鄉先生若諸父老得請幸矣鄉先生若諸父老灑然避席而起問者三令君有言萬計費長者能乎曰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十一

吾能萬千計徒長者能乎曰吾能千歲計役長者能乎曰吾能終歲而終事則皆再拜述其言入告令君令君上其狀郡大夫愉愉然快也其言曰昔人以溱洧而病執政直以小惠而卑之侃故由纖儉起家一旦捐不貲以濟衆真長者事此非郡大夫以義勸惡能徵發及此哉郡大夫曰固然令之訓也鄉先生之倡也諸父老相觀而摩者也郡何有焉乃按簡書例得賜爵一級則具章服遣文學卒史表其間適不佞有事海陽令君屬不佞紀其事竊惟東南諸郡新都爲饒新都裂千乘而六之無若海陽爲殖大都以

重積起富齋用則持兩端或自多其素封率以其美而詫鄙縣論之以義褒如弗聞或身臣虜以益子孫執鞭勿恤即郡中多豪舉惡敢盡謂無其人長者故由纖儉起家一旦而捐不貲以濟衆無論域中希有振古猶或難之彼陶朱氏三散千金徒賈餘勇卜式多助直將釣奇律以誠心直道而概于中不可同日語矣古戒故有石門宋縣令鄒補之大書允之卦辭而勒之石觀者不知所出至今猶然疑之其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有開必先此爲之兆使而說則政善矣勞而忘則俗善矣政與俗交相善也夫夫豈小補矣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十二

哉梁工經始于壬午季秋迄某年月而告成事蓋脩八百武廣四軌崇九仞其勞費則令君業已僂指之不具載

淳安縣治陂渠碑記

淳安故始新縣也漢建安中吳遣中郎將賀齊以狗地至乃割歙東境而縣始新列邑既平則析丹陽置新都郡齊拜新都太守治始新吾宗江南始祖龍驤將軍文和自會稽遷始新令竝以經始得境內守迄今廟食令兩世封樹在焉守習形家言引郭西水渠而東流遶郭若輦帶廣尋有二深濬而潢語具守碑

中蓋其隍也唐仍其舊吳侍郎融嘗歌之迄宋元豐
熙寧之間故令何友直陳曄通洛如故項罹寇虐城
壞隍淤及城拓而南僻渠而縣志稱人文代起率以
治渠徵焉 明興則商文毅公起淳安三都上第而
秉國即寓內列邑千計宜無如淳安曠日陵夷置渠
勿詰睨者不饜蠶食割據紛紛廬者廬圖者圖或夏
或部或樹華或樹果或樹蔬於是湮者什三沒者什
七 天子紀元癸未蕭令君始下車令君嘗再令東
粵樹保障功 上賜金進秩既至則恢恢游刃無卻
不批百廢具興較若畫一諸父老舉手加額籍籍多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十三

令君良建安以來千古一遇也遂介諸孝廉諸文學
上渠便宜令君曰嘻因地利以利民則有司事元岡
不敏願肩任之乃操簡記按輿圖遺迹宛然在目於
是召諸嚙渠者坐之廷宣言都人士賴渠久矣爾曹
廬于斯圃于斯是皆在辟獨念孽非自作職而祖而
父之由第伐而廬瀦而圃歸而利與有衆共之吾不
而坐聞者幸得及于寬政業已革心會比廬焚咸謂
天贊令君威德較著民大悅服爭自舍業以奉公家
令君復酌時宜與之更始渠廣僅當疇昔之半堤廣
當渠之半堤窮則梁之則又以西郭諸山谷水東注

如建瓴其盈涸可立待也藉令渠復而水不繼將焉
用渠乃闢雉潭爲西陂諸山谷水皆來會即龍山之
麓關東陂約下流而捍之蓄洩如水庸轉輸如乘六
就西陂築堤一東陂二脩廣皆倍西乃籍浮橋田若
千畝壇塲地若干畝易民田爲陂少不足則捐祿入
而予之賈鳩工伐石則市閑田以供渠脩三百尋有
奇爲石防者三梁者五冬十月農隙首事明年春正
月告成要以勿亟而捷有神則說使之效也于時諸
孝廉則方世德方學龍布狀諸文學則汪士慧周宗
文入新都紹介歛處士籍淳安者鮑子良抵余碑之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十四

以紀成績余先世幸而在事在昔夏后氏以溝洫而
底平成漢六史以河渠而埒禮樂語其功用要以導
水利脩田功令君之渠邑中視稻人之利遠矣都人
士應若桴鼓則何以故哉古者度地居民建都立邑
審局面勢必協地宜自三五以及于今皆是物也其
言演於管郭布於大江以西令君起家太和旁綜俯
察心思耳目嫻矣乃今有土孳孳以地得民恢復以
循其故潤澤以舉其全雖有國工無能爲役至若不
費而惠不勞而成不令而共不疾而速則諸孝廉諸
文學述之爲詳非令君宜不及此雖然此其緒餘也

是役也非直襲水土而濬嘉祥在地成形莫非至教
記曰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職在匠人通于
政矣在禮上有大澤則夫人待于下流何所取之取
諸漱也在易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何所取
之取諸淫也漱之則川淫之則澤漱之則渠爲政淫
之則陂爲政流行坎止因厥有常政之象也奉此而
南面吏治其有興乎且也漱之則從善如流淫之則
成章後達漱之則爲之者疾淫之則用之者舒士興
文民興業胥此塗出今君是之取爾寧規規然徒爲
一澮絮長短邪彼或操拘說而詘堪輿一曲之士也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十五

溺堪輿而開大體一隅之觀也今君知大體矣賢乎
哉處士謂令君具文武才資深矣願司馬亟從事吾
黨猶及今君親見之兩生又言天幸淳而賚令君期
月而可如將終惠百里雖加一日爲猶賢余驟然笑
曰處士渠令君惟其遠兩生陂令君惟其留夫陂不
耐不渠渠不耐不陂由是而達新安江由是而放東
海上善若水則惟令君余將以是爲宜僚併勒之石

潘氏宗祠碑記

余以三禮起家禮時爲大夫禮莫重于祭重祭故宗
廟嚴古者大夫之廟三十一乃今與主別祖迭進五

宗蓋舉宗爲祠率用士禮新都禮義之國諸大宗各
有祠郡大夫澤施于民其後或作寓公于吾土若程
公元譚若任公昉迄今血食民間本支奉之爲百世
不遷之宗以昭穆祔要皆本于仁起于義禮所生也
潘氏自刺史守歙名名刺史以善政得民使者柳玘
上卓異狀上課之最旌以屬書子孫留歙黃墩自唐
乾符始至宣議郎承穆徙婺復徙歙杏潭潘之枌榆
自潘村始宋武節大夫珏長子節度使有容次子迪
功郎有餘並遷嚴鎮太學生洋發秘書監源發並有
文名爰及明興其族滋大處士達三舉子長陽江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十六

令英次百歲翁韶季曰黃鼎足而立顧自元祐迄于
嘉靖祠事未遑今嘗語翁始祖澤在守土尸祝之事
九天幾幾望之乃今所不足者非財是在仲季季曰
敬諾亟奉二千金以備經營翁年及期則夫婦偕也
詔賜爵一級表其閭潘受氏自畢公世多黃耆翁考
居室余署曰百二堂比考終顧命家子尔伯叔父有
志未逮則嗇其天年而翁幸保餘年卒落成事近之
無以面兄若弟進之無以面曾祖禰遠之無以面始
祖刺史公勉之此當室事家子屏息受命三踊而號
延年所不終事以瞑吾親有如日先是形家指吉土

在嚴谿之陽廣十二丈有奇脩三十丈潘汀州爲余
肺腑然其言比度地則舉而授成卜且習吉于是聚
族經始召工師程工北面爲永思堂凡七達中奉顯
祖左右分曹而庋五等奉五宗或百世不遷或五世
則遷悉如禮制東西爲夾室其上爲閣以待祧東西
廡衡二十二楹北上由中堂歷階而下累百步爲方
池中池甃石爲臺爲亭南北梁之以通出入應門九
達左右分聚食待餽之庭門外爲露臺可集數十百
衆歷階而下爲臯門五達額爲潘氏宗祠西祠節烈
賢良東祠后土又下延百堵者三之一繚以周垣垣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七

以外則嚴谿也蓋自丁亥首事迄辛卯告成主者既
受遺金佐之再倍有半舉宗率多主者不五年而奏
功主者謝曰此祖宗百世之靈先君子之遺命諸父
兄子弟之戮力百工之效勞不孝庶無傷厥考心足
矣其年芝一莖產祠之極拱若盤孟四鯉各盈尺躍
于池皆赤金色時汀州家孫之惺舉內史應如期有
開必先茲其芝之房龍之窟也脩禮而達順故龍可
沼芝可畦余發禮家言謂是舉爲得禮意

故太學惠景公祔祠碑記

吾宗聚族而祠先越國者無慮數十百區而潛川最

著潛川聚食於祠者無慮數百千指而惠景公特聞
先越國爲百世之宗是宜與主凡諸後世以德善功
伐文章顯者則子孫爲之立主而祔之祠然必舉宗
無間言乃始得祔抑或自經始而迄成事祠費不貲
凡諸孝子慈孫思崇祀其祖祢藉令質行無缺皆得
輪祠金而祔之祠然必舉宗無間言乃始得祔蓋其
慎也至若舉宗莫不歸德共爲之立主而祔之祠者
未之前聞有之則自惠景公季禮始公名大節爲余
大父行季禮字也席故饒者七世至父光祿公而益
昌光祿公息子三伯先亡仲待次闕下季獨居于舍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十八

善得父母驩心少喜談兵攻騎射習技擊光祿不悅
日討儒術而訓之與爾爲絳侯無寧爲賈太傅與爾
爲霍驃騎無寧爲司馬長卿季唯唯遂折節而入橋
門則治春秋傾四方之士其後光祿即世母氏歸然
獨存季盡禮盡哀既奉大事歸養庭內母氏恃以爲
安者三十年先是以貲受秩者畢集分宜賈豎子皆
得巧宦客諷惠景季公寧薄張廷尉邪惠景謝曰如
將藉一命以利民則老母在無能勤民於遠如將微
一命以自利是貪賈之以姦富者也余何有哉居常
重購二代鼎彝及百家圖籍目之所擊手之所披若

羨商鹿臺陳周宗罷蘭亭脩禊輞川上居上下數千年宛若在我目自言此吾湯沐也毋問吾官光祿故有良園洿池三惠景拓之而通爲一種魚百石蔬百畦樹花木千章竹千个常見之客翛然而來由由然與之俱興盡而去自言此吾菟裘也吾其終老於斯毋問吾富然夫以盡倫則烝烝厚矣以通物則斤斤明矣要皆生人之所有事其何以得舉宗而尸祝之宗長老有言季禮負意氣廣交游視劇孟季心若在驂乘顧逡逡禮讓退然如不勝衣人或無禮於躬閉戶勿問乃若先世丘墓有郊宗人子對簿有不平季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九

禮傾身當之即出千金無所怯卒之侵墓者坐法釋憾者平季禮未嘗自功歆然而已或以緩急告周視而辦應之饑予食寒予衣婚予禽喪予賙以賈困者予資斧以儒困者予膏脩墓者不能樹代其封貸者不能償焚其券祔以外大書棹楔冠以表閭其南當季畝鍾之田賈視上腴什倍宗老倚閭而歎內壯麗而外湫隘可若何季禮挈而歸之祠闢爲廣路直方閎衍廓然大觀既又甃石梁繕水府不惜厚費均於祠事有禪嗟乎邑人重土而輕財甚于重財而輕義跬步之內非勃谿則閭閻季不受直而自獻于先公

則義舉也鄙人有言饗其利者爲有德富而好行其德仁義附古者有德于其鄉得祀于社今之社非禮也與其祀之社孰若祔之祠以祝嘏則從皇尸以俎豆則齒昭穆以駿奔走則盡同姓以登餼受胙則及子孫要以協輿論固宗盟禮之善物也古者謚以尊名無爵無謚顧州閭鄉黨有私謚雖私亦公自昔以來皆所不廢按謚法愛民好與曰惠由義而濟曰景之人也尊祖人也敬宗人也壹惠而取節於法固當司馬以禮起家境內於是乎觀禮兩者並以義起在禮何如余小子謂是舉也勸而不僭報而不贏私不

太函集

卷之六十九

二十

奪公名不浮實不靳祔而舉宗祔之不靳謚而舉宗謚之亡於禮而禮也何以故澤施於民則在祀典求之野質有其文此非作者之裔述者之林惡知禮意吾宗蓋周公之後魯秉周禮而胙潁川新都以文獻興潛川滋大固宜其嫻於禮矣夫惟其嫻於禮也則載之宗祏宗祝職之

太函集卷之六十九

太函集卷之七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記四首

陳令君霖雨碑記

歛巖邑也夫不足畝耜家不足畝鍾故無廣澤洿池墳則窪衍則澮不雨則饑即力田者難爲力壬午入暑而雨大治水庸而糞其田既水溢而汜無贏事倍功半明年癸未創往者而更張始稼雨浹旬決下流無所豬鵝首中雨絕踰旬猶恃桔槔陳令君閔焉憂之業已攝韋革屏于旄禁屠酤廢笞杖則告郡守相

太函集

卷之七十

一

有事郊廟而雩乃詔博士諸生誓諸父老日從郡大夫高公而下祈于上下神祇越五日無淫又五日無澮令君薰心如炙愈益皇皇深念無雨無苗無苗無歲無歲無民罪令之繇毋相及也躬帥官師士庶爲壇城北水濱奉風雲雷雨城邑山川社稷之神以爲與主徇于有衆相與僉謀夫禦民戎菑職在祀典詩之雲漢靡神不宗乃今秋祀百神業在尸祝凡諸境內方祀聖祀祠祀壇祀血食之祀土木之祀故有靈者悉舉以聞遠者郊迎近則躬逆洋洋具在矜矜乃通有衆曰善於是薦珪璧葵蕭鄉具車徒列輿衛境

內神人四集令君日登壇百拜者三仰面載陽擊鞠踞蹇不御蓋不張四顧踟躕抑或雲油油出遠岫徒跣而從方嚮帥官師士庶望拜之羣小兒奉土龍先驅周行若千里徐拜十步而一疾拜五步而一即面驚黑汗沾衣不自知其胼胝也既反則鬻餅餌餉羣兒時而授餐雖脫粟不飽又旬日而陽益亢赤地若焦羣兒憚暑無來有衆皆解諸父老謂令君心力殫矣宜莫如觸龍乃遣壯夫懸鐵徑尺墜龍淵龍弗寤也令君踏地若無所措跼天若無所容俯而思仰而嘆曰夫神民之主也神寧詎棄吾民長民者無良

太函集

卷之七十

二

神不恤而嫁之禍耳遂庚設壇齋滌而告諸上帝令有罪作神羞神降罪于不令之躬吾民無扞藉令令免于罪民當阨無所逃願減令未死之年紓吾民無辜之罪比中夜凡三上民不及知蓋自五月丙申迄于六月壬申不雨者三旬有八日矣癸酉日高春雲始作有衆幾幾以爲雨微令君長跼顙天稽首累百日中始晏雷雨滿盈令君蒲伏愈恭水潦幾沒下體有衆驩然呼令君雨不佞沐雨而爲之歌則咸踵門而歸德令君喁喁如出一口令君爲民引咎直將損年數以濟歲功乃今民獲更生萬衆各歸其餘爲令

君壽令君避席曰 上之澤也行部之所宜也百神之靈郡大夫之格也巫祝之所有事諸父老之勤也其何有哉先是列邑以早聞歉先霑足墳者有獲衍者畢登易儉爲豐民饒粒食旣所部上郡中旱狀

詔蠲田租什之三有衆熙熙幸得及于寬政頃五方之穰者轉至穀價大平諸父老三及余門頌令君不容口令君不有願司馬勒石紀之不佞嘗歷有司亦數憂旱有祈如響猥云天道邇哉代謝相乘元極則反會逢其適惡用貪天之功令君抗志回天曠日持久即羣心解體神益王禮益虔卒之興稿沃磽嘉生太函集 卷之七 三

寧國縣重建東津橋碑記

寧國爲宛巖邑西略新都蓋祖三天子都昭叢山而穆天目中折而北走縣不啻百里而遙東引天目西沿叢山山水集河瀝谿繞郭而入於宛輿徒相望郭東西各甃石梁津東津尤當其衝其工益鉅獨力而梁東津者則故老胡珂萬曆二年水大至梁壞當事

者通舉通寢越十年而格不行晉安周公由都給事中蒞浙叅知政事適量移至境內不啻神君奉之公顧孳孳拊循務和境內入境而問疾苦察民隱罔不周遇旱而雩走羣望罔不肅邑人親戴之若父母莫不喁喁吾儕小人始以君侯出禁闥據藩垣貴倨矣顧近人而能自下其斯爲龍德乎哉藉第令泥蟠潤百里乎何有於是踵門旅進請復東津之梁公避席曰嘻經始難矣其利不百與其革也寧因是役也因無所因宜必更始事倍功半孰任其勞借曰任之民力方詘諸父老能勞乎對曰君侯擇可而勞死且不避且勞力庶人義也何敢讓勞公曰嘻信而後勞不且爲厲吾茲從政朞月耳諸父老信乎對曰君侯以境內爲心境內亦以君侯爲心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矣公曰嘻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之以其道也故以益下說者易以損下說者難是役也其勞不貲於民不無損矣諸父老說乎對曰君侯以佚道使民一勞永逸胥此也即百世饗其利一舉足而不敢忘夫焉有不說公曰嘻父老言是昔溱洧失政小惠無庸不佞良寅何敢望子產要以乘梁利涉責在有司顧公帑不可廢大衆不可與與我共此者則唯二三父

太函集

卷之七十

四

老是賴令甫下聞風響應者三百人公從土著得胡讓等若干曹從羈旅得汪徽壽等若干曹舉十有六人分職而爲之倡乃從鄉大夫禮梅郡丞寶饒鴻臚邦佐爲之望以率子來屬胡少府春正巡工而爲之敦公以時督人官程土物稽出入辨堅瑕爲之植始癸未春迄甲申夏工乃告成其脩百六十武有奇故爲洞八而增其一其廣四軌高倍之橐鼓而桐聲出徵角於是乎信且說矣公多諸父老之扶義而應命爲之伐石紀事勒其姓名諸從事相語曰君侯大有造於國人此其一端耳是役也首鼠十年片言而決

太函集

卷之七十

五

非君侯之任而誰任哉爲而不宰有而不居吾儕小人烏敢掩君侯之伐乃介三老及余一言以荅君侯夫士躡屨起家未一試而寄之百里朝釋褐而夕製錦不已重乎然而勞則以爲獨賢卑則以爲不肖是快快者惡能平其心而得民和至若司諫職在盡言業已憚天子而排執政甚者厲庶隅矜意氣即三旌九列爭自下之何有于百執事比遷秩內則卿寺外則中大夫躡七等而先登猶自以爲折節一旦而出居縣猶隊淵也何有於丘民藉令去其矜氣斥其褊心直以傳客居官又何有於民事此其率也昔在近

侍公與不佞同朝正色直言居常以謬謬取重顧飲然自視退然若不勝衣吾見其由由耳既出居藩其由由猶故也則曰上之寵祿過矣如其鰥官卒無以佐百姓報主之謂何及釋憾者移其官僅得一邑其由由猶故也則又曰臣無狀當罷幸然以使過優容之所不孽孽夙夜保我黎民非人臣也今茲之役智者避事巧者避時敏者避言雖強有力亦將避怨公黜智慧巧力猥云自用其愚卒之乘時集事歸德頌功此其愚不可及也且也涉世猶之乎涉川其緩急較異當其清淺則揭厲可乘雖小有才難與爭捷

太函集

卷之七十

六

時而水溢其流湯湯雖或善泅非舟楫不濟此唯中才以上可以與能及其滔天舟師辟易咫尺可度將必由梁所謂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事則周公其人乎小詭易盈奄忽易縮滔滔皆是也大哉洋洋乎與時變易寵辱不驚吾茲有所試矣是碑也悉藉行人之口毋謂乞諸其隣

秋浦興濟橋青雲堤碑記

高皇帝疆理畿內略池州而控上游連衡皖城西綰潯陽彭蠡之口是爲襟領之郡不啻股肱故以秋浦名則城南一藪澤也長堤自齊山傳諸堞亘中流爲

平政橋登睥睨之射高墉若流矢廬陵劉公以二千石至習形家言則以建置不昉於土圭自三五更都始岐豐鎬洛從吉屢遷浸假以爲堪輿也者而卑視之則曲士之耳見守臣有土置之安則舉安郡蒞隩區千雉南面第中當肅慎而左海莫爲尾閭歎天門張地戶其形倒置右不有而左不宜迄今人文或未盡興民財或未盡阜胥此也其徙下流完繕有加于嚮者地形得矣于時問之郡相郡相嚮應之問之六邑長吏若都人士若庶民則皆唯唯遂決筴從左畢力經營會歲事順成猶易爲力易平政曰興濟名其

太函集

卷之七十

七

堤曰青雲蓋造士阜民固其所爲汲汲者也劉公以遷秩出境工役告成居無何水大至堤圯而橋亦圯有如宣房本之操畚爲堤故水易齧即貲小省其敗愈奢劉公去而澤不留境內適以爲天厄即得代寧詎能必由前而善其後哉既聞代者爲廣信姬公則帖帖喜公嘗按部淮甸陵園糧道在焉南決高竇則開支河北淤茶城則開新河易沮洳爲膏腴且利漕政壽州水溢以澤量人大爲之隄以固祖陵且弭水患乃今專城而治境內幸哉公既下車廣咨諏擇便利宣言郡縣綱紀相屬休戚相關猶冠冕之有

衣裳本實之有枝葉也利郡則利六縣利六縣則利萬民不亦如之寧詎因噎而廢食爲也是役也士觀任之與我共此者其唯諸相君若諸令長若搢紳大夫若賢良方正博士諸生若三老豪傑皆曰惟命公又曰歲惡惡能贏茲大役興或以爲厲已疇昔之役公爲政無及私家今茲之役亦在公夫家無有所預且救荒之策盡矣倉廩府庫畢空豈惟老羸即壯者且溝壑無寧使之自食其力殆亦罄罄之資是之謂不費之惠是之謂不怨之勞士觀請以身先之矣其費悉取諸鈞矢域中赴義者間亦縉之丁夫於是甃

太函集

卷之七十

八

石爲堤輿梁翼然中峙崇脩倍昔無改古名堤疏五道匭而梁之以象武林六橋仍建平政閣文昌閣凌雲閣出沒蔽虧以象瀛洲三島乘城南望則左大江右九子秋浦若天漢橋堤若虹屬天路車乘黃于旄冠蓋若輿若筆若樞載若負擔若跣若徒若端若弁繹繹乎秭楊灌木青蘋白芷之郊熙熙乎如登春臺如鏡太液如跨河鼓如涉析津莫不自適其適矣蓋自戊子春王正月首事暮而告成此非悅以使民宜不及此於是郡之薦紳大夫以及三老豪傑聚族而抵諸令長願碑成事於堤上之橋諸令長以告諸相

君相君曰善新都太守齊安董公嘗丞吾郡協謀居多司馬氏乃在新都願因太守公抵司馬氏不佞幸得奉教故得聞諸部署爲詳當世之求吏治者日苛有司之避吏議者日黠然於所當務若罔見聞凜凜然於其身懼相及也語以興作殆有甚焉司牧職在牧民求牧與芻不異秦越藉令課上最首諸侯於郡奚益姚公獨持大體先公家之急而後身圖難矣經始既躋公踵其後無奪心草昧不寧卒以底績此其尤難者也是役也五美具焉以回天造以闡地靈以興人文以阜民財申之以禪歲政其斯以爲非常

太函集

卷之七十

九

之事非常之功要以非常之原則公灼見之矣凡諸同心戮力者郡丞則申大夫自天倅則歐別駕鳴鑾趙司理世顯縣令則吳貴池榕常青陽道立熊銅陵蓋臣高石埭儀陳東流承芳錢建德穀樂觀厥成者郡丞則丘大夫一奇王司理洽駱貴池彥元張銅陵喬一應石埭存魯他若爲植巡工者若而人某某者民某某法得備書

臨淄鄉賢蒲大夫韓公入祠碑記

在 令甲鄉先生儒行脩民功著者祀之賢宗 今天子命禮官申明祀典非其人毋闌入責在有司臨

淄博士諸生上言邑故海岱一都會也都人士推轂先達必首蒲大夫韓公公父忍翁以有忍名無違言無失色公務承志恢恢乎無所不容翁惟緩急爲孳孳蒿目無告病施之藥饑舖之糜公奉周旋終身不倦每當食非侍匕箸不餐居考氏喪越三日水漿不入既廩鄉校貢及期楊襄毅視學山東具知人鑒既得公雋殿張奇遂以卷授公籍上大宗伯公言超然次出奇下疇敢越次先奇且奇故貧超然願居奇後襄毅義公讓事聞按部中按部逋優禮之爲都人士法胥後舉乃入澤宮則以逢掖徑 不謂主爵吾資

太函集

卷之七十

十

薄寧詎求爲可知借資則不能不吾知亦已矣幸有餘力吾其自三族先秋餽穀有常春貸父黨毋黨妻黨歲更入得當毋取贏無年則發三百金市穀千石及穀貴散而徵平價如初舉宗負歲賦七十緒無所出吏持之急公出而代輸齊人言孟嘗君故以公子豪公一側注不啻加一等矣及襄毅都太宰獨急公且召之公家食二十年憺然改慮吾聞士伸于知己庶幾乎一當吾師既及門太宰色喜蒲吾父母邑也蓋有虞世之故都凌夷以迄于今浸失其所今茲之民歲爲政不亦殘乎君其爲我治蒲民有瘳矣 命

下拜蒲大夫公下車質司盟以矢貞白審便利定章程緩征而務拊循緩刑而務休息暇則羣師儒考德業務以身先此中故揖讓之庭十六相於是乎出公等勉矣不則未免爲鄉人周行四封導利而布之下與民更始務力作以趨時出則墾田居則樹木引北開水穴壩入郭以灌園蔬引山泉匯而爲池以灌田稼居三歲政有成具言公再造蒲公以未疾請老所部不可邑人皇皇懇留公力謝曰令無所讓勞即朕足且不給乃今蹶蹇從事如不任何于是境內戮力爲公立祠報以血食車旣發遮道號泣者數千人歸

太函集

卷之七十

十二

而脩德里中如嚮者既即世以純德終公之儒行在齊民功在晉其高義在縣志其遺愛在祠碑稽令甲則不愆奉申命則不倍且乎輿論協鄉評請下有司脩祠事如秩節于是督學使者下郡縣議具報僉同遂檄令奉公主入祠有成禮夫齊魯嫻於文學本之乎躬行故其脩之于家則全授之政則無不達世儒奉經術如奉芻狗既陳乃踐之其寤也爲其夢也爲昧藉第令取給本之則無公故以經術起家其後稱詩可籍也逡逡君子出入不倍所聞則其順親孝道達矣禮有之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讓公之

質行不可僂指此其大都發矚于蒲如入無間不要而得民譽不比而得民和豈其有羶德也者而熒附之此有由本也昔之穰畏壘者猶且杓之俎豆之間彼其老氏之徒其下則鞅掌之役惡知禮意乃公終始誦義純德特聞直道具存登之齊魯諸儒之上越在尸祝庶無愧辭禮之善經也公有子直指君按部吳越聞禮告成北面颺言主恩高矣厚矣既賜臣介秩贈先臣文林郎乃今先臣得與鄉賢則明詔先之矣先臣死且不朽施及無疆即臣臣子之職不共敢不拜賜東面宣言議禮則求之野其言質直信

太函集

卷之七十

十二

而有徵惟茲博士諸生之言徵諸野史郡縣之大夫議則閭史州史在焉督學使者折衷而定之載在惇史是則公是然則同然俾先民得及于春秋禮也嘉言合禮敢不拜嘉

碑陰五首

始祖龍驤將軍墓域碑陰

吾宗得姓自魯潁川侯汪始漢建安二年龍驤將軍譚文和爲會稽令始渡江南于時郡新都而治始新公遷始新因而占籍其後始新入歙州公卒與夫人孫合葬邵石山胄子弭寇將軍諱軫卒與夫人李合

葬都督山後世附葬邵石山者墓二十五附都督山者六而公實江南汪氏始祖也後復割歙東畧隸淳安世遠支分歲時失省經界或淆 明萬曆九年奉詔經野聚族展墓乃謁蕭令君定經界給公文以堅世守十三年復謁嚴令君立堂坊表兆域以繫永思屬兵部左侍郎裔孫道昆紀之碑陰以詔來裔

宋遷祖司馬公登源墓碑陰

漢置新都郡治始新江南汪氏始祖龍驤將軍居始新始十世孫諱叔舉則司馬公由始新遷登源卒葬于此公生于晉仕于宋歿于齊其墓承亥就壬中形太函集 卷之七十 十三
家法本支百世世受王侯公卿其一居守不遷副使溥御史滢其後也墓入先朝祀典稅歸王祖廟祠戶奉之古碑不存太守董公乃更立裔孫兵部左侍郎道昆考之宗祏志之碑陰

曾祖母曾叔祖母合葬墓域碑陰

兩曾祖妣之喪歷三世始克舉蓋少仙劉守一得訣異人旁綜形家一顧神解客曾孫道昆所諸曾玄以下郊迎之登舍後山投杖命鋪得兆負酉抱卯辛乙參焉上若蓮下若釜背若盎而遙拱若圭穴中脉自西來深入則土駢剛左右重抱當穴得真土若瓜蔓

自酉蜿蜒左行薌若丹砂賦若胡粉則以萬曆戊子春王二月辛酉奉二喪合葬為斧封事既襄五宗七穆具在齊心發慮誓墓同盟先世卜舍凡四百年兆在舍旁而今始得具曰天授莫非先靈顧世世守之母落成事山自脊及趾左右各三丈有奇是為汪塢之陰故墳麓二公中分之產瓜分既久化居羸詘不齊自今合併為公悉歸禁步禁內毋盜葬毋鬻他人毋妄言吉凶毋擅伐薪木有犯則告之祖廟行罰有差盜葬者衆發之他鬻者盡其產而責之贖妄言者斥勿入擅伐者陪償一或敗羣有司無赦屬道昆矢太函集 卷之七十 十四
言勒石載之碑陰

歙唐模遷祖思立公碑陰

汪由古歙避地旌德府君諱思立行十二生唐貞元五年父命受室于歙之程遂居唐模為歙始遷祖享年八十二合葬歙北靈山之麓負乾抱巽後裔承滿公承可公祔是年有司奉 詔例復畝割稅舉宗請以稅入本支世墓祠戶遂重勒碑

宋祖瀚公碑陰

宋祖瀚公諱世遠數易四穆惟長若季滋盛歲時族族展墓三月生祠為期萬曆九年春會謀重立本

支具在屬公十九世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道昆
勒之碑陰

太函集

卷之二十

十五

太函集卷之七十

太函集卷之七十一

記九首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明奉訓大夫知隨州事孫公生祠記

程使君入楚聞隨父老言孫大夫治隨狀灑然異之
孫大夫者使君同舍郎也大夫去隨者三年隨父老
業已祠事之矣會使君自工部來則皆造使君問大
夫安否幸聞無恙則皆泣下語纏纏不休使君問曰
大夫得父老者何對曰隨未得我公則國人皆寐耳
公一旦至大呼寐者遽然覺之民未知作公爲之脩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一

一

封疆省耕歛而民始力田民未知學公爲之徧置社
學聚民間子弟之秀者擇其師教之爲期日召學官
子弟皆來會以身教之而民始脩文事民故患盜盜
往往自四方來隨無完邪國門之外且不保公爲之
窮治淵藪論棄市數十百人且今有罪者受版築城
其邪而民始無盜患民故情事候人不共公爲之除
道梁津而遠人始至凡此皆其著者耳故公在則民
怙公去則民懷隨之民何可一日忘公也使君唯唯
既而語襄陽守曰今之以吏治顯者往往務便民與
民無所更始大夫治隨不無事矣隨父老誦之不倦

何故哉守曰嗟乎此難以聲音笑貌爲也里父之愛其子惡能終身襁負之乃其心則無日而不在子矣子稍長必使之負薪不幸而有疾藥必瞑眩即負薪嘗藥里父不以其故失慈察其心彼固誠愛之也藉第今務姑息而知所裁是納之邪而益其疾矣周公抗法伯禽不假貸伯禽卒輔周室蒙故業而昌阜之周公於是乎善用愛矣然則古之人子民如父母者豈直以咕囁著愛乎哉強教而悅安之斯父母之道得也負薪嘗藥則強教者之所有事將固遺之以安耳大夫拊循其境內豈不孳孳顧獨興民治而紀綱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一

二

之必引之於正義謂之豈弟誰曰不然庶幾乎隨之父母也已昔庚桑楚之處畏壘畏壘之民且尸祝之矧父母也吳令君曰往大夫在歛亦以休息得民耳尚安事嚴守曰否否歛當南國之隩區行部者接軫於道民苦苛細幸得及於寬政而休焉大夫之治歛是也楚地廣莫其民恣睢或者猶然務因循有司之法削矣民慢而法削其如擁關何哉夫民張則弛之弛則張之此文武之道也父老相謂曰鄙人何知嚮其利爲有德二三君子皆歛人則知德者之言也於是述其言以告新大夫新大夫拜而起曰賀沂聞之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二三君子之稱載往事者詳矣願勒其言祠下且爲後事之師父老曰幸甚

歛縣重修紫陽書院記

郡中特建紫陽書院祠事徽國文公其地屢遷遞有興廢其一在歛儒學之右文公裳衣在焉建自國初西向成化庚子郡丞張公改而南向面紫陽山正德壬申郡守熊公遷廢寺以都形勝增置堂廡齋舍凡若干楹爲臺爲池莫不備具乃簡七校之士講業其中一時人文愈益斌斌矣歲久一切就圯迄今垂五十年嘉靖丙寅縣大夫林公由進士領縣事始謁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一

三

祠下周視而歎曰元立閩人也閩之俎豆文公者視闕里有差至盛矣此中蓋文公父母之國而祠事不治謂有司何乃鳩工程材葺其舊者咸若更始復度臺前餘地增置講堂堂外爲垣樹桃李若竹箭垣之南爲亭奉世宗皇帝敬一箴堂之東爲門揭宋理宗皇帝賜額其興事自十一月至于正月其財用出公帑若干繕工不告勞民不知役都人士莫不欣欣然喜也縣文學徐君來告成事屬道昆勒石紀之在令甲有司立學率廟祀先師博士諸生咸在學舍法久寢廢學舍曠而不居當事者則又崇事其鄉先生

爲之尸祝而誘之進魯人之陟岱嶽必先東山吳人之涉滄溟必先震澤其觀法也近則其用力也專是亦一道也且也國之養賢猶農之樹稼一夫而受千畝歲入幾何第令程力而相土之宜其獲過當乃今養士日廣視疇昔且什倍之使必程督而後刑日不暇給及既釋業而仕緩急將有賴焉卒然試之所養或非所用何以故失養故也教之必因其材居之必擇其地善養者慎諸此乃亦有秋是又一道也文公以經術明聖人之道若揭日月而行世儒斤斤猶或求多於訓詁要以篤行君子較然與古爲徒故其遺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一

四

書至今誦之勿絕當世以經術論士舍文公奚適哉使徒挾經術爲取世之資直優孟之抵掌耳尚安事養必也躬行爲本出入不倍所聞是則文公之徒也由此嚮用則其所養可知都人士後文公而興觀法不遠即有事於海岱夫非東山震澤之類與 今天子改元士蒸蒸嚮用視文公阨于有宋何論徑庭都人士資適逢時顧自於何如耳語曰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此縣大夫意也近昆不佞敬爲都人士申之

孫次公徵會記

海陽多大家孫次公用鹽筴起家大人客吳越則次公與俱當是時吳越晏然耳賈人挾素封之重因地利而息之高堂而居擊鍾而食連騎而出何揚揚也次公爲賈人祭酒顧獨折節以然諾重公卿間久之禮官知名得 賜爵如詔令及余奉檄入吳越家大人乃還既而吳越被兵次公亦棄賈去己未秋九月初次公遺家大人書曰昔在東海不啻昆弟之驩乃今家食有年未嘗一日而忘東海也其後蘇卿辟爲天官掾王處士亦以貲爲郎一時知交名器備矣然兩君者堂斧相望其如求舊何哉僕幸而得保其天年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一

五

儼然與鄉國之杖者齒乃今惟伯仲在耳諸子有不腆之酒願伯仲臨之於是家大人以杖屨來遂爲上客主人既獻酌者請行酬家大人脩爵而酌曰桃李之下成蹊然不能不先霜露草木黃落桂樹乃榮其得之天者異矣彼千金而垂堂者桃李耳公其後凋者也公飲斯再酌曰鄉人之服賈不啻鎡基藉令兵難未紓尚安事賈乃今司馬受 上方略倖不軌者以聞兵端弭矣公子因其故業齋用益饒則 君賜也公飲斯三酌曰公之婚嫁畢矣僕有少子以良月婚焉公病視僕病聽願及今無恙相從爲方外之遊

登天都求軒轅氏之跡幸而聞道留不死之舊鄉無
問年矣公飲斯次公再拜曰公惠顧舊好申錫我黃
耇昌阜我後人君之惠也敢不卒爵於是舉醕者三
乃謝客汪道昆曰余見父之執宜莫如次公長者云
家大人嚴事次公其所稱願者非貌言也將命者自
家大人所能悉數賓主之辭籍之可以示後嗣遂操
牘載焉

池上草堂記

新都多萬家之市其鉅者曰嚴鎮其西有九龍池云
市中諸吳最蕃聚族而居池上有篁池先生者世受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一

六

軒轅氏書務振人之疾苦其術多奇中全活者數千
百人先生不問家獨善賓客以故齋用踰溢無蓄藏
及伯子孤先生之產殆盡其後伯子以傳業愈顯始
樹居室就池上爲堂堂成伯子聚糧而西入楚守大
夫郊勞語伯子曰聞伯子居郡中後車數十乘虛左
以從伯子乃今輕千里而見客何故哉伯子曰橋聞
越人遇長桑君飲上池水遂以技高天下自吾先子
浮東海既歸而業始精橋倍先子者十五年乃今始
有燕賞之室聞楚有名山大澤異人在焉儻然遇之
庶幾幸而聞道惡用守一隅爲也守大夫謂善既踰

月伯子謁行大夫所曰余汎洞庭求軒轅氏之小臣
不得余登大岳列仙翩翩然下獨無所謂長桑君以
余之不敏惡能爲采真之游橋將自此歸耳守大夫
曰吾聞斲輪之言父不得而授其子如使必因至人
而後聞道伯子亦將有異聞於先子乎伯子曰否往
吾先子立池上辟呬而語橋曰孺子知水之道乎竭
則注之滿則酌之損益盈虛不過其則水有常矣吾
觀池水而得養生焉橋方奉以周旋而未能何異聞
也守大夫曰有味哉先生之言是天道也天道損有
餘而補不足故能生生善治生者亦然有餘者損之
不足者補之故能終其天年而無夭札即使今之有
土者操是道以往生人遂而境內平矣故曰池水可
以觀政何論養生昔人鬻不龜手之藥或者以封賞
先生之言其爲不龜手也大夫第令伯子歸休乎堂
上考先世之遺言而服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虛語
也豈必駕太山之騾駟然後行遠哉伯子曰唯唯

溪南吳氏祠堂記

諸吳聚族溪南無慮千室乃別本支繫近屬分門而
居凡春禴秋嘗吉凶慶吊之事一切自門內始故處
士珮字子鳴個儻好義人也系出四門受室潛川汪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一

七

氏處士有大志以服賈起家居常語汪吾家仲季守明經他日必大我宗事顧我方事錐刀之末何以亢宗誠願操奇贏爲吾門內治祠事所不卒事者非夫也汪敬諾有頃處士客死大梁汪立處士後逆喪歸擗地痛哭曰君死未亾人不難以死從君顧君有志不終而君未有子未亾人死其謂君何乃舉處士遺金授能者任轉轂居數歲累百金遂度土程材乃議祠事前堂後寢繚以周垣籩豆裳衣各得其所盡百金不足則脫簪珥傾篋以繼之又不足則稱貸繼之辟纊織絰以償之蓋終始若干年然後告成事汪

大函集

卷之七十一

八

乃奉處士主先入告曰未亾人所不負君冥冥者將以畢君事也不自意藉君之靈幸而畢事君其來饗乎哉於是徧告舉宗門以內皆得立主立主以兩浙運幹公爲祖其下各以昭穆祔焉舉宗長老歎曰吾宗以饒富傾郡即千金之子何可勝道哉乃若諸宗各有祠亦必合羣力而後舉處士遺金莖莖汪以一發婦任之非直處士功臣抑亦吾宗之孤趙也賢乎哉余聞之曰固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要其極則禮樂備焉此惟王公有土者能殆非婦人女子事矣昔寡婦清擅蜀之富天子不臣以汪視清則騶虞

之視負塗豕耳汪於余爲宗人女諸吳於余世爲婚姻余既多其成功遂勒石爲之記

游洞庭山記

洞庭山峙震澤中其形勝甲吳會劉生言山猶橘柚巨藪浮之其隔閼各爲一區猶一瓣耳登縹緲峰乃觀全體蓋其蒂云余將有事洞庭期諸君子不至顧季狂張幼于力贊余往也遂與之俱幼于言蔡丈人義甚高字師古年九十矣登高不杖往往先諸少年處士徐紹卿年七十七並矍鑠能詩其兄子太素以好客聞皆山中山人也四月三日發吳閶旦日登姑蘇臺遇雨止日中發胥口風雨從之舟濟涵村雨不絕踰跟走資慶主紹卿資慶當東湖西湖之間蓋一區也旦日過陸希生陸伯相兩生請從會太素由庵下來爲客治十日具乃就近登東湖寺寺在山椒方沼瀦佛宮前遂以名寺寺後列石以什數當嘉樹陰由列石出松林林平衍可藉草余從頌質故道望穹窿迤北諸山近若舳艫遠若烟霧細者若芥稍巨則置栝耳東湖去西湖五里高倍東湖故市豪齒齟之寺遂廢其西有水盈坎湖風作輒揚波坎中故名出寺而南亾馳道攝衣由徑以上得玉椒泉泉可當惠山

大函集

卷之七十一

九

再軟而去又南則循崖踰蹠不盡五百步而得平岡望縹緲峰猶將五里而遙其高曾不能半緣岡東折舉趾浸高又折而南凡三息趾乃抵峰下諸豎子扶掖上坐其巔巔故有羽人居今廢倚杖西顧白日薄陽羨間湖光亘天不啻百里泱泱乎大觀也東涉東山二十里而近山若拖紳其上有柳毅井通三相語出裨官氏水東沃野數十里號小雲南又東則吳江北有山曰馬蹟亦浮震澤近毗陵又北則梁溪諸山視馬蹟差小土人爲堤捍水堤自澤畔屬於山東北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一

十一

則穹窿姑蘇相去七十里此其大較也近而俯視七十二山大半可名誦劉生言信矣旦日復出東湖嶺折而東南所過田廬近似吾土又南則丘木相望多馬鬣封轉入叢林得天皇寺寺故有葛洪井在廡東寺後別院益幽顧獨蕪穢寺去湖稍遠羣山輳至亦爲一區東出馬城吳王廐也今祠事東嶽黃冠主之由馬城而東乃造嶮下蓋文敏公舊業太素則其季子云其居第倍紫山面東山近則鼇山鼉山龜山相屬三山產奇石採石者至今賴之湖上良田一區無慮千頃客猝至輒不知其爲水鄉東北寺曰法華乘

蹠道出湖上又東爲東園公隱地仍名東園旦日西南行人靈祐觀廢久矣其左得林屋洞是爲第九洞天順中武功伯徐有貞東炬溪入抵石竇署曰隔凡窺其口狹斜如建瓴亾敢進後浸淫塞洞口廣五十步其高與頂踵齊內視則皆塗泥余踉蹌不得入幼子伯相徙蹠往命秉燭先食頃燭光隱隱出洞中皆負塗出矣余問狀其中開闢無常深入石愈奇或若綴旒或若追琢或若粉繪旁多奇字皆古篆隸書燭光微不能讀燭既跋乃還余出洞而西探陽谷洞遂攀躋出山上過曲巖巖石相錯如簷牙非側身不得入然淤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一

十一

者過半矣又南有隱者遺跡黃楊斑竹在焉下曲巖右行懸巖數十丈石懸黑下有石戶或云與林屋通假令役千夫浚表裏出淤泥則鑲石爲山耳靈祐西爲東嶽廟西北有馳道抵仙壇壇負一山形如鐘釜兩山如左右手夾持之羣山拱衛如列爪牙距湖乃止湖水當席如奉盤區自毛公上仙聚學道者千計其後皆坐不法籍除壇右爲鍊丹臺臺上啓井是爲丹井臺下復有方井井亦泥壇既夷其遺趾高下咸在古稱福地居然一隩區也由故道而南其西爲包山寺寺故有神僧衣鉢精舍往往可居山中十八招

提無如包山者余以旦日當禮佛命僧具齋頃之明月出西方太素請行酒明公至如來放大光明願承甘露入醍醐爲明公壽於是共持案露坐酒數十行坐久薄寒侵人乃罷蚤起禮佛畢由羅漢寺過消夏灣吳王避暑所居也縹緲峰如展立羣山列障障之兩山合抱如周垣湖外三山當垣口環中瀦水九里類太液昆明近則居人樹菱水中井井如博道菱外故有亭址亭今亡亭外水浸深其廣當三之二千家之聚負山面湖美哉風土之麗民物之饒蓋一奇也余過上方寺當道有老松偃石梁上如臥龍既登上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一

十二

方得環中之半寺故以註誤廢沙門受故吳令宋望之指將復之其遺構悉亡獨新者巋然存耳由上方過西蔡蔡丈人以杖履迎遂存丈人於家因過勞孝燕蔣太學丈人執余手過烏沙泉泉在小龍山當水裔水中石嶼如羣鼠曳尾窺其稍大者如貓遵水東行水齧石趾如斷朽木其形參差如臥隄橐其鋒刃斷斷反射湖水衆竅相通如雕幾嶙峋倒置如觸不周山崩行數百步石趾窮西過小洞庭亦石趾也一石雄峙水上高二仞有奇視洞庭具體而微七十二山可概見獨嶮絕不容足余足出諸豎子肩背上乃

登石有大竅虛中諸豎子自下矚余如坐天上既又過龍頭石石趾視東益奇巨石如房蹲四足如鼎時一石驤首出臨水者五尺如虬龍余躡其上乘之會大風恐或飛去乃下又西則皆石洞豁衍闔闔若房闔相通深入或有竅通天如中雷變幻萬狀不可勝窮疑水伯役鬼工爲之何詭異也其西故有石佛寺今唯小像坐洞中余雅聞明月石公慕之甚會舟人貨桑急不得舟余屬里人譚生傲舟譚生敬諾旦日鬱蒸如溽暑余亦知爲雨徵會譚生操舟來余固請往晦明遍作舟行自如東過明月灣視環中異山橫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一

十三

九里如月始弦林木蔽虧當其隙乃見居室亦異境也雨至諸客避樓船中余必欲東從者獨季狂及譚生耳石公亦皆石趾其上堀起如方城折而東言言不事十仞渡口二石離立土人乃名石公又折而東石三面如堵墻皆十餘丈矻若天造宮室或名石宮疑誤耳余冒雨出其上雨甚還舟既而幼于希生以小舟來亦出其上歸則風雨大至舟不得前譚生請泊石公灣先問館舍於是躡沮如宿王氏易衣屨臥東閣中旦日舟過上真宮丈人帥諸客至余以昔病客畢謝之丈人引余過法喜菴庭下三松梁天監中

樹也去菴過綺里指綺里季故居既又過觀音菴丈人辭去余西入里巷問黃公泉出里則長松千章相對夾道蓋花山道也林中古松峻茂視法喜同寺下茂林則僧以七緡歸市猾笑花山殿閣皆燬僧舍厓存余問三泉得其一耳旦日西行登嶺望角里一山高數百仞負水而擁民居丘園草木相錯如刺繡文亦一奇也鄭山人就見長慶匠過山人里南有松視花山益古其下有石如砥高下坐數百人又東南凡什數松皆亭亭千尺余箕踞松下如不欲行山人言里中桃李始華爛然霞起客乘春至宛在丹丘山陽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一

十四

樹梨數十千華甚盛馮高一眇夫非白雲卿邪惜相過晚耳西出三里有角菴菴居山之陰人境絕美俯臨澤國如在沃焦真避秦地也是日袁履善濟庵下宿包山旦日自問道來遇余資慶相與復登縹緲指足跡所至一一名之諸客不能從而余視昔愈捷歸飲芍藥花下計行期旦日大風不可渡履善趣余就道吾黨其待之水濱至則反風從舟日晏濟胥口旬日遇雨者二未嘗害游既泊吳閫旬日雨跬步不能出曠昔幸矣嗟乎都人士好奇宜莫如吳會名山大澤宜莫如洞庭唯舟楫有戒心百不一至余輕身而

往乃得周游亦坦坦耳昔言蓬萊瀛洲諸勝率以爲譸張彼在瀛海中去人世不知幾千萬里藉第令具在寧詎能至哉鵬徙南溟鸞鳩自適各從其志而已

賁于堂記

王大夫在內史部中仲子以楚士第一人舉進士高等大夫聞之喜北面稽首而告曰臣故侏游今臣子入官臣請老於是大夫解印綬去稅車于鄆仲子授尚書郎入司寇署遣使者十往以安車迎大夫不得請頃之入司馬署遣使者往如初又不得請及仲子繫宗伯籍侍從 邸中大夫語家人曰吾固知孺子無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一

十五

害且有奇治獄治兵則孺子能矣顧今所任職乃在四輔之間吾將覘孺子往也計日而就舍大夫乃安則又趣治行吾將還楚會仲子最天官考 詔賜大夫爵視仲子官大夫冕衣裳拜 命闕下歸鄉里守從諸大夫賓客往謁之大夫陳應書於堂冕衣裳而肅客於是坐客有偶語者守庭詰之客曰始吾以爲大夫翩翩然者也方其以郡請老直將疑百乘而輕之乃今受一命以歸一何重也守曰嗟乎客言過矣昔由光甘不事之節史氏亟稱其義至高後之人遂求多於顯者夫鳳鳥翔于千仞之上覽德輝而下之

必隱之是而顯之非鳳之德衰矣昔黃綺不詘高帝終不以其出而見非龐公白首鹿門終不以其子之仕而貶節可以出可以無出可以仕可以無仕亦各以其時行耳當今之時使者不出國門弓旌不下田野士纍纍然至惟恐不得一當有司安事隱也大夫去郡豈直爲名高者哉古之人視國猶家視人猶我家丈人有事家人治之可矣豈必治之自我而後乃愉快乎管仲相齊以國士顯孔子稱齊國之士乃登鮑叔而上之九合一匡非鮑叔宜不及此然則管仲之力鮑叔居焉大夫以仲子事國家則弛其負擔以大函集

卷之七十一

十六

般若堂記

時惡用丘園往也仲子資適逢世且爲國華乃今譽命自其所生則仲子程功始也大夫之所爲貴不出戶庭視丘園廣矣盡何與焉大夫進曰君侯之論易深哉僕有環堵之室蠶書在焉願君侯名吾堂且章君賜守曰敬諾則以其言得當於長者命侍史記之

齊徵君明僧紹供法度禪師居攝山太始中徵君以其舍爲棲霞寺由唐而下累朝遞崇事之歛沙門慧光故受聖僧衣鉢諸學士大夫入歛主慧光既而閔藏金陵築舍棲霞寺歛處士王寅博雅人也善慧光

大函集

卷之七十一

十七

處士嘗登錢塘浮屠見宋人手摹四十二章經勒浮屠上則以有宋叔世諸顯者不皆聞人猶知從事遺經垂于不朽吾黨獨當明盛未遑之謂何棲霞寺故有般若堂蓋智曠禪師所建廢久矣處士爲慧光畫策復般若堂中築說經堂廣若干尋高若干尺求遺經善本謁諸名士書各一章勒石四面以封如宋人法堂左右分饗首事者明徵君法度禪師在焉歲甲子慧光周游長者間鳩工程材諏日興事事既集紹介處士謁道昆記之道昆以儒發家何知內典彼言般若者何慧光進曰道一而已矣儒者往往絀釋

氏豈不相謀往慧光居歛時聞諸學士大夫講東越之學率有味乎其言夫高下散殊莫良於日感通天下莫良於知何以故以明故也天地向晦一何冥冥出暘谷而升扶桑色斯辨矣及其中天也明照四表察見九淵既薄崦嵫而西冥冥如故耳芸芸萬物消息有常暘谷不生崦嵫不沒明暗通塞則日之由夫人之知亦若此矣吾致吾知先登于岸則般若之云也遺經四十二章爲西來第一義善言般若者在斯乎嗟乎東越以良知鳴則象山爲之嚆矢象山持論得東越而始張皇要其初般若先得之矣自_釋氏入

太函集

卷之七上

十八

中國學道者率仇視之彼以薰蕕不同器而藏亦其甚也王者宅中而居奄有四海必也外夷賓服至而後中國始尊假令閉關絕之何示人以不廣如此道昆始聞般若之義有概於心遂次其言將以解瑕疵者之口處士聞而笑曰夸父逐日日不以其故而趣行魯陽揮戈日反三舍人力不可以常勝絀釋氏者非也鮮釋氏者亦非也佛日固自若耳道昆謂善因並載之乃若經費顛末及輸金者姓名則有司存不具載

徐于室記

室高廣方丈深加半焉負牆設一木榻以居坐具臥具咸在榻之左樹佩劍一葢大將軍所鑄余爲之銘又左一几縱置之北上石琴在北石磬在南端主人不能琴特不去耳榻右設一几如左其北爲度者三一貯佛子書一貯經史一貯詞賦其南當參之一置博山爐舍几而南不盡一武設小几二廣尺有咫高視廣有加一置筆牀一置茶竈中布席衡一几戶牖間去闔尺五几之右置一篋貯圖書其左設蒲團西鄉燕居則當戶抱几日繙書或著一家言非有故不輟業坐久則蒼頭供茶具薦沉水香怠則擊磬什數

太函集

卷之七上

十九

聲倚木簀踞澤劍首甚則齁齁睡矣意不自得則趺坐蒲團學無生忍居數月率以爲常主人故倦游既歸而倦愈甚乃今跬步不出將以一室老焉其曰徐于則有味乎莊生言之也

太函集卷之七十一

終

太函集卷之七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八首

濟溪游氏坤維山記

余不習堪輿家言。大夫往往而命之未喻也。鄉先生中丞游公善易又善堪輿家言。先生謂余堪輿具而易行乎其中矣。坤成乾始地承天施著不息故大來著不動故重積。故曰一動一靜天地之間。吾將持此以爲教父。余高其議心竊志之。隆慶改元先生猶家食其諸弟諸子謁余曰。吾宗世家濟溪不啻千室。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二

之聚藉先世之澤亦既蕃滋。往吾居之西南寔爲地戶故有培塿當其下。材木殖焉堪輿家以爲宜其茆。吾宗久矣其後或夷丘刊木于隣有言鄉大夫居其間卒不解先生自閩歸語諸子弟吾隣不啻秦晉親也終不以此蔑親於是違言遂平不待其詞之畢也。先生則又以善隣善矣乃今徒釋憾於旦暮而或流禍於無窮非善之善者也。夫唯培塿故可夷唯薪木故可毀爲今之計第爲山以當坤維老夫雖衰請以一簣爲諸子弟率異日諸子弟接踵而起拓地而遞增之於事便乃計工力立程期先生出三百緡有奇。

授巡工者乃爲山廣若干尋高若干尺不旬月而告

成功伯子雅善先生願伯子稱載其事余不敏顧數

聞教於先生即先生有事堪輿易教章章著矣易曰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彼至靜而德方厚之本也

含弘光大萬物載焉故置楮以浮勺水則膠引江河

以奉漏卮則盡不厚不載不弘不弘地之道也諸君

子不觀易之繇乎三曰含章四曰括囊此內外之介

也由是而內則直方外則黃裳積中盛矣然猶必虔

其始故曰履霜必厚其終故曰玄黃懲戒備矣西南

坤位也厚載坤德也先生其以此爲訓凡爾後世務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二

二

長厚以保阜昌效法之謂坤諸君子蓋辨此矣先生既受命入官聞余言也輒然笑曰昔愚公伐山以堙東海達者猶然多之今之愚公震得是已乃今反愚公所爲而伯子獨多我頌二三子畢吾志毋令姍笑於愚公

竦塘黃氏義規記

高皇帝郡縣天下授民業有常至其周視窮民覃恩尤渥甚則爲之衣食爲之廬居歲凶則爲之積貯以備之死則爲之棺爲之歛爲之塋域以封之此宜無不足者顧承平二百餘歲生聚不可勝原彼其無告

一切倚辦公家力不贍矣吾郡列故都三輔間有司奉德意唯謹民俗纖儉務蓄藏中人之產饒者什三大饒者什一藉第令哀益豈不人人足哉顧聚族如林千室相望此徒以一手一足之利其能徧及者幾何夫周澤渥矣天下不無菜色之民有司良居民殷矣部中不無向隅之泣何故哉山居或以陸沉水產或以藁死其不齊則然也善乎黃公之言曰其藉帝力因先世寵靈幸致不貲至足矣吾宗自晉太守公留居郡唐祈閭尉公徙居祁門左田及宋二祖遷竦塘迄今數百年矣舉宗無慮千指不能無困窮彼謂太函集

卷之七十二

三

此羸其何以敬宗收族第爲之經費歲以爲常此吾事也不幸公即世則以治命命中書君中書君方入侍禁中不遑暇今上即位遣中書使滁陽中書君奉毋太孺人歸待期報命乃畢會宗人問生事盡得其戶口計之凡在宦學優游論已次則待賈而足者居五又次則待耕而足者居五之三其餘則否中書君竊歎曰上新聽政賜民粟帛有差海內喁喁知大澤將至矣闕上之澤不流棄父之命不亟非臣子禮乃就舍左鄉五山治垣屋衡達七十有七縮達十有三治塾舍兩楹舍旁爲庖以供師餼置田

二十畝歲收田租出俸錢百四十緡歲收息擇掌計者俾籍而出納之卜三婆墓山地二區別良賤爲域以待葬者諸以不足來告居者得廬葬者得地凍餒者得衣食婚得采教受業得師將世世延之世世賴之無不足矣余聞太史公作者猶然艷貨殖爲美談其言直以財力相高何卑卑也顧今之顯者率無能改於其言結客市交千里畢至出門遇宴人子卒未嘗動容甚者恣饗餐務并兼即股越瘠以益秦肥不遺餘力而讓利千則役萬則僕固非空言尊主庇宗則於何有昔陶朱再散疏屬子孫脩業而息之文正太函集

卷之七十二

四

宗盟至今誦之勿絕語曰富而好行其德陶朱有焉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文正是已黃氏以世德顯庶幾乎兩人者哉中書君謝曰使余小子自效咫尺兢兢無得罪於吾宗君之賜也先君子之遺也余小子惡足與道古

溪南吳氏重脩仁義院記

曹谿入豐樂水薄金竺而東夾流爲招提二其一在千秋里曰江祈建自五季其一在禮教里曰仁義宋大中祥符元年建之當是時吳氏徙居溪南六世矣吳文用稱長者多建置功招提相望而居有故則迭

相繼也而吳氏累世饒溢故仁義爲雉初而西南數
不利嘉定九年僧宇真稍更東南向地乃宜咸淳六
年僧正遠首事脩葺會兵起無成功至元初僧壽能
乃始卒事 明天順中更置門廡成化末更置忠烈
祠正德六年佛殿觀音殿災僧法環首事募建嘉靖
三年千佛閣災僧正曜首事募建其後廢圯不治諸
僧能事者無聞焉吳氏聚族而謀諸長者皆來會先
世務在善俗揭仁義以示當來乃今倍本謀闕遺澤
奉先謂何耳於是計工受事羸貲有差撤內外門悉
與更始若殿閣若鐘樓若祠若廡一切飭舊而新之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二

五

頽者興闕者備黠者丹堊陵夷者繚以周垣表裏莊
嚴居然佛土經始于嘉靖乙丑告成于隆慶戊辰其
費千緡其益無量蓋吾鄉希有事也夫新都文獻之
國象教擁格不行即僅有存率以瑜伽從事諸沙門
曾不得與編戶齒無問化人之居有其廢之則莫敢
舉非朝夕之故矣諸吳方以不貲傾郡視千緡何有
哉要以趨義如流真長者事乃若不忘舊物優然若
將見之于堂構之間則仁義之屬也江祈廢圯日甚
頃從吾宗諸長老始興復之蠶績范冠則仁義爲之
地耳諸吳既畢事紹介而言江祈故有羅鄂州詩鄉

曲誦之不廢昔在淳祐吾諸祖良德甫淵甫部署
仁義乃從左史呂公游公賦詩廡門手澤猶在至元
之役則公子太守沆記之其後遞廢遞興率湮沒不
載非附青雲之士其將無徵明公有意乎西方願乞
一言以徵後余吳甥也五世受室于吳且余方有事
肇林聞此而喜可知已遂述其事勒石備載諸長者
布金姓名他若仁義同異之辨則我不敢知唯左史
之言在

金雞閣記

余過海陽市其西有金雞閣云太學生汪元蠶家海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二

六

陽任俠自喜居常焚香烹茗弦誦自如舍中食客十
餘曹各舉其事出傾千金結客雅遊廣陵朱子价吳
會皇甫子循文壽承許元復黃士雅諸名家客至輒
帳具浮大白必盡驩即持苞笥問客於家必濟所欲
於是諸客交譽元蠶遂得郡縣長吏驩折節與之遊
自以爲得元蠶晚鄉人或元蠶所急即當適輒爲元
蠶地陰脫之其遇諸賢豪則否諸賢豪爭短元蠶奈
何以布衣而傾鄉大夫語稍稍聞元蠶遂隸尺籍元
蠶過吳會子循士雅執手語曰彼逐臭而子好芳固
知不免元蠶謝曰此吾罪也太原三晉都會誠不憚

千里游吾幸有母不能事又復遠徙以爲母憂自今將不得爲吾母子矣悲歌慷慨泣淫淫下明年上即位大赦改元元蠡自太原赦歸色揚揚意得家人請曰君抵不辜家大困君歸矣謂先人之產何元蠡笑曰天不獨吾母猶然以不肖之子歸之君之賜也即一日養不宮三公無問產矣乃署閣曰金雞閣奉詔書置閣中客曰明公舍爰書而親元蠡即晏平仲何加焉由此遠害而保有令名其何以振元蠡余應曰諾客亦嘗有以關雞聞於元蠡者乎虛憍恃氣其能無失者幾何藉以木雞臨之夫復何失元蠡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二

七

勉美元蠡唯唯則又謁余銘之銘曰有堂有皇大澤泱泱厥有王章有堂有背母氏斯在無菑無害皇人恢恢壯士纍纍奉檄來歸來歸嗣服敬爾宗祝思皇壽穀

豐干社記

古者采詩民間則太師事近世以詩論士其業有常自經術興學士鮮稱詩者夫國風出自閭巷即婦子猶或能之學士誦說百家莫不囊括程材絮智豈不閭巷婦子若哉與之言詩輒退然避席士固有正業惡用詩藉第令囊括百家其才智悉出閭巷婦子下

非夫也往余家食竊稱詩餽中二仲雅從余游獨嚮往當世作者則以吾兄皦然號美固當餽中吾黨猶奉功令守諸生必得近地爲幸遂盟七君子爲會豐干七君子則孝廉陳仲魚文學方獻成方羽仲方君在方元素謝少廉程子虛會吳虎臣將游江淮願以布衣來會盟既合虎臣行適余起家餽中虛無人矣諸君子講業豐干之上脩故約如初既余以歸省入餽中諸君子介二仲以詩爲贄余受而卒業蓋洋洋樂之今博士以經術繫諸生不啻三木童而屈首既白紛如即佔畢不遑何知六義諸君子孽孽本業徒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二

八

以其餘力稱詩才人人殊要皆不泯於法他日釋業九歌二雅亦其優爲無論閭巷婦子不佞鄉人也不亦愉快乎哉鄉人有言業竿工竿業瑟工瑟諸生求齊者竿也假能得志於齊舍竿而從瑟不後乃今左右狼顧吾懼其將以瑟害竿嗟乎此曲士之規規耳鄉大夫方叔子故嘗以諸生稱詩詩名既高卒之取高第猶掇之也山人陳叔子亦嘗以諸生稱詩中道而謝諸生其高義踰於儋爵迄今多大夫之業而山人之稱名不衰何不可者不佞故不能詩僅以經術進五十將至猶然無所成名此好竿之屬也吾三人

者具在於諸君子則皆諸父諸兄擇可而從諸君子勉矣吳仲足數往來豐干聞余言以爲無當諸君子之於狂簡天性則然居常求多於先正先生即文公不免司馬獨舉今之高顯者恐不能無後言余默然揖諸君子而退

叅軍祠記

新都四塞之國自昔鮮兵事多故家聚千室以爲宗蓋里相望也其俗飾禮教重蒸嘗舉宗各有祠畢祀先世由別子而下世世不遷即有田祿以及齊民無差等此雖尊祖敬宗者之所有事無亦溢於禮而禮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一

九

者與程氏聚族居托山舉宗業有祠矣叅軍既以子貴顯地下諸叅軍子則又祠叅軍往宗海與余同朝余家食乃從余議禮宗海之言曰汚事先帝碌碌行間不自意席先世之靈幸得賜爵父母汚父有緣贈徵仕郎彭城衛經歷母鄭氏贈孺人汚無能貽父母令名顧上有譽命而皆不逮且父母舉汚兄弟長冲次瀚次淳皆王官汚以下材猶得倅州牧凡此皆父母遺也謂終天何乃就祠右置專祠以時舉事具祭田祭器以爲常先帝季年業已告成事此亦人子之心也在禮何如叅軍祠載郡志中則余既

已知之矣祭法官師一廟曰考廟其叅軍謂乎夫自仁率親故不怠親自義率祖故尊祖與其尊祖而溢於禮宜莫如親親是舉也本仁則親爲重脩禮則節爲宜君子於是乎觀禮矣余聞叅軍君長者多材能總無筭以析秋毫可應聲辦也顧矜已諾嘗卻遺金授館人以莊憚同游以敦朴師後世得正而斃鄉曲誦之孺人出長齡其姑則同室姑也孺人事姑愈謹卒得姑驩身有丈夫子五人猶善視諸甥女居常編素相夫子終此其質行足多皆俎豆之屬也有子追養誰曰不宜嗟乎郡中祠者衆矣君不觀祭之芻狗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一

十一

乎方其始事齋戒敬進之一何肅也既奠則芥拾之耳故內重則重內輕則輕同物異情何有特操乃今建事儼乎神明之及交其有不肅者非夫也久之則高堂突夏直以侘鄉人祝史矯誣惡知禮意臨戶而不作者蓋鮮尚安事祠諸君子之祠叅軍禮道也乃今作始罔或不虔較然幾於禮矣慎厥終如其始則以堦方來諸君子勉矣宗海頌首曰明公覲及宗祏訓及諸子若孫數世之德也其勒之石

猗中記

黃山苞巖谷以百數其隩區則猗中云豐樂水出雲

門五十里而遙經七百里入于海。洪中山四合東西不見水端。其山南北相距百步。有奇東西凡五百步。東最高者曰羅。逦逦稍北。據上流曰牛鼻。西最高者曰樓臺。逦逦稍南。當下流曰乾谿。乾谿視牛鼻齊其下。爲石礧嶺。石礧東折曰壺嶺。又東曰壺山。山多土。可封形家卜兆者。二依山闢土深五丈。修什之累石爲趾。高二尋。修廣參之一。趾外爲田十五畝。田外爲蹊。曰飯牛蹊。蹊外爲谿。即豐樂水也。谿以南皆石山。沿流若步障。草木皆齊。其西浸殺而卑。若鳥翼。張水上谿薄山而稍隩。蹊臨谿而稍弦。田與蹊齊。蹊出則出蹊窮。則窮。刻兩端若張弓。因地勢也。蹊窮。汧流而上。石礧出。灌木陰谿。石如龍門。水湍急。寒衣可涉。既濟乃得汧洲。上流出黃竹潭。抵洲分而爲二。左循山右循礧洲。窮復合。石梁當之。亦一藪也。西薄石礧而南折爲桂竹灣。其下爲桂竹潭。潭上石礧達谷口。脩與飯牛等。廣半之。石互出如犬牙。狹者曾不受足。林端出石。溜繫繫如貫珠。水流石上如建瓴。多水草。其南巨石當路。出水上高可蔽牛。又南則谷口矣。昔在嘉靖。主人始有礧中。歲用其贏。有事建置。避石礧東入谷。爲石門入。門就巨石爲釣磯。拾級而上坐釣。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三

十二

者其東石趾可容席。列石基置水濱。釣磯以東。步蹊蹊爲棧道。又東則裂石如環堵。今屋之巖。樓川游此其一息也。進次石溜。屬浮丘爲銘。進次石林。延十五步如閣道。俯臨石礧。爲闌楯。游者相與班荆可再息矣。依壺山爲華陽館。傳經者居焉。堂曰韋堂。則易教也。墻東爲圃。築東北隅爲樛木亭亭。中視南北。山羣木干青雲。蔽百畝。編竹爲薄。衆芳在焉。華陽西爲野人居。又西爲冷風閣。衡五達。閣居南端。三面皆綺疏。天風四至。翩翩千仞之上。美牛鼻乾谿。當左右。牖若出蛾眉。行人杖屨度石礧。出沒木末。若圖畫其南。瞰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三

十二

傳其人非也主人務折節爲儉顧獨亟從事饌中要
以人不勝天文不滅質且其人長者蓋庶幾有聞焉
主人謂余鑾有九子無能訓之以儉德顧獨作無益
備游觀雖鑾亦自知其無良願客志之以章吾過嗟
乎鄭侯以壯麗謀國而以儉師子孫卒之漢享有道
之長何論蕭氏藉令諸子不改其舊惟守成爲兢兢
即世世可知已不則天地一蘧廬也謂作者何王人
爲余肺腑親姓蔣氏居豐樂里

曲水園記

豐樂水出黃山東行百里而近水浸深廣其上則諸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二

十三

吳千室之聚里名溪南左黃羅右金竺蓋新都隩區
也里南良田千畝里人呼楊柳千其東則曲水園脩
廣不啻十畝疏畛爲澗道經垣內外如隍其中鑿池
圻南北如天塹剛入澗道澗道入池句如規折如磬
故曰曲水垣東南百堵不墜不墜西則編柳爲藩力
省矣鑿坏爲東南戶當戶爲竹林穿林跨澗道爲橋
北林視澗南稍廣穿薄西出得萬始亭亭在東方萬
有從此始也累白石爲山峙亭北或云羣玉山跨澗
道爲橋得孤嶼如環壁花石錯置當其中幕四栢爲
亭東五步得彩橋橋東多竹箭漁者置浮槎水上笥

東流爲魚防竹外爲行厨便烹鮮者由孤嶼而北歷
長楊彩橋脩倍東橋蜿蜒池上池北步欄五十步西
行而中折之客至若在濠梁是爲魚樂步窮出西戶
得釣磯沿隄西行隄北脩竹百个隄南折不盡五十
步距池西隄上樹七梧桐有美蔭中隄登水榭署曰
中分面西爲門三面臨水爲牖東望池畔樓臺花鳥
相與浮沉日高春名揭河漢而西也西池當五之一
隄衡分之西望羣山在門若良史出繪事蓋山水一
都會也池南馳道廣二軌脩什之道左樹文杏皆臨
池右樹叢桂葦桂枝爲薄蔽南端中穿薄爲御風臺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二

十四

崇廣二仞天風至冷然而游帝鄉視七尺若蟬蛻耳
臺東南度澗爲饁舍舍臨田間主人就舍明農餉力
作者西隄西出戶五畝畝鑿之曰沿西池北行得田
舍藩以灌木是爲灌木莊反步櫺歷重門爲水竹居
主人經始于此其後小樓崇常有四尺藏書五車由
藏書外達槃樓由閣道外達少廣槃樓則置夾室少
廣則置都房槃樓廣加藏書者什三少廣廣加槃樓
者什五由藏書四達皆三室是爲十二樓前臨步欄
曲水如帶沃野如列籍富戶屨前林木蔽虧如步障
其西爲青蓮閣綺䟽如蔚藍東閣梅華入牖中春至

以先登最青蓮下爲清涼室室東鄉關西戶通步欄
其左洞房宜卻暑由洞房北出當戶一卷石如美人
左右人若夾轂然各廣二几又北爲迎風坐四門洞
開由迎風北戶以西樹梧不十歲而拱拾級乘磴西
北累黝石爲小山山北爲三秀亭亭故有芝房之瑞
亭北樹木芍藥當藥欄下半規爲曲池由迎風西戶
入水竹居東戶入高陽館館南爲垣屋閭戶以居去
垣不盡五步聚美石爲山震澤產也羣山大者嶽立
小者林立疏茂相屬其高下有差高則爲仞者三下
則爲仞者半石如雕幾如枯株如垂天雲如月滿魄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一

十五

如軒如時如喙如伏兔如翔風如姑射神人如舉袖
如舞腰如荷戟竅山爲洞出東隅爲臺流水沿西麓
東行不盡三之一潛於麓入於池去山不盡十五步
爲四宜堂堂廣五筵脩縮筵之半四面疏戶戶外皆
重階居者於四望宜即四時皆宜也臺東穿薄而入
得玉蘭亭亭西樹玉蘭東榮累奇石咫尺亭北穿薄
而入止止室在焉室西曲房足音罕至蓋便坐也池
南則自萬始盡御風池北則西自步欄盡藏書東自
高陽盡止止三分鼎立水榭居中灌木則附庸耳垣
以內花數十百品木千章鳴鳥千羣澗道夫容千莖

魚千石主人謂客自與有事曲水歲用其仿以從事
歲計金十鎰人百徒積二十歲乃成故力不詘而贏
可舉也客曰余少從五陵豪日走馬出郊關外及憑
軾問俗周游四方若王公貴人游閒處士諸所建置
備游觀者大較可得而言已庠則苦而儉於文已美
則甘而害於雅鴻臚君乃得中制不有足術者乎且
也新都什九山也水居一焉曲水以水勝聞斯善用
奇也已

游城陽山記

余既歷東南盡山澤歸息雲門之下將從七聖而游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二

十六

彼方逍遙乎何有之鄉卒不至諏五月朔有事城
陽結客與俱必皆莫逆邑中則王仲房江民璞吳虎
臣及余仲氏海陽則陳丈人達甫詹東圖陳仲魚會
民璞奉檄且行舍民璞七人而已程思玄請爲東道
主以舟楫從遂爲約曰晦日癸卯其皆胥會由溪詰
旦以舟行後至者毋與皆曰如約東圖方爲家丈人
壽不果來仲房客郡中不報壬寅余將仲氏先至次
虎臣至主人紹介見程子方子方習仲房主人諸兄
也晦日雨甚度丈人無行泊日中丈人至下車意氣
勃勃余心壯之旦日霽登錫山其上祠事東吳迄今

血食出祠東上據高丘山林川澤田里鄉閭可一眴
盡也余就主人與語是宜亭主人敬諾頃之舟涉長
沙里過民璞於家既授餐相與陟仙人石虎臣被酒
衣短衣游田間余從民璞先驅取徑吳生所其居竹
埤蓬戶一室置灌木中吳生先乃得徑既至二石離
立如洞門擗袖而升羣石如壘一石亭亭中立如偉
丈夫余脫屣先登次者仲氏踞其上仰視雲物俯視
鄉遂丘墟亦一奇也仲氏劃然長嘯作裂石聲下遇
虎臣吳生與之揖不答既而知其狂簡目攝之虎臣
挾一蒼頭扶掖而躡石上北鄉再拜呼江山人者三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二 十七

荆卿在晉爲阮氏今復起矣天且雨余乘橋先舉趾
浸高百仞而始一息下視西南面明者什七減者什
三役夫番休踰踣而進百仞路益險舉趾益高再息
始見東南隅三隅明滅者半番休而從鳥道舉趾當
胷又百仞而險始窮得大阜役夫力詘相與班荆四
顧大鄣在東天都在北山以北烏聊中峙郡城依之
西則白嶽黃羅南則南原十九揚之水自東至豐樂
水自西至漸江水西南至林林乎總總乎不啻百里
觀也循崖西行得僊翁故址址方百步四面墳起如
堵墻方澤中有神魚頰腹四足澤涸而蜉生不絕其旌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二 十八

山人爲余故人捐館舍五年矣山人善稱述語在傳
中余先入舟過孫從周別業從周種竹四十畝其中
爲草堂往余嘗宿草堂今信矣明日舟發登鄭公釣
臺東十里泊王潭過仲房不遇書其門而去不告姓
名東十五里登岑山余舊游也山峙中流故勝五里
巖舟南山之麓遂舍舟余童年謁仙翁祠其像黃衣
黃冠仙仙如也今祠視昔湫隘尸祝乃攝世衣冠土
人謂舊祠災則皆更置余從諸君子拜祠下酌水獻
之禮成虎臣東鄉哭仲氏倚柱大笑皆若狂土人瞻
目聚觀乃大駭余告之曰此兩人者酒人也在燕爲

陽飈颺之類與余誦遠游之章命秦青爲游僊曲頃
之雨集相戒趣行子方著從事衫烏舉先下次則皆
纍纍下矣仲魚待于水滸以郡大夫徵會故後期仲
魚問曰夫子雅不言神仙胡爲此遊也嗟乎吾郡中
擁闕久矣先民無得而稱仙翁堀起南山遂用稱詩
傾太白負薪沽酒樂以忘年矚然隱君子也黃帝聖
矣北面空同堯師箕山舜友石戶此皆以至德而下
巖穴况其它乎即吾黨不得與仙翁同時幸而同產
吾因是以虛往吾因是以實歸奚不可也仲魚唯唯
舟宿浦口雨終夜不絕聲余笑曰頃吾黨謂仙翁失

人奈何聽雨師逐客嚮猶幸須臾無雨乃得畢登今
則舟游無苦耳客謂舟游樂矣宜莫如江湖余曰不
然此小大之辨耳孟諸雲夢震澤之數廣陵之濤非
不洋洋乎大也設有不戒乘危之謂何吳越多濁流
饒曠土即坐馳千里曾無快于人心新安江水至清
自昔稱之矣乃今浮黃石而下舟若馬川若陵止若
空湍若飛雪水上長林若步障方若堂皇遠山若蛾
眉近若舞袖里戶疏茂相望若棋置臨流若入鏡中
觀者口不及談目不及瞬樂矣樂矣生平慕鴟夷子
即得舟楫吾何讓焉主人曰善某請以舟楫從明日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二 十九

沂漁梁相與別主人而去

裂石泉記

海陽邵正寧工治墨余始以墨知正寧頃之治繪事
又工余復知正寧既又治黃老往往從異人游雖正
寧自負所長顧余知不及此正寧葬父母東郭外築
祠南山乃剌木爲父母祠事之視生事等里人故病
遠汲正寧不以爲勞嘗止異人宿祠中乃歸市異人
指祠東不五步可得水何遠汲爲里人夜望祠東隱
隱有火光謂祠且火赴之則異人高臥乃大驚旦日
入市告正寧異人逝矣于是正寧操畚鍤疏尺土泉

漉涌出石罅間下流爲坎日受水二升僅足朝夕供
耳里人謂正寧孝呼孝感泉夫孝取數爲多非可一
端盡也乃若取諸左右裂石而泉出焉此亦有所結
於心夫然後石可裂耳正寧方以末伎著得當學士
大夫余獨以裂石多正寧遂易其名爲之記乃若築
祠顛末具在何御史記中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二

二十

太函集卷之七十二 終

太函集卷之七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六首

湖廣巡撫都察院記

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爲監監于方伯之國今巡撫是也高皇帝疆理天下分部而置三司歲遣御史按部中脩慶讓而已脫有不治則特命臺省大臣一人行假以便宜事畢反命其後三司柄事日削多擁格而無所受成于是諸重地建撫臣都御史遞出矣楚列郡什五二州附焉境內分王諸侯王開國相望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三

一

先帝湯沐在楚視都邑同兼以保界三苗比隣百粵江漢當四瀆之半九谿七澤囊括其中雲夢洞庭故爲盜藪要以輯和鎮靜宜莫如楚難何以故地重故也都御史出鎮都會治武昌故居倍澤面山獨坐湫隘居者率憚改作迄于今相仍上四年冬粵西張公自南贛至謀諸方伯監司連帥若守吏改卜鳳皇山之陽負郊壇抱陂水西出睥睨則大別捍江流而東東則泮宮又東則澤宮脩文之象也乃命有司拓地程物鳩工辨材命堯庫出公帑五百金民間悉無所預予居西楚聞旦興工人言張公未及下車不憚

徵發以從大役藉第令得楚楚其皆信張公乎且楚今無年非時矣予聞唐虞茅土而治夏后氏卑卑承之乃若斯干闕宮周人不以其故貶美三閭憂楚直將術紛冒以啟君心至其脩辭凡在居室靡不潤澤鄭侯以儉師後世未央之役將令無以加焉彼其有曾無心難與語此矣當世之蠱者二其一陵替其善仕者務姑息以市人心利害較然朝不及夕彼猶逡巡卻步幸須臾無及於其身即有不支事倍工半則它人任之矣將以省費適以滋費將以休民適以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三

二

罷民此因循之弊也抑或瀆名器削廉隅可畏非民赫赫何有久之波流第靡莫爲之坊及其滔滔何所不至甚則履加于首城覆于隍此陵替之弊也在禮君子以禮坊民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當周之季其民若在倒懸白圭許行倡議以紓民之急孟子惡其倍禮直以夷狄進之叔向謀齊唯禮可以定國有以也楚故棄禮之國局南之遺風在焉比年地利不饒農事不治無論齊民編戶即公家無所芬華儉可知矣昔在嘉靖幸郢封鄖緹騎金貂相屬于道部中百執事咸在率務貶損以明有尊衆庶幸

自託於 帝鄉睨之久矣即惠文玄武視若弁髦夫以纖儉之民因之以無方之俗徼云從頌難與慮終往予三過夏門目攝開府列郡于此乎觀禮湫隘之謂何楚未息肩卒不遑暇張公故以直言顯則所謂骨鯁之臣負俗獨行非彊有力宜不及此予方有事郎署其費不能百金乃予心猶或兢兢此予不及張公明矣居數月則予自郎代張公既入武昌張公業已出境有司奉張公之畫不旬月而告成功于是直指使帥方伯監司連帥若郡大夫逆予以長至入則自故居除道西園梁陂而屬于應門門外可容旅士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三

三

千人車徒百乘方軌四出列栢周藩望其門軒如也廓如也足以布法入門而歷馳道登露臺廉遠堂高虛明爽壇堂下右陳朱轂左列韃橐升其堂翼如也隆如也森如也灑如也足以觀民堂後疏戶以居豁如也足以咨諏其後爲燕夏爲燕寢矣如也耽如也足以退息最後爲樓居四望山川城郭奕奕如也泱泱如也言言如也足以省方而攷俗室東爲石蘭室西爲陽春園草木叢生林林如也足以供宴游壯哉居乎孰任其勞孰享其佚不暫勞者不永逸其謂是與夫官舍不啻蓬廬不待智者辨此矣當張公決策

豈固欲長子孫邪弊則埽而更之且與來者更始親于其身首事卒以待所不知者何人推是心也爲而不宰有而不居皆是物也予茲得代無能率張公之舊以新吾民觀河洛而思禹功則俟後之君子其必脩禮以示民極使知嚮方若在岐豐矣文德以洽四國則是天授張公以重楚而又藉手于後之君子以重張公即予不類以瘡痍居其間不爲病矣方伯監司連帥若郡大夫請紀是言以告來者遂勒石臺門之東

黃鶴樓記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三

四

故劉中丞入楚楚父老請治黃鶴樓中丞曰嘻明詔加惠元元始得及於休息楚病矣慙何敢議遊觀父老曰不然古者省方觀民必有以也以明天時則觀雲物以保地利則觀山川以察人和則觀謠俗執政者慎諸此其孰能廢之故君子遊焉小人休焉君子觀焉小人比焉父老望公久矣中丞曰噫楚方不歲寧詎輕用吾民顧今近屬不共詔從吏訊荆蠻負固師老無功善從政者以時行父老姑待我明年遼庶人當不道廢勿王有司夷故官其材可當大役頃之乘木浮沅湘而下皆川衡上材長十仞有奇足任

主器津吏以告轉而致之工師又明年荆師獻捷父老更進曰楚故有京觀以表武功彼封戮餘以爲名無不祥大矣乃今野無暴骨一舉而俘叛人罷材官弛疆事功之上也請以樓易觀父老帥諸子弟請畢受功中丞曰嘻以宗廟社稷之靈師出而獲戎首慙幸得免于席藁疇敢自功是役也力詘舉羸毋勤父老於是方伯監司若分部相與計曰材物既具所不足者非百工與諸大夫任之悉發刑徒以佐將作工舉矣既得請計日而畢工徐大夫中行氏入鄭以中丞之命來告楚有勿亟之役賴諸大夫國人贊之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三

五

成明公儼然在邦域之中請紀成事不佞拜大夫之辱避席終辭中丞得代踰年不佞自鄭來徙諸大夫立石宇下請從中丞平生之言譬則甘棠其人往矣其言在耳不佞寧忍負之楚爲南國隩區首被文德嗣是伯者代起厥有雄風文物聲名猶可槩見槃游則章華高唐蘭臺石室辭令則左史倚相觀射父屈原宋玉唐勒景差學士至今誦之煌煌乎烈矣黃鶴由酤者顧載在稗官考文則不典於先民程度則不登於舊物顧千載而下唯此巋然獨存揆諸地宜其得勢然也彼其該七澤亘三湘揭夏門當大別視碣

石之表東海不然乎哉乃若扼吭江漢之間非師武臣力不守登樓坐嘯率僞儻奇偉之士在焉將固廢之必有興也由斯而論其世汚隆可得而言自能繹受封歷世滋大迄于問鼎其張可知齊侯執言服江黃以賓楚即方城漢水誰能去兵其後封疆之臣守在什二雖陳樽俎不廢戈矛此用武之區彼一時也皇祖以六師下楚胙壯王填之爰及世宗楚居首善當世三公四輔通登楚材文治脩明韃橈不用執政若諸大夫若諸父老幸而及此時也不亦恬愉乎哉樓制故庫不足以稱明德天意與之更始而藉手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三

六

於中丞徙木程材人力宜不及此先事之不墜非後事者之資乎顧不佞受成無能布德意以周境內乃今歲有水溢數有逋逃民有流亡士有失職於天爲傳時于地爲侵紀于人爲干和重爲諸父老之憂咎在不佞諸大夫幸而在事其無棄不佞而朝夕脩之力此三者以保有終無爲故中丞之辱是役也由前則諸大夫成之由後則諸大夫保之豈惟諸父老之休不佞幸矣

太和山記

我國家尊大岳爲帝時帝玄君昔帝降于廩今治

故宮曰淨樂其東當始降之室治紫雲亭去州五十里入西南表峽口曰玄岳環中山四合溪流出入無端負坎抱離可當吉土 文皇帝跡異人所在爲之築遇真宮異人遺杖笠悉留中命尚方鑄金象之歸守者入僊關爲元和觀西入馳道其南爲玉虛宮山水脩廣倍遇真舊爲武當縣南山如負展信非玄武不足以當之宮制視漢未央即祈年勿論已其西池亭洞闢亦異人所棲西上望僊樓儼然若將有遇也馳道西爲僊桃觀通入僊臺又西爲華陽亭跨石橋臨夫容沼西出則田廬雞犬亦爲一區去玉虛驛西

太山集

卷之七十三

七

南進次迴龍觀大玄觀入紅門通房陵道道傍有太上巖巖中鑱石象太清其左二龍蜿蜒巖石下又南則八僊觀中堪輿右入七里溝脩木千章如突夏綠岡爲開山故道遺巨石在焉賓太上爲羅公巖高出絕壁往年屋之居羅太史凡七楹舉目望西南諸峯盡在目眦反紅門入官道進次太子坡陂陁中分扼其扼爲復真觀周垣跨道逶迤高下因之出垣下行乘天津橋濟九渡澗澗道幽絕其陽則淵默亭沿澗入玉虛巖石嶂夾流若千里嶂若步障雜樹繪之深入石磴浸高若自明河趨閣道磴窮則棧棧窮則

巖巖上視有龍虎文其右雷文故中奉帝居右奉雷部西南望則天柱當峽中循故道還由淵默西南上除道曲折望行者如登閭風紫霄宮附展旗峯石嶂崇廣皆數十百丈三公五老前侍亦一隩區宮制高倍玉虛脩當其半奉祠者無慮數千指其廬率高下居官前爲禹跡池築小亭出池上池右福地其陽爲賜劍臺其陰則萬松亭出木末太子巖出宮後亦有亭由禹跡右旋古道甚治乃今多徑者廢勿行古道西上當南巖之南舍南巖西歷黑虎巖泉石相望于道昔有巢居者遺構猶存進次杉木林分二道其右

太山集

卷之七十三

八

下行涉澗遵宿莽容車車峽中轉入西南出峽爲清風岬蓋故韓糧道也左上行躡萬丈峯下登朝天宮其東由鳥道出三公巖則上巖也路險絕不容足學僊者劉媪居之其下亦爲三公巖相距三舍巖南鄉夷壇可居然必取道玉虛巖多歷險阻始得至朝天西上拾級八百五十有五當天門三天門皆實石峽中有巨靈斧跡初入門降數等稍平衍依三公峯爲文昌祠過祠則摘星橋橋下澗水如神漢緣絕出天梯上梯如竿揭雲端距躍五百達重門足力竭矣倚試劍石箕坐更百步達三天門由此折旋而升坦行

數百步歷階南下又折而東上爲太和宮宮面南香
爐蠟燭三峯當席宮前則先朝神室徙置于茲由南
天門入紫金城丹梯九轉出天柱峯絕頂範金爲黃
屋承以瑤臺帝位中央羣神列侍精美奪目儼若化
人之居即今之國工宜不及此正位東鄉高出七十
二峯如羣弟子侍先師莫不齋立近則金童玉女峯
二當膝承之左三公右九卿帶七星揖五老僊人隱
士順風而翔白雲出沒衆壑間如觀陸海諸峯或如
碣石或如蓬萊鉅如斷鰲幻如結蜃細如漚鳥脩如
北溟之鯤維出如珊瑚枝浮如萍實纍纍乎如鞭驅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三

九

石汎乎如漢使者之乘槎遠而望之方城一耜漢水
一甕掩楚蜀略周秦卽嵩華衡霍匡廬峨嵋悉辟易
無何有之鄉矣乘磴西下爲清微宮僻居深谷中其
制不廣然以幽勝妙華巖著焉南巖當太和之陽宮
北面據五龍之奧宮右石延覆於道其上有巨人跡
若倒懸宮後卽南巖脩數十丈高數丈巖下峭壁數
十丈東西脩數百丈如高墉巖中列祠事三亭二卽
神山多倬詭此爲擅場其下有禮斗臺徑絕罕至西
出如乘墉右上躡飛昇臺其旁露臺臺當志心石臺
端有蛇徑通一室當其杪以居宮東北歛火巖亭附

巖畔距展旗峯近下視紫霄展旗北爲尹喜巖今居
比丘脩不二法由南巖宮下爲滴水巖僊侶巖度竹
笆橋入青羊澗青羊巖當澗之曲虛無廬渡青羊橋
躋五龍千步而峻門垣九曲始達應門宮制九重前
列階八十有一後七十有二至高矣左高殿奉玉像
五相傳掘土得之其制不異庸工好事者神之耳宮
前有五井天地池日月池宮後當五龍峯其上有五
龍池則其窟宅也凌虛巖去宮五百步一黃冠居之
每飯必有餘以待衆徂衆徂皆喜否則破釜餽去莫
之誰何巖前則希夷誦經臺今尚盛臺出臨澗當其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三

十

上爲亭去宮五十步爲自然菴故有鍊丹池今始復
出五龍渡磨鍼澗過隱僊巖巖虛明視北道諸巖爲
勝次繫馬峯爲仁威觀繚垣方廣數十丈石渠衡之
就中爲石梁當門以度出茅阜峯下爲五龍行宮地
始平脩廣楚楚過此則玉虛道也譬之宮室過真爲
垣屋玉虛爲廷淨樂爲沛宮紫霄爲廣內太和則帝
坐也南巖五龍清微之屬皆爲離宮朝天爲掖門元
和爲象魏迴龍復真仁威行宮皆行在耳語規制則
首玉虛次淨樂語形勝則首南巖次紫霄次五龍至
若羣山萬壑泉石巖阿各擅一奇更僕不可悉數大

都天闕靈秀以待明時帝力神功于斯爲備且也稽古定制不籍有司通遣中貴人藩大夫掌其禁令以故草木茂鳥獸馴其斯爲地道之章游觀者之至樂也人言山羸水詘猶若有憾焉夫右灤瀕左滄浪江漢交流振以鄂渚二別則玄武之象外戶在焉日觀孤高下臨湯谷古者海岳爲匹亦通山澤之義與彼規規而闕一隅是以趾臣目者也

太和山記二

余三仕楚太和並載方祀中戊午冬余以二千石至從所部脩祀典三宿太和天雞鳴輒登絕嶺觀日出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三

十二

下視無際熠若燭龍之躍九淵頃之天門開始辨色山積雪如羣玉觀益奇乘輿過妙華巖就辟穀者與語獨歸齋室從者莫知所之比下南巖循步欄望天柱瞻瞻乎五城萬雉夫非白玉京邪俯闕五龍冰雪塞路不果往過紫霄履雪出禹跡亭上若從蒙莊子游徧歷福地亭臺奄忽昏暮月幾望對展旗峯如雲母屏歸臥神樓屏明燭戶牖生白視懸寓若冰壺蚤起登太子巖過巖樓者相揖出亭下下紫霄行者肩摩入山如市一徑東涉澗徑玉虛巖澗道陰陰人跡幾絕避喧而見獨不亦僊僊乎哉暮抵望僊樓月滿

魄明視紫霄較甚旦日歸矣譬之染指曾未屬厭辛酉將入閩乃再至橐中載父乙爵裏王孫遣歌者從

余先入玉虛巖雨大至巖中望雨如機絲百丈引澗中澗水盈從者後至皆沒馬腹止巖下宿從黃冠飯黃梁明日次天門余下車納屨以往車人曰無畏請以肩輿登於是駕壯夫二人百步遞更代若搏羊角而上薄太和將事及期雨不絕從祠官造帝所卽擁蓋猶霑衣至則天劃然開雲如席卷明霞奉白日出當黃庭禮成雨復集人人以爲神應雖余亦不知其繇旦日游載酒復登絕頂當軒莫父乙爵稽首颺言道昆幸得服事名山亦越三祀今且辭去請飲餞以行乃長跼舉爵者三徧禮羣神酬各一其右有奉劍者余挺劍出之祝曰冠數入閩願借太阿以張國計振承而下天將當關余舉爵進曰公以赤心奉至尊不佞庶幾可質引滿立飲酬如初下摘星橋軟流水歌者進爵爲天風之歌頃之天籟皆鳴若相倡和余以爲釣天之樂戒勿歌由南巖趨五龍所至皆信宿道中樂青羊澗別業樂誦經臺行次玉虛月望矣登樓命酒以次觴列僊至洞賓觴者二公好飲則真吾師質明祭滄浪從此出境後十年至余將出鄖關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三

十二

望夏門柳侍中請行期先期往乃燂湯治浴室逆公
宿沐浴堂明日由間道入羅公巖道中饒木石苑積
不治假令刊木疏石宜多奇始至望天柱諸峯猶宿
雲際無何浮雲立盡如出青夫容既而明滅縱橫如
羽承如縞帶已復盡冉冉如跼焉余宿羅公房六月
永裕明日盡東略乃出復真過玉虛巖不果宿尋登
福地有禰樹樹掛劍松下拔劍斫之五夜雨師清路
塵旦日杲杲侍中命工除間道余乘小車登太和日
方中其下五色雲見祠官以告侍中亦自南巖望見
之既禮玄君退就南榮塔焉隱几居有頃起而周視
大山集 卷之七十三 十三

之圓性祝髮京師具法相目攝諸徒屬卷舌不談談
則纒纒不休適其意所欲出余先以使往畢爲之期
余留南巖石子先至余執舊聞與語石灑然公豈宰
官身邪不揭不厲而登彼岸其未也坐待明月琴師
就巖中奏琴旦日問尹喜巖過佛子巖東北向門外
多美箭爲藩巖中列兩楹虛其中奉佛佛子肅客入
坐客當中雷既而謝從游引客入臥內摩客腹私語
佛邪佛邪由往劫以來乃復相見抱膝就客疊疊多
所開陳已而謂客喜游請先客乃授客杖先從竹徑
出澗濱磐石據澗交流隄其下樹水草傍一巨石出
大山集 卷之七十三 十四

舊游諸峯變幻多神奇卽三至未可僕指曳杖出香
爐峯側命黃冠據其上作步虛聲間以洞簫奏雲門
曲興盡乃反質明就道憚乘危杖至摘星橋指橋東
遺址是當閻闔扈三公宜祠事文昌以應天象次萬
丈峯下刻石爲銘過南巖侍中語雲物狀余聞諸有
道者具在山中開士周泰亨居玉虛西陽舒復初石
教會居柳林佛子圓性居尹喜巖獨顏希子出就鄢
郢周故宦者事靖江王性通明善悟入與柴山人相
師友並稱法眼云舒善長生之術深入無生具大辨
才其先爲柴山人弟子石故秦將西域法王子崇事

臨岸斷木作曲闌當之咫尺若在濠梁其幽致可入
繪事巖上草木益茂柴荆爲周廬者三中有蓮池池
水四時不涸池上一室蓬戶室中置繩床戶外並列
招提懸彩幡作滅度法池外一池差小自爲一垣垣
中花木成畦多芳草其後由華門入中爲草亭方廣
當身設坐具亭前分列八石宜坐門徒客笑曰公所
居足稱精舍公安事此其游戲三昧者邪佛子曰嘻
此故豺狼居耳吾日事樹藝遂成園林客勉矣出就
谷口客迴車旦日期周子五龍宮周後至中道遇暑
雨畢易衣屨始相見西齋周告勞余不欲煩以口舌

乃出日月池上過誦經臺羣雉遞鳴山梁不避人語
侍中請臺端行酒列炬乃歸旦日大行宮石子將舒
子至舒卽次以機投余石數目余機不入石笑曰公
將以聞見取乃今不涉聞見惡乎取之故不入也語
未卒相與過玉虛列坐月明中將叩實義會侍中倦
而思寐罷勿談明日登望僊樓語其概乃余猶多扞
格然亦有味乎其言是夜月始盈遂還行部計期則
十年周矣余適有天幸十年三游始與貴游者俱局
趣不自得再至則余爲政然亦不失爲俠少游乃今
吊詭得朋視昔游爲猶賢矣要以游方之外時而汗
漫時而逍遙其斯爲采真之游余未能也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三

十五

試院記

今天子改元萬曆歲當賓興京兆尹首獻士太常如
令申事竣監察御史吳從憲周詠上言 國家脩文
治餘二百年制度悉備諸省各治貢院述以壯麗相
高其在京師四方于此乎瞻羨重以三載校天下文
武士制有常項臣等從事試院中顧獨湫隘不治往
聞諸司數以爲請部議主勿更乃今無論廉近堂卑
夷於部屋即簾以內分試蟻局一室當戶而炊簾外
東西分區板屋不蔽風雨諸士子往往嚴夜燭或病

濡裳內外垣故卑宵人易屬耳爲幻院外委巷僅左
右達多士蟻附于門行者枳不前輒蹂躪什七八迄
今不治其何以稱首善而隆上都乞命將作新之此
一勞永佚之計也會獻歲士與計偕且至期日不遑
既而工科都給事中吳文佳左給事中朱南雍通以
爲言 上下工部議於是尚書朱衡帥諸司躬視諸
不便狀誠如臺省言咸與維新宜在今日更之便
上從之於是計工費三萬緡什六出大司空什四出
京兆尹計人徒三萬指則大司馬發入衛良家子各
以期日受工乃拓民居八百二十三廛給少府錢七
千一百餘緡皆過當得地方八十丈深不及廣者四
弓於是請 命靈臺諏日興工得夏四月旬有一日
吉乃定部署首建內外堂堂各增兩楹皆七達視昔
廣三之一深亦如之分試比廬異庖莫不爽塏周闢
更闢夾道內外斬然各所異垣門悉置廳事明遠樓
高倍昔四隅各增一樓故士子舍以塹埴易之無患
風雨院外闢地可方九軌都涂四達無留行晝既成
屬諸郎爲植無何尚書衡得謝 上命郭朝賓代衡
申飭諸郎壹如成議越十月工告成於是輪奐堂皇
岑樓突夏高明閭廓翼如軒如鉅不呈材細無遺力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三

十六

庶幾乎象營室儷文昌人文之觀美具矣司空謁不
佞紀成事則以不佞習典文武試宜知言竊惟三代
之英率由耕稼版築漁獵起一旦遇合人主輒授之
秉而將相之固未嘗申之紹介謀之羣臣一何廣也
周禮澤官以射論士而慶讓及諸侯法駸駸數矣絜
其所得士安敢望疇昔若而人此其徵應之符廣狹
較著 高皇帝重經術恢恢乎設天網以該萬方于
時不煩有司真材畢進不可謂不廣矣其後纍纍于
進間以奇袤於是有司之令煩不啻數倍甚則所求
非所獲所獲非所求察吞舟而得鰕鮒豈有何賴顧

太由集

卷之七十三

十七

今解額日廣豈不濟濟足多論定而官諸賢者勿論
已抑或斗筭從政不佞則求訛訛訛訛訛訛訛訛
諸直道寧詎有冒而無心不廣甚矣 上與羣臣更
始首下 明詔詔之廓然務正人心共期于蕩蕩平
平之治窮則變敝則新此一時也夫廣則士重不廣
則士輕輕則日偷士重則否即今不容貶法以阿曲
士將不爲良士地乎起敝維風則在此不在彼矣
上方躬節儉務休息顧茲改作無難殆將濯習見而
作新之凡以虔其始也古之君子過門必式過廟必
趨一舉足而心存矣士居常以廣居爲口實作新之

謂何異日由此發身所不概於心者非夫也雖然象
教則能者從身教則觀者化螟蛉之化也以祝鵲鵲
之化也以視蚊蜋且然故善化者宜莫如人心顧躬
化何如耳意誠心正其廣可知此身教事也委司第
身以人事君之義壹以 君上之心爲心千里之外
且應之於及門何有聞諸先聖取人以身不佞有味
乎其言敬告後之在事者

何文簡公祠堂記

嘉靖甲申張文忠以議禮進時何文簡都少宰上書
力折者三既文忠條列十三事以聞文簡夜草疏歷

太由集

卷之七十三

十八

格其議旦日入奏帥羣臣伏 闕號泣待命 上怒
下羣臣吏文簡奪歲俸量移南京工部左侍郎戊子
明倫大典成卒坐首事免文簡丙申五月朔文簡以
正考終伯子仲方舉孝廉仲子仲平入太學則爲主
貌文簡猶以田間冠服祠于家二子淪亡文簡不祀
宗人立繼子叔震代之丞管門祔中衰祠事廢矣丁
卯 穆考即位首錄 世祖直臣有司舉故吏部左
侍郎何孟春事聞乃得復官 賜謚如詔令辛未不
佞撫楚知公產楚之郴州計且行縣式公之間無何
遷去再代而汝陽趙公至是爲公門人趙公以問俗

及柳拜公祠下則繼子叔震方坐逋負祠且爲墟趙公憮然太息曰嗟乎先朝骨鯁之臣我公其選也始操直道明主不庸卒以家食終身世嗣不振阨矣阨矣迄今祠事不治謂有土者何乃檄郴州發篋庫新其祠會守吏胡漢始入柳訖其役守易公主爲冕衣裳請歲編守者一人供灑掃報曰可且走一介行李將趙公命謁不佞記之竊惟旦望相燮伐而造周夷齊抗直言而餓死是各一道也顧夷齊不以旦望貶節旦望不以夷齊貶賢規負矩方其至一也仲尼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太函集

卷之七十三

九

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故因心以致孝則莫大乎尊親文忠是已蓋義以納忠務引其君於當道文簡是已言出而遜於君心其入則易言出而逆于君志其入則難易入者非將順則揣摩難入者非犯顏則逆耳故易入者不必微福要之與福爲徒者也難入者不必速禍要之與禍爲徒者也斯時也文簡職不過少宰官不過侍郎語官守則有三事六卿語言責則有臺諫藉令母將順毋揣摩毋微福於文簡無失矣寧詎必其爲犯顏爲逆耳皇皇然速禍爲哉大臣以道事君文簡近之矣論者謂文忠雖賢

不登於旦望乃若文簡直亮之節視夷齊若在鴈行知言矣我國家親賢養士莫盛於孝宗一時弼直之臣悉皆弘治所樹者也世祖高拱久矣諸言者駸駸以默取容或以士氣凌夷自文忠用事始爰及未載執政愈益馮陵薄者放流甚者肆市蓋竊三尺以箝人口則又伯者之罪人天定亦能勝人至于穆考而文簡始顯上之成世祖之孝下之勸人臣之忠好事者猶或以爲不然是昭遠而塞德也今上踐阼首下明詔以正人心直將求國是於正言必得諤諤如文簡者斯可矣粵自三閭以忠徇楚故楚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三

二十一

多直臣汝陽方爲楚監承上德意而布之境內顧惟祠事文簡爲汲汲蓋欲張楚以風四方且也祠仍其舊則不煩像從其新則不悖用出其籍則不費與事責之有司於民間無所預則不勞無慮彰往勸來行一物而四美具矣是舉也豈徒及門受命云乎哉文簡忠孝大節具在國史若鄉評不具載

太函集卷之七十三

終

太函集卷之七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八首

寶應縣學田記

國初縣諸生額二十一一切廩縣中彼業已治博士家言非代耕無以糊其口食而後教斯教之所由興與其後增附弟子員無慮什倍以上然皆不及廩僅復其身大都士斌斌日益加而廩有制不可越故造士務廣遵 祖務共兩者皆是也縣中歲獻士壹以廩先後爲差比及三歲賓興無論廩能者進矣 今天

太函集

卷之七十四

一

子申飭功令廣厲學官則以廩者不必皆良程督日至乃今莫不厚廩務先事以當 上心夫廩者不必皆良固也即良矣其餘不必皆無良不必皆良則食浮於人不必要無良則人浮於食將欲稱物平施其無遺慮乎哉夫羣之學校則同而廩不廩異廩不廩則異而復其身則同故士既籍而復其身政以相授廩者之不逮耳復其身而家給之猶之食於人者也其間肥磽異地豐凶異歲勤惰異農藉第令每年即廩者猶將不給勿問其餘矣古之王者家中國而子兆民凡在夫家猶然務恤其難阨士則子之雋也胡

爲獨後於細民然則爲之授田以待凶真良有司事比歲淮河水溢轉徙而東襄及廣陵寶應爲甚歲闕租糈粟會無及于啓啓 上即位初縣大夫始入境日孳孳問疾苦畫便宜輯流民足里戶程物力繕隄防明年罷民洋洋焉有起色顧諸士之涸猶鮑也安得升斗而活之會經牧地近郊故無水患召民開墾歲稅百緡請以是爲諸士資直小而未徧耳四顧境內皆水不啻望洋獨入淺田一區若梧浮水上按籍得罰金百二十請市之歲徵三百鬴有奇儲學舍於 縣倉出米告食授 粒焚授膏婚授禽當大事者授 太函集

卷之七十四

渝其初彼直以稍食詘而均之彼直以子之雋而亟保之非樹德以也夫既廩稱事羣工且然高皇帝之廩諸生良以食有功耳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此其功足食也後世沒流第靡旅以素餐卒之所養或非所須焉避科察實應爲淮海下邑故以符瑞得名乃今所寶非賢乎宜必有應者近若朱氏後先照乘蔚爲國華顧塗趣而功不終惜也瘠土之民勞而義赤地之獲勤而登假令侵於物而穰於人隋侯和氏出矣爾諸士抱不素餐之義其在斯乎夫惟士爲有恒心不則凡民等耳諸士

太由集

卷之七十四

三

隆慶五年進士鄆都人

耆園徵會記

今少王訪落而興太平卿大夫濟濟在事諸耆舊被推轂者猶得釋疆場而弛負擔四年春不佞在告中丞若方伯家食監司居廬會司徒京兆過里門刺史謝漢陽後至乃就河西爲高會盡鄉曲驩既司徒京兆之兩都吾黨胥後會歲日南至中丞始耆時方有

事菟裘爲園璋溪之上不佞見客命曰耆園中丞先期誓聞人毋內賀者其言曰太夫人在是歲爲大耋之期余業已受戒太夫人不稱賀余今猶在子舍寧詎敢以羞賀客勤太夫人聞人惟命不佞既聞是言也則面謁中丞河西既盟惟是二三兄弟胥命璋溪之上耆園訖事且於是乎落之中丞覽揆之辰與行會即不得請過旬且閉關無亦廢齊盟曠歲事異日者聞之司徒京兆其將謂二三兄弟何抑吾黨有成言毋視他客於是遺書方伯監司刺史會如期方伯宣言曰珍聞之古之會者必有言諸君子於此言矣

太由集

卷之七十四

四

其時也耆園何病邪不佞幸以禮起家何知禮意嘗聞孔子問禮於老氏竊有異乎其言聖人無譽于人顧獨歸之龍德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孔子奚取焉夫禮承天道而治人情老氏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孔子以儉爲禮之本禮失而求之野人嗇也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老氏之所以治民事天黃虞以來率用此矣降及中古曾不聞以嗇名蓋後進君子始名之則周之季也不佞從中丞監司刺史同及孫文恪公之門公嚮中丞相人

木甫集

卷之七十四

五

者江生適公所江生譽中丞不容口公頷之且曰吾固知方叔子羞蔡澤不爲吾將卜其年耳江生曰叔子神內王由不輕用故不彰吾惡得而相之也之人也可五六十可六七十可耄可耄可期順年何可卜也公愕然曰方五六十之去期頗駭遠矣有說乎對曰夫人之用神猶委吏之發廩也粟支十歲顧所用之用之舒則十歲而有餘用之數則旬月而不足故用以坻京可盡圭撮累以圭撮可峙坻京以神用者亦猶是也公笑曰鄭咸將逃壺子且期願矣往不佞數稱方仲子于方伯是釋策可當中權方伯曰固然

君未窮季方耳仲子善用才故才著叔子不輕用故才全叔殆難爲兄矣司徒京兆居藩臬嘗與中丞同官則相告曰吾觀中丞而益知吾之佻也中丞口不失片言足不失跬步飲不卜夜食不品嘗即飲食言動皆有常無論詎者其不佻如此始中丞在外傳好讀書即治博士家言喁喁道古及對公車令名動京師時方以作者屬中丞中丞優爲之矣中年乃屏文事置勿談且曰此壯夫不爲吾甚辱安事此夫人各有好至好則無以尚之中丞嫻於文辭好之至也雖有至好終不以其故而蔽精神他可知已然則善

木甫集

卷之七十四

六

用嗇者宜莫如中丞是即深根固蒂之道也譬之於月以神用者魂也以形用者魄也中丞之少也其拙乎中年則弦矣由今以往則望矣此不輕用之效文恪公早見之江生之言驗矣非惟養生爲然也中丞始出居州夫人莫程其力無所用力也既歷藩臬夫人莫程其功無所用功也填撫海隅夫人莫程其度無所用度也大盈若冲其用不窮中丞得之矣當世民用日侈往往窮數澤以備遊觀中丞爲園直臨川一亭環堵一室耳時而玩易時而誦詩若將終身以忘世此之爲不用之用固將藏其用以待時此之爲

有國之母也是道也黃帝先之矣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夫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其道一也老氏得之黃帝故孔子師之中丞知其所由來矣於是相與班荆酒至起爲壽

孝友餘慶堂記

余自謁告居邑得二丞良先後甫及三年適以令遷去金故楚產余從家食得其人比喻少府入疆余業已目徧之矣即吾邑宜丞甚何翩翩得此兩君居頃之所部率推轂少府一考檄至乃得墊江三老謂余

太函集

卷之七十四

七

司馬雅謂吾邑宜少府耳第能得少府于邑宜未得少府于家要以家世不倍於人倫則祖禰之世澤厚矣祖以稱詩自負而處士孺孺學務明經祖嚮孺言孺子何慕羶爲也古稱孝友爲政無寧遂遂以希儻來孺子已矣處士唯唯尋釋業而務承驩居常視食上下問衣燠寒有疾則衣帶必在躬湯藥必在御處士雖謝佔俾其躬行無讓齊魯諸儒于是縣博士旅舉鄉射賓之處士謝不往 穆考即位少府奉 詔起澤官人言龐公遺之以安無若處士遺之以孝友縣大夫署其堂曰孝友餘慶蓋亦以當表閭云夫列

邑黃士於廷率中歲以爲次間一奉 詔則舉壇塲

承雖由此起家於邑爲貳其以令遷者什百而一則舉壇塲少府皆若承蜩而掇之此非朝夕之故矣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行易闕水之積也不厚則其流易膠腹望于颿風有餘怒腹堅于澤冰有餘寒不干其身于其子孫善有餘慶言重積也少府其席此哉余然其言蓋不忘其本者矣在禮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乃若處士脩之於家者夫非善養也與哉父命之儒童習而白粉辱也父命之仕波流而乾沒辱也 先帝首下明詔羅異材 王上方破拘攣振

太函集

卷之七十四

八

淹滯耽耽而欲得士無寧以一塗失之少府以彼其資會逢其適命之儒則儒術振命之吏則吏治興蓋庶幾弗辱矣比年 詔求異等皆得與公車之士並徵由此而譽命逮親令問顯世駸駸乎尊矣培之而弗辱拓之而益尊要惟善養以爲基處士之所築也漢治最爲近古其教率以孝弟力田治蜀莫良于文翁而壹稟于躬化夫以邑則墊江爲儉以政則令爲專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堯舜胥此道耳少府習家慶以往第與境內共之即未及下車所不胥慶者非夫也乃今奉檄而過里門省封樹歷戶庭而覲宗祏寧

無怵惕之心乎儼然如將見之祖禰且欣欣有喜色矣賓客之在是堂也宜必有張仲者其人幸爲我謝曰夫夫之慶未艾也

季園記

嘉靖中吳季子以中書直廣內時尚方盛興作備遊觀中書出入禁中無訶詰凡諸宮室苑囿臺沼山陵靡不歷睹之矣太上端拱深居羣臣悉罷朝請中書君退而休沐雅游諸勳貴間凡諸宮室苑囿臺沼山陵靡不歷睹之矣中書君故構李從父兄客廣陵是皆鉅麗之都豪俠窟也凡諸宮室苑囿臺沼山陵

太由集

卷之七十四

九

靡不歷睹之矣及其謝光祿歸商山商山席故饒傾海陽居室大治會當更始諸兄則以部署屬中書君于是相土宜操軌物倣將作授工師自門庭以及堂皇莫不爽塏諸郡中巨室即完美無加焉既而割地舍旁徧奉諸兄治別業地且盡中書君無所分指舍後山歎曰天其以此佚我乎吾老此山足矣山方里而美故屬諸宗其先或購之卒難混一諸宗得中書君甚至是悉歸中書君山之陽壁立數十仞皆石也蓋居中而南向故名石壁山舍後阻商溪既濟則山之麓也緣麓而隴列者九其中爲石壁山堂主人舉

丈夫子九人人授其一此其外舍也東爲衆香閣則仲氏以奉瞿曇澗道由遮源而入商溪出山堂後渡澗則樹屏而左右戶當山堂爲九苞堂堂閤以深其背乃面石壁水纍纍出石罅故曰珠泉堂上爲翔覽樓交疏四望翼如也暈如也主人故以鳳德稱其名則余竊取之矣樓當絕壁冠山爲清嘯亭遠眺黃白諸山出晴雲若青蓮可掣也九苞之右石楠生焉就隙地爲鶴林就澗之西爲浴鶴澗由石楠而上爲居業軒軒後多長松爲松門以出西北則松蘿亭也九苞之左爲東籬乘石磴陟古堂是曰懷橘先贈君嘗樹千橘因志不忘下東磴見垣一方北面而屋曰蓮宇池上有巖可避風雨池中樹夫容虎右个以待禪樓曰壁觀室外古藤盤巖石上偃蹇若虬龍由蓮宇而東則石梁當谿澗之會又東則臨流而爲樓者一曰宜雨載流而爲閣者一曰涵虛此東略也徑由蓮宇而上夾道皆長松徑折旋而夷屨剡剡起松下嘗產芝草若干本爲臺曰芝臺又上爲撫松堂視懷橘差小磴窮得地平曠多灌木陰當陽爲露葵齋亦以飯開士露葵西上則清嘯矣由清嘯而北爲禮辰臺臺下爲醉仙巖巖則巖居也巖居不垣而屋以巖當

之由巖居而徑北面則就衍爲承恩祠主人祠事先
贈君蔬果薪樵於山取給就巖阿爲鹿苑其西北爲
游鹿原中阿爲谷林堂席美蔭不受暑就谷口爲松
閣就鹿原爲鹿門此西北略也由露葵而東折爲振
衣岡循岡而臨皋羣松蒼然若積翠得平皋百步則
控岡皋爲亭馮高臨深其制最爲中度余病故名之
不稱也諸子請更之余謂主人業已及耆諸子殆將
爲主人壽爲主人壽宜莫如此亭天保之祝其稱如
者九焉亭悉有之矣九子之爲壽也其以是與遂更
名曰有如亭諸子敬諾夫吳會以名園蓋當世則山
木甫集

卷之七十四

十二

酒星亭記

陳丈人恂恂居新都顧深自負既醉輒仰天問曰斗
牛之域獨當文明其人斌斌宜必有應列星者若有
守者宜何星也其後丈人力脩古不干有司即藜藿
不饜津津然有味乎墳典都人士則以丈人抱處士
之義宜應少微今上初壽星見南紀天官氏以爲
萬壽徵也其在草莽黃髮當之丈人方秉高尚享高
年宜應南極縣大夫鄉射東序壹以賓禮禮丈人丈
人登大耋而象太丘都人士特睹其一隅耳昔太丘
非直譽鄉曲也且二子良乃今伯子篤克丈人家仲
子筮後瑞州駸駸由孝廉起後先相望則其氏同譽
太甫集

卷之七十四

十二

同子姓同皆德星也會丈人考仲子之室縣大夫特
書棹楔命曰德星丈人避席曰嗟乎士不得志而山
林士之必至者也吾道窮而稅駕寧詎習智隱而爲
名高乎且吾由少賤故歷年多家故貧故諸子不失
逢掖有守且不敢辱都人士其將謂縣大夫何獨生
平慕叔夜嗣宗伯倫爲人而嚮淵明太白尤甚比日
卒業輒自引滿而醉二三醉則登城周游躊躇四顧
游既倦僊僊乎歸左正則左丘明太史在前陳思爲
客忌則屏賓旅臥游諸名山大川顧今季年豪舉不
逮盛壯諸子舍供具當暑則日飲三升自涼及暄日

益者三之一足吾事矣吾其爲酒星乎仲子則以丈人春秋高終不以其故廢飲即市居湫隘如之何不杖而游乃卜地城南爲亭文溪之上居於是飲於是庶幾無已太勞丈人曰嘻善乎孺子之息我游我也海陽猶陸海耳其南則員嶠方壺吾亭東望城陽五十里而近雲冉冉起吾方從負薪沽酒者游北望黃山吾從列仙而餐沆瀣西望白嶽瞠乎見雲中君子壽宮南隱玉几可當據梧神遊華胥氏之國吾樂矣吾樂矣卜既吉將誓工師天游子過之恍然若將自失仲子請曰筌幸得事夫子而夫子雅善家丈人筌

太伯集

卷之七十四

十三

親吾得之而不可爲悅吾將甚慙於子惡在其不自失哉丈人聞之曰噫長公過矣當長公之少也猶吾之少也少故不羈司馬公既老而彊猶吾之老也老故不亂奚不吾若也往吾就仲舍仲抱几進曰几出良工願大人馮之觴者萬吾笑曰孺子忘疇昔矣昔居陋巷家徒四壁立無几筵會歲除父子環敝皮而飲皆盡驪乃今苟可以驪何取授几故作不若止有名不若無名又奚不吾若也仲子咕咕喜曰昔之夜有星當衡而殷南斗其光燭天家丈人謂質明宜有異人來第援北斗酌酒漿杓與沈飲亭上其人則夫子也願微惠下執事其何以照臨吾亭於是天游子爲之記

太伯集

卷之七十四

十四

汴居記

陳仲子師事天游子道既通其家故貧環堵不蔽風雨仲子進則偶偶退則于于高視海陽廓然無以自託驟然笑曰海鳥有鵬其翼蔽天日之半徙之渤澥僅足以當一漚夫以筌之百體不脩於鵬而東南之隩斗牛之墟不儉於海與其受一廬而爲此拘拘也吾寧縱一筆以自如乃鳩匠石召虞衡尋斧斤登竹箭不終日而畢役汴汶陽而屋之不葺不垣不奧不

昨戶牖具在不出跬步而窮八荒仲子居之視州里
猶之乎蟻垤耳天游子方受節司馬過汴居而問曰
異哉胡爲乎浮游胡爲乎中流爾廬爾居爾居爾廬
不築而汴雖利涉其焉如仲子避席對曰邑中七仞
相望比比高門一室千金曾不能五步使吾踈局居
此其將如此七八何茲吾爲此汴居也直將以天地
爲堂皇日月爲戶牖北極爲井幹列星爲榱題五岳
爲楹四瀆爲雷故雖東南之懷斗牛之墟譬則彈丸
眇乎小矣吾懼其廣不容應安問趾哉吾將命馮夷
司楫河伯司維漁父作歌鸞鼓瑟乘流而下探投

太山集

卷之七十四

十五

輅問披裘折杖桑屨員躋游倦而歸也嗒然隱几遽
然繡書泱泱乎浩浩乎視航猶梯視川猶陸視今猶
古視人猶天夫子故嘗以天游自名皆是物也小子
不敏柰何樊澤雉而畜之天游子曰昔之善居室者
不越乎輪奐苞茂以爲言善矣美矣至人之居乃在
廣莫之野空明之鄉子其得之仲尼余何足以知此

谿上草堂記

夫擇地而趨砥名礪行則繩墨之士乎哉曾史是已
汎洋自恣巖棲川觀則龍蛇之士乎哉莊列是已世
儒率右曾史而左莊列目之曰天之放民其爲莊列

嗃矢者則又卑曾史而隸視之胡爲是規規乎彼其
天之僂民也要之兩者是則俱是也非則俱非也奚
必曾史之是莊列之非邪天游子自負不羈遊方之
外語之無方則合語之有方則掩耳避之嘗客谿上
而交主人亦既灑然異之矣主人矯矯乎其直也稜
稜乎其廉也偶偶乎其獨行也兢兢乎其重發也魁
乎其若岸也凜乎其若秋也一爲狂一爲狷宜不相
謀主人視舉世若昌被顧由由然與天游子偕若適
越而釋章甫天游子憚莊士若桎梏及其就主人也
若登車而聞鑾和不可而可不然而然於是乎忘是

太山集

卷之七十四

十六

非矣主人皇皇在事務緩興作省遊觀春秋始耆業
已請老乃營草堂溪上逍遙以託餘年其言曰吾故
倦遊今幸得謝又幸而考閒居之室吾將與天游子
落之草堂去居第五十步而遙不杖可至戶西北爲
徑徑廣一軌可容安車徑窮而東出爲堂堂廣不及
四筵其深可容函丈堂之背南鄉爲藏書室五達容
書五車其上爲樓居視扶檣而上九萬里室南端樹
花木其南爲垣垣外畫爲一方近西爲沼沼上樹美
箭若嘉樹其中樹夫容東一方爲蔬畦主人茹淡於
此取給此其大氏也天游子曰嘻始吾與主人交吾

竊多其有守矣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主人近之守勿論也又十年而主人老矣更言曰吾以疾自廢凡諸賓客之事不與焉乃今季年考槃具在與我樂此者其惟二三大夫于是得舍于其隣舍視草堂差廣主人自命其堂曰華黍蓋將以明農事而襲豐年堂後爲室五楹將以宿客墻東藝良田十畝脩兼草堂而廣倍之爲期召二三大夫且爲旬日布衣之飲天游子曰嘻始吾以槃樂而張主人猶食舊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主人近之化勿論矣客曰竊聞曾史好脩莊列任放士已脩則苦節已放則敗名顧用世者不病脩而遺世者不病故亦各以其時行耳主人祀曾史而繹莊列其斯爲善始善終乎舉其全矣天游子曰固也在禮大夫稱老則休之國事則致之君家事則傳之子致則人其代之矣人豈不足君所乎即使堯舜而爲可傳猶不能必之子國雖可致家之謂何邑中二三大夫範馳驅如出一軌及其末路寧不思所稅駕哉要以孚翼不齊弓裘有待雖有餘力安得洋洋也者而樂之主人有才子四人嗣服無缺佚之以老厥有安居此非人所能爲皆天也客曰吾子誦法莊列逝將薄西極而徙南溟乃今得弛負擔視主人

太函集

卷之七十四

十七

登矣退求一室三歲不成湫隘與居擁腫與役吾不知其可也又奚以御風氣而天游天游子曰嘻吾故汗漫無家其涉世者非矣乃今不爲世用吾寧折節而守常且君在吾不得而有吾身親在吾不得而有吾子其斯天帝之懸未解吾將自立于張弛之間諸大夫善其言屬司馬氏爲之記諸大夫名氏載江漸江先生傳中

水嬉記

太函集

卷之七十四

十八

新都什九山也水幾一焉遊者浮慕江湖輒病其山羸而冰詘余家食且久校四時以爲常暑雨祁寒視四方同矣春淫爲患則南服同維時爲秋萬物咸說及其杪也天地時察草木成章新都丘間相因林莽相望天風既濟時乘于喁其粲若霞其錯若繡其陰若紺其陽若朱其流若黃其凝若紫五章六采莫不具陳且也三天子鄣經所謂南岷也其下源源時出爲浙濫觴涼風始波淅淅水降矣淺則膚寸深則九淵無不可以察溪毛占水族流沙積石皚皚磷磷遇風爲湍遇石爲瀨望之如練如壁如瀑布如長虹即而就之直中弦平中準其聲緩者中鳴玉急者中哀絃余嘗扈上林遵太液巡海岳周游名山大川要以鉅

麗閣深則誠有之矣乃若紆錯采鏡空明小人有懷
不忘故土即山之羸俗以爲儉即水之詘無用其奢
矣五年九月余從諸弟登金竺山金竺中邑而名其
下則豐樂水也是日以登臨勝戴星始歸虎臣以疾
失期噫甚其兄子仲實期余就里中爲水嬉適風雨
害游旬有五日乃如約豐樂水趨歛浦是爲中流浦
以上不可舟僅編竹而泝耳主人具泝十有六蓋奇
者半耦其半而四之耦差廣近方舟始足帳具于時
屋其一若樓船以坐賓主羣其一若步幄以貯歌人
其一若幔亭檐如也歌舞出焉其一庀行厨則宰夫

太函集

卷之七十四

十九

事奇者以其二繼樽簋其二載簫鼓爲前驅其二載
諸監子若僕夫其二介紹而傳事既余從仲嘉至徐
孝廉俞山人在焉日幾中乃就筏主人誓泝者畢班
前後若舟師于是鼓之以鶩鶴進居人未之前覩也
聚而堵觀主人方供菊數枝焚香啜茗而已少進聚
觀者躡而從豈其于此乎觀禮樂哉蓋幔亭招之耳
主人出歌者爲黃竹之歌歌二終觀者益集更進而
就美蔭爲越吟躡者益前不能屏主人笑曰公等亦
染指耳安能饜耳目乎于是驪而進之楫並舉既泝
上游望中野羣木林林總總如濯蜀錦出西南西則

金竺倒影中流如奉員嶠西北則羣山高峙如列僊
擁羽蓋相迎靈山迤西如役羣龍劈積石其日秋陽
不厲魚鳥依人即沿石瀨蹣風湍其行不枳石梁在
目觀者業已逾之水濱歌人乃廢水調作鐃歌自度
不容驅馳則舍筏而登岸乃爲朱鷺爲君馬黃爲臨
高臺爲將進酒觀者疑張樂洞庭之野固不知其所
從來比及橋泝者淖矣主人夙已聚徒五百指疏前
塗日下春隕如萍實短牆長薄如良史槃礴所爲歌
人爲房中則以媚觀者于斯時也任耳則廢觀縱目
則奪聽即斂者不給矣日既納乃薄南臯召韓娥爲

太函集

卷之七十四

二十

緩聲爲淫哇者一洗之矣幔亭出二燎懸若火齊客
請樂而毋連乃班泝者既乘流下歌人迭出如初頃
之艤故干觀者倍昔主人脩無筭爵歌人亦競新聲
余節飲者十年是日醺者累百徑醉矣仲嘉謂士不
得志故悲秋伯兄遠得君而邇得親蓋亦自適其適
矣故及秋爲樂乃今賓主相得宜盡驩故醉虎臣雅
有酒過要亦骯髒者之爲茲既多主人能盡而佐客
驪甚虎臣適矣故獨醒時而醉時而醒其適均也客
以爲然併以授侍史

太函集卷之七十四

終

太函集卷之七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七首

阜民樓記

新安爲高帝南輔負首善而嚮文明地重民稠宜必得良二千石歲丁丑畢計上命禮部尚書郎徐成位出爲郡大夫既及下車孳孳務奉天時繕地利以興民事頃之境内大治乃進諸父老相與蒐未墜飭未周諸父老旅進曰天有分星地有疆理民有謠俗有土者主之三者恒相因而地爲政君侯畫地而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五

一

守天人之徵應繫焉郡治則專城之居四境之極也爰自考卜以迄于今其星紀則應斗牛其人文則當鄒魯重以僻居采阻生聚不可勝原化居達于四方絃誦聞于比屋庶而富富而教亦越千有餘年閭極而宣此其朔也乃今仕者接衽于朝而野多遺逸農者卑力于田畝而樂歲格磬游民之習兢而本業日偷轉轂之塗窮而未富日損以今視昔不啻日中君侯第察形家者言願與境内更始郡大夫敬諾周諏而得歛人陳正言正言之言曰郡名山自西南來揭天都趨大鄆略叢山而東也環千里爲龍蜿蜒若蟠龍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五

三

郭之東則障間政峽飛山聚而爲五星標而爲北斗繫繫而下大陽都之即故郡三遷此隩區也第瑕瑜不掩地無全功左山右谿反張而駛概諸得水有遺論焉且南而漸江則紫陽蔽之矣北負大川者四薄西郭而會練溪故事闢西郭爲臯門命曰朝水蓋將補其不足輔相地宜此非形家之般倖宜不及此且也太陽金象其方在西就郭而門其辰在酉負乙而立其受在辛辛者新也翕受之則爲日新酉者有也重積之則爲富有富有日新金德于是乎王矣顧廢者三十年所遺址在焉有其舉之宜仍舊貫郭外故皆斥地今則民居擁塞其間是宜爲樓乃可以壯形勝經曰審其所廢其謂是與郡大夫憮然曰守土而有利於民不憚謀始矧茲求舊守何讓焉既而曰是役也寧以利民而終毋寧以厲民而始乃出諸小辟使受功布令而誓之曰爾曹當罰金毋煩筦庫之士某入材木某入塲埴某入供需遂徧告諸倅君諸令君皆曰惟命乃屬郡從事爲植不旬月而樓成則以不佞故嘗受事職方幸而問名於不佞竊惟舊制得矣其稱名也不揚請更之其曰納右舊制痺而易達今出民居而冠以樓長民者將導利而布之民六府

脩而民生厚矣。瞻焉西顧，其曰阜民不佞聞之孔孟，不狎以利言，斥自封耳。乾曰：美利，坤曰：主利，非是則不施，不生不施，不施不施，乾坤或幾乎毀矣。天生民而立之，牧直將以利之，因地之利以利民，自虞帝以來率用此也。故潤萬物者莫善于水，成萬物者莫善于秋，納上善以秩西成，地道彰矣。長民者之在是樓也，遊豫云乎哉？書雲：則登，餞日則登，省方則登，省餞則登。凡所以利濟元元，不遺餘澤，自上下其有不阜者，幾希饗其利而民得之，利用安身，在是矣。都人士之出入是門也，蓋將自納于有方士而有方，隆禮由禮之謂也。地道尊右，自下者反之，江河雖左，納于百川以其卑也。天地之左海，愈益卑卑，其斯以爲百谷王。蓋卑而不可踰矣。新安山峭厲，水清澈，都人士率喜自負，務多上人，故士角名賈，角利訟角健鬪，角狠齋用角芬華，角而勝則右，不有不勝則左，不宜矣。藉令祖左海而爲之下，固將無所不容。九年之浸不加盈，十日鑠之不加涸，夫惟不自右也，孰能出其右哉？如是而協地，宜天人得矣。郡大夫曰：善，是可以播告方來，於是屬不佞門人程本中書樓書門友人周天球書石。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五

三

遵晦園記

海陽有萬家之市，曰屯谿，其以資雄市中曰朱氏介。夫故儒生也，長而客東海，以原嘗季劇聞于俊父，既受業大司成，則依介夫而學東海介夫，謂俊父而不聞而祖日討而翁而訓之乎？即而翁不能讀父書，蓋舍業而當室耳。乃今留滯東海，僅以節俠終焉。世祖微國文公，壹以躬行孝弟爲務，孺子歸矣，其就里爲塾，延師儒冠山爲祠，祖微國惟是先世之寢廟在而奉烝嘗，毋氏在而奉甘旨，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歸而求之有餘師，毋皇皇吳越爲也。俊父唯唯于時介夫游道日廣，吳越士大夫爭趨之，人有急赴介夫往往傾身而脫人于厄，俊父念之深也，則從容而風介夫始，大人釋經而事魚鹽，則以康家步也。日高春耳中，年而致不貲，然諾重于千金，斯其宜日中乎？迨及耆年，云暮矣。諸賓客之游大人者，其機伏其欲奢奢則不饜，伏則不測，要之市交者什九，石交者曾不能什二三。幾終而俟之懼將及也，大人歸矣。介夫艷然曰：吾出居外客，至則風生，違言至則水釋，興至則方舟可泳，杖履可撰，江湖可相忘，藉第令歸，則故里猶牆面耳。將安所寓？吾目也。俊父曰：唯唯，大人承大父志。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五

四

爲祠爲塾訓子若孫善矣其地枕山帶水宜可爲園
乃今綠垣五百堵美箭千个嘉樹千章由此而增益
之宜可爲亭爲臺爲閣假令四方之客日至宜可居
種秫百石粳倍之宜可飲可飯池有食魚垣有豢豕
宜可佐客羞假令躋足畏塗而即安居則故里賢矣
介夫未有以應也俊父乃就祠左趾爲振衣亭又左
而當脩竹之隩爲有斐亭祠後而扼山之吭爲浮紫
亭塾後近東爲天風閣塾之右得隙地爲槃臺園中
甃石除道可容巾車次石爲隄可容履齒隨地布石
爲几席可琴可尊即次編竹爲綺䟽可風可日工旣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五

五

畢則謁予落之予曰園何名對曰正民未敢告成于
家大人亦未敢請名于家大人公父執也公名矣余
則以介夫祖事文公爲祠爲塾以開俊父俊父師事
文公爲園爲亭爲臺爲閣將奉介夫以歸先後相成
不倍世德命曰遵晦其誰不然且也介夫爲南山之
橋利用張俊父爲南山之梓利用俯顧俊父之有斬
于介夫也無寧俯而就之乎其在詩曰遵養時晦又
一義也歲戊辰予東游海上俊父致意丁寧幸然公
遇家大人第趣歸矣不旬日而介夫及于難予悲其
不用俊父言俊父既孤內難橫起正志忍性慎毋傷

考氏心父之良有司知名而郡相馮君周君傾慕尤
甚始式其里既過其間馮君曰文公若祖邪俊父對
曰然正民之先世則文公近屬也非胄子也然則若
何祖邪曰先私閣并于文公爲大父行語在文公狀
中則正民所自出也然則祠文公而不祠私閣何居
曰先民節之祠文公則以師後世即非所自出猶之
祖也顧君侯之詰正民者良矣私閣不可不祀于是
爲當戶之祠則以祠私閣尊祖也仍冠山之祠則以
祠文公尊道也兩君曰善于是郡大夫崔公書棹楔
曰忠賢祠馮君周君各爲志志之馮君止宿于祠獨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五

六

酌浮紫亭上脩爵無算其夜未央明月西流四顧寥
廓馮君乃呼大白吾其以酒籌當揮戈遂更浮紫曰
留月亭祠顯而園隱矣其後餘十歲家難始平俊父
肅客曰公故名吾園惜無及于先子惟茲園亭臺閣
悉惟公名疇昔幸而語正民異日當有記公既祥始
至是天不棄先子而蔑其孤也竊惟吾大父好書吾
父如之孤不才如大父也吾父好客卒以客敗無奪
心孤不才願無改于吾父孤且更始就祠後爲閣三
達牖四面而中藏三世書比者肅客祠中懼其交相
瀆也乃今鑿南垣一方爲草堂供客稅駕公其併記

之矣嗟乎祠顯而園隱尚安事園顧古之寢園率修祠事則祠在其中矣且祠以奉先爲義自義率祖則重之園以安老爲心自仁率親者所尤重也凡諸亭臺阿閣園之屬也申之二構祖禰所嗜具焉仁之取數多矣如其侔世系後遊觀是爲不仁俊父不爲也

曾令君經野記

上讓故休寧之不令也則徙合肥令令休寧休寧自昔殷殷其民易使彼已務決裂重以比周由是從目者斷斷橫目者廩廩上無法下無民矣曾令君以合肥顯至則埽而更之屬廩隔絕簫鼓于時斷斷者自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五

七

廢廩廩者幸自堅既及下車境內懸解君子曰善始此其替替易德哉吾第觀其久也久之略近功持大體先德禮後政刑不急人知不掠民譽君子曰政有章矣日計一訕歲計百盈第考其成比三年而政成四境大治所部章什數上推賢惟令君 上最程書推恩如令甲其在鄉校丘里莫不絃而誦之歌而儻之令君俯僂而行慎終如始其上視也惴惴然如重負下視戚戚然如重傷幸而上下交相得也冲然如不盈即有善而人不及知徐徐然于于然亟自反而如有所不足君子曰政有心矣乃今而後獲令君之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五

八

心殆將殿昔父驅車父而奉中都爲中權漢循良無論已歲辛巳 詔有司經野制賦嚴如期令君亟請緩之開國之籍未去也所部申令日至後期者坐不共庶司皇皇需內騷動令君則曰是在法皇皇何爲乃博討而深求周詛而獨斷既踰月而始定章程列八議上上官條二十事示境內則又曰法具矣是在人邑三百有十里里爲圖圖有正則以馴謹者一人職之小事從隅都質成大事專達郭以內合十里而各爲隅隅有四其外合三百里而各爲都都三十有三隅正治隅都正治都小事則稽于衆而決其成大

加四十步爲下其賦更若一地視田加廣亦以廣狹爲差賦則官與民平官居什二三民居什七八先是稅糧千二百石失額而浮既籍則爲之核實黜浮視故額無所加損土田均矣明年民間當更版按舊版浮者且六千丁令君悉召三正赴叢祠與之約力詘則弛贏則張弛則雖丁壯不與張則雖老弱不復具曰惟命力役於是乎平所部多令君課功首舉時群不逞以鬻契敗蓋造僞印罔民財令君得左驗法渠魁餘從末減君子曰非直令君能也蓋亦有陰德焉余度朗原營白岳窮率水匿商山足跡幾徧四境所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五

九

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後有非常之功令君是也余習令君久矣繩繩乎直將以學古承家孔門之策治乎莫辨于大學有人有土財用出焉要其歸壹本于慎德令君之政舉則其人也得人則其德也居之以忠信行之以絜矩用人行行政利用無方國治而天下平皆是物也務明德而功不計其斯以爲令君之心猥云非常直豪舉耳令君然乎哉令君名乾亨吉人也舉丁丑進士蓋名家子云

游黃山記

新都東出叢山關表天目西蟠白岳表九華南峙三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五

十一

天子都靈山爲表由大鄣畧林歷直北而表黃山乘傳者率東西行南北則否所部倚辦司理比歲周行列郡中會計吏入朝司理兼攝郡縣事日多暇則就余稱詩且進余二仲及潘生會郭山人次甫見客乃就東郭宰白榆社屬余長之其地錯部婁而屬斗山蓋聚星之義也畢計得代司理將沂秋浦歷姑孰而抵吳門余謂由黃山徑青陽去秋浦差近即采阻寧令車轍避名山司理以爲然請受方嚮其駕中權本長者宰請舉社以從適闕二客與俱召善琴者許太初載之後乘余爲之部署定程期一息而宿竹魚庄

主余近屬再息而信冷風閣閣在猗中是爲余避詔
所棲主余妻黨三發至矣止軒轅宮期至余帥六子
先次竹魚庄司理越宿始行日中至則云東門氏相
矣郡大夫相帥及相門重以尚書期後長者約新暑
甚未及啐酒亟命徹之薄暮席堤上亭一艇繫垂柳
泊堤下乃命漁人進艇舉網而漁有獲輒烹鮮急呼
酒酒至而日入矣燭始跋宿閣中蓋垣外老梅一枝
踰垣而拂西牖是爲梅花閣閣東小閣一東牖與修
竹隣窻戶洞開少焉月當天而入臥內余披衣起旋
聞中閣履聲俄而羣輩起垣一方尋復寂寂詰旦知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五

十一

余宗漢夜呼酒主人惴惴毋譟相君夢游宗漢屏氣
語曰主人勿憂憂則亟以狂藥啗吾口耳疇昔人各
分詠旦以爲期旦日遞成獨莊靜甫後二三子靳靜
甫遣一奚倚戶趣之靜甫大呼曰司理三尺謂何馮
子都窘我甚且殺我司理以期會先發余徑行次二
仲景升挾宗漢從次太初挾次甫靜甫仲淹負方太
古龍鬚杖挂僧大安長生瓢至容成臺余宗人持酒
遮道二仲謝曰日旰矣少留且觸熱將不堪宗漢躍
然曰帝遣容成氏勞賓余天孫固當飲首舉瓢而醕
者六遂袒跣就車次甫故習酒家屋後鑿池方丈垣

外通流水畜游魚數十頭則與靜甫太初臨觀指巨
者曰吾所欲也寒裳持小罟既獲就庖烹之余先抵
猗中司理進次洽舍宗漢不衫不履卧車上揚揚過
之羣小兒堵觀曰客何爲仲淹語曰故全椒令也皆
拍手笑曰胡令若是抑鳳雛邪向夕相率至猗中司
理既及下車諸將乃始嘗食司理怠而就寢無用殮
宗漢被酒深卧華陽館日高春始起匿樛木亭日課
詩未成當法酒司理笑曰瓢飲具在吾其爲君解醒
命一奚餉青梅強之盡宗漢呼曰何物孺子日殺一
人而後饜主人請流觴具曰可司理及余先至踞石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五

十二

而引二觴衆未及行雨集皆反主人遞進舊醪悉苦
其甘將易之舍中日暮塗遠乃罷酒蚤起畢發余以
目眚獨留至則息駕叢林薄暮就湯池浴浴畢將據
高石行酒禮曰進機山人力止之母深入虎穴司理
笑曰嘻太甚山人固畏山君耶乃褰涉中流爲河朔
飲酒益進失山人於是篝燈入軒轅宮候吏屬沙門
治具酒甘如嚮者客益苦之詰沙門曰若飲乎曰飲
曰若飲能辨甘苦乎曰有如澠淄客正色曰佛法無
飲若飲固當藉令辨甘苦如澠淄宜必以不甘甘吾
黨乃今吾黨苦矣何居沙門故戚戚若無所容聞客

言聲感益甚仲淹爲之解曰客酒禪也既知酒且知禪沙門則禪酒也彼不知禪焉知酒客休矣司理語宗漢令君故豪乃今何默默也宗漢謝曰翔故任天放日飲而醉二三假令挾日一吟猶懼不給乃今程督如功令苛急如催科翔有裹足而逝耳夜分而寢門外聞虎聲司理笑曰異哉遂中山人之億質明導一比丘探改跡先白龍潭故游者率登釣臺下視不測比丘言此摩頂耳第以踵觀乃循石磴而下臨淵蹉蹌不能以步至則大呼奇絕司理賈餘勇從之挾二騶奴扶掖而下進寸退尺無慮三百步而始息厖

太山集

卷之七十五

十三

高坐先登餘悉就坐則自上流浮大白隨所至輒引手取之水既平風四面至汜汜若震舟耳司理自高而垂手往往止而復行獨一巨石當匯中集如白鳥宗漢揭而往吾固當爲海上翁狎之觴無留行徑醉矣遂拊石而歌曰醉石粼粼吾當抱此以自沈更進則片石黖然飲水中蒼蒼作龍鱗出沒狀司理言自黃帝御天稅駕於此化而爲石蓋吾族類也遂署曰鱗石命工鐫之余自猗中置詩郵至與行會司理喜動顏色語諸客曰吾適批鱗輒得領珠三十六峯之上猗云象罔寧足當三百六十長乎更進一石衡水上如琴水清激如撫清冷視丹井勝司理復軟之于

太山集

卷之七十五

十四

是奮衣登危將以一瞬而窮萬狀過半而風雨至踰跟還故宮余聞司理明日遂行力疾兼程而入中道遇宗漢蓋負責而逃至則出諸不虞倅人駕矣司理出篋中詩歷歷談諸勝事余俛仰周視若已再升于是司理品境內諸名山此焉舉首白嶽一魁父耳直以近人而奇蓋剗剗雕幾之爲適足以悅衆庶黃山高矣深矣閼且遠矣卒然而至百無一奇如將窮四極覽八荒非羽翼不可要以東高天而蟠厚地吐雲雨而吞三光猶之特室合官人力無預警乎大矣雲

門一闔闔也啓閉則豐隆主之天都壁立而出九霄
無贅附無跛陲甚則飛鳥不能度猿猱不能躋視西
嶽四方尤爲卓絕龍潭深三十仞空明可察秋毫假
以日力而窮其源則一木皆析若也一石皆支機也
猶之木處草衣汗尊土鼓脫芬華無所用之千古寥
寥足音罕至賢者則邑人鄭玉顯者則郡大夫馮世
雍近則程太史敏政張納言寰周太常怡羅太中汝
芳三四君子而已乃白嶽之輶軒相接軫胡爲乎去
此取彼哉余曰固然此其一隅也折而西北爲丞相
原九龍潭最勝匪則九澤通高下則九階飛瀑則九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五 十五

旒英英出雲若列九賓而陳九鼎奇之奇者也暑矣
宰公行矣胥後游此其近者也余嘗登三天子都崇
倍有半振衣決背僕指可盡東南南國畢宗黃山此
其祖也往余以十月至聞龍吟舉酒酌之逝將再往
暑矣宰公行矣胥後游司理謂膺將挾山人游九華
山人憚暑不可茲由天目度震澤庶幾一登余攷圖
經天目之顛僅及黃山之趾此其苗裔不量可知里
社翹足以待宰公暑矣宰公行矣亟歸矣于是司理
謝客從僕受綬以行

賴上社記

六君子者社賴上則抵太函氏願定父要之言太函
氏曰嘻吾觀于社而知樂群矣古者爲羣姓立社以
和神人故爲社事則里夫興爲社田則國人作祭則
合敬餼則合驩類而聚者恒于斯聚而樂者恒于斯
蓋百嘉之會也匡廬而下無當于社而社同盟乃今
學士大夫無當于盟而社同盟彼其羣膠庠若唐肆
聚鼓篋若市鬻比而爲同則烏合耳豐干故有社社
者無慮十餘曹聚散無常其盟寒矣其社屋矣賴上
之社宜不其然其取數也簡其取益也忠得朋故也
六君子長方君式是爲信陵臨畢爲園浮豐據賴次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五 十六

潘玄超次潘元仲兄弟也是爲汀州公聞孫公故巖
栖有室以鏡川流左峙積石中野有亭以親魚鳥命
曰相忘次汪景純吾宗之昭也居賴上游瀟深十仞
吾宗食采于魯受氏賴川天祚亢宗於是乎在次則
方子中爲中丞公子公當賴水之會築璋溪草堂嘔
嘔居庭非良士不燕見子中之與五人者友也則其
良也亟見可也少者爲程用脩出昌國裔蓋與景純
世婚媾同里而居都人士言吾黨之有六君子也猶
戴匡之有六星也圖南之有六翮也聲有六律六同
色有六采味有六和也夫既聚之社矣余安得而贊

之要其本之以經明行脩益之以博學好古亦既不遺餘力矣如必華章敬業庶幾乎其交也有功是範王良以馳驅討養由基以毅率也盡馬之力而不以善息必敗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必棄前功學亦宜然可以觸類時而藏修學也蓋良工也時而息游亦學也則天工也夫人之學猶天之生作而長生也以生生也歛而藏亦生也以不生生也生生者其動直不生生者其靜專故卜氏之居肆寧若顏氏之坐忘與其爲尸居寧若縣解當世二三良史類皆終歲優游時至一鳴輒然舉首此其收効較著者也夫以經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五

十七

明業脩博學好古之士徒搢搢然挾策而讀腐毫而思失得格于其心天機室矣此則老生曲士之爲也六君子然乎哉客謂司馬之倡是言無將爲燕朋嚆矢嗟乎吾嘗聞道於文武矣斯道也一張一弛之道也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賜不及知不弛胡張不張胡弛六君子之張久矣吾願以天游弛之如其中材也弛而不張則里社之宰在

肇林社記

余始事佛延胤公主肇林胤公兄事珂公同受天池衣鉢余因胤公紹介逆珂公其徒正觀明宗德欽從

珂公至胤公亦召其徒文靜文徹文言文濬與俱來至郡中則自如德昂郊勞如禮會祖意自唐昌至凡十有二人分席而居諸法衆皆供役余在告屏跡猘中珂公不得余俱相期結夏以待既就席日講楞嚴經於是洪吉明理以下百餘曹以聽法至真海覺忤以下十餘曹以脩供至縉紳學士至者則方定之層東圖陳仲魚方獻成方君在方羽仲鄭夷吾程子虛吳無懷吳延秋吾弟仲淹仲嘉山人王仲房吳仲足余病間始得問法珂公至人寂然無思公雅言自思惟入思之不得猶必蓄疑而通焉醫者以藥藥瘍善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五

十六

矣不瘍而螫身以售惡用藥爲不得而疑視不瘍而螫等耳珂公謂否不瘍不藥唯至人能長者宜未及此瘍而內蘊不治將深卽不深瘍如故也發而決之瘍乃已譬之精舍業已歷堂皇窮奧昨無問入門垣以外曾未得其門猥云居其室而有之則臆說耳何以故無入故也善乎洪範有言思曰睿睿作聖夫非右券乎哉寂然無思則聖者事余謂諸佛無法法在遺經中世絕學從心開我佛土法惟心造爲得其宗彼直將以無知爲知無見爲見開宗蓋自此始末流乃復挾小知操獨見愈益支離惡門而鑿坏惡苦口

而設醴何爲者也珂公謂經以筏喻利涉將必由之
亡楫則筏不前宗是已故瘍則有毒門則有樞潰毒
運樞宜無不濟長者獨窺要眇猶不離乎文辭葉楫
中流取辦一葦抑或繫筏川上而躋足以求前皆悖
矣余唯唯蓋將自無知無見者求之會詔趣行不得
請竊念班白且至奈何舍無碍而就不堪兩公語余
有身爲患一也善則以不堪爲無碍不善則以無碍
爲不堪運出污漬不濯而芳蓬生麻中不扶而直長
者運也豈必擇地而宜吾儕猶有蓬心願無忘此會
耳衆曰善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五

十九

西沙溪餘慶堂寢室記

予讀禮至君子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家造祭
器爲先養器爲後作而嘆曰孝矣哉先王之治天下
乎周道之所以興也至秦好爲尊大制黔首無特祠
蓋孔子適三川見野有被髮而祭者咄嗟夷之謂其
亡于禮也 明興制度閭閻德澤靡所不周毋論播
紳閭閻人人得緣分以盡其孝春秋盼嚮之典所在
有之而吾郡爲盛郡西南略浙而東北保界浙豫章
其中若寢若祠若堂若廟者無慮數十千百而吾宗
爲盛宗之與主而秉轡者曰西沙溪沙溪肇自有

宋至 明弘正之際曰富吉公者克帥近屬即其居
址爲祠祠烈祖以下及于高曾祖嗣凡若干止顏其
堂曰餘慶志先澤也然其地不能闊擴巋然者堂在
耳詢謀屢遷其議屢格迄 今上干支次公始鳩族
倡義徙其祠于利人橋損已貲構地三百餘武爲廡
爲門爲堂爲寢爲庖爲繚垣具矣當翁之集初議也
謂可五百緡奏功旣剏寢樓而費已倍剏堂廡而費
五倍迄門成費徒倍矣取諸族者什三取諸已者什
七翼翼言言期以幾載始告竣事于是功總五服咸
推翁孝且賢肖其貌于祖禰之側翁復謀于工具祭

太函集

卷之七十五

二十

器謀于鄙具祭田腰臘烝嘗駮奔對越肅如也穆如
也濟濟如也鏘鏘如也列邑于此乎觀禮諸宗于此
乎觀成矣予方莅宗盟而討家乘則諸老相率命昆
惟茲寢門願丐一言以勒之石予惟古者尊祖故敬
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所以懼忝其宗祖也是以春秋
之事不脩則懼無田則懼器皿衣服不備則懼子孫
離散而無紀則懼孤嫠閔然而靡恤其私則懼備斯
五者利于宗黨大矣彼其備情備物豈徒爲觀美之
具乎哉抑或不然雕幾其官而棄其裸將于野脩體
其具而等其鬼于若教綺縠其文而任其孤寒樸遯

爲婁人子是雖富且饒貴且倨何以教民信而作之
忠其媿惡于翁多矣固宜其舉宗之皇皇然尸祝而
俎豆之也借曰祖功宗德非翁配之而誰諸長老又
言翁之戮力于宗祊者非一手一足之烈蓋自先王
寢廟而下曰文林郎曰直秘閣曰金夫人墓者所奉
祠寢凡四區自先王寢廟田而下曰崇福寺曰張停
社者所置膏腴凡若干畝其甃百花臺甃南溪渡所
治孔道凡若干尋其梁南溪梁西郭所繕河橋凡二
所其創崇福寺文昌閣創里塾所資館穀凡若干人
每一部署鉅者千緡者百緡之費出不貲其勤如是

太函集

卷之二十五

三

堂其一耳吾曹饗其利者爲有德故敢以是爲請宗
大夫其竝誌諸嗟乎翁不難以一人之力而瞻族
不難以衆人之力而奉翁其彼此之交相重也視吾
嚮所稱雕幾其官脩髓其具以自殖者可以風可以
勸矣翁齒杖于國而三賓于鄉其尊禮在郡邑其質
行在閭史烏俟予小子昆之言顧親親之徵恒自近
始而松明沙溪又其近者也信而有徵可以備閭史
之採擇敢述諸長老之言以爲斯堂記翁名徽壽其
其字也法得併書

太函集卷之七十五

太函集卷之七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九首

滄洲三會記

嘉隆中興命世之作者二一在東海之東其山曰歷
是生于鱗一在東海之南其山曰弁是生元美乃余
不敢以同籍而齒元美元美不欲以同舍而當于鱗
顧弁山之下歷山蓋其讓也兩君子既以身退余方
從元敬平閩元美獨多閩功嚮予而急元敬齊魯間
於文學厥有于鱗益之以元敬武功文武具矣海岱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一

一都會耳不亦競爽乎哉及于鱗起浙江元美待次
余既釋閩事則自浙而趨婁江元敬應召北征遇
于鱗於浙舳舻相望胥命于吳時元美治小祗園吾
兩人以輕舟微服至元美披褐而出則二客皆羽衣
敬美猶攝衣冠執士相見禮元敬以盤水奉劍跣進
曰不佞繼光嘗以戈船逐寇從大海中得巨鐵尋丈
紺青朱綠黠黠不啻尊彝屬歐冶爲良劍三司馬與
繼光各佩其一其三在櫝願歸長公于時木蘭著華
兩楹予與元美各據一本席地以華籌酒酒行累百
賓主喀然適外客以苛禮前予標而就寢早起元美

出十絕句擊劍而歌再信徧歷諸園艤舟吳門而別予負匹夫之諒陰戒元美母起家元美領之予不自知其言無當也及于鱗庚度函谷歸流沙元美得師而求仙予適當大事而骨立元美聞余狀耳語余弟仲淹伯病毀而浸以深五內之縣未解藉令躬自徵辭以志堂斧庶幾立解而瘳余憚遠游第爲親而出惡敢後時肖甫爲東道主預飭諸候人余薄錢塘元敬自薊門徙南粵與行會肖甫得代期余會於弁山元敬聞之悔曰繼光畏此簡書卒使弁山無跗注之跡憾也肖甫與余同日至余家二仲及元瑞從則自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二

瑯琊而存太原託宿澹圃至則就弁山飲肖甫徑盡斗酒而驪質明相與謁墨陽觀二美出其師手作龍鳳諸篆環而聚觀厥明肖甫乘六而先二美祖之水澣又明日主人供弁山之具竟日爲逍遙遊獨予避無筭而飲二參仲淹卒以使酒侵坐客澹圃當弁園三之一而爽塏開曠過之余就敬美徧觀所蓄彝鼎圖書觴澹圃者再將發復餞於弁園元美謂余明年伯耆矣貞爲先師居守不能觀三天子都異日者飾不馴之辭屬敬仲往予謝曰又明年乙酉伯亦及耆昆既祥無問出入願躬奉一觴爲壽以荅木桃元美

咲曰伯儻然來願築特室以延從者予謝曰弁山之舍館富矣毋煩工師水陽之閣壁山鏡池秋爽可揮手攬也幸而即大名曰西來足吾事矣元美曰諾西來佛義猶懼不專自伯名之無如來玉第虛上座以待蓋公耳留七日而後發二美祖之崑山元美爲予霑襟四座皆掩泣予遽然曰伯幸而予之盟矣胥後期無何元美謝南司寇之詔敬美強起操功令入闕予以歲杪懸弧吳粵之使並至蓋少保若予姻氏中書君並徵辭元美兼得二章于時千里之客堵觀揚揚以卮酒進且曰使少保薦南海明珠前後照十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三

二乘使中書君書二十四考其書五車藉於司馬有光猶難與二章埒司馬引滿所不一言一醕者謂知已何元美居州而困應門屏居故里孝廉長君爲築約圃蓋參澹圃而一之夙戒典謁毋爲爲壽者通謹謝客予遺元美書曰聞諸道路伯欲避世而先避人秋至將尋來玉之盟胥後命元美荅曰僕所避者非伯也盟言具在其何敢辭會元敬左次孟諸業已解上將軍印不遠千里以輕車入新都申故約曰無言不贊願司馬爲司寇壽予咲曰嘻無以爲也元美方觀清都師玄聖菌大椿而殤彭祖後天地而凋三光

六十之年猶一息耳又奚壽也吾方冠荆石之冠杖
叩竹之杖一從元美以修成言殆將與元敬俱行矣
幸而不距有如盟言吾其息跼於弁山退以其私問
道于約園虛而往實而歸在此行也歸則稅境外之
駕守吾太函元敬遨遊二氏間有餘力矣又惡能以
七尺而徇三尺息壤果安在哉元敬避席曰司馬三
游繼光幸得而驂乘司寇雅言平生知我者九天之
上則唯先師六合之內則惟伯玉然則司馬之得司
寇觀其深矣乃今歲晚而愈相戚也司馬何觀嗟夫
予何足以知元美其人溫而直蓋由此而得師夫謁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四

然春溫天之所以府生物確然動直乾之所以主大
生唯生生故得長生唯長生卒至無生此玄白之庭
三極之矩也始予以虎豹之文貌元美曇陽氏乃得
其心元美故以論著名家陵厲千古之上始之會也
以講業往予其爲千古游元美翩翩不啻千古之士
會之再也予以負疾往時元美游方之外吾其爲方
外游蓋不刀圭而靈不膠漆而固相與莫逆於形骸
之外毋論四友爲也會之三也吾將爲米真之遊聲
若谷氣若莘吾其以應求往耳投之大壑煦沫兩忘
吾以其有涯彼以其無涯吾以其有定彼以其無定

吾以其有象彼以其無象吾以其有方彼以其無方
廓然而無不容超然而無不下其交也石其游也天
目擊道存無煩口耳此予之所汲汲而元美蓋倦倦
三致意焉莊生有言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靡然
顧化則此一時化不可爲嘆其日至元美坐進此道
吾以是觀元敬又言司寇天而人貌宜何如人予曰
元美人也日進無疆僊僊乎天人也何也心游千古
是謂哲人游方之外是謂真人游物之初是謂至人
與哲人也者游良以作吾哲與真人也者游良以葆
吾真與至人也者游良以要吾至哲則文明真則充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五

實至則精微純白備矣即上下千古縱橫萬里其斯
一人而已乎元敬唯唯

大紫堂記

三天子都峽而岐出其西南則巖邑也故名祁閭蓋
襟彭蠡帶長江九華匡廬捍門夾峙吾郡文獻之邑
凡六而祁閭以淳厚特聞張令君爲邑五年褒然治
平舉首聞邑東洪處士高義通命文學弟子以鄉射
賓之處士固鉉堅田野畊何敢辱縣大夫當賓禮會
恩詔爵庶老具齒德者一級予章服令君環視境內
宜莫如處士堅則奉 詔命命之母自賢以方命庭

士唯唯 上命何敢違乃登紫臺之山北面百稽首而後受令君表其間曰褒德邑人益以是多處士而戴令君處士既冕衣裳一再服而納之笥自惟方命無上濟命亦如之乃就故居之表考數仞之堂奉笥而度其上歲二月經始踰月告成于時姻氏胡孝廉登堂獻頌禮也孝廉問禮於不佞請署其堂蓋與吾友方仲子俱因之紹介不佞則額其堂曰大紫爲署書書之仲子曰何居其以紫臺而名之也不佞曰固也斯其一隅耳吾郡不有紫陽乎哉孝廉曰老氏夫周而西及關關尹辨其紫氣處士守雌抱朴殆亦玄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六

同之徙與畏佳網緼近于紫矣不佞曰固也斯亦其一隅耳請更進之兩君子又曰昔桓公好紫而國人從其賈什倍今也處士好脩則其子孫從之矣其門將由此而大其以是乎不佞曰然非其至者也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爵不及丘民自饋醕之禮不躬行而丘民不知有天子要之天澤之辨理有固然久之陵夷泉府用事千金之子率以錐刀之末而買儻來暮失里而旦市朝冠蓋相望有司養老之禮借視聽於膠庠陰厚利而陽名高其得人也者無幾波流弟靡孰能爲坊處士不言而躬行壹以孝友爲政熙熙

乎合道於猗韋而游神於葛天禮之賓禮則辭命之君命則受蓋避奪朱而不避敗素長者哉令君尚齒德以風四方有若揭竿於市辭不絕俗則遂處士之高受不忘君則成處士之大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斯其爲衆父父邪推而極之非 聖天子汪濊之澤不及此處士登紫臺而瞻北極儼然大紫臨之陟降爨原堂構具在翼翼昭事貽燕方來 上則覃恩下則章志貞教遠則尊 上近則示子若孫彼其輪奐俱美聚族而歌方斯茂矣孝廉謂善古之爲室者必有頌願公頌之不佞敬諾頌曰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七

樂樂者檀朝賸在山君子式樂以槃青青者莪盤渦在河君子式嘯以歌紫臺軒起碩人之辰侯誰在矣昏姻燕喜大紫煌煌舍君子之堂有房有皇有服有章子姓鏘鏘邦家之光百斯世其未央

萬古樓記

博士故家食治樓居頃自南豐來奔索居謝客日高春而寢門闢則太函氏過之相與歷階而升專席而坐衡視三達周視五車狹狹紛紛莊且嚴澆且富矣博士故稟高視服脩能亡心稽古脩辭則其故業即摹書繪畫足奪專門先是取法邃初取東輓近程目

巧黜耳觀重積深藏萬有具在于時互發群積概舉其凡經自義易而下凡若干言書自三墳史自二典而下凡若干策詩自康衢而下凡若干什論著自老聃而下凡若干家書契自科斗而下若干文摹自嶽麓而下若干本繪事自輞川而下若干品鍾呂鼎彝卮匱樽簋頌琴良劒自玄鳥而下若干度振古迄今莫不囊括雖有敏者百廢而一舉之業已手不遑披目不遑省口不遑問耳不遑聞窮日而疏觀庶幾乎宇宙饜吾目矣萬古一瞬誰曰不然樓故無名強而名之曰萬古博士敬諾猶然請申命之粵自生民以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八

來莫非古也其間推移積累何可勝原斯樓也斥不四筵崇不五仞浸假而塞交疏充井幹其容幾何浸假而離罔兩察鷓鴣惡在其能一瞬也顧遠近有界通塞有樞經其界則趾不及目目不及心此何以殊其所運者殊也握其樞則氣可攝精神可攝氣此何以殊其所存者殊也是故裹足而趨不踰百里正明目而視不盡一州息趼閑睫而從心即闢八荒可也未也精取物身已用之將恐竭氣取配道過作之將恐衰精有所不研氣有所不御火馳而水止官守而神行即遊八極可也何也神運心則不禦心存神則

無方廣運則可詩書可經史可竹帛金石可爐錘默存則可神可聖可工可巧不窺牖而見萬古矧茲高明居邪雖然古猶今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百王異世其孰不波由今以前前亦萬古也由今以後後一萬古也吾黨幸得寓目於斯樓也豈一朝一夕之務哉第屏跡收視而受命於心專精壹氣而受命于神由前則萬古為徒由後則萬世為楷不則漫衍而無家者耳即十二何有焉嗟乎羲農不黻冕而皇堯舜不明堂而帝仲尼以刪述聖矣顧刀不賢于筆簡不賢于牋如必尊古而卑今則柴氏之陶不為薦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九

李氏之墨不為章日本之雕幾不為工朝鮮之赫蹏不為瑟燕山之禾不為粒庸丘之茗不為烹要以酌諸時宜如之何其可廢也吾黨中萬古而砥其波也其將為沿乎汭乎其將為流乎坎乎博士勉之其斯為神樓也

丁令君表荆堂記

孝惠皇太后出錢塘篤生 獻皇帝及 世宗入繼大統則特遣從弟邵玘從兄子邵輔迎立郢都比即位脩奉轂功玘輔益封萬戶侯執金吾如故玘生季女而淑待字京師馮几而命王恭人亟歸為女擇

壻先是海陽程長公失當戶子惟弓鞬爲皇皇雅以質劑旅四方內主居守將外求助枚卜而從寒脩萬戶輔故以諸生善長公數言長公長者藉第令得壻宜莫如長公王恭人昔夢獲麟聞之溢喜遂納長公采笄而歸長公長公以歲會周行則自武林之吳興之橋李之建業所至猶寓公也必載戚晚與俱及伯仲生結愛日浹戚晚母怙母狎益莊事長公載之歸寧姑以大耄而操下急戚晚兢兢敬養獨得姑驩俯僂而下延陵母敢耦嫡錢氏姬舉季壹以鴈鳩視之嫡孫女始繁絲無怙恃引而食之教之如母待年而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十一

字爲之畢力治裝長公既大起家中道見倍延陵廢視率戚晚持家秉而代有終三丈夫子皆凡宗皆籍胄子家孫康功離襁而長王母所口授古詩起民間試有司褒然舉首次康莊次康國自外傳朝玉母比日必程其所受書過者時時聞絃誦聲謂其門必大是唯母訓非直長公之靈王恭人季年獨念女行遠母戚晚慕之甚急遣諸子迎養新都躬執匕拈觥以奉口體邵自昌化伯而下世受陰符恭人有孫三人伯季皆升司馬舉進士仲籍賓興舉造士通附注來觀請奉恭人歸錢唐恭人笑曰自吾一體而分襟裾

則子女等也奉吾百體而歸藥裡則吳越等也吾安吾女抑又安吾甥吾不復東矣而曹職在疆場庶幾乎爲天子之力臣母繁王母爲也年九十即世戚晚卜吉而墓朱富園且爲考妣置特祠歲祀如秩節人言恭人由得女而得壻由得壻而得甥善擇者也楚丁令君斤斤爲政雖嘖咲不以假人顧獨多伯仲而器康功視逢掖猶端冕時連帥填楚者爲邵曾和蓋戚晚長孫余甲戌所舉士也令君習連帥具得戚晚母儀將爲之表微以風梱內則以長公故連姻先司馬而二三兄弟雅以長長長余余始杖于鄉預聞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十一

月旦疇昔三子考居室則余銘其荆堂乃今願得片言表之唯司馬在至後三日戚晚春秋始耆竊唯蘭孕國香是生九畹戚晚世以門楣顯則公宮之教良蘭有夢徵宜子之符也克家有子齒桂象之乃今子姓振振奕世濟美小山叢桂其在斯乎夫子非壽母不成母非令子不著兩者交相重矣揭以晚蘭叢桂庶得其全惟君侯定之耳令君曰善古之內德女史書之宮尹事也多賢者則閭史書之鄉大夫事也內外有善州史書之乃今則縣大夫事也有土有常職不敢不共請特書梓模表之且揚司馬之成命

南屏社記

往余由武林而趨吳會即次西湖四方之雋不期而集者十九人于是乎有中秋之會既而弁州聞其狀灑然快之于時分韻賦詩半以酒廢旦日星散詩不成者什二三主者願載圖志如蘭亭余謝未暇是春二月復尋弁州之盟中道遇馮太史開之胥命西湖如故事既從弁州出京口避暑浮玉山王大史季孺過之胥命西湖亦如故事秋八月覬觀廣陵濤既挾二仲西歸兒無擇供扶掖月幾望元美期余弁州余信震澤宿吳江僊僊乎遊也既謝元美五宿而達北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十三

關臬伯陳舟湖濱以當授館二太史有事若雪請更九日爲期紹介先之申以卓光祿澂父澂父之言曰疇昔之會明卿與焉二太史謂公方爲逍遙遊即留十日布衣飲無不可且也登高作賦晝視夜爲猶賢南北二峰望此久矣余俯而應曰嘻游子思故鄉寧詎能踐遠遊而履霜露秋過半矣吾其爲寥天遊即跬步皆白雲鄉比日皆重九也澂父曰善今茲之會取數滋多司馬儼然臨之兄弟父子具在自四明至者則屠長卿汪長文楊伯翼自吳門至者則曹子念毛豹孫自華亭至者則曹叔重陸君策皆從長卿自

京口至者則鄒汝翼茅平仲皆從司馬自天台至者則蔡立夫自金陵至者則李季常乃若潘景升則前驅徐茂吳李含之楊思說俞叔懋暨不佞明卿則東道主也茲亦不期而集不後不先惟茲若而人東南之美具矣奉司馬爲上客不亦重乎明卿藉先世之靈客司馬之重願供刀匕以供宰夫余咲曰澂父欲宰社乎哉此疇昔大將軍事也明日更謁則以下旬五日爲會期先昔湖風蕩舟余徙而宿精舍未及辨色速客之使三及門披衣而視東方朝日暎矣出而進艇群山帶湖如洗裝雲鳥淵魚鱗羽畢察廓然四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十三

顧萬有悉在目中叢桂重華夫容猶然獻笑冷風利涉既濟而登淨慈賓主皆野服皆籃輿乘磴而躋西閣畢至則主人請布席南向一北向二東西向皆鴈行余辟易曰君其尸我乎哉胡爲乎廟饗乃更席皆東西鄉以齒爲差余以大馬先西面北上肩隨以下皆序齒獨子行列席後不以班主人出名姬十二人將命酒余宣言曰疇昔之會酒爲政今茲之會詩爲政分體而賦各從其長拈韻爲籌雜置杯底主人屏詩禮第遣諸姬分席行杯酒什數行詩成者出席陳詩而後入席乃罷法酒命升歌如詩不成毋輒入席

則皆敬諾余得專席其餘則置一姬當二席中
肅雍悉如誓諸姬第以目相屬亡敢囁囁余詩既陳
乃庚入席諸姬魚貫而進爲緩聲歌乃命樂師房中
之樂間作頃之陳詩者遞入席則接席者當歌間歌
三終詩未成者皆起或仰屋或巡檐或窺園或倚柱
即曼聲殊態耳目不遑既而爲同聲歌行無筭爵更
爲急節詩乃畢陳于時曦日西傾光浮大白少焉赤
烏棲于觚爵一丐千頃有若醍醐龍象經行居然黃
金界也余憑闌引滿諸姬競以水調醕之有頃二客
闕行主人送之戶外諸姬旅進亡敢以夜禁干司城
余命之歸則皆踉蹌出問道矣主人復入而跡所在
業已升車將賈餘驪蓋去者半余謂激父游之善物
有三得天時得地勝得人羣詘一不可乃今地勝猶
昔也人羣猶昔也獨天時差良要以古人恨不同時
即同時或不同域域同矣或不相遇遇矣或非其地
非其時吾儕兩得其全幸之幸者也語曰行或使之
止或尼之惟茲履舄之交固宜二太史無所預投筆
東顧安得致琅琊伯仲與之神遊庶幾乎千古一快
矣

攝山圓通精舍記

襄故名郡產諸比丘攝故名山則比丘藪也 高皇
帝都建業晨攝山 詔復寺僧田租視天界靈谷等
歲久浸廢部檄僧興善清栢通主之比丘真節產襄
陽爲余故郡子弟初禮師明休祝髮既禮師法秀受
經京師負杖而南則攝山主者延之開講聚徒三百
餘衆覆講三十餘曹真節一切飯之餘二十年所乃
微檀施餘力拓地而爲之廬于時公卿大夫嚮西極
聖人之教者建業則殷宗伯吳興則陸司空豫章則
羅叅知並善真節句曲李相公以封樹至爲方外遊
衡州廖度支瞻乎諸大夫後會宗伯得琅邪大士像
歸真節供奉之而司空故爲廷尉南中則亦范金爲
像位之于左羅叅知署曰圓通精舍蓋尸大士云左
爲閣三達貯五十三經供毘盧相公署曰華嚴寶閣
右爲堂兩楹供西方三聖度支所築也自署曰淨土
蓮堂左而西鄉爲齋堂其南爲梵庫右而東鄉爲禪
堂其南爲客寮又南則左庖右渴繚以周垣灌木脩
竹環之後茶而前正攝提之歲秋乃告成真節勒石
舍中則以偈而誓諸大衆舍成矣第與十方有道者
共之順道者安居否者擯出居此者同堂共飯人我
無生亦福堂也既則以余故嘗語佛道弟子如敬索

大函集

卷之七十六

十五

碑記之顧余曾未遊于其藩何知與昨始吾求之教矣則歎糟粕而其旨亡既而求之宗矣則肄葛藟而其蔓累久之則探本始繁隆施訓有無攢同異要以高明所極即儒於佛何加其一稱物而平均其一齊物而平等無等寧能各足不足安取圓通概諸中庸則彼詘矣楞嚴圓通二十有五普門獨爲擅場蓋以聞思脩爲入門於吾道爲近其深入也感通則三十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十六

通不虛矣乃今經師所授法衆所傳時而諄諄時而唯唯則皆由聞入者也顧其骨已朽其言已陳藉令聞而不思思而不脩是余鄉所謂糟粕耳于時帝德廣運衆善同歸元老鉅卿狎爲盟主且也求師則師求居則居求食則食不趼而至不瘳而興至足矣力三者而入普門於跬步何有時至則升堂入室各具圓通其斯以爲化人之居無庸繫西方涉南海爲也雖然有聞斯有受有思斯有想有脩斯有行空五蘊而韋其三詩矣然聞則求悟悟而未始有聞也思則求通通而未始有思也脩則求證證而未始有脩也斯言也亦旣折衷于吾儒其曰多聞曰慎思曰敬脩皆下學也其曰不得而式曰不思而得曰罔覺而

脩皆上達也斯言也質之圓覺而符微之圓神而信又何憚而不求哉求則得之求而未始有求也得而未始有得也如敬吾鄉人也留八月而文始成奉足謝曰善哉宗伯司空之所陳象教也叅知之所命名教也明公之所宣言教也三教旣立衆知嚮方明公一言其利尤溥嗟乎余負二三君子矣太上無象有象次之有名又次之道隱于有言下也乃若大衆之所皈依本諸身教身法身也汝師勉旃

海陽三異記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十七

國初疆理甸服海陽故縣上腴慕羶者蟻附之殆難爲今丁令君以國士起楚殿公車旣應制不收其曹乃大望令君謝曰第能爲邑卓魯何負公孫遂奉檄之海陽暮月而治歲乙酉白雉雉西牧野人擾而獻之庭令君放之齊雲不佞應泰安取此人言令君稟精曰杼文明白雉乃馴不樊而神王矣疇昔越裳貢周東都賦漢具曰休徵何所異之異純德也邑西陽山故患虎居人徇周道戒宵行令君方辟羣凶解文罔日將夕衆逐虎虎突招提若械而驅穴阨而入伽藍殿一土偶爲鬼卒夔足自什折虎腰衆跡而斃之患遂絕人言南陽北渡宜莫如海陽何所異之異服

猛也丁亥春王二月鄉大夫饋赤鯉一沿堯冕而首之邑齋令方上程書 譽命且至齋居夜讀聞鼗鼓浪砰礚有聲鯉一躍而風雨從之乘霧而上人以爲神魚也亡論琴高何所異之異升聞也昔之良令以三異顯則其政有常 太上方以卓異程庶司要亦不靳異而異不襲常而常斯卓乎其不可及已今下車與民更始深察非常之原其政斤斤其民秩秩異矣民猶知有令也及其久也定章程務休息其政沕穆其民睢盱滋異矣民不知有令矣及其成也與民相忘令如標枝民如野鹿民不自知何以得令今不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十八

一書

詹氏古梅圖書記

臨川割地而縣樂安自閭右詹大通奉故居爲縣治始既自徙龍岡之麓斥地數十畝治集芳園深入爲足閒亭亭下古梅崇廣方丈輪囷盤攫作虬龍形光寧供奉馬麟爲圖筆精入妙其後八世孫曰久敬九世曰儀則葺園亭而拓之諸勝圖鉅公觀梅有賦其

詩則當時體其人則皆高名載郡志中若戴式之吳幼清虞伯生鮮于伯機揭曼碩是已其後歷年三百御史公明甫起家繡斧東巡首按吳越觀風所采購是卷于藏書家麟之圖樞之書二妙具在披誦皆與志合始知舊物光復吾家什襲珍之出入與 璽書並載又明年督學 高皇帝畿內略宛陵而壁新都郡大夫逆之郊授是卷以觀不佞屬郡大夫三致意第志其所從來不佞幸一寓目而饜竒觀敢不唯唯夫自紹興以迄萬曆無慮五百年其者神器屢遷夷夏迭主唯是雕蟲遺蹟曠能懸之東壁瘞之二酉藏之柱下錮之壁中也與哉彼其問鼎郊鄴窺壁邯鄲不無人矣卒之合而離離而合不戢而守不局而嚴不脛而行不膠而傳是在宗祏厥有寵靈良用資我文孫引而勿替延津合浦曾何足云客言麟父遠故擅國工麟宜避父一舍遠溺麟甚率遠筆而麟名又言伯生伯機並以詩名取重此一詩也志稱伯生所作卷出伯機所書即書法擅場其名不舛則佚然皆不可致詰惟博古者辨之嗟乎古梅猶矣故園墟矣獨是卷爲燕大呂爲魯靈光大訓河圖皆是物也要以分華畢謝而詹之鼎盛乃在人文人亦有言物瑞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十九

無若人瑞人瑞無若天瑞御史公方建首善斌斌與三代同風此天人之瑞也即不佞越在草莽當與都人士縱觀其奇無論鼎之寶席之珍矣

八冠記

余學雜服獨喜著古冠始結繒爲之視漢留侯武侯冠法蓋敝者二吳袁生工制廟薦紫檀冠祝融虎邱冠弗戒既登大岳得奇南香冠則世祖祠事上玄尚方製也七梁屬武是爲卷雲旋得竹冠斲根而倣古制二冠各容一握于余寡髮爲宜及入侍中種種滋甚尋得玉冠一琥珀冠一儉于嚮者什之三大司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二十一

馬客覲匏冠色如蒸栗已又得犢犀栗角色亦如之兩者並出天成奇矣尋復得小古冠二其一鐵冠其一陶冠冠法視奇南益精其重直以銖計奇之奇者也駿鶴氏曰冠以首服象天宜無當于樂樂由天作故相通樂者何八音是已鐵金也玉石也繒絲也竹則竹匏則匏陶者土之變也角者革之餘也奇南琥珀皆木之屬也八音諧則樂成八法具則冠正其斯以爲夫子冠

太函集卷之七十六

太函集卷之七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八首

登封橋記

明祀百神與主玄帝成祖大治玄岳帝時修于七十二君爰及世宗作宮白岳即齊雲山也概諸神奇壯麗曾不能什一之要以經牛斗當甸服之南控三天子都表群望岱衡之際此其神臯以故祝史祠官冠蓋相望自邦畿以及方國自卿相以及齊民穀擊肩摩率以乞靈而至不憚千里有如朝宗何所趨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七

二

之趨盼蠻耳山麓則官道襟黟水帶漸江先是伐木爲杠水溢俱駛至則望中流若天塹卽狂夫何敢憑重以郵置稽程行旅病涉其不便何可勝數鐸者徇于路願募數千緡斲石爲梁方之內率若弗聞也者過之卒無應者太守古公入境居人以狀聞公領之未發也旣而叩諸耆舊耆舊之言曰此中雖慕義不以啗狗者之無饜第上之人聲義先鳴若伐懸鼓而群應之矣疇昔徐君侯有事完繕得爲植者十人不日告成民不知後此十人者力也公曰善則以叩縣大夫乃召黃侃以下若而人禮之如三老公首語侃

若以義聲振四方往獨力梁古城則應高使君之命
今茲之役寧詎倚辦一人爾第先鴈行諸父老翩翩
旅進矣既又誓諸有衆守者非作無益厲民而責於
神顧尊 帝政以庇民其何敢後且也先公守一逢
掖嘗傾橐梁津人言有開必先余小子由茲崛起諸
父老善自求福夫非不召而自來者哉于時度地分
工相與戮力庀事材必中度工必中程皆窳者斥之
罔或不飭其年淫雨害麥歲大侵米倍價者三境內
有殍公以歲之不易亟寢力作以紓吾民諸父老言
丁夫受工猶得以糊其口寢則奪之精也無寧寓賑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七

二

於工公第曰徐徐諸父老唯唯暑漲一息閤月望工
史興迄於七月下旬工始畢會五馬西駕謁太素宮
工告成適都使奉驛書至公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治
兵南部諸父老聞之幸公落成於吾境假令遲以時
日不敏將何辭此上帝之寵靈 聖天子之貺也吾
儕第建祠事奉公衣冠而俎豆之卽路車乘橋而西
祠在則公在矣公力謝不可頃之不歲罪我之由諸
父老幸一洗吾過又從而杓之俎豆之間顏何厚也
惜余行急不遑勒之石以張爾勞亟寢祠事諸父老
不得請則以告縣大夫縣大夫爲公宣言毋方命第

就橋之陽築館舍將令至者齋戒行者稅車此其茂
若甘棠視尸祝賢矣國之大事必信而徵爾曹第請
司馬氏顓橋立石以紀成事不佞謂是役也裨 國
典壯帝居哀羸而陰賑饑承尊而亟用命揆諸勿亟
居然子來民易使矣本之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則上
好義而風動之也帝王升中之蹟萬古具存後之視
今亦猶今之視昔特書華表署曰登封且系之銘以
揚明德古公名之賢起家梁山舉乙丑進士縣大夫
丁應泰氏起家武昌舉癸未進士法得書銘曰赫赫
玄武明威下土左右 成祖大岳將將明堂總章大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七

三

和洋洋亘于南斗中和作藪五丁始剖 肅皇中興
白岳效靈禪若云亭其趾川逝不揭則厲稽天曷濟
太守入疆經始皇皇伐石爲梁乃謀諸野賢豪長者
其合如瓦扱袵赴工不鼓而駭萬夫之雄東南艱食
恫瘝是恤勿殫民力民不其然枵腹待饜無庸息肩
百工仡仡三時底績砥平矢直 帝念民功監我粵
東繡斧以庸具曰 帝錫良二千石美成不日祖龍
無謀驅石瀛洲徒作神羞 明明天子受茲帝祉屢
豐伊始相彼虹鸞介福自天 天子萬年

遂園記

余宅東郭蓋與吾宗大夫立伯爲鄰環東郭皆名山首稱問政其一支陂陀近市繫兩家若縣衡先是比较瓜分之無慮百耜其後畢歸立伯王父及世父當室割其東爲大雅堂其西樹松杉檜柏數十章大者可庇一乘自東而西脩二百步其廣什二有差東接伯居西盡余舍後伯旣免就山爲園曰遂園伯之言曰如使吾爲五嶽游吾無以資屏縷爲五湖游吾無以資舟檣爲大人游吾不能爲趙趙爲少年游吾不能爲狝弛吾將老吾園矣余聞而謂善命遂何居則又曰吾故喜佚天未及吾老而佚我也吾其以是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七

四

爲菟裘遂者一也吾故習于放天任吾放而不羈吾其以是爲廣莫遂者二也吾故高視薄層雲而迭飛鴻茲得一丘登高寓目視屢居若脫也庶幾不失故吾遂者三也余聞而謂善旣而有疑抑伯將託漢陰屏機事無亦自遂其遂耳有如客屨在戶無寧遂戶而謝之伯曰不然自遂則傲傲則凶遂人則偕偕則樂且也百鳥遺音朝濟夕月天之章也莫非我也則亦莫非人也松筠彌望衆卉代興地之章也莫非我也則亦莫非人也亭榭臺池曲房飛觀大塊假我以人官之能莫非我也則亦莫非人也與其爲夜壑吾

寧爲春臺是故客翛然來應門者入之吾何敢距客翛然去應門者出之吾何敢留寧詎樂與人同陶陶然各遂其遂而已余聞而歎曰大哉恢恢乎吾今而後乃始真從伯氏游耳郭外通衢北達折委巷而東巷幾窮乃得門徑余屬王孫書棹櫂是曰遂園歷階而升榭跨池而南面不盡池者三之二樹夫容客至命茶不稅車則稅屨署曰投轄處蓋以好客埒陳遵云折旋而更一門則先世所署問政山房仍其額入門則堂二楹亦南面有軒有除延袤視水榭幾倍之署曰東雅小隱堂背得都房二堂之上爲樓居當樓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七

五

羣木林林伯自署曰蒼翠日在閣道而下可對案而奕廣不及一筵牖東壁爲綺疏有瀦水當牖下穴北爲洞列匡牀便坐可納涼洞僅容膝而坐客若在水壺署其牖曰小有天亦一奇也出垣而南拾級者十有六起屨而上則編竹爲藩署其門曰華門不局不寺循磴而上則二栢當關蓋盤攫若虎賁又其一介而參左主人衡石夾道先登者幸得而一息焉浸上則列栢爲藩視華門差拓命曰長春陌蓋陌西隙地什七樹桃什二樹梨什一則山茶也自南而西折爲先世所築楊枚亭自昔徙楊枚數株樹亭下吳人沈

啓南爲之傳額則其世父手書亭倣方舟西向自亭而分三徑各就其形勢而區別之由磴直上則喬木屬垣徑稍虧則結木爲棧由棧而西歷階東折翦茅而亭絕頂署曰最上一乘亭當北面布土鼓列磬間余爲高譚非余于此不耐一開口亭右爲石臺蒔芍藥當優鉢羅亭左爲熙春臺臺亦北面廣四筵而美深五之三北攢黥石數峰宛在洞庭之渚密布石卯爲地黑白成文臺西南爲斗山東爲華屏山相去僅跬步主人布席臺上臥而天游時起振衣二山具在股掌乃自署曰手捫屏斗勒之石而臥之近南垣列古杉皆連枝獨缺垣一方乃先得月繞臺而樹者爲木芍藥爲古梅爲緋桃余惟九成之臺務遠眺望胡爲乎甃石擁塞有如面墻伯言臺故面駐蹕山咫尺帷幄箕坐則不敬尸坐則不寧吾其託一卷石以避譙訶無庸踧踖爲也由楊枚亭而循中徑菊圃在焉稍西而遽上爲伏犀坪蓋地稍夷始銳而中稍如犀角尺中坪爲橋而北度橋曰東虹旣度則阿閣六窻余弟仲淹篆額爲六虛閣坪中爲蒼宮鼎蓋結三栢爲亭繞亭而樹者爲玉蘭爲紅梅爲辛夷爲絳桃爲素桃爲雪球多名卉由楊枚亭而循下徑注水爲池

蓋藝菊者資焉名曰菊渚西行出東虹下有亭翼然出蓮池上爲薌澤亭亭左右立二古松竝池東北者凡四高者十仞偃者蔽半池東得美井一碑曰靈露泉跨池而橋爲西虹西度一舍東面曰衆香坐其後樹小浮屠程元放曰吾子直爲方內游其何以游方之外伯曰善吾先世故有古佛菴菴當園西方世祠大士則唐像也菴之西饒美箭結樓亭隱其中竹涼陰陰署曰清涼界西入門則菴也悉治而新之左个爲洞曰忘言蓋真諦也菴之東爲積翠樓則以奉玄君而面北斗樓之下爲玄玄室由室而啓東戶署曰玄白洞天客至或談無生或談長生即哆口無所問主人有不當則成然寐矣余咲曰談者毋謂玄之尚白乎不白不足以爲道菴故南面法補陀樓北面法北極由東戶而控三徑上通于臺盧橘叢桂間植道旁若七十子之引孔轍由中及下則攝衽同歸其象函三萬法一矣元放曰美矣備矣盡于是矣伯曰未也不有王父母吾惡能有吾山無論園矣不有先父母吾惡能有吾身無論山矣禮不忘其始樂樂其所自生故佚能思初古之道也先世故有美松二西面池吾其依松爲祠祠吾祖妣若考妣余聞而大以爲

善遂署其祠曰思初所堂曰蔭堂就戶外拓而爲垣除一室以備齋宿中由房而張左翼署曰南榮蓋經始于壬午孟春再稔而告成事園以內爲客坐爲樓爲房爲室爲洞爲橋各二爲臺爲閣爲菴爲便坐爲井爲浮屠各一爲亭者五爲徑者三其費殆千緡伯力單矣伯嘗自言自吾得謝而家食即歲入將焉取餘吾方煩興作侈游觀人人目攝余直夸毗子耳余則以夫人務以庭內爲縣寓余小子直以寓內爲遽廬時而信宿即遽廬不得不留時而推移即縣寓不得不壞余小子儻然而留者也我躬不閱其如縣寓

太田集

卷之七十七

八

何哉余旨其言以爲達生載筆書之以授閭史

荆園記

孫氏東吳裔也王江東其後避地新都王草市草市據休東略與歛爲鄰休歛右賈左儒直以九章當六籍良賈操資斧殉利權冒不測而取贏齋用菴董子姓由統綺起舍皆取諸其贏眊彼僮來此天奉我耳務張皇以明得意不問所餘故起家用纖承家用汰纖之纖者爲拾瀋汰之汰者爲燎毛要之天道猶張弓乎章詎能不弛一張一弛事天治人之善經也休歛皆巖邑其衍者不隲則墳斥而爲園治畦者事比

來好事者代起歛有遂園曲水園休有李園七盤園雖廣狹有差均爲樂地草市當二邑接壤厥有荆園蓋孫處士息子三長君承訓次承誨又次承謙處士未盡其天年長君當室則以儒服賈脩累世之業而息之仲季怡怡惟長君命長君雅語仲季吾翁中道而棄諸孤猶幸而奉梧棖鳩愛等逝將以不逮于父者而逮之母庶無傷考氏心園有樹荆古人徵之爲令兄弟勸吾曹所不以友爲孝者有如此荆乃就舍旁爲園相距百八十武脩廣五畝賈四百金有奇土物既程相與經始長君謂吾翁故嘗教竹亭下號

太田集

卷之七十七

九

曰竹亭其就西壁東面爲亭樹美箭如疇昔是爲與主即當戶不啻趨庭且也鼎足三分猥云重器藉令顛趾滅耳謂公餗何吾聞海上三山巋然萬古故鼎立無若山立寧借力于六鼇乃聚吳石百艘夥石什一慘之吳爲首爲脊爲尻黔爲脛爲趺裂地五郭列峯巒洞壑以象三山割地五畦鑿洿池以象裨海面山臨池爲廣坐闢四門而周步欄四坐各廣四筵軒然爽塏吾署曰石林坐周公瑕榜之坐後爲垣垣東一方爲高閣閣凡五達面玉屏而負漸江閣東上爲衡樓樓西爲寮寮爲虛白室又西則層軒南向吾署

曰南榮對南榮而北峙者爲層樓蓋竹亭左方也閒
居壽母無恙長君率仲季輿母周游母春秋高以耄
廢視所至通詰諸子紫荊華乎曰華矣茂乎曰茂矣
梅華乎曰華矣木蘭華乎曰華矣桃杏梨李華乎曰
華矣芙蓉華乎曰華矣叢桂華乎叢菊華乎曰華矣
母適其適于然若在瑤池諸子遞上觴母歸矣旣
歸則喁喁交儆母已太康客至則長君供具爲驩果
然望其腹乃虛口州史謂遂園約矣取其蛻于市囂
曲水沈沈取其都雅季園鉅麗庶幾蓋州七盤夾道
有筠曲折而有直體乃若荊園之費不啻一櫛則皆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七

十一

上腴靚而疏通而遠紆而無衰亦一奇也吾則以君
陳之孝於其兄弟徵之出入不倍於人倫耽和樂矣
由是而順于父母奚翅盤游長君嘗語季君母在伯
仲足以承驪而母居子舍中而第事而母吾不而及
也季謝不敏孽何敢倍適而繫所生進退而週事之
亾敢耦適化長君之屬也徵所宜木荆其世世茂哉

師偃室記

故事縣大夫下堂肅客席庭內而送之門嘉靖中始
治便坐于廡門之外出門就坐客不及闌西北面分
庭于禮簡彭大夫居縣越三年政成得隙地大觀樓

東乃復經始材力取諸退食之仂挾日告成先嘗應
門壹以士相見禮以使事至者入以疆事至者入以
公事至者入以文事至者入非此族也閤人辭焉于
時使者通至以王人之禮禮之隣國通至以邦交之
禮禮之遇鄉先生邑長者以尚德尚行尚齒之禮禮
之遇諸孝廉茂異以尚賢之禮禮之都人士多大夫
謂之中禮日長至大夫辱在太函則以晉文子室成
張老善頌不佞好古亦越三年政與時宜不憚改作
是室一遽廬耳寧詎聚族于斯願司馬揭之名箴而
勿頌道昆唯唯竊惟歛之未始有室也廉遠而堂高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七

十一

及其既始有室也門高而室遠于則已于易則已易
如禮何是役也亦猶之乎大室之有少室也大西之
有小西也一聽民治一集衆思大夫以直道交不茹
不吐其言侃侃其告申申布腹心則無町畦正顏色
則無脂韋歛雖褊小三代之遺直在焉比及知方可
與道古幸而入室則澹臺滅明其人乎今之室則偃
之室也大夫避席好古何敢望武城夫夫以文學及
門以禮樂爲邑冉求藝矣且以政事有聞三年而後
足民禮樂族諸君子武城之治學道先之鈞之聖人
之徒加求一等章章矣比歲凶而民有殍迄今黎黎

卽不有躬民孰與足將甚慙于冉氏何論武城偃真
吾師疇敢當室道昆唯唯安得德禮長者之言子游
雖賢厯得聖人之一體大夫願學孔子綽有餘師顧
自下而師武城非貌言也昔子夏之言灑埽應對子
游未之且曰本之則無君子以爲重本本惡在吾心
是已絃歌亦樂之末節耳奚取牛刀探本而言本之
學道故師道卽師古師古卽師心推而極之至禮不
讓而治至樂無聲而和由此其選鶴鳴子和其應同
聲由是而得人卽子羽可幸無失其交以道則有道
者亦以類從故子游非子羽不親子羽非子游不至

太函集

卷之七

十二

卒之仲尼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人子羽與焉其人
可知矣歛方百里不儉於武城大夫以躬化先此之
得人不涼於子羽斯室也其斯以爲偃之室也猥云
師偃當仁何讓焉昔齊相虛正堂而師蓋公齊國大
治彼其無爲而民自定徒自托于黃老之言大夫師
偃則揖讓而天下平蓋禮樂之事也遂屬善書者劉
生榜曰師偃室且授惇史紀之

隨化原記

史令故城歛經始紫陽門西既坎而栽有紫氣奮起
如垂天之翼徑城而北集古城關令言行龍自天子

都薄雲門出東略逆奔百里爲郡尸止于斯左萬羅
右紫陽五谿爲襟漸江爲袷形家目爲吉土故有是
徵城成斥陂陲傳諸堞其下原田百畝農圃依焉旣
歸程鴻臚思寅卜之習吉乃從圭測虛中而部婁之
命曰隨化原以待堂斧人言思寅殆且難老豫凶事
禮耶思寅謝曰嗟乎汝宋安知禮意俗多彘犛歷數
世而不墳人壽不皆百年寧詎能避其所必至我躬
不閱徒以是而委之子若孫雖孝子慈孫率重襁祥
而稽大事愈益持重則愈益因循蓋身爲身謀則身
先子孫爲子孫謀則身後彼其樂生惡死忌自爲謀

太函集

卷之七

十三

詩矣知化者不然蓋自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耳猥云
知化化爲難知以百物而言鵬之爲鵬也雉之爲雉
也雀爲蛤鷹爲鳩田鼠爲鴛腐草爲螢凌鳥爲鳥足
斯彌爲食醯胥化也彼亦一物也此亦一物也要之
未盡也以百體而言臂之爲雞也肘之爲柳也
尻之爲輪也意之爲馬也甚則弘之爲碧也說之爲
箕也周之爲蝶也胥化也彼亦一體也此亦一體也
要之未盡也推而極之在天有化日在地有化境在
西極有化人胥化也要之天有經也地有紀也人有
倫也盡矣非其至者也惟夫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入

于寥天一同歸于無何有之鄉至矣盡矣惟蒙莊氏
爲能知化善通物者至今誦法之昔人有言脩短隨
化終期于盡殆亦達生之徒與臯如畢如吾於是乎
一息也且於吾身親見之矣殆亦亡于禮而禮乎諸
老更聞是言以爲弔詭相與質于泰茅氏願折其衷
泰茅氏曰嘻夫夫是已古之至人其生也天行其死
也物化卒之生者不能不爲物化死者不能不爲天
行物而不化是謂徇生徇生非道也聞者以二缶鍾
惑抑或以其詭于吾儒聞之孔門則曰窮則變變則
化聞之鄒夫子則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夫變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七

十四

化者進退之象猶之日月寒暑固無終窮非化何以
窮神非神何以知化彼直以生死爲一條神化爲一
貫獨觀昭曠之原概之思寅庶幾冥契惟是而後齊
生死惟是而後外死生惟是爲不死之鄉惟是爲少
原之野後之人封而樹之可也尸而祝之可也霜露
之可也松楸之可也化者何與知焉老更述吾語以
告思寅思寅乃屬劉生子矜勒之石

四望樓記

黃季公斥圭田爲園割頃之半彥修當室客不佞居
之其後中國爲四望樓自甲申始樓高五仞廣八筵

深半之匝步櫺五尺當城爲堂南面堂背爲都房其
東輒埴爲洞門爲佛坐西布拾級曲折以登中爲廣
庭前後視下方等左清室宜暑右溫室宜寒四面交
䟽巡而周覽當樓則南望龍首北望天都東望飛布
高嶺西望靈山金竺黃羅天馬前谿後澗遶室而東
山若周垣水若交衽亭亭乎一神臯也不佞一宿旬
日以爲常客言公以唐肆爲吾廬適矣無寧自適其
適抑亦適人之適乎哉竊聞仙人好樓居其所託者
然也彼且僊僊乎天遊也惡有所託哉要以居高明
遠眺望無庸羽翼有若梯仙顧有望則有涯有涯則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七

十五

有吟藉今獨觀昭曠決起扶搖東盡扶桑西盡斷石
南盡赤水北盡陰山此之爲四遊蓋神遊也雖然猶
有閼也必也遊方之外與造物俱春與條風翔夏與
景風洽秋與閭闔同察冬與廣莫同藏逍遙乎亡何
有之鄉恍惚乎寥天一之表此之爲四暢其無閼乎
彼其四游則御風四暢則御氣蒙莊氏先得之矣生
也何居彥修謝曰余小子疇敢望蒙莊蒙莊尚矣吾
儕望道而未之見何異望洋乃若黜目見任神行則
夫子能事是曰自適無寧取適于人屬劉生爲繞朝
載之策以鞭吾後

塵嶺菴記

塵嶺距宛陵東路當雲門夾路之衝西入華陽東出桐汭相傳王祖神明之跡內有藏馬洞外有遺鏃池其上有古菴廢久矣明宗當暑至四顧踟躕者無所息陰渴者無所抔飲閱焉作念雜草而芟之遠汲烹茶以飲道暍歷十五年所願力有加爰募十方恢復故宇其上佛廬五達周廬旁翼爲寮爲室爲漏爲庖爲厝薪門外爲方亭以待息跼于是聞者響應一再歲告成則之肇林叩余爲記余惟大乘六度檀施居一焉顧以行施者專以法施者廣明宗專矣吾從

大函集

卷之七十七

十六

而廣之居常六時脩淨業作佛事晨啓門而出左右望而伺行人夏之日自高春以迄下春將不勝暑爾其延之啜之從而開示之曰已焉哉行無如矣斯時也后羿釋弓夸父却步胡爲乎來哉西極一區名清涼界其上善曰阿耨水功德水其上味曰甘露曰醍醐於是飯依得大自在如之何投火宅探鑊湯不亦諄乎且也勞思休渴思飲佛性固然乃今則人人勞矣人人渴矣力垂竭而狂奔氣垂盡而立稿直將與十日竝出與金石同流詩之諄者也回面西方拔火山超炎海而登彼岸一剎那間耳公等勉之聞者由

是生般若心得菩提路斯其無量功德方諸七寶布施猶賢惡用綺語明宗奉足頂禮善哉法言長者愍我輩衆生欲令種諸善根于佛地明宗無能自度寧詎能度人我聞法界虛空無過去無未來無見在長者之爲此言也願施半偈以開法門余應聲曰諾偈曰名法門卽非法門是名法門名古剎卽非古剎是名古剎名施茶卽非施茶是名施茶名施法卽非施法是名施法

送胡元瑞東歸記

當世作者斌斌矣顧上不在臺省下不在山林斯元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七

十七

美疇昔之言于余心若有當也時兩人皆家食即相與竒元瑞蓋有待而觀其成及元美起家儼然都南省上元瑞罷經甄不復詣公車越在山林元瑞始頃之元美委蛻靈光其類乎余嘗胙元瑞篋而蒐獮之崑山鄧林不啻也以今視昔不臺省則山林上下達矣元瑞之言曰天喪元美誰其得與於斯文則泝新安江入太函尋盟于白榆社相與抵掌傾宇宙而上下之若佐禹會而觀諸侯慶讓有則若蒞周官程民治琬琰有章傾耳聽之不自知其郗之前也往余聞元瑞墨守二酉無他端游不浹辰出不越境越境

亦自今始吾見其爲天游再信函中始問千秋里吾
弟仲淹卧病久矣存之里中適仲嘉游倦而歸與行
會余方脩落迦故事杖屨西行相率之桃谿桃始華
如重錦延袤十里阡谷皆盈日高春風習習吹人面
既則士能奉桃葉至泰寧從少連至自谿南始仲淹
難爲趨其神坐馳有起色遂以藍輿至命行觴泰寧
作歌黃鳥翔而避樹其日次大士初度相從禮小普
陀沿流復歷西園故名桃塢余乘興登絕頂一盼諸
山川日在桑榆歸矣歸問桃源華事則東郭外如赤
城霞會郡縣通行春將乘間而後往風雨夕至存者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七

十八

什二三守公故嘗習元瑞于上林乃西集諸天閣雨
連城至明日不果東第負太函而望黃山雲門當戶
山靈望元瑞久矣能介浮丘翁謁帝所乎既聞徑仄
而谷猶寒有難色從此距白嶽僅百里宜無難元瑞
領之質明乃發其日上已是爲玄君攬揆之辰萬衆
擁嶽宮從之羅拜香案下乃呼萬歲祝天子呼千
百歲祝家大人出而周游樂玉宸天門香爐峯諸勝
西行新構草昧樂紫玉屏又西則余考無量壽宮山
麓環九重如閭闔谿北纍纍諸部婁名千僧拜佛山
又西則余考文昌祠五老峯南時初日蒼涼如晞綠

髮是爲光嶽隩區疇昔持清齋宿壽官蚤起羽衣
翻奉桃華釀飲祠下四方好奇者遮留元瑞再信乃
行客宜南堂士能復薦桃葉函中胥命里社元瑞留
巖谿日以已飲迂鼓爲驪爲長夜飲仲淹輿疾來會
元瑞飲益豪夜從里社觀燈方景真方羽仲吳肇成
遍供具客有西行過士能者元瑞居席端頃之褰闥
出一人步姍姍就舞席爲小垂手爲柘枝歌客目之
則故河梁小星也既而吳越諸部通進有盤跚者獨
當姍姍四坐皆驚笑至纓絕如使夫已氏作掌中舞
安得巨靈掌耶詰朝景真張幔南山之南幔當大阜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七

十九

如標木末客從元瑞巾車往六君子從緣陂陲而升
不煩拾級其山俗名烏石突元瑞更名幔亭四望環
百里而遙一水中分逶迤東下丘陵墟里田野蓋三
分之西北出五浮屠遠近隱顯未可僂指坐定二美
後至洋洋歌迴風山徑有蹊行人畢止班荆仰視或
以爲天孫屬姍姍臨下而舞七盤路隅爲之聞塞及
泰寧吳歛起高遏行雲坐客捐二美而就青娥修爵
無筭興盡而反日入天都黃羅紫陽諸峯冒白雲如
出滄海景真逆客更酌則皆不勝厥明爲巖谿游風
日如嚮者肇成具筏潘南仲具舟客皆自筏入舟分

曹維坐鼓吹乘桴前導各命一卮飲酒從之時豐樂水生石瀨鄰鄰如噴白雪吾曹皆從南仲艤舟而入宗祠其地故爲相忘亭客言其勝宗老遂建祠事壯麗甲市中復入舟且東下雨霏霏至客彊而東雨浸甚不可前則挽舟筏避梁下南仲言邯鄲才人居梁上就市門招之來其爪長可代鐵撥泝流而上屏雨師客從元瑞罷歸少連陰約肇成就景真飲二美成在畢舉巨觥肇成故不能觥彊之不啻什舉二耦同醉覆鳥遍亡席地無茵作盤旋舞少連偃臥各持白挺扶之次及肇成肇成報之倍則皆被髮爲越女裝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七

二十

少連嚙夢中不自知其及於扶也明發客辭去元瑞亦行復入郡中元瑞獨時時從當壚取酒其曹俠少或調酒家胡元瑞哂之無所譙讓先是陳玉叔書至期余若明卿助甫修禊于燕子磯余不果行更期以九日此中上已雨襖不及修閨月生明乃補陳事河西故有游舸今不存則就河東水亭余將仲淹速元瑞小飲亭臨積水面紫陽左漁梁右輿梁群山若堵觀飲者綺疏三面廣僅二筵美哉亭亭乎自有巢氏以來惟吾黨耳余將弔元美期元瑞與俱元瑞請先歸將告家大人而後惟命行之日士能挾二美儀之

舟嫋嫋作棹歌其聲淒切聞者於邑吾黨大丈夫也寧詎效兒女悲命士能作叱咤聲歌將進酒則皆以爲壯元瑞醺者三余醺者三士能醺者三旣而曰飛鳥依依其近人也良不惡贈之芍藥以當纏頭旦日發舟舟次江中孤嶼余曰此掛佛石也其移碣石置此中邪石上古松一章偃如傾蓋撫松席地相視談天酒罷則曰余歸治行元瑞從此發矣旣而出扇五筴二卷一悉以授余此行得詩百八十章平生之游未嘗及此此牛斗之次河嶽之靈得司馬而主之賢豪具在故心虛而氣溢官止而神行不自知其所由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七

二十一

來矣小子不敏異日者將付之梓人余與元瑞相出入者九年直以其屈首窮年惟挾筴爲汲汲否則藏書宛委屬饜亡繇茲入社六旬志廣而興逸時而啞啞時而喁喁時而逡巡時而豪舉翩翩乎佳公子哉吾聞染指者不復朶頤望腹者不復染指元瑞果然望矣固當鼓腹而游余以枵腹好游則余詩矣

太函集卷之七十七

太函集卷之七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銘

太和山銘

赫赫成祖張皇聖武中外以寧左右六師玄君陟降抗我皇稜大報神休敬脩祠事帝時用興疆理隕區離宮錯起粲若繁星太和崔嵬金城千仞以象勾陳厥有神臯冠以黃屋俯擊八紘嵩少及肩參居二華雄視南衡江漢分流會于二別神物有徵禋福邦家黻黻不試民物孔殷肇祀迄今莫不祗敬崇祀明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禮亦越世宗穆穆玄德通于神明申命司空有事吉土百度維新費出上方鳩工程物勿以罷民在宥寰區四十有五載治定功成皇帝承之翼翼昭事罔或不欽三事大夫咸有一德夙夜惟寅嗣服不愆率由其舊至治烝烝百粵三苗駢首伏質境內皆平威行匈奴名王稽顙款塞稱臣凡厥有生舉首內嚮天子之勲介福宣威保茲天子維岳效靈自古七十二家登封有跡猶侈令名煌煌我明世脩鴻業振古莫京不佞守臣敬共方祀三謁帝闕微惠文昌用彰盛美播于無垠

石橋巖銘

先帝在宥天下凡四十有五載端拱九重明威四海敬脩祀典有事升中睠茲白嶽乃作玄宮獻力普存玄宮翼翼屢惟豐年莫不康食今天子嗣興脩先帝之德去泰去甚與海內休息宣布德意其惟良有司祁寒暑雨靡有怨咨草莽逋臣此焉怙冒周游隕區擇地而蹈西暨石林有堂有與跨山爲梁寔惟天造褰衣高跼乘彼神臯羲和當御魑魅逋逃經紀五辰雨暘時若場事畢登嘉生有碩察于謠俗民不告勞居人露積婦子陶陶樂哉乎三老式歌舞以教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二

浮玉山銘

維我高皇帝再造諸夏乃建南都大江爲襟京口綰轂三山鼎扶金鼇如蹲北固如堵浮玉如鳬象山自南汨而北涉中揭蓬壺厥有比丘居法雲地闡教毘盧靈鷲之陽弘開金埒化人之邪真人嚴栖三詔不起矯矯貞孤瘞鶴有銘精妙入聖趙壁隋珠載陟其巔踟躕四顧天地隕區日出扶桑海門雙峙吳皋金鋪旣薄囁嚙白虹一氣莫辨睢盱昔在戊辰言迄

初服游方之外託彼精廬亦越十有九年帥二三兄弟翩翩再至相與徐于學士大夫分部分土舳舻銜尾來集島居亦有龍象天人苾芻佛子遶座而禮握衣而趨溽暑不侵清涼有界是日極樂勿問居諸我思古人寔獲我所銘之巖石以待後車

平遠臺勒功銘

有序

言官上言日本毒閩且十年劫衆聚徒且十餘萬閩財力竭矣當事者屢屢莫敢誰何今巡撫忠臣獨兵食少詎能求旦夕之効閩故隸督府督府尚書名震夷夏所部多精兵請亟發督府兵不然閩且不保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三

上當言官議下尚書尚書胡公巡撫游公皆新安人也胡公發精兵八千人以部將戚將軍爲上將閩帥戴將軍佐之按察王大夫則護軍往誓師畢胡公進三人者語曰吾聞游公已定漳泉賊堅壁福清與諸將相持不下他夷部復入橫嶼據絕島中寧德日告急不暇問公等第亟擊橫嶼橫嶼破乘勝而趣福清直振稿耳於是引兵從間道入不旬日而破橫嶼殲之再旬入福清大破賊牛田賊殊死走興化旬日而襲興化又殲之部中悉平戚將軍以全師入諸大夫郊勞曰天厭閩久矣將軍至乃始有閩此百世之伐

也將軍避席曰督府奉明詔繼光待罪行間乃今有尺寸功上者朝廷次者督府次者諸大夫之烈繼光何有夫古人以軍功顯務旌其伐銘諸名山將軍功高而不伐故足術也乃登平遠臺脩飲至禮道昆幸而在事遂爲之銘銘曰

於昭明德漸於出日重譯來格島夷不逞馮陵白刃躡我四境吳越穀難厭有京觀閩海遘戾帝命徂征自癸及壬武功弗成申命督府脩我干櫓保我南土乃建元戎顯允戚公萬夫之雄乃發右廣元戎是獎命戴公往乃卜護軍三令五申大夫啓行肅肅我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四

旅集如時雨千里安堵既薄秦川鬪士爭先鯨鯢用殲狂寇匪茹大師克遇牛田失據轉戰于莆駢首伏鈇寇無前塗昔也寇虐民有溝壑邑無聚落王師至止保我婦孺子家室伊始炎方既同赫赫元戎奏爾膚公元戎蹶躅天威咫尺胡臣之力戎車旣旋崇臺言言斯民具瞻大德不德小子何述述諸貞石

燕山勒功銘

有序

先帝元年虜入燕代乃召少司馬譚綸大將戚繼光自閩粵入計治兵京師適不佞得謝東游與行會請曰司馬雅自負務以七尺肩國家時乎時乎在此行

也即入見 帝願聞先資之言司馬正色而作曰

明二祖威行匈奴振古無與比比承平久疆事陵遲虜一旦生心亡可爲緩急當事者無從領而受法狼顧不遑日夜幸得免於其身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也往海寇起東南日操兵類二三方臣任之不十年而兵息此中迄今無任者顧安得息肩所乎 陛下幸而召臣臣誠不足以奉 廟略請得練士十萬問罪匈奴中歸則治屯田興鹽法收富彊之實保世世無境外憂此 陛下神武之師 皇祖之遺烈也次者予臣五萬使得一當匈奴臣躬擐甲爲將士先俘馘萬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五

計將令匈奴不敢南牧遺中國數十年之安此衛霍之勲漢之業也不得已而與三萬臣非敢必有功完繕收保以待虜來伺有可乘幸得一擊爲趙李牧不亦可乎三者臣請以不肖之軀任之顧 陛下任臣何如耳不佞舉手加額曰壯矣世儒多持文墨議論司馬寧能概於其心願微惠 宗廟社稷之靈使司馬得志不佞請以單車出塞外爲司馬銘狼居胥而還司馬行矣旣而司馬出薊門居督府蒞大將練諸將兵先是薊門治兵垂二十年兵卒不治諸將率借資巧宦上下相蒙司馬乃更約束日討諸將而罰之

吾所以來直將將耳往者諸將失守罪在督府一人

虜至則督府不威諸將恣睢自若吾今得請於上矣虜至諸將不用命者悉徇軍中師事畢悉當諸將罪狀以聞然後乃課督府爾曹勿操故智吾受三尺不避不臣諸將退相語曰公必欲驅諸將嘗匈奴此直費匈奴一鏃耳即諸將暴骨沙漠於中國何益哉司馬以將律之不減也士氣之不作也乃上其狀請以勇敢倡之乃遣裨將胡守仁李超募南兵三千如期至會天雨待命于郊雨自朝日至日中軍容益肅諸將懾服無敢言司馬宣言曰虜來吾恃戰與守耳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六

虜勢不啻風雨非車戰我衆且不能自堅其四面列車爲營營中駐步騎各一旅遇虜則車上火器悉發自數百步外先薄之稍近則輾下出步兵排擊虜馬虜却而乘勝逐北乃出騎兵各審其宜三者互用此以守而戰也昔徐武寧以撻伐開國至其繕東北圍也不遺功能比年有事邊牆費至鉅萬脩不容足高不足以距跋羊露衆乘牆不敵風雨虜長驅牆下矢交集睥睨間此非石人惡能旬月守也其跨牆爲臺臺高五丈周二十丈臺中可駐百衆爲三重階中爲疏戶以居上爲雉堞皆可用武即舉火出臺上矚虜

方向高下皆以兵當陣器械芻糧不從而足此以戰而守也於是司馬以便宜請江陵相君從中力贊其議悉許之諸將大恐曰公信然邪吾儕無死所矣乃布蜚語 輦轂下阻撓百端聽者不聰輒言其非計司馬自効求去其略曰臣孱孱爲戰守備即穰苴不易臣言顧臣非薄無以厭衆心多不便臣者臣自知無所用請得歸休如必用臣臣終不以人言敗大計時江陵方倚辦司馬會有 詔司馬任事如故屏流言司馬部署主客兵分部伍習技擊弓矢礮石干櫓戈矛各呈其力車騎卒伍各程其材乃度土宜議版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七

築計周垣二千餘里當築臺三千顧力詘舉羸第先其要害者千有二百召諸將皆來會以大義諭之因地分工羣力畢作程期始畢臺若干先成司馬親巡工察諸將殿最乃開幕府置高會宴賞有差最者列坐兩楹次者在廡次者在門殿者坐門外比再舉則人人以壯麗相高 縣官僅羨十萬繕工事畢矣如以工力計可當百二十萬繕三年四年東西虜聚謀犯薊偵者得我戰守狀西酋惴惴持兩端乃卜之巫巫言不利虜尋散去帥諸部納款稱臣於是言者始多司馬功請得久留督府勿他徙 先帝方以禁兵

屬司馬進御史大夫會臺工告成復進大司馬 今上初即位首召司馬入典本兵會遣大臣行邊脩先帝之業畿輔以東諸重鎮臣不佞當行始就薊門視師既又周行臺垣視諸險阻自督府中丞大將而下至今奉司馬約法亡敢偷遼東數有戰功紫荊諸關井井有備皆司馬之遺策也事畢當事者請曰往大司馬當多口之秋任非常之事卒之建萬世之利事半而功倍於古人不戰而伐虜謀五年于茲矣此在兵法非所謂善之善者與核名實紀勲勞則使者事請伐燕山之石以從于大夫久要之言於是不佞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八

爲之勒銘志其顛末如此銘曰

明明 穆宗有懷萬國乃召司馬至自海隅司馬邁行奉身自獻三策畢舉惟 帝所須發言盈庭司馬議格乃睠左輔授以兵符矯矯元戎寔惟宿將受成司馬簡練師徒司馬旣東登壇厲將亟須滅虜而後朝鋪彼已無良狎狎羣吠譬之始發或跋之胡 帝眷孤忠無稽勿聽爾脩舊服待爾奏膚乃徵銳師以倡勇敢三千組練發自東吳乃立刑名各司其局功無僭賞罪不逋誅乃飭戎車爰整二旅駢駢列騎赴赴征夫乃治火攻神器先薄雷電交作無堅不渝乃

陳五兵因材受器銛鋒利鏃肅慎昆吾乃繕臺垣設險以守金城天府以隆上都乃度土功普存群力功踰九仞費則錙銖乃告成功言言翼翼分兵列戍永矢無虞肆彼犬羊從目內嚮縶縶卻步屏跡穹廬首款關願爲臣妾比于荒服旅幣來輸惟 帝念功召還司馬入掌邦政光輔 皇輿周之中興厥有方叔威加獫狁社稷是扶 帝德明威莫不肅服無庸薄伐坐致匈奴簡在 一人則惟司馬三秋在事百世來模司馬之功周雅靡載建元貞觀孰敢同塗奕奕燕山蟠我甸服使臣紀事揚扈訃謨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元

攝山多寶塔銘

有序

太上慈寧宮母 一人而君萬國于茲十有五稔德合無疆顧猶蒿目群生將舉斯世而登極樂乃遣中使張某周行寓內名山儼然遇衆中尊務求至道比丘真節故自楚入攝山躬自供衆講經餘三十年所務闡揚接引同證菩提嘗講法華經至寶塔品空中現多寶塔一如經言四衆踴觀灑然希觀中使銜命至禮之攝山虛往實歸得無所得乃出尚方金縷袈裟一襲 慈旨賜之既復建塔講臺之西以徵法象蓋自啟蟄而經始迄龍見而告成觀者若而人

悉如疇昔所見畢使還報 太上之喜可知於時草莽臣道昆爲之銘以當半偈銘曰

帝德廣淵并包三極在宥萬方得一以寧延於少廣聖善平康西極化人回面內嚮咸集梯航爰命皇華出自 中禁奕奕貂璫悉昇候人無庸尉傳載橐籥糧躬歷莊嚴肆求耆宿樞問堂皇 皇祖故都攝山東峙肇跡齊梁有美苾芻披緇杖錫至自襄陽敬爾威儀受茲戒律凜若秋霜爰卜一區居然香積聚食有常德事高譚金篋刮目撻埴無盲願力兼持聖凡一指展也擅場真諦載揚浮屠乃見如翕斯張亦旣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十一

崇高亦旣方廣亦旣章相有衆皈依中使蒞止 慈命溥將載錫笥衣黃金爲縷千佛爲章乃出賜金鳩工庀具莫不精良相彼招提西有淨界厥土駢剛橐鼓旣興塼埴爲政翼翼鏘鏘五百由旬當百之一體具用藏軀稜厲天有羽斯集是日鴈王清風穆如來自閭闔振鐸琳琅有衆堵觀巍巍 太上萬善津梁祚胤靈長百千萬億民物阜昌甸服舊臣會逢其適播告無央

天井靈雨碑銘

有序

歲序饑 詔有司亟脩荒政于時議賑則竭議蠲則

無及于流亡議貸則安取贏議餉則董董戊子秋雪不應赤土若焦伯貞爲四明丞攝鄞事躬陟天井之極焚告辭內之龍宮項之宮門微波雲冉冉如素絲起僧耳語王且至張畧延之龍作蛇身投畧中蜿蜒三尺奉而盛之盎羃以絳綃衆輦之行中道啓封易水則一鼉斃龍下僧云魃已伏誅既逆之壇炎風旋而東矣羽人指爲雨徵也神龍哉質明出游中庭仰而噓氣旋復入盎蟠如初油油作雲密而不雨朕明雲雷屯而爲雨越三日乃霽霽境內始蘇歲大穰伯貞姓龍氏亟涉洞庭于龍故託神交不佞習聞之仲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十一

子君御鄞故祠龍者五周旋三百里而遙今憚躬行祭率以攝久之攝者愈下其神不歆丞至則五祠必躬躬必肅其祈年夙矣有衆既多龍之靈貺且重丞之交乎手額而呼不曰龍王雨則曰龍公雨語在沈太史公祠記不佞道昆爲之銘銘曰

丁戊之交歲丁陽九旱暵相仍大侵農畝時乘御天在乾大有 詔良有司育我黔首驕陽肆虐施及海濱一之已甚再則無民薰心蒿目大夫伯貞佐郡于明攝令於鄞既切惻惻稟載凌險阻跋而登危反不容武爰叩龍宮閔茲下土豈置不聰應捷梓鼓尺蠖可

鯢潛伏載塗出入無朕魃伏其辜庭游陟降霹靂昆盧甘霖既足旋入虐無無稿不腴無稼不穡甌窶汚邪盈盈膏澤勞而不居其往莫測田見天飛是曰龍德矯矯龍伯起家武陵九淵利涉夙契洞庭惟茲族類矜靈著靈七澤吾撫七尺吾銘

山河帶礪銘

有序

天子脩百粵功召大司馬入計相賞延世世食邑金吾司隸奉使歸寧卜西牧以考居室圭測南嚮一峰卓銳當門豐樂水出黃山會左右夾流如縈帶堪輿既協胥百口而遷之其中建閣五尋特書帶礪昔漢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十一

封五等指山河以爲盟巡櫺北望 宸居東望親舍庶幾夙夜 君父如見羹牆司隸既及中年顛毛未艾余帥弟仲淹仲嘉若司隸吳恭人弟泰寧泰和相門諸子太初江方伯胄子伯敏劉萬戶支子季然海陽仙裔蘇君昭丁南羽爲壽閣中命升歌以侑無筭于時南羽陳繪事余爲之銘其辭曰

軒后雲門六龍南御乃薄靈金如蘆斯苞如梅斯標飲滂之澍千雉連城有臺奕奕納右持盈金竺黃羅坤維以奠作鎮西傾摩天一峭在室南端有如脫穎平平臚臚斥以周原無慮千頃自西徂東繚之縞帶

川流泯泯阿閣臨之畏佳時入沆瀣時引倬彼居人
羽林之率邦之虎臣 帝念舊勳大農在野命以寧
親駟牡言旋肯堂肯構天啓湯孫考命毋稽簡書可
畏歸爾期門生年五十得時大行衛有君子吾行遠
父母兄弟寧誦君陳政亦無以樂我嘉賓張仲具在
胡不燕喜既秩初筵徵歌出舞洵美且嫺子姓趨庭
弄雛于側舞袖斑斕山高水長錫爾難老以敖以樂

玄白堂銘

有序

死谿先生東堂落成介叔子問名不佞死故以山川
顯則玄暉太白先鳴即其人崛奇皆異產也先生起

木函集

卷之七十八

十三

故土炳焉以作述名家軼晉躋唐直庭內事不佞署
其堂曰玄白且系之銘銘曰

宛之壤有來翩翩式遊以豫於萬斯年死之陌寓公
維宅寥天一區永也無闌宛有鄰君子之庭長庚在
雷初日在楹之子振振罔不爾承爾承伊何聲有奕
矣重光以輝日星集矣倡于隨喝宛疇昔矣胡然而
玄矣胡然而白矣

荆堂銘

有序

堂構於程長公則既中道捐之矣其三丈夫子藐焉
孤也蓋餘十歲而始考之堂有樹荆華實滋茂三子

者之交相友也庶幾乎三荆之遺風焉往不佞客是
堂則謂長公往矣二三兄弟之在此堂也寧詎能倣
然見之維兄及弟之身則長公身也藉能慎終如始
敦一本而不衰固將與嘉樹同榮乃今直拱把耳語
曰樹穀者殖樹木者蔭長公得三子者爲之後其亦
樹德之徵與昔張老之頌晉卿君子謂善三子者率
西向而事不佞故不佞無所用頌而銘之銘曰

堂之中有椅有桐鏗爾鼓鐘塤篪雖離饗爾宗公考
氏罔侗堂之背劬勞未艾言樹之護言繫之佩維以
忘憂庶無災害堂之皇有棟有棠堂之下有荆當戶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十四

有苑者荆蔽芾其陰在阼在楹在庭在祊漸于秩秩
松楠孔碩勿剪勿棘場師是葺馨乃黍稷考氏來格

佳氣樓銘

有序

中書君考九苞堂其下分築九區以授九子蓋南面
東上德藏以次居東阿閣時出異香命曰衆香閣客
有耽望氣者言白岳有氣旦天而薄戶庭維嶽降神
其徵宜子是謂佳氣請更樓居以當之其年胤子生
樓告成事則奉玄君爲與主翼胤子以居余再客九
苞胤子以能言將命曲跽阼階之側謁余爲銘余旣
奇其幼清益多其世類辟咎許諾遂銘之庭銘曰

獄之時氣騰而駛其象文雉五城之陽九曲之浹仲氏經始獄之中氣如流虹自西徂東時而鴻濛時而鬱葱方獄于蒿仲氏攸宮日之方暉狀如卿雲胡然輪菌胡然氤氲之子于是平房皇于是平嘗烝誰其主之赫赫玄君

鵠烏堂銘 有序

夫鵠不日浴烏不日黔天性則然較若懸寓其遇有幸不幸則天命存焉天者不可以人爲君子道其常而已如其以非常而喪吾德無寧以不貳而全吾真寡鵠慈烏性定而天定矣象玄余氏孤也以俊異籍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五
成均毋不天孤藐焉在襁恃母而怙長之養之食之教之比毋弃孤孤有樹矣父黨諸子或不其然從一而終主器有子妻道也母道也司馬氏秉惇史署其居曰鵠烏堂且爲之銘以章罔極銘曰
庭有烏巢于臯木母也純白胡不壽穀屋有烏爾翼爾雛慈氏將茶之子反哺

特室銘 有序

黃帝七十二師其一岐伯迄今師說不載內經獨存塵垢糠粃道在是矣卽家傳戶誦莫覩其藩吳生讀祖父書入軒岐室塊然索處目擊道存僊僊乎不窺

牖而天游矣西方有方丈室爲大醫王不佞出入兩家蓋異門而同室乃今備在玄扈遂爲之銘銘曰
室一區絕四隣居其中有真人室南端赤水滄審鈞天遡洞庭室西極咸池瀕鳳凰下雄雌鳴歸故宇閱群生豐之千屋鱗鱗集羣靈命五丁徙壺天出五城誰居之吳肇成誰銘之司馬卿

他曜堂銘 有序

莆長者遷秣陵季子起成均升造士長者旣耄庚卜建安于是考他曜堂以從周史之筮長者陳之自出其徵在異國在子孫不佞銘之章舊物也銘曰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十六

綿有虞衍于莆茹舍茶集舍枯避海隅歸上都翼鵠雛鳴帝梧夫夫也夫
筮有常觀上國卽新邑食舊德風九霄彌八極發天光順帝則搏扶搖兮一息

美彼都非吾土武夷君東道主睠此邦戶鄒魯社宗儒丞列祖世其昌不待五具曰太丘足當孟母

維若英曜雲子維玄珠曜赤水維少微曜丘里維東壁曜圖史闇而章遠可邇其光靡他自我始

陳玉叔得吳石六則皆神奇諸作者贊之余爲

銘而勒之石

震澤雲蒸翼而上升翔于三澁湯沐相仍

右一

不繡不雕負嶠而處是曰玄菟疇能飲羽

右二

爾秉先知爾懷明德諸侯寶之長守其國

右三

歛來下在中野應王者

右四

繫無心沛作霖出漢陰

右五

爾翩翩爾倦倦萬斯年

右六

汪元龜七首銘

有序

元龜挾七首過太行山會大風七首自樸中躍出元龜以爲異結佩佩之余在行間所部獲夷器何可勝數七首廣寸半長尺有奇余所謂佳兵此其最也余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十七

多元龜壯士遂爲之銘銘曰

操尺檣樓游龍薄青萍浮白虹永言佩之爲使者雄

郭次甫郭子鵠銘

瑤池實太乙華宜爾酒宜爾茶

查八十琵琶銘

何哉木狸首斑何哉曲鳥孫彈千秋萬歲樂以盤

左千簫銘

如風琴琴如雲喬喬傾耳司微黜聰司契

結綠硯銘

有序

佛子日盟昌裕以繪事中流得片石色如綠沉周正

混成無庸追琢浮沉清濁天地官焉子時商刀氏所之泰葉氏銘之銘曰

荷不莖浮普陀之濱色澤盈盈叩之玉鳴其方不磷廣大中娠西極化人荅爾廉貞

石瓜硯銘

青門有實玄而浮誰其累之引蔓周珍之席上踰天球百世綿綿依故侯

宋欽硯銘

而麤而角乎而而敦而朴乎而吾庸而錯乎而

古硯銘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十八

萬則則規則鏐鏐旁通歸太樸

方于魯寥天一墨銘

胡然而生寥天一胡然而成函之室

清則稀也膏輕則麤也角玄德非馨太冲惟漠

二芝墨銘

青芝爲輪駟玄雲誰其御之雲中君青芝爲蓋珥玄

壁薄言薦之祠太乙

非烟墨銘

非烟而烟卿雲爛矣烟而非烟玄龍煥矣爛則天章煥則國華非烟之極其茂以加

群玉冊府墨銘

五瑞來庭有虞用賓天球在積周廟於穆追琢其章
秦篆乃良剖而爲策炎漢有赫群山效珍萬國獻琛
職之玉府在天子所觸目琳琅爲天子光

五星聚奎鉅墨銘

天鷄號夜未旦狼偷墟五星爛旦北闔起東觀帝德
隆人文煥

黃在中墨銘

君子堂近宮牆面軒皇負紫陽垣一方浮圖翔歛龍
光栖鴈王江夏黃職章相搗玄霜約紫肪戊巳良歲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十九

中央應文昌伊壇場

一占墨銘

歲乙酉吾以耆鬯一占吾以願蠲溟滓搏希夷援北
斗爵上躋羌歲計與天齊

木雞墨銘

金距不張木德王純氣無爭其功上上

射鵰手墨

陰山應弦白馬胡澤宮命中子大夫

作霖雨墨銘

桑林雩矣膏澤滑矣尹躬劬矣聖謨訐矣吉夢徵矣

巖穴升矣協氣蒸矣嘉生成矣

荷葉犀杯銘

挹甘露注青蓮爲君壽壽萬年

犀葵杯銘

我有兕觥薦君瑶席我心靡他君如皎日

芝栢銘

楚江萍實化芝房斟之斗酒旨且芳一舉而醕壽無
疆

藜杖銘

尔碩不食亭亭乎司直我躬尔弼我則無射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二十

竹杖銘

或賜我履或授我几荷與有斐唯子是以

竹如意銘

金耶石耶曲而直耶南陽蟄耶矯矯乎龍爲匹耶

石溜銘

如彼垂雷如彼綴旒如彼縣沫如彼鳴球

天漏銘

山出器虛不歆濯我纓振我衣我沐我晞曰黃髮以
爲期

剡石銘

曳長裾偃其下青騎箕今在野

座右銘

相彼章相弗攻弗良胡然積藏用晦而光古昔先王
爾丞爾嘗升賈之堂見屈于牆琢彼珪璋藐茲琥璜
樂酒作狂燕朋作荒逝流湯湯勿謂來長

箴一首

虛左箴

青蘋之末孰與扶搖行潦之水孰與沃焦吾願爲枝
吾其爲枝也標吾願爲腹吾其爲腹也枵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八

三

太函集卷之七十八

太函集卷之七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頌十六首

千秋頌有序

王居襄高義聞於天子乃賜卷衣致園書譽王當
是時王春秋二十有八禮官請得令國中上壽如
令甲王卻之於是吳人汪道昆蜀人馬進階黔人萬
廷臯晉人蘇烈陳經正皆待罪守土乃率羣吏請曰
高皇帝分王子姓世多賢王要以上結主知下持
國是宜莫如王賢者夫華門圭竇之人三十始理男

太函集

卷之七十九

事及其強仕猶或不能稱上官王始勝衣業已南面
稱令即今諸侯王多善譽而王獨以年少擅場顧乃
退讓不居罷有司毋稱賀非所以章盛德脩上儀也
願以爲請王可之諸賓客謁曰古之爲壽者或以卮
酒或以千金夫孰賢於善頌守先羣吏願守爲王頌
之守曰唯唯頌曰

於昭帝社延本支兮奄宅南國世德齊芳歷建昭
陽貞攝提兮篤生景胃觀昌暉兮修姱六尺美且仁
兮受茲赤社純德明兮秉心淵塞鏡太清兮謬謬良
士迸宵人兮誦法先王操左契兮葆我貞白祛歲

今江漢湯湯沅沅豈弟今載其清靜民以治今明明
天子睦懿親今乃睦方國慶賜行今黼衣朱黻渥采
陳今申錫譽命駿有聲今東平好脩昭來許今厥有
河間陳鍾呂今名實純粹溢終古今維王幼清孰與
伍今滔滔盛夏丁令辰今揆王初度嚮朱明今卿雲
有爛河漢清今瞻彼南極燭景星今僉曰休哉主德
洽今義問宣昭深不伐今乃叩司閭排閭閻今願祝
魏魏享黃髮今皇皇侯度歛盛容今悚然意下抱太
冲今徒縣卻御徹鳴鐘今乃罷三老謝羣工今在昔
周澤潤南土今小心昭事饗純嘏今帝賚百齡篤周
太函集 卷之七十九 二

壽豈堂頌 有序

博士諸生言處士劉公絕賢請優禮之如令甲劉公
者直指君父也直指君居漢上者三年期當還 闕
下有司勸駕直指君謝曰存義有大夫在且春秋八
十老矣乃今幸得歸養奈何復事千里游乎守曰何
哉君所以養大人者將必在寒煥薦糲藟而後可以
望大人之腹乎然此者古人所謂養也非孝也昔曾

元能養有道者少之養志紉美大人之志何居於是
直指以告處士處士笑曰嘻太守言是自吾父少府
公世受博依余以老諄無聞乃今孺子入官資適逢
世使無忘其舊服庶幾乎骨鯁之臣即而翁家食親
五鼎後矣不然堂下何啻千里寧能為咕嚕語邪守
聞之曰善乎處士之言臣子之節章章矣夫忠孝非
兩端也人臣夙夜兢兢務竭其股肱之力求無忝所
生耳語曰事君不忠非孝也然則孝子之盛節其唯
良顯乎哉直指君行矣於是太守執爵而酌處士以
三老之禮禮之會處士考居室之堂太守名之曰壽
太函集 卷之七十九 三

豈且為之頌頌曰

翼翼者堂臨廣漢今近市不囂蛻紛亂今江離薜芷
綠井幹今荆石為除白章燦今中有黃髮葆天真今
翩翩濁世冠切雲今屬厭六氣卻常珍今燕譽無疆
昌後人今矯若游龍不可擾今之子利見在宮沼今
挾彼風雲洽四表今毋為尺蠖甘自稿今高高鹿門
有遺則今涉世不夷王迹熄今授子菑食舊德今
徽音不嗣闕世澤今君子之堂同邑里今紛有姱節
嶠不滓今高門有開路車止今發潛聞幽唯令子今

華麓頌

新都以山顯者曰小華其上有軒轅之跡去百里爲麓長君講業其間業既成遂有四方之志長君不忘舊服命作頌焉伯子唯唯頌曰

奕奕天都冠南服兮委蛇百里邇大麓兮厥若綴旒高不亢兮列仙攸宅帝子降兮若若樓居結疏寮兮桂樹冬榮秀朱草兮太一爲隣窺衆妙兮北面浮丘營至道兮保爾幼清蛻汗瀆兮無寧改步趣華轍兮明明在上際昌阜兮衆芳並進寔繁廡兮乃睠隩區不遑處兮明發有懷依故宇兮惟山有靈結成言兮出王游衍永弗謾兮

大函集

卷之七十九

四

西郭草堂頌

有序

商侍中事 莊敬太子籍籍知名既而中貴人推轂侍中宜在近習侍中謝不勝任乃以侍中監路馬授承如尚方侍中陸沉於鷄鶩貝帶之間儼然不滓於是公卿大夫爭願交驩侍中已未春正月乙酉侍中就舍爲會賓客皆造焉既脩爵賓舉旅行酬相語曰自 高皇帝定約法中官往往有社稷功乃今給事禁中宜莫如侍中賢者且春秋五十有三耳居常引大體多負俗之言少以善射名有奇略內之就養左右守邇臣之和外之掇甲以臨材官脩封疆之事宜

無不可此社稷之役也顧遂遂退讓惟芻牧是供辭

寵利而不居後名實而不自試侍中獨無意乎侍中

謝曰尚質待罪輿衛月有常餼足以代耕西郭有田

二頃歲收其入足以事賓客寵祿過矣方日夜懷懼

猶恐得過於有司乃若侍 上臥起先意而承事之

則國之長老在尚質寧詎能乎攷令甲中官歲給有

差大都減卿士之半獨在近幸則齋用饒其餘董董

耳古大夫有羔羊之節歌者猶或多之即使廉而有

立志不祈多蓄獨不欲致青雲依日月乎哉季子薄

負郭之田二頃以車裂終然則侍中之所以擇術者

大函集

卷之七十九

五

賢於季子遠甚彼其視六國之輜重直土苴耳此非遠昭曠之道惡能辨此邪乃命酌者行觴余爲之頌

頌曰

有堂翼翼爛金鋪兮辛夷爲楣蘭爲疏兮樹蕙百畝

畦揭車兮隔闕朝市城之隅兮淑人洵美習燕游兮

有馬歎玉出長楸兮冕紱充庭列公侯兮千金爲爵

萬年酬兮承明廣內多寵靈兮戒爾赤舄蹈國經兮

車輪曳踵涉春冰兮無寧卻步以葆真兮懷瑜握瑾

闕中藏兮深厚不伐謀則臧兮願言壽穀享無疆兮

以燕以譽君子堂兮

率更堂頌 有序

元年 上即位羅仲子應鶴舉明經郡中先後舉者無慮數十百人乃若急不業遠有司則籍籍稱仲子都人士言仲子父處士長者宜仲子賢 上四年郡大夫以率更之禮禮處士處士於是乎始杖以四豆歸聚族于堂通為處士壽處士肅諸父老次諸昆弟次學士諸生諸父老乃酌上尊為合語吾宗自豫章來徙累世蓋州顧鄉曲之譽歸焉則諸長老在頃者一夫受法株連吾宗席宗祐之靈不失世祀諸長老往矣儀刑之謂何乃今所謂老成人則唯處士郡大太函集 卷之七十九 六

夫其將樹處士為閭里率誰曰不宜諸昆弟鴈行而前執爵而羞處士淮海為 天子外府上賈居之吾宗雄峙其間何論陽翟要以富而好行其德寧詎人能乎處士少孤力以故資起務矜已諾振人之窮嘗卻賈豎朱氏金歸窶人子舍其直由是聲聞淮海至今誦義不衰郡大夫賓處士於鄉其以勸鄉之為良賈者既而學士諸生旅進修爵而言處士有子七人擇能者使受經術諸子多所就業而仲子先鳴處士日討仲子而訓之舉子猶處子也不笄而字其能婦者幾何吾鄉文獻舊都姬姜之所自出孺子勉矣

其毋失教於公宮羅氏自建炎以還先後顯者多不譽乃仲子兢兢奉教壹稟於正經有開必先處士是已郡大夫敬事處士將令訓子者取則焉不佞幸以禮起家惡敢謂知禮意自不佞家食里俗波流羣少為政而老不及聞學者賈者不復為名高而壹歸乎厚利處士方以行義取重俗其有瘳乎觀於鄉而知王道固非虛語仲子從吾宗受室宗丈人屬不佞頌之不佞唯唯頌曰

滾川泱泱載自豫章殷殷露積奕世相望處士承家藐焉六尺操筴趨時適倍瞻昔義聲藉甚窮乏歸心太函集 卷之七十九 七

寧孤而子寧攫而金爰及中年有子競爽末利何為盍歸吾黨之子受賈之子受詩豈惟博依太史作師一輩翩翩厥有仲氏鵬在成均鴻在博士仲承彛訓惟日孜孜下帷修業不恩有司維仲之良具日有考始也克虔終譽可保煌煌俎豆奕奕橋門禮儀必度慎乃司存誰其主之大夫執禮誰其作賓處士則以邦人具在適觀厥成載在惇史蔚為國經嘉言滿堂度越金石小子作頌播之無斁

燕喜堂頌 有序

吾邑中蔣氏最著世擅素封諸少年結客而游其齋

用與千乘等擊鍾列鼎日以爲常吾舅次公舉宗所謂魁然丈夫也舅席王舅故業其資足豪嘗東爲海岱之游游道廣矣及王舅且老遂釋業西歸居子舍者數年王舅見倍事王母加謹終不復東當是時諸將方鼎盛人人謂舅使次公猶然在買其盛可知何爲是棲棲耳舅謝曰吾嘗周游四方習千金之子既又省吾甥 闕下主吾宗定西舍習侯家視諸富貴者容蓋嘗目攝之夫彼富貴適來者也實也吾父母吾妻子吾所待而爲吾者也主也吾不敏奈何倍主而從賓且吾聞之苟可以食不必八珍苟可以飲不

太函集

卷之七十九

必六齊吾父不逮而吾母存吾率吾妻吾子環而侍之吾母春秋高視子姓咸在飯菽飲水即八珍六齊不啻也歲乙丑舅行年五十而王母始稱老焉道昆越在南疆皆不得登堂爲壽於是北鄉而酌者再且致燕喜之頌云頌曰

有堂奕奕切天都令桂棟蘭橈辛夷蘂兮流雲在戶
塵白居兮吉祥止止儼華胥兮都房樹護紛綽約兮
朱戟充庭羅廣簿兮蟠桃三千果有願兮西降王母
侍方朔兮維春及秋撫令辰兮子孫登覽縣高門兮
高門有開朝日暇兮姣服如雲盛後昆兮湯谷爲壽

露爲醴兮兄觥爲壽史迭起兮水周堂下集魴鯉兮
式燕以教胥樂只兮東隣椎牛西封羊兮朝召許史
暮金張兮與臺異采馬異根兮福澤盈眦意揚揚兮
猗與碩人操獨見兮葆真守白去健美兮潔爾晨羞
豐夕膳兮家慶翩翩無畔援兮我思古昔純德同兮
孜孜惟日藐三公兮煥寒必在甘毳充兮惡用遠駕
馬首東兮維南有山排雲起兮喬松千仞溪瀾瀾兮
山靈呵護闕地紀兮番番黃髮綏福履兮維此勞人
擊一方兮有懷明發不遑將兮生有爛熳而昌兮
北面稽首贊無疆兮厥有奚斯頌壽母兮穠如清風

太函集

卷之七十九

九

立庭頌

方氏祖僊翁而宗黔侯遷聯墅徙巖鎮景真負世俗
而從里俗託于賈游沂江陵入巴蜀十年而起十年
而饒反欽故居食指滋聚乃考市南之室胥相內而
遷之室面南山倍豐樂水左璋谿當綰轂右瀦九龍
池其比隣則余內兄子文仲余近屬弟道弘具在閭
右始將入室余署其楣曰立庭文仲則曰居第當傳
子孫厥有當戶顧名思義肇鑑在焉景真有子斗符
授之三禮吾鄉先達率由此起家司馬故嘗受命庚

堂間業于柱下史今茲之事職之主器義在斯乎余曰其然然未盡也道弘則曰士由興而立禮以爲階夫禮所以致中故時爲大時易則易時于則于已美則踰已非則廢中道而立與時宜之國奢則示之儉國儉則示之禮里中壯麗相望連櫪萬家不已美乎故折節而爲儉早服重積其斯爲天下寶與顧上治烝嘗下治國族卽不翦不斷惡用貊道爲哉乃今有節有文斌斌然有方之士以此爲訓出入不倍于戶庭景直未之逮而有志焉伯兄先得之美思可與立殆庶幾行其庭而見其人乎余曰其然然未盡也吾

太函集

卷之七十九

十一

所謂立也者非世祿以也其諸季文子之所謂立也者與哉立德立功立言是三不朽禮而不虛之謂德禮而不伐之謂功禮而不愆之謂言無物不在禮矣三而一得儼乎君子之庭疇昔居室莫善于公子荆頌居室莫善于張老景真則子荆之屬也余將效張老頌之頌曰

巖之鄉三天子鄣帝時維白帝庭維黃千秋萬歲樂以康

巖之里豐水瀾瀾爽而不湫姁而不鄙考卜十朋君子所履

巖之門不縣簿而尊客履在戶如雲之屯豈無巷言心遠不喧

巖之阿雀可羅主人有酒旨且多一獻百拜無乃苛執法在前奈酒何

巖之室卓爾有立爲柱爲石爲引爲尺爲平爲城爲丹爲碧爲德也頌爲功也律爲言也秩繩繩緝緝爾後之人無數

三楚升中頌

三楚以民治代與皆楚之良也馨香四達和洽神人輿誦升聞帝命方外司馬汪道昆勒之石

太函集

卷之七十九

十二

郡太守雲杜徐公成位

御萬曆今紀年五恢帝絃兮睠南輔簡在今秩宗蒞新都兮守土履振闡兮望堂皇鏡秋水兮戴春暘振月題兮釋策馴蹄齧兮周行民囂兮訟結五辭具兮片言決近欲聞兮嘒嘒遠將援兮蹶蹶下黃髮兮推赤心培植樸兮暢儒林峙常平兮凶無暴扶不逞兮沃母淫息紛爭兮釋携貳均餗錫兮歸農事順帝則兮相忘窺海若兮無涖奉繡斧兮東遷筭六籍兮囊五絃肱篋兮不開民遮道兮呼蒼天歲功成兮三歷繕宸居兮北極周澤渥兮溢四封良莫良兮二千石

郡司直武陵龍公膺

俾有美兮稟幼清濟奕世兮蜚英聲剖荆山兮玉質
起丹穴兮鳳鳴出爽鳩兮理南土奉三尺兮具文武
陳衡石兮麗天倫釋桁楊兮祛罪罟桺含光兮直無
形獻吳會兮宥上刑攝三章兮流豈弟周六郡兮民
不寃緣文學兮飾吏牘鼓諸生兮赴正鵠宰榆社兮
蒞齊盟急緇衣兮下白屋吞雲夢兮吊湘魂陟蘭臺
兮括典墳張楚材兮有斐備宣室兮敷陳紛推轂兮
廣路忽一跌兮夷庚將溷夷兮幽惠卜輿論兮憤賄
賄而不平昔周旋兮帝側儼對越兮天則剗峭嶮兮
大函集 卷之七十九 十三

紀舊德良莫良兮郡司直

海陽令丁公應泰

陸有海兮闔扶桑規百里兮夷大方矯游龍兮沿鄂
渚挾霖雨兮海之陽戢垂天兮八翼沛來蘇兮帝澤
蠲水族兮屏長鯨距污瀆兮湛空明斥沃焦兮湯沐
浴初日兮盈盈停佚征兮歲萬計罷力役兮歸耒耜
因露積兮萬斯倉立平準兮市安肆雨暘偕兮歲殃
僵菜色兮相望既懸磬兮比屋疇開糴兮關梁遵里
社兮發粟急調饑兮皇皇藉資斧兮良賈職灌輸兮
四方餽饑人兮道路肉白骨兮溝渰粒烝民兮鼓腹

化從目兮爲良虎伏辜兮鬼斧雉委質兮白章翼賴
鯁兮直上茁少城兮芝房反休符兮上帝辭明貺兮
未遑帝鑒兮慄慄良莫良兮楚令尹

竹頌

楚有橘頌作者將有託焉乃今藝竹以萬玉鳴橘不
良于竹也爲之歌楚其治世之音乎作竹頌

荆山之麓稅使車兮閒閒十畝君子廬兮幽篁叢生
徙南服兮佩玉珊珊無庸璞兮江漢曾波一洗余耳
兮聲中九成余因以隱几兮亭亭矯節脩且貞兮屏
琴捐珮納英聲兮湘靈釋憾愉色喜兮齷齪封君其
大函集 卷之七十九 十三

大函集

卷之七十九

十三

將焉比兮鳳鳥來下青琅玕兮既秀而野若可餐兮
雷聲龍見角而翼兮皇人委蛇扈特室兮響應咸池
闢八極兮兩階萬國程司直兮豈不眈眈懷故宇兮
帝命伶倫作鐘呂兮雌雄六鳴中聲舉兮燕郢相望
庭可旅兮

瑞麥頌 有序

歛巖邑也以疆理則田不足什之三以樹藝則禾不
足五之一原阪之利率來倍禾耕者田不宜禾三畝
而麥居一宜禾則禾爲政麥無征故麥尤爲小人之
依其地利表矣歛蕃生聚以谷量人比三年凶以澤

量殍昔歲淫雨害麥來牟並災既旱而禾半登曾無
及于溝壑彭令君爲之蒿目爲之薰心旱則暴零溢
則露禱災則親問疾則羣儺發廩則躬賑之設糜則
躬餽之日裹餼糧屏輿從策羸馬周行域中探深阻
披蒙茸不啻家至人益之矣是歲邑之西牧里名長
齡令君按轡里中田父遮馬首而薦瑞麥蓋一莖七
穗者若干本一莖五穗者若干本三穗者數十本二
穗者數十百本于是諸父老羅拜都人士前致辭麥
秀兩岐歌人佗爲希有以今視昔什百云乎哉吾儕
小人即不敢薦之寢廟其斯爲君侯之瑞願效之君

太函集

卷之七十九

十四

侯令君謝曰嘻凶年而有休徵是重吾不德其何以
承天之貺 聖天子恫瘝寓內加惠元元二三執政
相與贊襄一夫有饑由已饑之也監大夫部使者祇
承德意日與監司二千石孳孳拊循茲瑞也 太上
之明馨居中之燮理所部之潤澤守土之栽培者也
臣好古救罪未能其何與于此其年風雨不愆麥大
有秋既則早甚無禾穀價三倍幸而野無暴骨邑無
流亾何所恃之恃麥而已竊惟撫升平而臻瑞應豈
不足多要以疑和致祥緩急無預惟夫歲當大殺所
獲非常卒之轉禍爲祥災而不害殆猶饑渴之望飲

食寧取辦甘露胡麻乎哉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
天是惟王者之瑞殆天瑞也昔周獲嘉禾賜周公于
魯蓋舉王者之瑞壹歸之乎元勳侈矣然則今茲之
瑞也非令君將誰歸不佞道昆載筆而爲之頌頌曰
皇輿經畫大啟田功雨暘時若年穀屢豐無平不陂
義和用事剡步南郊皇皇雲祀越在丁戌東南海饑
樂哉甸服亦旣流離三天子都羣山叢峙食土之毛
百夫一耜旱乾水溢輻輳頻仍比隣閉糴市價滋騰
暑雨恣睢來牟不粒下民其咨殍尸枕籍令君勞止
災切剝膚胼胝勿恤俟我來蘇乃申行部乃告司徒

太函集

卷之七十九

十五

乃叩 帝閣沛澤覃敷 帝曰予辜乃蠲乃賑成賦
勿征尚方勿恤令君額躬問顛連療饑于吻肉骨
于原無突無烟無晦無鏹麥漸漸三農畢作嘉生
挺出協氣迴翔一莖七穗展也農祥時而二三時而
四五其穗弘多其徵蕃庶旅陳遺秉于縣大夫反凶
爲瑞君子休符大夫不居歸之守土守土未遑歸之
大府大府避席 天子之休三公四輔入告嘉猷具
曰蒼蒼視下若此恩斯勤斯父母孔迺歲之不易撫
我則親天瑞非天人瑞非人語曰天不人不因人不
天不成民罔常懷懷于有仁皆是物也

人間世頌

與其媚世吾寧遺世與其遺世吾寧玩世母曰世喪道母曰道喪世吾將以是出世

養生主頌

胡然而生生胡然而長生胡然而無生予曰有好生予曰有達生予曰有無住生

大宗師頌

吾宗孔氏爲百世師吾宗老氏爲聖者師吾宗佛氏爲天人師時而時中孔氏是師時而玄同老氏是師時而圓通佛氏是師吾無常師吾有餘師吾自得師

太函集

卷之七十九

十六

吾自喪師

逍遙遊頌

五陵俠遊吾故倦遊五嶽仙遊吾將臥遊采真神遊疇采疇遊造物天遊疇造疇遊世忘忘爲三遊吾僊僊爲四遊吾其爲方外遊吾其爲物初遊吾其爲汗漫遊吾其爲逍遙遊吾適遊無所遊

太函集卷之七十九

太函集卷之八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贊二十五首

無量壽佛贊

持世世尊時乘龍象闡教娑婆弘大藏西極至人牛車同軌沉默非空莊嚴非相其國極樂其壽無量四十八願普度衆生千華世界九品臺城長年丁壯歷劫升平林端甘露羽族和鳴導恒沙衆解脫無明同登彼岸率履夷庚接引何勞跏趺何寂無聖無凡無顯無密無度無迷無通無塞既無無央亦無無極

太函集

卷之八十

一

十方三世斯其第一

彌勒佛贊

是閤非閤彈指便錯是院非院不脩便現是米汁非米汁川流不息是布袋非布袋撒開無礙被釋迦攬了行脚被善財偷了鎖鑰刹那間放下皮囊也不問天親無着

聶真人贊

僊乎卿冠不纓遵玉筍傳霞城帝懸解仙骨生刑伯主卻戎兵辟南面歸上清劒氣騰雷聲轟祠鄉校肇宗祊式如葛式如彭師誰氏或廣成強名道道無名

又小贊

爾窺竅妙爾契希夷爾象帝先爾和天倪

聶鍊師無名子贊

崙襲希夷直窺竅妙象固冥探祝融高蹈逍遙爾祖
玄同爾師祖武則膠師心則携爾惟無名是曰太樸
非祖非師歸乎寥廓

聶少翁贊

爾生之初茅君畀之特而孱也彊宗睨之天牖其衷
脩短在我自我求之宜無不可浸假而在可脩吾胡
爲而夷猶浸假而骨可肉吾胡爲而溝瀆乃介信使

太函集

卷之八十

二

貞吉王孫贊

敦異人求至道陟上乘費不辭雉勞不辭頻玄珠可
握赤水可憑旣而天門開仙侶至授九還養五氣羽
化待期神游咸暨遂乃肩文成玩武帝肆滑稽班近
侍脫屣於朝懸壺於市鵬鸞龍蛇惟其所恣及夫周
海岳歷寰區徵莫逆結吾徒藏名闕閭藉口秦盧含
光不刃孰測其都此非我之自我又焉知吾之真吾

弗珍而衣弗玉而食雲漢爲章典墳爲粒豈無驥象
龍種則殊具曰 天屬展也閎儒

楚恭順王子鎮國將軍仲和小像贊

美且仁鎮公子切雲冠遠游履蘭臺岩岩雄風起伊
余披襟當戶倚河間大雅卓不群肩隨左史窺典墳
初筮授簡紛如雲流商刻羽歌鍾聞延太乙兮天祿
汲中濡兮空谷鳴流水兮澌澌紉蘭芳兮郁郁惟夷
寅歛上征淮南蛻羽翼成藉良史主儀形脩尸祝儼
容聲

別駕吳先生贊

有序

汪伯子曰余嘗讀儒林循吏傳未嘗不忻慕古人所
爲然其致用者較異吳公補學官即能學官及領州
縣則又能州縣卒之去官如脫躡而 天子知名是

太函集

卷之八十

三

能睹大體者因爲之贊贊曰

矯矯先生握瑾懷珍纂乃考服蔚有英聲敬敷功令
術士斌斌周諏民隱吏治烝烝有覲詭隨言遵直道
頡頏上官容與高蹈 帝曰疇咨旌爾雅操別駕馳
榮名區錫號河汾接軫彭澤並驅光流俎豆譽藉丘
閭斯于秩秩君子故居憬彼姱節風於懦夫

汪處士贊

有序

吾宗著休寧西門率用鹽鹽起處士生而廣額巨口
父命曰獅字曰本歲年始勝衣輒當室遂賈淮海坐
致不貲悉舉而與仲中分之無德色毋金謂仲自而

未亂以迄今日秋毫皆伯氏功第納伯氏千金然後受券處士固謝不可卒中分毋春秋高處士留居子舍遂罷四方之事築室石渠老焉里俗喜交游往往求通顯者處士兢兢守已子孫脩業而息之乃今歷世阜昌則處士之遺也處士即布衣誦義其亦善始善終者哉贊曰

皇皇烈祖佑啓來孫海陽閭右時維西門處士少孤藐焉當戶握筭中州駸駸起富羽翼仲氏長與戶齊出入擯詔若在墳簞母曰克家繫惟爾力益爾簞金答爾丕績伯拜稽首台何敢尸維考之靈維母之慈

太函集

卷之八十

四

亦既中分云胡卑厚夫鑒在茲百嘉輻輳高車大蓋結轍于鄰伊人無黨孝友光明堂有樹護依依晚節薄言旋歸敬養無缺中年稅駕考卜石渠授成子姓高臥于于於赫儀刑儼然在室敬爾烝嘗終古無斁

明處士儉齋先生吳公贊

汪伯子曰余讀汪大夫所爲吳公傳未嘗不忻慕其爲人嗟乎舉世務奢溢僭差而公以儉德著使公而在余願操几杖不辭焉贊曰

於皇遙緒時維延陵素封輻輳朱紱雲興末流昌被豪舉橫行都人連騎編戶重齒倚歟吳公積居傾縣

負俗獨行折節爲儉衣不完采食不貳膳既薄紛華亦去健美丁年任俠躡屩周游垂堂舟楫稅駕林丘言遵舊服倣載先疇評高月旦慶襲弓裘爰及季年遂蒙渥澤黃耆維祺寵章有赫往駕莫援來芳無斁洵美後昆有嚴宗祏

外舅蔣次公贊

有序

舅當少年負盛氣人將以任俠目之舅非俠矣中歲折節跬步不出戶庭人又將以鄉黨自好者目之然非直自好者也居常善事父母盡其驩既又善事兄子兄諸子諸子或不見德無奪心及兄歿不能喪則

太函集

卷之八十

五

於我殯里俗方席饒溢務芬華舅攻苦茹辛泊如也既受章服猶然著處士衣冠明年則春秋六十道昆不及歸故鄉爲舅壽會有良史能以繪事而擬形容因之南向爵三且爲之贊其辭曰

山有材苾彼崔嵬君子于慧山有麓其松設謨君子戢穀山有谿其水漣漪君子期頤

外母蔣孺人贊

有序

往余將內子還司馬則外母涕泣命之越二年內子從余出典郡外母春秋三十有九以暴疾終比出不虞不遑爲像其後十有五年余自楚入佐邦政載楚

史行史有異能即不見其生得歿者狀嘗試爲母不肖內子爲之沾襟頃之意勃勃如有神肖矣乃今觀其羣睇壹如疇昔相命時庶幾乎生死存亡即世世不忘可也母出黟之韓氏事舅姑以能婦聞外王父將終亟命母炊黍作糜以進旣一舉箸顧謂母曰婦維爾良願以此粒爲爾子若孫以食吾報毋雅不得於妣齟齬百端第謹事之卒未嘗求勝及母見倍妣哭之盡哀里俗勿宜勝人勿子孽子毋首舉內子旣遞舉丈夫子七人顧復爲舅內一姬視其二子如己子凡此皆足壽者奈何中道歿乎像成余拜稽首而

太函集

卷之八十

六

爲之贊贊曰

黟黃並峙奕奕崇山景星有發降精于韓言歸豐水相在考槃聿脩婦事如孟如桓婦事伊何敬共晨夕展也夔夔申之翼翼舅曰爾勞饗我康食報尔子孫有如此粒憑凌與昨相內有言遂遂折節終始無讐鳴鳩嫗伏息子肩駢薄言進御厥有嬋媛凡今之人胡不壽考維德之齊允宜偕老爰及中年怒焉不保逝矣春暉闕茲宿草周南良史能自得師一顰一睇儼然見之九原可作象服在茲烝種百世永言孝思

處士方元素像贊

其業博士弁而弗程其旅文士鐫而先鳴其肖莊士玄酒太羹其風國士莫汲王明其托羽士乎翼未成其歸處士純白孤貞胡爲其象開士天竺先生其斯爲振古之士人貌榮名

龍相君小像贊

爾貌則揚皚皚乎若朝雲之麗高唐爾材則良英英乎若剖和氏而登明堂爾度汪汪漤漤乎浩浩乎若襟洞庭帶雲夢府萬有而吞三光維爾純麗調調乎刁刁乎若吹萬而發天籟柴立乎中央之人也左提原而心廣右挈玉而行方其斯儲精于三湘七澤產

太函集

卷之八十

七

文明之域其斯究極乎典墳丘索發二酉之藏

江處士民瑩像贊

爾脩六翮兮二豎睨之矯而薄千古兮扶搖濟之堂上鳴埴兮季吹篴九臯鳴鶴兮倡和齊明霞綯兮可樂饑白石爛兮甘如飴浮丘耄兮七聖迷哲人萎兮不憊遺輝顧眄兮燦鬚眉歷周星兮闕天倪藉良史兮象光儀神如在兮心則夷榮名駐兮人貌馳胡然而中道兮胡然而期願

宗老禹父甫像贊

甫壯而羸吾見其魁然而亭亭甫彊而訕吾見其鏗

然而瑟瑟甫艾而脩吾見其脩然而廖廖甫耆而定
吾見其由由然而待盡已焉哉贏則千金訕則環堵
脩則萬言定則千古伊余獨睹其全無亦貌之者僅
得其終武也邪

處士丁季翁像贊

七策多岐五湖重積任術千名以文滅質古有遺民
侗乎椎直承家菑畲奉國鹽筴豐戒漏卮儵傳鳴鏑
展也深藏居然善息造士儒林以亢宗祔惇史乞言
公家受役敦杖于鄉莫櫪于席子姓振振舊德是食
宛在戶庭委貌逢掖若著若存烝界無數

太函集

卷之八十

八

吳田吳次公像贊

有序

次公名良佩字惟和近者卽世四丈夫子謁余志次
公墓乃奉遺像觀余余習次公義甚高因爲之贊贊
曰

入其鄉海陽閭右若揭扶桑式其里肇自有唐故廬
完美見其人昂昂野鶴殆難爲群誦其義讓利如遺
皇皇蕪濟于其躬望閭特表賓于瞽宗于其後八轡
齊驅鸞和協奏夙夜宗公季也維札仲也維雍貞而
不黷無庸放言無庸絕俗君子之光儼然冠裳儼然
堂皇著存無射良史載筆尸之宗祔

康堯卿像贊

有序

康生造曰造父名世雍堯卿字也父籍名博士以經
術顯郡中父暴亡造年少耳旣長將貌父而尸祝之
會吳人屠濬客襄陽善繪事造請濬濬謝曰不見而
翁者三十年濬不能貌而翁矣造籲天而禱挾日三
濬且行父乃見夢及其覺也操筆圖之肖矣造幸從
諸生後願爲先人微惠焉余聞而奇之遂爲之贊贊
曰

其骨俱朽其人不朽其貌無徵其夢有徵寤邪夢邪
其孝子之心邪

太函集

卷之八十

九

素庵法師像贊

玉爾談塵金爾戒衣卽真卽幻疇昔疇非
李和之小像贊

洵有美兮溷人羣賓南極芒武夷君曳露車兮冠切
雲蛇汚瀆兮挹清芬其言曰寧伸吾節無寧蹴躡寧
用吾拙無寧顛越之人也顛顛昂昂韞積而藏純純
常常葆真而光胡然而章胡然而相要之貞良

程思玄小像贊

有美一人皤然不滓爰及丁年乃命良史俯仰無垠
色身有此繪事尔工天地一指爲余象之脩尺有咫

槃礴自如不張不弛專視如侯舐筆如矢神則天行
官則知止玉色溫溫展也君子胡然不居歸于無始
維岳維玠不得其死之子全歸脩文接軼中道而瘞
泰山駟騶疇急在原丞鼎顛趾疇膺在胙六尺受
誰云長夜白日昭只

介弟仲淹贊

有序

昔在甲申肇林大作佛事余主檀越與二仲俱適左
史自楚來貌三身有半伯氏中立左仲淹右仲嘉翩
翩鴈行脩廣皆不盈握肖矣明年仲淹病痿積久滋
深亦越七年無祿卽世須臾掩面族史無良幸而圖
太函集

卷之八十

十一

出篋中恍然如在時而對越有若更生龐居士有言
但願空諸所有不願實諸所無要之妙有卽真空真
空卽妙有仲淹辯此久矣余爲之贊屬子矜書之
儒術尔良躬行尔藏獨觀無始旁燭無疆丁年天放
閑而未章既疆而疋未艾而僵胡然單厚胡然溘
吁嗟逝矣莫知其鄉祇園有象左史擅場如蟬斯蛻
如蜃斯房神則懸解形則空忘其居畏壘其人庚
秋尸祝有子無央

余元夫小像贊

元夫客大梁故儒生也良史貌元父而肖元夫積而

藏之始有子象玄元夫無祿卽世象玄則以繪事之
巧力賢于皇尸日一展視之儼然若有見也肅然若
有聞也象玄恃母而父以貞白終余謂象玄于是乎
能孺慕矣且存考氏之亡童母氏之善爲之贊之贊
曰

貌傳說者肖傳說則遇以神貌周公者肖周公則徇
以形乃若年未丁而殂胤未孩而孤象爾睢睢視爾
呱呱是故貌元夫者肖元夫嗚呼將求汝於雲門寧
假我以天步將求汝於夷門晞節俠於朝露將求汝
於墓門惻九原之未寤將求汝於廟門徒勿勿而瞻
太函集

卷之八十

十二

顧無寧屬專門之工巧其斯見冀璫於當戶

誄四首

歐陽將軍誄

將軍出唐進士歐陽詹後世家南安將軍幼孤藐焉
獨當戶事大母若母孝遇女弟若兄子有恩立門內
諸孤親母黨始受博士業進國子諸生出事有名公
卿入事鄉士大夫三老豪傑覲問相屬尤急人之窮
嘗發粟賑饑饉者累舉自列郡至粟且盡則輸境外
粟辦給之窮人來歸輒受生業於是千里趾相錯也
呼孟嘗門少喜兵召里中丁夫習技擊爲保甲隣寇

至亡敢入里中將軍不問家客奉日廣歲用不給則舍業爲資業中衰久乃力詘遇人有急猶然以身當其無於是貴游客悉去將軍而諸窮交愈益親附市豪有整將軍者客請報之將軍謝曰借交報仇此俠者事深不武終不能借客資諸客聞之無不願爲將軍死時倭犯吳越將軍客東海觀兵遂以貲授泉州衛指揮奉檄就合會倭薄城下軍府檄將軍勒甲士保泉州諸甲士負弩蹶張賊再敗乃卻軍府知其材足賴也則以泉州聽將軍將軍遣潭豪何大榮募漳壯士漳人故嘗德將軍者爭應募得八百人連擊

太函集

卷之八十

十三

賊南安同安皆折首尋援漳州進南靖賊創甚悉遁海南月港大猾二十有四人竊將號軍府無所問屬將軍將軍則以羣小乘亂稱兵直負牛佩犢者耳不足問察賊中故多受將軍賜者遣人諭之諸戎首聞將軍名皆蒲伏受命其衆悉下將軍歸而請老謝軍府毋論功其後妖賊林耿起南安多嘯聚軍府謂非將軍不可強起之將軍乃俘耿徇市曹散其黨會軍府方罷徵調境內虛無兵啗寇者將以閩委倭倭遽至皆踰萬諸脅從騷擾利爲寇蟻附之聚徒積至四十萬人列營連數十里孤城無內備無外援城中噉

噉獨登陴以幸旦夕賊發塚向城求貨不予且焚其尸大家爭募死士夜縋城各舉棺以匿及游公由方伯入軍府急將軍檄分部監司過將軍於舍監司通軍府意以幣先將軍乃由間道謁游公延爲上客止將軍宿幕府畫諸便宜將軍夜帥輕師襲之破三巢軍聲振矣尋祭山川誓部士因壇而軍客以爲言柰何懸孤軍爲注第申城守乘間出什全毋輕予敵將軍謝曰嗟乎此自盡之術也何謂什全彼其近者環城而傳之遠者絕我糧道即必有蚤暮吾寧能坐斃乎哉吾以一軍當門門以時啓閉彼無扞出入庶幾

太函集

卷之八十

十三

猶得繼晨炊且業已成軍背城借一則吾事也吾觀寇虐太甚彼固當衰天道好還終不以無道蔑有道吾郡中橫及四鄙下及九原禍亂極矣天將悔禍其在斯乎間者自賊中來言賊衆食少野無所掠聞將軍出率首鼠兩端將軍帥潛師覘賊形以輕舟進猝遇賊賊舉兵前將軍大呼曰來我東田歐陽深也若能來決一死戰不即趣降賊故憚將軍皆辟易遂麾兵分道進克七巢乘勝遞擊之遂破尾嶺英林潘徑水田下厝上塘鄭坑諸砦俘賊渠魁以徇下其餘黨數千人人授軍府一券以歸官司無所問乃分遣故

部士習賊中者往諭禍福令趣降諸酋惟黃元爵謝愛夫爲魁羣賊視之爲進止二酋則以將軍之言信願自下將軍將軍許之羣賊皆解於是洪朝珍柯嘉勛自漳州至蘇光祚康大福自興化至皆就降降者無慮數萬人悉授券遣歸願從軍者置部下賊首江壘李五觀首發難往往發塚陷城懼誅猶薄安平爲亂郡人無不切齒願甘心焉將軍輒以新兵數千大破賊俘壘五觀等凡八磔市中餘黨悉平境內安堵如故軍府論最詔進行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成泉漳其年倭大入閩破興化軍府檄將軍軍距賊南下

大函集

卷之八十

十四

軍瀨溪從賊既飽人人思挾重潛歸獨忌將軍無所出會余乞浙師且至賊避興化壁崎頭而將軍進次東霄距賊十五里而近賊憤則悉以精銳集將軍客謂將軍請避其銳將軍嘆喏部士義不避綏勉之吾黨得歿所矣遂帥新兵殊死戰賊且卻且前比日入將軍中矛猶刃二賊以歿諸新兵翼將軍出入悉歿之黃元爵奉將軍尸乃得歸歛及余護戚將軍軍至殲賊酒林後將軍死期僅再踰月人謂將軍以烈歿無讓睢陽事聞詔賜祭葬立祠錄其子孫世襲指揮僉事嗟乎將軍故千金子恂恂儒生及其擁虛號

倡義兵惟是軍府咫尺書耳未嘗授一旅之衆儲之儲也亦未嘗起世祿之家當推轂分閫之任也徒以拊循得士不戰而屈人之兵即宿將在師宜未及此乃若興化之事爲厲階者誰耶彼或受詔赴援且爲將軍辱齒卒之觀望以幸成事並以爵祿考終飾巾有期異日何面目見將軍地下往閩事急余未及誅將事將軍子尚書郎述將軍質行甚具余入司馬習尚書郎賢乃今修死事功司馬事也將軍名在勲府余請得而誄之其辭曰

大函集

卷之八十

十五

赫赫世宗嘉靖萬邦海隅出日莫不來王島夷從逆侵軼我疆迄于閩海亂略用張桓桓萬戶時維歐陽布衣誦義劇季原嘗一呼而集我武維揚郡中底定爰及清漳引身歸老脫屣戎行天降閩殃殲于壬戌澤量僵尸禍及枯骨歸然孤城郊壘四塞豈無材官蒙彼巾幗誰爲敗謀無庸一卒亦越游公首事決筴維彼禍區匪伊弗克紹介監司車幣來薄豈伊不懷父母之國將軍唯唯翻然杖策上謁轅門坐籌失得巷甲夜歸勃有戰色發號選徒紛紛食客登壇誓師鼓行而出城存與存他不遑恤有如一鸚惡用累百獨秉潛師躬冒不測厲聲自名聞者褫魄分道前

驅賊吭可扼師無留行遞有俘馘脅從罔治歸爾
窟授券爲徵勿復捕格羣凶四面盡解金革凡我無
知甘伏鉄質惟公肆赦投諸阡陌宣言爾來恢恢

帝德逋逃十萬咸與精白彼憐怙終千我典則我旅
維新轉戰逐北乘勝長驅罪人斯獲鈴棘耨鋤還我
舊物惟 帝念功申命有赫旻天不格寇集于莆何
物狂且哆口而呼天兵且至寇何爲乎僕夫不戒奄
忽已痛褫彼戎服竊彼兵符入爲內應寔繁有徒中
夜城壞悉爲夷俘斷斷宿飽故窟封狐血牙膏吻脾
睨歸途將軍至止夙夜援桴神姦不逞亦蓄凶圖先

太函集

卷之八十

十六

聲號號組練從吳捐城避舍遵海且逋咫尺相望厥
左登弧今則寔尾昔跋我胡債興疾視集此睽孤亦
知不敵避難非夫奮衣躍馬志在黃壚敵如脫兔我
則韓盧身先死士肝腦同塗戰不旋踵滅此乃鋪鼓
聲未死白日云徂力窮援絕天奪夷吾嗚呼哀哉凡
此有身得正即斃與幸須臾無寧徇義借曰不貲同
歸九地壯哉國士社稷之衛惟帝好生蠅蠕不廢肉
骨生死閩南萬億胡然不天吉人其肆仲氏世官伯
也主計宜爾阜昌本支百世誰謂冥冥厥有司契爾
躬不閱爾後之利狼暉如生陵則終殢脩短同條薰

舊異器國事在戎封疆是寄辨以致死引而勿替我
思舊勲敬告疆吏

故授太醫院吏目方長君誄

元年夏四月庚寅故授太醫院吏目方長君卒長君
名錫字天寵歛嚴鎮人其先世由睦州徙歛靈山既
又由靈山徙嚴鎮長君少從父受賈賈金陵則以真
州當江淮之交去金陵百里亦一都會也賈人治生
宜莫如真州便父然之其居貨由鄱陽輸真州轉轂
不絕乃帥次君鑽相與戮力居息遂優父大喜曰幸
哉有子吾何四方爲哉遂授政長君歸老嚴鎮比長

太函集

卷之八十

十七

君爲政生業益饒顧獨以孝友稱內外無間居常喜
養生之術徧讀軒岐以下諸書往往投禁方活人甚
衆長君所至則負疾者踵至不啻醫門搢紳大夫莫
不折節行年六十輒釋業授諸子姪中分之無所私
旣而杖策東歸踰年而長君歿鄉大夫方先生爲長
君狀長君子佐奉狀而乞余言先生爲長君宗人其
言可徵信古者生有令聞死則累其質行誄之概於
長君爲人於法得誄誄曰

顯允方叔肇跡有周逮漢之季避地睦州考卜靈山
奕葉綢繆始遷嚴鎮厥若綴旒誰謂涓涓其流瀾瀾

誰謂星星少焉燦起五世其昌既蕃且侈爰及長君
世濟其美濟美伊何卓犖克家薄遊南國睥睨喧囂
輿區孔邇江淮之交庶賈歸富齋用以饒府君嚶嚶
迴車首路保我天年弛我擔負勞勞長君不愆故步
孝友光明昌大門戶旁綜仁術祇受禁方掛名執秩
入貲爲郎遵彼江介迄于鄱陽臂則越人生死存亡
春秋始耆知止不殆諸子受成秋毫畢會曰歸曰歸
父老咸在云胡不居游方之外嗚呼哀哉馳驅卒歲
亦埒素封巍巍堂構奕奕亢宗篤生令子蜚英辟雍
纂乃考服綽有遺風斑白飾巾胡不黃耆子姓拊膺

太函集

卷之八十

十八

鄉鄰疾首人壽幾何孰能長久義問於宣庶幾不朽
嗚呼哀哉

丁孺人誄

丁海陽最程書孺人羅始服 譽命歲閏己亥海陽
以孺人計聞嗟乎孺人已矣天之降割海陽者酷矣
太君疇依獨子疇恃家秉疇任宗室疇尸邪孺人歸
萬戶子舍中世業中否元父恃一逢掖傾三楚之良
供具悉出中厨不謀而辦客有急元父往往脫裝振
之取諸室中其應如響及元父舉楚周游兩都結客
四方垂橐不倦孺人任供億輸輶內如關中既令海

陽孺人奉太恭人就養仰事聖善俯育岐嶷外肅戶
庭下均服食越在官守內顧以紆攻苦茹辛以相風
夜昔歲寢疾居半傷于積勞族醫之技既卑太恭人
爲之戚戚會故人聶少君禮嶽時道出海陽囊中出
五炁丹爲壽母令妻餽于時太恭人之神益王孺人
霍然就平色癯而腴膚剝而復駸駸有起色矣歲二
月少君遺一匕而行居亡何藥力浸殺孺人長太息
者再吾其飾巾待期元父胥命婺源乃發急足告急
比還報則從卧內詰御人役夫何來對曰婺源至孺
人長太息者再吾其與伯姒同歸乎先是萬婺源有

太函集

卷之八十

十九

孺人之喪其于元父則同籍昆弟也既目元父舉鄉
耆言聞君當赴督學使者期恐不逮吾牖下元父飲
泣就道踰月乃歸簿書相仍目不及瞬時方溽暑病
者渴欲飲永命女僕以林水軟之移簣而寢牀下飲
未及腹痰沸而上行元父急召群醫無所措手則席
地而枕之股中夜而終太恭人哭之如喪七堯元父
哭之如喪輔車息子哭之如喪后土嗟乎孺人已矣
是足爲夫子相爲士女師天奪之年惜也不佞既負
重傷聞坐談而色變于時以同盟至敬弔元父而誄
孺人古者誄不及閨帷自不佞始可也其辭曰

楚衿萊婦居詘如羸朱絃中絕孰起湘靈倚與孺人
羅敷同黨公宮待年秦楚競爽自天作合乃服衿聲
相彼有匹其鳴關關公子魁梧萬夫之特九畹崇蘭
襲人芳澤承家不造置驛來賓登嘉薦旨曩我良人
推解已勤然諾勿食如奉漏卮消消不塞既空杼軸
佐以簪裾捉衿露肘雍容自如挾策南宮游道日廣
資斧何居自中饋往歷十年所奉檄海陽魚軒接軫
姑婦相將婉婉天孫贊茲製錦豈曰無晨鷄鳴交傲
嗣君六尺日訓義方如童斯怙帝藉用臧餘力不遺
阨然中歲始於有家終也盡瘁上池既涸金液可鋪

太山集

卷之八十

二十一

庶幾瞑眩從此昭蘇云胡咎徵占自鄰邑二姒同車
歸彼泉室蘊隆當暑薰心如焚巫陽不作誰與招魂
鳳失其曹嬰沉于海老不可偕其心未改薄扶廣柳
言就脩塗淪城鄂渚天黯江湖豈無楚妃嫣然殊色
維是貞良令儀靡忒昔駕鑾和稅于吉上天授之符
是爲歸所吉人姜矣天不憖遺是用爲誄女史職之

四十八郎誄

仲淹爲四十八郎贊郎首枕而拜其言謂其父曰願
得九伯父一言而瞑吉甫以告予復誄之

爾志亢宗不閱爾躬徂徠之松曾祖是封尋尺而折

我心如結於乎其以是爲子方訣

哀辭一首

襄莊王哀辭

余守襄 襄莊王獨親守有加禮後十年余至莊王
業已棄國人余問園陵去國門百里而近余居楚習
爲之歌楚以哀之其辭曰

思皇 先后起郢中些睠茲近屬茂乃庸些明明嗣
服睦周宗些荃胡不居譽命同些繫昔獻王胙赤土
些敬共不貳方于魯些維王中興及踵武些綿綿世
祀保昌阜些荃胡不居享純嘏些義義主罷置幼清

太山集

卷之八十

二十二

些胡然而金胡然而玉儼容聲些維仲若季淑且鈞
些荃胡不居翼有成些相彼後宮邦之媛些紘縱締
綵躬爲儉些周南樛木無違怨些荃胡不居尚婉孌
些宗公有事序本支些蕤蕭執鬯逆皇尸些儼然在
位如見之些荃胡不居燕歲時些漢水方城亘千里
些烝烝有衆何可勝齒些巷歌里相輟勿起些於戲
不忘不啻若其考妣些荃胡不居爲民紀些故宮及
業鬱雲興些高堂七仞城且平些方連交綺列丹楹
些洞房阿閣藉重褥些荃胡不居四體寧些東壁西
崑壯以麗些長筵曲宴禮樂備些四坐行觴歌既醉

些荃胡不居主高會些章華授簡盛文章些嘒育
玉獨擅場些仲宣鄴下當鴈行些杜陵夾業揚芬芳
些民歌出牧臨高陽些落日倒載甘楚狂些此皆蟬
蛻何有鄉些荃胡不居相翱翔些高唐之上朝雲暮
些粲粲天人豔初日些輕裾文履紛來集些便娟綽
約麗以則些荃胡不居友琴瑟些翩翩漢浦翔二妃
些英英結佩光陸離些若遠若近揚蛾眉些荃胡不
居引令儀些三湘七澤下秋潦些沉芷澧蘭富芳草
些荃胡不居可終老些陽阿激楚歌雜陳些倡以白
雪和陽春些流商刻羽妙入神些荃胡不居聽其真

太函集

卷之八十

二十二

秋

太函集卷之八十

太函集卷之八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祭文二十一首

祭襄王文

嗚呼哀哉天與善人較然不爽卽匹夫以一善著咸
克永年曾何靳於有土王有令德遽數未終舉其取
販者稱之其凡有七王事 先帝務以精白承休修
貢上書罔不祇肅卽平居燕見率自貶損以避 至
尊德一也王幼孤事兩宮唯謹寒暑必在朝夕必朝
德二也諸郡王則諸叔父諸昆弟壹以家人禮禮之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一

燕會無時務去苛禮以通德意德三也王以行義高
列國顧獨嚴事諸侯王歲時聘問必以情吉凶慶吊
必以禮德四也居千乘之尊富有四境猶然折節爲
儉攝敝衣冠以居外廡不饜稻梁後宮不曳紈綺德
五也朝臣有事境內若奉使往來一見輒推赤心人
人謂王親已德六也周恤民隱遇國中大水發府庫
以振貧窮國人或干有司必伸有司之法德七也王
有七德所不足者豈年哉今棄國人春秋三十六耳
夫天地晦冥日月薄蝕在造化且然有成與虧物之
必至者也王尊位重祿盛子姓而享令名福履於是

乎成矣雖有至德其孰能不虧中道告殂不無遺憾
要之淮南不以壽考而多譽河間不以大雅而隕名
由斯以談所謂在此不在彼也道昆昔以天子守
吏待罪邦域之中王不以其無良禮遇踰溢久而不
替今則已矣其如國士之報何即不得匍匐國門效
餘力於執紼謹陳辭爲奠王其饗之

祭襄國母張太妃文

嗟乎當道昆之守襄也幸得奉 莊王歡于是與聞
國母之有婦道也及道昆之撫卹撫楚也幸得奉
今王歡于是與聞國母之有母道矣成周初造本之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二

乎閨門其能婦也以后妃而其能母也以大姪載在
風雅學士至今誦之此其繼世代興有造成周章章
矣夫莊王天下之賢王也國母爲莊王妃以能婦著
則其賢可知矣嗣王天下之賢王也國母爲嗣王母
以能母著則其賢又可知矣顧莊王以中道而倍國
母國母亦以中道而倍嗣王即絺綌之風猶存梧捲
之澤未泯既無所怙復無所恃其將如嗣王何道昆
待罪行間踰年而始聞訃即期日既遠而哀戚儼然
如新且嗣王以仁孝聞無寧以毀踰禮於是陳辭爲
奠非直以傷國母亦將以吊嗣王嗟乎大姪后妃之

澤足以造成周有道之長百年大期其孰能不逝國
母達于此矣即不腆之奠庶幾饗之

祭襄陽劉封君文

方城漢水厥有畸人行修帝里譽浹儒林承家有子
三世傳經惠文柱下直節蜚聲封章載錫上迨于親
繡衣黃髮 帝命維新邦家耆舊江漢通臣伊余守
郡輿論推尊橋門國老俎豆上賓茲余再至爰及康
寧百年伊邇就見于庭云胡旬日遽爾沉淪嗚呼哀
哉榮期林類黃耆維鈞帶索拾穗猶有令名公避朝
市儋爵山林人倫規矩邦國儀刑矧茲子姓緝緝繩
繩五福辨至存順沒寧余羈官守望望銘旌生芻一
束千里斯陳以傷以吊契闊死生惟靈不昧來格冥
冥

祭鄭公文

紛世俗之昌被兮夫孰爲之儀刑天幸遺此耆舊兮
操獨行而可經相梁木之崔嵬兮歷年所而始成陰
扶疎而蔽十乘今枝直上而干雲胡大造之差池兮
斯餘年於大耋晞黃髮而飾巾兮蒞朱明而長別暴
雨集於樛枝兮飄風撥於巖穴宿朝暾而偃蹇兮當
日暮而摧折余固知終始之相巡兮雖大椿其亦有

終嗟逝者之不居兮諒生人之所同唯天錫此難老
兮亦猶詘夫全功都人士俛俛其嚙依兮叩天閭而
無從伊丁年而受室兮嗣叔通之姘節齒平津而射
策兮負百里之羈縲耻鉤鉅之巧宦兮寧循理而用
拙侍列棘而爲郎兮其華顛而就列持三尺以平反
兮肺石誦其不冤復循次而翱翔兮冠惠文而入滇
輕萬里之馳驅兮豈王事之速遄望故鄉而稅駕兮
盍歸來而引年惟歲時之乞言兮赫煌煌乎惇史雖
蕭艾之盈庭兮亦咸避夫蘭芷薄崦嵫而勿迫兮介
高明而受祉何良士之皤皤兮先秋露而溘死嗚呼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四

哀哉世德繩繩司左契兮季年通籍規循更兮嬰鑠
丘園飲甘毳兮九疇有五君子備兮振振子姓美且
都兮貽厥孫謀懷永圖兮全歸冥冥德不孤兮流風
泱泱邦人模兮

祭章中書文

嗟乎先生魁然者也且春秋富矣弱冠受書鬱鬱不
得志諸長老言人固有美好如生而長輒軻者乎及
先生躡騰入燕以褐衣召見卽得載筆侍從須臾且
拜中書鄉人不以爲先生榮知先生所負者大也居
無何先生尋卒嗟乎世多眇小丈夫富貴壽考者何

限先生魁然者也乃竟客死邪裴行儉有言士先器
識而後文藝故王勃盧照鄰蚤歿皆如其言此誠有
所短也卽行儉非知人宜無當於二子先生深厚不
伐非二子比使行儉而在且遵何說哉賈生入楚自
以楚地卑濕壽不得長先生客燕者久之妻子置勿
問疇昔之夜目攝其舍人須臾日乃瞑目嗟乎勃碣
之間土厚燥少年可無死先生奈何從羈旅而決其
死邪某等博考載籍若賈生王勃照鄰之徒以彼其
材而賁志以歿未嘗不扼腕悲之然猶異世足寬解
乃今雅從先生游撫今懷昔如見先生之面寧詎能
忘情於先生邪嗟乎依古以來其間富貴壽考者不
可勝道顧錄錄當世卒沉沒無聞賈生王勃照鄰無
從頌以死而學士志之不倦由斯以談則修短之期
在此不在彼也於先生何憾耶嗟乎先生行矣鄉人
過從燕會且失賢者祖之日徒奉杯酒爲別先生其
儼然幸而饗之

祭汪別駕文

嗟乎二三子奈何從都市哭先生邪先生深厚少文
鄉曲多其長者顧以貲爲郎待命十餘歲乃僅得州
別駕先生不以爲官薄捧檄意得甚此何故哉賈生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五

有言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先生名家子齋用且饒當
此時卽巖棲川觀猶可洗洋肆志顧去親戚墳墓結
勒入燕此其志非直干仕而已居常奮袂而談耻功
名不立於天下藉令得佐州郡孳孳務民和則先生
之上願也彼其馳逐重貨走死地若鶩視先生所爲
惡可同日語哉嗟乎士白首閭巷間董董取榮名竟
客死 闕下二三子持卮酒爲奠未嘗不泣下想見
其爲人旣而誦天地逆旅之談則爽然自失矣嗚呼
哀哉

祭汪文學文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六

嗚呼哀哉茂陵倦游長沙官薄亦觀昌暉邁此焚錯
吁嗟先生洵美且碩高距擅場大雅可作丁年任俠
節慕朱公存老夷門結客屠中周南削迹脫躡素封
言歸舊服北面儒宗乃睠神臯投趾天目禹穴窮探
具區肆矚陳寶收華和珍輟積長者下車髦士推轂
爰自末路作貢澤宮周游鄒嶧允陟岱宗燕臺購骨
易水歌風躡騰金馬獻畫盧龍乃召公車奏厥長技
天子曰都覩茲鉅麗煌煌上京濟濟良士往哉汝諧
敬敷敎事桓桓直指戾止宮牆薦紳有楚遵豆孔將
若操渠饒爾授圓方彼都有造緊爾之良徙倚橋門

屬厭蔬食姤節翩翩英聲籍籍常伯分庭相君下席
同氣雲從石交景集華顛朝市困翼天衢曳裾華閭
撫劍脩塗濡首胥溺卷舌罔呼獨行負俗風於懦夫
七稔課功百里奮鐸胡宦之拙胡地之惡涿鹿與區
我心孔樂習靜蓬戶濫巾雲壑部符甫下天命難謀
云胡豎子殲我吉人夷體傳舍歸骸私門悲纏鄉曲
悼動宗祊嗚呼哀哉瓦缶喧阗鍾呂委歎唯公嗣徽
逢時之闕窮愁著書聊以卒業芳猷永謝今緒中絕
豈無牖下飾巾待期蕭蕭哀挽望望靈輜戒塗郊外
卽安溼西來芳可述往駕莫羈嗚呼哀哉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七

祭沈太夫人文

古稱敬姜亦曰文伯彤管流光副禕作則猗與令母
厥有孀德翼子允臧嗣徽靡忒薄言在傳敬爾司箴
衿簪服敎絲枲宣勤柔嘉維則洵美且仁無違夫子
如鼓瑟琴爰自秉家良人任俠髦士分庭長者結轍
柎內慮深道周譽浹豈曰攸遂咸正無缺鹿門輔德
麟趾開祥鞠爾元子授爾義方芳猷貽穀高時擅場
蜚英腴表奏技長楊茅胙名區竹分茂宰政迄有成
民歌無害明詔徵良程書奏最訓言孔昭母氏攸賴
島夷發難吳會操兵渝衣子舍稅駕王程母曰行矣

君命甫臨簡書可畏家室靡寧惟 帝念功懋爾勞
苦奕奕惠文桓桓繡斧陟屺心馳瞻雲道阻言駕星
軒薄游天府云胡不憖藏我令人栢櫓遺澤珎珎徂
音感今撫昔傷死吊生哀淪弱息悲擘同心

祭歐陽太夫人文

嗟乎福澤人所時有也要以羸訕不齊雖有道仁人
猶然有所憾況女德乎故萬鍾之家卒鮮黃髮而鄉
曲老諄能終其天年者顧安所取顯榮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此其大氏也太夫人爲尚書公母卒年八十
餘矣世所謂吉祥善事寧有不足太夫人所乎然而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八

聞太夫人喪薦紳之士莫不匍匐走哭喪次則以太
夫人絕賢且有丈夫子勲業爛焉當世卽富貴壽考
加稠人一等其於太夫人不足多顧天下紛紛時訕
舉羸民未知所稅駕若調停財力務紓四海之急則
尚書公有焉乃今儼然在哀毀間非終喪且不與朝
廷議矣天柰何愛太夫人百年之期而卒使海內失
望哉嗟乎古人以內德顯而後世誦義無窮非獨母
能也蓋亦有子姓之譽若曾孟以下是已藉今徒春
秋高有子且顯而名不立士不俯卒歸乎湮滅尚安
所用之若尚書公爲義至高名實藉甚由此而持國

之秉修太平之業歸太夫人顯名直翹足可待耳說
者謂太夫人無死然乎哉往尚書公行部江南某等
則皆部中子弟乃得從吊客之末以束帛爲奠太夫
人其歆饗之

祭曹太夫人文

嗚呼哀哉三江表靈作我嬪則克令克柔芳猷允塞
爰自結襦徽音罔忒治止宣勞瑟琴洽德既富且穀
撫盈不居相厥夫子策名賢書勾稽國計夙夜馳驅
內顧靡闕伊母之劬詔爾嗣人聿遵先軌通籍金門
褒然首舉藝苑蜚英泰階遶羽誰其似之聖善授矩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九

流茲惠問憬彼遐踪於惟夫人其德肅雖宜管純嘏
聊以從容受 命自天輦輪馳榮之子叩關釋轍褫
綬將母不遑我心孔疚言歸舊服瞻依懷袖稱卮抱
机母氏萬壽天胡不吊藏我淑人娥月寢曜倚蘭收
英訃音北來之子南征絕地擗踊籲天悲鳴嗚呼哀
哉某等交聯令子義均伯仲遙天一言匍匐靡共玉
質方銷金聲可誦悼亡撫存雪涕長慟嗚呼哀哉尚
饗

祭外母文

已未冬十一月晦蔣母以疾病終其女從壻在官弗

與大事會女疾幾殆壻匿母訃不以聞及其小愈告之且小祥矣於是壻始總女始衰經女將奔哭墓所則從壻受綏以行壻以守官不得往乃治祭具因女往奠焉於是子壻汪道昆東向哭稽首而告外母孺人之靈曰吁嗟嗟乎哀哉孺人不可死者五可以不死者三乃竟死也舅沒姑老不能卒事一不可宜於夫子中道見倍二不可父母在伯子季女皆亡乃今重爲父母憂三不可諸子女之長者始婚嫁其餘則皆待年四不可諸子丞丞宜必有興者樹有秋實樹者不及饗之五不可也夫梱內之德有三不祥驚者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十一

不馴忌者不廣汰者不共死之徒也孺人居常婉婉出入未有違言遇諸媵人無所督過其服御務纖嗇獨祭祀賓客罔或不虔具是三者庶幾乎無死道矣不可死而死可以不死而死其將謂司命者何哉昔在大婚幸得謁孺人堂下退而就館心竊竊然憂之孺人有丈夫子五人孺人薨薨者也福澤將至孺人其將不勝既而謂其三德足多形不勝德顧今以形卜者驗矣然則生人之修短將受命於形邪抑亦受命於德邪此其故未之或知也頃謁行而赴 闕下孺人以息女屬焉垂涕泣命之其言在耳卽五年於

外於心終不能忘直將謂孺人富春秋不虞其遽至此也寧詎知疇昔之命遂成永訣乎哉丁巳外孫生孺人驩甚或有言修短者孺人謝之吾幸而有甥死卽瞑耳旣而疾革立諸子女牖下使之歌曰吾甚適獨而女兄在楚宜不可來吾怏怏耳於是偃卧赴宿或誑之使者自楚來問安否乃張目問之狀偃卧如初有頃聞大呼息女名瞑矣吁嗟嗟乎哀哉孺人之怏怏也以女而其瞑也以甥此其愛丁於女者最深非直骨肉之間而已也卽女明發有懷出於天性事生也慕事死也哀將以報罔極之萬一終無繇矣初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十二

女爲孺子哭如不欲生旣而聞使者言孺人有治命伯姬母慟願撫而手足一切善視之卽而弟大吾門母且不朽於是女又大哭以母命告曰母始舉弱女以身食之其食諸子則否女之身卽母身也母且死不難以身從之顧受父命事夫君受母命撫諸弟吾事未畢奈何倍父母之言於是始納水漿以時哭嗟乎女疾少間將不勝喪孺人以遺言抒之則所謂口澤也吁嗟嗟乎哀哉死者人之大歸其在大姪大姁猶將不免古人之所謂不死者唯後人耳然則孺人之所以無憾者其枉斯乎使斯言得當孺人則不腆

之祭庶幾乎其或饗之也

祭封太孺人陳母文

昔在海隅芒芒戎莽伊余鯁生乃建旗鼓赫赫冢君
繡衣持斧戮力同心外禦其侮歷二年所艱險備嘗
京觀既樹海波不揚咨諏莫逆肝膽相忘依依內顧
將母不遑母也貞良維邦之媛左右夫君折節爲儉
避舍讓三季鮮違怨有子章相時維聖善夫君不憊
中道云殂所不卽死藐焉遺孤孑孑相吊攻苦茹荼
願言燕翼以答黃墟之子登庸爰理三輔守國刑書
釋民罪罟亦既三年書庸勳府 譽命自天延于壽

大函集

卷之八十一

十三

母 召爲直指柱後惠文遵彼閩海載歷劍門匡廬
彭蠡規矩人倫借曰卓犖所志不存岷岷有懷皇皇
靡及愛此桑榆有如頽日迺釋簡書迺辭几席人亦
有言三公不易 帝曰能子遂爾孝思馬不及秣車
不及脂 聖恩老母夙昔誦之歸休子舍愉色施施
相彼樹蔭歲寒堅好疇茲淑人豈不壽考禕服班衣
宜爾長保云胡飾巾卒以終老嗚呼哀哉開先有考
母氏代終九原回面罔怨罔悵鴈山吉土馬鬣同封
束芻千里鑒此忡忡

祭封太孺人胡母文

女德之經乃在梱內近不踰閭遠不出疆比及有家

務求敵體與其羸而牖下無寧詘而糟糠此其大氏
也太孺人待年中州去吾郡二千里既承父醮單車
而從良人折節房皇不憚自下此皆人情所難者而
太孺人顧從頌自如當此之時卽幸有子男庶幾足
以修有虞氏之祀善矣寧詎自必其能以子貴譽命
逮其親地下而太孺人于其身親見之也卽以子貴
善矣寧詎自必其能從子以經故鄉聚諸骨肉而太
孺人于其身親見之也無亦天作之合陰厚其終其
合也不及豫謀其終也莫之逆睹乃今登大耋而考
終命太孺人其無憾矣乎伯子徒跣歸母喪面深墨
不解亦且以親甫受 恩乃遽違養身甫受職乃遽
違 君本之以無所解之心申之以無所逃之義伯
子於是乎皇皇矣由今以往親將不有其身直可以
答 君于無窮而顯親者未艾也伯子其無憾矣乎
道昆備在通家方越境會葬既述不佞之言以安伯
子且藉是以安太孺人之靈尚饗

祭烈婦孫氏文

嘉靖八年吾宗烈婦孫氏死合葬汪塢東越三十八
年 天子改元隆慶道昆方居田里率諸弟省烈婦

墓立石表之禮成道昆則又率諸弟某謹以牲醴昭告于族大母孫氏孺人之墳嗟乎孺人不厭糟糠既而日事湯藥困且勞矣夫病垂死聞一言而自決以身先之視古之烈丈夫孺人不管也吾宗先世率務孝弟力田未遑敦詩書說禮樂當孺人死竟不能上其事有司湮沒至今觀風者不聞過閭者不式孺人非直其生阨也死亦阨矣道昆不敏入仕垂二十年往往稱述孺人僅得其概頃既釋事乃咨遺老耄故實載孺人顛末將以聞之人人恨從事晚耳古之烈丈夫偉矣然或不免于殉名孺人從一而終得死爲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十四

祭方烈女文

緊淑女之嬋媛兮佩蕙纓之陸離定厥祥於景胃兮闕公宮而待期指日月以矢心兮曰兩美其必齊夫何溘然獨長往兮結言鮮而交携服兩驂以發軔兮寧一蹶而顛迷逝將携手同歸兮雖九死其猶不移彼眾口之申申兮徒擿埴於多岐視禮義若弁髦兮

闕觀不越乎醯雞信余心無二三兮甘荼毒其如飴攬系車以臨墓兮垂涕泣而交頤及黃泉始相見兮託終身乎同棲吁嗟嗟乎哀哉觀萬始兮紛無垠奄同盡兮無遂巡殉姮節兮捐骨肉卽長夜兮辭陽春願相從兮永爲好胡臯壤兮胡山林靈翩翩兮羽駕乘剛風兮上征邀二姚兮結袂賓王母兮爲隣借靈脩兮容與望舊鄉兮露襟薦椒糈兮蘭芷庶來格兮鄉人

祭溫副使文

嗟乎鄖陽則江漢汝墳之間一都會也保界采隄人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十五
文未章我國家疆理而郡之政教大備及先帝由郢中起乃在首善之區山川之所蟠委文治之所漸濡曠千世歷百年至于公始顯公起家直指使者永繡衣冠惠文冠西按長安東按吳會尋以朱輪分部東海登蓬萊蓋駸駸日進矣垂天之雲降爲時雨廣莫之野實產豫章其所積者厚其所發者奇公之謂也乃今膏澤不施而梁木壞矣惡用厚積爲哉往公居廬余守隣國公奉大事屬余爲堂斧之銘余故知公先世之義足多公無負丈夫子矣卽公面深墨不失君子之容余以私覘公其于三旌九等何有乃

今中道顛越公其如先世何余聞東海蓬萊多異人之跡公脫躡而去其亦厭世而往從之與不然則稍之地靈本之世德公可無死乃竟死也噲昔公在行部余以布衣爲方外遊公稍稍聞季莫能跡余所在及余從簡書入公故國未嘗不想見公爲人乃今以廣柳車還公安在也顧公席千百世之積首舉郡中卽豪傑有與睽乎從公之後公有弟待命公車令公有子能讀父書人貌榮名公之不朽者在余方有事境內柰何失此賢大夫卽問民疾苦畫諸便宜將安所決策也楚有芳草竊比生芻公魂不忘故鄉庶幾乎其或饗之矣

卷之八十一

十六

祭黃進士文

自我太祖起南國都人士濟濟足多今天子嗣興秩宗獻士三百諸由南國起者無慮五十餘家召對於廷率臚列高等卽褒然舉首參居二焉何斌斌也君以鴈行則稍長以彊學待問則優不亦巨擘乎哉其將兄南國之士而弟之矣上方申勅始進之士務習吏事勵官常居不十旬士三百咸在胡天不勉君顧盍然爲後死者魁要以盈虛相乘君獨當阨鄉人殆不忍聞之也又安忍言之傷哉死矣君操

心長者類孟公綽之爲大夫鄉人請以博士易有司君不聽會有度支之役君當餉關中相去八千里而遙且沐暑雨以往鄉人爲君作苦而君不辭諏日且行鄉人莫不壯之矣尋病溲血法有死徵鄉人第以長者壯者卜之胡遽至此頃之醫氏之技單矣卽長者壯者奚賴邪天命有常何負於君而喪也此其故莫之或知傷哉死矣禮重首丘俗輕衣繡故生死富貴必於其鄉此恒情也惜君之終不干牖下而于都市比還故里不以駟馬而以輜車望望銘旌卽行路者皆爲之太息無論鄉人矣顧鄉里之槁死者相屬

卷之八十一

十七

祭廸功郎汪公封安人汪母王氏文

當公之少也翩翩而席故饒公負不羈不自有其饒也于斯時也母爲少君比及中年公貳百里則以彊項抗守失守驩公掉臂歸視去少府如唐肆耳不自

有其貴也于斯時也母爲萊婦公雅奇令子日討經藝而訓之卽令子困諸生公不以其故克詘脫臧先人之產由由然自如于斯時也母爲陶母及令子對公車理名郡官比部隸陪京往年出入觀親者三依依請留膝下公卒不許柰何後公事而急私親歸不遑將人臣無所逃之義也于斯時也母爲敬姜故在邑則都人士以公若母而多令子之承家在朝則公卿大夫以令子而多公若母令子行矣惟親命爲競競曾不踰年而母倍公不踰月而公倍令子嗚呼哀哉令子幸得以譽命而逮俱存不幸不得以鼎牲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十八

而逮偕老乃今斬焉哀戚固無解于其心都人士則以孝子不死其親惟是令名以也于時介令子而旅奠亦將以結成言靈如有聞尚饗

祭黃母吳孺人文

婚姻猶肺腑也奚必有待而親里俗既有成言則愈䟽必待禮成而始戚諄矣余兩家負俗以敦好不亦肺腑乎哉無論中書公汲汲親余卽母亦汲汲親余內子往余入佐邦政內子以納婦爾會余父母春秋高諸子婦嘻嘻耳內子遘疾幾殆四顧疇依母獨日遣母暨視湯藥護起居卽醢醢瓜蔬錡釜轉至卒之

內子無恙母寔肉骨而生之及內子入京師母亦遘疾相去數千里曾未及聞旣聞之疾旋已又安能百一報母也比余帥內子歸子舍歲時相問有常余方推轂卽君從中書公入太學行甫踰月母趣之歸余心竊以爲不然如之何其以姑息著愛歸僅越宿母以暴疾終焉豈母固前知知大期之將至也藉令無及于永訣其若終天何斯時也卽至近不及聞旣聞之大事去矣又安能百一報母也余抗中書公命卒不遣息女視飯含顧息女方待年其何敢干吉凶以蔑禮厚施而卒不報余其罪人乎哉嗟乎母以富則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十九

蓋州以貴則禪翟所不足者年也余習知主器偉矣頃得見介君帷下愈益岐嶷異日者余弱息幸得嗣母蘋蘩庶幾能婦凡茲後世之澤皆母之年之生而知死母旣彰彰之死而知生母其無遺憾矣四七維期從俗爲奠靈其不昧鑒茲裏言

奠封太孺人黃母吳氏文

維淵濫觴豪出黔黃左縈豐樂右帶漸江亭亭金竺中峙吾鄉蟠茲鉅麗閭閻相望維吳若黃比隣接壤壇坫齊盟婚姻世講母出延陵公宮式獎爰及結綰室家競爽夫君倣儻傾郡素封臣荷僕僕折節雍容

組紉織紵豈惟婦功拮据梱內繫母之庸既閱我躬
伯仲離立益昌爾後叔季迭出相彼鴈鳩其儀則一
食之教之母也無數伯需執秩擯詔明堂仲都近侍
載筆尚方煌煌 譽命賁及都房僉云聖善宜服
王章踰艾隋耆偕老中倍白首未亡諸孤咸在若鳳
將雛若鵲樹背誦法敬姜勞思無悔豈無象服禕翟
具陳豈無已婦經始懷清寧甘編素亦示儀刑借曰
哥矣振此孤惻介福爾管天申難老多富多男亦多
壽考大耋之嗟云胡不保上下神祇逝將焉禱里閭
掩袂婦子拊心百身可贖靡愛斯人栝棣遺澤珩珮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二十

祭方太夫人文

嗟乎後母之能母者鮮矣其不母者居多均之母也
其不母也者以其後也能母者以其後而賢也母後
而賢宜有聞矣藉其子猶夫人之子也賢無聞也故
伯奇子騫之聞以不母也夫母不母則子聞子不子
則母無聞與其不幸而子聞無寧母無聞耳乃若美
爲之後而母子具聞者其惟太夫人乎當太夫人之

母也得二三子而子之梱以內無間言迄于承舍無
評語及博士中丞遞顯太夫人皆于其身親見之比
居庭善養祿養交至太夫人躬拊諸婦子蓋嚶嚶終
其天年人知二三子之母太夫人而後知太夫人之
能母也往年太夫人既登大耋終不忍倍先通奉而
稱觴聞者謂其不以其身挾賢不以其子挾貴此之
爲母猶之乎公父文伯之母也踰年而太夫人逝矣
嗟乎傷哉都人士于太夫人爲子行視太夫人有母
道往年受戒且不及觴太夫人乃今卽祖有期謹以
哀哀爲太夫人奠靈其不昧庶或饗之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二十三

太函集卷之八十一

太函集卷之八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祭文十五首

祭江漸江先生文

嗟乎夫人可以死者三可以無死者二功成而名遂死可也老而傳死可也生有益而死有聞死可也此直爲身謀者也國有老成坐而鎮俗無死可也鄉有耆舊矜式在焉無死可也此爲鄉國謀者也乃公之生自非肉以至斑白及其從仕自列邑以至屏藩砥礪廉隅鮮不爲則夷考其賢行豈不善始善終哉則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一

其功名則成且遂矣則其年所則天佚之人安之矣則其存亡則益無方而聞不朽矣故公六十而稅駕七十而飾巾方且視當世爲蘧廬視大歸爲南面公自爲計得矣顧國人視公之居鄉也猶周鼎之在清廟也卽不陳不失爲宗器鄉人視公之居里也猶玄珠之在赤水也卽不出不失爲夜光今則已矣故國

簡蟬旅舉一奠就几筵告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程母凌太夫人文

人之有子樂莫樂於成名子之事親憂莫憂於不逮此夫人之恒情也乃若拊子之孤奉母之寡卽有憂樂視夫人滋甚焉情之必至者也太夫人之拊令子藐焉而孤恤緯而授之經則固以儻然者斬之矣吾鄉佔畢之士白首紛如令子之揚首善擢公車曾未及壯太夫人且于吾身親見之也豈不洩洩乎樂哉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二

即世要以生不及養歿不及含爵不及副禕祿不及牲鼎固宜令子斬焉哀戚舉無足以解憂憂之如何卽終其身懼無以報寡母耳都人士未盡獲交令子亦未獲拜太夫人顧仕則同朝居則同邑義同休戚無繇匍匐救之重以封樹告成無繇執紼旅舉茆茆爲奠敬告九原嗟乎顯親揚名孝之終令子顯揚方自今始要其終爲太夫人報者何可勝原亡矣如存尚饗

祭程太母文

大岳之胤玄丘之孫發祥聖善肇自姜嫄嗣徽維許

奕世滋蕃歎西水滸厥有芳蓀伯休景胃相望高門
處勤綸綍出力蘋蘩公宮始醮婦順彌敦太公初載
玉質溫溫行不由徑學不窺園儒林高時矯首臨軒
六翮終戢未究鵬鵬篤生令子主器斯存口授慈訓
日誦千言遭家不夷舅氏云歿辟倪神姦突起如猾
賴母助勦彌縫其闕卒之用寧母心矻矻公既脫屣
賁于丘廬天奪仲氏驟失璫璫傷心則痾幾隕其驅
賓與伯子旋對公車慈顏乃豫宿疾亦紓伯能效績
夙夜在公帝咨庶士來汝臣東澤水方割爾隸司
空勿辭胼胝成始成終伯拜受命遑恤我躬蹈河犯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王

難操畚鳩工平成奏績左右禹功帝心簡在爵爾
媪翁龍章象服延世以庸玄圭告成貝錦持議出牧
恒山鹽車服驥既貳齊東旋亦留滯子民若母居然
豈弟穆考明明誰爲箕斗左無不宜右無不有一
命爲郎再命爲守膳茂蜚英籍甚人口中者耽耽猶
議其後稅冕而行臣有父母母喜而語朱紱全歸何
如巖穴卒老逢衣樹萱未艾叢桂相依豈無美蔭亦
伏危機何如子舍善養無違歲在龍蛇高明闕室疇
昔之秋亦聞寢疾伯受遺言令聲爲律難老如祈終
焉迪吉朞月猶康葆和長畢子姓家號行人路恤誰

謂春暉奄如隙日余姻令子奕世爲期余先失恃令
子繼罹撫今懷昔涕下交頤豈惟私戚世喪母儀阨
余負疾出戶濡遲束芻爲俎登麥爲糜敬託周親長
跼陳辭尚饗

祭李令君母夏太夫人文

嗟乎尹伯奇不以其賢而遭履霜閔子騫不以其孝
而舒易杲則其母後也卽令君賢矣孝矣寧于二子
有加顧令君之母太夫人不啻所生寧詎自知其爲
後也令君幸哉太夫人始歸太公而季子生行年四
十八矣蓋絕乳也夫夫三子具在季視三子孰親顧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四

太夫人之字諸子若鴈鳩而令君之急太夫人若鳥
鳥諸子於是乎有母令君於是乎有成矣太公幸哉
頃之使至邑中聞太夫人疾令君色憂旣而以寢疾
聞憂之甚旣聞疾幾殆無所解于其心邑人謂太夫
人年數非高卽血敗非不治何憂之深也令君則曰
琯始穀母季之始啄母乳之毛羽未成母傳之翼凡
茲咫尺皆母劬勞琯越在官不遑一日之養卽有不
逮如罔極何于是神日坐馳形日坐敝庶幾哉太夫
人無恙而後懸解耳函聞甫至令君顧天而號擗地
而踊一哭而絕百呼而殫皇皇然嗷嗷然不恤百身

以存母氏夫何故失恃故也令君之子吾民也境內恃焉而其得有令君惟是太夫人在天以良令資境內宜必以壽毋安令君邑有田野令君治之邑有倉廩令君儲之則太夫人能食之遺也邑有子弟令君訓之邑有幽側令君彰之則太夫人能教之遺也邑有姦賊令君翦之邑有淵藪令君夷之則太夫人義方之遺也比令君之政成矣太夫人之澤深且濺矣惟是相度經始版籍踐更方將介福于太夫人幸借令君遺境內數百年之利顧太夫人已矣邑人卽不有令君俛俛何依此其失恃尤甚令君旣成服匍匐

太田集

卷之八十二

五

而趣居廬苴屨及於門桐杖及於巷垂橐而任井及於西郭之郊卽萬衆遮留不能終日淹矣是令君之失太夫人恃也日近所奔邑人之失令君恃也日遠所慕抑亦天降罰于吾邑延令君而及太夫人與某等德令君尤深繫令君尤切豫章伊邇莫與生芻近卽几筵旅陳樽簋不假戶祝庶其饗之

祭方初庵先生文

公勞王事奄忽云亡上則公卿大夫下則廝豎遠則寓內近則鄉黨丘閭聞者莫不怛然驚閔然悼恍然自失戚戚然不啻降割于其躬望望然殆將詰司命

而亡從陶陶然遂遂然不難百其身而冀其可贖也而況婚姻乎又況不肖昆弟若而人乎以此思哀哀可知矣顧鄉人知其爲良士矣未也國人知其爲國士矣猶未也天下之人知其爲天下士矣是足以盡公乎其未邪當世所謂天下士者或以廉或以節或以惠或以才廉不必夷節不必曾史惠不必子產才不必周公有一于斯輒挾咫尺之長以短天下甚者小廉皎皎小節硜硜小惠沾沾小才栩栩杓杓之人以侘其特若揭白日而行此其器易盈去斗筭不能以倫如其廉若節惠若才公兼之矣其自視猶土苴耳

太田集

卷之八十二

六

皇皇夙夜務求吾道之真絜廣狹以爲言猶海若之于河伯也吾道沿洙泗而下孰能不波浮則汗漫鑿則支離世喪道矣東越堀起天門始開剡剡并行猶多失步後之人聚徒竊號羣喙伺其創而啄之劇秦蔑新湯武自廢又其甚也公稟躬行務心得臣口耳輔精神思玄而無所思見獨而無所見藉令窮其力之所至殆將爲冥視爲默成其始也爲直爲方其卒也鉤可以爲繩規可以爲萬其斯爲東魯之正室東越之中原也夫非千古之士乎哉千古之士旦暮失之當世所爲大哀也以此粵自王者不作王佐不與

歷千古而稱兩人則顏氏前茅而孔明殿矣顏氏以潛心而歿孔明以盡瘁而歿惡在乎有天世無龍虎無用風雲天時則然也乃今則易時矣公得其時不得其壽豈其千古一觀卒與兩人同歸邪天有所不周地有所不滿雖聖人不能易矣要以顏氏孔明不以無年而隕不朽桓康吳魏不以得志而享令名小年不及大年政謂此耳公往矣鄉國則有賢宗故部則有尸祝聞遺言者則有誦法聞遺風者則有儀刑此之謂大年人人知矣然非其至者也乃若在天爲天載在地爲地文在神爲昭明在帝爲左右此王倪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七

祭吳氏嫂文

嗟乎婦道實難處困尤難繫惟吳嫂攻苦百端勞不遑息居不遑安比德萊子孟齊軌姜桓昔在公宮笄年待吉邑有望族閭閱相匹舅歿謂何家徒壁立藜藿不克牛衣對泣脫簪傾橐以佐饔飧辛勞矻矻從旦及昏既勤締綌亦懋蘋蘩相厥夫子矯矯當門維伯

授醫誦而達曙嫂遑自偷晨鐘爲度維伯視疾歸而洎暮嫂遑自食恭鞫治具有姑同閨嫂焉是憂微伺其意無改優游綺縠紛集荆布靡差美者自美翻以取尤婦人從人綱也已結云胡相女終始淪節旣安呂貧何羶陶穴片言悟優大義已決舅氏未葬伊誰舉之叔氏未偶伊誰婦之曰孝曰順內則罔虧豈惟內則抑人是師十年而康廿年而益昔無衡矛今餘廣室毋以旣豐而忘往日守茲共儉庶其無失過嗇則陋過奢則腴未若我嫂時易時于一七一箸悉辦中厨各望其腹客是用愉伯蹶而張妬者羣起何以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八

祭婚氏吳母汪孺人文

聞諸古禮姻以外無內言余故以禮起家無寧倍古

顧吳母吾宗之自出是爲余也姑余季女嬪于吳是爲母也婦以宗黨則在公宮屬以婚黨則在肺腑親嗟乎母之云亡余於是乎可以言矣都人士之治男事具在四方拮据而家則內爲政始母之歸太學跬步不越房皇太學浙生什九居外莫爲處守其旣無內顧憂有母尸喪是爲內主舅沒姑老當室爲難諸孤喁喁間言易入母以身下諸姒是爲共和太學出見芬華習于弟靡入聞法言而改慮母爲法家諸吳率以鉅萬蓋州齋用無藝從衆則已易違衆則已于劑豐儉而用其中蓋多財而母爲之宰太學之有嘉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九

耦也猶飛者之有比翼行者之有輔車維此良人何可一日無母坤承乾道三索皆男長者有孫次者有婦次者有諸母母之矣顧長者毛羽雖具猶在榆枋次者翼而未蜚次者穀而未翼夫是三子者若待哺而傳之沫若待覆而寘之水恩斯勤斯何可一日無母余五舉女其三皆及期而後行季女待年未遑四教媒氏以母病告急余熟慮而從之女由阼階拜母牀下母欣欣有起色比日適差人言母及彌留賴新婦而生者六挾日矣屬遇災中恒彊浴中寒雖百其身贖無及也季從家婦之後痛哭如將不勝夫何患

乎無姑獨不可一日無母耳母今已矣余始以縞素升堂夫君嗷嗷然而哀諸子諸婦皇皇然而慟何以故失助故也失恃故也斯時也喪之始也猶可能也時而月化時而歲遷哀者無將日以忘慟者無將日以殺有如忘者若而人之則二三其德殺者若而人之則二三其心藉令肉骨而母更生不若速朽之爲愈也有如哀者毋忘母之績而秉其成毋忘母之劬而撫其息慟者毋忘母所生而以孝爲友毋忘母所命而以和致祥即母死賢於生視令妻壽母無忝矣夫祭必有誓既誓而後交於神明乃今母之殯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十一

祭胡罔卿文

人亦有言大材晚成中年通籍卿也足徵具曰仁人必得其壽胡言不讐訖任其咎亭亭白岳東漸海陽降生申甫此邦之良參辰代起長濬其祥觀茲昌運蓄極而彰其虞玄喬奄宅鷄鄉魁然七尺玉立昂昂庖犧心畫姜里天章擅場逢掖高時宮墻河汾聚徒博士避席操墨引斤工倕匠石卿也數奇省括不憚干以反躬勿淪正直迄于 穆考啓泰方亨拔茅連

茹十哲彙征爰及辛未南宮告成將從民社用答昇平出而治蒲賈由餘勇匪茲兼人不震不疎文秩其脩威弛其董乃下徵車 天子之寵承茲天寵柱後惠文動則摧岳言則干雲邦之骨鯁卓爾不羣舊京九鼎黃耳攸分始奉簡書遽奔苦塊澤在梧槽養胡不逮躬卜首丘測圭有待亦越三年柴中稿外祥而操縵乃始成音太微重暉列栢如林蒼梧萬里繡斧式臨雕題回面炎微搏心三尺獨持九關莫叩何物硜硜禱之墨綬遷彼鬼方陰左陽右吏計維期朝車斯就 帝睠京邑枚卜園陵九卿三事侍中貴人倚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十二

輿參乘厥有臬臣既協其吉大賚相仍內幣南金言歸舊服夙夜孳孳脩和殊俗亦既夫家亦既臣僕亦既絃歌亦既簡牘介卿再命秩礪功浮聞諸輿誦胡不黔畱勞深積厥力竭遐陬誰聞顧命二豎蒼頭二豎伊何相從攻苦其一殺身其一割股義薄三良聲蜚千古恩斯勤斯狗主得所彼都人士望望皇皇耄倪匍匐丁壯踉蹌庶司歸賻所部臨喪人如可賻累百斯償廣柳言旋扶桑既屆風雨淒其粉榆彫瘵父老霑襟喪此著蔡愴矣門徒山崩梁壞期功殫近給靡不周戚疏遐邇義聞旁流居間畫諾或傳或咻振

人之急中則無尤豈無素封豈無朱轂豈無賢豪埋川爲谷豈無月旦澠淄碌碌宜莫如卿義聲比屋惜恒由衷居然具足莊生通物天莫如彭猷云黃髮寧詎不崩不佞兄弟夙托友朋生芻一束勞心博博尚饗

祭封大夫程太公文

先公長太公者一年其生則甲乙也先公服賈太公服儒顧太公數奇乃命太守世太公之業而先公亦以賈紬余受命爲儒太守長余者一年其生亦甲乙也兩人者同補博士弟子同試內史部中余冒然先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十二

鳴一麾出守太守始起家水部使楚分封兩人者同事于鄖相與莫逆自是浮沉出入十有五年余既得請寧親太守亦罷雲南歸養二姓皆具父母而父母皆康彊太守冢君故從先忠愍受室冢君循循雅飭克世其家及太守介子生而余五舉女矣各以婚姻得命父母得兆簪纓概余疇昔之心居然敬諾太公畢治庭內膝幼孫而呬詔之課之經課之史課之諸子課之博士家言言而幸中太公宜非外傳所及太公或疑其勦也將窮詰其不然顧適試逝奇而太公私喜過望人言太公躬行長者不于其身于其子孫

余季女始繫絲倍大父母卽端敏而受姆教惡能佐
丞界權竊謂太公履阜昌堅鑒鑠卽上壽不啻也頃
余出次太守送之郊具言太公彊飯善飲倍常喜不
勝懼余語太守余迄今遺憾未忘先公季年乃嬰未
疾日飲斗酒之半以爲常二子每侍夕殮必增酒數
三之一睨二子而醵其喜可知竊慮先公春秋高或
有酒禍當侍食率有託而爲之辭奉使先公不盡其
懽曾無能加一日之養終天之悔其何及于黃泉太
守以能子聞羞養口體卽養志也無何而損五鼎庶
幾其無遺憾乎夫敬老爲其近于親禮也先公不及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十二

祭封太夫太公文

伊昔受成命於太公既受成言於令子以婚姻則

于肺腑以道義則賢于婚姻竊惟文獻舊邦寥寥
世令子以身任道庶其在茲天不憖遺令子卽世願
無繇釋憾于司命太公殆將不堪幸天未喪斯文氣
孫當戶喪回得伋奕世代興非此其身則其子孫居
然未艾伊余閔閔然爲太公戚亦且由然爲太公
休比年以來親冢孫如親令子多其象賢見太公如
見令子幸其難老胡天不吊旣不食報於其子又將
不責報于其孫邪嗟乎生人之年老則希有太公踰
老七年矣壽謂無年顧太公得自壽者三得天壽者
五煦沫故周齊用故蔽居常退讓故遂遂爲慈爲儉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十四

不爲先是三寶也老氏之所以修道而養壽者也生
故直旅力故剛神故王其天性故長者其質行故通
神明五者殆天授之皆壽類也第封不及五等養不
及常珍產不及中人居不及旋馬彼其蚩蚩者逐逐
者瑣瑣者冥冥者甚則鴟而張者鷺而攫者蠶而食
者高距者雄飛者昌被者收懷者福澤盈眊何可勝
原乃若壽考康寧直掇其緒餘耳彼遵何德哉要之
亢顏氏者以回亢孔氏者以伋具曰不朽惡論其年
卽令子不必賢於回而子姓之爲伋未可量也樽簋
具在太公其將與令子俱先司馬越在九原請爲嘗

食死生契闊婚姻孔云庶幾乎其同饗之也

祭大理寺寺丞黃公文

古人有言百里而得一士猶比屋也千里而得一士猶比隣也夫區宇廣矣才難則然其在鄉黨州閭則得一爲董董乃若作述備於一堂燕詒垂于奕世不亦希觀乎哉新都文獻舊邦歛爲上邑家詩書里冠蓋豈不忝忝求之作述燕詒世濟其美庶幾乎希世一遇蓋自昔爲尤難公之先公以最邑爲名御史及公接跡而起兼二邑之最亦以名御史居臺中出而按部者三迤上封事皆鯁言石畫歷天衢而工國步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十五

其斯爲鮑氏駟邪三子皆神駒居然龍種此千百里之不可必致者公獨當戶爲之後先概諸世家于斯盛矣顧而先公更歷尚書郎位不過五品公以右丞丞大理秩不過下大夫以齒則而先公差尊以爵則公差貴要以握羣而享詘則吾黨不敢知嗟乎而先公之日暮矣固捉于前塗公嚮用駸駸九等可拾級而上殆將謂儋爵而益之齒寧詎斬齒而溢之爵乎與其齒不足而爵有餘無寧爵不足而齒有餘也要以彼長而此短則吾黨不敢知縣簿高門三世具在若吳興若閩海此遵何德哉由前則公筮仕而先公

不居由後則諸千方來而公不逮卽軒冕相禪不必於其身親見之胡爲乎天與其代興而不與其聚順要以成虧疏數則吾黨不敢知竊惟公之孝友在居庭躬行在月旦經術在鄉校賢良方正正在公車政在程書遺愛在編戶風裁在朝著忠讜在論邊事書憲今在省方譽命在宗祏有一如此足以存亡公備其全于是乎長存矣彼朝菌之晦朔無以異于大椿之春秋蟪蛄之春秋無以異于靈龜之千億何以故同盡故也藉令同歸于盡而猶有不盡者存此則吾黨可以與知蓋不朽之云非年數以也心齋則壽肝舖則殀惡論其年以此思哀哀可紓矣嗟乎公以東巡而入朝吾黨聚族而祖之東郭之舍曾不期月吾黨白衣冠而逆之南郊之祠乃今遺像之在帷堂儼然其未艾墓志若銘之出政府儼然殆盡其平生第實而往虛而歸歸則歸亡何有之鄉吾黨又安知其稅駕所也公故善飲無筭不足以盡公驩吾黨相帥而舉爵者三相與一哭以待爾公其衍衍乎而邑邑乎而抑亦冥冥乎而尚饗

黃黃秘書文

上四年黃公出閤會計越十年而稽故實胥命廣陵

諸掌計謝未遑踰年不至會姻氏汪道昆吳希召自新都出乃復徵會焦山時公憤惋日深病在中隔獨其宅相首應其余蠕望如初公當彌留強起攝衣冠就枕而四稽首則以後事屬二姻氏既殮而諸君子始集二姻氏一握筭一提衡視故籍所遺什亡八九踰月而論始定僅得其仂以遺子孫二姻氏居常嗟嘆懼付託不效顧時事難矣心力竭矣期當報命則以束帛加爵帥諸姻汪道貫汪道會汪無擇昭告于直武英殿中書舍人黃公之靈吁嗟乎哀哉公三世蓋都再世傾郡而公簪筆近侍蔚爲國華凡諸福澤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七

居姬姜足侍故鄉醫藥足賴宗祏足依寧詎旅死江之中流抑何辜而及此也惟是藐諸孤弱者未立髮者亂者未成人吾儕第解紛息爭相安無事焉爾使諸君子而長者也異日者毋忘舊義庶幾其猶然能報公之子若孫不幸而不能報公之子若孫則天道好還庶幾猶能爲君諸子地報公之子若孫要之勝算在公猶將旦暮遇之矣吾儕卽無所效力彼蒼蒼者尚亦有餘力乎哉嗟乎生死猶晝夜也天地猶逆旅也莊生通物直以彭殤同壽烏鳶蟻螻同歸廣柳車行鬼氣無不之矣願反初服以享烝嘗吾儕逝將執紼以行人里門而再奠也今茲初筮靈其鑒之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十八

祭羅封君文

嗟乎夫人之有身也父生之及其仕也父教之自有生民以來無淹速崇卑一也顧仕者不必養養者不必逮逮者不必長年故愛日以養生顧天以送死本之乎天性無所解于其心幸而養生則喜不勝懼不幸而送死則榮不勝哀此皆受命于天人力無所與矣羅於豫章爲善族於新都爲高門有宋迄今奕世通顯不者素封相望愈于許史金張公廣故資以鹽筴起富既多男子人授之經中丞先鳴孝廉代起

庭之訓莫非義方邑人咸謂羅之中興則公之再造也中丞筮仕治雲土治臨皋公命之爲清白吏旣而拜直指使按關西按東粵人持功令程國士公命之爲骨鯁之臣及貳廷尉歷問卿開府邦畿公命之爲紀綱之役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公之謂也顧春秋幾及大耋矍鑠如丁年屏驄馬弗乘卻繡衣弗御躬親力作額頰不少休卽天以難老錫公而公之自負者厚矣邑人謂中丞能子蓋什百千萬一人公以黃髮爲萬石君直千百億一人耳吾黨倍親者無慮什七逮親者曾不能什二三何可同日語也嗟乎天瑞非太函集 卷之八十二 十九

祭吳太公文

貞素處士吳太公之喪姻氏汪道昆襲大功而吊伯

子考居室夢司馬素衣冠入于庭踊而呼天先三歲垂矣比居次聚仲季若諸子姓而謀之乃今藁葬與里俗同必預勒墓門之石以終大事于是持江司直狀二自爲疏一几筵之奠凡九章屬余爲志爲銘司直故多直言自疏則實錄也不孝受而卒業業已摹古貌批古心卽不工什一近似草旣具覆誦九章斐然如閶闔風颯然如木盡下噉噉然如孺子泣瀏瀏然憂憂然如孤鶴颺去羣子在陰而哀鳴不孝淫淫然泣下霑衣手而不廢七日之奠伯子矢死相從充克有求奄忽不得親在與在親亡與亡當室身之哀之至也又七日而仲子奠矢死相從則以考妣之喪越在羈旅病不及湯藥飲不及飯含終天之憾也又七日而季子奠矢死相從伯仲寬之若子呱呱疇可以死則以榮故多病爲父母憂乃今復以是呱呱者爲二昆憂榮無死所矣又七日而孤孫奠哀與諸父同二孤不天惟王父母在始丁勺象旣不能代孤父母以養生比從諸父命畱滯豫章又不能代孤父母以送死有孫如此繁不如無二孤無死所矣旣而七七之期至伯帥仲季若諸子姓有奠有言慟矣旣而三月之期至有奠有言益慟矣不忍聞矣旣而祖

也有與有言蓋不自知其慟也在禮新喪有奠無祭故無言有言則相者事也夫人寤反本則必呼天寤無所歸則必呼父母父死則天亡矣五內裂矣惡得無聲其言也情也非文也斯其不斲言而言亡於禮而禮也往余得請歸養二親偕老高堂先司馬不喜奕不喜游顧獨喜飲比夕獨酌必盡四升二子在焉有加者半不孝私憂其增未疾願陰減之日下春輒云父黨有客先司馬不應酌者減如常抑或二子居子舍中當入侍色咕咕喜先命酌者六之先淑人既弃柩棧先司馬頽然鰥矣不孝仍故智願以此願其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三十一

天年比天年終求一夕之侍不可復得不孝亦人子也卽口體且不共伯不其然蓋無所不用其養乃若奕游飲啜語在志中伯嘗欲結昆弟子姓二十有七人比月各具日羞以修一日之養以月計則餘三日旅舉而集賓客陳歌舞以盡驩伯有成言迄今以不遑爲遺憾是舉也先達嘗一行之而不終非其人則難其家則難也三月之奠伯乃自陳不孝若刺刀于吾心泣再爲下茲固甚慙于伯如後悔何嗟乎五世一庭于時希有雖有顯者不無間言五鼎八珍承以德色廣庭寔夏或相勃礪無論躬行求一言之近于

人倫者蔑如也太公質行若此福澤若此諸子姓若此生順而死哀若此躬行若言若此夫何間然發引有期不孝病肺不能從執紼于是束帛加爵述不佞之言以慰太公

祭程景陵文

昔云千里一士猶之比肩程氏特著槐塘蓋神明之胃也迄于有宋寔維相門頃則司徒先登監司代起諸子行賓興者六七作不亦韓韓乎哉卽躋三事亢五宗可接袵起矣慨自監司無祿其子從之兄子二人猶然競爽仲君首而復視客死武林以彼其材齋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一

三十一

志以歿惜也長君不利于筮仕則自松陽而徙景陵亦越三年乃復殿計量移浸左其名浸高要之重厚少文不諧于俗由茲而反初服老菟裘視彼儻然而來儻然而去耳胡爲乎奪監司奪二仲之不足長君又從而溘死邪夫以都市飾巾呂梁失楫天人交阨卒之不失首丘之人也其殆人之君子抑非天之君子也與哉阨以非常天胡不吊善者懼矣竊惟人事有代謝天道有乘除成功不居將來不禦昔之韓韓今或寥寥天人之際則然耳長君已矣無寧自有其成顧其子若孫章相具在趨庭而受世業悉中采齊

異日者躋三事而九五宗不啻肩之隨衽之接也此
之爲韓韓何可勝原源源而來可旦暮遇之矣嗟乎
司徒殯以待 命監司葬未及泉兩君子在天之靈
聞吾黨之爲此言也必有當也如其言而有當則長
君臨吾黨之爲此奠也庶幾乎饗之吾黨可無言矣

太函集卷之八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祭文十三首

祭王長公文

歲庚寅王長公致上卿歸吳會祇承卹命奉先公大
司馬于九原禮成長公病不佞發使再往歲杪得凶
問歸吁嗟天乎斯文喪矣卽百不佞其何以贍長公
逝將匍匐弇州臨喪一慟屬弱弟幾殆逗遛未遑獻
歲閏月上旬始決策東逝于時不佞道昆東帛加爵
致祭于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弇山先生王長公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三

一

之靈其言曰先民所謂立者三德一功一言一德成
而上次者功次者言堯舜文王皆至德也堯之峻舜
之玄文王之純或曰無名或曰不顯雖甚盛德具在
亾何有之鄉三五迭興開物成務乃若書契耒耜宮
室衣裳弧矢舟車禮樂刑政不可與民變革者則皆
不朽之功其餘卽爛若卿雲曾不能以一瞬抑末也
言而世爲天下法聖明之作述在焉仲尼揭白日而
行中天六籍是已他如老氏莊生左丘明屈原孫武
屬國都尉太史文園枚乘張衡揚雄曹植李白杜甫
之屬森森乎作者之林骨朽而言存何負功德故語

非常則魁杓孰如合譽語持久則合譽孰如魁杓浸假以言爲緒餘其曰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固非虛語蓋原其始則本河洛出典墳逢涌于周沿于秦漢波于六代浸淫于三唐宋儒主經術而涉支離斯不若速朽之爲愈也 國初率緣舊習北地振古先鳴迄于濟南大雅更作元封開元之盛其殆庶幾或謂其一朗而未融其一閎而未廓藉令不遺餘力厥有前途長公堀起東南旦暮千古其志超忽其氣汪洋其學無所不闕其才無所不達其體無所不備其用無所不周儀則九成翔則千仞百鷲不如一鷲况希有本函集 卷之八十三 二

乎曠百世而生同時吾黨幸矣疇昔濟南爲政長公辟左而右之有衆喁喁雷同相應不佞竊以齊晉更霸霸者桓文南面稱孤霸者西楚北地濟南霸矣不失爲諸侯師要以拔山蓋世唯長公能帝之霸者也長公雅謂不佞平生知我者三始則于鱗終則伯玉方外則先師相知貴相知心故知已視感恩賢矣余何能修古大夫夫擯之相之趨則讓趨步則讓步左提右挈相與狎主齊盟則于鱗之爲也余何能當作者或任耳而曹視之夫夫爲我張皇推轂無兩遂令韃囊之士左次而避中原則伯玉之爲也余故任放何

能學僊吾師被以溫直之名授之恬澹之教直將索我于形骸之外歟我于污瀆之中則先師之爲也昔在丙戌長公祖不佞于崑山申以前言痛哭流涕且曰吾居有道之世猶然務言遜以全交律以至言則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唯二三子于鱗已矣藉第令未文如兩大河乃今劃寓內中分之牛斗當折津矣由前則鼎足由後則鴻溝寥寥于喁幸哉吾兩人在伏雌而當鵠卵越雞安望魯雞長公內我季孟之間登我壇坫之上平生知我者唯長公一人人之云云不吾知其亦已矣第泰山梁木如之何當我世而失長太函集 卷之八十三 三

公粵自嘉隆以迄于今在宥而理上下和寧久矣雖聖哲無所立功賢者不爲直言則爲眇論時而諤諤時而申申人骨鯁而戶心齋猥自託于不朽概以誠心直道大有徑庭睹日月而蔑衆星長公之謂也其遺書三百卷無慮百千萬言周視大方之家富矣美矣廣矣大夫往不佞論當世士首舉括越二文成伯安儒宗伯溫王佐偉哉二伯是足以應戴匡六星長公風其不然各有所當誠意開國終遜留侯衛公新建多見道之言躬行不逮長公逝矣天慙遺者未嘗亾即百不佞不足以贖長公長公方乘莽眈之鳥僊

僊乎天游北面曇陽左揖海右并交親猶脫躐耳于不佞何有哉顧不佞猶負血氣心知藐焉寄人間世死生契闊吾將疇依吾其求之四部求之三弁求之九天之上知希則貴長公寧忘故吾幸而勿忘庶或饗之矣

同籍祭程司徒公文

嗟乎昔在嘉靖吾三人同對公車既而同事三朝同升九列亦越三十年所先後相與去國同家食者十年憲於郡邑則三賓杖於鄉黨則三老即故同籍之士無慮三百餘曹三壽作朋吾邑專之矣一二兄太函集 卷之八十三 四

弟並衰白獨公未見二毛吾儕諸子未能讀父書獨公有子七人籍舉子三籍胄子一任子一博士弟子一其一待籍諸孫且林林即三人者皆得天公其單厚者也宜爾壽考宜爾阜昌非一二兄弟所敢望也往年未疾見有頃而平是夏病脾踰月瘳矣公子若公弟之子並起澤宮公率諸弟奉先通議先淑人喪始就封樹世所稱嘉祥善事庶幾得全全昌一旦二暨為殃溘然即世去我邑里捐我友朋將安之乎司命者於是乎有爽德矣始殯一二兄弟匍匐赴之帷以内舉室嗷嗷聞哭聲帷以外舉宗皇皇有墨色比

間之哭如庭下行路之泣如里中異日者聞之上為徹朝聞之京師諸公卿為之飲泣聞之蜀越黔廣諸部若內史部都人士為之號咷本之乎公度無所不容德無所不洽其心惻怛其行中庸無失足於徐趨無失口於然諾無失色於喜怒涓涓乎若流淳淳乎若止汪汪乎若千頃陂顧爵不及上卿齒不及上壽滿而不溢成而不盈生榮死哀皆是物也矧三人同心一體鼎立而分嗟乎鼎足折夫不啻震於其隣於此不盡吾哀惡乎盡吾哀秦悼三良乃賦黃鳥人如可贖則百其身吾三人行胡然失一良友之人太函集 卷之八十三 五

同邑祭程司徒公文

三天子都自昔稱文獻國今居甸服都人士賓首善而代興于時同邑而居同朝而仕者無慮二十八人庶幾乎列宿之經天中興之佐命也祇承司徒五教出入不倍于人倫則人人嫻矣顧事君有不得養

親有逮不逮傳之子有才不才兄弟友矣不必因心
家室宜矣不必借老交游廣矣不必厚終要之所可
自致者人也莫之致而致者非人也天也公之事
君自弱而壯而彊而艾歟歷中外凡四十年自令而
郎而臬而藩而京兆而列卿歷事三朝凡十有五
任即始終一節精白一心顧簡在九重舉命洊至
上之軍恩祖禰下之任子待年迨今聞訃輟朝
卹典且下得君若此其無遺憾矣乎公結髮入官考
氏自持家秉由是出無卻顧入無憾容二親康年直
饗其善養修于祿養由蜀而及母氏之訣由梁而視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三

六

考氏之舍卒之畢事九原挾日而從游地下逮矣振
振麟趾有子七人三與計偕一承世祿一在國學一
在諸生子姓十有七人申申如也才美蕃矣以爲子
鵠則在既醉之五章以爲父鵠則在有聲之八章吾
黨無間然美公以長主器二三介弟從之叔氏克家
代之當戶自公以下一切受成內無間言外用無侮
宜兄宜弟居然同心一體者哉淑人之生與公同日
卽多男子相與從一而終顧牖下屏諸御人無庸樛
木相以內淑人尸饗賓祭餽遺不入公耳在家人之
九五侂儷以之亦旣垂老而偕美公之於上下交也

不諂不瀆其於平交也不激不隨故終身未嘗失色
於人而人人誦公之交也有道公卽世聞之有痛哭
者有流涕者有長太息者莫不多公長者乃天年獨
不可展邪由里而達一鄉由鄉而達一國由國而達
四方肫肫乎厚終如其始矣吾黨二十八人者蓋甚
慙於公何居公得全故也天叙五典公則惇之疇衍
五福公則歛之豈降才則殊其度異也公之度猶瀛
海也卽航之萬石惡能爲重輕猶沃焦也卽赤日鑠
金惡能爲加損彼鯨鯢之於雲夢支機之於河漢惡
可同日語哉吾黨始而慙旣而憚終而哀憚者憚公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三

七

之全昌哀者哀公之難爲繼也不腆之奠公其格思
尚饗

祭殷次公文

郡中都卿相者若而人任子若而人後先代起要以
賜世爵執金吾者未之前聞天子修百粵上功督
府乃被異數蓋肩隨五等有若分茅時次公爲太學
諸生視一第猶掇之也脫以虎賁易金馬豈始願所
及哉旣則宿衛禁中退而休沐客屨滿戶投轄畢留
干時烹鮮擊肥行爵無筭英氣勃勃睨燕市虛無人
銅虎金貂退然避席一何豪也中貴人秉國者目屬

羽林直將引之掖庭駸駸嚮用次公彊項爲不脣也者而固辭又何勁也及尚書公得謝不亦矍鑠乎哉幸一乘軺取道歸養綴衣金玦當晝日而入里門蓋臣子之至榮曾何負于三事逸居子舍治形家言陽卜幽岐陰遷郭杜因築舍五畝得兆十有二區蓋累千金者三完矣美矣將携季子逆婦相門膂力方剛足任禦侮卽還近侍庶幾矯矯虎臣交戟之間寧逢不若藉令推轂間外亦當坐制單于焚老上封狼居胥直反手耳隆中星殞其人嗟亡惜也嗟乎司隸之貴不爲不尊五十之年不爲不壽交游不爲不廣聲名不爲不彰生堵觀而死巷哭不爲不榮不衰若堂若坊不爲不預顧吾黨之涕非無從也涕者兩端二親幾耄西河之憂詎能恹然有子六人長幼異齒鴈鳩之愛孰能生死而存亡乎幸而黃髮未艾菟諸孤怙之恃之且世澤足以阜昌吉壤足以禔福次公達者其將以是而瞑九原吾黨旅舉而三獻之靈其來格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三

祭丁太恭人文

丁元父應召自海陽太恭人稅魚軒于江夏其時神愈王百體愈康僊僊乎歸矣海陽旣列高第得給事

中用是可得太恭人驪即期願不啻也歲之杪太恭人乃捐栢棧元父自掖垣來奔斬焉苦塊不令兄弟儻在同盟逝將匍匐赴之旣傷且吊顧伯氏老矣仲嬰篤疾季在遠遊當暑不果行奄忽秋至于是社長汪道昆帥仲弟道貫季弟道會相與戒行李奠几筵西面而執者三爵者三拜者皆再意太恭人于是乎遊八極周六虛容與逍遙莫測其朕不佞三仕楚乃歌楚以招之其辭曰羲和弭節巡望舒只盈盈三五薄蟾蜍只白榆搖落婺離居只燭龍嚮晦夜曼曼其馬如只賓于王母驟次瀟只巫咸不降疇能招只寶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三

九

茅爲卜椒糈要只百神備降雲之標只靈歸故疆倍海陽只若木千仞連甘棠只樹護周廡蔽都房只曲欄安夏日無光只鸞皇高舉挾天章只鳴張鷟集逢不祥只反而舊服樂以康只靈歸故丘毋睨此神州只君門萬里路阻修只增城阿閣椒房幽只關寺呵禁凜長楸只麒麟鳩鵲絕夷猶只之子南奔釋司直只佳氣鬱葱掩禁掖只姪姒微音嚴以翼只荃胡不歸離太液只靈毋南征朱陵不可以託只與主泰衡副潛霍只祝融巨天鵠火爍只方廣化城高下錯只仙靈窟宅俯無垠只霓裳霞佩魏夫人只屬厭沆瀣

葆至真只一息千古太初隣只荃胡不歸撫五辰只
靈母西翔弱水不可方只泥丸阿耨吭瞿塘只江流
瀾瀾深漢陽只三湘七澤百谷王只婉婉湘靈鼓鳴
瑟只木蘭爲舟桂爲楫只望望洞庭沃朝日只瞻彼
蒼梧紛雨泣只荃胡不歸天咫尺只靈兮翩翩母薄
九天只軒轅當御象緯懸只閣道相屬勾陳連只天
孫袂服五雲褰只扈以飛瓊雙成勝只剡剡揚靈端
以靖只駐茲渥丹鬢綠鬢只綿綿不勤簫玄牝只靈
兮號號母入九京只地祇羣出黃琮呈只言從川后
鏡空明只重淵竭水夏凝只時而尸居瑾咸俯只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三 十一

今不死之舊鄉

祭戚少保文

今上丁亥之蜡戚特進以家食終諸孤既祥請墓文
者介三至余喪仲氏期月始成於是左司馬汪道昆
遣子太學生無擇束帛加幣致祭于特進光祿大夫
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戚長公之靈
而告曰策士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
相相得則士豫附而權不分夾谷之盟文武並用
假神武不殺寧詎偏廢乎哉我 高皇帝佐命元勳
則徐武寧冠其相得若魚水若雲龍若手足腹心若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三 十一

癘歸蓬萊閉塞而成冬二百中而以善息及其藏弓其始則督府得之浙如鄮侯之得淮陰及余同事平閩求多者或以爲瓦合與其爲輿尸也寧爲輔車襄敏務祇廉隅人言子房能用高祖及大司寇大司空迺代督府如鼓答桴比發急足待命本兵諸郎率相目而譴也吾聞軍中有戚督府不聞劉楊要以疆事無瑕譴謂何耳先是趙高在事或中流言不有江陵特進幾殆江陵故習闔外事目特進而心多之特進願得一當匈奴狗國以報知已江陵視之若左右手寬中制以待上功于時側目者有煩言特進量移而終

大函集 卷之八十三 十三

牖下竊惟特進之有樹也惟二三當事非彼偏長四時錯行成功者退非特進短也是故有一歲之春秋句芒祝融是已其或五百歲則爲冥靈或八千歲則爲大椿修短殊塗較若懸寓乃今特進功在疆場勳在旂常直以歲計者也藉令當時納輔兵之議募三輔而張六師特進制之惟所左右其時羣材足以戮力積貯足以舉羸是役也選若拔茅練若鳴鏑思若挾纊威若撓鱗聚若淵魚散若飛鳥奔若起忽應若率然時有可乘則簡車攻出沙漠焚老上封狼居胥由是乘障屯田銷兵縮餉遺中國數百年之利直

將與靈椿爲春秋不憚遺銘旌相望曲周方起聖室特進溘亡乃今西北操戈東南傳檄拊髀而思頗牧安能倒孟諸也者而一洗之時乎時乎不再來固非虛語天謀定矣余于人謀何尤彼其生死交情則庸態也不佞所爲痛哭爲流涕爲長太息率在斯乎徬徨而爲國謀無能以一夫進草莽臣所爲日夜腐心者此也九原可作庶有感于斯言尚饗

祭先叔考羅山府君文

吁嗟嗟乎哀哉叔父所不能釋憾者三則不孝狀之詳矣夫諸父猶父諸子猶子在近屬則禮然父叔父而子兄子則夫人能矣何以故其尊同其戚同也乃若叔父之子不孝昆弟也猶然乎哉食之教之子也孚之翼之子也無憾矣不孝昆弟之父叔父曾無以異于夫人卽無所解于心欲報而不逮矣一憾也自杜母卽世吾家無功總祖免之喪頃喪我先淑人則舉室皇皇耳鼎鼎耳及今大事未襄也胡猶不足殤我元孫歿我介婦胡猶不足殤我季弟烈女殉之胡又不足而遽及叔父也吁嗟嗟天乎爲善者懼矣二憾也頃賴諸父始元吾宗卽里俗日非諸少猶知有長叔父獨以侃侃取重不啻振鐸而徇里中顧今耄

大函集 卷之八十三 十三

耄不及宗祊醜夷不登壇坫波流日靡孰爲之坊三憾也吁嗟嗟乎哀哉先淑人已矣藉上寵靈亦既歸土矣茲奉叔父而祔曾大父母猶未及封則又其遺憾也吁嗟嗟乎哀哉曾大父母久在浮丘一國三公如之何其釋終天之憾也明發有祖請以樽簋爲諸孤先九原有知尚饗

祭叔母文

道昆守襄陽聞叔母訃至乃服齊衰山祭具紹介而致之墓下而以文告叔母杜孺人之靈吁嗟嗟乎哀哉自吾叔母歸吾家蓋三十年往矣其間甘苦險易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三

十四

一切嘗之乃今叔母所留唯仲子在耳叔母故宜子即舉子即殤及仲子生叔母輒病仲子能言而病愈已又病髻而愈已又病能受書而愈已又復病及仲子始勝承叔母之病遂不起吁嗟嗟乎哀哉初叔父客游游道日廣旣而聞叔母病芒芒然歸杜門者十餘年所美即有能去叔母病者不難百金予之焦神極能病不去不休也屬叔父旬日病叔母大憂無何叔父安而叔母危矣吁嗟嗟乎哀哉始無子則憂子稍長則死夫病則憂病已則死此之爲婦德蓋庶幾於人倫者乎叔父有子三人伯若季皆孽子乃今惟

仲子馴謹得當叔父心即他日阜昌叔母所留也夫娶婦嗣親嗣而不良賢於不嗣乃今嗣矣良矣得當夫子之心矣即病即死不可乎哉及余聞叔母喪淚淫淫不收口噤噤不能出一語蓋傷之也自余翦髮叔母壹以子視之及有妻子亦莫不然視吾婦猶婦也吾子猶子之子也顧余居外十五年矣曾不得一共刀匕侍叔母餐又斤斤立名無所貨終不以奉叔母故而以兼兩遺之乃其心且謂報叔母之日長耳頃叔父因使者語曰叔母以子視若若誓以子報之今無及矣即他日墓下之奠何爲於乎守在一隅即墓下之奠且不得往其將謂報者何唯左右仲子使無傷叔父心則吾事也叔母墓側亾婦在焉藉第令有知當姑事叔母爲余修孝養于地下楚有澤蘭江芷不敢以羞願叩九地而暴吾心無問禮矣靈其不昧庶或饗之

祭世叔十一府君文

歲在戊寅八月喪我妣踰年已卯十月喪我叔再踰月嘉平又喪我世叔于是從子道昆方在草土謹以牲醴奠告于世叔十一府君之靈而言曰自吾宗始遷世澤三斬至世祖而始振至世叔而始張累世亢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三

十五

宗迭出正室故舉宗之喪世叔若祭祀之喪七噫永
裳之喪簪纓哀矣哀矣昔在父黨舉甲子者三首吾
家公次者吾叔次吾世叔具曰人傑門祚賴之乃今
惟家公在焉鼎足夔矣故諸子之喪世叔若壞梁木
若頽泰山哀之甚也里中自不孝始爲儒叔資吾學
自不孝始爲吏叔資吾廉叔處其饒報于何有比歸
子舍逮事二親叔由由善事先淑人而耽耽視不孝
故不孝之喪世叔若喪吾叔若喪吾先淑人哀滋甚
矣嗟乎先世高曾以上世守不越鎡基惟茲塹築在
淮堂構在里阡陌在籍材木在山則叔崛起林林具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三 十七

祭從叔母文

嗚呼哀哉萊婦好脩令名無數巴婦多財萬乘爲敵
在寸則長有短者尺厚利名高疇能兩得猗與叔母
十五而笄敬事姑氏不墜于儀折節爲儉居常布衣
豈無芻豢茹苦如飴聖孳治生亦既勞止婦順明章

無違夫子群小何知與之更始雖有違言不聞苟嘗
大宗昌阜子姓振振曷飲曷食毋也以身正容斯恬
洵美且仁僉曰聖善不教而刑爰及中年家乃大起
露積殷殷如京如坻四顧踟躕莫不經紀食指如雲
不廢胼胝丁卯疾疾未老飾巾捐爾偕老舍爾周親
奄焉卽世命也難謀從姑地下維夢之徵長發其祥
克昌厥後伯食王家仲從國胄貽謀允臧繩繩食舊
視履考終門內無右伊余諸子夙受殊恩活德不御
口澤猶存壽原卜宅哀輓當門式陳五鼎先以饗
尚饗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三

十七

先室吳淑人祭文

嗟乎丈夫操孤矢之志卽死羈旅聞者猶或傷之女
德之經行不踰閭夫人獨從余游竟客死邪而惟不
宜子蓋憂之甚今息女始孩而業已就木豈非天乎
自而有家余始爲博士弟子今拜大夫命矣夫人慕
樛木之風請余置媵女今舉孳子矣卽夫人在余雖
貧可無嗟嘆也顧爾獨蚤夭不十年而再遵此阨而
其謂我何余方丁壯居常負意氣日飲而醉二參何
知疾苦遭喪以來一何憊也顧惟撫而女若子稍稍
自寬解又余父母春秋且高猶規規祿仕不然余去

官猶脫躡耳安能鬱鬱而復陸沉朝市乎而今歸土
得事余王母依然余將歷郎署博一命顯女地下而
女待年必使之得耦卽爾有知庶幾可瞑目余復何
言嗚呼哀哉

祭從弟暨弟室方氏文

人亦有言莫壽者殤女也從一殉義則良季弟弗吊
天降弗祥女志靡他絕脰自亾仁匪激烈義匪慨慷
中道從容微懿周祥得請干 朝特命表揚女也何
求季則有光一抔之土今茲歸藏生不同牢死則猶
祥舍生誦義百禩遺芳豈曰無年明德馨香豈曰無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三 十八
後嗣續烝嘗精爽不昧如在洋洋願言同歸于茲室
堂

祭從弟室方烈女文

日月不居烈女之從季而終也踰三年矣仁至義盡
生順死安汝何求哉惟是舅姑未盡之年亾弟無祿
之祀忍死以屬冢伯乃今立無極爲爾後又請爾于
朝得及于盛典使爾無嗣而續不貴而榮叔父考終
叔母無恙庶幾慰爾地下爾目可瞑矣爰卜靈堂于
兆習吉季其與烈女携手同歸逍遙容與爰居爰處
昌阜爾後人孰無死汝死得所矣薄陳一奠祖汝道

無若子若婦若孫今也舅不逮終夫不逮顯子且不
逮何論婦若孫由此而終其亦生人之至阨也居常
朝不謀夕日日其幾無苦不攻無辛不如何爲者哉
頃當疾革時或以無畏而安叔母者叔母正色曰人
生有蚤莫耳固不能免此行何畏也達哉言乎知視
蚤如莫則知視死如生知視死如生則知視亾如存
故小知大知一知也小年大年一年也無疆懽然者
也惡能爲此言吾聞之吾父吾父聞之莊生者也莊
生有鼓盆之歌無疆不敢以進叔父釋其言先得叔
母之心者就几筵諗之藉令有味乎其言叔母之目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三 十九
瞑矣嗚呼哀哉尚饗

太函集卷之八十三 終

太函集卷之八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論九首

新都講業論

余師事舊史氏喭然尊古而卑今陳叔子講業新都屢滿戶外余因江民瑩紹介交叔子驩會二客稅駕叔子之門分席而據上坐則所謂白子高黃山甫也子高目攝叔子獵纓而語曰吾聞雲門之瑟不從鄭聲狐父之戈不錫牛矢先生屬書離辭必以古人爲鵠遂爲藝士喭矢斐然鄉風世儒譏諛或不見是豈太函集 卷之八十四 一

不以所負者大所用者小邪漫衍無家孰若功見言信先生勉矣叔子避席曰曲士溺於所聞幸得奉教于君子雖口吃願術其平生之言守生三年先文學載守入括比還縣輒指所過城邑名之先文學謂少子才使守受春秋仲兄所雅不喜剿說卽縉紳先生有所論著猶或竊竊然心非之修古之謂何胡爲乎蹇淺而渥於法度年十二省先文學沁水徧讀舍中藏書帖帖喜曰嗟乎睹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文在茲乎出關而南籍名縣博士不諧於俗言必稱先王諸生羣然相詬曰子爲文必庖犧氏南面而立以科斗

教天下任蒼頡諸君典文章是子登庸遇合時也而海內二三君子方索守嚴穴之下是然若聞足音且彼皆有名公卿莫爲先談而得一眄恨無緣死知己耳及仲兄強仕親有常珍且家世受經有兄在不失故業守可洸洋自恣矣有項上書請去博士籍知交大以爲望擁闕百端退而深念曰學者誦法古昔去之千歲其人若存世儒槌植冥行而不軌於正遂使卑議塞路謂後死者何守知所以卒業矣日暮塗遠而持論益堅行年六十終不能化丈人不知其爲下將使之駕說以千世守則安能謹謝客山甫曰昔之太函集 卷之八十四 二

誦不朽者左言而右功子徒以堅白鳴非上務也鄒侯而下豈必辨有口哉叔子問曰鄒侯興漢視房杜趙普孰賢曰鄒侯似賢彼且鴈行而兄事之矣然則後之作視賈誼相如孰賢曰賈誼相如升堂入室其後皆不及門也叔子曰客言是也由漢以來立功立言者宜莫如鄒侯賈誼相如異世方之功則兄弟也言則父子也此左右之驗與言之不立則守之耻也豈必尚功子高曰以猶韋氏之流視今之世其孰能不波誠有味乎莊生之言矣仲尼繫易豈不能爲夷里之辭哉篤於時也子爲高論將謁賈誼相如且

暮遇之人郢而見冥山不近人情矣消入市千里馬而居其骨千金骨雖奇終不可以服駕吾子屈首挾筴猥云獲古人之心是馭駿骨而日行千里也叔子不應負墻而立道昆進曰若客所云必倍邯鄲而守故步乃爲得已不聞楚人之處莊獄者乎語曰在則人亡則書書者古人之成跡也踐跡而行不失跬步化邯鄲之屬矣古今猶齊楚也其相去遠甚語楚則楚語齊則齊繫所習何如耳李獻吉雄峙北郡襲漢舊而潤色之卽不能與漢士並驅其視輓近世所爲直土梗耳是語固可使爲齊步固可使爲邯鄲也故

太函集

卷之八十四

三

曰騶驥之馬亦驥之乘陳叔子是已奈何以拘論少之山甫曰大夫謂多識則言往行之載猶可陶鑄古人敬聞命矣且叔子何不爲典墳丘索安事漢邪道昆曰不然余小子以禮樂發家請借樂爲喻夫黃梓土鼓音之起也三墳是已大章咸池德之成也六籍是已流商刻羽音之疏也賈誼相如是已從其朔則文未著象其成則德不讐無寧道古以比音不求合于里耳此叔子之所服也子高曰賈生壽不得長相如病廢顧二子爲文甚盛後世誦之不衰叔子結髮屬辭訖于白首所就業豈不多邪何董董也道昆曰

楊雄文似相如至其晚節法言始顯故涉世不久則其積靡也不深昔人有言不斑白語道失非虛語矣叔子始爲鮑謝旣而爲建安季年乃去之漢然猶強學不倦絕口不稱能退然不居將必止乎其域彼其抱咫尺之末伎若揭日月而行是特未睹大方耳二客瞿然起曰居邑中不能就有道非大夫安得聞繩墨之言遂卻席坐隅願卒爲叔子役

上計七論

酒德論二首

伯子舍都市中門下客數被酒門者叱曰客恂恂者

太函集

卷之八十四

四

如亂何伯子曰客休矣世之恂恂者豈少哉其中旣盈一旦而替常度皆亂也酒清而不飲居有常矣及修爵無筭以滯繼之莊者媿訥者辨婉婉者暴戾聲折者務上人則酒亂之也士未得志居有常矣及其門高廉遠肅客而不下堂則富貴亂之也學未卒業居有常矣材美旣具皦然若揭白日而載諸市朝則才亂之也功業未建居有常矣及其身有社稷之伐威震主而不知則功伐亂之也以富貴亂者亡以才亂者殺以功伐亂者危其爲酒禍一也方其未亂見亂者於其側彼猶然非之及其亂也亦旣見非於人

矣彼不自知其爲亂也之數者果召亂乎哉無亦人
自爲亂耳故酒可亂崇伯子不以儀狄而貶王富貴
可亂鴟夷不以七策而近殆才可亂周公不以多材
而驕吝功伐可亂伊尹不以阿衡而自功語曰虛其
心實其腹虛則無我實則有容庶幾乎不及亂矣其一
昔都人之飲客者非發不其比年鬻發者半至人謂
中山以下若吳醴楚瀝其地屢遷將發有遷德邪何
今之發非昔之發也余居發且久蓋嘗習之卽今之
鬻者未必皆良其良者猶故耳始都人無善酒必以
發爲上尊頃之則酤者良矣其後王公貴人鬪其供
具監六物而求良焉卽發之良曾不以當醴酸況案
醴乎哉余聞弘治中羣臣奉職無闕退朝則相與講
業故文事興今上端拱而治百執事無夙夜之勞
日飲而醉二參故酒德茂此治微也楚好戰故堅甲
在楚韓好兵故利兵在韓然則今之所服者必楚之
甲韓之兵也發何有焉其二

憤論

初韓侯善某子甲同入爲尚書郎某子甲不樂居舍
中察韓侯意得乃詎曰公何意得也今之起縣令者
執簡而入持斧而出昔非公等哉彼方高視青雲無

太函集

卷之八十四

五

人乎五步之內何赫赫也公意得者何也韓侯笑曰
子以目從人故多赫赫吾方陸沉者也卒然遇之曾
未得其面惡覩赫赫邪無何某子甲以憤死伯子曰
嗟乎是不祥人也是且有無上之心不死何待人臣
亦以其官用職耳能任其職陸沉猶赫赫也不能則
猶陸沉也於赫赫何慕焉卽使彼得赫赫者官之加
郎吏一等矣歷階更進其爲赫赫者紛如也彼難乎
爲下無寧一蹴而盡九等乃愉快邪卽得先登亦必
無上而後可耳乃若挾策而老諸生曾不得當一縣
幸而與之縣心勞課殿謂當世不譽何使快快者居
之無死所矣客曰唯唯汨羅長沙之死非憤邪何君
侯樂誦其言也伯子曰此世憤者之爲也使徒慕高
位而憤則其言朽矣然亦奇節之士而不可概諸中
庸椒蘭絳灌之流其罪不浮於季氏仲尼之去魯何
遲遲也客曰善乎使熱中得聞此言不啻飲冰矣

善仕論

舍人病郡中無善仕者語伯子曰公等十餘曹一以
方枘而投當世不入明矣豈習俗然哉何累累也伯
子曰然敢問其不入者何也舍人遽數曰公等倍當
世者五今之游道廣矣公不能游一也彼有長喙務

太函集

卷之八十四

六

中用事者之驩而公短於口二也彼不裘不褐且偃
僂若不勝衣而公木強三也彼不倡而和乘人而結
其心所憎則堯可非也所喜則蹠可譽也公務察察
而持論與人殊四也彼射利如射雉負翳而居省括
而釋亡能出其彀中公弛而不張張則失前禽矣五
也有一於此則仕者之癢疣也況五者哉伯子曰固
然子將割癢疣而修我矣癢疣則生割則死癢疣不
猶愈於死乎彼姣者天性也里婦慕西子之姣卒以
惡駭國中吾不幸而癢疣視里婦加惡矣吾寧扱衽
饋餉毋得罪田舍翁無寧倚市門而張惡聲也舍人

太田集

卷之八十四

七

笑曰嗟乎唯此故多惡人國色罕矣

讓名論

伯子問京兆尹曰新安保界山谷其人褊心仕於四
方輒齟齬公所至遇合未嘗失人亦遵何德也公曰
僕亦猶夫鄉人也惡能事人吾直以禮讓事之耳今
之同國而治者非四海九州之士乎哉誠得長者與
俱宜無不可使不皆長者吾以不肖之心應之彼將
求多矣夫以聲利博者勢不能兩雄不雄則雌雄則
受忌此兩者皆禍也吾務折節爲讓唯彼所先注名
則歸之名注利則歸之利無用博也客曰讓利則聞

命矣耕者耻無獲士耻無名名何讓焉公曰讓名急
矣人情不趨利則趨名趨利如蠅趨名如虎彼且耽
耽而欲之往則逢怒難與相持矣且瑕疵人所時有
也彼齋壁而賈吾以其不足者窮之憾也瑕疵掩矣
彼之賈且倍而吾出堅白者以震之憾也二憾釋矣
方以彼爲得我而以德色居之憾未已也釋此三者
其有伎心者幾希故讓名則名完無人損矣譬之耦
而爭道則蹶一人後已而先人則俱濟終身讓路不
枉百步此知化之言也伯子退語客曰吾觀鮑公溫
溫者也今聞其裏言矣夫禹功蓋天下帝兢兢然猶
太田集

卷之八十四

八

以不伐命之讓也不伐則莫與爭矣讓不亦宜乎

取予論

伯子曰昔余聞伊尹以一介取重心嘗易之嗟乎此
唯伊尹能耳今之以玉帛來者非萬國之長今名之
士乎哉載牘而行望門而謁旅幣何紛紛也彼守官
若處女無因而至輒閉戶絕之及其投人也若委諸
壑人情亦取易而予難耳彼何心哉孟子曰取傷廉
予傷惠傷廉者名惡傷惠者義章賈廉而辭惡固吾
所急卽有過而誦義不衰吾其猶可被此名也此操
毀譽之心也不取則人將德我予則人將讐我寧

務樹德無務樹讐此操怨德之心也夫取予一塗其操心多矣卽有緩急寧能信其無二三邪毀譽怨德不入於心故有一德得國而仕則去湯而不以爲貳放太甲而不以爲不臣此由猷厥來者也世方挾其不取浮慕伊尹直將伯仲見之是爲伊尹優也得其一祛猥自以爲類尹不亦遠乎嗟乎夏蟲疑冰不傳於火卽貌伊尹不類猶賢於貌桀者也吾何問焉

驟進論

天官簿上計吏罷二千石以上若干人二三大夫坐驟進免大夫有民譽人以爲菑伯子曰大夫何菑驟

太函集

卷之八十四

九

進菑也不觀場師之樹檟乎齡年而植十年而拱百年而高十尋朝樹而暮拱焉此不祥木也人有斗酒一舉而醕其能任者幾何藉第令徐徐不終日而盡矣已則不任人則以爲不祥惡用驟也大夫春秋盛矣且方以才得民使其待日至而興量已而後進高位將焉辟之彼顧皇皇於旦暮之間而趣世以幸其捷是自爲菑也乃今簿責所急者非墨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大墨起矣今之以墨見察者竊鉤者也大夫之多譽謂其無竊鉤耳務進而不軌於正是竊國之類也在王者無取於何菑焉或謂世以拘格論士

非所以遇異材使果材邪驟可也惡用格哉余嘗聞用人如用兵其法一也五步則止五代則止非司馬之揖讓乎不共命者有刑而後可以無敵法也李陵簡師深入不旋踵而困匈奴法非矣今之愆步伐者不爲不多而猶將廢格是將爲陵之師邪抑三代之師邪

卻車論

方仲子棄儒術以長裾客王門王善其不羈比之東方朔旣又不樂居侍從去而爲方外之遊數被酒箕踞而歌卽遇莊士貴人不爲禮人以爲狂仲子笑曰

太函集

卷之八十四

十

昔隣媼夢黃衣人自帝所入吾舍中桐始降桐天之謫狂人也余居郡中則仲子杖屨來謁相與持論多負俗之言語之以所未聞其應如響嗟乎誰謂仲子狂哉仲子且行余爲之具車從負綬以俟仲子謝曰桐躡躡來亦躡躡往耳顧得聞長者之言於桐足矣惡用車於是侍史次賓主之辭以尺牘進余高仲子之義繫之曰卻車云

客問主人曰昔在外傳幸得與君侯俱君侯有言載不必朱丹裘不必狐白今君侯之軒冕盛矣無亦染指而耳不能忘鼎寶邪主人謝曰非客不聞此言客

振我矣昔馮驩彈鋏而居代舍猶能以孟嘗顯諸侯
僕三十而乘軒視代舍侈矣曾無一說士之烈詔祿
之謂何顧未有以效吾君終不以軒冕畱也客曰若
是則明君臣之節矣而君侯又言諸子悉使之學稼
無挾筴以干有司不亦左乎主人曰然僕嘗言之矣
澤雉受飼於人柰何以飽而揚去及其雉也斬其子
無畜于樊中其愛子賢於愛身也今之仕者豈不難
哉獨行者身危巧宦者名惡擇地而履則跬步無所
容倒行逆施不旋踵而議其後要以失得相乘無兩
可者也夫齊王不以千乘得譽夷齊不以匹夫貶賢
太田集 卷之八十四 十一
山終身計之在此不在彼章章矣里父之舉子祝之
曰必富貴亢吾宗其於一切名行不啻越人之視章
甫耳僕之愛子甚於里父故擇術而授之何謂左乎
客曰唯唯家丈人之授不肖者如君侯言信矣客曰
古人待詔金馬門揖讓入主之側猶云不得志而自
託于陸沉君侯束髮而對公車得居闕下者三歲耳
棲棲郡縣人將謂君侯不堪何樂此也主人曰客言
過矣人臣之事君事也入則論思出則撫字于二者
何擇邪使之抱關則疆場吾事也使之乘田則芻牧
吾事也惟所命之耳不共是懼何敢讓勞二千石古

岳牧之任也 天子以襟帶之國出手詔詔之是將
以季布汲黯使臣矣乃今孳孳在民曾不能一當漢
吏敢謂勞乎客言過矣客曰余觀論著之士亦師心
爲能耳而君侯雅言師古則庖犧氏何師邪主人曰
否否庖犧氏不師此聖者事也豈爲書契哉宮室衣
裳耒耜舟楫之利皆古聖人創法而百世師焉後聖
有作不能易矣語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孔子
讓聖而不居亦惟無用作也藉令挾喜事之智而干
作者之權去宮室屏衣裳舍耒耜舟楫其能利用者
幾何使不師古而以輿爲戶以履爲冠樑木爲舟剝
太田集 卷之八十四 十二
木爲耒其不利也必矣故論說必稱先王制器必從
軌物古人先得我心師古卽師心也倍古而從心軌
物爽矣惡足術哉客曰有味哉言乎使桐葉遠遊之
志居北面者三年庶幾不失正鵠今不能也客曰桐
少而周游探七十二君封禪之跡茲入楚登大嶽其
鉅麗等乎介丘然而古者不封至于今始顯何邪主
人曰山川地之紀也其隱顯天之時也邦畿且然何
論封時三河王者之更居也而勃碣之間有名都焉
岱宗天子之有事也而大嶽之上有祠事焉亦各以
時顯耳由今視後則升中之域闕乎一隅者何可勝

紀何有於七十二君客曰嗟乎山川且不能違時彼于時以求顯者非夫也敬聞教矣

客曰桐得師祝融之墟實其言則不死之藥可得君侯能從之游乎主人曰吾聞之吾師其言生死也辨矣生死者晝夜之說也生則有死晝則有夜天之經也天地且不能不毀而況藐然者哉曲士徇生則冥靈爲壽達者通物則彭祖爲妖吾師方以陰陽爲玄牝日月爲刀圭億萬爲春秋宇宙爲終始其所謂不死無爲此拘拘也拂天之經而幸須臾無死將焉用之客曰幸哉桐之得聞此言也猶河伯之逢海若也

太函集

卷之八十四

十三

得觀大方矣高陽氏曰依古以來一而已矣儒者擅其門戶在老氏則麾之此衛道者之心也然而仲尼獨嚴事老子儼之爲龍假令讐異已而求多焉進者懼矣方仲子出儒而入老猶可概諸中庸使得教父而事之此龍德也他日能引道德之繩墨則余願爲關尹焉

說六首

形家塗說

地以理言分之則條理也合之則文理也關之謂乾闥之謂坤一陰一陽之譚道坤之象曰地勢坤故地

以勢爲上有丘里之勢有州邑之勢有郡國之勢有天下之大勢勢輕重也善乎考工記曰審曲面勢故回面向內則勢尊反面不歸則失勢天地盛德之氣始于西北而盛于東南黃河圻海內而中分之其始河流歸東北則冀州多聖帝明王其後改而趣南於是乎東南盛矣昆侖三分而出中爲中條左爲北條右爲南條中條則由陝西而河南江北盡于山東北條則由山西而盡于北甸南條則由滇蜀粵閩汰江浙而盡于南甸中條則陝西一都會也涇渭交殺而函固矣自伏羲以及文武周公產焉秦之彊漢

太函集

卷之八十四

十四

之盛都焉自關而南四達猶唐肆也其產則神農成湯漢高光宋藝祖及我太祖世宗盛矣都則成周有道之長卒於不振東漢亦如之有宋滋甚何以故房皇斥而門戶䟽也爰及山東則濟上爲峽南北分小建瓴而下海內無雙表以泰山浸以東海決決乎大矣是生尼父萬古一人其徒三千此焉淵藪要以孤懸而藩垣不密直遂而振梟不嚴以故師道雖尊當衰世而沉下位有以也北條則堯舜禹三聖迭起揖讓而致太平元凱畢登斯爲極盛由前則黃帝起阪泉之野由後則文皇起太原皆是物也北平之都

自遠而元開我 成祖王氣鬱鬱垂八百年周京漢
都方斯蔑矣南條則成都沃野千里斷以劍閣束以
三峽拒以瞿塘亦一都會也古史稱顓頊高陽此之
自出鴻荒渺邈未可明徵其後則昭烈偏安曾不足
以當鼎足謂地靈何江西漢陵炎劉之陽燧也他若
南粵閩越南楚東吳割據一方終於艸竊宋既南渡
乃都臨安至若六朝邇都建康未能混一及我 明
掘起肇基可容定鼎南都天日重朗則開闢之始也
儒者若濂谿夫子徽國文公東越文成此皆聖人之
徒輓近世始出春華秋桂無亦將有待乎故天運有
太函集 卷之八十四 十五

李季子字說

李長公有丈夫子三人伯曰某仲曰某皆長公所字
且以昌阜斬之者也季子台禎年少耳長公見季子
且謂余曰禮不冠不字余班白舉季即他日筮賓而
命之字安得如君侯賢願君侯字季余惟三台爲星
者六其上則君相當之其曰台禎則命世之符也長
公有輔世之德而而未章余觀伯仲之間蓋斤斤乎

濟其美矣季子生而茂異且有貴徵然則修長公未
畢之業見於世而章之必季子也遂字之曰章吾云
客曰星辰者天之章也賢才者國之章也即季子如
君侯言其爲章也大矣豈惟章世德已哉余善客言
能開余之不逮因操牘並載之

冠劉生字說

稷契事堯其後皆有天下堯天德也顧獨舉天下官
之即祖述不可勝窮世澤謂何耳漢受火德故曰炎
劉史氏本漢之所由興蓋堯裔也漢自布衣起誅無
道秦絜其成功湯武瞠乎其後揆厥攸載肇自放勳
唐哉皇哉始非虛語劉生始籍名博士余爲之更名
建炎直指君冠劉生則謁余字冠者劉生席故業當
明時余將以舊德修之願毋忘其本始於是見之客
位字曰肇勲嗟乎漢享有道之長伊耆氏之遺烈也
徼其光四表格上下乃壹稟於欽明唯欽則明唯明
則遠大哉堯也罔敢不欽何有于逢掖劉生受詩三
世矣緝熙敬止夫非文王所以造周也與哉昔人有
言文王得統於堯徵是而信劉生勉矣

吳虎臣字說

昔召虎平淮著疆理旬宣之伐詩人多之今淮海當

天下中蓋輻輳之區襟領之國也藉令議守虎寧
詎能乎吾鄉吳次君產淮陰受名於其先考命曰牛
淮會余東游則就余問字次君負一刺緘劍足跡徧
名山大澤間視千乘之業脫屣去之尚安事守顧獨
悲歌慷慨翩翩然有節俠風至其睥睨三事枕藉百
家庶幾乎矯矯者矣夫忠信禮義儒者甲冑干櫓在
焉莫非王臣何論草莽劇孟以布衣嚴于敵國況不
爲孟者哉余因以虎臣字次君次君敬諾

茅平仲字說

漆出大隗山鄭水也鄭公孫僑得鄭孟子少之執政
太函集 卷之八十四 十八

若公孫僑不失爲古之遺愛持議者猶然見察非霸
心邪霸者急人知其民易德易德則難繼難繼則易
窮何以故不平故也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民
不知假之以時在宥而天下理矣故天不以貧者而
輟寒地不以勞者而輟嶮日月不以勤動而輟晝夜
王者不以衆庶而輟崇高平也今之從政或虎而冠
不者率以婦人之仁干譽百姓卽解衣推食其能濟
者幾何授之田里教之農桑雖有不齊卒鮮凍餒此
之爲德寧有窮乎衡不以錙銖爲明水不以一溉爲
利蓋得其平焉耳余客京口則茅仲子從余游仲子

名漆學孔孟而將從政者也仲子知大體余故以平
仲字之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仲子勉矣

黃宗玉字說

往余推轂闔士首黃全之于時口屬大將軍逆爲上
客余辟其子尚溫爲掾旣從入司馬門全之故字尚
溫未善也余命之曰宗玉字乃更其後出爲頓榆丞
徒王官不就亟歸子舍庶幾逮父季年茲將父命謁
太函請余爲故字說余惟天地之盛德曰溫厚聖人
之盛德曰溫良德之基曰溫恭教之首曰溫直溫其
如玉則君子比德于斯要以溫不徒溫爲嚴凝爲良

太函集

卷之八十四

十八

爲其爲直相憚相濟參和不偏玉亦宜然其溫也爲
仁其栗也爲義栗勝溫安取擇溫勝栗安取廉藉令
無瑕何可宗也而翁樞承北面折節而從吾游溫矣
至其睚眦大將軍之上叱咤諸賓客之間麾綈袍棄
軒冕不啻脫屣去之一何栗也宗玉治三尺習六書
屈首若諸生溫矣丞卑卑耳顧乃蒿日菜色衡命緩
征民間聞所部督過之一朝而輸篋庫者溢于期會
又何栗也吾子服吾字久矣夫復何言雖然吾非玉
也則亦非礪也猥云瑟瑟睨者指其不然何所詆之
溫不足也吾字伯玉乃今而始知非吾子宗之人其

鼠腊汝矣匹夫懷璧罪我之由老氏有言不欲珞珞
如玉碌碌如石斯其玉質而石章者也宗子者其以
是而守吾宗

太函集

卷之八十四

十九

太函集卷之八十四

太函集卷之八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雜著十三首

七進

六月戊申襄國人從諸大夫待命王所願得蒲伏廷
下呼千歲者三謁者曰王令國中毋賀臣何敢以聞
其皆獻狀得當王者入之皆曰敬諾客有少年而綠
幘者自稱客卿脩容而進曰翼軫之野江漢湯湯導
嶓冢疏滄浪尊齒乎四瀆鉅壺乎三湘爾乃陽侯汎
濫河伯翱翔滔滔方至沆瀣汪洋斯固七澤之上游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一

三澁之舊疆也王於是稅輶輅從舳舻揚桂楫而蘭
棹葺荷蓋而葯房騁南風之五兩舉中洲之衆芳乃
命舟牧競水嬉儻徊乎大堤之曲容與乎木蘭之陂
結江妃之雜佩鏡游女之蛾眉獻令顏而豔朝日發
清商而歌銅鞮心愉目成愴兮忘歸斯亦行樂者之
上務也願效之王謁者曰此流連之樂先民恥之謹
謝客客有服縵胡之纓者以軍禮見謂謁者曰方城
之山保界楚都睥睨干雲馮陵太虛北繁宛洛西掩
荆舒夫固禽獸之蓋藏田獵之隩區也王于是發右
廣簡車徒申七伐戒三驅房肅慎服昆吾養由騂乘

造父奉車轍跡窮乎采阻兔置列乎方隅飛者欲翔走者中龜獲車既實營窟爲虛割鮮饗士行多休徒課功班賞其樂只且其斯爲楚之田也願效之王謁者曰王服光訓無作禽荒謹謝客於是方外司馬歷階而進曰謁君不聞大岳之鉅麗乎延袤千里其高萬仞豈惟東有介丘西有太華而已哉其上則揭神皐封帝時赤城霞起黃屋鱗次茲固帝子之所都匪吾人之攸憩王其齋祓將事命法駕而登之謁合官陳量幣祀太乙饗上帝秩節脩廣樂備就離宮禮方士揖浮丘迸五利求刀圭之靈藥操玄牝之高議探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二

可棲石田可耕或在壘而高尚或在屯而經綸皆能振玄風於畎畝流令譽於汗青山靈有闕遐軌斯存千載而下惡謂無人王能從之游乎謁者曰僕聞聖作物觀太上以之乃今之顯者或依日月或附風雲大抵皆楚產也即有雋俗之士豈終巖穴而已哉客休矣客曰昭明之爲太子也稽古而脩文事結客而臨高臺多士景附厥有鄒枚莫不持雕龍之辯負揆天之才相與收菁華於往籍講同異於高齋斯亦諸儒之所膾炙藝士之所取材者也殿廷之西遺構在焉王幸而臨之開著作之廷進逢掖之士挾策而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三

爲壽王庶幾可之於是謁者以聞命大夫以下皆入

家大夫述

先大夫蚤不宜子中歲家大夫始生甚珍之不使干仕稍長從大父受賈以鹽筴豪吳越間家大夫不喜操利權遂罷賈少有膂力習兵會 詔開武學籍名

諸生大母吳諱言兵尋又罷去家大夫生而頎美脩然若神仙中人於是喜言神仙日延方士求不死之藥卒無驗其後遇碣石真人盡得其術赤銅可化爲金一夕土釜作雷鳴亡其藥家大夫則以居廛而求大藥故不成又大父母春秋高終不得入山卒業會

太伯集

卷之八十五

四

大父母多病家大夫日侍湯藥遂罷其業業醫業既成鄉里窮乏者多所全活既而曰吾非鬻技直欲以技活人設有不精徒令一人不得其死即活千萬無爲也自大母即世不復言醫其材能高旁綜百氏無不淹貫往不肖官武庫數從諸郎攻古文詞家大夫雅以爲言孺子幸居 闕下服事司馬舍中上之稽考 先朝故實若名公奏議可以爲後事之師下之習司馬法察將士能否邊圉堅瑕可以當一面之寄不此之務而工無益異日幸而在事無寧賦詩退虜邪家大夫家食幾二十年絕跡不入城市生平英氣

勃勃睚眦不受於人及不肖入官顧獨折節退讓里中無諍語辛酉不肖上郡最始封父爲中憲大夫襄陽府知府母胡爲恭人又明年家大夫杖矣母以相德顯齒與之偕其於家大夫則孟光於不肖則文伯母也

釋疑

空華問毗師曼室夫子非儒者深詆佛氏宜若不可與同群夫子折節而崇事之聚其徒貞其教聞者疑矣曼室曰唯唯吾故貌儒也惡知儒乃今事佛則貌佛也惡知佛夫三教一道也自一而三則同者未嘗

太伯集

卷之八十五

五

不異自三而一則異者未嘗不同易有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是道也儒者得之爲中和佛氏得之爲正覺老氏得之爲玄同其歸同矣三者同歸而殊塗將不免黨同而伐異乃今儒者在事故其說長儒者之病二氏也猶食之病飲也裘之病葛也食者不能廢飲裘者不能廢葛然則儒者惡可以此廢彼哉空華曰不然佛氏棄人倫離妻子藉令率天下而從佛不百年而人類絕矣曼室曰唯唯儒者以五倫爲重佛氏亦以四恩爲尊觀其遺經父母妻子具在藉令一切棄人倫離妻子彼

先自絕西域聞其無人何論震旦此之爲務其惟至人乎彼將以慧日破迷彼將以智刃割愛彼將以聖視四大彼將以脫屣視六親及其羣緣畢空諸漏咸盡登彼岸矣由是而度衆生歷萬劫故曰能仁使徒拘攣於旦暮牽制于帷裳祇胥溺耳且也佛以出世間法主盟西方于時王公貴人宰官居士善男子善女人莫不承聽若佛所說皆最上乘能者從之耳吾儒六經莫非天子公卿大夫之事不越乎脩齊治平以爲言如以其辭必皆天子必皆公卿大夫必皆修齊治平則三農不與百工不備而民用幾乎廢矣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六

彼云事佛而皆棄人倫亦猶宗儒而皆廢民用事之必無者也空華曰固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彼不姓而名不耕而食則無君矣曼室曰唯唯因生賜姓三代則然不姓而名上古是已上尊其君下利其子弟不耕而食君子是已豈謂無君空華曰吾道自羲農以來萬世無弊迨漢中葉佛教始倡其人則異產也其言則異言也人主近之鮮不及禍是以君子不道也曼室曰唯唯夷考終古堯舜中天而興等而上之既往者罕矣當其時百物未名書契未立無爲胥化上下睢眴此老氏所謂自然佛氏所謂淨

土無事儒也帝王迭興賢聖用事仲尼刪述垂教蔚爲儒宗儒始名矣西極化人賓穆天子孔孟生乎其後率無貶辭至若漢明帝唐太宗卓然一代令主尊經闡教終不以其故害成後世佛骨召灾臺城致寇儒者率以此爲口實辭而闢之要以武帝憲宗非其人也圍人求馬於唐肆不亦左乎噲禪子之莽脩周禮本之無有率致滅亡假令以是而歸咎於儒誰之咎也夫異產異言在中國且不免越人被髮而之宋則宋人非之宋人章甫而適越則越人亦非之何者非其俗也經從梵語譯而成章味乎其言旨若甘露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七

謠俗蓋不得而限之矣故昌黎抗疏卒善大顛徽國力排異端卒爲達磨推轂始而駭既而疑終則渙然釋矣空華曰固也諸夏禮義之國其教則堯舜文王周公仲尼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其經則易詩書禮樂春秋奚不可也惡用彼曼室曰唯唯厭統綺者慕布衣飫肥甘者求藿食蓋習聞則玩玩則忘希觀則趨趨則易入乃今遭九夫於道語之以堯舜仲尼小知者則以爲古人不者莫之知矣語之以詩書禮樂小知者則以爲古語不者亦莫之知矣語之以佛號如響應聲雖非其徒不生我慢故宮牆數仞望望然

過之比至叢林輒稽首致敬此習聞希觀之微也當
世家詩書戶禮樂斐然同風顧弟靡波流日馳聲利
聲利所在羣起而爭口誦則堯躬行則蹠于是夫人
皆以先聖爲絕德遺經爲陳言儒術爲弁髦爲芻狗
玩斯至矣佛氏上觀無始下盡無明彼以諸天不能
不隳大地不能不墮色身爲幻世界爲塵其視聲利
去來曾何加損聲利斥則機事泯機事泯則惡業捐
猥云凡夫片言可以悟道佛性存焉爾況由此而脩
六度入三摩自信心始故韋布周身無用狐白屬屨
藜藿無用八珎何以故適用故也空華曰六度必先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八

持戒豈不彰彰諸沙門方嗜酒肉務貪婪視凡夫滋
甚持戒謂何耳曼室曰唯唯諸儒則仲尼之徒也固
多材賢乃今出入倍于人倫不無人矣此不善學者
之罪豈仲尼之罪哉諸沙門亦莫不然幸毋求多干
佛空華曰佛性人人具足歸而求之有餘師夫子顧
爲之聚其徒與其教失當務矣曼室曰唯唯上之維
風有位者之事也宜莫善于儒下之化俗有道者之
事也宜莫近于佛僕甘心草莽之下苟可化俗敢不
畢力而從之吾郡山水隩區近代人文始著自聖僧
而下千載寥寥諸沙門日事瑜伽終世不聞真諦邇

來二三佛子崛起故鄉猶復使之棲息瑜伽是發與
倡伍耳雖有貞白人猶以倡目攝之故薰蕕不同藏
雅鄭不合奏皆是物也儒者明經應詔降才豈殊吳
越名州拔十得五偏方下邑歷數百年而無所知
名其觀感者異矣故工必居肆射必比耦駕必從良
務在相觀爲善耳乃今爲之擇地開林則居肆之工
也爲之安禪聚講則比耦之射也爲之延善知識爲
之發大辨才則從良之駕也必如是而後可以收專
壹之効立不二之門由是而能自得師能自見性然
後分麾而出卓錫而居山水隩區悉成佛土此第一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九

養生辨

家大夫學道東海之上遇至人僊僊乎歸大藥可計
日就也越十年而有難色禁勿談即其技單其神王
矣顧未艾而艾視夫人無異能焉母弟曰胡長公少
爲淮海大賈日飲而傾四坐爲酒人雄夜歸狹邪二
八更侍欲至奢也行年六十而始艾猶然甘酒而嬖
御人夫養生莫善於家大人莫不善於舅氏兩人者

血氣等盛筋力等強斑白淹速有差何相詭也黃庭
君曰襄陽公多智人也故多思多智多惑多思多勞
時而忽忽時而營營朝握髮而夕稿矣長公負盛氣
倜儻不羈遊困而無以爲家睚眦自若獨亟呼酒召
諸客曰來吾與公等飲耳或構叔氏因而窘辱長公
人將不堪長公睚眦自若獨亟呼酒召諸客曰來吾
與公等飲耳其善自寬若此夫心勞則形易敝逸則
全此其較也襄陽公有弟同齒而黔首長公有少弟
白首先之勞逸之微何論血氣曼室曰固也余小子
侗然者也孩若犢童若駒結髮而受事若繫匏瓜事

本全集

卷之八十五

十一

畢若芻狗歸而周游若麋鹿之適豐草居若斥鴳所
思不越乎榆枋絕智屏思庶幾乎渾沌氏之術乃今
父母兄弟具在四十而見二毛敝無日矣何故哉黃
庭君曰噫吾子過矣爾將以爲絕智顧未能忘是非
爾將以爲屏思顧未能忘古昔惑且勞滋甚謂養生
何軒懷氏有言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以長生爾
默默爾冥冥爾毋以堅白鳴其天全矣曼室曰固也
舅氏不務重積左儀狄右麗姬勞之搖之何不用也
顧行年六十而始艾宜無當于軒轅氏之言黃庭君
曰不然請借佛爲喻佛子以身事佛唯飲食男女爲

兢兢所謂持戒也戒則定定則忘未至於忘猶知飲
食男女在也忘則無醜毒無醍醐無甲兵無衽席諸
漏盡矣是故具信心者戒具深心者定具解脫者忘
忘無心也諸佛無漏往往順事而逆施之不知所戒
尚安事持不知所持尚安事定非解脫寧詎能乎善
乎管夷吾之論養生肆之而已朝穆妄自輕而困子
產鄧析直以爲聖人則長公之徒也何謂形何謂精
曼室退而自失曰異哉舅氏沿波流登彼岸矣舅氏
聞之喜舉卮酒進嬖人脩樂事如故

論相

本全集

卷之八十五

十二

詹仲子造無相氏善相人者洪生在焉仲子始勝冠
問洪生相洪生曰郎君必貴第徐徐仲子曰亦後五
年而貴邪曰未也十年邪曰未也仲子不悅奮袂而
去及仲子年四十始上太常乃奇洪生於是復問洪
生相洪生曰郎君形如鳳時周覽而後翔故不利在
初當目乃利自今千仞往矣然直道從事即有言責
必爲箇無相氏曰三天子都山峭厲水清激烈士貞
女往往生之獨骨鯁之臣不少概見如使仲子得志
即三事九德曷加焉仲子勉矣仲子避席曰不肖未
始懸弧鳳乃見夢越昔而舉不肖家大人遂以命名

不肖辱家大人何敢言鳳顧不肖直慙無禮不取苟容即片言有利於國家無生歿以也無相氏曰幸甚卷阿鳴鳳良臣以之貴相得也後世負俗而抗直言亦曰鳴鳳直臣以之貴希有也夙夜皇皇務持國是以贊天子良臣事也夙夜皇皇務陳得失辨賢不肖以弼天子直臣事也此非通達國體詎能任哉當世寬於養士急於用人失養而能濟用者鮮矣士棄佔畢如棄弁髦始爲郎內列朝寺外治程書其涉世之日淺矣一旦而責之言事惡能豫謀即使之察失得之林論辨賢不肖之名實是未翼而飛者也善仕者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十一

以言爲諱直以養交甚則擇可而言聞者不怒鳳毛而與鷄鶩同食將安用之上之朝就舍而夕上書幸得一逞苟可藉手不避逆鱗彼其汲汲狗名不可謂不烈矣顧逢干歿諫其心罔不在君使徒招君過以立名雖得歿所猶有所憾非鳳德之純也次者則以主德無闕不敢出一辭顧獨肝肝睢睢務在搏擊無論燕雀即鴻鵠將不免焉是鳳采而鳴鳴則不祥至矣蓋昭明之屬也今天子求直言群臣折節受善他日仲子在事寧能與鷄鶩伍邪乃若矜氣窳言恫喝衆庶以明得意仲子不爲也要以純德顧豫養

何如仲子勉矣昔伊尹脩諸畎畝惟一介爲兢兢卒之廢夏興商放君復辟而天下無異議何以故一德故也今之言者躬行謂何在我若固有之於人終不能舍即一鉤二卵具在丹書以此責人人弗受已仲子其務脩德則一介爲之階迄于德成未言而人信之矣夫形有聾瞽難以辨色審聲心亦宜然知未及之而言諄也人弗信已仲子其務多識居巖穴而慮國家攷舊章辨人物因革舉錯先明諸心時然後言鮮不爲律離朱師曠百世之耳目在焉亦各以其材耳楊子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盈則亢氣餒則卑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十二

唯中則和發皆中節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矣況于人乎勿助勿忘則養氣者之所有事也力此三者純德乃明仲子勉矣仲子曰善即相者無當於不肖斯言固後事者之師敬聞教

閔世

論世者有言有虞氏不若泰氏循是通降則三代不若有虞由漢而波其流愈下明從其朔不啻積石龍門嘉靖以還則河洛也余始涉世業已薄君子而思野人其時部鼎登齊竿進威福倒置何可勝原要以簋仕無瑕率能自保此一時也頃之國秉歸楚奄

以凶終即骨鯁不容而鷄雛不及又一時也當世明
良具在埽而更之黜陟幽明明若觀火庶幾乎世興
道道興世矣乃今吏計則我不敢知夫以三歲計羣
有司必稽于衆蓋朝而受計與衆共之自有郡國以
來未之或改上之殿最質諸所部下之直道徵諸斯
民內之受質而折其衷揆之衡石雖有貝錦其將安
施本之合併爲公公道著矣龍君御之理吾郡也自
庚及丙凡六年薦者自監大夫及部使者凡十有六
疏嘗一上計一質成載在司功則言言美矣無論境
內即五陵六郡以及三吳自鄉大夫孝廉文學以及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十五

諸父老稽之輿誦則言言美矣人言理之最宜莫如
新都新都之最宜莫如理即齒未及壯計畢固當首
尚書郎既得驛書主者以材力左理于時三老踣庶
人走哈相愕曰信邪非邪其將犴麟而鵠鳳邪斯世
也而有斯移也謂將來者何細民懼矣諸文學弟子
瞪相視也聚族而言曰驛書在信矣是鳳可髡麟可
刖也無寧鵠之妖鳴犴之猛噬固足多邪然則麟鳳
何災趾羽災也斯世也而有斯移也吾黨將安放邪
君子懼矣諸鄉大夫兢兢然眴眴然憤舉戚戚然相
告曰有是哉毛羽之屬各三百有六十不謂不多其

長鳳麟賢希有也今則希有爲崇何賢邪而今而後
不幸而羽有鳳趾有麟無寧自翦之自滅之殆將免
矣斯世也而有斯移也則疇昔之所不及者今且及
之夫既及之何所不及藉第令其餘可賈何及邪善
者懼矣太函氏盱衡而語曰嗟乎生人受命于天世
亡論已司理起楚請言其方汨羅之後厥有長沙其
一倍世其一逢世卒之異世而同放世無預焉莫非
命也則亦莫非天也理能得之所部得之斯民得之
司功一旦而失之在事言有失也必有以也夫既上
下無怨中外無尤交相得矣彼其所以寧詎能屬耳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十五

九天之上寓目九地之下乃始得其間乎且也朝瑜
暮瑕衆齊一楚是果無定論乎抑亦有異聞乎此固
兩所不能窺重黎所不能測也不佞竊聞之矣太上
命世其次殉世其下干世命世則周公孔子是已天
且不違况于世乎殉世則屈平賈生是已其作述至
今誦之世惡能喪道也惜其不廣並以憤亡道喪世
矣吾觀司理之被此名也以譴恠然意下粥粥然如
將不勝頃之則廓然其若夷由由然若自得夫是之
謂不世兩君子然乎哉乃若世俗之日趨吾未見其
止也是可閔矣作閔世

問俗

從子濛問俗泰茅氏曰太上化俗其次易俗其次從俗其次負俗其次絕俗其下徇俗太上三五之世其民徐徐于于如野鹿如標枝如嬰未孩如鷄如鷩蓋無爲而民化庸詎知其爲俗邪庸詎知其爲非俗邪三五以還同教異俗有鰥在下三年成都虞芮質成朝野咸讓相魯三月道無遺奸畏壘大穰因而尸祝此其易俗者也內聖外王之緒也乃若純冕獵較見衛小君寧承而制之無寧亢而爲害此其從俗者也玄聖素王之事也下此則弟靡波流吾爲砥柱是曰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十一

隨也可無害其爲可然無害其爲然隨者不得不隨吾其處於二者之間右從俗而左負俗借曰可絕言其爲箕頰不爲首陽吾其爲延陵不爲汨水彼其徇者非吾事也濛曲跽而請曰若濛者足不出父母之國受業不及先師之門直將恣恣然徇流俗爲哉即有曾無心非所甘矣藉令國俗非所預也其將如里俗何泰茅氏曰老氏之寶三里之故俗庶幾乎近之矣所不具足者其惟慈乎俗旣下衰失其故步夫儉德之共也不侮不奪禮制所由生焉乃今儉則務多取務多取則無饜蟻慕之蠅噪之蠶食之甚則豺虎攫之即簞食豆羹按劍相眄詰之以家人之六正不啻弁髦無問慈矣在昔保家之主不敢先人即橫逆加之莫不承順乃今務爲豪舉示不可磯雖有小言報之過當此非長守富之道也吾子以千金之子而服御轂于中人之家父命以貲入成均則曰吾斯之未能及儉矣善從俗矣顧入事父兄出事長上孽孽敦厚於人倫問之刀布謝不敢知以聽嚴君之命以此而視無饜不可同日語矣非負俗能如是乎塊然一室緇古史誦古詩遇人退然若不勝衣能下人矣脫唾之面必其自乾斯其與古爲徒善負俗者也世

之穰穰者焦神極能直爲耳目虜耳顧其真君避令
日陷于非僻而不自知使吾子警然爲富賢容高蜚
長鳴以侘觀聽惡乎不可周視州閭鄉黨何莫不然
乃吾子不有其私具曰有父兄在此父黨之所竊歎
子舍之所特聞者也吾未敢輕假以賢者殆將免焉
鄉人乎濛又曰舉世耳目爲政率以功利剝心固也
伯父不然獨行負俗自壯及耆無間矣乃今任天之
放率逃譽而不避人非無亦和光同塵德之玄也泰
茅氏曰至德玄同則吾豈敢要之耳目爲政則非譽
易移狼顧而狐疑莫爲適主惟真君在各以其時行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十八

首計紀事

是歲之首內史暨諸方伯監司若守令皆入朝 天
子受質而下天官程殿最既殿不職者如千衆削黜
有差乃合京兆藩臬郡縣中外臣工無慮千萬計周
咨慎擇舉卓異者二十二人籍之天官以待推轂海
陽令丁應泰首舉籍中蓋官不必序惟其人具曰治
行第一境內欣欣相告吾令居然擅場司馬氏故嘗

載筆名山勒令功德觀茲異數宜不一書今雅從余
遊避席請益疇昔上計余有贈言今茲之行余有計
對三異有記荒政有碑纏纏乎更僕悉數之矣是舉
也由漢而下未之前聞即余非良史材猶得以稗史
紀之矣夫自京兆以及列邑則令爲難自三輔以及
萬方則甸服難矣由由無法察察無徒用武以張用
文以弛得民則上側目獲上則民生心右閭右則左
携主閭左則右貳猶之齒角有羸縮尺寸有短長兩
利而兼得之難之難者也當官三事夫人能知之夫
人能服之令亡難已其見計也蚤猶熟慮而從人其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十九

明也析秋毫猶專視以胥化其遇風波之民非武不
輯久之則良民無懼壹以文德綏之有善不居歸于
所部令出而民不悅無然詭隨肺石不寃樂與休息
抑或爰書出入三尺倒持彼辟此衷不憚專達不茹
不吐恤貪安富而羸詘依焉脩此六者故全也令以
其材嚮用何有要之以才用才則自用而浸小以政
從政則官備而神行故洵沫不若相忘司微不若司
契成心剝矣用而不勤率是而履有虞氏之庭則亮
天工者之能事也單父武城或末之逮卓魯然乎哉
既而令受 璽書乃趣還縣巡行邑里發粟設糜重

以時疫大行徧療疾苦掩暴露于時溝壑皆有起色
境內益親聞之道周徵車旦暮且至聚族而趨公府
豫留令行海陽有天願借一如河內余惟歲周五稔
則天授海陽無已將裂土而封乎殆於不可且也地
維不以灌溉而私滄海天道不以肖翹而私化工然
則令惡乎留留之以翹父之石耳

辟言

泰茅氏曰直言有三重而鷹擊不與焉此非平康正
直之倫殆難爲力三者何也脩主德也杜姦萌也和
國鈞也正心誠意之說自昔厭聞舍是則無以格君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三十一

心之非徒翹其過耳此脩主德之難也人主深居大
內媿然與婦寺俱咫尺違顏有如萬里納牖則其
機格叩關則其勢睽猶之瘍集於喉藥石針灸所不
及急之則呼吸生變緩之則醞釀滋深此杜姦萌之
難也夫可否在執政是非在建言虛已而達觀可否
是非一道也執政或作威而守勝建言或作氣以求
多古人有言氣猶水也言浮物也過作則激激則爲
汜濫爲懷襄其傷必多行險而失其信矣故詭隨則
黨吊詭則表表則敗群黨則媚世此和國鈞之難也
如將引重必先圖難圖難則無擇言言重則國愈重

矣人臣委質國爲重而身爲輕顧吾之身天下國家
之身也身死而言用庶幾乎言重于身脫言不用而
身亡則身與世交喪矣言與骨俱朽矣溝瀆爲諒自
經之謂何彼以鴻毛而博泰山則關龍逢之屬也乃
若比干剗矣箕子不以其故貶仁九族鄂侯脯醢其
身西伯不以其故而損至德要之聖人無死地外其
身而身存輕之不失爲忠重之不失爲聖明疇演易
皆在明夷此聖者事也量而後入惡用尚口而爲名
高高則鈞奇卑則取徑借曰如矢中命然乎哉且也
移孝則忠移忠則孝其心一也唯所用之善事父母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三十二

者務幾諫而志不違善事君者務諷諫而言不顯曾
參什杖孔門距之夫豈苛求失大體矣子非無赦之
罪胡爲乎歸親以不慈之名臣之納忠何以異是伯
奇自及申生待烹可謂曰恭不可謂孝雍門鳴轂先
軫歸元介推自燔鮑焦立稿可謂曰烈或非聖人之
徒浸假自扞於不辜而傳其主於不令則取節者之
爲也居今之世安所嚮方太上忘言其次求言其次
受言忘言亡論已求言則謗木諫鼓受言則止輦避
惟言責在躬卮言時出始投之以可受旣示之以可
求久則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蓋不言而化與之胥忘

故劉累忘龍梁鵞忘虎卒之神物馴而異類格是謂
兩忘求無所求受無所受矣與其以身徇國吾寧以
言徇身其有言也未始有言也其無言也未始無言
也發矟游刃因得養生吾其尸祝乎哉將代庖丁割
矣

四問

問書曰作聖詩云無邪貴思尚矣而易繫亟稱無思
無爲何思何慮孟子揭良知以明仁義亦曰不慮而
知夫知以不慮爲良則思無益矣禪家六行其一思
惟似亦未嘗廢思也顧其上乘不可思議即一念起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二十三
不啻千里失之此與孔孟之指同歸而詩書盤矣吾
道一而已矣即佛氏亦以不二爲法門第折其衷如
之何其致一也

問三教之議幸執事負俗而平之俗儒詆二氏爲異
端直謂其利已而忘人有體而無用耳夫自羲農間
物歷數千萬年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大都無爲而治
虞周禮樂之教不數千年業已濫觴老氏將反古以
拯今非自爲說也佛氏諸相非相無我無人普濟衆
生同歸正覺紛紛聚訟頗涉不情竊以吾儒齊治均
平稱物平施老氏以茲今而例古昔則聚葛異時佛

氏以震旦而例西方則舟車異地故出門合轍容有
不同乃若高明廣大精微二氏無讓獨中庸爲德惟
儒者能之執事謂幾微之差在人自會此則不佞之
所未喻者也請明以告我何如

問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堯舜文王周公由此其選後
之戒慎恐懼死然祖述憲章顧孔子疏水忘憂顏子
簞瓢不改即曾點春風沂水獨當聖心蓋其樂也濂
洛相傳不離主敬及其尋孔顏之樂雖曾點猶然以
見大與之近世宗儒亦往往務自得而求真樂夫懼
與樂皆情之一也未發而有所中之謂何說者謂未
得則懼得則樂亦淺之乎窺聖人矣豈堯舜文王周
公之聖一無所得而孔顏顧自滿假邪乃今專事戒
慎恐懼懼涉矜持語樂而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
或失則蕩要之無兩可者也願聞其方

問夫子賢於堯舜釋之者則以爲聖不異而異于事
功竊計門人稱誦於當時非事功以也堯舜執中夫
子時中執之與時猶守之與化也堯舜性之也非守
之也固不敢以文害辭要之夫子之所以爲時中無
意無必無固無我是已堯舜之德大哉至矣借曰絕
四未之前聞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顏

氏得之而爲約禮曾氏得之而爲格物並得其宗夫約而復之守之謂也猶難語時物格則皆中節矣乎當其未發良知具在是之謂中孟子明孔子爲聖之時原其始必歸重於智皆是物也顧夫子之時中不涉將迎不立能所不容擬議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已即物格知至而止至善果即得時中乎其未耶

西歸引

華以齊州爲中國梵以天竺爲上方顧老氏出函谷而師釋迦達摩度流沙而祖震旦智涵差別道本圓融無三摩無五濁無先後無中邊原始要中通一無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二十四

二孰爲法界孰爲虛空西來比丘具佛子相繡頭環耳深目稜眉不衿不襦不冠不履其名曰諾曩縣紇哩其國曰迦毘羅其居曰韋駄菴其師曰庚迦哈哩是行也隨喜東方國土縱觀大地山河爰及九年始通三蜀因而遨遊諸夏瞻仰兩都諸佛地則瓦屋霧中普陀五臺峨眉伏牛九華諸名山則雲華雲臺岱岳衡岳廬岳玄岳白岳頃謁肇林精舍會逢大士生辰言語僅通機緣偶合叩之則再稽法臘將反化城曩忽亡繻茲求授節庶資利涉且證多聞粵自經傳四十二章藏積五千餘卷梵諦悉流東土華言未入

西方自分凡夫疇敢先發竊惟經猶法筏藏亦言詮非聖非凡不增不减道外無法法外無言比丘實往虎歸宜無不可遊方之外何用開譏學人願力雖微護持爲急爲之闡西來意歸而質之本師

汪世墓戶從約

吾宗自思立公遷歛歛以別祖祖之自是以來丘墓具在乃今履畝經稅立戶同歸蓋歷七朝更十世堂斧可跡圖籍可徵郡中諸世家無兩矣上之則肇跡龍驤塵有封樹沮于不專下之則居方類族各有司存闕於不壹故未遑也吾郡皇皇義舉不憚徵茲從之我王祖扶義而興保世表俗于是乎在於時十有六族無慮萬夫即損魁父之丘何有東海凡我近屬永肩一心歛財必以已先人經費必量入爲出諸所出入受籍特書質諸宗廟之靈庶幾無愧由是序昭穆而爲譜肅烝嘗而爲祠率用此耳

方千魯墨表

太函氏曰方千魯述以墨質成品有五其始爲瑤草以工特聞千魯則曰吾求之法象而始得也寧詎衆雌而無雄旣而爲大國香庶幾乎國工矣則又曰吾求之色澤而始得也守吾宗而未始出吾宗於是爲

大紫重玄美矣善矣盡矣則又曰吾業已得其精神
玄之玄矣吾將求之材美工巧之外吾將游水德之
初吾其爲非煙吾其爲寥天一吾技單矣夫工非儒
者事也不儒不工儒而不工儒無當也儒術爲政人
官爲能純粹精良故無遺憾于魯以此世其業卒以
名家其子嘉樹殖之林林乎滋茂矣象有五一日規
二曰萬三曰珽四曰圭五曰雜佩圓爲規方爲萬正
直爲珽脩者銳者茶者葵者爲圭凡諸取數不齊皆
爲雜珽義有六一曰國寶二曰國華三曰博古四曰
博物五曰太莫六曰太玄昔人饗芹曝而獻之君不

太函集

卷之八十五

二十六

忘君也 聖主日御東觀親子墨客卿草莽之臣何
繇特遣唯是休徵瑞應竊以摹至治而泳太平國寶
尚矣論思獻納決策摘辭經緯章相潤色帝業故次
國華古人與楷後世爲楷多文爲富物亦宜然故博
古次之博物又次之九流百家道術裂矣二氏游方
之外業擅緇玄要以無相無名斯其參兩緇則太莫
玄則太玄即不相謀何可廢也或曰法寶或曰鴻寶
其在斯乎表者以六義衡之五象縮之類族區分可
僂指矣

太函集卷之八十五

太函集卷之八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偈二十七首

非法偈 有序

佛子以誦習游譚爲學佛故儒者不親即親之亦必
具威儀習言語文字者耳以是語佛不啻徑庭長干
開士德清持一鉢來都會日聽經講座下已復循乞
諸名山暇或爲詩往往膾炙都人士之口嘗從故都
善余弟介弟謁余余與之言間有入者余謂浪游綺
語佛戒在焉爾毋躡躡爾母呻吟屏爾多慮舍爾多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六 一

聞七日掩關既出而後來謁余將以法眼觀汝矣會
余以 賜告去德清請先行將抵少室經伏牛陟匡
廬期余於肇林之下屬余以言爲贈遂爲之作一偈
云

有法原非法非法復無名面目本來無何論齒與趾
浪遊兼綺語卻步欲求前所以西來宗不復立文字
一切不思議巍巍最上乘信手可拈來開口無着處
爾經少林寺試問少林師一葦礙江流隻履迷沙界
九年面石壁千劫現金身雖云顯化權不離有爲法
牛山何自苦有法即有魔寤寐果能同法魔各無所

一杯彭蠡水千仞匡廬峰
辦辦青蓮花如如成佛土
爾來拾蓮子種向肇林開
開時莫待釋迦拈拈處恐
教迦葉笑

余度僧自月主聖僧庵自月受偈於余遂爲之
偈偈曰

寶月當三五光明照十方浮雲乍有無不礙光明體
明晦生憎喜徒作世人觀若作本體觀無明亦無晦
觀月原非月此觀非正觀自月不思議初無可觀者
沙彌性喫從師朗公入鉢中朗公祝髮度之摩

頂受偈

本叢集

卷之八十六

二

本來常住虛空現出山河大地頓除煩惱六根便了
菩提四諦噴白毫光裏證圓通此是西來第一義

朗公西歸舊業有事掩關余善其深心爲之作
偈

我聞最上乘言下即見性初地略禪定况復脩小乘
一切五蘊深如珠沉濁水直心務精進幻覺悉遠離
現出如意珠本來正法眼頓漸無分別定慧相因依
爾發菩提心回向菩提路要須無住住始見無生生
嚼蜜等中邊如來不誑語

驂雲摩天翼也殆難與燕雀同羣栖息肇林庵

忽三臘頃問法于長者子有契夙聞南去武夷
之支提將從故師求證茲謁行東郭作四偈投

之

鳴琴流入秋水破衲藏來夜珠欲問生前色相維摩
室裏文殊

肇林初出溪口明月高懸杖頭世界三千佛眼扶搖
九萬天游

阿耨無分去住牟尼一任浮沉試問天孫酒味更挑
玉女琴心

掉頭已失龍樹分手何妨虎谿震旦一鳴鶡旦支提
木山集

卷之八十六

三

再長菩提

梅花菴落成二偈

西竺旋開蘭若南枝初着梅花三身立地成佛兩足
隨緣是家

布金精舍三畝種玉香林一叢會處虛空粉碎拈來
塵刹圓融

送人入園四偈

一室有皈依十方無罣礙當人破此關到處觀自在
世界千常住虛空一刹那由來無彼畔莫自起風波
誰將一丸泥誤把重關遂龍虎自紛爭山河原大地

方外都無外園中更守中閑關從至日開戶總春風

逸禪偈送靜公還橋李

我昔見如來一乘居最上頓悟豈思惟正觀寧想像
非法更非空是理即是障二諦總言詮三身終法相
惺惺慧乃狂寂寂虛仍妄鑽頭不二門挿脚無盡藏
立地佛可成由來語非誑寤寐得真常縱橫歸至當
此後既應捨彼岸猶難傍亦知種善根安得謝塵鞅
以此徑逃禪自在無迴向不證亦不脩無得還無喪
離群罷莊嚴見獨依昭曠初時見佛尊終老任天放
何人過東林高座分方丈虛空時雨花天人日供餉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六

四

曼殊自有口摩詰渾無恙去去勿多言佛來也一棒

無哭偈

我聞衆中尊具足諸法相汝從西極來人作須彌望
肩隨丈六身宛在靈山上絕口黜聲聞冥心離幻妄
夙昔學初禪精勤利用壯獨立摠持門首窺無盡藏
俄而入剎塵一切無遮障慧燄燭十方更造光明藏
從此得真吾父之我亦喪但解圓鏡懸莫問流沙量
由來法界觀總入虛空藏三藏豈支離獨觀自昭曠
誰云解脫難之子任天放

大鄣須彌菴募緣疏偈

我聞西極尊最上三天竺東土亦如是爲三天子都
上窮兜率天下盡閻浮界如如騰震旦各各出須彌
疇昔有招提即今無瓦礫中間經浩劫旋復現真如
有何比丘身亦具法界性投諸長者子等發菩提心
材木任所需棟宇亦已構更須齊物力一切妙莊嚴
誰能善護持必藉諸檀施即心亦即佛無我亦無人
願結歡喜緣同歸功德海

病中爲攝山僧如敬作一心偈

有序

攝山僧如敬易二字曰一心其始發願出家則余仲
氏序矣仲氏且爲之闡明三教一當金篦如敬仍虛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六

五

上方乞余爲偈適余在疚亟屏高譚顧疇昔唯然庶
幾無誑云耳偈曰

萬法歸一心如來無敬義儒言無不敬先著敬當中
著敬敬即塵著無無亦障無著非無著強名之曰如
的的湛真如如如妙自在不作莊嚴相不持清淨身
剎塵任自如能所俱不立是則名如敬諸佛亦同然
了敬復何心了心復何一敬與心爲二二與一爲三
雖然析本無况乃乘諸有猥云楔去楔明係頭安頭
徒窺不二門却指第二月初機有頓漸至道無聖凡
即使問維摩默然無所說

一指菴作偈五首

毘盧閣上四天空縹緲都無一徑通彌勒謾持朱戶
鑰善才原是主人翁

法界曾窺色相初白雲紅樹現真如而今搖落歸來
晚滿目青山總太虛

林下經行夜可憐霜清露白月娟娟剝塵盡入光明
藏漫向千江覓玉蟾

休疑法相原非相須信真空未是空儻忽豈能開混
沌雲將疑自失鴻濛

莊子雅能通物理天龍原不費工夫自從迦葉微微
太田集 卷之八十六 六一

笑到了還他一指無

雪堂偈

枯坐雪山四大無字爲問常人堂深幾許

大會畢授沙門海宗歸武林偈

大會華嚴海先登般若船河沙不可說一一見諸天

沈君偈

大士非大士補陀非補陀去來原不二直下見維摩

一漚菴偈

閱壽卿爲方外游壹息玉華山眷築方丈室事金粟
如來余季孟以一漚署其菴以默存署其閣壽卿請

偈余作偈曰

無量者海奄忽爲漚無住者漚奄忽而海漚生而海
不減漚滅而海不增即海非漚非漚非海何以故無
生滅故無增減故極之則無空幻無剝塵無混合無
區分無差別無因仍吾斯爲不二法吾斯爲最上乘
見此者爲文殊法眼居此者爲維摩法身

跋

黃庭跋

黃庭經下筆有翩翩凌雲之氣評者謂如飛天仙人
予所見宋秘閣本僅三而此其最李供奉所稱精妙

太田集

卷之八十六

七

入神者于此賅焉吳無懷寶之三十年乃復歸之康
虞氏猶之趙璧幸不出境何論楚弓吾宗苗伯亦嘗
摹而梓之迄今猶或取重祖之此本殆亦所不知者
何人乎倘過山陰道中慎毋載之俱也

陳季迪所藏絳帖跋

敬美書視元美尤工而元美評騭諸名家率稟於博
聞廣見其跋季迪絳帖不亦犁然辯哉第及其藩抑
或耳目爲政九原可作敬美謂何余不工書而余弟
仲淹兄事敬美嘗代余購淳化閣本饗之倍雙南金
余唯唯而已季迪再世好古而絳帖以宋榻神品歸

之其所作書得之心而應之手此焉多助仲淹而在庶幾神解而神遇之乃今已矣季迪以余少長元美虛左而屬先鳴顧集四美而亡其三即卒哭爲之一慟

趙文敏佛母圖跋

昔人品畫史者通進通難故騶從非難難于扈從扈從難矣參乘尤難其在車中胡然天帝難之難者也虎頭金粟天帝難名至若西極化人不可爲象無論難矣乃今顏其始降赤而未孩諦視法身居然與法界等重淵以尺蠖出雲丹穴以鼗音中律豈亦然哉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六

八

趙文敏圓研圖跋

往余從開士得五星圖從方博士得二十八宿圖既得趙文敏圓研則其下鐫五岳真形圖畫作並工而廣狹互異乃茲約三者而儉若一直以內之佩纓則莫廷韓之所珍瑯琊二公之所賞者也夫天成象地成形凡諸有目者可觀有趾者可涉顧有象象者有

形形者即重黎釋箕離朱收視夸父息跖矣此非卯二儀而介六合疇足以窮其變哉吾衰矣將謝采真之遊第屬良史摹而真之太函以爲右契

文太史書畫冊跋

平常受文太史一冊太史工書畫而畫尤工惜其托于金牋懼不足以傳千百世是冊爲徐使君所愛視予所筭者同重以赫曉氏載之愛斯傳傳斯久矣昔右丞工繪事有識者以爲通禪方丈室中諸佛具在太史之畫是已乃若舍最上乘轉菩薩行則太史書也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六

九

王文成公圖冊跋

自經術興聖人之言朽矣乃若董生韓氏則二代闕儒雖或有概于中亦足以縶繫其廣狹猶在一隅有宋尊道而卑儒其間多任道者元公伯子夫非聖人之徒與陸氏取足于吾心庶幾見獨卒詘于辨其材則殊後之人遂以聞見求之焉知德性先生出東海之上獨觀昭曠之原宗鄒魯而祖唐虞不失七堯千載而下殆將獲聖人之心世儒紛紛耳目塗矣彼皆守其戶說若吠所怪而狎狎焉其知者則又以其斥瑾倖濠撫亡覆亂而多先生之伐吾聞得道之真者

其緒餘足以理國家乃今之所足多則緒餘也圖是已余小子冥冥者也又惡足以知先生

華嚴血本經跋

當世茲芻倍無學而趨義學藉令詩如靈一齊已書如智果懷素繪事如臣然何益哉舍已田而芸人之田病也戊辰二月余客焦山則賜公拚關寫經託言示疾余察其有專業心竊多之其後十有九年余再至賜公寫經如故而齋用益貧于時輟業屏居館我二仲余方乞得華嚴血本寫者爲宋學士前身夫夫以此爲報佛恩殆且有著乎小矣賜公第修本業寫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六

十一

華嚴以部計者凡三斯果無著也與哉莫之或知也一念真如立地成佛視龍門子直土直耳况當世乎余居太函故有華嚴會異日者得公八十一卷內之上函是亦一大因緣其福德不可說不可說即有詩書繪畫將焉用之

湛上人寫經跋

頃清公從仲氏入京師于吾言猶應響予多其根利期之肇林旣而寫經五臺饗大福報人人謂人中摩尼寶也明湛始祝髮禮清公爲導師久之益遂紛華去而業白屏居水晶菴之東閣寫華嚴經于時趙居

士館之僧慧理飯之福報于是乎權輿矣嘗聞之初祖凡諸檀施都無功德清公務以此取重固當遁成言于肇林藉令明湛由此而進之視福報若空華耳雪山穿蘆少室面壁於意云何得意忘言寧詎知清公之果賢于明湛也寧詎知明湛之不賢于清公也

弘正名翰卷跋

獻吉以脩辭命世中州人士往往曳踵邯鄲顧獻吉不工書而學書者願爲優孟甚矣其嗜學也何論左右手乎其書無當古人率自爲體要以勁正樸雅心畫可師閱叟雅游大梁幸得獻吉若干牘一時名家太函集

卷之八十六

十二

黎秘書書陶詩跋

元素從余籍司馬門因受秘書書法文氏世以八分取重其後則皆推轂秘書秘書謝歸元素挾筴而請業南海于時秘書僂僂乎務行樂僅得陶詩四章委蛻而歸鴻濛遂爲絕筆嗟乎秘書老矣筆陣縱橫如八陣圖立盡坐忘其神方王遊仙見夢寧詎無徵藉

令從沈太史遊庶幾可以謁墨鸞書具葉矣

龍種圖跋

往衛公徵太守公表余負諾責者踰三年司理質成而南奉衛公之命來討葉既具而迫衛使將屬劉生作書適梅禹金致一卷爲龍種圖虛左若有待也閱圖則其一軒然矯首其五從之太守公奮翼先登諸子若孫承伍旅進若將冥合表中龍種之語右契存焉圖出茶陵生是宜爲葉公上客要以不召而來不翔而集其斯爲神物也與哉

文待詔內苑十景圖跋

太田集

卷之八十六

十三

余故事 世宗出入西內其後貳本兵典禁旅數從事尚方自賜告迄今垂十年時時見夢適閱茲卷宛在目中文太史以大耄之年託諸繪事精嚴秀發真天匠手哉假之數年藉令歷下江東爲之賦即上林無讓矣

尤子求畫跋

白描自張吳顧陸而下若周昉李伯時蘇漢臣錢選並爲國工近世若杜堇仇英庶幾往昔尤子求工不如仇筆不如杜而小撮二家之勝此十幀是其得意筆可以傳矣

張氏賓鶴圖跋

古者宗器必設手澤必存不忘其先也幼于不逮事其王父而猶及見此圖觀於失得之林殆若神授說者本之乎孝感知言哉乃今相後四十年逝者不作久矣吾黨幸得披閱不啻行其庭而見其人凡厥慈孫其愉快何可勝道鶴鳴子和斯亦九臯之遺音乎至若文太史以書法聞周處士以繪事聞則吳人亟稱之余不具論

宣宗皇帝御書卷跋

太田集

卷之八十六

十三

帝者之親六書自漢章帝始著迄我 章皇帝千有餘歲與之代興御墨往往在人間爛然與義畫禹疇爭烈首卷是也昔在勝國諸避世者率自託于書以故國初載筆之臣能者具在猶之龍章虎變厥有風雲司勳即其一也藉第今天授夫非樂取之資乎末卷是也 今天子垂衣六尺纘 列聖而集大成嘗御宸章徧賜館閣臺省臣佐邦政拜受而竊觀之殆猶雲漢中天倬乎章章矣一時簪筆入侍者果亦若司勳其人乎不則 主倡而群無以和之將令司勳專笑矣司勳系出吾郡而是卷歸舍人淳蓋其族云

趙文敏公書柱杖歌跋

無垢子有拄杖渡河之喻與此歌意同要之操舍縱橫不離法身邊事還須不用而用不離而離直到撒手懸崖方是竿頭進步無所藉手矣此卷蔚宗得之興善興善得之德清清公兩據名山儼然大善知識不知此時拄杖作何行持果然彼岸先登則法身以上事也

歌世德詩卷跋

新都山峭水激故其民俠中負氣不能下人然而傾慕義聲矜于已諾亦推直之效也若乃嚴事上官兢兢用命則休寧視列邑似賢矣舊令尹或以休寧爲

太田集

卷之八十六

十四

薄謂非禮義之都將使聞之迴車何末流一至於此及林公入境輒與人士相能公當糾紛之秋任勞且久而不以爲困齊民稱頌功德必本於親歌于州閭達于衢路而不以爲諛其應感之符不啻桴鼓直道之民不必改聚顧所感何如耳即舊令尹之言不誣休寧終不以其故貶俗矣汪伯子采頌聲之雅馴者示余于行李間嗟乎公憑百里之功以其親顯墮書表德學士誦義茲其謏聞也其立身揚名以永終譽者豈謂是邪然古者省方之教弊群吏之治而慶讓之俗之升降治之幽明於陳詩可以見若伯子所述

亦不朽之聲也世德之懿諸君子能長言之故不論余喜休寧知親上之義其俗猶能近古不避譙讓綴之於末簡云

三瑞卷跋

汪伯子曰昔中牟三異論政者往往稱之洪海寧則以三瑞聞亦善政之徵也夫仕者幸而有土顧獨以赫赫者爲芬華惠政不收卒之無可以佐百姓者彼方自以爲瑞人或以爲不祥何瑞也簿里官耳簿有惠政而得瑞應者三迄今數百年後嗣誦之不絕彼以芬華爲瑞者何足數哉典儀氏爲海寧後人事

太田集

卷之八十六

十五

襄國君以恭謹國君好禮下士名冠諸侯王則典儀氏先後之矣自昔王門之士徒持文墨議論猶或以爲國華乃今玄端章甫脩宗廟會同之事延王譽於無窮是則國之瑞也楚國惟善爲寶余於國瑞亦云

跋朱呂二山人醉茶卷

古者三酒六齊禮家蓋侈言之顧其色滋厚味滋濃非其至者也善酒者宜莫如李供奉鬱金琥珀何以稱焉當世以酒名家則異于是貴在玄而無色芳而不酷旨而不甘即有杜康斯其至矣夫茶不經見始

著于唐嗜則盧仝辨則陸羽津津乎其言之矣要之龍團雀舌業已喪其天真彼其津津非糟粕則土宜耳國初六安當御不襲故常乃若筐采鼎烹之宜色澤臭味之品一切未遑今則虎丘顧渚迭進擅場申之器用美利水火調良即尚方所不及嘗易牙有遺憾矣不佞任天之放猶之鼯鼠取盈自負酒徒兼病茶癖幸而得生斯世振千古而饗二奇酒過殆時有之茶則解醒而已朱呂二山人自京口至訪予浮玉山篋中出醉醒圖則茶爲政復出一笑曰茶數視舊經爲詳夫世人皆醉我獨醒屈原所以見放是醉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六

十六

也醉以酒也宜也二山人非酒之醉而醉以茶猶之水陸舟車不相爲用矣吾鄉王仲房氏額其隱者居曰茶隱翼然而亭其上亦曰醉茶亭余嘗就仲房問茶茫然不知所對嗟乎善易者不論易然則仲房其真醉矣乎吾黨猶滑稽然以色澤臭味求之抑末矣二山人善醉而神全者也忘而勿忘勿忘而忘其將加仲房一等矣

醫無閭山勒功銘跋

余大閱遼東多其師武臣力既是捷力請遣右司馬勞行間則又屬銘醫無閭如燕然右司馬敬諾

乃索工勒銘者余簡羅伯符從行既銘而還余且歸省伯符奉中原鞭弭亦且十年迄今右司馬以太宰歸伯符猶故吾耳嗟乎燕然著矣顧不知勒者何人藉今操筆壹稟於孟堅孟堅以死乃若過醫無閭者人人知有伯符猥云不失故吾伯符幸矣

辟言跋

丁元父以應召行蓋六年于茲矣往不佞籍海陽治行無慮數千言將更僕申之無庸拾瀋茲行宜在司直居然骨鯁之臣千里長驅直道如矢願述平生之臆一當微車之鑾和元父馮軾觀之則不佞僕矣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六

十七

送書生許去疾出塞卷跋

許生故及余門則負不羈而躡茲去之北幸得當而一鳴少宰爲生大父行雅知生者生勉矣藉第令脫穎毛錐雄劒奚擇焉顧燕市多酒人幸毋從之作故鴈即三旌萬戶猶撥之也不則長安狹路險於太行塞門又其甚也翩翩將何之

梅花夢卷跋

周之夢蝶也亦云蝶之夢周也然則夢也者寧詎非周之夢孔耶倪叟儻然遠於人情胡然而絕物次父任其孤潔和以天倪余竊謂次父之夢倪猶之乎倪

夢次父也要以物化則蜨不賢於梅余將右揖而登次父矣

石梁碑跋

曾令君首事石梁余碑矣尋召入爲御史代者爲丁令君既及下車適告成事于時域中病涉者相率而抵公門咸願截流而梁悉倚辦黃叟令君否否夫夫亦齊民耳寧詎能以一手一足之烈蕪濟域中會詔議營田使者出乃略三輔經九河橋有鉅工非海陽黃處士侃將不任乃檄有司馳幣爲聘移書告令君令君曰嘻夫夫亦齊民耳寧詎能以一手一足之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六

十八

烈往役契千里外而辯應之卒謝其使歸其聘竊惟衡命者無上承命者無民王者不盡民之力不竭人之忠政有經矣藉令匹夫赴義而厚積無饜由是而距躍者招尤皆窳者得計倒置之術也人臣之任事何莫不然昔之用民者鞭其後今之用民者扼其前令君於是乎得大體矣

跋還金傳後

汪伯子曰新都山峭水激故耿介之士女德且然若葉母是已彼丈夫趣錐刀之利按劍相眄即無因而至鮮不冒然居之葉母不有遺金而納子於正義其

賢於帷裳者遠矣昔嬰母距無望之福學士猶或稱之誦其言徒躋足禍福之門擇可而進者耳當葉母歸賈豎金何論福澤卒之母以子貴享身後之榮名則徵應之符也豈始願所及哉吾邑中多聞人而葉母以女德著余故亟稱之爲帷裳者嚆矢云

澄清堂帖跋

余故有淳化帖莫爲鴈行家弟得此帖於京師庶幾可當魯衛子愿善家弟見之邸中往年挾家弟之弁山子愿方在行部偶談及此帖子愿津津然請購之家弟抗聲此可以贈使君即使君不可購頃之子愿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六

十九

遷楚發一介行李討諾責於肇林時方大會肇林共作佛事家弟將出篋中致子愿猶著愛於眉睫間余笑曰只此未斷愛根異日者安能入篋家弟唯唯余就牘尾紀其言

宋司諫王公告身跋

余觀王司諫領常州告身則檜在事當檜署名而出司諫豈不甘心顧檜能厄其終身而不能厄其後世乃今載在宗祏不啻彝鼎太常檜名若列丹書即燎原不能燔稽天不能濯矣彼其沉沉而都相位視司諫出典一郡何論徑庭顧得司諫告身非直中丞公

世守之也凡諸有目者莫不獵纓歛衽想見其人藉
令秦氏未覆其宗白麻具在觀者有唾罵耳即其子
孫亦且羞稱舊物曾不能以敝帚享之安事守乎得
勢我躬得道我後此得失之林也

懋公吳中名家詩帖卷跋

折柬者無慮十二家並以書法取重大林西矣悉歸
無何有之鄉茲什一僅存足矜希有藉非梧竹烏能
致此六雙吾弟仲淹當購大林手書華嚴經藏肇林
其書工矣在詩之伐木嚶求友聲即方外亦不廢焉

太函集卷之八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議三首

額兵額餉議

建言者謂薊兵半失伍而歲餉日加請

命憲臣往覈之以節軍實夫薊之失伍者幾四萬歷
年滋多乃今在伍者自如歲餉彌是聞者執此
而求多于薊謂當事者何于是督府請復額兵
戶部請定額餉疏

奏下其議閱視大臣不佞待罪行間幸與未議請

陳其槩以待折衷我

國家都燕鄙以距胡薊昌故在甸服自

成祖捐大寧子三衛議者至今惜之竊計太寧猶之
各邊險不足賴獨自居庸亘山海阻山爲險天
限華夷與其驚遠略而事營州孰若乘近關而
守天險故置三衛於外作我藩籬順則羈縻逆
則拒絕而吾之所永賴者固自若也自庚戌虜
入而薊黨始開

國家舉財力之半以應之日不暇給大都上務督
責下務彌縫議者居中率務阻撓卒鮮實效今

之善言邊者謂薊莫善於守誠有味乎其言然守有三山谷險阻守之形也臺垣器械守之具也良將猛士守之人也初中山武寧王經略薊事凡諸隘口畢築臺垣垂二百年來迄今猶有存者彼當國威方振惟守具爲皇皇元老之謀國固如此承平旣久頽廢不修屬夷睥睨其間遂通虜入要之天險未改也其具亡矣孰與守之間者修邊擺邊歲無寧日語修邊則工費半入苞苴徒事粉飾語擺邊則姓名空列冊籍徒具虛文且以及肩之牆而禦不測之虜寬則通

人靡常詰主兵則面從而後言練客兵則朝甲而夕乙雖欲易其志慮定其章程難矣效死以守彼則安能班軍則僅取赴工新軍則僅取充伍訓練未之及也寧可守哉譚公亦嘗募土著之兵今張斌所部二千五百人是已錮之一壘猶然接踵而逃又惡可練又惡可守也求其能守而戰者則惟南兵顧其數僅九千人耳分之則每臺各九人爲守合之則九千爲一營以戰守則備廣戰則勢輕備廣則力分此輕則彼重徒欲倚辦一旅取勝什全譬則以筵撞鐘力不逮矣有守之具而未必皆能守之人今日是也不佞旣從會閑因而縱觀士氣軍容厲頓成虧可以槩見則又質之督撫謀之元戎訪之諸司詢之部士斟酌損益務求便宜咸謂客兵久疲且無實用彼皆以得休爲幸請暫休之無已則增募南兵萬人以足守備計休客兵一萬八千通計兩班則二萬七千矣南兵在薊者幾一萬加之增募萬衆得二萬人分之則每臺各二十人各益以主兵十人可以畫地而守合之則布各車營或衝鋒邀擊之或出奇衝擊之或乘勝

追擊之可以相機而戰矣計南兵二萬合以主兵八萬二千有奇附以新軍班軍共約十五萬在薊得額兵十二萬面同在事者就十一路分之因地緩急爲兵多寡通查兵馬舊額馬不足則增之缺則補之且以總督撫鎮標兵六枝悉加派各路視舊額增矣仍以山海并石門爲十路每路結一車營每車營步騎各三千就近通融裒益總置輜重三營每營藏遊兵一枝以備衝截馳逐兵分各路而總督撫鎮以時就近調操在路皆戎兵遇調則皆標兵合併爲公母分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七

四

彼此兩防事畢各一舉合練如今年士有固志以漸知方庶幾守得其人矣昌鎮得額兵二萬八千人大率倣此因按籍而稽其士馬計其芻糧條析區分優優各足約其出納可減歲額十五萬有奇夫增南兵僅一萬而休客兵二萬七千減歲餉十五萬有奇乃若各邊犒賞各路行糧之費不與計無便於此當事者猶謂更張伊始尋通秋防明年仍畱近邊宜大遼東騎兵各一枝共七千五百俟秋防事定然後一切休之果若所云卽明年亦減額餉九萬宜無不可夫

客兵當罷則人人言之然亦徒恤其勞靳其費舉其二隅耳當

世宗時程督日急各邊之遣入衛者非精銳不行其始徵兵二十枝環列境內然虜小入則小失大入則大失曾不能以一矢相加遺年復一年士馬道敝久之則應文塞責疲爾不堪此非改絃終難利用此其較著者也顧自昔言罷客兵卒未有任其事者乃今則當事者任之矣獨南兵之議中外紛紛或病其騷擾不馴或憂其脆弱無濟夫以南戍北則北人環而伺之少有瑕疵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七

五

輒成瘡痍其云騷擾者胥此也然南兵始募者僅三千耳次募者幾及萬人始募者處之邊邑士民雜居氣習不侔不免多口次募者分布各臺戍守隔閼民居間伍帖然市肆不易雖有萬衆人無間言假令自今增募萬人分布仍如嚮法或仍出邊採木各置營房於亭障間使之比閭而居守望相助且口外地多肥沃往往可耕就近授之以不賦之田使皆得飽其妻子或有願歸者籍其家之丁壯者代之假之數年易客爲主邊庭有常戍之卒無不守之時矣使或將

領易置彼衆思歸則仍徵入衛客兵一如疇昔
諸客兵各得養其餘力庶幾可責後功在今日
各邊亦得倚之以爲安在它日薊鎮猶得藉之
以爲用是或一道也

高皇帝用東南之士北定中原何謂南兵脆弱大較
南人以輕慆勝北人以壯碩勝非壯碩不可與
持久非輕慆不可與爭鋒顧善用其長何如耳
乃若南兵習戰所謂常勝之兵雖云未見虜形
則猶見敵者也北軍多未見敵望風靡然今之
相者舉肥則彼七尺之軀耳比者湯泉會閱南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七

六

兵入教者什七八北軍曾未能半之善乎督府
劉公有言北軍更練五年始可與南兵等殊不
知南兵相從主將十餘歲何慮五年非其智力
獨殊則氣有勝衰習有生熟故也不佞昔嘗用
南兵於閩今則以暫休客兵增募南兵爲議人
將以爲狃於習見而闇於時宜要以客兵之視
入衛也如蹈海南兵之視應募也如赴家因其
情而張弛之斯各得其所矣昔人有議募民徙
塞者此其遺意非邪今之談兵不啻聚訟誠能
破拘攣之見酌當可之宜幸而俯從責在當事

由變通以保久遠今則始之然而首事者多倉
皇後事者多因襲各邊具爾薊爲甚焉卽如同
一踐更而一班二班則同城異矣同一折色而
七錢八錢則同路異矣同一月糧或一石或一
石三斗或二石則同役異矣同一行糧馬料或
全支或半支或無支則同等異矣類多劑量無
當輕重失均戶部亦嘗慮之爲之刊定支糧則
例概諸畫一不免差池殆亦非不刊之籍也不
佞請更屬當事者詳爲之綜核調停開誠集思
務求曲當然後授之部曲籍之度支兵有額兵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七

七

餉有額餉庠幾邊防可固國用可紓矣昔晁錯
以言兵顯其要有三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是
已得地則守之形也利用則守之具也卒非服
習二者將焉賴之故莫要於得人服習則守之
人也計不出此惡在其能服習哉良時在茲於
錯何有不佞竊師其意將爲守在四夷者陳之
輔兵議

自古 畿輔之地必設重兵所謂疆幹弱枝隆
上都以觀萬國者也我

國家京營之弊未易更張環顧三輔之間尺籍僅

僅耳昌平北捍邊圉

陵寢在焉

世宗常命大將軍軍昌平旋以罪議罷顧畿內巡撫

秋駐昌平載在

聖書迄今未改昌平故隸霸州兵備道頃復設專道

治兵兵隆慶初言官上言兵事請昌平團游兵

三萬召兵部侍郎譚某總兵戚某專練之

先帝嘉納其言召兩人者至屬增兵增餉議格不行

尋以薊昌屬此兩人僅出中策幸而兩人者同

心戮力完繕邊防比及數年境外無犯其後輔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七

八

臣建議增置兵部侍郎二人一守昌平一守通

州責以防虜誠知昌平平地重宜必重爲之防得

時而行蓋有待於今日耳邇者薊昌以保禦得

策宜大以

賞市彌兵九邊晏然胡馬不敢南牧議者方欲休

兵捐餉以舒大農似也不佞過計竊以爲不然

我

國家用夏變夷自昔疊以備邊爲急以

京師而視薊昌宣大皆在肩背肘腋間則視九邊

尤急矣頻年內握勝筭外籍壯猷財力畢殫卒

鮮底績卽其弊未可僂指其大較有兩端畫地

而守聲援不通一弊也無所不備無所不募二

弊也夫匈奴雖強不過

中國一大縣計彼控弦十萬其餘復何能爲通計

九邊之鬪士且什倍之曾何負於虜顧今督府

相望鎮撫比鄰

朝廷分信地而責成之使各保其境內然或聚虜

數萬直趣一隅一隅敢戰之兵曾不足以當其

什一所謂無所不募是也旣分信地曾何患于

其鄰束手而坐視之不啻秦越虜之始至旣不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七

九

能併力而扼其方張及其情歸又不能出奇而

乘其旣敝所謂聲援不通是也甚或以鄰爲壑

賂虜而嫁禍于鄰弊也久矣不佞之閱薊師也

薊分十一路將士各有分區使徒藉此以待虜

來虜且乘之矣謀者得虜方嚮則當虜者爲主

諸路悉自遠近赴之譬之常山之蛇首尾皆應

向虜犯大水峪少師楊公帥諸部卻之率用此

也薊昌論已宣大相距數百里猶之唇齒

輔車借使虜犯宣府則宣府爲主大同赴之虜

犯大同則大同爲主宣府赴之通力合謀交相

重矣虜果數能得志乎其未邪由二鎮而觀之則四鎮可知已爲今之計請通四鎮之勢而懸衡其間設輔兵六萬軍昌平左右顧以伺虜便四鎮之謀者皆能深入虜地畢得虜情縱或大舉必先旬日知之自此勒兵長驅可一當虜如虜犯薊則薊主兵守以待戰而輔兵赴戰以協守如犯宣大亦然乃若因時制宜戰守互用悉在主將卽如薊昌可戰之兵不啻八萬以輔兵六萬合之則十四萬有奇卽虜大舉而來而吾得十萬之師足以制勝矣宣大故有敢戰之兵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七

十

自今部署而訓習之當不在薊昌下卽出宣大亦得十四萬有奇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事之必至者也藉令分犯四鎮虜勢必輕各鎮全力足以應之卽分遣輔兵以爲之援無不可者夫東西一舉什餘萬衆豈直足以禦虜而已哉俟其聲勢旣振部曲旣明技擊旣精心力旣一猶之肩背臂指伸縮自如虜有不庭因而討罪卽東擣東虜西控西酋惟

上所命耳我

國家威德遠甚

成祖蓋先爲之乃今復以堂堂正正之師一收犁庭掃穴之績虜將辟易不暇寧復有他由是而放馬休兵以紓

國計簡十萬以張禁旅減半額以戍各邊偃武修文萬世之利也用是謹條四事仍以二議足之然惟因兵爲兵無甚高論方今

君相一德文武一道中外一心此所謂千載一時難得而易失者矣不佞祇事行役竊自比于獻曝之忠皇皇然誠懼失時要非好從事者也高明幸察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七

十一

計開

一議重臣夫聚兵六萬大將統之密邇京陵權不易假然非重將權不足以集事宜必以重臣彈壓之假令特置臺省大臣比諸督府非惟官事不攝其不便有三薊保宣大爲四中丞東西爲二督府昌平之督輔兵者則四之上二之中也此疆彼界其所見不無異同督府乃在醜夷惡能使之舍所見而從我豈惟不掉抑且背馳一不便也合四鎮而通於一必假統

督之命以重將權責任既同何以馭將
二不便也大臣在部則議論盡而羣情
通事權尊而人心服一朝受命而出諸
賢豪率以䟽逃而目攝之汲黯有言棄
出居外不得與

朝廷議矣抑或有所建議將不免於衆咻其情不
通故也在部則提契柄諸將之黜陟皆
得與聞不假寵靈言信而功見矣乃今
諸將赴戍歲有常期彼自各鎮往來視
各鎮則其天親也督臣之寵靈無以加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七

十一

於各鎮彼懷觀望將不免有二心位在
而權不在故也三不便也請毋設總督
特以兵部尚書或侍郎一人擇其習知
兵者蒞治之重以事權隆以體貌命曰
督視使之入理部事出蒞輔兵昌平主
將及四鎮撫鎮諸臣悉聽節制雖二督
府母或異同仍以時閱視各邊總兵兵
備以下設有阻撓或不勝任者皆得請
命易置此則居中握重庶幾四鎮可以運而用之其
勢然也頃執政議以部臣駐守昌平及

閱視邊務蓋先得之矣然部臣之所提
挈者其綱領耳至如造車制器給餉籍
兵仍以巡撫駐昌平一如

勅旨使之協理其事與主將同之比及秋防則督視
大臣出蒞昌平而巡撫暫出遵化於計
便矣乃若薊鎮總督原駐薊州開府其
後移鎮密雲此蓋以密雲諸路切近

京陵故責督府以身守之耳近觀全鎮大勢則仍宜
駐薊州使之當三道之中調度爲便事
關大體不避更端然必如此而後巡撫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七

十二

可駐昌平也

一議主將乃今能舉六萬之衆者宜莫如
戚繼光昔言官昌平之議首推較之蓋
本謀也然四鎮亦皆宿將爵位大略相
同一國三公其將誰適戚嘗以練兵受
總理之命矣

制稱三鎮總兵悉受節制然卒不能相下至今徒擁
虛名此其一試也今則舉六萬之師合
四鎮之勢必主將爲之合主客布聲援
相機宜計攻守取辦呼吸之頃坐收倚

角之功一或阻撓其得失非眇小矣竊以戚任總兵者凡十年勞苦而功多如此或照府臣事例請加官保以寵異之授之事權必曰統督薊保宣大軍務使得敵體於督府而令行於各鎮總兵各鎮總兵禮之一如督府然惟受約束於大司馬而受成於督視大臣各鎮總兵或不用命大者得以徑奏小者關白督視大臣彈治之諸道憲臣毋得陵抗此所謂將能而不御勝在斯乎然而昌平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七

十四

密邇

京師謠言易起請

命徙其妻子置之

京師仍屬金吾緹騎若干人外示呵護庶幾羣疑易息而彼亦將無內顧憂此不御之御也或謂薊兵未試一戰易將爲難然以不佞而觀薊兵其爲守備什得七八加以朞月庶亦有章誠得才將代之守而勿失亦可無恐況統督輔兵在薊猶爲信地其去薊等耳輔兵部將計用副總

兵二員參遊中軍二十四員悉許主將舉故材官可用者聽督視大臣覈實以請自後卽有黜陟亦例此行

一議士伍夫因兵爲兵一舉而得六萬衆何說哉昌平額兵二萬八千選其可練者宜得騎五千步五千合之則一萬也京營都市之兵不宜入選卽有近縣居田野間者選之宜得騎五千步五千合之則一萬也保定故有戍薊者今罷之就彼選其可練者宜得騎五千步五千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七

十五

合之又一萬也班軍選其可練者得步五千自薊移南兵一萬則以清勾之新軍補之自宣大移騎兵一萬則以入衛之常戍者充之山東故有入戍民兵近議罷之今選二千五百就彼中海道備倭民兵一千五百加以曹濮諸道民兵可已河南伊府護衛軍三千今無所用選其可練者宜得二千五百二省故嘗徵兵自彼入衛乃今一則易其常戍一則取諸廢藩合之則又五千也共計得

騎兵三萬步兵三萬爲之部伍則倣八陣爲軍營八營每營各兵五千步與騎半分列前後左右虛其中爲一車營駐南兵一萬主將居之共爲輜重車三營每營設騎兵二千五百爲游兵則所謂却月游兵也在法則八陣主距守中軍主出奇截殺遊兵主衝擊追逐三者備矣

一議軍儲夫旣因兵爲兵即可因餉爲餉主兵則取之本鎮京營則取之京倉東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七

十六

自薊來者薊餉之西自保定宣大來者保定宣大餉之遠自山東河南來者山東河南餉之仍須一一講求務令各足獨戰車軍器草料行糧犒賞供需尚當豫計各營共計新造戰車一千五百三十六輛大將軍車及火箭車各四十八輛大將軍四十八位虎蹲砲六百六十位鳥銃一萬一千七百六十門火箭十一萬六千二百四十枝刀四千七百五十二把藤牌鉅鎗各三千一百六十八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七

十七

面把然此旣經成造歲一繕修非年例也各兵二防赴戍共計半年除主兵南兵不支行糧仍應給行糧共米十萬石除主兵馬料取諸原額仍應給草料共銀十五萬兩每年應備犒賞供用銀三萬修造軍火器械銀一萬以上將仰給於各鎮則必不給然以昌平而視各鎮可以措處則又不能請以行糧十萬取給於戶部漕糧草料銀十五萬取給於太僕馬價犒賞三萬取給於各省扣解民壯工食軍器一萬取給於各省解到軍器折銀凡此皆以五年爲期計五年可以必有功矣戰車軍器則俟估計請自工部一給之誠願諸曹畢力赴公同心共濟六萬之師舉矣

一議師期夫善事利器昔人有言造車制器可以給六萬之師非期月不可請自通州開局屬戚之舊部材官歷年監造者董之俟其工將告成先期赴各地選兵一如前數南兵無用選矣昌平之選

屬之主將京營之選屬之督視大臣保定伊邇主將就彼選之宣大山東河南則遣科道或司官共三員從以部將就彼選之因其遠近而爲之期齊赴信地主將爲之合伍分布昌平邊開城堡遣各部將分營練之主將每月合練於州城計三月可漸就緒主將乘暇而治兵宣府親率銳師至彼而爲之師爲之正其戎行更其約束車騎步士一如昌平俟彼稍有章程則屬諸將遵守訓習威

一議將略或謂宣大諸將率襲故常括饋餉以養家丁弋畸零以追簿責輒謂得計甚或腹軍啗虜苟免目前其部士則強者反戈弱者枵腹彼方託于

貢市厭然自以爲安上下恬嬉置戰守不問且今降王耄矣其孫婉弱未有奇他日虜中輕之將不得爲雄長一旦老酋死內讐必生內讐生禍必首中於宣大彼已將士必將不支卽有不支紫荆諸關危矣假令構東虜而趣薊薊可得安枕乎哉請亟爲宣大謀謀定而事昌平不後不佞謂否事或以近而相激或以遠而相成相激則姑婦勃谿是已相成則犯冠蟬纓是已雲中積習之弊誠如鄉者之言脫以輕身蒞治之將蹈不測勁虜外伺悍卒內乘雖用馮河胥及溺耳乃今先治輔兵而宣大皆在信地虜知吾且有內備也孰敢生心主將藉此重勢以出治兵且提偏師爲衛始至則爲之稽其尺籍足其餼糧罷其供需禁其培植

然後繩之紀律令出惟行彼且懾吾先
聲悅吾周澤由是而威惠并用耳目一
新彼信之從之不待其辭之畢也諸將
不帥則變置之務革其心作其氣相與
滅虜而後朝食他日吾固將乘虜耳豈
虜之足虞或謂宣大獨當勍敵卽未可
圖東虜雖多易與耳誠能得志東虜則
西虜震矣其歸順益堅攻瑕則堅者瑕
法也不佞則以虜易

中國久矣卽遼陽戰士未嘗在東虜目中何論西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七

二十一

虜然西虜之易東虜亦猶東虜之易遼
陽也卽東虜破計西虜且以無能嘲笑
之耳何震耶西虜諸酋或老或死或劫
此其季世也天厭之數年之間宜必有
隙由今之策誠得簡師十萬以行幸一
破之則套虜土蠻可以傳檄而服矣此
射馬擒王之說也善將將者圖之

遼東議

比年諸邊幸得息肩不者獨遼東耳遼東無險
足恃顧當東虜之衝如蟻慕羶旋撲旋聚然其

士敢戰幸一當虜而乘之顧行伍不充芻糧不
給舉遼東之關士僅數千人耳月糧當薊三之
一旦多不予師出又無行糧此兩者掌之戶部
隸之撫臣非其所敢與知也獨部士敢戰矣徒
以戰陣無法技擊不精往往遇之殺傷過當甚
者全沒此則不教而戰是謂棄之將兵者之罪
也且虜以騎射爲長技又其弓矢良此徒以弱
弓在天當之固不敵又大半無弓矢直持三尺
白挺入軍中彼以野戰此亦野戰什無一幸矣
乃今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七

二十二

中國之長莫如火器其足以藩吾軍而應敵也莫
如車營備斯二者而利用之則自薊鎮總兵戚
繼光始諸將各自是其所習而安于日偷雖勉
強效之卒不中度某薊事將畢計歲首閱遼東
薊方休兵無所事事請以薊鎮總兵事務屬副
總兵官胡守仁暫攝

勅戚繼光從某東行薊遼比鄰且同隸督府使之因
得相其地形察其士氣度其兵力他日有急則
自薊援遼固其責也仍提偏師以往兼以制造
戰車火器諸工人至彼則聚諸將一以便宜而

授之就彼簡師受成務令如法卽屬彼中撫鎮
程督諸將遵行諸將部兵悉倣此訓習或有阻
撓則某奉

勅彈治之計及春防戚可先期還薊矣自知以閱視
往母敢侵官顧使職在咨詢而官守在疆場卽
有便事亦得請

命而行惟

上所可否耳

太函集

卷之八十七

二十三

太函集卷之八十七

太函集卷之八十八

疏一首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薊鎮善後事宜疏

題臣惟今之邊務莫重于薊當事者之所經畫建
議者之所講求參之輿論決之

廟謨無遺策矣然而當事自嫌于規避間亦未可盡
言建議或得之咨詢問亦未必盡核臣以愚昧
奉使行間官守雖異于身親而邊務實由于目
擊茲固進言之會而非臆見之私也臣欽遵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一

勅諭臣若的有所見亦許據實奏

聞謹以薊鎮善後事宜條爲十有六事冒昧以請如
蒙

勅下本部覆議抑或臣言少裨邊計萬一伏乞

採擇施行則芻蕘不遺羣策畢舉苞桑不懈三輔永
寧臣之上願也

計開

一準功罪臣惟薊設督臣自庚戌始時乘
軍事積廢草創未遑重以虜患頻仍狼
顧不給柄臣債帥中外相蒙于時督責

雖嚴姦利滋起法僅行於總督撫鎮罰不及於分部偏裨譬之在網徒急其網勿問其紀卒之網絕紀散衆目不張雖日易一網何益以小喻大理有固然往者庚戌燹開乘我不備其後聚兵峙餉殫海內之財力以奉一區蓋庶幾乎有備矣虜中歲糜至至則飽歸當事諸臣豈智力盡出虜下邊人謂

中國失策大者兩端其一則罪罰不平其一則變

置太亟故也比年分布春秋二防各分

大函集

卷之八十八

二

信地在兵備居常則職整飭遇警則職監督在副總兵叅將遊擊分區則職防禦遇調則職應援亦既上告

天子下告本兵有

成命矣夫守備不設策應失機律有明條其罪無赦吏考往事督臣棄市者二人撫臣論死者一人謫戍者一人鎮臣死戰者一人棄市者一人其他以罪去官什居七八而監司部將意氣自如雖或以罪行旋即嚮用甚則楊選極而中軍拜官孫膑

亡而黠者代之將矣監司部將既非文網所該由是而玩愒陵夷尾大不掉監司自挾刀筆開白所部足以持境內短長若殿最戎功我之自出其誰敢當我眊眊然芥視諸將而蔑視督撫二臣上則撫膺下則解體彼方以爲得志部將往往附聲勢于督撫主將之權其或不從輒布蜚語

輦轂下務爲恫喝以相阻撓方虜未入置驛畢樹私

人微虜者稍有聞私人輒號都市中其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三

日大虜從某路入某子甲提兵往禦之明日又云某日某子甲獨當匈奴戰不旋踵斬首若干級矣聞者弗察未卯而晨此其故智也及虜且急當事者檄部將赴之反唇語曰乃公負越行間輜車且至行矣我安能戰乃公其柰我何比失事當事者當詣

京師而此輩率歛錢軍中將爲之貸高門以求追死當事者業已抵罪庶幾藉若而人萬一得生卽罪有所隱忍不復發一語

及論罪既定而此輩猶復在軍代者至率以姑息收人心或有力爲之先談而此輩進矣以監司則如此以部將則如彼彼二三臣者阨于上下日偃俸以幸瓦全雖有殊才莫措其手此罪罰不平之說也虜騎卷甲長驅且深入數千里卽踰垣而入其衆必信宿而後齊乘其未集而擊之一利也既聚矣宜必散掠田野間散則可掩其羣又一利也旣入而出凡三五日夜不少休滿載而行輜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四

重爲累乘其出隘而追襲之無不利者若郭虎之截潮河川張臣之尾棒槌崖是已石州之寇歸失道而死者相籍于奎內無追兵業已踉蹌出境去則明驗也

先朝一聞虜入輒逮當事者先行卽有可乘莫爲決筴藉第令將士有奮者誰其冒不測而嘗之及代者有人宜未卽至至則取辦倉卒宜未卽知便宜遂使匈奴橫行而

中國之兵卒于不振此變置太亟之說也臣請遵

照律例申飭總督撫鎮兵備及各領兵官功罪所由各坐信地援兵客兵將領已承分布調遣與信地同移在修飭邊防主于固守萬一不戒致虜入邊該道兵備及該路主客援兵各將官坐罪如律果能乘其未集襲其惰歸奮立奇功斬獲過當則以功準罪或功浮於罪仍量論功罪浮於功仍復論罪如或掇拾畸嚙以爲掩飾務以其罪罪之凡諸附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五

近策應非奉專遣者立有戰功論比虜退而該路無功罪在必罰卽他路有大捷亦不得藉口爲辭乃若總督撫鎮諸臣莫非信地虜旣入境罪已無辭姑容其相機出奇親帥將士決一死戰能大創虜斬首數千百計仍論首功次則功過相當次則削賞而薄罰其或無功足贖輒付士師然而

天威不啻雷霆莫不摧折業已奮心褫魄復何能爲臣愚欲定其科條寬其文法虜人勿輒

按其罪狀使得寧志作氣庶幾可出一
奇俟虜出邊然後通論功罪爲之一一
覈實取自

上裁儻然罪在必行則該道兵備該路主客援兵各
將官一體依律論罪如此則罪罰惟均
威悉加於桮棹事機不失功可收於桑
榆矣伏乞

聖裁

一分責成臣惟分布調度理餉程功總督
事也繕邊防固城守實行伍輯士民巡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六

撫事也明間諜謹烽堠精教練嚴約束
勒部曲審機宜旗鼓臨戎料敵制勝總
兵事也慎出納給餉以時戶部分司事
也足食利兵巡工訓士慎聽閭伍之訟
毋失其和兵備事也治一旅之師當一
面之守守必固戰必勝諸將事也凡此
則皆功能相濟體統相維語曰千金之
裘非一狐之腋也臣先欲通論功罪其
謂是與然而祝不代庖耕不問織言異
任也履新冠敝廉遠堂高言異等也總

督撫鎮諸臣紀法具在夫有所受之矣

臣嘗歷諸省視各邊廩廩不踰所不者
惟將權輕耳薊爲天下重鎮顧獨不然
比年稍振舉之猶多陵替卽如發大衆
興大役而總督撫鎮未始與聞有事調
遣師行糧從而總督撫鎮不獲自遂督
撫移文分部或寢閣不行以私語人我
則不暇偏裨日伺主將直欲其以身推
轂之一失其心輒誣罔以逆節大者侵
官小者衡命輕者凌節重者操戈漸不
可長矣故臣請自督撫而下各分責成
調度失宜功罪失實罪在總督完繕不
豫罪在巡撫虜形不察軍政無紀戰陣
無勇罪在總兵芻餉不給致失事機罪
在戶部分司信地不嚴專責不舉罪在
監司部將其間或有擁閹凌蔑誣罔者
卽干非分均爲不臣聽總督撫鎮據實
奏

聞雖有他長在所必斥自後課功按罪悉遵責成而
行如此則守道守官不相凌奪同心同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七

德無或差池此其選也伏乞

聖裁

一一事權臣竊見各鎮邊防事畢則督撫歲課文武將吏功罪以

聞邇者督臣僅課薊昌而不及遼東保定蓋自隆慶元年始夫督臣置身文武將吏之上總攬于四千里之間惟是操柄在耳顧退然輕自廢徒擁虛號而無寵靈一旦以緩急倚辦之是猶欲割而乘其秉也請自今始凡三鎮兩防功罪照舊歲終俱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八

聽督撫會題庶人心一而權不移於事便矣及查浙福故有總督而福建巡撫特給旗牌兩廣見有總督而廣西巡撫

特給旗牌蓋節制雖受於督臣而便宜亦可以從事

因而底績者亦多矣乃今薊遼保定巡撫未請

旗牌下之則懼受任之難勝上之或以威權之不易假耳說者又謂在薊則督撫同境在保定則久不稱兵惟遼東日在戒嚴尤不可不給夫遼東則誠然矣薊事近以

東防爲急就近調督撫臣職之保定上

衛

京師內防竊發外備深入不無事矣合無比照福

建廣西巡撫事例均給

旗牌使諸臣皆得奉將

天威制勝閭外尤便事也伏乞

聖裁

一明賞罰臣惟論功行賞宜必察其所由功由發縱指示則邊臣居最自此而下賞有差功由衝鋒決戰則將士居最自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九

此而上賞有差法也頃時虜警猝至主者遠不及聞功或出於材官而賞必先於在事假令他日失備罰亦如之臣嚮所言往事是已臣請自今論功罪狀勿取具官功必覈其本謀罪必按其專責如此則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服夫非兵之至要也與哉伏乞

聖裁

一寬中制臣惟政有經權兵有奇正經正

則有定法權奇或無定形九邊二防章程具備本部先期申飭該科因事指陳明命森嚴罔不欽若無庸贅一辭矣然此則政之經也兵之正也藉今有事則虜形未可逆睹軍事未可豫謀邊臣以身親之猶懼不給

先朝每聞薊警發言盈廷要皆謀國效忠誠非過計顧邊情必信宿而後達

廟議亦必信宿而後行比檄下邊臣業已去虜數千里矣即猶可及揆之事變不啻徑庭掣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十

肘則害成從心則淪命兩端首鼠復何可爲頃臣出入薊門虜數東伺臣方與諸臣會議亦時時屬目灣東比見傳烽則報警與報捷俱至四月有警撫鎮就近兼程赴之總督方議遣兵虜業已遁去邊臣守在邊境猶或呼吸變態不同假令從中策之徒勤遠略耳雖當局或不若旁觀而百聞終不如一見兵難遙度固非虛言臣請自今而後如或薊以警

開

朝廷一以鎮靜制之務在以全取勝使邊臣各得專心致志因時制宜凡諸發慮出謀尚胥閑暇毋復牽制致失事機通候事寧然後計其得失固未晚也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乃今能者在事願以不御御之或非其人猶必計出萬全殆難以執一論也伏乞

聖裁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十一

一止流言臣惟三輔四會之區訛言易煽邊將錮于積襲憚于更張喻訛成風黨同伐異甚者高距長喙僻倪總督撫鎮之間怙勢借資于進務入或不得逞輒以流言中之輕則毀其官常重則誣以反狀雖其言止于智者大率不行脫或喜新聞而過聽之則在事者懼矣即有虜警顧復植私黨駕虛聲

君門九重朝發夕至如嚮癸亥所爲是也自昔巧言亂政王者必誅

當今大道爲公惡用壬人爲也臣請通行申儆境

聖裁

內諸將務在共濟時艱如復誣上行私造言生事在內聽本部該科五城御史在外聽總督撫按鎮守兵備等衙門體察前項奸徒據有實跡卽行論劾罪在主使比依匿名告言人罪科之庶幾正人心息邪說是非不紊上下相安邊事之利也伏乞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十二

一治標兵臣聞薊鎮始設總督分部薊西于時主客精兵悉在西部而密雲標兵強矣巡撫分中部治遵化其標兵強者半之總兵專備灤東標兵具數而已先年餉無定額密雲獲優遵化次之灤東僅僅不給乃若諸路有失罪在各營而督撫標兵不受罰臺工並與大衆畢發而督撫標兵不受工寬假至矣語曰驕子不學此輩則然比臣會閱湯泉則密雲標兵有未成伍者及乘便閱密雲則聞金鼓有未知坐作進止者督臣親簡其衆汰老弱數十百人于內無名籍者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十三

無慮數十人此奚宜至罪在遊擊孟杰則臣已論斥之遵化標兵守灤東虜薄窟窿臺且退矣諸軍乘勝追襲而標兵獨留虜犯桃林南北兵斬獲三級諸援兵皆未至而標兵獨欲攘一級爲功及界嶺之禦屬夷標兵失律至虜遁去罪在遊擊王經則撫臣亦已論斥之矣夫督撫在邊境則境內莫非其兵藉第令用兵則諸兵之功罪莫非其功罪此輩則以其寵靈易及而聲勢足依也自挾親附驕情相成居常則違約束棄甲兵遇事則避艱難擇便利警則負隅忌器誰復擾之投之頃臣部署額兵手正其籍昔號標兵者易名援兵春秋兩防亦必分發各路意政坐此夫練兵者總理之責標兵者諸部之倡近議客兵入踐更則總督驗視分別具

奏而班軍選練亦在此時雖節制出自軍門而責成宜先主將臣請令每年二月七月總兵預赴密雲駐劄教場先閱上班兵馬

分別等第卽送軍門過堂乘此時比練
密雲標兵簡不勝任者爲之變置不用
命者悉照軍法事畢過遵化會同巡撫
比練標兵亦如之巡撫就近過三屯營
照例會比本標兵馬完日撫鎮通將殿
最及行過實跡咨呈總督另疏隨上班
兵數等第奏

聞卽今督撫與主將同心宜必無分彼此自後標兵

功罪悉依調發信地程期多寡重輕俱
照各部同論如此則法行自近一視爲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古

公諸部無間言而各標有實效矣伏乞

聖裁

一固封守臣惟薊增邊臺經制已備邊牆
塼垣畢起亦足周防特其中每堵衡置
櫬木二三層則甃石者爲速成計耳第
恐曠日持久木朽石頽不出十年中潰
殆半乃今欲爲更始工力不支議者欲
就陴下牆基循牆加築三和土牆高三
尺下修上削附牆相依久之土石一家
風雨斧鑿不壞厚下以防中潰利賴居

多異時卽有傾頽旋可完繕其基固無
慮也且附牆而削其上無能置足其間
彼雖或有乘墉壞垣之謀一無所逞計
莫便于此矣臣請俟臺工畢然後議行
畫地分區各繕其境以日計力以人計
工五年七年可告成事是役也庶幾保
封守完金城千里允矣

天府之國也伏乞

聖裁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十五

一開邊利臣出閱塞外多沃土可耕且臺
垣睥睨相臨穡事易舉邊人坐兩不便
棄而不耕蓋以出關之禁甚嚴卽失一
人當守者罪于是諸吏重挾守者非百
緡不購一人幸饜其食彼且伺邊人如
射隼厲禁未弛安取自履危機一也昔
在邊地不入

中國版圖異日或以開墾報官司司且籍記之
矣其後或科屯課將爲厲階二也夫南
兵宿臺列戍歲以爲常其人皆起田間
習耕稼開邊利以資遠戍夫非因糧于

萬一有失人畜先諭諸夷責限歸復否則削其撫賞如事不由於守者量情論罪令得立功自贖勿復苛求雖或歲入有常悉聽耕者取給勿復起課蘇亦用此法但不許各官培剋科分此亦富強之資

中國之大利也伏乞

聖裁

一恤軍丁臣惟諸衛環列甸服自昔未有兵端軍戶蕃庶優游家給人足例徵後

府柴炭則皆惟正之供諸衛奉之固非難事及邊事起抽發召募並行正軍既皆赴邊餘丁又皆赴募伶丁孤苦孑然無依即有一二老羸救死不贍重以歲例柴炭畢致逃亡在軍戶則誅盡寡妻寡及雞犬轉死離散不知凡幾何人在衛官則催徵逼迫棄印在逃甚則削髮爲僧避世官不襲又甚則束身三木庖死獄中即今逮繫監司猶可悉數顛連無告誠不忍開始或一隅不支今則在

在然矣始或一夫不保今則人人然矣總計歲例柴炭不過六七千緡方今歲竭

中國之力以奉薊昌顧又歲竭薊昌之力以奉後府即歲用不可缺其將如此俾獨何議者謂各省都司歲有公費公用銀兩大半爲各衛所豪猾侵匿漫無稽查第行各撫按週年就數內徵取之仍以省分大小爲差多者六百次五百中四百少則三百行都司各二百每歲都司進

表即令親解武庫司取數易盈無庸加派此一策

也又謂山海居庸紫荆倒馬等關

舊制亦隸後府歲計關稅當不下六七千緡居庸

屬之巡關今改他用矣東西各關則佐

薊遼保定巡撫軍費固非常經第通行

改納武庫司原用之數聽各巡撫另行

處補如或歲入乘除不給聽總督動支

主兵扣存餉銀益之又一策也臣請

勅下兵部計議擇可而行凡在

邦畿所謂肉骨而生死者也伏乞

大函集

卷之八十八

十八

聖裁

一重嚴開臣往議額兵直以山海關路舊

額兵少稍稍增益之比閱遼東出入其

地則負山阻海獨立嚴關保薊扼遼最

爲要塞地重兵薄旋議增兵即會督撫

諸臣議俟新軍從便撥補月糧布花即

就額餉內通融支給不必更增應候類

題

允行以便遵守及照各關莫重於山海故

特遣部臣守之迄今註選職方司主事一員職專譏

察臣遇管關主事任天祚詢問便宜則

云先年遼東稍饒逋逃者少比歲兵荒

相繼遂多越關即當閉窮詰得情具文

遞解彼中巡撫輒以公文無印遂致持

疑往返不收卒無歸着殊爲不便臣稽

令申部屬出守關者比照差出巡按御史事例

特給精微批事重故也及查居庸紫荆倒馬各管關

同知通判近已各

請開防而部屬駐守重關尤爲喫緊亦應比照各

開事例一體

大函集

卷之八十八

十九

請給本官又言先年開稅例該薊遼各巡撫分上

下半年委官管收近議併歸本關則自

先任主事始開法晨夕啓閉譏察出入

難周加以告緡未免有妨正務臣惟人

臣用職各有司存故軍旅主之兵曹錢

穀問之計吏務在各舉其職毋或侵官

且關稅止於四千支解屬於巡撫此一

有司事耳

祖宗舊制部屬譏而不征邇者紛更既非成法且使

之顧彼失此亦或開務有妨非直芸人

之田殆亦總功之察矣撫今視昔似于
仍舊爲宜臣請併行本部斟酌沿革以
重當關此東略萬世之防非小補也伏
乞

聖裁

一移近衛臣惟督撫所治必隸有司鎮守
所治必隸軍衛薊事多草創總兵治三
屯營城內惟近設守備一員原無軍衛
遵化相去五十里則三衛一所附焉總
兵標下各營支領文移率出境借用遵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二十一

化各衛印信非惟經制有關抑恐增減
稽程且本營駐劄各兵原非土著兩防
各發信地新舊二城俱空主將鎮城何
可無備至此查得忠義中衛設在遵化
該衛三百戶所屯地則在三屯營本營
由此得名可改而知也遵化一城附以
三衛一所不爲不多臣請卽以忠義中
衛移置三屯營止令軍政掌印佐貳巡
捕指揮各一員各所掌印千戶各一員
經歷司經歷一員俱各齎印赴任遵化

聖裁

原衛聽改公宇撫鎮從便措處工料就
于三屯營城內空地蓋造衙門廨舍居
之其餘不保軍政官員仍住遵化不必
遷徙該衛旗軍春秋分班一班赴三屯
營防守城池一班仍在遵化休息如遇
虜警就近俱赴三屯營守城如此則上
濟公事下順羣情兩得之矣伏乞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二十一

一據險隘臣閱曹家寨舊邊則自黑谷關
外山高壓城雖有邊臺猶難固守且三
十里孤懸如帶深入胡地中顧惟諸寨
營城在焉原無民社土地內自將軍臺
南山起至吉家庄北山上相去僅七百
丈足以扼其吭而塞之于此兩山對峙
衛爲城七百雉徑接邊城卽築七臺據
險以守雖虜至百萬無能爲矣臣請以
舊邊爲外險防守如常新築爲內險兩
存不廢卽以本路額兵分布不必增兵
但本路遊擊止統提調一員今增內險
應於吉家庄增一提調應給廩糧料草

併入額餉數中若信地額兵聽總督分
定又查得太平寨擦崖子提調一員計
分邊七十里其間人力單薄備廣難周
西則燕河提調二員舊稱治邊百二十
里其後分割臺頭路而燕河一路已有
提調二員重之以將官臨之以協守計
所轄邊不過六十九里相沿至今臣請
以擦崖子界內自白道子起至白羊谷
止共十二里割付燕河則官不必增而
事易集矣伏乞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二十三

聖裁

一濟衝煩臣惟

國初疆理大寧諸司由元故道西則古北口東則
喜峯口皆爲通衢以故古北口則有石
匣喜峯口則有古城皆爲軍驛迄今則
石匣不通驛使惟邊臣歲一至焉至則
惟取辦輿夫八名餘無所與而諸豪軍
影射於此者多矣古城僅通屬夷入
貢亦無他端自昔相沿不遑損益該鎮近該總督
駐劄密雲由密雲而東五十里爲太僕

庄又五十里爲熊兒谷由此而外則入
邊內則入薊恒必由之熊兒谷卽係邊
營原無應付夫馬行者憑藉聲勢將官
不得已而勉應之本營隸牆子嶺地方
外切西虜屬夷久絕撫賞間諜不通萬
一疎虞去郊關僅百餘里耳乃若損軍
折馬負累比鄰卽流禍不可勝原姑不
暇論查得石匣去太僕庄僅七十里應
以該驛移置太僕庄蓋自此而西則密
雲東則將軍營南則平谷縣皆爲適中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二十三

該驛原有驛夫聽總督衙門量撥馬匹
可謂腰站止令應付夫馬若原糧鋪程
中火仍舊一無與焉該驛遞年影射軍
丁聽總兵官清查照例抽選操練又三
屯營舊有灤陽驛原額夫馬數少應付
不敷行者又或橫索於本營各將官亦
非事體應以古城驛併歸灤陽驛協濟
煩難灤陽去喜峯口九十里如遇
貢夷出入仍令照舊赴彼應之亦非難事伏乞

聖裁

一止追呼臣聞足食足兵國之大計故漕
運官軍有罪卽專

勅理刑者必俟事畢而後追問之凡以爲足食計
也薊鎮官軍戍邊守在

畿甸較其輕重視漕運有加焉諸文吏率左行伍
而右閭閻視肝膽猶楚越耳凡在軍民
詞訟輒自捕之各將官或有執言愈激
其怒於是散邏卒繫家屬願得而甘心
焉臣聞恤軍以捍民未聞長民而撤之
捍也其或遇召商之令下則所報者率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三

皆軍餘或有抗辭家乃立破比比然也
夫一軍在邊例幫二丁皆復其役乃今
無問顛末而一切柯伐之軍無餘矣臣
愚願請

明旨申飭督撫嚴行各兵備有司凡遇兩防及官軍
有司戍守如犯事情重大卽申呈總督
批行該管將官解發問理如非人命強
盜罪在不原有司雖奉批詞案候撤防
方行該管將官拘問如或占候聽有司
申呈總督罪在將官若當防守徑自勾

攝行間亦許各將官具呈總督罪在有
司無疑矣各主軍例有幫丁二名聽巡
撫會行總兵官清查造冊行各該道出
給印信勘合爲照如係幫丁人數有司
毋以他役苦之如非幫丁正名亦不得
因而影射違者並以違

制論伏乞

聖裁

一杜影射臣惟遵化鐵冶特設工部郎中
乃若廠軍民匠囚徒皆食薊餉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三

國初則以山深地僻慮爲盜區故必以部司蒞治
之若易州炭廠之類其爲

畿甸慮至遠矣乃今邊事修舉重兵在焉兼之野
曠谷虛宜無卻慮且歲計所入不過七
千緡卽出入不相當未敢輕議

祖宗成法顧廠軍之事易辦專隸部司一人諸衛所
亡敢誰何惟部司在邊軍幸一息踵往
往避重就輕詐冒扶同此焉淵藪甚則
一軍而幫七八丁者有數十丁者此皆
丁壯殷實悉在逋逃彼盈此虛非朝夕

之故也近惟郎中徐學古知此立法清

查每軍定二幫丁給與勘合既而皆去

其籍影射如初見任郎中葉朝陽洞察

此弊有志釐革未奉

明命懼非永圖臣請行遵化巡撫督行薊州道會行

管廠郎中通查廠軍原額若干見在若

千照例一軍定二幫丁造冊呈送巡撫

印給勘合執照其餘不分曾否影射勿

論往愆每三丁抽一軍其一卽入邊操

其二卽任幫貼庶幾軍政不廢軍伍漸

太函集

卷之八十八

二六

充非直摘發之末務也伏乞

聖裁

太函集卷之八十八

太函集卷之八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疏一首

遼東善後事宜疏

題臣惟薊遼表裏相依不啻唇齒語提封則薊居

其重語設備則遼當其難故遼安與安不然則

否近年專設總督兼設薊遼得之矣顧自

聖祖開疆拓地併治九邊邇來力詘舉羸不遑辨給

由是薊先遼後從事愈難臣嘗從行役熟計之

稍得其槩謹條十議昧死以

太函集

卷之八十九

一

聞伏乞

勅下該部一併議覆

採擇施行卽遼之利亦薊之利也

計開

一增折糧臣惟故遼地斥獲多市中露積

且烽火罕至邊地則皆蓄畬故月糧折

色每石僅二錢五分非故薄之價止此

耳比者歲凶寇霍不殍則殍室無居人

澤量野齒蓋七年往矣虜迄今出沒境

內無日無之側足畏塗不絕如綫雖有

負郭無敢出耕重以終歲露師丁壯悉皆受甲幸而一生九死猶或不廢糟糠假令生齒漸孽非枵腹不可稟價累倍而軍糧仍折二錢五分隆慶四年以前什缺五六五年以後什缺二三曾獸畜之不如薄亦甚矣一旦有警諸軍奮挺赴闕往往以身殉公家養之雖或寡恩而用之則皆效死有士如此其忍負之臣查各鎮折糧薊昌以七錢計保定以八錢計薊州永平馬料舊例每石二錢五分視遼東折糧等也臣以密雲昌平伊邇則皆四錢隨請月加一錢以均仰秣顧今敢戰效死者曾不得與櫪下同仁臣何辭以謝多士然以司農告匱又何敢殫

太函集

卷之八十九

二

中國以奉遠方照得兩河備邊各有緩急自歲十一月迄于春二月虜乘冰急河東共計之則四閱月耳自歲五月迄于冬十月虜無日不窺河西共計之則六閱月也臣請各照戒嚴時月每月加給折糧銀

一錢是在河東則人給四錢在河西則六錢餘月不給除金復無警及選鋒各支行糧不加外計河東官軍四萬四百二十五員名河西四萬二千七百三十三員名每歲共該加銀四萬一千八百十兩行據戶部管糧郎中王念開報山東布運二司尚有未解銀十五萬六千八百五十八兩二錢七分八毫四絲八忽五微俱在近年原非積負似易陸續催解卽以此數照依前數加給大約將支四年自後如或境內平寧年豐穀賤折糧仍舊否則仍將以後年分支剩省存之數或行量加或聽時議奏請夫以此而例之各鎮猶爲失均顧方待哺啜雖加一日愈于已如蒙

太函集

卷之八十九

三

勅下該部議覆
允行則出格
特恩業已望邊人之腹殆亦投醪之義也伏乞
聖裁

一減入衛臣方議薊額兵適寧前告急尋

與督臣計則以遼東遊擊李惟一所部
入衛兵三千于內量減五百留守中前
所該臣具

奏已荷

允行此臣未入遼時也既而躬閱彼中情狀寧前最
當虜衝中前所若綴旒孤危尤甚該鎮
境內非流亡轉死則人人操兵擊剽百
端終不能發一卒邊臣之計亦窮矣查
得在薊入衛邊兵七營每營俱各二千
二百獨李惟一所部仍有二千五百視

太函集

卷之八十九

四

各營多三百名又遼兵一千見在密雲
標下臣願于李惟一部中仍徵三百密
雲標下量徵二百共爲五百連前留守
中前所者計足一千其前五五百直以把
總領之漫無統紀彼有中前所遊擊劉
澐者雖稱戰將非用衆材且官守多疵
臣未得實跡未及指摘合無行遼東撫
按再議去留留兵一千悉聽遊擊約束
勒習戰守勿徒分貼城堡僅免目前及
查灤東地接寧前疆界雖異顧其地當

曲折相望通爲一區虜至則彼此患之
固難舍此從彼比者薊遼援兵之議言
人人殊臣惟表酋累挫灤東必求反噬
閃倏聚散將令兩地老師臣欲行薊遼
主將面議機宜果能形彼可乘則出一
奇會兵夾擊虜必大創如或未得勝算
慎勿自輕若虜大舉犯灤東則撫鎮例
當自遼舉衆入援非直千人以也如但
屬夷窺伺則灤東之力足以應之無用
千人往矣况李惟一旣分信地且當重
防不宜牽制往來徒令士馬道敝乞
勅本部自今爲之定議以絕觀望持疑乃于事便伏
乞

太函集

卷之八十九

五

聖裁

一便給發夫遼軍艱食之狀臣已槩言之
猶未也遼地修衍二千餘里廣寧乃在
河西之中管糧郎中部署于此去寧前
五百里而近去開原險山千里而遙各
營衛赴領折糧近者或三宿至遠者率
旬日至卒然而遇虜騎又復遲迴此難

以日計也至則各齋兵備道印信公文
先赴巡撫衙門掛號又越信宿比按部
司告領率以部運未至遣歸是行者未
獲一簞之儲而旬月之聚糧盡矣夫是
行者類皆軍中豪猾力能願指諸軍歸
而宣言我行往返皆決旬費且盡賴貸
母錢得歸耳某氏收責必倍子錢若等
他日領折糧我當扣若干以償齋用諸
軍唯唯惟彼所裁是諸軍未獲一簞之
儲業已什去其一再至不得行者居者
皆如初則什去二三矣三至不得行者
居者又皆如初則什去四五矣折糧月
給二錢五分歲無全給諸軍曾不得什
五如之何其不饑而死邪撫臣嘗就臣
疊疊言之其言與諸司合臣爲之感額
殆不忍聞臣愚願乞
天恩診念窮邊饑士卽司農餉額歲無所加獨發年
例以時庶克有濟臣查得薊密永昌四
道並設戶部分司總督欽奉
備書兼理糧餉四道各奉專

勅皆得會同部屬稽察錢糧遼東巡撫卽不得上例
軍門猶得以下例各道自今凡隸本鎮
軍餉解發部司卽具數關白巡撫衙門
相與計議務在酌量多寡緩急以次分
發各邊聽巡撫檄下該道方具印信公
文依期差官代領往來仍給應付護送
以免疎虞該道卽將發去折銀委官同
各營衛照冊給散徑取印信領狀聽候
查盤如有扣除開報部司候下月扣數
銷算此于
國計不費而軍興庶亦有資非小惠也再照各鎮部
司支糧壹以兵備道印信公文爲準獨
遼東則有已給未給但憑庫官類粘領
狀聽查非體也今旣分發各道則部司
亦當照例分立卷宗一應支銷卽以各
道公文粘卷以待磨勘毋復因襲偏方
舊說有礙稽查如或巡撫有行于例不
合必候呈堂題請
明旨然後寢格不行亦不許妄執異同輒相扞格事
于兵食大計伏乞

聖裁

一濟清勾臣惟頃年分

遣清軍御史專備勦遼東尺籍空虛待兵尤急居
未三歲解到新軍二千四百有奇加惠
而安集之強弱皆可爲用先該巡撫通
行各衛凡遇新軍入伍卽日造冊支糧
部司則以額外無儲槩不准給新軍無
所借貸不死則逆勢之必至者也夫御
史奉

天子命周行民間集神極能窮搜厲禁卽得一軍幸
太函集

卷之八十九

八

矣民間取妻貪解路費軍裝無慮百金
何者非其膏血故一軍出則一家敝一
伍出則一里敝不待智者可知也夫旣
竭民膏血遠自數千里外致之顧獨惜
升斗之需曾未及脫裝而驅之去敬

君命而悲人窮者固如是乎臣周閱兩河往往見新
軍殊死號泣道路亦嘗與部司言之則
以期當恤刑周澤徧及海內卽論死而
有可矜疑者皆得減死充軍查各新軍
充發者少雖或身爲不善猶不得與死

罪同科乃若清勾鮮補未必皆其子孫
或出同居或出疏屬或出冒頂或出舉
充要皆非有死罪彰彰矣無罪而就死
地其將如不恐何大都新例甚嚴部司
日以節省爲事他不遑恤伏乞併

勅該部轉行該鎮巡撫及管糧郎中凡遇解到新軍
巡撫每名先給安家銀一兩河東聽分
守道河西聽分巡道委官安插卽以着
伍之日爲始部司照冊支糧應否增糧
聽該部從長會計各軍悉聽該道驗選
老弱者填實城堡精壯者分發車營庶
幾清勾不爲虛文而營伍稍得實用矣
三年以往仍行巡按御史通查新軍解
到若干見在若干逃故若干如或存恤
無輩多致失所按數追論罪坐所由則
人知遠罪而不急近功所全活必多矣
伏乞

太函集

卷之八十九

九

聖裁

一習戰車比者遠倣前法廣寧遼陽各置
車營其製則用車輪取其輕狹易舉每

軍六名運車一輛每管用车三百輛計
用軍一千二百名先是暫借各營步兵
徒取旦夕具數人無固志業無專攻終
爲虐車何益于戰臣與撫臣會議車營
皆用新軍不足則墩軍多者抽一二名
補之又不足則餘丁多者梁一二名補
之二營必得二千四百名足矣各委專
官管練大較以一年爲期新集各軍日
事其事何所仰給除支月糧如例每名
日給行糧銀二分一年共該銀一萬七
千二百八十兩就于戶部客兵銀內支
給一年之後練有成功有警預調仍給
行糧無警放歸行糧即止夫然後戰車
足用矣伏乞

聖裁

一補操馬臣查得遼東例無椿朋亦無官
價馬死則令軍買補以爲常各軍餉薄
產空必鬻妻子如馬又死軍必與之俱
亡率獸食人夫復何異又查得該鎮近
置火器未買駃贏苦無軍需無可措處

太函集

卷之八十九

十一

聖裁

臣請
發大僕寺馬價銀一萬七千兩則以一萬兩分貯兩
河以充馬價如遇各軍臨陣倒失馬匹
卽支銀委官赴市買馬給領不必軍償
如再倒失照年照例追納椿銀聽候買
補仍以七千兩聽該鎮買贏七百頭分
發總副二營各一百頭叅遊十管各五
十頭以備駃載伏乞

太函集

卷之八十九

十一

一開障塞臣閱遼陽迤東據總兵官李成
梁揭議移建六堡其一爲孤山堡其五
皆屬險山夫孤山去靉陽堡百里間且
與酒馬吉堡鱗場堡尤近先年建堡于
此添設提調戍之土瘠軍逃僅存四百
其後易以守堡日愈不支去堡東三十
里有沃土一區地名張其哈刺佃子舊
爲賊首孟艸塔張擺失所據今悉爲墟
其地當虜四衝扼虜溫洞之口則靉陽
酒馬吉鱗場皆爲內地請以孤山堡軍
移建于彼則南赴靉陽僅五十里北赴

陂場僅三十里非惟聲援易及重以肥
衍可耕則皆戍守之利也險山最爲極
邊東南接寧東堡江沿臺東接大佃子
堡東北接新安堡驍陽酒馬吉先任巡
撫王之誥建議特設叅將駐守險山由
是虜患少紓誠爲得策顧五堡亦皆內
地地多不毛軍無可耕難與持久出險
山一百八十里亦得沃地五區曰寬佃
子曰長佃子曰雙墩兒曰長嶺曰散等
皆爲邊衝塞外地曰松子嶺曰乾灘子
曰短錯江曰十岔口曰青崖子曰文大
人營曰鍋兒聽皆屬衝也巡撫王之誥
先議築寬佃子堡以駐叅將則其本謀
緣力詘時艱草昧難于經始姑拓故堡
以安新集漸次圖之積有歲時及今乃
可從事請仍以險山叅將部軍移建寬
佃子以扼松子嶺乾灘子二衝江沿備
禦部軍移建長佃子以扼短錯江仍以
守堡官領軍百名應接朝鮮

貢道寧東堡軍移建雙墩兒以扼十岔口青崖子

文大人營三衝新安堡軍移建長嶺以
扼鍋兒聽大佃子堡軍移建散等接應
長佃子各堡互相聯絡遠者七八十里
近者五六十里凡此昔皆林箐幽翳虜
可蔽形出沒無時遠戍莫能追捕今則
門庭禦寇其險與我共之且土地饒軍
食可漸給視舊五堡尤爲得所依焉加
以孤山則六堡矣計以舊堡遺之附近
居民新工取諸各堡軍力治陶于舍採
木于山其或軍力不敷聽撥同部協濟
通計六堡合用軍夫一萬五百名各計
工一百八十日每名每日量給粟米一
升鹽醬銀三厘共該米一萬八千九百
石銀五千六百七十兩每堡聽巡撫選
委督工官一員日給廩蔬銀二錢共該
銀二百一十六兩併以防修軍夫城梁
丈尺磚灰數目修建次第工役程期一
一開報到臣臣隨會巡撫張學顏亦符
其議比臣閱視當場面詰險山各部官
軍一聞遷移莫不稱便竊惟地利之肥

磽地形之夷險業已相懸工料之易辨
人心之樂從又復相副且主將力任其
事撫臣謀亦合同況用錢糧不多祇緣
本鎮無措合無照數

請發修邊銀兩以供廩蔬鹽醬之需粟米行管糧郎
中就近支給聽戶部發補是役也

中國無亡矢遺鏃之勞一舉而拓邊一百八十里
何利如之計大事不惜小費此之謂也
巡撫又言主將勇于任事懼以圖難害
成以故議餉則已廉計期則已促謀則

太函集

卷之八十九

十四

忠矣第恐新遷之衆居食孔艱且防且
修難以責效旦夕無亦展期寬餉然後
可必有終信如所言尤爲遠慮如或用
度不足聽巡撫臨期酌處題

請施行先庚後庚臣愚不足以此伏乞
聖裁

一固邊疆頃臣覆覈遼東邊工亦既次其
功賞以

請夫以遼視遼功倍于昔以遼例薊又或不然蓋禦
寇于堂與不若禦寇於門庭薊之臺牆

太函集

卷之八十九

十五

門庭之守也遼之路臺路堡亦足以利
收保通往來然而農不得受田士不得
稅甲守在堂與其如虜何臣嘗以此詰
諸司諸司無有應者臣又以寧前與薊
邊接山形大畧相同薊之守邊有明驗
矣顧今虜伺寧前日急寧前邊事日危
行者不願出其塗仕者不樂居其土非
直遼受其敝抑亦震于其隣顧終棄地
利不收此難與持久也臣不得其說則
屢詰寧前兵備僉事李松隨據該道呈
先據寧遠衛舍餘梁棟等告稱寧前逼
近虜巢地孤兵寡兼以荒亂相繼邊備
傾頽先蒙部堂經畧修邊尋以歲饑中
止邇來屬夷董忽里專難等住牧百里
之內倏忽去來晝夜兼防耕種久廢卽
今邊牆雖漸修葺緣舊額僅取就近居
卑一帶邊山盡屬虜便彼據高瞭我無
遁形我奮仰攻彼先得險卽如今春不
過三月尖哨陷沒虜地三十餘人蓋將
屠我耳目撓我腹心棟等雖獲苟延亦

終必斃誠得比照口西事例依山據險增築牆臺卽令各營及貼守官軍乘臺拒守一勞永逸衆得聊生自此歲省調兵尤屬樽節否則每年修守徵發卒無寧居有衆雖生之年猶死之日也據此隨該本道親勘所轄沿邊地方西自鐵場堡臨關起東至椶木堡沿河止計邊地四百六十六里于內爲堡者二十一爲口者六十五當窮極衝內除大險山二百一里不通馬步不用臺牆仍中險山一百四十三里應剗偏坡每里約給犒賞軍夫銀三十兩平川漫坡一百一十二里俱應築牆每里約銀八十兩依牆造大敵臺八十六座大水關臺二十八座每座約銀二十兩通共計銀一萬六千三百三十兩大約照前修工舊例已足完工西翼山海可以鞏上郡東接廣寧可以藩北鎮軍兵咸利地方永安矣併將沿邊地方地里及相度邊牆邊臺開欵造冊畫圖貼說呈報前來臣惟

王者不盡民之力君子不竭人之忠凡以其不可繼也遼東當積敝而畢赴邊工不可謂不盡其力當事者任積勞而甫告成事不可謂不竭其忠乃今曾未息肩安敢復言興事然而論兵者貴得地從事者貴得時千載一時今日是已夫旣得地以守得人任之皇上方躬節儉以濟蒼生所不足者非萬金也茲惟食事李松之議蓋亦有見於薊之得守而因以圖全據其所區畫指陳亦旣周悉但倣前新例則每臺之費將什倍之卽計臺工爲費二萬二千八百矣倣今保定新議臺工畢而後及牆壕在戍官軍就彼修守其工費無庸倍議如議計牆壕之費凡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兩亦爲不多合而計之則三萬六千七百六十兩足矣倘以寧前久坐危急且爲東略襟喉如數請修邊銀責當事者爲經久計此一舉也遼之守什得二三不啻也自錦州以東少險阻然

太函集

卷之八十九

十八

可以收成效否則未易舉也乞

勅本部咨行總督劉應節會行巡撫張學顏聽總督
選委在薊素諳邊守久歷邊工將官一
員前去遼東會同總兵及各道兵備陳
兵親歷邊境相度地宜要見寧前大邊
應否依山修築臺牆該道原議工程應
否增減原定臺基應否遷易原估工費
應否量加該鎮原無官銀應否請發併
勘錦州迤東抵三岔河一帶應否照例
議修合用工費作何措處或以次修舉

或一併興工通候督撫會議詳明咨部
覆議奏

請定奪諸臣孽孽爲

國必得當可之宜得寸則寸得尺則尺遠之謂也

伏乞

聖裁

一處逋逃臣聞自昔遼東年饑役重軍民
竄伏山東海島漁海以居率皆避重就
輕往而不返先年在彼既非土著或不
相容在此則官司有繫屬戶族有催科

太函集

卷之八十九

十九

猶或可及山東近議收爲寄籍已奉

欽依始而計口三千自後又復千人往矣遼東邊民
困甚賦役偏重于海隅乃今逃者既得
依歸無復顧忌自是則官司不相統攝
戶族莫敢誰何故遼人之視彼猶福堂
視此猶囹圄也觀望連引境內一空豈
惟害遼亦將薄薊撫臣之議如此而苑
馬寺卿朱本者歷陳其說纒纒凡數千
言大畧謂事當會題不圖山東執一隅
之見以爲定議就事論事其不可者三

一議遼東嚴禁海口以杜續逃似也顧
自江沿臺以迄山海計海岸千里而遙
居民以海爲生安能一切廢舟以絕口
食有舟即可通近島近島即可轉山東
殊塗同歸何必海口假令沿岸置守必
陳邏卒數萬人海不容舟則居民立槁
耳一不可一議遼人取貼軍裝糧差必
由陸路似也然自遼東而赴山東航海
不旦夕可至陸路相距三千里往返非
三月不能彼以一夫一戶所得不滿鎰
銖計其行資得不償失二不可一議遼
人越海者許寄庄遼人執送官司似也
頃巡撫牌差千戶何其忠等調船運木
造車楊汝明等入島徵銀撫賞彼中邀
截縛縛徑送巡察海道公差監禁官船
沒官乃若自此續逃千家不聞一人捕
獲者三不可也遼人賴寄籍爲通逃之
主又賴屬禁以塞追捕之門叢爵淵魚
若武政之矣因此而居者辦納無資則
賦役愈重賦役愈重則通逃愈多竊恐

始則羈縻久將竊發殆亦非山東之利
也臣嘗莊誦
會典凡各處招撫外郡人民在境居住許令寄籍將
戶丁事產納入圖家納糧當差仍于戶
下駐寫原籍貫址軍民匠灶等戶及收
籍緣由不許止作寄籍名色如違所在
官司解京發口外充軍欽此臣惟王者
有分土無分民以此爲坊懼脫免者之
滋起也今竊爲遼東山東計之議起發
則力不行兩舍之則法益廢且衆不可
激故不得已而以寄籍收之是所以爲
山東者則善矣至若遼東受害誠如兩
人者之言及今不圖何以善後查得遼
東原隸山東同省至今民運猶存必以
一體視之始知疾痛苦事遼陽城內設
有副總兵仍設都司三員事省而官冗
矣請以管捕都司一員移駐山東登州
府專管島民與山東備倭都司協同行
事凡遼人赴取軍裝糧差者先赴各道
告給明文徑赴都司掛號驗明方許入

島島民如復較轢聽告各都司會問施行如無明文者卽係續巡聽各都司協同捕獲解回原籍島民但以見獲續巡出首者聽各都司預定賞格每名口量給賞銀若干其銀卽以山東原議各島船稅支給之各都司置簿開報循環聽遼東山東巡撫查考歲終通將捕獲及首出續巡人數類報各巡撫衙門如果緝捕有功聽巡撫具題陞賞各都司俱聽遼東山東巡撫按舉効俱受各撫鎮節制其管捕都司必自遼東境內推用然後督責易及休戚相關駐彼衙門聽各巡撫會議建造合用書識軍伴及巡邏軍役俱自本都司撥用量給幫丁貼辦衣糧然猶必倚辦於巡察海道一一就近督察之亦聽遼東巡撫按舉効乃爲有濟夫然則犬牙相制血脉貫通在遼東既紓目前之憂在山東亦彌意外之虞矣伏乞

聖裁

一表忠節臣始入部則知遼東郎氏世以忠節聞比閱廣寧卽行分巡道勘報隨據僉事賀濤呈依蒙覆勘得廣寧衛歸附故軍郎玉生子郎英郎雄郎俊郎傑郎山五人英生次子郎景三子郎秀五子郎恩景生郎三漢雄生子郎得志俊生子郎得君郎得臣傑生長子郎賓次子郎寶四子郎用山生長子郎松次子郎得功先年郎傑郎景郎賓郎寶郎用郎恩郎得志郎得君郎得臣俱充廣寧中軍哨頭目郎景郎三漢家丁郎山郎松俱功陞千戶充選鋒把總郎得功功陞指揮任錦義叅將嘉靖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兵遇虜鎮安堡花兒營郎傑陣亡嘉靖三十四年九月十九日我兵遇虜錦州國王碑郎賓郎寶郎得臣陣亡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我兵遇虜廣寧城北塔兒山郎秀郎得君郎得志郎恩郎景郎三漢陣亡嘉靖三十六年八月初十日我兵遇虜鎮夷堡郎

用陣亡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十三日我
兵遇虜鎮安堡老鴉庄郎松陣亡隆慶
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兵遇虜錦州流
水堡郎得功陣亡及查郎傑妻臧氏郎
賓妻趙氏郎山妻刁氏郎秀妻李氏郎
景妻馬氏郎恩妻李氏郎三漢妻楊氏
俱各守節病故郎寶妻鉄氏郎得臣妻
陳氏郎得君妻王氏郎得志妻吳氏郎
用妻唐氏郎松妻傅氏郎得功妻王氏
妾圭氏俱各守志見存內惟圭氏先已
從人其餘俱係室女婚配比先守節鉄
氏年三十歲吳氏二十六歲唐氏二十
八歲尤當少年各婦雖有存亡一心無
間終始該道尤恐不的復行廣寧備禦
王惟屏轉行廣寧衛掌印指揮董文貴
具結併報到臣臣惟忠臣節婦古今難
之卽一鄉一國偶一觀焉則亦奇矣郎
氏歸自異國遼東僻在遐荒顧自郎傑
而下三世死事者十四人自臧氏以來
一門守節者十五口後先並起中外相

觀豈惟用夏變夷莫不承家殉國當今
僅見振古希聞顧惟郎得功以叅將陣
亡幸霑

覬覦遽茲

聖主明時不容泯沒況使臣以咨諏爲急而邊境以
風化爲難章善聞幽赫有
明詔故臣敢冒死以

請乞

勅該部覆議行遼東撫按衙門照例

旌表門閭署曰一門忠節建坊工費取諸官銀除圭
氏照例不錄外鉄氏等七口見存俱係
孤嫠無告合行巡撫就近歲給米各二
石布各二疋稍示贍養以終其身庶使
生榮死安化行俗美非惟彰
帝王之盛節抑亦礪臣妾之微權也伏乞
聖裁

太函集卷之九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疏二首

保定善後事宜疏

題臣聞鑒在不遠防在未然臣爲保定籌者是已昔在正統虜大入紫荆關迄嘉靖中警游至及虜患中薊比年始得少休此則既往之鑒也薊故邊薄虜往往得利日伺之未嘗忘邇者完聚堅強數卻虜脫虜就近西犯雲中上谷封守日完假令出我不虞紫荆諸關危矣此未然之防

太函集

卷之九十

二

也臣智識短淺惡足與計什全謹酌沿革損益之宜條爲四事願乘

乞
國家閒暇及時修明未雨綢繆亦禦侮之先務也

勅該部併議施行臣愚幸甚緣係條陳保定善後事宜以備

採擇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專差千戶某親

齋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議駐守夫易州爲古燕都東望

京師二百里西距紫荆關七十里秋防則巡撫自

真定移兵駐此而總兵自保定移兵駐

紫荆伺有東警則就近勒兵入援有西

警則就近勒兵堵截以故諸部糧餉專

設戶部司屬郎署易州

累朝以來未之有改也近該先任巡撫建議撫鎮喫

舊防秋各標兵悉留真保本營遇警然

後調發歲省行糧料草計銀二萬三千

有奇顧在癸亥庚午之間巡撫李遷李

太函集

卷之九十

二

尚智在事一聞薊警輒自易州勒兵而

東皇皇然僅以身先諸軍猶懼不敵乃

今檄兵于往返八百里之外取辦于呼

吸之間即風馬牛其不相及也明矣况

移兵在戍則事專而易齊散而之家則

衆亂而難集假令司馬以師期來討臣

不知其何以應之今巡撫孫丕揚首論

及此蓋嘗身親癸亥庚午之事不亦蚤

計乎哉臣請自後防秋撫鎮仍以部兵

出守行糧料草仍遵舊額關支凡此非

有所增如之何其以一指而失肩背也但紫荆猶爲內險設有叅將部兵而浮圖谷最當虜衝是爲紫荆門戶扼虜干險其必以總兵當之况標兵既給行糧在浮圖猶在紫荆耳萬一預偵虜有東意則總兵仍守關待援移叅將軍于浮圖此軍原支行糧不必另議總兵東發則巡撫自易州移兵代守紫荆比及撤防各兵乃罷皆舊貫也及照巡撫常駐真定或以輻輳分心乃今既任臺工兼以邊備其必以身程督庶事集而大有功自後兩防聽舉室以行移鎮易州以便專事况距倒馬關僅三百里亦爲適中倘遇撤防停工去留各任其便是或一道也臣又據整飭井陘兵備副使劉世昌呈本道所轄倒馬關迤西百里爲茨溝營外通宣大亦當虜衝內產礦砂群聚亡命先年裁革巡檢改設守備一員召募土軍一千名常川住守邇來礦徒益聚已成聚落三千餘家惡少游民

聞風烏合動輒張打旗號懸帶弓刀原募土軍實彼黨類陽則應名支餉陰則結黨同行將來奸僞日滋爲患叵測合無請以原設守備改爲備禦都司請給專

勅重其事權仍聽倒馬關叅將節制原募土軍量爲汰去二三百即就倒馬關白石口各營調軍輪班補之與之參錯夾持以銷陰禍倘有小補乞題

請施行據此該臣會同巡撫孫丕揚看議得茨溝非直虜患患在礦徒蓋以人情趨利如流不避湯火滔滔不絕遂成江河守備官薄權輕見利易動始而染指既則濫觴久之猫鼠同眠卒以賄敗蓋不特一唐繼武爲然矣臣查得真定城內設有民兵營遊擊一員奇兵營坐營一員守備一員官亦備矣龍固關叅將厥有信地顧亦同駐真定嬰城安居何爲者也且二關俱在腹裏視紫荆倒馬緩急相懸臣請以茨溝營原設守備所領地方割

聖裁

屬龍固二關叅將裁革本營守備趙繼光送部別用即以叅將趙應時移劄茨溝本叅仍量帶部兵赴彼彈壓凡事悉與該道計議務在操縱合宜既不得以射利而交通亦不得以喜事而激變土軍應留應汰聽巡撫酌議另行庶幾邊守不疎官事亦攝弭患之一機也伏乞

太函集

一議應援夫軍行有車有騎有輜重有步兵法也在薊則講此久矣遼方經始保

卷之九十

五

定猶或未遑責在應援何可無備夷攷庚戌之役保定軍城西虜一二騎當營殺入雖有

嚴命終不敢發一矢無車營也癸亥之役保定軍赴

薊西副使劉應節嚴清同乘一車前驅越宿皆不得食諸軍徒跣後至其餒可知當是時我兵劫虜潮河川虜敗矣宣大大兵數萬率以乏食什山上坐視虜北無能奮臂一呼無輜重也無車營無輜重步騎何爲往事可鑒已臣請行撫

太函集

卷之九十

六

鎮真保標下倣薊車式各立一車營即選標下士馬精壯者充之每營步騎各三千即稍減必各足二千五百騎或不足則求足於該鎮各營蓋各營率以騎雜步兵非有行列自非騎操哨撥則供將領私役居多就各營而足之易易耳兩營束伍授器一如薊法即運車用器有不習者聽總督就薊選習者訓之彼此相傳可以歲月責效保定兵少難議輜重營每遇營警將行預先雇募民間贏車各二十四輛運載烘炒糧料隨營以行計日授資民無偏累矣及查真定舊有駝贏備載軍火器械散在民間牧養民間病之今巡撫議給各驛應付公差可省芻秣遇警則預行調集照舊以行料草飼之或有倒仄則就各驛量追椿銀以備買補似屬便益但保定標下尚未議及亦應聽巡撫照例併議舉行夫然則外而捍禦內而應援事事有備伏乞

聖裁

一議器械臣惟制器利用兵家所先保定
狃于承平士無甲仗今巡撫始受事即
爲擘畫僅成軍容臣前疏已言之矣各
軍惟取易辦大半以挺爲兵卒然用之
曾不足以逐狗馬惡能格虜爲也臣據
整飭易州井陘兵備副使高文薦劉世
昌呈爲虜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
脩邊政以永圖治安事蒙巡撫朱纁案
驗准兵部咨該大學士高 等題前事

木田集

卷之九十

七

本部覆奉

欽依內一款一整器械臣等議得器械不利以卒予
敵委當及時整理但軍士貧苦力不能
辦軍三民七軍器雖解納工部半多不
堪若使將價留在本處給與軍士自行
打造公私殊爲兩便合無備行七鎮總
督鎮巡等官或應別項討給官錢或應
暫留軍三民七年例各另議奏聽工部
覆議通候大臣至日閱視施行等因隨
該本院覆議得保定左右中前後衛茂

木田集

卷之九十

八

山衛真定衛神武右衛定州衛俱係近
邊額造軍器應照新例存留本處給軍
領用其餘衛所俱係腹裏例應照舊詳
部等因移咨工部續准回咨查得保定
左等九衛雖係近邊節年徵解赴部發
庫收貯原不列于邊衛之數且各衛軍
士自有應得軍器似難一槩存留仍令
照舊解部完納等因咨院案行各道除
遵行在卷外爲照真保撫鎮各營并紫
荊倒馬諸關軍士盔甲器械俱各散壞
不堪况撫鎮兩營例當入援紫荊諸關
各有防禦萬一虜報卒至其何以當鋒
禦敵哉目今地方公私匱竭軍士俯仰
無資查得易州道屬保定茂山六衛徭
編軍器顏料銀共五百七十九兩六錢
保定府屬各州縣協濟六衛打造軍器
瓜鉄銀共三百六十四兩伍錢每年軍
民料銀共九百四十四兩一錢井陘道
屬真定神武右定州三衛徭編軍器顏
料銀共五百八十六兩九錢真順廣大

四府所屬州縣協濟三衛打造軍器銀共六百一兩伍釐每年軍民料銀共一千一百八十七兩九錢五釐各衛雖建腹裏而各軍實戍邊方紫荆倒馬諸關之衝何殊東鎮正統嘉靖之犯何異近年合無請乞特賜題

准將隆慶六年見徵并萬曆元年以後年分軍三民七料價俱免解部照前閣部條議存留各府貯庫委官打造脩理仍聽各道覆驗務要逐件堅利以備征操等因到臣

太函集

卷之九十

九

臣惟軍器解部事干成法不容變亂而存留料銀又該閣臣條議覆奉

明旨所當欽遵查得各道呈開九衛官庫皆在入援出守之數留料銀製軍器非惟於近議允合且與邊衛相同但歲計共銀二千一百三十二兩五釐每歲緊留恐廢成法合無自今伊始一以三年爲期一年如議暫留二年照例解部以後週而復始悉照此行蓋軍器三年一造一脩亦可以望堅利矣其應備火器亦當倣舊

聖裁

脩舉應援防禦尤必資之計全鎮每年僅得七白金猶難辯給似不當議減矣伏乞

太函集

卷之九十

十

一議犒賞臣查得保定舊例巡撫歲備宴犒銀七百餘兩每遇防邊先期徵會凡諸將士宴賞有差夫既遇之有禮拊之有恩所不作氣用命者非夫也舊任巡撫吳嶽李遷最爲節省獨於此猶憊憊焉識大體矣邇者以剋削爲名高裁減惟恐其不盡是將以禽鹿驅將士安望其能以大馬報之况所省曾無幾何而歲餉不啻數千萬緡皆不惠矣查得巡撫賊罰甚少年例解部四千率皆搜括諸司取盈無復餘積今邊臺經始秋防屆期巡撫孫丕揚銳意作興第無以資鼓舞本年應解賊罰又該臣等會議留助臺工查得近革巡關衙門尚遺紙贖銀六百兩在境合無于此取給亦足以供目前自萬曆二年以後乞於解部賊

罰疏內每年量留五百以給犒賞之需
仍三千五百兩照舊解部是在太倉則
視若稊米在保定則視若泰山矣伏乞
聖裁

經略京西諸關疏

題爲經略京西諸關以固

畿輔以保萬世治安事據整飭易州井陘兵備副
使高文薦劉世昌呈蒙臣案驗及蒙總督薊遼
保定等處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劉應節巡撫
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荆等關都察院右僉
事御史孫丕揚各案驗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前
事合候

太函集

卷之九十

十二

命下本部移咨閱視侍郎汪道昆總督薊遼保定侍
郎劉應節巡撫保定都御史孫丕揚督行鎮守
叅將兵備等官將紫荆倒馬浮圖峪馬水口挿
箭嶺等處一帶邊關除邊城照舊修理林木照
舊禁採外仍於諸可通虜攻犯去處酌量衝緩
查照薊昌事理各議增設磚石空心敵臺各若
千座大抵衝者則限八十步而建一臺緩者則
度於人馬可通處建之不必以八十步爲限其

臺制即以昌平鎮三年所建純用磚石上上等
者爲準薊鎮先議每臺用犒賞工料銀一百兩
今增議二百兩但保定軍力視薊鎮爲寡其工
料等費視今薊鎮所議量增二三十兩蓋所計
者大即小費似不足惜文到之日即便會委有
心計將官會同該兵備道躬至昌平鎮鎮邊城
等處將彼臺制及位置規模逐倣即便分投同
將各邊關悉心相度躍定基址要見某處爲極
衝應建敵臺若干某處爲次衝稍衝應建敵臺
若干某處爲稍緩應建敵臺若干合用錢糧工
料若干應作幾年報完其先年所請修邊銀一
萬兩見今有無尚存在庫不足之數應該作何
措處逐一查議明白徑自具奏施行每歲仍將
建造過臺數及有功候事人員亦查照薊鎮先
年事理分別題

請賞罰其總督鎮巡官通候工完聽本部一體論功
具題陞賞等因題奉

聖旨築臺守險誠防邊要務都依擬行欽此欽遵備
咨到各部院俱各轉行各道欽遵施行蒙此案
照先蒙閱視部院案驗爲邊務事照得保定沿

太函集

卷之九十

十二

邊一帶應倣薊鎮脩築邊臺以壯關輔案行各道即便會同本部職方司郎中左熙天津密雲兵備副使楊樞王一鶚從長計議要見邊牆是否足堪防禦邊臺應否照例增脩先須定擬增經營修及實心幹濟府佐二三員責令自西至東逐一躡踏不避艱險審擇便宜完日畫圖貼說呈報司道覆議通詳聽會議歸一然後題請等因各道依蒙會同郎中左熙副使楊樞王一鶚

呈委原任薊州管糧通判王建會同保定府管關同知張燭真定府清軍同知魏學思并叅將

太函集

卷之九十

十三

王撫民劉世恩等前去沿邊相度去後續蒙前因該蒙閱視侍郎汪道昆咨行督撫衙門及行郎中左熙等會議呈詳定委密雲輜重營遊擊陳伯懌原任奇兵營遊擊高廷相仍行各道遵照

欽依事理同詣鎮邊城親視臺工規制隨蒙分行易州副使高文薦會同遊擊陳伯懌叅將王撫民滿朝相督同同知張燭通判王建東自沿河口起西至白石口止踏勘馬水口紫荆關二叅將所轄各邊井陘副使劉世昌會同遊擊高廷相

太函集

卷之九十

十四

叅將劉世恩督同同知魏學思東自黑石口起西至茨溝營止踏勘倒馬關叅將所轄各邊擬報臺工節蒙重復駁勘遵照部議務求的確今定馬水口叅將下應建臺五十五座紫荆關叅將下二百十座倒馬關叅將下九十一座於內極衝者一百八十座次衝一百五座稍衝七十一座每座各照部議定銀二百三十兩共計銀八萬一千八百八十兩見在地方空乏難以措處各道未敢輕議抑且本鎮兵少客兵歲止一防俱各與薊不同乞寬程限併畫圖具冊通詳

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右都御史劉應節巡撫右僉都御史孫丕揚看議得我

國家定鼎燕都尊居北極薊為左輔東扼古北諸口保定為右輔西扼紫荆諸關先年虜率西北而東釁未開其後虜數東窺而西陲稍息要以西酋相近尤當先事為防茲蒙

皇上納本兵言獨以築臺守險為防邊要務此誠明見萬里之外先得多筭之勝者矣臣等冒然在事敢不踴躍胼胝少紓西顧之勞乎今該臣等會委曾歷薊鎮邊工將官會

同各道畫道分行虛心集議又該臣重復駁勘務求僉同據今所區畫亦似位置得宜拒守有賴知險知阻不數不疏雖未敢遽以爲完而地利人力單於此矣每臺必如部議給銀二百三十兩固不爲多但地有險夷功有差等以薊之上上等者爲準議以二百三十兩給之如上之中宜必稍減上之下宜必遞減大約爲之裒益每座應以二百二十兩爲規稱物權宜取彼與此宜亦可給計共該銀七萬八千三百二十兩固難取辦于地方使徒仰給

太函集

卷之九十

十五

京師不無偏累臣等查得先年奏留馬價修邊共銀九千九百三十六兩支過四千九百六十九兩一錢六分四釐五毫六絲見在真定府易州二庫共銀四千九百二十六兩八錢三分五釐六毫四絲又巡撫衙門舊有民壯扣留工食存銀九千兩見在議留本年應解贓罰內巡撫衙門年例四千兩真定巡按七千兩順天巡按四千兩河間每年解易州道代雇鄉夫遇警調用工食銀二千一十六兩如計三年共該六千四百十八兩通計馬價民壯贓罰鄉夫等銀共三萬

五千一十四兩八錢三分五釐六毫四絲計其奇零聽該鎮補足且以三萬五千二十兩計算仍欠銀四萬三千三百兩合

請發修邊銀足之將令役者懽然皆知

恩自

上出如或以程期尚遠無庸解發爲勞大約工以四年爲期奏留贓罰亦以四年爲止除臣另題巡撫每年應留五百兩亦已有餘取諸域中此亦便事該鎮主客官軍共計五萬以上除兩班戍薊及撫鎮各標量留駐守哨探外其餘不分各

太函集

卷之九十

十六

營各路亦照薊鎮新例每防計軍五百分築一臺在主兵則終歲駐邊兩防共築臺二座在客兵則仍舊貫秋防止築一臺大約不及四年可告成事部

題每歲仍將建造過臺數及有功誤事人員各照薊鎮先年事理分別賞罰最爲有見但今未奉成命已迫秋防分地鳩工事方經始合聽主客官軍通融營辦或今歲預先採辦磚灰石料通計下防之數以待明年併工抑或工料可資即及今脩築似難一例通候來歲歲終計算在主兵五

百名共計三防務完三座客兵共計兩防務完
兩座于此通計殿最以後則各年課功其工程
必先極衝次次衝而稍衝最後一照後開程限
期于萬曆四年工完沿河口接鎮邊城則以渾
河爲界渾河陸路自王平口通

京師最近水路則通蘆溝橋今河西築臺一座原
隸該鎮地方河東舊城坡下亦應增築一臺則
隸昌鎮近該臣題增薊昌敵臺座分昌鎮三十
座其工力即取諸此但京西將吏未歷邊工非
直畏難猶防慮始查得原任永平府薊州管糧

太函集

卷之九十

十七

通判王建該先今總督委用監督邊臺于時不
避賢豪最稱任事即其指陳邊事當否亦切機
宜且彼先任霸州判官委署永清縣印獨能鼓
舞境內兩月脩築一城近該查盤御史論以才
力不及改調原無賊私顧強項不理于人言竟
坐罷斥于時先今督撫深惜其才臣等茲試之
其持論鑿鑿可據且習薊鎮工務亦察邊情查
得近奉

詔書內開在京在外官員曾經論列致仕閑住等項
原不係考察黜退人數事久論定年力可用者

該撫按官具名以聞吏部再加查實具奏定奪
欽此合無遵照行總督及撫按官覆查果無賊
私及年力可用即爲題

請勅下吏部覆議具奏或改調管關通判或聽添註
職銜責令專督臺工砥礪任事一如薊鎮通候
工畢聽督撫殿最以

聞又該臣奉

欽依委官踏勘預先牌行守關把隘官員毋許欺蔽
阻撓查訪得委官王建前至黑石口地方責令
嚮導指引勘視而黑石口守口百戶徐秉德執

太函集

卷之九十

十八

辭攔阻山路峻絕不通人行當該王建堅意登
山勘得本口原係二關交界在紫荆則屬白石
口在倒馬則屬黑石口接壤毗連然而外口則
屬黑石口信界口內則犯白石口地方以故迺
年不脩邊牆互相推諉原無墩臺可守最爲空
虛當會同遊擊高廷相勘視立木爲標遷定臺
基六座註寫邊界丈尺及守口官職名及臣續
委遊擊陳伯懌覆勘徐秉德欺蔽如初比陳伯
懌登山則高廷相所立木標俱爲徐秉德私自
拔去既而陳伯懌復遷臺基六座于此乃云前

委官遷亦相同詰其木標始知爲彼所拔臣不勝憤懣緣使事急未及詰責之竊以人情溺於偷安莫知儆省所據徐秉德推諉誤事欽遵

勅諭應照失機即其反覆支吾尤可痛恨合無嚴行總督右都御史劉應節解軍門照依軍法細打先行革去祖職比照失機戴罪責令認管臺工如果奮發立功督脩完固工完聽督撫衙門酌量奏

請復職如復狡猾推避竟坐本罪揭黃一面通行各關隘官員務各勉承

太函集

卷之九十

十九

上命畢力大工如復有規避事情亦照此論夫王建罷官也徐秉德卑秩也

畿輔將吏具在此兩人者烏足爲有亡臣請進一王建以爲任事者之倡黜一徐秉德以爲避事者之戒庶幾勸懲互得力役可興殆亦綜核之上務也乃若分任各工聽督撫逐一定派一依薊例限內如有倒壞不堅及不如式者俱責令各官自備工料從新修築賠償催督工役及收支錢糧責在管關同知通判兵備各道則分部巡工巡撫衙門則就近督察除副使高文薦資

及三年例應遷擢外其餘多係新任相應久任以專責成通候工完聽總督分別叙錄不次超

擢臺工畢臣猶有四說焉夫牆非臺則無庇臺非牆則無依京西邊牆新脩類多堅固在馬水口則什居五六在紫荆關則什居二三凡此則皆輻輳之區閱視之所易及者也其在偏僻深險又多斷續傾頽勘得馬水口應折脩邊牆三百九十八丈應增脩一百九十九丈紫荆關應折脩一千一百八十八丈七尺應增脩一百丈倒馬關應拆脩九百二丈五尺應增脩一千三

太函集

卷之九十

二十

百二十三丈七尺見在臺工爲亟工難並興俟畢臺工聽巡撫另議脩築馬水口沿邊林木深入內邊脩者百里次者數十里紫荆關虎張石倒馬關茨溝營等處亦不下數十里此皆先朝禁木足爲藩籬訪得易州炭廠奸商假借燒炭爲名通同守關隘官侵伐沿邊樹木近該工部郎中楊歸儒出示禁約第恐此輩猶復覬覦况今併赴臺工有事採辦止許折薪以充燒造勿及樹株亦恐違法官軍因爲利倒馬關一帶界屬山西靈丘廣昌地方隔省分區尤難禁

約查得先年邊臣嘗以伐木受法今在

畿輔重地情罪過之及今修邊應照部議申明厲禁即有通同假借及乘機盜斫者比律重科仍行山西巡撫衙門一體禁緝由是而剪伐不及采阻莫窺殆亦萬世之利也薊鎮邊外即爲屬夷猶必以時撫賞蓋將藉彼耳目偵察夷情保定邊外即係山西廣昌靈丘等縣地方先年則以密邇重關俱聽保定巡撫及巡關衙門兼攝臣出閱邊外見居民住種皆依近邊以故邇年起倩鄉夫其在廣昌不異屬縣先是巡撫巡關

太由集

卷之九十

二十二

出邊巡歷而廣昌知縣在境迎候不異屬官巡關復

命舉効獎戒必及廣昌亦將以示兼該均一體也山西各縣鄉夫不至保定則自今年始蓋彼中巡撫徑自議徹各該縣亦未關白保定巡撫衙門比臣會同保定巡撫閱視關外而廣昌縣惟遣典史迎候知縣則以他事爲辭其意或非避臣無亦以鄉夫之故直將避保定巡撫兼攝者耳薊鎮近脩邊臺邊內不復脩堡有警則附近居民投臺共守固力齊由此例之廣昌之民必

依於保定保定之守亦資於廣昌事之易見者

也自今即爲隔閼非惟號令不及聲援不通警至則邊外之民無依而邊內之守寡助皆非計之得也應聽本部覆議廣昌靈丘等縣原隸保定巡撫兼攝者悉照舊行原倩鄉夫未給行糧工食本難爲例不必議覆警至聽該縣居民入邊協守依臺而居外則清野內則堅壁殊爲兩利然必先藉其丁夫明其保甲而後可以杜奸細俱聽巡撫預先酌行又看得薊鎮邊臺率多貯軍火器械該臣近留保定軍器銀兩合行倣

太由集

卷之九十

二十三

照彼中事例一一備之夫繕治完藩籬固器用具人力齊由是而據險守之臺之利用章章矣合候

勅下本部會同戶部覆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伏乞俞允轉行督撫欽遵施行庶幾財用既充工樂從事章程既定人爭效能外伐虜謀內尊

國勢實

宗社無疆之休也豈惟保定賴之緣係經略京西諸關以固

畿輔以保萬世治安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爲此開

坐具本專差千戶錢珮親資謹題請

旨

太函集

卷之九十

二十三

太函集卷之九十

太函集卷之九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疏一首

邊儲疏

題爲

國計甚詘邊費孔殷懇乞

聖明校覈鎮兵以稍裕軍儲事據本部職方司郎中

左熙天津兵備副使楊樞呈奉臣案劄准戶部

咨前事通行各職會同該鎮各管糧郎中員外

郎薊密永昌各兵備道及總理總兵衙門查照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一

移咨及案劄事理逐一查議歸一造冊呈報遵奉間續奉臣牌劄備行各職會同各該衙門作速查議要見見在主客軍馬應否作爲額兵見在徵發錢糧有無足充額餉千內營路之部伍不定作何分布可免後艱客兵之更代不常作何責成可責後效月行二糧同類而給有多寡雖應分別應否調停本折二色同地而價有異同原係參差應否增減各營缺少馬騾應否添補各路支給料草是否均齊又如主軍節逃數多今之未解者猶難以議餉誠恐餉額既定後

之續解者將何以給之以上俱要虛心講求從長計議劑量曲當綜核周詳務在兵力足而邊境無虞財用舒而軍需有賴倘能少紓

國計尤爲允愜輿情等因奉此該職等會同管糧郎中鮑文縉侯國治宋多員外郎王好學總兵官戚繼光楊四畏兵備副使徐學古王一鶚孫應元僉事張廷弼查議得薊昌舊爲內地異於各邊以故設軍不多議餉亦少邇來虜患洊至京師戒嚴由是而求兵則爲之增兵求餉則爲之增餉急在肘腋惟恐後時比年邊備稍脩邊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三

患稍息兼以度支告匱供億爲難乃復專行閱視督撫衙門討求定額蓋欲嚴祛兵餉虛冒之弊以爲軍國長久之圖甚盛心也見在二鎮官兵已蒙閱視始爲期而會操于閱地既刻日而齊點于分區驗以腰牌試之技擊則兵無虛兵可知矣近該戶部頒行支糧則例各兵備道奉勅稽查各鎮錢糧仍依余御史原行照勘填單委官驗放雖有冒餉或寡矣茲蒙節行職等循名責實廣議集思因地計兵因兵計餉又蒙重復駁議務在精詳凡三易藁而冊始成再踰月而議

始定乃今兵馬之分布各以區分其有不便者則罷之而改徵其工食錢糧之供需稍爲裒益其或有餘者則裁之而存貯於太倉上之務擴朝廷稱物平施之仁下之務明臣子制節謹度之義蓋不遺餘矣往年兵數稍減餉額稍舒雖有京運扣除民運拖欠截長補短猶可支吾乃今兵爲額兵缺一則不免于失伍餉爲額餉缺一則不免於罄罄使徒虔其始而不慮其終脫或扣除拖欠如故則茲額也猶之紙系盡餅無濟飢寒憂在蕭牆豈惟疆場況今所議擬未計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三

兵荒假令重寇壓境諸師赴援年不順成物價踴貴此又餉額之所未備者合無從長計議題請允行京運照額給發不復扣除民運設法催徵不致拖欠則自此雖有意外之變永無額外之求凡諸有職地方可以竭力展布然後經制無弊防禦有資矣併調開額兵額餉緣由造冊通詳到臣案照先准戶部咨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應節題准戶部咨該本部議覆戶科給事中陳渠題前事本部議覆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侍郎汪道昆查照先令事理會同該鎮督撫悉心查議隆慶四年總督譚綸分布各路主兵八萬五千餘名應否作為正額該鎮督撫奏稱主兵一十一萬的係何年有何憑據其稱逃軍三萬并別處改撥不下萬餘是否的確原餉有無開除即今以清解新軍頂補逃亡果否相當原餉有無勾用見今練募奇兵既多串營遊食之徒作何議處客兵班兵何日方可議罷即有應增應減兵馬須與本部年例銀兩通融會計不得過于原數再行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四

請討務使兵食俱足經久可行通行查議的確徑自造冊具

奏定奪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節經咨行該鎮督撫及按劄通行即中左熙副使楊樞及各總兵官兵備道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應節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兆看議得薊昌二鎮設居

畿輔捍衛

陵京疆幹居尊其地視各邊為最重自昔未開邊釁兵制甚疎無以久荷承平兵力甚弱一旦有急其兵視各邊為不支自庚戌秋虜薄郊關外先朝督責方急在事者不憚征發以應之於是徵客戍起民兵合主客二十萬有奇軍餉稱是虜既得利歲伺近邊邊臣無所藉手歲徵發以為常即財匱兵疲亦不遑恤地重故也當是時要皆應變倉卒取辦目前或因一事而請求或就一事而擬議以故章程未定經制未周則時勢使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五

之然耳及先任總督譚綸受事復得先巡撫今總督劉應節及總理練兵總兵官戚繼光等相與協謀築臺垣繕器械簡車徒為戰守備甚具故自戊辰以後虜未敢犯薊昌曾未息肩而減兵縮餉之議紛紛起矣查得薊昌邊境共計二千里有餘較之宣大二邊則兵為獨少歲餉幾至二百萬以下較之各鎮則餉為獨多邊臣職在防禦故必求餉有定額而後可以足兵計臣職在度支故必求兵有定額而後可以理餉其說若相倍而實則相成要皆體

國奉公各以所主者用職耳前兵部疏云兵馬錢糧當作一家計算今戶部疏云兵食相須必兵有定額然後糧有定數二者皆經國不易之言矣方今東虜日事窺伺其志不怠西虜方就羈縻其衆巨測邊長地重安能去兵師行糧從又安能去食亦惟因地之緩急以計兵因兵之多寡以計食因經制之未備者以計萬全三者相須非有定額不可也臣奉

命閱視先從事薊昌刻日齊點共計實在主兵八萬九千八百四十四員名客兵七萬一千一百八

本函集

卷之九十一

本

員名俟事完造冊

奏繳外查得二鎮主兵原額不過三萬近年抽梁召募歲漸增加然而逃亡勾補遞有乘除非額也即今查過實在八萬九千八百四十四員名內解到新軍六千五百名閱後募操及續解新軍三千二百八十九名仍清勾未解逃軍二萬二百餘名大約可當該鎮所稱十一萬之數查據該鎮隆慶四年分布內開主兵八萬五千有奇而六年會計驟至九萬四千之外據所奏報不免參錯不齊然會計則舉其全併及城操老

幼分布則有所擇惟以防禦者計之即今逃軍解補者什之三未解者什之七其稱逃故三萬數正相當已經該鎮具題申明無庸再議由今論之該鎮疏稱主兵十一萬五千有奇逐年開除者止一萬四千六百今三年內開除二萬一千餘名則非所謂有收無除矣客兵二十枝已減去一十一枝則非所謂有增無減矣此則據兵以為言者也該部疏稱主兵既逃三萬有餘年例之

請議不減客兵雖有增減而本部之客餉實則有增

本函集

卷之九十一

七

無減也此則據餉以為言者也夫兵餉一體其增損不同者何哉查得該鎮軍餉在戶部則以重地為急故額在京運者常及時在各省則以督責不相及統紀不相干故額在民運者多逋負通查隆慶二年起至六年止山東河南直隸共拖欠民運銀九十四萬一千三百八十五兩有奇舉成數言近至百萬五年而詘百萬其勢不能不仰給于度支要之京運雖不減於前而民運之所減者多矣已往姑置勿論請自今而議額兵近該臣等查訪得遵化左營舊有濬薊

各州縣兩班赴練民兵三千每名每班私討工食銀十二兩繼以其虛冒影射合爲一班共一千五百名每名併討工食銀二十四兩民間復有養地幫丁加以標下歲支行糧優厚極矣顧此兵多出市猾訓練卒無成功所養既優誅求復橫株連蔓引閭里騷然灤州舊爲沃區徒以民兵九百浸至疲敝近該撫臣每名減定銀十八兩禁其私收而此輩較輾小民饕餮如故今議盡削其籍止行各道每名減額徵工食銀十二兩共計徵銀一萬八千兩解道以供軍儲群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八

不逞之徒悉爲革退於內舊有家丁頂民壯名缺者四百六十七名各住營房勢難盡汰則俱改支主兵月米兼食行糧使與民間不復相涉雖操故智勢不行矣又山東民兵一枝內馬兵一千步兵一千訪得彼中僉定大戶徵收每馬兵一名匹歲收工食料草安家銀四十兩步兵工食安家銀二十四兩此中照例均給行糧優厚極矣各兵科擾之弊視遵化左營殆有甚焉近該督臣題

准減馬步兵各五百共計一千彼省徵解工食銀二

萬四千兩供該鎮募兵之用雖此輩不利其扼吭而奪之食也訛言百端然而軍府閭閻陰受其益多矣今議盡撤見在馬兵五百步兵一千五百連前共計三千各工食銀稍爲裁減每馬兵一名匹解銀二十四兩步兵一名十六兩通共歲徵解銀五萬六千兩以供軍儲俟解額已足訓練已成然後通撤南兵工食以養主兵此銀停止夫山東爲督臣原籍遵化爲撫臣標兵俱各深念時艱洞悉民隱且於軍儲有濟民困亦紓計之得也遼東入衛官軍三千發守臺頭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九

路近該遼東告急督臣議以本營內五百原係寧前調選者留駐寧前遊擊李惟一部下二枝亦照入衛各邊兵各二千五百以上共減主客兵四千於內收回募丁原頂民壯今改主兵四百六十七名續收解到新軍三千二百八十九名共計主客官軍十六萬五千六百四十二員名而各城操各驛各廠之數不計此又見議之實數也臣愚請即以此爲額當與諸臣熟計之查得隆慶三年兵部刊定九邊圖說內開薊昌二鎮主兵十萬一千五百二十二員名假令逃

伍畢勾殆踰此額見今接差清軍御史各省勾解悉聽改發前來即如該鎮所稱原額十一萬五千九百二十員名猶難限量乃今未可逆觀難於懸餉待之況二百年來薊兵視各邊爲最怯縱經素練兵氣未揚夫以客兵則更代不常班軍則僅取傭作當事者亦誠知其不爲賴也先年募練土著旋募旋逃比來破格恤之人心始定然而逃者多矣計無所出不能不倚賴于客兵班兵臣愚請將主客通融但以今數十萬五千六百四十二員名爲額本年會計後遇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十一

有新軍解到暫於本鎮扣除項下支給月糧布花年終通計續解若干俟宣府例照數減免班軍赴班止行原衛取解本名月糧加以本鎮應給口糧大略二班通併一名可當主兵一名終歲月糧布花之數併班相抵不啻三萬七千餉不外求它日悉皆易客爲主矣俟其一戰底績士氣益張由是而駐制勝之師倡土著之士邊軍之戍可罷邊軍之費可裁然此難以歲月計也夫兵力有強弱地利有堅瑕合主客而部署之畫其信地明其部伍定其踐更爲之分路分

營分班使之各有定額分布既定似亦不必增兵但就其中求強于弱轉弱爲強然後可以無患藉令經制未備寧詎能以全取勝哉利守莫如臺則人皆信之矣乃若車營之利戰人猶或疑之殊不知邊人劫虜積威自知不格必使之身有所庇而後士氣堅臺與車營則皆三軍之甲冑也夫既分兵分路薊鎮仍以山海附石門爲十路每路各立一車營昌平三路設在近邊兵馬數少共立一車營近該督撫題

准密雲遵化三屯營各立一輜重營以供轉運前各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十二

路車營內每營駐各路騎兵一枝步兵一枝各輜重營內駐步兵一枝各邊騎兵一枝假令虜衆分侵就近可以聯絡互張犄角衝擊自由此戰之首務也士有所庇始知虜或可乘將欲趨利而乘之非馬不克薊昌舊額共馬三萬九千一百匹見在三萬七千一百六匹節年倒死未補者一千九百九十四匹聽督撫買補足之薊鎮各標兵有馬者六枝已足標下六車營之數乃今更集馬兵四枝每枝各二千入各路四車營昌鎮集三千爲一枝入本鎮車營昌鎮已將

各路馬改併永安營薊鎮除補外仍應加馬一千六百一十四匹

請自太僕寺寄養馬兌之除密雲遵化各輜重營騾頭料草已經題奉

欽依三屯管輜重營即以保河民兵馬匹改買騾頭頂支料草外本營應補騾一百四十四頭仍標下六車營每營定車一百二十八輛近該督撫計議每輛加拽車騾二頭在途則以騾運足以任重而長驅遇戰則以人運足以相機而合度各營內通計元戎車鼓車火器車每營合用騾二百八十八頭除在路五營調發不遠不用買騾又除裁減本鎮各營馬改買騾頭頂支料草俱不計外仍應

請發馬價加買騾一千五百五十五頭以上馬騾各行料草皆自額餉支給自後如有倒灰照例追比椿銀及查定州保定河間各營大水谷營白羊營及京營各班軍俱係步兵各營多帶馬匹徒費料草原非征戰之用除各營量留騎坐馱載外共裁革馬一千八百三十五匹聽彼處存留別用又前革山東民兵馬五百減遼東入衛

本函集

卷之九十一

十二

兵馬五百共一千匹各遺下應支料草改給主兵馬騾此額馬也夫標兵客兵營伍定矣主兵分布各路豈惟僅守一隅必也爲之分營以戰爲守辨其膽氣臂力則以壯者爲騎爲步皆爲戰兵次爲守兵又次者皆爲雜兵就近合營爲之團練隨路皆有車有騎有步在在皆兵復標兵客兵相爲聲援乃爲完守此額營也額營既定次之以額班該鎮初請班軍直爲工作計耳沿邊築空心臺一千二百餘座大約每座工費千金合而計之不啻百二十萬

本函集

卷之九十一

十三

縣官所發不過十萬其倚辦兵力者居多班軍赴工則以力作爲已任鳩材程力視他工爲賢日費未及銀一分一何省也無論調戍即京班凡二萬四千在京則月給行糧四斗五升做工則月加賞糧三斗乃今代給行糧六萬四千八百石雖亦出於司農然而樽節賞糧歲省四萬三千二百石抑且兵有實用餉無虛糜最便事也往臣自湯泉閱之人各短衣持挺不異傭作臣竊謂此皆燕趙齊梁之產奈何以不教棄之臣今暫駐密雲春班輟至則皆荷戈擐甲糾糾軍

容此無他責以備作則彼以備作應之責以戰
聞則彼以戰聞應之此明驗也顧先年陸續
請發惟幸其來部領更番率多遷就在

令甲叅將以上所部不過三千乃今或以一都司
而領九千或以一叅將而領一千五百律之楷
格既失等差且一旅而至九千其勢必分各路
顧彼失此安能兼攝之又或分兵兩班惟置一
將將留兵去視若途人及至赴班原非領班督
發諸凡冒頂竇放稽程之弊悉由原衛官司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此領班之所當議者也在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十四

今甲班軍春秋各赴一班乃今同地而有一年兩
班者有一班者有倒三班者較其疏數未免張
弛失宜此分班之所當議者也臣等查得山東
河南二省各有領班獨都司黃孝敢賀慎各部
下兩班共軍一萬五千餘名各除三千仍聽原
官管領餘軍九千之數似應添設領班都司三
員合候兵部題覆

俞允聽督撫另議咨部推補以專責成其班軍每年
各定一班擇其稍強者爲秋班次者爲春班以
均勞逸每遇放班悉聽領班都司管押前去一

遵約束肅隊而行如期當上班則都司先期查
點催督毋致冒頂更換短少延緩違者即係不
職罪坐領班其或原衛及各省都司有所阻撓
聽本鎮督撫據實叅究如此則將有統紀士有
程期藉令加意訓練之乃可使戰此額班也夫
有兵有馬有營有班一一舉行無所擁格夫然
後戰守足賴是謂額兵既定額兵由是而可定
額餉該鎮諸務草創戊辰以後始有文卷可查
先是總督撫鎮諸臣各非信地故糧餉或以遠
近爲厚薄或以權力爲有無其間多寡不均劑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十五

量無當率相因襲以迄于今當事者惟治兵爲
皇皇未暇竝觀爲之裒益近該戶部判定支糧
則例始有常經然僅立規條未定額數或自以
居中遙度不欲紛更蓋其慎也臣等竊師其美
意因時制宜斟酌調停務令具足除仍舊例者
不敢具陳外諸將廩給例隨驛支或支軍餉誠
恐需求滋起邊驛不堪且昌鎮橫嶺路副總兵
獨支居庸關稅今議薊鎮總兵官及員下掾史
仍舊驛支昌鎮總兵官及員下掾史項支關稅
以別體統其餘副總兵以下一體改支軍餉以

杜驛驢主客將官自總兵官以至各領班都司俱支粳米各路守備如之提調應支粟米間有額設提調或加守備職銜原不在額則就支本路扣餘銀兩照守備例加給昌平渤海所長峪城提調二員獨支粳米今亦照例改支但二路樵汲爲難量加歲支月糧家丁各二名以助薪水諸將官每員例有正馱馬各四匹其馱馬料艸必出征乃支居常無以飼之遇警安所得馬况標將專備征調其馱馬料草應准全支各路將視標將有差然既分管練兵應准支馱馬二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十六

匹查得入衛將官每員正馱馬六匹領班四匹今照則例加給如數似視彼爲多顧邊軍班軍各營另有馱馬足用數不止此故則例原定標將路將各正馱馬八匹誠不爲多昌鎮各營將官兵備道歲各給關稅銀十八兩視薊稍優各路設居內邊征調亦少不必一槩加給例有將官家丁名額大半缺人乃今止據在營即爲定額邇來邊將不務訓練爲堂堂之兵惟黎家丁雕零賊爲掩罪地弊也久矣自後諸將不無更代家丁亦有棄除大較唯在額餉內通融毋或

踰額此將領額也舊例春防三箇月秋防四箇月兩防共七箇月大要專重秋防邇來虜出不虞非時窺伺即如今年二月已薄石門雖在春防不容少懈今議兩防俱四箇月守臺及塘撥官摠軍馬俱以此例之昌鎮設居內邊仍舊以七月計舊例薊昌守臺千百把總俱係各衛所官舍月給行糧不同乃今南兵專派守臺不便管攝各官舍亦苦戍守非出樂從在薊鎮俱改南兵千百把總管臺以便約束其千總工食稍厚不加行糧惟百總工食與衆兵同今議兩防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十七

守臺八箇月每日加工食銀一分撤防仍舊事體既便且省行糧昌鎮原無南兵守臺管臺官亦應照舊但各臺貯有軍火器械原係管臺官經收各官應歲支行糧以便典守入衛官軍延綏二枝寧夏一枝例當終歲乃代茲計其實在信地支餉則每年以十箇月爲期其餘入衛官軍四枝保定標兵一枝及各班軍各兩防共八箇月各路傳烽守墩軍士及操營分路防守官軍必俟偵候聲息然後赴防兩防共計四箇月此戍守額也月糧各照倉口遠近各支本折不

同已有成議例開密雲鎮上半年各標仍支本色石塘嶺古北口曹家寨俱支本色四箇月折色二箇月墻子嶺及鎮虜營各支本色二箇月折色四箇月近議四路及各標上半年一體支本色四箇月折色二箇月似爲均齊昌鎮僅賴撥發漕糧原無本色戶部屢題應照薊鎮上半年兼支本折誠爲至言但橫嶺路地里險僻黃花鎮防護

山陵仍支本色願折者聽昌平地近

京師居庸路通商賈上半年應改本折間支其下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十八

半年折色舊例分析紛紛今議除應支四錢五分照例外橫嶺城照鎮邊城例每石折銀六錢長峪城照黃花路例每石折銀五錢凡各路尖哨月支雙糧夜不收月支一石幫支三斗其間名數多寡漫無等差今定各路邊長而地衝者尖哨一百五十名夜不收四百名稍緩者尖哨一百名夜不收三百名多者革去幫糧仍入主兵月支一石昌鎮各路去邊稍遠名數雖少亦不必加惟黃花鎮尖夜二十名舊例月支一石六斗今亦照例通支二石凡行糧除照例外密

雲新奇兵營永平建昌營各募兵俱半支行糧臺頭路永平遊兵兩防行糧原議俱在隆慶七年終止冊額應除本年分應給行糧暫於隆慶六年分見在節存銀內支給不入額數薊州松棚路長城嶺等處守臺十七座共官總軍兵三百八十一員名先該該鎮查題字遺百數止開八十已經議覆今該臣親閱其地其地孤懸親閱其人其人具在該鎮原題遺落名數應准同支此月糧行糧額也兵利於有馬而主兵率以養馬病兵蓋各馬夏秋牧青惟冬春量支料草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十九

既已薄矣料每石在密昌折銀四錢在薊永僅折二錢五分是雖以一石爲名當價騰貴曾不能易五斗臣等查得客兵馬料每石俱折四錢戶部近准民間改納本色料豆密雲每石扣銀五錢五分薊州永平各扣四錢夫以給客兵則如此給主兵則如彼扣部價則如此給兵價則如彼名實相詭不無後言况飼養不敷多致倒死以小害大公私病之假令馬或不堪因而敗績其害尤大諸將士惟此爲快快最稱不平合無密昌照舊四錢薊永每石加給一錢共三錢

五分竊計以此召商猶爲不足乃今稍爲降殺似亦適均無容更恤矣行草每束大乾折銀一分七釐小乾折銀一分三釐薊州鎮則支小乾四十五日密雲六十日永平七十五日昌平一百二十日最爲參差且八月九月正該秋防似不容減臣等查得牧青月分定以五月六月七月三箇月坐支折色小乾此時士馬空閑無用宿草且亦省費似爲歸一昌平草每束例有折銀一分二釐者有折銀八釐三毫者除隸雜餉中照例不議外四營馬騾歲折八釐三毫似於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十一

太薄今議不分大小乾月分每束俱折銀一分二釐其或應支本色改支折色一例一分七釐不得議減夫主兵馬騾給月料草客兵馬騾給行料草例也各標兵專備征調本應與客兵同除昌平四營另例照舊歲支外薊昌總督撫鎮各標營馬匹原支月料草者俱准支行料草蓋遇警則各標兵馬當先截殺宜與各路不同除各營原支行料草不計外乃今議加者不過六千應加者居歲之半計費僅及三萬庶幾士飽馬騰夫薊鎮之所以倚重客兵以其有馬也如

果歲給料草銅標兵如客兵他日標兵既強客兵亦可以漸罷矣此料草額也近查得支糧雖有則例而各營路間亦仍襲舊規其間數者不齊臣請得而僂指如中軍千把總例支粟米而密雲左右營奇兵營則粳粟間支中軍日支行糧三升而各標營或五升薊永昌三鎮各路千把總俱不之給各營百總日支行糧二升而遵化右營三屯左右二營俱不之給守關寨官月支行糧四斗五升而薊永昌三鎮俱不之給傳烽守墩軍每月支口糧三斗薊永則二斗昌平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二十一

無之密雲兩防七箇月內石塘嶺每石折銀四錢五分古北口曹家寨俱七錢薊永則給四箇月俱折四錢五分又或應支月糧而折價誤作行糧應支行糧而折價誤作月糧有應支月料草而誤支行料草有應支行料草而誤支月料草有應支本色而誤支折色有應支折色而誤支本色乃今俱經督臣虛已綜核秩然均齊具在冊中爲定額矣夫邊防首重於積貯積貯悉出於召商彼皆射利之徒上朘下削以充豁壘近惟密雲管糧郎中侯國治銳意節省因時化

居歲省不貲茲商削迹安得如侯國治者數輩
遍置各邊

國用濟矣臣等查得薊密永三鎮近該戶部撥發
漕糧及准民間改納本色報中空運將來歲支
僅足可免召商除密雲改納之數原議未及精
詳即今已增漕糧而民間納草最爲不便相應
照數改納料豆聽督撫查明另題獨昌平境內
原無起運錢糧以故通無本色近蒙撥漕糧幾
及四萬以給主兵續又准發漕糧二十四萬舟
運鞏華城上倉以給各衛查得漕糧隨收隨放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二十二

不必存耗每石尖耗共米一斗可充脚價近該
密雲管糧郎中侯國治議糴運軍餘米已經戶
部通行計漕糧運鞏華城共二十八萬石每石
例該餘米一斗有零照例餘米每石帶耗三升
給價五錢應行昌平管糧員外郎就彼糴運鞏
華城倉收貯除昌平各營行令就支外今議昌
平各路馬撤回四百餘匹入永安營征操內將
二百匹改買驛頭頂支料草日後置造車輛就
鞏華城空運至白羊口行令橫嶺路一帶赴彼
就支仍約數舟運至順義縣上倉照例空運至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二十三

懷柔縣渤海所木天谷等處行令黃花鎮一帶
赴彼就支居庸一路一體空運駕車軍有月糧
驟有料草空運一石量給犒賞以酬其勞冊中
每石計銀七錢除官糴用銀五錢仍餘二錢足
充犒賞有餘矣料價原狹而商價復騰亦宜照
密雲例聽昌平道選委彊幹有家者指揮等官
戶部分司按數量支官銀責令親赴張家灣通
州等處候時價平減糴買舟運至鞏華城順義
縣等倉照前空運蓋必得本色而後可免召商
必免召商而後可定餉額否則難乎其爲額也

通

陵京本色不可無備近據密雲兵備副使王一鶚建
議誠爲察見弊源蓋以茲商通同將官侵冒剋
減如原發銀買草十萬束則止買萬餘以爲影
射凡遇支草即與將官兌支原草一束計商價
二分五釐千內草價一分五釐脚價一分彼則

以三釐賂將官以一分二釐給軍而姦商乾沒脚價一分入已姑計萬束不下百金將官亦以此爲得計樂於允支此出實收皆作本色又如客兵經過利在輕齎姦商通同官攢故意強支本色客兵苦難負荷固求折銀直至折銀計軍所得每束不及分數又作本色冒侵官銀然而一經查盤盡數稽核掣襟露肘往往瘦死獄中居常任其侵兌其害猶輕萬一遇警之時芻秣不備雖置之萬死何益於事爲今之計合於沿邊各營路酌量緩急即以隆慶六年密雲節省銀兩分發各鎮每處預備馬草可給萬衆二月之需峙積不支以備急用尋常月分俱支折色例應支本色者每束俱給銀一分七釐是平時之所以利商者今以利軍脚價既減以供軍儲平時之沒於商者今皆爲公用矣每歲酌量久近隨宜放支出陳易新仍足原數三年通計各鎮扣餘銀兩查照今留之數扣補太倉凡經過客兵行糧料草俱支折色出給告示明開折銀數目以杜侵漁此議似于各鎮咸宜而於昌平尤便臣等未敢專擅冊中所計者仍本折具存

倘

納臣言各鎮皆著爲例不無小補應備米豆亦可以類通之四鎮管糧分司所屬各有管糧通判獨昌平原設通判近議改令管居庸關夫居庸守關則本路叅將奉有專

勅通判管糧而代彼似爲背馳說者謂通判管關稅稍益夫歲計居庸關稅大約不及二千縱使倍之所益無幾該鎮歲餉二十二萬如果以時伸縮其益滋多臣等竊謂通判管糧乃其職守相應照舊以便責成但昌平軍餉錢糧如前官買空運之類必須督撫親赴彼中經略然後可爲成規原設管糧通判應否管關通候督撫查議題

請各鎮管糧通判俸糧不支軍餉而昌平通判獨支餉銀事體參差應改於關稅支給各鎮餉額未計閏月原係滿筭滿除遇月小盡照數扣存大約三年五年可當一閏再閏之數各照舊有本色發運脚價今議見有河船及各輜重營內騾車各支扣餘銀量給犒賞其餘脚價不必預計仍主兵調遣客兵經過及總督撫鎮巡邊調操

合用錢糧歲應約數預備今議每年坐銀三萬一千兩分發各鎮內蘄密二鎮各一萬兩永平八千兩昌平三千兩聽候動支有餘則扣存戶部各司不足則於各鎮扣餘項下支補查得蘄密永昌四鎮近年

請發節年派徵雖其間遞有扣除拖欠不同然舉成數開坐冊中大約每年共計銀一百八十五萬一千六百一十四兩八錢四分五釐今議改徵山東民兵工食銀三萬二千遵化左營民兵工食銀一萬八千通共該銀一百九十萬一千六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二十六

百一十四兩八錢四分五釐今定四鎮額兵一十六萬五千六百四十二員名馬騾六萬一千一百四十六匹頭外支雜餉不係邊防城操官軍等項共九千二百九十八員名馬騾一千七百六十五匹頭通計正餉雜餉歲該銀一百六十五萬八千九百三十八兩四錢九分九釐二毫四忽照前餉額用數每年約省銀二十四萬二千六百七十六兩三錢四分五釐七毫九絲六忽此額餉也夫兵曰額兵則部位既定即兵制有更易額外毋得復增餉曰額餉則出納惟

明即歲用有贏餘另有處分額內毋得輒減所謂兵食俱足經久可行者殆不出此如將著爲定額臣等請以四議申之一議徵發一議扣除一議通融一議節省夫民運拖欠臣前已累言之除直隸各府州縣原隸總督衙門聽令照舊催解外河南山東民運約共銀二十四萬兩又山東先後改徵民兵工食五萬六千兩如復拖欠其將如待哺何臣請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二十七

勅戶部通將前項銀兩俱聽該部改行徵解太倉在省則屬該部監兌司官督催在部則就各省部糧司官查併解到銀兩照數發邊如此則民運既無秦越之分而京運亦無隴蜀之望矣此徵發之議也比者年豐虜息今所議餉率據其常倘歲凶而賦多逋虜急而兵四集歲用不給何以應之臣請戶部每年發銀一如額數年終通行督撫及各管糧分司備查各鎮扣餘若干開數報部以備稽核次年仍照額發姑緩扣除比及三年通查扣餘之數即以三分之一酌量分給四鎮各預備本色以待不虞自後三年又復如是通計六年九年可當戶部一年京運之數

然後扣數免發自後仍復更始歲以爲常即有
重大兵荒不復請乞夫是之謂定額也邇來報
中空運部文未至先已作數扣除部中彼皆僅
按空文多延歲月自後請俟報中空運數足取
有實收到部然後扣除亦未爲晚此扣除之議
也主兵客兵錢糧各有分屬不容混淆先年費
出無經爲之條分縷析正將以革弊也然而那
移借補殊爲不便弊亦滋生乃今主客兵額既
已通融則主客錢糧似亦可以權宜支用如主
兵不足則借用客兵查係額內應支即於客兵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二十八

項下作數銷算如客兵不足借支主兵項下亦
如之大約歲用不出額中即可作數中間毋復
那補或亦可塞弊端此通融之議也邇來督撫
司道經管錢糧歲終查比節省多寡以爲殿最
先年未有定額則能節省多者爲賢乃今既定
額兵計口授食則例具在諸將士莫不照例關
支使徒虧實惠以騰虛名務尅減以爲節省則
所省者不過什百千計耳而歲費鉅萬之數因
而罔功既失士心且妨邊計譬則養一指而失
其肩背輕重謂何臣請通行各管糧郎中員外

郎務乘時平價備餉以省公需依期足數給軍
以作士氣他日戰勝守固司餉者皆得論功如
果兵額既明餉額不減不得以此爲殿歲終聽
督臣分別具

奏該部紀錄以責其成庶使人各安心毋或過當
此節省之議也如蒙

俯從未議斟酌以爲永圖庶幾兵食相須較若畫一
惠而不費節而不傷在邊臣既不患于力詘舉
贏在計臣亦可以量入爲出矣臣等反覆計議
不敢憚煩乃今詢謀僉同萬一可脩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二十九

採擇且期當會計恐坐稽遲除分鎮各路分營額兵
額馬額餉總數開坐于後及造簡明
奏冊另本

進呈兼造備細書冊咨送各部候

旨題覆外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詳爲覆議如或臣言不謬少于軍國
有裨更爲酌定取自

上裁通行中外當事諸臣永遠遵守

國計幸甚邊計幸甚緣係

國計甚詘邊費孔殷懇乞

聖明校覈鎮兵以稍裕軍儲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千戶夏時謹題請

上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三十

太函集卷之九十一

太函集卷之九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疏三首

邊務疏

題臣閱視薊昌二鎮軍馬邊關查議軍餉事畢謹
先陳當務之急以備及時

采擇施行竊以薊昌延袤二千里而遙

京師距塞外二百里而近宜必設險以守然後廉

遠堂高近該先今總督撫鎮諸臣沿邊築空心

臺一千二百餘座宿兵貯器戍守有常以懸虜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二

睥睨石門再至皆敗遁去使非有臺可據安能
露眾待之彼乘我虛誰卜其夜薊莫利於守守
莫利於臺此其明驗較著者也臣循牆徧歷登
臺迺觀我

國家萬世夷夏之防美哉壯矣凡諸要害部署已
周獨灤河以東居庸以西若松棚諸路中稍有
間缺大約增臺二百座始為完工查得先任總
督譚綸原議築臺三千座其後僅舉其半既又
減其半之什二三徒以物料人工悉出兵力計
一臺之直不啻千緡公帑所償十不當一懼不

堪命不得不暫休之力詘時艱非得已也臣先
在行役輒有意乎增臺於是猶持兩端未敢輕
出諸口蓋自邊事起諸軍日在守邊比年稍寧
百廢具舉無論臺垣壕塹城堡關梁戎署教場
營房倉廩他如神祠學舍公宇成樓道路隄防
紛紛諸役久則累歲多或千楹率皆以兵爲傭
不遺餘力此宜休養之時也主將以練兵爲職
亦既有年工作頻仍竟未遑暇乃今兵制更始
具有章程此宜訓練之時也比臣以會計軍餉
復及春防查得各兵仍受他工未得專練雖云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二

二

一切工作莫非公家要以審擇便宜則邊臺爲
急與其赴他工而荒本業盍自其急者先之近
謀者言東虜日伺灤東西虜或有東意有備無
患夫非武之善經與臣請

申命境內當事諸臣及今相地宜合兵力增臺二百
座祇以一防爲期往者分工取數寡而責效衆
及今分數倍昔以衆舉輕往者給價有差每座
多則百兩今亦倍給使之採辦有資此以佚道
使之勞不怨矣卽如臺二百座計直不下二十
萬緡今雖有加不四萬而足願行山東河南二

省取解節欠薊鎮民運折銀各二萬兩辦此有
餘如或未徵聽彼借解追補事可立集不假旁
求儻以春防已深秋防伊邇今歲但以班軍分
應諸役勿及其餘期以來春一舉畢事臺工既
竣務守成言自後主客官軍諸役悉無所與亟
今專習武事以責成功班軍精壯者一體練之
次者不隸戎行使之專任力役然須以漸修舉
爲之調停如復政出多門其不堪滋甚矣自今
伊始境內大小工役諸司毋得專行必先關白
軍門檄下主將調撥蓋以督鎮並觀兼領庶幾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二

二

不失緩急之序張弛之宜上無侵官中無廢事
下無煩令矣大抵薊事綱維已振條目猶或稍
疎慮以什全寧能必獲夫何故兵未及練故也
假令地利旣設務收一勞永逸之功軍志不分
可免一暴十寒之患如此而兵有不練練有不
精諸將無所藉口矣伏候

勅下該部覆議倘以臣言不謬屬當事者及時舉行
未雨綢繆其誰敢侮是或一道緣係邊務事理
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百戶袁勲親齎謹題
請

申飭通州兵馬疏

題爲申明薊昌防秋事宜以重根本以保萬全事
據密雲兵備副使王一鶚呈蒙臣牌仰該道會
同本部職方清吏司郎中左廕前去通州查閱
見在軍馬精壯若干孱弱者若干參將所部一營
原議二千四百名果否足用見在入選之數如
或不充應俟清解選補馬匹料草或照京營全
給或照主兵坐支查明議擬歸一通詳會議具
奏施行蒙此依蒙會同左郎中前去通州公同參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四

將金璋查閱得該營原額軍士二千九百名節
年逃故七百一十名見在二千一百九十名內
精壯者僅二千三十二名可備巡邏防禦之用
其餘一百五十八名率皆孱弱應發守城若照
近議額以二千四百爲一營尚欠三百六十八
名候清解新軍選補查得支糧通例營操者月
支一石城操者月支八斗本營既改營操之兵
似難餉以城操之餉馬匹草料在京營則經年
常支在張家灣備禦營亦照此例在外主兵則
冬止支料春支料草夏秋牧青通州與張家灣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五

事體相同似又非主兵比矣該營先有馬二百
一十三匹春冬支料後給三百匹止給料草二
月卽行住支是且不得同於在外主兵無論京
營也今若以五百爲額照外鎮主兵例計之應
加春草者僅二百加料草者三百費亦不多卽
不得與京營同然較之經年不給者軍力亦稍
舒矣又查得備禦營馬倒死者止追解椿銀馬
於太僕寺請發不以朋銀累軍邇者薊鎮諸營
亦皆給價買補惟通州營尚扣朋銀以後似宜
比照備禦營馬事例庶養馬不至於累軍而諸
軍不苦於領馬具由呈報到臣卷查先該本道
呈蒙臣批據通州叅將金璋呈據中軍朱九成
呈蒙本道案驗蒙總督案驗准戶部咨欸開一
議處軍糧該衛月糧今議於三千名內減去六
百名卽以六百名之糧加添前軍共支一石以
其所損卽爲所增但支糧則例衛軍定以八斗
通州係腹裏衛分與邊軍勞逸大不相同若一
旦增添他衛必至比例而邊軍亦不心服且前
軍額數勢不可缺他日清查補足則見在支糧
一石者不可復減而將來補役者又何將以處

給是暫減而實增也議將各軍月糧照常支給
八斗若他日補足三千仍照舊例查支一議處
馬匹本營新領馬三百匹除五六月草茂之
日自行牧放待八九月係防秋日期姑准給與
草料二箇月以後不准支給聽兵部另議查處
等因蒙此照得近日各軍因月糧不足養贍日
漸迤移僅有二千餘人前項馬匹兌領到營分
布各路巡邏計今年餘止關料草二箇月貧軍
自備喂養負累不前即如軍人王八兒因馬自
縊身死薛臣等一十三名棄馬逃脫審言等一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二

六

十八名將馬餓死本營兵馬原備巡緝近京盜
賊及有警聽調應援之數軍逃軍損目今已極
呈乞早為議處等因蒙批仰密雲兵備道查議
通議蒙此查隆慶五年十一月內蒙督撫案
驗准兵部咨准本部石侍郎咨一款議處軍糧
看得通州軍士原額三千見在實數未足其中
尚有老弱不堪防守議要揀選精丁二千四百
名每名除月給糧八斗外再加二斗糧不踰數
軍困稍甦一款議處馬匹通州營見在騎操馬
止二百餘匹且減革料草致馬瘦損不堪防禦

議太僕寺將寄養馬再給數百料草照京營事
例給與該本部覆議通行依擬備行該鎮督撫
等官即將通州見在軍士三千名挑選精壯二
千四百責令叅將從實操練其減退六百名該
糧四百八十石就充見軍全糧之數移咨戶部
會計其馬匹行令太僕寺將寄養馬量撥三百
匹令叅將督軍用心喂養其草料無分新馬舊
馬照依京營全季給領不宜減革以累貧軍等
因題奉

欽依備咨案仰本道轉行欽遵間隆慶六年五月內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二

七

又蒙督撫案驗准戶部咨該本部題覆前事將
各衛軍士月糧照舊止支八斗新兌馬匹料草
止支兩月題奉

欽依備咨案仰本道又經轉行通州叅將欽遵外今

蒙前因照得通州內護

都門外衛漕廩遇警應援先年守以勲貴鎮以重
兵其後承平改爲分守庚戌之後又改副總兵
近年以來始改叅將秋防有警仍添發京營兵
保定兵守之隆慶四年又議以大臣駐守顧兵
有常操京營者有班戍邊塞者止餘三千爲叅

將部練今復凋耗者什之三往年兵部石侍郎駐守其地洞知矢養之弊且慮增餉之難議減三千者爲二千四百名增糧之八斗者爲一石蓋移三千之餉以餉此二千四百之兵亦大不得已之計也兵部題

允之後士知有生不謂依違歲終不決猶復至此今兵日以逃馬莫爲牧甚至有因不能養馬而自戕心者無論塞下緩急卽郊關有道路之梗何所措手合無軫念重地特爲題

請仍照原議施行備由具呈到臣據此又經牌仰該

太函集

卷之九上

八

道會同郎中左熙查閱議擬去後續據前因臣隨會同總督右都御史劉應節巡撫右僉都御史楊兆議照通州當

京師之肘腋控水陸之咽喉地至重也故一城之內五衛之兵在焉乃今則惟二千有奇兵至寡矣無事則分部巡緝與京營之捕兵同有事則調遣應援與遣營之戰兵同亦至勞矣語其將則署銜爲分守迄今未有專營語其兵則各衛以邊戍爲急諸軍以京操爲利其利者爲城操迄今未有定伍緣以營制未定分數未明故糧

雖不充而莫敢言兵雖日耗而莫之詰往年本部侍郎石茂華駐守親見其狀始議及之次年臣始入部中次當駐守祇循故事亟就督撫問兵又查部例遇警則徵保定三千以備緩急于時彼軍之情狀各鎮之部伍臣未周知比臣閱視首次通州各軍皆小杖短衣苦有饑色而詰通州叅將言彼初至各軍赤立偃偻不啻懸鵲今茲小杖短衣猶出督責借貸取辦直爲應閱地耳聞畢則懸鵲如故又惡能軍臣惟通州無

論

太函集

卷之九上

九

國儲且通

貢道往間問者謂虜嘗垂涎於此故屬部臣備之乃今重地羸師恐非所以示異國也及臣閱薊手籍額兵畫地分管卒無及通州者既閱保定問誰爲守通州舊皆倉卒以應師期迄無定議夫部臣之倚各鎮如此而各鎮之應部臣如彼卽有徵召可爲寒心顧茲軍僅二千馬僅五百誠知其不足賴亦猶賢於無兵徒計斗粟東勞將令空壘以守疆幹之義固如是乎且各衛城操皆隸守備而通州特設叅將官制自殊有叅

將必有兵營有兵營必有兵額特前此未之講耳乃今營以通州爲名額以二千四百爲準營額既定何敢踰額而增兵卽有清解新軍畢入城操之數營操則如例月支一石城操則如例月支八斗又何敢援例而增餉此皆明白易見也近以近京多盜責在通州而追捕巡邏非馬不可況在防禦調遣尤必資焉本部議例京營誠爲一體其後止給料草二月臣誠不知其所由來臣請平其議以備

折衷亦必以例主兵爲當馬有倒死卽照備禦馬例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二

十

並免朋銀止追椿銀仍聽兌給項定兵額昌平已立車營通州亦必得車營而後可出城劄守薊鎮故有戰車遲重者或病難行通州則非趨利遠援卽得車一營附以火器足以威敵雖有勁虜又何敢薄近郊比臣議保定車營亦將爲入衛計如果調赴通州則二車營可爲犄角其利居多本營額兵二千四百名則以一千八百爲車兵五百爲騎餘爲中軍雜流亦兵制也見在不足之數候清勾選補不堪營操者另籍以充城操無事則騎者分番巡邏步者專習推輓

擊刺有事則步騎合營以備戰城操分陣以有守守城者亦聽叅將合練不以出征如此則兵雖不及三千皆得實力餉雖加給二斗皆得實用抑亦可以爲一旅矣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再加詳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早爲

題覆施行庶使重地裨威羸師作氣臣等可幸無罪矣

題請督撫主將疏

題臣奉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二

十一

命閱視薊遼保定邊務

勅諭開載邊臣果能件件整飭著有勞績者照擒斬例題請陞賞如踵襲故套推諉誤事照失機例叅劾欽此查得先該兵部題爲申飭薊昌防秋事宜以重根本以保萬全事內開薊遼二鎮虜患未息比之宣大等七鎮保定一鎮邊情稍寧者不同閱視大臣至日亦當稍從寬假等因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臣悉欽遵祇役惟謹躬率郎中左熙副使楊樞王一鶚周歷邊境畢閱戎行因事考成循名核實就各鎮修守之狀課諸臣幹濟

之勞既不敢循故事而應虛文亦不敢務苛求以傷大體除綜核八事各另具冊敷陳境內庶官各另具疏舉劾外要以各鎮邊務責在總督鎮巡諸臣卽比年之課績有差則諸臣之宣力自見謹陳其槩惟

聖明垂聽焉臣惟

國家列三輔以翊

京師設三關以距夷狄經制大備疆場承平薊門

晏然兵革未試頃自庚戌不備邊警遂開于是

薊鎮始設督臣兼攝遼東保定直將以據要害

大函集

卷之九十二

十一

布聲援如復虜伺薊門則東西援兵不待傳檄

而至蓋

陵京重則薊重薊重則遼東保定均重矣虜旣得志

視薊耽耽雖

中國不憚征發以應之卒不能禦惟先任總督楊

博距虜土牆制勝萬全其功最著其餘率相繼

受法間一二得免焉于時修邊擺邊增兵增餉

大都取辦倉卒不遑永圖比虜長驅如入無人

之境由是

朝廷益嚴督責權貴益肆要求將官益務彌縫邊

事益就廢弛幸而

先帝與羣臣更始不事煩苛任將擇人悉由

廟略乃若破拘格任便宜以守則有臺有牆以戰則

有車營有火器一新耳目宜莫如先任總督譚

綸之功居多當是時總理練兵則戚繼光巡撫

則劉應節整飭兵備則楊兆麟皆同心戮力經

始建功及應節以總督代綸兆以巡撫代應節

先帝方受西酋納款

申飭邊防用是諸臣皆得乘閒暇以明政刑罔敢自

佚勸作力役首畢臺工增募南兵以備刻戍循

大函集

卷之九十三

十二

墻廣置石砲深剴偏坡凡所以爲守者浸備矣

明部伍定章程增置車營輜重營更造虎蹲砲

大將軍砲刻期合練十萬之衆如一心凡所以

爲戰者浸備矣至若禁科斂禁鑽求以嚴紀律

議椿朋議撫賞以恤困窮慎間諜謹烽埃以偵

虜情裁冗費汰糜軍以紓

國計乃今以戰則什得五六以守則什得七八較

之曠昔相去不啻倍蓰例之各邊亦旣燦然可

觀矣今歲點虜潛至不旬月而破之者三此明

驗也顧惟主兵之力役不輟客兵之更易無常

歲月坐馳未遑訓練語精兵之足恃者在主兵
惟鎮守標下奇兵五百次則標營在客兵惟南
兵萬人次則延綏遼東三旅耳閱標兵則三屯
各營差勝遵化次之密雲又次之開路兵班兵
則直取壯觀或以具數要以得地形利器用薊
固有之軍政已張卒未服習則未練之故也頃
臣請增築邊臺以資守專練主兵以資戰豈非
今日之急務乎昌平捍衛

陵京最爲重地以故特設主將增設監司顧將士既
有分部號令不通督撫遠在一方心力不逮兼

太由集

卷之九十二

十四

以官守鮮同心之效軍興有掣肘之虞必俟其
有急而後自薊赴之恐無及矣遼東負山阻海
地若綴旒周折逶迤延二千里東備土蠻諸部
西備三衛諸夷先年境內富強胡馬遠牧頃者
兵荒汙至先後七年農畝汗萊丁夫溝塹其禍
極矣餉額自昔爲儉僅當他鎮之什三重以徵
解愆期歲多不給諸軍無措率倚辦于帑丁輟
轉逋迯尺籍幾廢在在皆不耕之地人人皆不
餉之兵雜虜覬覦計不旋踵無地非虜無時非
防當事諸臣視各鎮愈益難矣諸軍悍然敢戰

太由集

卷之九十二

十五

奮不顧身徒以養養未克技擊未習虜示之弱
輒入穀中雖用馮河鮮不及溺其勇不足恃也
獨鎮守標下軍丁可博一戰然亦乘彼無備奪
其志而先薄之藉令堂堂之兵一當大舉未敢
必有功也撫臣以收保爲完策以輕率爲寡謀
增堡成繕路臺以通往來修邊牆濬路壕以距
馳騁虜至則無所掠退則備之如初或有可乘
幸得一擊比年斬獲幾至千級職此之由卽未
能豫伐虜謀戾亦可無大失但令煩而食少力
訕而舉羸誠宜增軍餉以安士心益軍需以除
戎器夫然後敵愾可作教練可行否則憂在肅
牆不可不深長思也保定爲

京師右臂北連上谷雲中廣昌蔚州川原平曠自
昔已通大虜頃虜聚謀東犯稍得息肩假令改
慮而西紫荆則其故道也去

京師僅二百里所不如薊者幾希先任巡撫宋大
器奏留馬價銀一萬兩修築邊牆誠爲防守至
計旋以陞任未及興工原任總兵官李勇乘之
意在推避及巡撫宋纁代任開說百端萬金不
免查盤將扞文法請亟還部以弭弊端比纁未

及致詳將從勇議賴易州兵備副使高文薦力
格其議未行總亦徐察其奸卒圖修繕屬該道
歷諸障塞萬雉一新信如勇言西鎮卒於不振
矣迨今巡撫孫不揚受事首閱邊工程督材官
刻期而告成事先是撫臣建議悉罷易州防秋
諸軍於是甲仗輓輦百無一具今始爲之措處
增葺更新乃屬總兵官傅津合入營爲全部列
行伍中號令而訓習之憑軾而觀軍容肅肅此
興廢之效也顧邊關雖設而斷續出入未有定
形軍餉雖優而部署教練未有成法本部方奉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二

七

明旨行臣等勸議修建邊臺誠爲要務自是而精練
固守撫臣亦將銳意舉行然必假之歲月而後
可也夫薊遼保定輕重難易不同總督鎮巡智
力心思亦異

明命具在臣請據實評薦之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
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劉應節溫溫中理蹇蹇匪躬內外悉合乎方
員始終一歸于精白屹若泰山物議橫興而獨
立不懼炯如止水客形雜至而明鑑無私守舊
章而勿失舍已從人屈羣策而無遺折節下士

規塞外度虜形利收墉隼蒞部中祛吏弊察見
淵魚經文緯武獨秉全材尊主庇民允符宿望
卽今督府程功亦越三載重以薊門歷任幾及
八年從事獨賢鞠躬盡瘁宜膺殊擢用荅積勞
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兆博雅多材豁達大度戰
守久諳乎地利弛張各當乎人情拊循則閭伍
歸心訓練則旌旗改色制勝中權明若觀火交
歡上將利可斷金廣忠益分部各盡其情省供
需有司悉無所預允矣折衝樽俎居然保障邦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二

七

畿期近給由課當進秩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
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學顏老成得體鎮密
成軍窮邊七任有如熟路輕車多壘孤懸無論
盤根錯節當雜虜之跳梁決策不遑朝食課材
官之殿最提衡不爽秋毫堅壁清野地方繫之
爲安危積倉聚糧士卒與之同甘苦料敵可當
宿將在師不忝丈人自昔斬獲多功迄今深厚
不伐宜從優渥兼恤艱難巡撫保定等府地方
兼提督紫荆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不揚
正色立朝慷慨論事巡關按部練達通方下車

而周行邊徼思患預防傳檄而首詰戎兵當務
爲急審便宜應聲如響防要害視國如家誠與
才合務實效而耻虛文慮在事先舍近功而勤
遠略似當久任可責成功總理練兵事務兼鎮
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總兵官戚繼光百
勝起家孤忠徇國堂堂節制之師用衆如寡矯
矯張皇之氣轉弱爲強考功而稽部曲革月糧
一萬七千分局而定軍儲省歲餉二十四萬立
華夷堂陞之防金城上國洗將士脂韋之習砥
柱中流虛心自下咨謀務出什全直氣不回利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二

六

害寧辭百折奮身誓滅匈奴勿問家人之產壯
志不忘溝壑恒存國士之風灑東三捷聞風已
憚先聲薊北專征計日可收底績此則艱難不
避寵利不居南北十年始終一節宜加顯秩用
獎膚公征虜前將軍鎮守遼東地方總兵官李
成梁師貞廸吉士勇知方門庭不入苞苴衽席
不忘金革跋歷三韓籌四方無勞借箸奮揚一
旅取千級有若探囊知彼知我進止咸宜得地
得人修守足賴遇薊門當須虛左校諸部何負
當先雖屢經獻捷冒錫已蕃而戒在持盈謙虛

未滿鎮守昌平總兵官楊四畏恂恂儒雅皎皎
廉貞遇事不辭胼胝繕塞上之臺垣治兵不事
紛更按河東之紀律

輦轂近郊人言無間

園陵重地戍守有裨權輕而多擁格惜乎未究厥施
任久而得機宜庶矣不變其塞鎮守保定等處
總兵官傅澤三邊宿將千里長城身蒙矢石當
年血戰猶存曾富甲兵挾日軍容可觀懲前任
之貪殘繼以廉靖憫衝塗之困憊寓以調停雖
云發蹤指示必待其人要以効力馳驅不失其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十九

範事方虔始績可保終以上諸臣功有差等若
總督劉應節薊州巡撫楊兆總兵官戚繼光遼
東巡撫張學顏總兵官李成梁均之勞績已著
應遵

勅諭題

請陞賞保定巡撫孫丕揚總兵官傅津均之履任尚
淺勞績方新昌平總兵官楊四畏歲有勤勞事
無推諉應

請久任量行賞賚者也近輩任鎮守保定總兵官李
勇逆如梟食暴若虎冠舊爲薊遼軍門中軍適

遇總督楊選下吏恣意大開騙局託言重賂權門本鎮括軍費共二千私侵入已今巡撫孫丕揚先在按部畢得其情每道解贖金各四百公取歸家今總督劉應節先任井陘親當其事于時一黨同謀叅將則李康民承差則崔錫瓜分而皆得計其後相機抵罪康民以私縊崔錫以官刑徂引而各伏辜顧惟網漏吞舟乃復營陞專閫至則急償京債因而實放軍人每月納班者各三錢一時歇役者以千計軍伴陳旺申擁等辦納中軍張茂楊虎等經收計亦不貲沿之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二

三

爲例其甚者則馬死軍逃芻餉俱應解部歲侵月攘錙銖無復還官一年扣月糧布花銀各二百兩千戶苑珍周道等授受實收可查四年扣馬匹料草銀共三百金把總白素安居等交收底數可驗奇兵營扣逃糧二十四箇月斷事司收折色二百六十金都司劉喬壽朱時熙把總薛朝棟等解數甚明庫子王治寧劉賢司吏王崇愛等轉交如數定州經歷曹文周前年永委查盤已將發覺該鎮親人李恒百金親爲過送竟復朦朧東鎮撤防則都司李寶百兩吳芝五

十兩科罰無名中軍見面則中軍坐營百兩把總五十兩誅求有例占役工匠數百人怒輒淫刑因而捶死者軍人龐僧兒等七十四命強買赤金一百兩價惟半給爲之私賠者行戶尹川等六十二家二營藉買馬以爲名色每年各科銀百金歷任四年而貪求不已各軍因補馬而領椿朋每匹各扣銀三兩買補五百而暴斂無厭需求則卓椅圍屏自關隘而運私家載道不絕典販則硝鹽菜種主家屬而射民利囊括無遺播惡則縱子買軍糧買官俸壟斷承家宣淫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三

三

則挾妓小秀卿小雪仙宴私侍寢借放債舉人王開銀一百兩加月息三分餽當路不收許匿而復派軍償債受犯姦監生司邦澤銀五十金金首飾一副囑該府不聽強吞而任入市呼名凡諸穢跡大端各有花名細數猶多顯狀未易縷陳要以指稱打點恩所不原侵盜邊糧罪在無赦況復推諉誤事相應比照失機之臣者應遵
勅諭叅劾者也其餘各鎮善後事宜容臣各另具題以備

採擇伏乞

勅下本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劉應節楊兆張學
顏戚繼光李成梁陞賞從優孫丕揚傅津楊四
畏量賞久任李勇嚴行法司提問照依律例擬
罪追贓先行分別議擬取自
上裁庶幾賞罰咸服其心文武各得其職邊政修舉
永保無虞矣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二

十二

太函集卷之九十二

終

太函集卷之九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疏二首

叙錄效勞官員疏

題爲虜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
圖治安事據本部職方清吏司郎中左熙整飭
密雲兵備副使王一鶚會呈蒙臣案劄准兵部
咨該總督薊遼兵部右侍郎劉應節巡撫遼東
右副都御史張學顏鎮守遼東總兵官李成梁
各題遼東合鎮應修城堡墩臺牆壕等項工程
已經責成寺道將領分調軍夫丁餘量行措處
錢糧分工修理完備乞行覆勘將效勞文武官
員分別叙錄修工軍丁原未給與口糧工食併
乞

請發官銀一萬餘兩量行犒賞等因該本部議覆題
奉

欽依行閱視侍郎汪道昆從公閱視要見該鎮修完
工程的有若干是否堅固足堪經久及查經理
總督撫鎮各官併效勞大小文武等官應該作
何叙錄修工軍夫作何犒賞應給官銀作何處

發逐一查處明白分別具奏以憑覆

請定奪等因准此備行各職督同分委各官通將該鎮修過工程等第効勞官員職名逐一查勘造冊呈報以憑覆覈回

奏等因依蒙分定詳允轉行撫寧縣知縣張彝訓勘視寧前密雲縣知縣邢玠勘視錦義河間府同知李學禮勘視廣寧永平府同知陳王道勘視遼陽寶坻縣知縣王家相勘視開原廣寧通判寶文勘視險山職等督同各官查照題開各項工程隨處覈勘內有見修大小城堡墩臺二百七十八座不日告完其餘修完各工俱各堅固足堪經久並無虛報通將經理效勞文武官員職名工程多寡數目造冊呈報到臣據此案照准本部咨前事該臣遵奉

欽依隨遵逐一親閱及備行郎中左熙副使王一鶚分委各官查勘去後今據前因該臣覆覈無異竊惟備虜莫要於守邊守邊必先於設險近該薊昌二鎮修築邊牆邊臺巡撫張學顏先任薊州兵備副使時方經始從事其間業已親巡其工亦且親見其利矣及其人遯受事銳意修舉

然以遠視薊難易相懸錦義迤東一望沙漠較其扼塞不足以當薊之什三遼兵不過八萬月餉不過二錢五分較其兵力多寡贏蝕不足以當薊之什五其議初下境內譁然危言譁張惟務阻撓巡撫張學顏顧能排羣疑以決策冒衆怨以圖成身任安危首爲疏

請總督劉應節力主其議時申

明命以飭庶官乃就邊堡路臺通行相度疏者議增圮者議葺薄者議厚卑者議高加圍垣以護臺加敵臺以護堡加角樓以護垣外修邊牆濬路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三

三

壕以防馳突乃布式於各寺道將領期以協心蒞事畫地程功由今閱之共計修完城堡一百三十七座鋪城九座關廂四座路臺屯堡門角臺園烟墩山城一千九百三十四座邊牆二十八萬二千三百七十三丈九尺路壕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一丈工以一時並舉後以兩歲垂成維今居者恃堡垣爲帡幪行者望路臺爲家室大舉無所於掠零犯亦寢其謀窮邊孤懸賴以收保殆亦不世之利也惟諸軍之從此役也月餉素薄緇銖未增又有無糧餘丁裹糧而往者

什之五六既儲灰甕之料又任舂鍤之勞賊至則荷戈賊退則執杵鋒鏑在目土木在肩者兩年無間日矣臣閱之行間其憔悴困憊之狀尚有未甦者共計所費僅止用銀二千六百五十八兩八錢五分九厘六毫穀米麥秣五千六百一十四石一軍所受儉于投醪上之則以義動衆而事必有終下之則以義奉公而先事後食猶之無米而且餽粥不秣而歷羊腸所據前項官軍勞苦異常委應叙錄犒賞除從事微勞該鎮已行量賞或有細過隨事已經薄懲及原題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三

四

效勞後經革任者難准叙錄用過錢糧候巡按御史另行查覈外爲照錄官以工之多少難易爲次犒軍以工之大小爲差是役也總督侍郎今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劉應節永圖石畫樹千里之金湯遠振風猷作三韓之屏翰巡撫右副都御史張學顏矢志經營以身而爲保障傾心鼓舞不費而底成功督撫二臣其心共苦其績並隆所當各加陞賞者也鎮守總兵官李成梁且修且守期不負于千城任怨任勞功早成于畫地所當並加陞賞者也文職如寧前兵備僉

事李松分巡兵備僉事賀溱苑馬寺卿朱奎行太僕寺少卿朱應時分守遼陽副使李鶚開原兵備叅議王之弼或當凋敝之區而拮据盡力或守繁難之地而胼胝不辭并苦下同於諸軍焦勞更甚於諸將俱應叙賞而李松賀溱李鶚王之弼各當其難應議加俸者也武職將領如寧前叅將今陞副總兵楊騰錦義叅將郭承恩廣寧車營叅將馬文龍海蓋叅將王永祜開原叅將郭夢徵廣寧遊擊今陞險山叅將傅廷勲鎮武堡遊擊唐朴潘陽遊擊張廷賞清河遊擊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三

五

曹重原任遊擊今任右屯備禦徐國輔原任遊擊徐惟忠工必身親不啻日省月試勞以歲計無間暑雨祁寒併應叙賞內馬文龍郭夢徵郭承恩修理獨多應議加級徐國輔徐惟忠獨修一堡應議錄用者也坐營守備備禦提調堡官如中軍楊五典前屯備禦葛景嶽寧遠備禦李汝謙義州備禦祝應乾廣寧備禦王惟屏鎮靜堡守備王大璋海州備禦孔思魯金州守備姚大節江沿臺守備周之望汎河備禦柯萬撫順備禦裴承祖中固備禦楊謙較陽陞任守備王

有臣開原備禦蘇國賦提調中前所指遼吳疆
中後所李思喬守鎮安堡今陞鐵嶺備禦郭衛
民守鎮夷堡千戶陳大魁提調中右所今陞滿
陽備禦王國瑞守平洋橋指揮常春以上各官
分理勤勞均應議賞若陳大魁吳疆獨修一堡
其功獨多則又應議錄用者也查據軍夫完報
工程各計工料所值少者動以千計多者殆亦
不貲該鎮庫藏空虛無可措處相應量給千百
之一以示不忘其勞內如創修平洋橋新安堡
二座每座量給稿賞銀一百兩城堡關廂全折
修完者四十八座每座給銀五十兩半折併加
補修完者一百座每座給銀二十兩路臺圍牆
角臺創修折修者五百二十八座每座給銀十
兩半折加修者一千四百六座每座給銀五兩
約共該銀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兩查得定遠前
庫貯有

欽賞官軍支剩銀二千五百五十二兩仍欠銀一萬
四千三百五十八兩合

請戶兵二部修邊銀兩給發仍行巡撫張學顏俟各
工俱完督行各道嚴查原修軍夫照數均分驗

實支給完日聽巡按衙門覆查明白造冊

奏繳以防虛冒以杜侵剋如蒙

勅下本部覆議將効勞諸臣分別錄叙稿賞軍銀早
為給發則佚道使而勞者忘勞信賞行而勸者
加勸矣

旌別將官功罪疏

題為旌別將官功罪以彰勸懲事臣惟今之邊務
責之將領者居多其制勝在總兵而用武在諸
將頃

皇上納言官議

命羣臣各舉將材臣夙夜行間皇皇然惟程材是務
茲幸羣事已經先主將功罪從督撫以
聞顧自偏裨以至提備各官其功罪莫不較著臣親
得之聞見者敢不直陳該臣查訪得薊鎮統領
中路南兵副總兵胡守仁制閫全材帥師長子
自昔功高海上于今業擅濛東經營創制事事
政觀鼓舞輯和人人用命茹苦茹辛亦自神怡
澹泊任勞任怨何當鬼瞰高明凡在偏裨獨為
骯髒協守西路副總兵張臣志存鵬擊氣負鷹
揚孤軍犯不測之虜陷陣先登比歲當無警之

秋枕戈求戰久矣自甘馬革惜乎未習龍韜情
守東路副總兵史綱清修自勵素履不愆賢聲
以廉靖擅場戎事以從客入毅力能綜理謀可
贊襄三屯營左營叅將史宸壯志超羣奇才合
轍斷杯棬以從毋訓審覈率而得師傳湯泉之
合練不言而喻意幾先界嶺之偏師不戰而伸
威塞外假之淹貫可代指麾燕河路叅將聶大
經器度安舒才華凌厲華後占以稽失伍慎開
防以備非常近以移官尚需效用統領東路南
兵叅將楊文奮跡間閭致身障塞南紀累封京
觀東防獨邊陸梁雖近加銜尚堪重任密雲中
軍叅將徐枝外無邊幅內有廉隅累任開府督
府之中軍悉華春防秋防之常例三年進秩萬
衆騰歡遵化右營遊擊陶世臣營陣肅齊臺工
壯麗杜私門苞苴不入清尺籍行伍自充武有
善經軍無私役三屯營中軍遊擊謝惟能老成
謹恪鎮靜安詳加其秩似難隸之中軍量其材
仍應徙之各路密雲標下右營遊擊李逢時久
墮因循近知激發神解而悉中肯綮雄飛而莫
禦遊擊三屯右營遊擊吳惟忠一軀精悍百戰

勤勞捐粟而部士歸心援抱而屬夷喪膽密雲
輜重營遊擊陳伯樸希蹤技筆勵志請纓從宿
將而服韜鈴練精兵而成節制可當盤錯不止
偏裨入衛遼東遊擊李惟一入衛出援日修歲
守兩鎮相與倚重頻年未獲番休精爽自如緩
急可賴河南春班都司王維藩技能百中謀復
兼優從主將願領前茅在客兵宜常上乘秋班
都司崔經從容不迫馴謹無他久淹守備勤勞
猶限都司體統昌鎮白羊營叅將何勲患銷聚
鵠技擅射鵬刷部士之隱占者數千衆彊餘獨
優罷歲例之科求者數百金清操益著徙之要
地可卜將來居庸關叅將劉戡射策登科鳴弓
中命臺工昔有所裨獨當險僻開稅今無所與
具見矜持遼東開原叅將郭夢徵才猷英發志
節修明鎮靜而得夷情廉貞而遠市利營修牧
力訓練知方廣寧車營叅將馬文龍識精一蹶
任重孤懸監馬市而奉公署車營而按法勇已
占于追剿才無負于鎮安鎮武堡遊擊唐朴遼
左驍雄河西翹楚閱工程類多實效修武備具
見壯觀保定紫荆關叅將王撫民事諳薊北名

重燕南修甲仗以飭軍容革繡工以克士伍按圖盡不辭衝暑當鎖鑰無患防秋真定民兵營遊擊李彥勲操持素謹紀律頗嚴逃糧不取扣除悍卒亦知禁戢更加練習可備折衝以上二十二員則一時諸將之選也薊鎮三屯營坐營葉鰲壯心勃勃苦節硜硜造器悉反羨餘建臺獨稱首出遵化守備劉閏干掇有濟追問無私連城已見輯寧一旅猶需嚮用榆木嶺守備王詔貧粟餉軍推牛饗士耻逢迎而詭遇務勇往以直前白馬關守備盧述夙習車攻久嬰關守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三

十一

攝神姦而心不二鄰勁虜而警無聞將軍常守備徐槐將門有種勞不憚于邊隅公廩無私俸恒分于士卒桃林口提調劉德溫一變至道赤心迥異尋常兩歲防邊墨守恒通晝夜石塘嶺提調王鳳鳴自負琤琤直氣不能俯仰獨行跨蹻壯猷足以張皇一片石提調李尚賢廉貞勁正無寧枉道事人易直慈良每見推心得士昌鎮白羊口守備劉允慶克供子職亦服官歲金水口防禦惟嚴白羊營操持益恪遼東正兵營坐營楊五典心惟惕若貌則魁然三軍賴其拊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三

十一

循累戰爲之踴躍廣寧備禦王惟屏矜持寡過幹理多材聽斷則兩造稱平懷柔則諸夷得所寧遠備禦李汝謙年方可畏才亦非常增埤垣而五堡皆完補士馬而一軍自足海州備禦孔思魯撫夷得體逐虜著名戰守已具全材營繕不遺餘力保定白石口守備朱家將任方某月才則兼人池臺獨擅金湯埤垣不施粉澤以上十四員則皆一時材官之選也于內胡守仁可當南北大將張臣史綱可當山陝大將史宸郭夢徵近則可當本鎮副將久或可代本鎮主將李惟一可備薊遼副將楊文何勲謝惟能唐朴聽改衝要路將王維藩可備薊鎮遊擊崔經應改各省都司聶大經徐枝李逢時陶世臣吳惟忠陳伯懌劉戲馬文龍王撫民李彥勲葉鰲李尚賢劉允慶孔思魯朱家將俱應久任責成劉閏王詔盧述徐槐劉德溫王鳳鳴楊五典王惟屏李汝謙俱應量材擢用均之有功邊務所當薦揚而胡守仁張臣史綱史宸李惟一何勲節年勞績頗優近日陞遷未及應議加級量賞者也馬蘭路陞任副總兵楊鯉開關五載歲計有

餘精白一心人言無間九防率多胼胝合練尤效馳驅墻子嶺陞任叅將孫朝梁敢戰灌夫報讐伍相騎射素優諸將爲之避舍韜鈴益習窮邊賴以當關馬水口陞任副總兵宋蘭特立敢爲長慮卻顧善始善終五紀之清風滿地實心實事一方之高壘彌天薊鎮巡撫標下聽用原任叅將李信久從

王事有志建功追論父愆無辜褫秩具體可希上將側身僅守中軍雖追越石父之刑未試崇伯子之用總理標下聽用原任叅將吳良知勇踰北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三

十一

產威震南征死生置之度外穿喉之鉛彈猶存衆寡引之穀中滿腹之甲兵具在遼東總兵標下聽用原任叅將黑雲龍承家殉國抱憤戴天輕身累賊羣醜足贖前愆賈勇可當萬夫尚胥後效保定巡撫標下聽用原任叅將胡懋功猷爲已練創艾復深撫馭則惠愛並行傳宣則申令備至謀資帷幄色動旌旗以上楊鯉等三員雖已轉官而聲績猶烈李信等四員俱堪使過而效用維新均之有裨邊防所當併薦者也至如石門寨叅將張拱立禦寇屢試戰功而精明

不足海蓋叅將王永祐守官卒鮮物議而馴雅有餘黃花鎮叅將靳付遇敵可奮一擊而未審機宜石塘嶺副總兵陳勛間虜悉得羣情而不知訓習清河遊擊曹璽猛鷺足以冠軍不無縱酒淫刑之過馬水口叅將滿朝相奮揚足以作愾惟聞科軍造冊之疵曹家寨提調李如梗駿逸不羈而合練偶蹶永平守備李惟學偉長可覩而直任爲難率皆大醇而小疵未免龜長而筮短尚胥其定未敢預謀他如歷任尚淺則統領西路南兵副總兵陳其可墻子嶺叅將羅端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三

十一

橫嶺路叅將李時險山叅將傅廷勲倒馬關叅將劉世恩統領保河民兵遊擊王通山東秋班都司劉需密雲守備張玠大毛山提調徐從義義院口提調陳忠勇略風占挺發才猷已見端倪俱俟久任成功未敢併薦其餘各部中軍千把總則薊鎮千總王添職金福等昌鎮千總李進賢等遼東千總張志遜等保定中軍李桐等共三十二員兎置並起中林魚貫猶淹下位容臣另行列名署考咨部附簿備用不敢瀆陳臣又查訪得薊鎮古北口叅將谷九臯幹濟則才

如樗櫟營求則利盡蕩美官任故鄉或以併兼而賈怨守當衝塞日惟沉湎而甘心撫賞未協夷情操練罔諳兵法冥行幾爲少炒蠻所虜安作皆爲潘一麟所愚似此乖張豈堪要害大水谷遊擊王汲蠅營苟苟狐媚狼貪藉武舉以爲階梯任守備以咨谿壑三衛任受詞而科罰百屯率越例而誅求柴炭徵銀解府則除耗銀貳百兩鎮撫馬鑑周知遞運買牛駕車則扣牛價六十金牙行會約明証獲私鹽而不報官與指揮劉乾私分其利取段疋而不給價致舖戶徐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三

十四

月明揭其非陞任未聞賢聲造言務傷善類華其見任尚有餘辜密雲標下左營遊擊孟杰兩耳不聰一籌莫展會閱而首受失律之罰偏執而終無補過之心歷任既已踰年治軍猶未成列權下移于吏胥漫無決策事中制于兄弟嗜有煩言諸將具瞻匹夫奚賴臺頭路遊擊王軫始猶黽勉近已恣睢扣軍糧以飾廚傳月各二錢占軍匠以刺繡文數至累百比馬之科罰過多厲政已播監司之檄納班之箕歛無已惡聲方騰載道之碑工作濫典團操久廢曹家寨遊

擊任良相年侵遲暮力就衰頽平居未練一兵會閱難迷衆目各營坐矣而本營奔走不遑各營散矣而本營營伍未定按罪殊非尺短掄才未見寸長要以關茸無能終于委靡不振河南春班都司陳檠一軀擁腫四體艱難坐作百爾不堪馳驅一無所用遼東寧遠參將胡堯勳逡巡畏縮苟且因仍署事曾有科求復勒還于事後復官卽圖報復每肆虐于軍前憂衝路之難支垂涕而道共事者爲之寒心任零賊之屢入充耳不聞行道者爲之失色在諸將最爲怯懦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三

十五

雖新任難保疎虞遼東軍政管局都司田永管局五年署印二次受詞約有千計枉法何啻百端招權納賄內則田二漢和管家說事過錢外則張應祥羅門子自指揮徐翥千戶李冠康維以至百戶周國相自富戶吳志舉居民張明和劉二楊承章同四周友才鄧承聘以至礦徒徐應祈或以人命或以家財或以姦情或以賄博其事歷歷可查或索金銀或索犀帶多至二百少至二十其贓一一可數甚則強索逃軍徐澤等二十名納贖刑于私室任用姦黨王月等三

四輩索方物于朝鮮庇護近習則解伍之批文
久稽傾陷長官則授院之原呈具在凡諸顯跡
莫罄名言保定原任紫荆關副總兵張玘鼠目
獐頭奴顏婢膝庭謁監司甚至免冠叩首路逢
使客胡爲曲踞當車患失鄙夫貽羞武弁薊鎮
董家口提調范君寵既乏清修又多粉飾月糧
布花扣作無名之費墩軍樵採計非惟正之供
撫夷既出公儲沿例不遺私歛昔已冒功不耻
今猶恣意無良長谷城提調周相縱子宿娼主
妻放債門內達言忍心而誣子婦閨中長舌造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一

十一

意以挾服兄自言埋地有金夫豈守官無玷石
峽谷守備孫室宦未成而已怠官始復而卽偷
城工停閣付之不修軍伍遁逃置之不問曠職
如此將焉用之遼東原任撫順備禦齊可憑藉
攘功資緣幸位張威足以箝人口用罔足以飾
已非撫夷則私賂倍于往時給賞則歲例加于
舊額昔以其一今則二之酋首之縱橫有自用
以其一取則什之窮軍之控愬無門通委官鮑
禧侵馬市稅銀五百兩差軍出換松板運私家
而得價不貲遣軍八元守義用牛換人參三千

斤篋法不納稅銀轉都市而獲利無算強搶夷
板入城不與平值貨物致夷人勒給荅等進搶
無時私通雜虜入貢盜賣別衛

勅書索夷人來力紅等行賄有跡今日販貂皮明日
販人參明日販松板擅用官車而絡繹不絕先
呈修所城次呈修關廂次呈修路臺徒具公文
而尺寸未完釀夷釁已及三年致虜情變于一
旦彼竟脫身而漏網後皆駢首而伏辜將領因
而連坐者近十人兵食以之耗損者以萬數人
心共憤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三

十二

國法難容長安堡備禦高雲衢陞級由于買求肆
行無所忌憚通姦汪景陽軍妻已經叅罰毆死
斬樂軍命又復買和擅開荒田則勒富戶王世
爵等六十兩私收子粒則占操軍鄭表山等二
十名指墻壕而索軍丁各三兩受害者李六等
五十名造棹椅而運私家各百張占役者張成
等數十衆修堡則科長定堡張朝相長靜堡孫
良臣長寧堡唐信長安堡吳世勲等各二十金
貪心愈熾宣淫則姦占家丁徐國用妻李氏門
子袁京妻劉氏軍人周三兒妻尹氏軍人黃祿

妻強氏共十餘輩穢德益彰人類已非官常何在長男備禦范芝貪自性成官由賄得昔在中軍任軍伴黃文舉千金科索既多顯跡結通判于廷光百計彌縫李景春等長勇長勝各一堡每堡科銀六十金王勛等王綱武靜十二屯每屯收豆三十石姦軍人劉承學之妻則王教讀爲之科斧挾住戶郭大倫之賄則屠門子爲之買果既肆貪婪豈容假貸保定浮圖峪守備李紹先先爲紫荆中軍總授烏龍把總衛千軍而納月班胡參將之禁論猶在役百工而造私器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三

十八

李六兒之押運爲勞及轉浮圖益事科索營陞而告助隊軍各五兩識字于海爲之經收漁色而姦占義婦爲通房家人魏倫因而逃遁官箴大壞人心久離插箭嶺守備王立極龍門播惡兔窟潛踪與識字許仲倉同謀任軍伴劉在生事每歲科軍三百金因刑併而逼管隊姜瓚自殺合營攤銀八十兩托戶頭而與屍毋焦氏私和方漏吞舟復遷插箭父喪明飲助葬一百金擅離信地公用月科支應二十兩盡入私囊指進京打點放班而納月例三錢數至二百家人

王安齋行指赴鎮閱操無故而扣軍糧三月月各捌錢管隊李驥兒作証且外多酒過內作色荒厥有司存尤難姑息以上十七員罪狀雖或不同邊防均爲失職于內谷九臯王汲孟杰田永張玘周相齊可高雲衛范芝李紹先王立極俱應革任而齊可仍應行巡按衙門提問以盡其辜張玘徙官稍久贓跡漸湮仍當削黜不叙以爲諸將頑鈍無耻者之戒陳榮應令致仕任良相胡堯勲范君寵孫堂俱應降調王軫既踰官守本難姑留而新敘戰功不容輕棄亦應降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三

十九

調以俟自新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如果臣言不謬即將胡守仁等照例陞賞量材擢用谷九臯等革任齊可提問陳榮致仕任良相等降調庶幾拔十得三不借材而用足懲一戒百不建鉞而威行矣

太函集卷之九十三

終

太函集卷之九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疏四首

查叅軍職官員疏

題臣將閱視遼東適值彼中多警先行撫鎮會議分伍區而就閱之首寧前次錦義次廣寧次遼陽次開原臣于今年三月二十九日錦義閱操據本部郎中左熙密雲兵備副使王一鶚會呈將查過叅將郭承恩所屬廣寧中屯等衛操射不到官千戶孫彪等六員軍人王大王等三名

太函集

卷之九十四

重名軍人田文舉等三十七名開呈到臣批仰分巡遼海東寧道查問叅報隨據本道僉事賀溱呈依蒙查審將臨操不到軍人王大王等三名取供具招及查義州衛千戶孫彪張印百戶王元孝廣寧後屯衛百戶孫得祿廣寧中屯衛百戶張崇武崔宗武六員俱各臨閱畏避操射廣寧後屯衛武舉所鎮撫卓天衢承管造冊將左哨軍人田文舉等三十七名重復誤造選鋒項下叅將郭承恩未行檢查一併招叅到臣隨批王大王等依擬決發著伍孫彪等聽候類叅

提問郭承恩姑免叅提行令策勵供職實收繳本年四月初七日臣會同巡撫遼陽閱操該臣查據副總兵楊騰造送所屬營衛官軍聽閱射冊于內都司陳言蘇承勲田永無名及查各衛官止開二十九員在冊聽候閱射餘俱未造隨問造冊中軍張棟訴稱陳言等囑令勿造當喚陳言等面詰其故皆以疾辭查得在內則都司進

表入京本部例當考閱在外則撫按巡歷都司例

應下操况遼陽最爲重邊而閱視奉有專

太函集

卷之九十四

二

勅今都司陳言等非惟凌蔑體統明係故違

制書各衛官避閱漏報數多均屬可駭除將中軍張棟當場照依軍法緝打陳言等行令聽叅牌仰分守道先將都司首領官提問招詳仍將營衛官員應聽閱視者通行查明併報隨據遼陽分守道副使兼叅議李鶚呈依蒙查問隨將該司經歷張庭桂提問具招并將都司陳言蘇承勲田永副總兵楊騰中軍張棟一併招叅到臣隨批依擬張庭桂贖完復職副總兵楊騰姑令策勵供職陳言等聽叅外又據該道呈蒙臣面諭

各管衛官查照冊數漏報猶多依蒙行據通判
喬梁查得各衛官員除陞任在邊守堡調操公
差患病等項及見在報射外先蒙行查各衛掌
印官孫一本石汝器康世雍王志學宋繼殷自
在州知州賀國定止將定遼左衛指揮李過時
王嘉柱李世武王適王國泰白宗武劉世臣閻
顧善周三接孫迪孫尚仁王承德魏志善張問
政衛鎮撫王國卿于大爵張臣千戶陳時政李
梓洪進王承祖王三重百戶王世爵方仲義張
繼武林大武張應武宋可濟劉世勳孫尚忠徐
朝勳周守節袁文魁所鎮撫史尚忠武舉所領
撫吳仕良定遼中衛都指揮康國孫光裕指揮
李平陽吳汝翼徐登瀛胡順忠常思忠裴承祖
李可愛鄭蘭蔣世臣楊仲仁陳其蘊宋來賓衛
鎮撫完詔千戶馬世臣徐國相達繼宋劉世忠
浦澤劉世文師仲仁武舉所鎮撫李世珍康元
吉百戶高承宗陳一言白登瀛吳卿聶宗文楊
世勳尤添祥王仲冠王勳劉朝奉陳守道曹文
光皮玉王大章羅爲卿董承武王子京李臣定
遼前衛指揮掌印康世雍管屯馬騰遠管局捕

周體元都指揮萬邦憲指揮張榮顯吳紹勳馬
世魁李孝孫承詔鄔希堯王承恩劉國臣許國
忠千戶仙汝齡朱朝用李儒白鶴盧登高百戶
管臣劉承恩申得宣馬負圖定遼後衛指揮掌
印王志學管局捕殷鑒都指揮李登指揮費岐
傅應徵許國王寵之武杰佟良臣佟繼學查楠
佟勳王守官吳勝楚鎖世爵衛鎮撫范一恭楊
世勳何世卿千戶王善張世魁李冠李世勳胥
大遷經魁武舉所鎮撫吳廷臣百戶張顯廉朱
世爵蔡承德潘朝承李寶姚守業孫世章汪清
程詔王三奇邵世偉陳移魯東寧衛指揮張三
畏王懋德金三品金克國王汝材王都全大節
孟安高世武王一中王交張承祖劉世忠馬永
馳吳良臣李賢李國輔許繼武崔具瞻劉世臣
金九成王寵白振王尚箴千戶白朝用全汝性
白源潔金國重武魁百戶金世奇邢道高尚錦
文禹杜春劉一卿自在州指揮王室藩王金高
一鳴郎得勝康世安吳朝慶孫世榮吳耀武羊
世周王仲堯傳宗王承宗劉添爵王國臣李應
武王仲義衛鎮撫王國訓吳景松李仁千戶王

繼王國宗李朝重修承勲王棚王三善修雲龍
王相李世金王守清王思忠康武王世金溫國
卿李朝陽蘇世巖高國忠傳調陽王策修應族
王荊州李景淮王大節高尚賢修遇時王遷劉
世臣王樂金汝棟王進德劉鉞王貢百戶李朝
用李景陽劉承恩修祚崔捷武修世勲王訓石
國印趙國斌修國臣修朝臣王世勲李朝用宋
繼宗柴錯遷朝用于朝用趙繼宗劉仲賢郎文
昇王世臣所鎮撫王官修朝臣王世武共二百
四十六員開報仍將定遼左衛千戶李遇陽定

太函集

卷之九十四

五

遼中衛指揮白世忠徐延福李時芳杜世文康
誥章煥然白輻鎮撫楊國臣定遼前衛指揮戴
冠修承祖周世胤百戶鍾吉王世勲定遼後衛
百戶周國相汪俊東寧衛指揮王承慶李世章
王以忠王思恭王愛民韓祿修輔政王崇仁王
鳳高鋒崔尚文李應龍張麟馬世武董官王承
恩李得陽許登庸白守清劉嶧高汝登王子奇
鎮撫李忠臣千戶陳世勲金承祖鎮撫高俊金
惟精百戶楊隆東李逢陽桂聯芳金大章劉祖
武金大遷李伏文朝相李開先千戶馮世武劉

承恩百戶孫接武王寵爵高國相溫朝相高雲

臣楊承宗李遇春周官千戶王三重李承緒百
戶劉添拱戴朝勲溫承祖王坤劉承恩董用威
高珍高尚德金大器金可銘劉萬芳李學李承
祖金大臣葛繼祖熊璞自在州指揮李學文王
淮張鳳翼王惟重共八十四員遺漏未開中軍
張棟亦將營操千把總管隊官定遼中衛都指
揮馬次乾指揮李承恩崇添貴鎮撫宋賢鄭印
千戶徐繼先定遼前衛指揮文世勲王朝賓千
戶趙登李捷文百戶敎承恩張大經何都劉世

太函集

卷之九十四

六

爵劉國臣定遼後衛千戶何時忠錢國弼百戶
張世臣張輯黃得時東寧衛指揮石金鎮撫金
應詔千戶邊永捷劉承光金文羔金奉來閔堯
節康時雍修世祿修漢傳明鍾世爵修良臣李
仲堯張書紳戎世臣康偉朴時忠董鳳得金承
爵姚承恩金大朝余繼文百戶李景淮康國忠
朴臣黃丙金勇白勝李承道王大倫金仲羽梁
汝材李漢李國忠韓尚文修緒烈李承勲白耀
武金國寵蔡詔金寵田耕白雲龍楊臻李國臣
商賢高良臣周世爵王國臣李景松曹文美白

良輔馬應奎蕭詔孫伯通修遘馬朝用高守連
吳世盤劉國印張尚信李錯高應選劉世忠曹
守訓董勳李文奎王勳崔世臣金登金體固朴
繼動羅尚賢洪繼文于大臣申大恩金仲武李
昇共九十九員遺漏未開續蒙行查然後盡數
報出各查明呈覆本道叅看得衛官李遇時李
遇陽等營官馬次乾等射而避射者明係有違
制書其各衛掌印指揮孫一本石汝器康世雍王志
學朱繼殷自在州知州賀國定中軍官張棟應
報而漏報者各爲隱蔽僚屬俱屬違玩法應叅

遵

令甲當場肉射而賞罰之且受事之初業已通行
條約布侯之修廣則皆一丈二尺遠近則不過
八十步之間固非慢令致期亦未苦以難事若
遼東逼隣虜穴出入必挾持弓矢人人爲兵諸

營衛官宜無不可以執弓者况當合校之時正
庶職程能之會不虞曠廢畏避其衆若此有事
將奚賴焉今據各道查叅前來除副總兵楊騰
新任未久叅將郭承恩細過可原姑免叅論外
叅照遼東都指揮使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陳
言管屯署都指揮僉事蘇承勳管局署都指揮
僉事田永切分閫之虛名忘入毅之常職當比
耦而預計削名抗違已甚正披堅而登時託疾
欺罔益滋謀出三人罪當一律各衛掌印定遼
左衛納級指揮僉事孫一本定遼中衛指揮僉
事石汝器定遼前衛指揮使康世雍定遼後衛
納級指揮僉事王志學東寧衛指揮僉事朱繼
殷自在州知州賀國定副總兵營中軍海州衛
武舉署副千戶張棟任部伍之作奸法踈鈴束
恣庶僚之脫籍弊敢通同臨比而避匿者二百
有餘發覺而續報者三分之一豈惟濟惡亦復
舞文定遼左等衛指揮等官李遇時等三百三
十員營操官指揮馬次乾等九十九員義州等
衛千戶孫彪等六員習于玩愒居常已廢操弧
敢于恣睢臨閱復多失伍繩規久弛養養徒糜

廣寧後屯衛武舉者所領撫卓天衢一軍重造於兩部錯置虛名尺籍莫効于寸長豈堪實用以上各官俱應提問內衛官李遇時等事干人衆其年老衰弱者應革去俸職行令襲替中有貧乏不能自濟者應爲分別戒飭難槩論贖營官馬次乾等束伍從征自廢騎射其罪尤甚仍應以軍法治之伏乞

勅下本部覆議卽行該鎮巡撫衙門通行提問分別懲治庶使人心知警武備漸修受甲皆可以卽戎而控弦亦足以禦虜矣緣係查叅軍職官員

太函集

卷之九十四

九

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戶錢佩親齎謹題請

旨

舉劾兵備官員疏

題爲欽遵

勅諭舉劾兵備官員事臣爲邊務至重各有司存提衡則督撫諸臣分部則兵備各道臣欽奉

勅諭閱視薊遼保定邊務凡有地方責任官員

許臣一併稽查賢否分別舉劾臣欽遵惟謹其於各道尤加意焉卽今復

命屆期謹疏其狀該臣查訪得整飭密雲兵備副使

王一鶚器識闊深聲華峻茂年少成事愈練而心愈下功高勞苦官愈淹而氣愈揚發侵漁以張吏治筦庫澄清通飛輓以足軍儲轅門超距撫馭互有恩威倬矣平康正直查盤一無枉撓較然倬大精明留滯多年艱危累任一方保障三輔擅場整飭易州兵備副使高文薦清苑循良長沙卓異入境而民知怙恃籌邊而績底修明執公儲以資繕守獨折衆言恤里甲而覈丁糧著爲成籍相度劑量一面之臺垣有如成

太函集

卷之九十四

十

削勞來勸相三軍之奮師無復怨咨繕管操之甲仗行伍維新節閱視之供需州閭不擾名高陳臬績著嚴關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副使兼叅議李鶚魁梧之貌樸茂之材戒前車之狼籍一介必矜絕下屬之恣睢三尺不假令嚴而民易俗用節而士歸心近始加銜尚需久任遼東苑馬寺卿兼僉事朱奎官曹拓落吏事安詳興一方之廢政復見漢官威儀守萬里之遐荒不問家人生業釐影射而祛馬政之奸林林在牧禁通逃而建海防之議鑿鑿可行官拙而

政則工志堅而節自勵整飭寧前兵備僉事李松自昔不畏疆梁迄今備嘗險阻騎射兼長每當鋒而禦寇臺垣竝起親按塞以巡工皎皎乎貞孤之節不媿四知恢恢乎出衆之材獨當一面精練尚需歲月保釐可寄封疆以上諸臣資深績著邊務多裨應遵

勅諭薦揚所當照例陞賞者也整飭永平兵備陞任副使孫應元邊才老于職方軍政嚴于司直作鑒東隅一飯不忘鉅鹿坐收外險羣工畢備盧龍節軍興之財用細入毫芒覘諜報之虜情洞

太函集

卷之九十四

十一

知曲折頃已論功陞級適當考課轉官吏治最精監司允稱整飭薊州兵備陞任副使徐學古名高洛下政擅川東指麾則事集一呼顧盼則才當八面發積羨以給合練之兵芻糧自足急程期以赴偏師之捷俘馘相仍雖已陞級酬功亦復循資陞任其勞具在當志不忘整飭開原兵備陞任叅議王之弼志已出羣氣方用壯疋馬臨邊作長城無論萬雉單車見虜馴異類有若羣羊時而戰時而守諸將竝受其機宜或以勤或以懲三軍悉遵其約束徒之重鎮允愜輿

情以上諸臣雖已陞任例應併薦所當量行賞賚者也至如整飭井陘兵備副使劉世昌資滯積薪風行偃草履任而會逢閱視各適得夫區畫之宜整飭昌平兵備僉事張廷弼直心從事節用愛人程材則足賴旬宣不當局以軍旅之任遼東行太僕寺少卿朱應時守文爾雅分巡遼海東寧道僉事賀濤執法不阿吏道俱有可觀邊工已經另敘整飭天津兵備副使楊樞整飭霸州兵備副使宋守約整飭大名兵備副使毛汝賢入其境具聞賢聲詰所司不隸邊務于

太函集

卷之九十四

十二

內樞有事查閱已經別錄勤勞臣欽遵勅諭悉爲區分恪守科條未敢併薦又該臣查訪得原任整飭薊州兵備叅政楊錦色厲內荏言清行濁弄機權恒憑城社攘聲利如禦國門既發官庫以糴軍糧復照部例而扣商價糴則四分一斗扣則一石八錢利籠駟驢豈惟市井之尤金沒贖刑寔則公家之盜戕善類有若豺狼每居下而訕上遇屬官無分猫鼠恒屈已以干人武職漫無減否陞任則獎勵通行家私各有等差臨行而酬謝如數指揮楊添極下吏武夫何

故先之以刺謁提調袁承芳中軍廝役何故引之爲密交竊追紙贖卽儒生之沽酒者不遺闌入香錢卽村社之賽神者畢及雖逆節徵於匿喪業已褫之顯秩而惡聲聞諸載道尚當錮其終身之一臣者應遵

勅諭追論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將王一鶚等量議陞賞孫應元等量加賞資楊錦罷斥永不敘用庶幾舉錯大公勸懲曲當官常愈勵武備益修矣舉劾有司官員疏

太函集

卷之九十四

十三

題爲欽遵

勅諭舉劾有司官員事臣惟一切邊務將士職之而有司疆理地方均有責任頃者

遣臣閱視薊遼保定邊務

勅臣一併稽查賢否分別舉劾是爲文武並用勸懲互行安懷遠猷端在此矣臣當還

報請按其實而殿最之該臣查訪得永平府知府辛應乾守已以正近人而忠餉邊已得士心領郡益彰民譽增倉廩恃芻糧預備無患革吏胥清案牘明作有功分部勿移羣情共仰保定府知

府劉泮老成練事英敏通方應車馬交馳之綽綽有餘蒞軍民雜處之區欣欣無間定詳官之輪次革收戶之秤頭刑名悉出於獨斷罔不稱平輿革必協之輿情皆可經久非直股肱最郡尤宜鎖鑰當關真定府知府武尚賢沉潛簡重易直端方愛先節用賓族酌豐儉之宜利在革奸吏胥嚴出入之禁市肆不聞官價獄辭務盡民情譽浹扶風政成指日永平府同知陳王道魁然有儀確然有守按籍勾稽通卒相從復伍持衡聽斷寬民咸願質成佐郡著於滌東閱

太函集

卷之九十四

十四

塞勤於遼左保定府管紫荆關同知張燭躬行周慎心計優長修邊治水議定而事事成章均地編徭法行而人人得所署邑則心勞撫字閱邊則費省供輸真定府同知魏學思器惟惇大政復勵精明刑發羅織之奸解伍杜株連之害署郡事則兢兢于出納度臺工則汲汲於經營真定府推官虞懷忠純粹清和廉勤公謹法若懸衡鞠諷更爲明慎事如迎刃稽查每極精詳釋張萬臣於獄底肺石無冤翦陳仲孝於市中口碑有頌燕南照乘冀北空羣保定府推官劉

奮庸修姱之節由守而安經緯之才由精而密
入市而先平官估下車而首辟神奸五詞明聽
平反無用深文四境周咨臧否有如洞見郅理
可當長孺家聲不愧元方易州知州石繼節昔
以避親改邑因而進秩居州共嗟偶爾陸沉復
見巋然山立日用悉裁里甲秋防加謹邊關政
惟敦樸孳孳務在宜民節可茹荼皎皎若將浼
已冀州知州姚純臣其廉不劇其節可貞躬自
勵而裁冗費民賴息肩日不遑而急程書吏皆
歛手發粟以助耕者七千餘石履畝而正籍者

太函集

卷之九十四

五

一千餘家三事克修四民允賴定州知州韓希
龍膚敏弘才嚴疑直氣撫百衆而馭諸吏民安
若堵應四衝而當八面賓至如歸立票格以登
公費每見網舉目張清餘銀以抵災逋無庸家
給人益捕許宗敏之巨兇州閭稱快革李大付
之羣蠹城社爲空塞邑早已知名邊隅尚需集
事通州知州張智望貌則中人居隣

上國當衝繁而色不變抗強禦而志不移止追呼
罷羈候公門無滯訟者立辨於庭中卻分例覈
夫差候人克供行者願出其境上雖豪民或以

太函集

卷之九十四

六

爲不利而疲郡實賴其更張密雲縣知縣邢玠
侃侃直方循循雅飭服官箴身爲律令詢民瘼
心切惻隱嚴庫藏之出納積蠹悉祛籍牙稅之
收支纖塵無染節省則陋居弗葺勤勞則葺食
靡寧均徭親自審編里甲不煩供應修塗伊始
近縣無雙南宮縣知縣喬巖性資英邁政事精
明折衣冠之橫而怙勢者斂容除刀筆之姦而
舞文者削迹旬日編徭丁庸不啻燭照片言折
獄囹圄徒爲罄懸三輔之良一時之選遵化縣
丁憂知縣孫繼先先任衝疲發型自利繼遷煩
劇游刃無難且當入境之初適遇視師之會優
優手芻糧各足井井乎閭伍相安三月之政已
行兩邑之聲竝起昌黎縣知縣孟秋樸茂不事
紛華暢達自得條理邑里招徠離散之版圖復
集田疇開墾荒蕪之稼穡咸登痛革微糧耗銀
親編養馬頭後受詞不濫積穀獨多撫寧縣知
縣張澤訓質與文均名從實勝吏牘親持事每
先於奉上民情悉得政必出於田中葺城池以
保民興學校以造士屏羣奸邑無宿弊稽往牒
政有成規寧晉縣知縣安九域溫溫雅度抑抑

令儀審編重役秉公先質諸神明屏絕浮華攻苦猶同於韋布修堤堰修橋梁惠而知政禁吏胥禁輿阜廉以立威政善民安令行禁止寶坻縣知縣王家相才堪劇劇力足投艱申明馬政疲民賴其調停修築隄防比屋免於墊溺革副里之冗役卻耗銀之多收資近三年才非百里以上諸臣均之責任克修邊務有賴所當薦舉者也清苑縣知縣郭四維累任已占精練一官不憚煩勞公平而獄無冤民明決而案無留牘操水蘖之初心一廉自守當皇華之孔道百廢

本函集

卷之九

十一

俱興風聲已徧三關歲計無論六月且任遷三邑俸積二年相應併薦者也臣又查訪得薊州知州王都堂堂魁岸事事糊塗彌月以來一籌莫展案久滯於經時窮囚淹禁權下移於弄法猾吏橫行風聞淙指贖刑時或醉心酒德要以薊門重地豈堪櫟社庸才遼陽通判劉煥然才猷寒淺心術幽深奉文而署庶官之考核之者則以爲有故而顛倒是非具揭而訐同僚之賊按之者則以爲無情而誣罔上下猥以大閑未越豈云細行不矜安肅縣知縣周以庠名溢而

行渝宦成而志怠妻孥來往則長馬取銀三十

金長夫取銀五十金各驛馬夫荆和劉策等可審錢糧徵收則丁糧多派三百兩工料加耗五百兩各項收頭張永剛張祿等可查官則歲造傘銀五十兩傘匠李世福等止當堂領十兩餘皆入已而四甲張濟民等攤賠市集濫收商稅百餘金庫吏孔余休等止照額解府四金餘悉交衙而六集劉行恩等知証倉廩鼓樓詳允修理銀八百兩衙門祠廟申支商稅銀五百金及查委官王資王梓張勲等監修俱係犯人王文

本函集

卷之九

十二

賢李道輝田疇等罰造侵漁殆三之二費出僅什之三甚則田哥子因姦逼死田世平媳張氏其事已露省祭石廷臻爲之過送一百兩遂得含糊李兌因姦逼死葛守儒妻蘇氏其獄已成教諭王鎬爲之過送三百金竟爲出脫匿紙價五千而不報庫子荆桃底簿猶存納妾婦四口以交驢則富民王守仁曲意相結忝久任而襲取虛名又何工也當衝途而彌縫穢跡不亦幸乎卒之的然日亡抑亦久而論定慶都縣知縣姚宸日暮塗窮趨利有如饑渴見小欲速入官

已肆貪饕鷄初鳴而點不到大戶劉一蘭等三十四名一例納紙誠爲勞心爲利之徒示未揭而查未到種馬三百餘匹各等罰銀明係慢令致期之賊當堂而延富戶郭棟郭才張天明等以并言則以

京師收債有急十家各借銀二十兩于內中戶朱朝賜止餽其半輒麾出不收退食而召富民趙寧王文岳祝大臣等以高會則以長男歸路無資十人各三十金先是阜隸劉進福徧至各家率招邀必至沈仲沂沈仲秀許百金而召保乘

太函集

卷之九十四

九

其子行追送僅五十兩改慮而旋逮收監張驛丞王大使憚二次之搜求窺其意向揭送各五十金肯首而卽扣工料料坐馬科大馬不移時而囊橐已充查粉壁查燈籠無停晷而網羅畢及任雖未久欲則無厭亟解倒懸無拘常格三河縣陞任知縣劉黼理官事時醉時醒總城工旋修旋壞請工料銀二千餘兩任庫子史繼旻之那移茫無稽考給磚灰戶二十餘家任主簿呂堯賓之侵扣漫不關防工興再歲告完者什無二三夫派兩輸續攤者一加四五料戶侵銀

而逃甄灰不繼匠役負墻而立工食徒糜半刺幸得轉移羣姦方始發覺其後更端復請千金之發不假彌月已完數倍之工計其冒破不貲宜於追論不敘以上諸臣俱爲失職于內周以庠姚宸應照不謹例劉黼應照罷輒例俱應罷斥姚宸歷任尚淺或姑從改教王都劉煥然應照不及例改調均之責任不勝邊疆無補所當論劾者也及照閱視地方官員近該各處巡按御史相繼糾劾臣惟擇其邊務相關及顯跡可指者論列之不敢毛舉苛求以傷

太函集

卷之九十四

二十

朝廷偉大之體其河間大名廣平順德各府州縣不涉邊務臣亦不敢濫及以冒侵官踰越之嫌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卽將辛應乾等各循資擢用周以庠等罷斥王都等改調則文治具舉武備益張此所謂長久之術也

舉薦承委官員疏

題爲欽遵

勅諭薦舉承委官員事項者從臣閱視在部屬則有郎中左熙在監司則有副使楊樞王一鶚緣臣

力綿任鉅固難以辦於一人矧三人竝以材重當時宜足以匡臣不逮然而分任其事猶必藉羣有司蓋刻期於旦暮之間區別於數百千里之內非此不濟諸臣冒寒暑歷不毛竭力盡能欣欣然各以得奉

廟謨從邊事爲幸卽有狗馬心自效尺寸豈敢言勞顧臣受

命於

廷許臣一併查舉臣雖闇於大較何敢蔽賢除密雲副使王一鶚邊務有功已經另薦外該臣看得

太函集

卷之九

三

本部職方清吏司郎中左熙謹厚老成溫恭雅飭文學蜚聲於左輔吏材最課於中州稔身耿介不皦皦以矜名慮事安詳不咕咕以喜事咨諏壹稟於虛心庶司推誠而讓善科察悉由於直道諸部懷惠而畏威省供億則兼味不入庖厨慎關防則重門自持局鑰

國計之盈虛執籌悉數邊關之僻遠按轡周行闔外賈生禁中方叔天津兵備副使楊樞誠與才合名與行孚定見定守斷斷乎無他腸實事實實心恢恢乎有餘地昔按事於漢中足稱骨鯁繼

核儲於隴右不與毫釐海運建萬世之利抵掌

輒得便宜邊務閱三時之勞蒿目務窮利弊分

部而刻日閱兵一眄無遺奚翅數十萬之衆主

計而因兵定餉一成不變將爲千百年之規勞

則獨多擢宜不次臣又查訪得河間府巡捕同

知李學禮清貞寡欲博雅多聞閱歷既久騰理

旁通砥礪益嚴廉隅卓立治盜先窮窩主巡鹽

畢發奸商邊垣障塞無分寒暑險夷士馬芻糧

悉得強弱虛實允宜優叙無待晚收木府清軍

同知洪濟遠風聲清越年力富強循良而邑有

太函集

卷之九

三

去思明敏而郡無留事清勾不擾于閭閻廉而
且靜綜核必求其徑實察而不苛三輔無倫專
城有待魏縣知縣李國觀孝友成家忠貞計國
追呼止料量平自爾催科居最保甲行鄉約舉
翻然謠俗還淳興學校以振士風修隄防以弭
民患查閱徧於三關大裨邊計操持嚴於一介
迥異時流長垣縣知縣胡宥愷惇存心廉明立
政里甲供需額外之私賠者悉裁其費錢糧追
納民間之私攬者莫售其奸禁游民懲猾吏一
時弊絕風清均田賦葺學宮四境教行政舉績

成卓異選待清華固安縣知縣李宜春有猷有為無惡無射清庫藏以防乾沒均丁糧以便征輸獄得平反釋無辜者數十命則趙灼李元等肉骨更生法行近習繩不逞者三十人則蘇臣王道等駢首就死治

畿內而執法不阿足徵強項自公餘而籌邊有議尤見經心志在遠圖才堪大受大城縣知縣忽鳴立志高明持身狷介獨行負俗苦節忘家累餼糧以餉出入守厲羔羊蠲租稅以輯流亡歌興鴻鴈覈七校之租庸奉公而不畏彊禦閱連

太函集

卷之九十四

二三

城之雉堞衝暑而不憚炎蒸以上諸臣均之承委有勞閱邊無擾相應薦舉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左熙楊樞及李學禮等量材擢用則官材辨吏治興而勞者益知勸矣

太函集卷之九十四 終

太函集卷之九十五

書牘二十五首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與孫太史

次公以承家宿學高時于天祿石渠之間其于文章若在清廟明堂金聲玉振視不肖所為瓦缶鳴耳日奉教于我師夫子推而納諸作者之途不肖非其人也次公亦以狂見擇使得以盡言而無誅顧鱗火末光不傳于日其明滅異也頃辱邸中供具僅得接席數言果足而歸有懷不盡會長公問至發篋得次公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一

書露盟讀之汗淫淫下公所推轂者非不肖所敢知也夫為文不則古昔猶之御者不範馳驅即獲禽多君子所鄙無法故也然而游言多和法言寡和雖王良善遇不能不改節于賤工信而好古是為難耳所願者惟執轡康衢鑒和中度使李王諸君子夾轂而趣此次公公今日事也不肖方以案牘亂心日踰蹙在牛馬走中息踵不服惡敢望屬車之后塵哉從計吏還楚馬上著論七篇大要皆都中語辱公微命謹私布之不肖材不逮桓譚願聞太玄之眇論惟高明幸察

寄劉職方

舍中幸得兄事足下乃足下亦怡然弟之僕領襄陽則足下得請行矣僕在楚且久卒不能發咫尺書問起居僕之罪即百口何辭襄陽蓋四通八達之區車轂相擊僕執手板日在牛馬走中忽不自知其歲至而日遷也昔屬司馬無能指畫即今勞苦什倍僕竊安之乃其初心猶將樹尺寸功庶幾一當漢吏顧今所夙夜者乃三老亭長事耳乃若破拘攣而流豈第此惟有道之士僕則安能足下家食有年坐籌當世之務熟矣願及今向用四海之內且得安枕春秋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二

名實將焉避之比視司馬籍中同游僅有存者其間升沉聚散昏旦不齊懷昔撫今不任於邑盧希稷博聞強識乃從吏議移官頃得希稷書則謂市虎成于同舍使其言信孰爲臧氏子哉人心不同一至于此顧未得聞其詳耳會部使者請代僕從諸吏送之出疆將操舟而求足下于鄂渚間屬有疆事不得久留境外謹以等牘通問惟聞人可否之篋中得著論七篇詩若干首爲二策其一則從郡吏上計乃于都市得之其一則郡中語也吏事亂心何敢復議文墨篋中所載徒市囂耳顧素奉教于長者奈何以閤絕故

而護已之短哉倘以臭味相近願持三尺而定其是非幸也頃年足下所著書必且藏之名岳矣僕非桓譚者等願乞太玄觀之郎君雅有貴徵今在外傳必多奇異僕所喜聞敢以爲請即次艸艸不盡欲言

汪憲副南華先生

計吏猶及見都門車馬喜不自勝比來得家大人書聞親省狀甚具且聞六月始駕今則下車久矣執憲尊秩兼之豫章善地視昔郎署其適可知且以汪明府在郡聲迹相聞亦一快事也傳聞南北水旱杞人竊以爲憂叔亦以爲過計否也一考之期不啻過半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王

蓐食而操事率皆不終夕之計無補民生要其歸則牽引于物役制縛于文法拘攣于俗調之所爲也假令得博一考其可稱載者謂何始爲邑不效旣而爲郡復不效過此以往莫能逆觀生平自憾者其將何以補闕耶茲遣蒼頭歸寧附此私布朝罷乘傳而出馬上著論數篇言雖不馴願就正于有道頃以家叔徵材木于楚從方水部得之茲屬蒼頭載歸已給舟至彭蠡達于祁門願微惠于下吏不識可否抄秋薄寒勉矣自愛

王明府

昔在丙午吾邑中同籍者七人昆猶獺稅乃獨先出已而方民部出已而程水部出已而程考功出蓋十有二年公出矣良工不示人以朴豈不然哉吾鄉人推少文然負直節多感激獨狹中盛氣人故求多焉吳人外華一見輒令人喜然徒便給多智難與久要公當東游收吳之華而操之以鄉人之質直此所謂彬彬者也乃今藏器有年舉而進之于宗廟社稷之上茲所謂國器豈徒爲鄉人觀美使同籍之士目愉而心悅乎哉俗吏厭事往往不能作闕下書非敢侮慢自高其疏節蓋天性也茲屬倉頭檢視舊橐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四

附此私布之若公之取顯名則凡在知交者皆得稱賀故不具論

盧希穆

往者舍中偶語謂公獨行負俗將不得久留內信然哉始聞公移官則以爲羣小之所嫁禍言者求多而過聽之公遂以微罪行矣乃今拜命之辱又謂市虎成于吾黨此其故非不肖之所敢知然古之故臣卒沮于讒而不見察公爲法受過不旋踵而徙官亦惟順受之而已公孫善仕長孺令名二者不可得兼理固然也昔在郎署不肖獨守木舌乃其古則有謬誤

之志幸得一日在事願持一七效之於時方內瘠外榮久之不發即越人且不要願乞不肖之軀幸得南臥即境內安堵上不加誅此藏身之善術也公其謂何江使君吾鄉聞人負耿介之節同官競爽非庶邦之所希觀者哉頃得公所爲文若干篇受之三復鏗然若歌肆夏而鳴佩玉旣而納策與太公所載者並藏之不肖志在修辭累年不得尺寸又往往以吏事見奪遂絕迹于作者之門譬之以臣虜而冕衣裳非其所習天固將三禡之矣頃從計吏還郡馬上著論數百言辱公先施願以爲報即燕石不仇非所論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五

也夫樹穀不熟不如樹稗貴其有成耳乃若不朽之言非美稗比願公勉之江使君有山人兄亦善文事吾鄉且在鄰國公能發一介致之相與定是非乎頃合騷選爲一部將爲學者先驅雖梓人無良願因紹介以進楚產惟襄扇最惡其賈三倍于吾鄉茲奏其三欲公知其虛得名耳屬內人多病心戚戚不自安秉燭作書不盡觀縷

游中丞

公持憲令下吏安得上書自辰陽及郢中拜命之再此下交之盛節也辱公督過復以書不及意

下吏受公之知徒修廉節之得過公之左右此誠下吏之罪然非公莫敢進此言也縣郵相去不二百里方舟而下旦暮且至頃爲辰人所誑謂公將以六月入郢都遂疏候人不能出疆請見嘆嘆終無已也棗陽簿以勤事死業已關說如故事賻之茲廣公之仁當倍其賦茲將戒塗矣比聞海上多事恐非督府稅駕之秋乃今楊司馬移鎮薊門代司馬者必督府也今之稱兵如求暴實深指而得異味遂恐執熱乃就他所而濯之以故出否者什一而復餽者什三志不在鼎也公復米多干捷徑者非以其螻屈而伸乎昆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六

嘗讀河間傳竊謂貞女以金夫而改節失其本心乃今知其非然也夫擁面而出待聘而行女德之經無以易此使治容而深藏直將爲悅已者地耳及其遇合鮮不以身殉之河間不足擬也自京師還郡著論七篇大都馬上之談願就正于有道治郡三年之期今已過半日計有餘歲計不足徒取辦文法非豈弟所流也昔爲邑有遺恨今且不免謂之何哉閉門思率以客氣臨民鮮和平之福德若古人所謂溫則瞑眩之藥也公往往以進道相勉併私布之

程使君汝懋

兄自光化賜書屬弟出境書發則兄出間道久矣既而得伯母函問分戚可知會無賴子自襄陽歸新安弟亦具書因之紹介彼以不滿所欲併持家報驅而之他復得家大人書乃始知耳兄不以下吏見薄惠然授書弟卒不能發一僕夫供以屏屨罪也及兄當大事復多䟽節罪狀何可勝言然此苦爲無賴者所悞耳兄能諒之乎襄有樊城鄉人多糊口者弟初至自以往年爲邑有心絕物固多啜啜今則折節而降辭色一以無心遇之詎謂輕薄子橫行市中多所睚眦於是治其甚者其餘絕不與通此輩受挫而歸喙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七

長三尺於弟無罪付之一笑而已邇來期當考課當路沮不得行部檄取冊給由故事當得恩典于弟幸甚少年躁進今始知非耳時南北暴師海內多事此中得遠金革遲我歲月心甚安然顧境內水災民多溝壑胼手胝足救死不遑屬帝子分封且任大役政非催科而拙心非撫字而勞日跋踈牛馬走中猶未知息肩所耳兄赴闕之期或在三冬斯時弟又當從計吏往矣相見遠近尚未可知茲遣監子歸寧附此以謝不敏高明亮之

吳峻伯先生

頃我師拜山東之詔昆得侍函丈喋喋然以卑議奏之師不以爲狂寘之行李適聞六部之士莫不循循鄒嶧鄉射以還庶幾僅覩彼之相顧而化豈徒鼓篋夏楚爲哉今之善仕者速如乘傳而儒宗要秩則人入趣之師獨愆期疏三上而不調蓋天加意鄒魯必俟久而敎成不然何可以三年淹也昆在郡亦當給由不滿者三月耳顧吏治蕪穢無足以當公乃若絕迹都門一書不達庶幾不失師之家法師惓惓致意至以天意祝之昆何敢當徒顏汗而已朝回屬外姪吳生寓書會將命者有變書復不達而龔公之寓書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人

竟屬沉沒則舍人無賴者之爲也頃來將載書幣爲先大父乞師不朽之言使三發而不行謂師且轉官不能專達不意勤師之使至楚也海岱著述穆如清風視昔之卒業者更爲殊絕考錄則瑰琦盈背而壹稟之正經鄒魯之干文學蓋其性然揭旗鼓而左右之賴我師在也乃知昔之所聞者童章較著而我師之所愉快者固在此不在彼矣具草若干篇附使者進屬按部及督學守巡諸公在郡對使草率不盡欲言

又

皖城卽次天假良覲信人夜發恨不能以不肖之軀送之詰朝以詩二章托郵人馳上不識能專達否季秋朔日始得歸覲聞盜起信州且趨建寧次且戒塗尚未能發乃從廣濟使者得師手札及楚薦書露盟讀竟喜可知已聞江西羣盜尚復縱橫第恐中國多故杞人之憂終無已也海翁書札已專致之且得報書歸之使者十月上旬輕裝就道入閩後當發使專訊起居行間所上詩恐終不達謹再錄求正伏惟台鑒書不盡言

又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九

頃因信使獻狀情事縷縷具在狀中仰藉寵靈不踰月而拜新命躡等驟進豈始願所及哉竊惟受敎於夫子而事君受命於君而領事共而勿貳義不避難猶之問耕則耕問織則織惟所命之耳獨以情深帖吧望切庭闈烏私情何繇自遂此則明發之有懷者也閩寇殲盡材官始得息肩然而虜情不可以豫謀軍餉不可以復請客兵不可以遽罷常賦不可以取盈卽使法如司馬算如弘羊難與卻慮無論其他矣夫子加意門徒留心國事其何以爲閩人地邪季公有事澤宮卽欲修問會聞老母有疾令

人恍然若亡其精近報疾平始克事事季公賢聲藉甚無勞東顧之憂夫子越在要荒積有歲月行且置身臺省持議 廟堂不待龜策而知矣索居炎徼得無太苦否乎歲編刻成願受卒業猥辱寵命幸自託於無能之辭發使西征神與俱去伏惟高明照察不盡言

又

頃受疆事露衣蓐食於戎馬之間絕行李廢起居三年往矣精神不逮禮法愈疎及夫子蒞豫章遠貴竹聲迹孔邇而一介終不及門名教罪人擢髮未可悉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十一

數比年拜命之再知夫子加意惓惓卽有曾無心寧不感服黔陽使至承教疊疊百言大者則以次公見倍頃刻未嘗忘於懷次者則以黔事因循將欲興起乎吏治次則憫奚仲明之死節將率諸弟子從而表章之此固孝友忠貞之大端恩義兼盡者之盛節也時政日新吏道丕變卽得一節之士當道務推轂之不遑安得立置夫子於三事之端揖讓而修太平之業也季公居建寧宛然夫子家法部中首出而民譽同歸愛莫助之固非虛語閩事幾不可支賴 宗廟社稷之靈幸而不失其版籍某所謂因人成事何敢

言功今冒然而進二階頗一何厚願得策名執憲而猶待罪戎行以章甫而授越人非被髮者之所習也且老親家食數以用武爲憂使人源源而來獨督促爲歸田計直以命在軍旅不敢朝受而夕棄之茲幸海波不揚疆場無故假以旬月願修一日之養以當三公不識能從所欲乎否也承示歲編汲汲然欲見全簡吾師之所論著何事太玄某材不逮侯芭而嚮往過之矣執筆之役又惡敢辭第清廟明堂而使廝養當戶懼爲觀者病耳黔使入閩舟行有厄幾不能達屬其反命敬私布之荒服炎風願爲 國家加愛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十一

不盡言

又

今以閩事授不肖豈其才力足任哉 聖天子欲遂行者之高無論居者之拙不肖自知不任明矣夫子發重問之使加之以溢美之詞拜而誦之項項然無所措手足何者卽不勝任昔徒爲名教辱今復爲名言辱也昔人謂孔子鑄顏子蓋振古董董焉夫子置不肖於鑪錘之間徒取名物衣冠則亦庶幾乎近似要以功實不啻若萬里之相懸又惡知相逼也徂秋紹介黔陽私布悃窵閩事具在前疏茲不具陳秋後

歲事大穰兵端稍輯無亦支離之德天獨全之不然何所逃罪歲編始得卒業如聞罄欬之音將繫末簡數言以附不朽歲杪多事日力不遑自今當勉圖之不敢廢命俟吳邵武還郡當屬彼程督梓人晉江莊先生不肖雅重其氣節往游公在事纏纒稱之不休不肖獨未及行部彼中恨相見晚耳茲拜明教敢不祇承使者至卽值歲單留之更歲而後發不肖修訊於莊先生者則先使者行矣時當明感惟夫子對時茂育以保社稷民人其無任瞻仰之至

又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十二

履端屬使者反命謹具書紹介進之日月不居炎風驟驟至矣道里隔閼久曠起居閨中仰藉寵靈雖事稍息先是當事諸君子日事戎行至若要東吏民率不遑暇此時稍稍爲之條理大都沿襲舊染不啻浹膚告詔雖煩卒難遽革要亦躬化多關謂吏民何老親懼涉畏塗自甘家食某進不能與一方之治退不能釋二人之懷每一念至項項然若無所容頃辱放言不敢復有所引避惟計日馳勉望雲獻欬而已序冀尚未畢役罪狀何可勝言顧幾欲爲六師鴈行往往蜷局不進何者難乎爲前也會李公使人行附此

私布炎方幸自愛不盡言

東園鎮國

昔以狂簡居郡王公往往折節下之乃若相與綢繆宜莫如殿下去郡五稔未嘗一日忘舊游而相念之深亦莫如殿下自林經歷行後閩事幾不可爲賴宗廟社稷之靈始得因人成事頃承節鉞之命誠自知其不堪竊計殿下聞之亦且爲某作苦矣汪生持書自國中至纏纒皆肺腑之言手誦再三幾而泣下比年露衣蓐食勞苦萬端時而隱几時而枕戈驪然浮白高堂歌舞進退遽然覺猶在矢石之下烽火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十三

之間嗟乎麋鹿常聚鳴鳥相求生人之情各有所急徒以羈縻祿位隔閼封疆遂乃捐石交遺樂事即歧行卵化不猶賢乎越在南溟飄風萬里獨不能自致扶搖之上搏江漢而下之憾也部中少年幸俱無恙今所供奉必多新聲倘然戀戀故人無忘下里則雅歌一闕庶乎想見其人高陽酒徒不改故態知殿下不以敝帚棄之也屬汪生暨子報命私布腹心語費意煩不能盡其什一天休滋至願言祇承幸甚

王元美

公書挾日三至纏纒然情見乎辭不佞奉而讀之忽

不自知其喜之何從也閩海濟池耳獨奈何擾神龍而探玄珠哉吳山人遲遲其行六月書始至山人至則王從事及周泉州使者相繼至矣是時荔枝初熟輒欲走一介以供客羞吳賊擁百艘自海南來不佞方在行役遂愆期至此習聞次公高義真吾所願交驩讀公書知次公推轂不佞者過甚甚則置濟南公於岱獄而登不佞於配林卽不佞有胃無心固知其非至言也今之作者無如公若濟南公以是而列時分封作望四岳則可矣俯視不佞曾不能以部婁惡得與配林齒不佞勿負迂遠之癖往往以吏事故不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十四

得從諸作者游乃今猶在戎馬間何敢復議文墨顧於公家伯仲獨嚮往勤勤無亦里耳期於陽春肉眼期於國色此心終不能忘耳承示十六絕句不佞首被溢美之詞行將掄揚下里物色後陳與其潔已而進之也離薺園詩少暇當具藁就正佛像無宿構者頃已屬之良工近刻佛氏四經俟像完當併獻戚將軍當代名將翩翩有國士風所著新書茲欲爲之傳布不佞將微惠於作者公許之乎頃從明卿得濟南公白雪樓集投戈所至日與之俱生則同時居則異地盖有幸不幸耳吳山人謂公所論著業已成編願

奏薄力於梓人竊自附於不朽歷在莫逆母令楚子惠美於濟南外勒狀上次公願因紹介以入

王敬美

昔吳門陸氏並起學士至今誦之當此時去古不遠藉令超乘而上庶幾乎復古不難彼率沿於波流卒未登於彼岸遂令嚶嚶之士或以此求多焉明興以來去古遠而復古難矣獨李獻吉建招搖而齊步伐徐昌穀亦自吳起趙趙然卷甲從之今上時則公家長公若于麟部署海內文事足下以吳門年少遂驟乘於二君子之間異日畢力齊驅陸氏猶將避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十五

舍何事昌穀僕幸以通籍得習長公乃今猶在牛馬走中恨見足下晚耳僕起家艸野未嘗習先世之業游大人之門比入官復依依不能去日所事事非錢穀刑獄則土地甲兵其於就業何有疇昔之志一切棄而不談誠知秉羽先登固非吾事長公謂僕足下獨多僕而亟稱之昔安平君用兵如神顧乃置卒上坐而繆爲恭敬足下盖用此也昔人以遲暮力學亦往往成名僕幸得弛於負擔當治任公釣具以從伯仲竊計垂老之日皆受教之年足下奈何距僕也家弟貴迂狂類僕獨病孱弱不欲強之讀書每聞人人

稱足下名輒報然面熟芝蘭蕭艾其叢生較異寧詎同乎備在通家遂緩頰至此高明幸無督過何敢復言

胡少保

頃上計都門乃爲李婺州作說客我翁不以此督過誠能察其無他腸耳比來帝眷日優渥而我翁之爵位日益高數千里內枹鼓不聞勲名日益起矣我國家有社稷臣者三肅愍于公新建王公其一則公也肅愍功高或猶病其明哲宸濠發難不啻兒戲新建往往以論兵顯則其人足稱乎往者東夷苦海上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未

諸郡視匈奴加焉露衆暴師天子且宵衣矣日易將兵者月易將將者卒未嘗有尺寸功我翁馬首始東則以直指使者往也自督府之詔且下羣酋駢首就縛數千里內枹鼓不聞此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即使二公而在猶當雁行而兄事之新安文獻不謂無徵千載以來我翁擅場爲山川增重多矣下吏心切向往如渴如飢官守一隅顧不曳裾轅門供掃除役茲屬豎子歸省且以家叔東行敬奉書私布藉令不肖有天幸將執手版待命聞人區區下情庶幾得增下一吐耳唐突威福不盡欲言

又

翁之再造吳越蓋人人知之乃若遣將援閩使閩人不失其土宇秋毫皆翁之賜也此之爲烈某僅見其一問問之閩人人未必知也嗟乎不知然後爲至德翁之謂乎某末學腐儒幸而因人成事使山可負豈蚊之能竊位踰年露衣蓐食日不遑暇惴惴然惟懼付託不效大傷推轂者之初心也戚將軍奉翁約法卽島夷至者無能出其轂中假以數年外侮可絕獨海南艸竊出沒無時賊首吳平方擁衆北犯戚將軍又且汗馬從之矣從許君拜命之辱媿汗霑衣許君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十七

謁行某方有事行役草草申布不盡下情山似洛陽人似司馬不自意於吾鄉見之異日弛於負擔願供杖屨之役唯翁幸察

陳達甫

辱徵芻蕘僕將索之行李顧車馬頗敝莫能構一辭遂令失長者之期且有諾責渡淮始能屬艸就舍輒出示方定之云者數以挾筴爲難不果持去徵君以才富傾郡而鄉曲小子乃欲侘室家之好擬議其紛華顧不能履其閩中徒空語耳恐徵君以然諾督過謹治狀介紹使君奏之遲之數年或得循牆而進倚

戶而立當操觚而更筆削尚庶幾哉都下接廣陵朱君稍得聞其緒論辟之蛾眉姣服鄉澤紛然宜見之者目挑心愉矣借使沉水落川要之自有天然者安事治容耶今之談藝者以唐爲官此值離官耳要之未央長樂有漢魏在不識處守者以爲然乎行之日幸公步趾贈言情義深厚則固已著於心不具論之今臆見如此

又

自不肯入閩汗衣蓐食五年于外其間艱難險阻每欲對公抵掌盡之公固食霞人也竊計腥膻之口公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十九

所厭聞比受公銑歌五章黃岳八什乃知公未嘗弃不肖非以其臭味同哉不肖自束髮入官四方之事皆分內事顧解不任烹錐不任割其材則殊乃今委質鑪錘之間何敢躍冶雖努力從事謂不任何其少侍諸長老游儼然責不肖以經世之業竊自意幸不式事猶得自比于瓦缶鉛刀顧待罪行間弊弊焉心與髮俱短矣三家之市無千金之子固非虛言今之作者如林大都鮮專壹之效懸書而出謹然鼓行當時猶或嫻笑之其何以稽古人而楷後世公當季年業已精而神方王龍淵牛鼎非公任哉公有子仲魚

骭髀多大節觀其所稱載恍然奪人目精蓋汾水之精豐城之偶也吾家二弟哆口談天顧獨折節公門而兄事仲魚謹甚兩家父子兄弟豈必婚媾而後肺腑哉累得仲魚書屬不肖爲嗣母宜人立傳疆場之吏又安能文舍弟則以宿諾三年日請不肖爲之地命燭具藁輒授豎子行誠自知其不文直爲舍弟修已諾耳假令他日授梓願更進之新詩三章聊供坐客行酒束帛青素二事願爲公製鶴氅謁武夷君儻然肯來當勅玉女飯青精以待

周中丞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十九

君相任賢甚殷滅否甚覈翁居江西甚久巡撫之政又甚宜民 上以人言翁得賜老驛書至不知所裁既則以御莫如稷盡馬之力則煩射莫如養由基矜百中之能則殆 上方佚翁以老謂非養其力以有待邪聞翁出次信州計杪秋得代謹發部士敬問起居不肖越在戎行未畢海南之後猶之弓敵而射者不止馬罷而御者不休視翁此行翩翩乎千仞之上矣往顧山人得習於翁紹介修問申以短述承翁累授詩教不啻連城每以燕石不甞無敢爲報屬翁得請而去終不敢護已之短而缺知己之歡賀監風流

固翁今日事也他日得賜骸骨誠願操筆候門此則其先談耳不備外具藁一章勤勞一事

胡侍御

重使自六傳來將命還報儻然暑卻盎然春生誠知不肖無能爲役乃其心則願從長者游耳四牡馳驅無論六月萬民瞻仰有若二天不肖既不能負鞭弭以當園人又不能具壺漿以迎司僕疏節甚矣關門嶽立真氣斯來法駕雲行清塵在望不肖惟抱竿牘伺都亭望見顏色此夙心也前發材官祇謁境上爲日稍久俱涉不恭茲復屬千戶晏秋元申布道左伏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二十一

惟台照不宜

陳進士

足下三上春官乃始通籍世謂大材晚成非邪要以待時之清見可而進則足下蓋先得之無恨晚矣頃者公車射策天祿敷言竊計足下必且擅場不假枚卜乃足下恬然無競退然不居凡此皆盛節也夫士之入官猶金之入冶鍛鋤鐵鉞唯所命之故金躍冶則不祥士擇官則不順舉世獨重內輕外何說哉今之郡縣賤且勞矣賤則志不驕而可使居尊勞則氣不惰而可使字佚何言郡縣輕也以足下之才必不

出居郡縣藉令得郡縣閑跬步而舉千里操咫尺而保兆民於足下何負足下寧以爲輕乎不佞越在海隅夢寐尚留江漢茲從陳少史所得足下書乃知高陽酒徒猶在足下齒頰感激感激來書以爲邑爲已任故不佞喜聞而傾心道之唯足下而後可以進此言耳海外露師暴衆終歲不休不佞胼胝其間曾無益於毫末願足下操觚以當抵掌且爲不佞決筴焉備在通家遂踈禮法惟足下照納不盡

程辰州

頃自分席郡中業已五年于外雖閩楚同在南服不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三十一

啻數千里而遙當無事時猶恐不相聞問無論戎行矣辰陽初罷督府郡事益輕茲移奔走者以爲拊循卽民功什倍何有自上計還郡政易舉而澤易行猶黃河之歷積石涉龍門其下有若建瓴復何擁格獨以漸而朝宗耳高陽酒徒任放不檢不謂坐客避席主客獨酌大斗彊授之乃今作氣歛容庶幾求免酒過第恐氣衰力弛終於失容昔者嘗宣言於鄉大夫前坐中毋自謂善善則大斗歸焉不醉不休也今則蹈之殊自可笑備在肺腑奈何禁此裏言惟高明照察不具

程水部

還聞有事治河又復爲公作苦顧齊魯文學燕趙悲
歌卽其性殊亦由地產新都之士往往用勞後起公
第安之不佞居閩有年閩事粗定適時戀主不敢
遽有他腸藉得息肩遂我初服亦倦飛之意也

太函集

卷之九十五

三

太函集卷之九十五

太函集卷之九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二十七首

劉大中丞

承咨查數事一一據實條答具在公移獨踐更事宜
有關兩省大計竊恐公移未盡故敢不避譙責謹以
裏言申之閩中自調浙兵以來三見蕩平屢經克捷
莫非其力而浙兵破巢之所俘獲計功之所賚予數
亦不貲故閩地倚賴於浙兵浙兵樂趨於閩地情事
之必至者也但一人入伍則必授一人之糧一日在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一

營則必給一日之食卽境內用兵亦不容少況越境
乎先年募兵於浙文移未始相聞浙人皆聞大寇在
閩不啻蠅集蟻聚甚者不由本院本鎮率多私募私
投彼旣擁衆而來驅之出境恐激生變故譚公不得
已爲之收兵入伍縛其首事者重繩之當是時寇患
方亟正仰給於外援軍儲所供可取辦於內帑故譚
公猶可調停隱忍然已非其本心也於是定爲分班
移咨請發正欲假借公法禁止私圖非惟在浙得弭
戢於方來而在閩亦懲艾於旣往矣其後趙公與譚
公意見未協文法頗繁後之募兵或咨或否又一變

也及某受事之始僅餘帑銀一萬七千而未給當年功級及該季月糧不啻八萬某朝不謀夕集勞萬端幸而仰藉寵靈境內無警卽可以省一日之食一人之糧於某誠幸矣繼而浙人得翁開府於閩有若二天何者謂翁視天下爲一家視不肖爲同氣也某恪守成議凡事必稟命而後行亦恐舊任義烏或有藉口子民託名報效如譚公舊時所苦者誠欲申明紀法以寢其謀耳承翁力排衆議發兵如期功被八閩非直一人之私感也近以義烏縣徐知縣妄報放班兵數十無一歸厪翁致疑責閩查發夫放班舊例出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二

境則有犒賞在省院道親臨教場給之在路則有行糧沿途府縣查照長單給之統押則屬偏裨過關則報期日有司卷牒在在可查若既出境而復私留各兵何所給餉如果境內無警驟畱下班官兵某督亂無知容或至此而額外糧餉何所自來此可坐照而知也或謂出此入彼轉投別營則閩中三路官兵俱由撫鎮簡閱辨記年貌印給腰牌其餘各司道各將官一人不得私用似無轉投之所或謂出赴他省則江西直隸俱不用兵該縣政拙催科以此藉口抑或市人蠱惑未及致詳其言不足收也至若班兵更舊

務應成籍點發律以文法允宜遵行揆諸人情似甚不便何者浙兵赴戍率以募利而來得利而歸者則保身之念重而改他圖不得利而歸者則趨事之氣衰而復本業兼以家人生產各有緩急死亡疾病無參差必順其情之所樂從然後可以鼓其氣而使有勇自昔浙兵在省亦莫不然此固情之所不可違法之所不可強者也如必人人定籍歲歲更番彼之所利者幾何乃束身而編遠戍惡能強以必從哉今之計但當禁踰額之兵不當問補伍之數翁以爲何如各兵下班必赴軍門查發原籍似亦便事但自江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三

山至省自省至金華肅伍而行非二十餘日不可一切行糧夫船之費歲計頗多況既經二旬又當議月糧矣如自閩給閩方詘乏似難於常額之外加此供需如自浙給則以境外之役而費境內之財在翁一視同仁無分彼此在閩則重累隣國非所安心惟翁所裁耳閩中近練主兵三營漸有成效今所取發已減浙兵三千自後則主兵以漸而增浙兵以漸而減則應募者日少操兵者日銷不假科條不煩文法而兵端弭矣翁方抱隱憂蚤過亂略凡有血氣孰不知之況新安與婺爲隣婺之不馴隣之震也某安敢故

爲蒙蔽微旦夕之利而忘父母之邦乎翁當有以亮其心矣向以陸兵蹈海致多折傷募復請募二營以補北路之守緣咨文未達應募已齊閩中未接回咨乃復移文催促武夫不知紀法遂由間道入閩即其趨事之義於閩則忠律以方命之愆於浙則悖然非武夫之罪罪皆不肖之由誠願負荆待罪司馬翁能追簿責否乎志將自明詞涉過激惟翁蓋之如天容之如地無任瞻仰之至不盡欲言

閩中上政府

福寧亡命殘虜一一搜捕無遺事涉細微不敢復瀆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四

聖聽舟師追擊吳平累敗之於廣海近據解報功級謹以狀聞但事在彼中須從彼省勘報夫吳平自廣入閩又復自閩奔廣據其形迹詎非爲壑於隣顧閩廣唇齒之邦于隣之震境內之憂也初閩將有事於平平爲積威所劫可傳檄而走耳竊計境外無備驅之出境彼且迴翔於漳潮之交畫地而守則老師越境而攻則絕餉非計之得也故當時陽許其撫陰伐其謀直欲以智取其渠魁而力下其餘黨可畢事矣不虞境外機泄平遂避兵而逃卒殲其半驅之南而尾擊之非閩中本謀也傳聞此孽猶在高廉之滸茲

已聚兵備之使有可乘固當不遺餘力詎敢自分彼此有懷縷縷未敢遽陳伏惟台慈照原無任悚息不具

又

比年閩寇陸梁條滅條起大抵皆盤據采阻以老我師我師裹糧入山其勢不能持久相持不下復託招撫以羈縻之然則彼之敢於陸梁恃此之習於招撫也龍頭寨賊蓋楊一蘇阿普之遺由萬而千由千而百始則負固而抗敵繼則獻俘而求招皆其故智也竊計失今不治漫無所懲又將墮賊之術中而遺患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五

於意外矣故程督將吏寧曠日持久必拔其巢而悉平之仰藉威靈已獲全勝自此而寒反側之膽破沿襲之奸庶幾乎得息肩矣官兵暴露十旬勞苦萬狀候查明功級另爲乞恩吳平因瞞水陸兵齊避居南溲流劫廣東佯爲築室而居陰欲治舟而遁廣東兵船尚無消息不日當另具疏以聞伏惟台慈照臨無任瞻仰

大司馬楊公

閩中祇承 廟略春汛底寧此時有事吳平全師舉矣水陸既集風汎將回我兵之氣方新彼醜之居未

定此正可擊之時也羽書交馳使者相望廣東俞總兵已往南贛湯叅將尚在省城閩人坐食待期居然策應無據萬一賊乘風便挾柁南奔在廣既不能角其前在閩輒難以倚其後簡書可畏謂在事者何謀者謂賊陽築室而陰修船蓋將乘汎而遁俟北風起其勢不能緩師閩人各持二月糧計必窮追以責成效藉令廣兵如期而至相與犄角而一鼓殲之此上願也不然則閩人可爲者不敢不自盡其不可爲者亦無如之何矣極知南顧方切屬使者報命謹以裏言申之伏惟台慈照臨無任瞻仰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六

吳大中丞

比來有事防禦久曠起居顧心邇跡遐知翁或不以此苛禮爲讓吳平情狀疆吏必以相聞其間犄角機宜惜內外虛實不相符合否則爲醢久矣近聞廣中又復沉其舟獲三四百級未知果否汎期過半海上寂然倘藉寵靈彼醜不敢西鄉又可卜旦夕之安耳某入閩不啻三稔塊然一身老親憚於畏塗甘於家食迄今未能迎養有懷明發謂王事何知翁亦有陟岵之思故敢以裏言告

又

今年汎期遲甚登犯者不啻五百人幸皆一鼓滅之翁之寵靈盛矣獨龍頭寨殘孽負固不馴積雨阻兵尚未畢事茲俟稍霽不日可平吳海之來翁已見之於早閩之失策定惟厥初其後則境外無兵第恐驅而出柙爲廣中患乃若以隣國爲壑則非本心卒之舟師未收全功則廣中以虛聲爲應而微發皆未至故耳往承文告義正詞嚴竊恐或得於傳聞容未諒當事者之心也少暇當具顛末以聞茲不贅

又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七

札中披示密語知翁將有事於三巢三巢負固久矣往陽明先生在事未嘗一日忘之當先生時中外尚多擁闕乃今聖君賢相操廟筭於中猛士謀臣張國威於外蓋千載一時也有非常之人則必有非常之事況得其時者哉故凡一才一藝之士亦宜乘時感奮以荅昇平翁獨物色閩將而推轂之閩將敢不用命知翁智周千慮謀出萬全不肖何知何敢緩頰顧閩於粵爲隣國不肖於戚將軍爲同仇屬有吳平之役日夕與戚將軍計諸便宜敢不自盡其愚以效輿人之誦惟高明財擇焉一日議餉天居常而視三十萬亦云不貲竊計巢賊三萬有奇三部分兵亦必

各具三萬而後可以議戰守假令備師餉大約非六七萬不可今茲議留之數僅足三四月糧耳戰具行糧功賞不與焉縱使有征無戰一鼓殲之如期而往如期而旋計日授糧猶若不給彼或據險死守未可急攻盡氣狂奔未可邀擊師老財匱其謂之何況三省俱屬空虛閩廣尤爲詘乏卽有不繼智者不能爲謀願以今數三倍之乃可舉事如使費半而功倍猶不失爲公帑也二曰議兵巢賊盤據百年擁衆三萬聞先後當事者屢欲興師彼亦慮深而謀豫矣夫以一夫當關之險數萬守之此非節制之兵誠難進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八

取乃今三部節制果孰爲優大抵俞將軍之謀畧石將軍之威名固皆一時之選顧其所部非降卒則撫民或土兵耳此輩烏合不馴陸梁難制竊恐二將軍或未能責其一用命又惡能制敵之死命乎哉所云節制之兵戚將軍是已然成閩之衆不過萬人方剿吳平尚未畢事幸而事畢彼將奔命不遑但閩事初定內而彈壓外而防禦不可一日去兵倘然以其節制足賴使得一當賊鋒則必以三萬往雖盡發閩成猶不足以當什之三閩成旣空設有一夫不逞戚將軍內顧且不暇惡能舍已田而芸人之田故必以

浙兵戍閩者留閩一年不必更代亟請發銀數萬屬戚將軍赴浙召募先後新舊下班之衆一如赴閩之初則三萬之師庶幾可集然浙江軍門方有厲禁凡將士戍閩者一切以法繩之不少貸願請 明旨令得同浙江軍門徵發他日亦同浙江軍門論功然後乃無沮格耳三曰議責成俞將軍宿昔名將習地利盡虜情乃今贊帷幄之議者必俞將軍也惜其獨有深沉之畫苦無素練之兵他時將屬大計知翁必不以俞易戚矣夫耕問奴織問婢必先盡其慮而後可責其功俟吳平事寧願相期爲會面盡機宜執其先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九

資之言彼當思所以成其信矣不然所用非所謀所謀非所用猶慮其有遺策四曰議事任大事關三省兵分三部必翁以總督蒞之則三者定於一矣然三部必各設監軍憲臣一人以司監督必得有才識習兵事者充之重其事權使得行其所部於計誠便知翁已有所屬願示之

趙督府

閩中仰藉龍靈春汛稍獲尺寸之效旣又以其餘力搗山寇之負固者拔之不謂吳平自海南來舳舻蔽海舟師以寡不敵遂敗績於玄鍾乃今大興水陸之

師業已納諸罟獲將來可制其死命但因獸首圖未可急攻廣中方聞募兵無及於事今悉全閩之財力與彼相持秋汛已深海防尤急計者無所措手閩中吏士聞有濟邊之詔皆將有望於袁州某不能爲謀敢不以請誠知發案爲不可復其如目前之計何往者會計全閩軍儲賴翁獨持大議逆定成筭某越在踈逃人微言輕惟翁終始如一視海隅猶在几席倘然得請秋毫皆不貲也浙兵踐更之議日益更難乃今而知翁之所以爲閩者無所不至有懷觀縷未敢具陳塞外秋高胡馬不敢南向禁中頗牧翁實以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十

之柱石之軀願順時加愛不盡

陳侍御

翁在行部未敢亟問起居每信使自南海來稍稍聞無恙幸甚瓜期將及晝錦有期計得負弩郊迎以慰饑渴今年島夷入犯不越宿而悉殲之寒賊盤據龍巖攻之三月乃拔境內庶幾無大故矣不謂吳平連引海寇憑陵廣艦侵軼閩疆乃者犯舟師執武弁意氣橫甚閩中不憚徵發舉全力以應之獨廣潮無兵扼其下流終不足以制其死命已屬監司待命憲府惟翁肅將 明命得從便宜乞遣湯於將盡舉所部

兵船刻期夾剿則或擒或角鹿死其手必矣否則師老財費謂閩中孤注何凡百具在公移伏惟照察臨書無任懇切不盡欲言

又

初大將軍以進止爲請不肖竊謂兵貴神速必乘其未定而擊之適翁移檄諸部與此議同諸將奉檄而行喜動顏色諜者屢報十一日賊船紛紛下海南竊計賊將遁矣不謂天穢其魄則唯虜掠海南丁壯而歸十五日傳子以舟師圍之十六日尚以小舟出戰我衆沉彼數艇賊敗復歸灣中灣中山形如玦獨缺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十一

兩端今以舟師環守其口而困之待其力詘而後可議進取恐與龍頭寨事大略相同我兵雖可以微近功然亦已握勝筭矣灣中人多糧少衆心已離曠日持久或有內變亦未可知也十八日大將軍發漳州赴詔安次日海道亦往俟大將軍至彼始有定形有定計當再發使以聞

林侍御

昔稱舜功二十而除凶居其四焉今之元凶總斯四者猶不足以當其什一明公不避強禦獨以惠文彈治之 天子聖明即寔之法持國是儆官邪發逋逃

之姦雪神人之憤此之爲功煌煌乎盛矣不肖幸得從事卽爲執鞭不辭焉使問三至辱不遐遺幸甚幸甚獨楊薄將命未達計必猶在行李間島夷乘汎復來而南北遍登者不下五百然皆不旋踵而破幸得保境內完汎已踰期今且息肩矣軍儲之議業已條上便宜尚未報可或欲就近而請給於籍人之數不識可乎使者出關謹授繻以往對使咕咕自喜願以不肖之身從之薰風惟時民愜悉解願言茂對以介寵綏不具

又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十二

閩中不憚徵發悉全省之財力以從 簡書經費既單無所仰給茲具疏上請將有覬於袁州誠願得翁一言閩事濟矣夫以逆類封殖積至二百萬緡非翁以惠文發之卽殷殷露積亡誰何者翁爲 國家發此巨盜 國家卽出數萬爲翁賑父母之邦奚不可哉卽翁有言固不待言之畢也疏藁附呈用徼鴻惠伏惟照察不盡願言

俞帥府

頃挾感憤之氣語多不馴顧辱長者之言赧然汗下平賊破壘而出其意未嘗不在南閩人欲爲尾生廣

師久而不至虎兇出押譚事機何如海南不能前雖有捷者亦難以議其後此不待智者而知也說願被髮纓冠以救同室幸而畢事使閩人藉此以還刑書爲庸多矣高明亮之

譚大中丞

邇來誅不肖而進羣賢庶幾乎堯舜之世此君子道長之會日可見之行矣我翁卽吉伊邇固當移孝於忠于時烽入三吳兵連百粵 廟堂側席已久敬告司僕願脂車待之父子出境之師竟未底績此則強弩之末固難責其遠功而彼中徵發失期遂使功虧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十三

一簣惜也今年春汎較遲始謂可幸無事既而永寧有警不踰旦夕而殲之既而福寧之警四至李叅將以孤軍而左右顧不踰旬日而悉殲之李子奉翁之教以周旋卓然自立志不在小其諸戰績大槩具疏藁中汎已踰期海上之事畢矣獨蘇阿普餘黨據龍頭寨僅三四百人負固高居難以力取茲檄都司王如龍將重兵往絕其糧道四面圍之屬積兩不能進兵俟少晴乃進倘然奏績山海暫得息肩則境內之福也前上軍餉便宜尚未報可往大將軍受翁方略業已於閩外制之此必翁所樂聞故敢以告

又

酒人之器不過斗筲主者謬以一石投之蓋能盡者什二三徑醉矣於是司正法其罵坐斥之兩楹之間由此而飲軟自如其流無禍未必非酒人福也使者自西來知蜀本無事翁將不能爲蜀淹不肖既受人言亦將不能爲閩淹矣卽雲泥由此始豈不各適其適乎哉召募工伎則大將軍綱紀之其詳具在公移不遑觀縷邇聞三巢之師敗績二源之役愆期大將軍日望翁來與東南赤子更始卽西人繫翁方急馬首其將東乎不肖得弛負擔還於初服幸而有喙三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十四

尺他日當爲 聖天子歌頌太平巖棲川觀聊以終老翁昔所云清福庶幾近之翁其謂我何使者謁行揮汗陳布浣溪無恙願爲遊人懸一榻焉

陳直指

海上之役傳子欲出萬全必水陸陳師坐困三月而後可以畢事大將軍則欲乘銳急擊毋爲老師費財不肖亦以海島風波難與持久假之三月賊誅愈工萬一諸酋操輕舟犯風濤僅以身免亦難爲備卒使吞舟漏網又將何辭況兵貴先人未聞遲之功也遂力贊大將軍議俟舟筏俱足必在進兵無疑適得鄧

同知報云吳平已縛陳晉卿及王毫詣傳都司所此中猶責吳平面縛款塞始與處分卽使平來則大事不日定矣知翁南顧方切輒以狀聞

又

不肖初接驛書入以告母母謂不肖孺子何快快邪當孺子初入戎行危若朝露卽得歸骸牖下不啻餘生其後席 宗社之靈始有今日諫議君則又推轂孺子使得去危而卽安孺子行矣不肖悚然謝曰兒奉父母之教無敢詭遇以趣時受事以來自分不免久矣今茲之事不待驛書至而後知之何快快也母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十五

曰固也面赤云何不肖因攬鏡而重自慙非敢以失得嬰心而猶不能不爲毀譽失色則不肖之過也旣則以 明良在上俊乂畢登卽增損如不肖者百餘曹何爲輕重乃今名山大澤宵矣無人誠得操杖屨於其間庶幾乎疑似之迹不爲不幸昔人所謂廊廟之上不可有山林之下不可無不肖或其人也於是謀諸妻孥日治巖棲川游之具蓋由由然意得矣大將軍見過往往以此侘之大將軍猶懷妬心不肯相下顧鷹鷂鴻鵠各從其志耳大將軍其謂不肖何使人三往已三上書計次第得達承翁溫溫德教將以

材官露盟讀之悲喜交至喜則攘臂悲則沾襟無亦以自信之心獲明知已之遇莫報故也閩廣之事廟筭在焉誠得馮婦前驅並責爲右虎易與耳彼從人後而攫餘肉者胡爲哉雲屏翁始入境不肖未敢以不祥之語告之然匿而不聞嫌於自諱願翁善爲道意幸也路車北發當使人申候於樵川不具論

又

聞報入告母氏往述母氏之言以告翁昨蒼頭自山中來家大夫方以釋負爲幸二弟跳梁無狀其喜如狂寡妻著布衣將從孟光後矣岑君方有大造於不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十六

肖舉室且以爲恩何論當否翁愛人若加諸膝故惓惓於不肖三致意焉即使冥頑不靈亦將俎豆之丹府耳聞十日得代恨不能以不肖之驅送之願行徐徐毋觸煩暑是日大將軍方有登樓之約使者適來吾儕意氣相期當在形骸之外卽不能百斗又惡取以豪飲讓他人邪疏揭二藁業已先呈計今達矣樵川有嗣布者茲不具論

又

相依省會若景依形朝見則朝夕見則夕何知弊闕及三山發軔猶在部中日相加遺無煩置驛遠猶邇

也況非遠乎茲且出疆信宿千里之外心雖嚮往謂道路何嗟乎公既長驅不肖亦從此逝矣夫傾蓋如故至今誦之不肖幸依繡斧之光非直傾蓋已也明經同業通籍同朝將事同時蒞官同地兼之曠日持久亦越二年卽不敢自附爲同心蓋亦庶幾乎莫逆矣至於慷慨自許憤激不平其性往往相近不肖奈何從海內之士得一當公乃今行止不俱出處互異有懷耿耿不肖爲石人邪方今天子聖明老成具在正公等大行之會畢力報主之秋也鄧林枯株昆山鼠腊不肖是已幸毋以不肖故而憐從事之心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十七

海內名山待公輟跡久矣武夷君不能執地主禮願姑舍之彼其俯視武夷不啻培塿無足多也出樵川卽爲境外其適可知下車里門當在三五之夕誠願以滄海爲觴神山爲豆爲太夫人稱壽何如大將軍爲海山圖不肖爲贈別圖將私屬短章以供姍笑茲未遑也俟卒業專使致之不具

戚都督

言無不納公其善用言哉假令用公之言者如之百粵不足平也司馬上仙遊功狀金幣復出尚方公身經大戰者三卻島夷萬衆視平海之後其難倍之

今茲議功曾不能以什一較之淮浙之賞不啻徑庭亦知司馬非薄公蓋厚望公於方來也不佞因人成事猥蒙不貲有覲多矣當公與不佞急趣興化夜望仙遊白氣亘天未遑枕戈徒跣相語此何時也五旬有六日仙遊始得解圍使在北邊羽檄日至即上無所督過論者四面起矣凡此莫非主德敢望賞邪備在同心遂覲縷至此不具論

又

得楊虞翁書南粵之事一意專倚戚帥豈容中止公即欲弛於負擔今或未能而承差又云陳公所上書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十八

從錢糧不從總督恐又不能無掣肘也不佞以覲見放諸老猶不以爲罪而唾之茲將出境誓三緘吾口示不可復用顧閩廣之事當路猶在多岐之間不佞欲爲公一言恐罪廢之人妄談時政得罪且重俟次崇安然後決策軍政類考錄畢即馳急足追來立待立待

又

黃田以北憂喜則時有之大約憂者什三喜者什七釋重負而息肩故喜遠石交而離索故憂憂之身不失謀故憂不勝喜自武夷而下憂喜乃均蓋聞公之

涉世日以艱不佞之去公日以遠也頃公所上條陳疏廟議將決策從之不佞擬上便宜八事將爲公作同聲繼聞戎事更新不敢復開口矣屬晏秋元還省附此布之丈夫萬里爲鄰何論潛見願公堅忍保我士民不具

又

承差盧灼劉國翔至自闕下逆我江干首問公所論事可否云何則云廟議許可矣既而知陳文治附有揭帖亟欲見之遂呼中軍吳生叩私發可否狀吳言無害不佞竊以爲難既而曰所言公公則可發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十九

所言私公無私使者亦無私於是冒古人之戒發而窺之知諸老信之任之委曲成之茲百粵八閩之德也內外封識如故各另加封罪在自專無繇肉袒然亦恃公之肝膽相照休戚相關耳高明察之

又

陳世潮去後五日復得清漳書知明公孤忠不與之狀令人扼腕第廟議果有成筭其於轉移不難明公待之耳肩重者既釋負翩翩然以輕身而游故鄉每從諸丈人行爲高會一飲可盡八斗客或以酒德規不佞毋爲放飲人將謂假此以沃熱中不佞領之

飲復如故內省吾心則皆永釋安得熱邪家大夫進之庭則又以失養生之道爲戒不佞唯唯然尚未斷之也海山公歸省且久北上何時公在二境之交迄今得相聞否聞卽見示幸甚

又

頃因程憲副入賀附之書疏計獻歲始得投邊歲暮邊警無聞部中或可稅甲矣江南冬煖草木先春明年不無災青山人爲耕鑿計心竊竊然憂之幸而有年則一日不易三公也聞漳州告急懼將不支夫以騎劫代安平何以決勝千里如天幸閩廣必將復用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二十

廉頗當事者固當爲蒼生握勝耳

王元美

沈生以六月至居數日輒聞人言卽戚將軍發使入吳僕受書不報則誠褊心人也澤雉自得飲啄其適可知二使者自門下來被我文采傳我皮毛神益王矣亟欲汎舟五湖從公爲十日飲屬妻孥俱在疾疾猶不能忘於懷旣而有事干輒綢繆不暇亦猶凡鳥始脫絛鏃終不免於拘攣視彼翼飛垂天相去不啻千萬明春將挾顧季狂氏從公大海之濱使得一當門下酒徒卽鋪糟而朽不憾也往墨卿數十輩相

三十餘年會閩省災悉爲祝融掠去猥辱徵令謹遣四人紹介其間尋當結廬黃山躬自經紀其事異日者上之記室庶幾有所取材今未能也山中稽使人且久簡畧百端公故知我貧或寬其罰幸甚幸甚

胡都聞

歸人出境足下猶然相從掩泣路隅幾至哽咽卽歸人有浩然之志寧能作石人邪平生汲汲將爲五嶽之遊比入山跬步不能出門戶大都生人物役卽出處有差乃若玄同道遙非有道者不能耳閩廣分部而治固三軍投石超距之秋昔嘗以肝膽視之今不免爲秦越矣足下居將門最久得人心最深卽僭爵析珪當在蚤暮願言安意待之使人來乃辱重問心竊竊然不自安屏銘甚工置之座右如對顏色附此陳謝不盡言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六

三十一

太函集卷之九十六

太函集卷之九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五十二首

塗中丞

歲云莫矣方與昆蟲墮戶以居又受命嚴君謝賓客
斷杯酒日惟坐方丈室挾策讀書飯罷則鼓腹而游
游倦則據梧而瞑此山人之大較也使命遠至灑然
攝衣拜之感懷百端別楮未能悉其一二茲不縷縷
承示封事莫非經國遠圖計廟議將無不從八閩
自此定矣夫梓人運斤賤工血指其明公與不肖謂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七

乎文編竣工受賜無量爰姜太史屬不肖爲之序業
有成言願七仞堂門爲之懸簿懼其弗稱語曰身且
隱矣焉用文之不肖亦將從此結舌耳海內紛紛幸
明公在非惟不肖欲避當世當世又惡用不肖爲也
杪歲不敢復稽使者越宿遂行東望扶桑如見顏色
不具論

又

不佞有生素然與草木同春秋耳薪者弗察冒然
舉肥項之多口嘷嘷竟以不材見放乃今退棲櫟社
保其天年幸也顧棟撓南國獨賴明公隆之尋繩墨

易斧斤明公受境內之累多矣然且不遺故舊命使
自千里來甚則念犬馬之年計桑蓬之日溫辭重幣
不啻百朋即使北山有神猶將退然避舍況不佞乎
猥念戎馬十年綈袍道敝迄今始反初服幸得承膝
下歡至日第先稽首天南然後稱壽堂下解衣爲綵
錫爵爲觴殆舉宗之侈觀不世之極感也使旋虔此
陳謝容嗣布之

姜使君

鳳阿

第罪狀較著公議猶或優容千鈞重任一旦息肩幸
也自非蛾眉安得妬婦其於天人何敢怨尤社稷生
民賴公在事第庶幾得爲擊壤之逸民可終老矣此
夙心也惟公能諒之

又

行未浹旬閩事非昔矣諸將喪氣三軍解體誰能以
交驩之言進曲途哉平智有餘安劉必勃漢高蓋早
見之士不豫附而權分何以底績執此不變太尉殆
將不容平乎平乎奇計安從出乎初擬條具便事以
聞知意見不合恐無益徒瀆聖聽耳此言惟公可
以告不復聞他人公置之不聞可也

陳直指

今年屏居銜中臥病七月病少間幾喪內人兩人奉以藥餌爲養殮其情狀可知矣舍親使人至乃辱問遺如汎彭蠡躋匡廬握衣而待函丈無事七發問者霍然計太夫人就養豫章安享黃髮家君以下幸無恙承下問敢不及之頃得戚都護書亦局趣不得志時事固多禁格其若之何南中軍功一時烜赫視吾黨瞠乎其後矣明公復爲鄉國遠慮誰能居中籌之不佞方有事逃禪冀就西方淹日月耳明公復語以人間事非所敢與聞使人立馬索書草草布復不盡

宋憲長

木函集

卷之九十七

三

頃上計京師謬當客禮不相聞問亦越九年邇幸釋事出閩聞公尋以護軍至彼都人士非公之賴而誰賴哉屬大將軍遣材官來知戎車行且入境不佞備在宿昔附此私布之往不佞鎮閩大都由護軍起乃今罪狀彰著誠亦自知其非所幸者彌縫闕失以安部中則公今日事也古之善用武者必先行陳輯穆而後有功河曲之師雖宣子猶將敗績昔之在事區區獨此心耳乃今不曰輯穆而曰比周則不佞之罪也公方繫海內望即閩事不足以淹公緩頰猶將有言直爲三軍祈後福耳野人食芹而美欲獻尚方不

佞是也惟高明察之

方景武

人言諸客客轅門足下獨以翩翩見重嗟乎此足下緒餘耳顧孟堅附車騎而名愈顯車騎得孟堅而愈高乃今若大將軍何論車騎即足下屈首書記其無怏怏矣乎不佞四十無聞何足爲壽足下亟稱之不置心竊志之聞季狂嘉則相繼出閩願足下及黃生壹意精進毋傷寡和陳本中壯士大將軍雅重其人倘有可乘寧不推轂不佞婚嫁未畢未遑五岳之遊惜惻然乾沒里社父老間無復嚮往時或有所論著僅足以相隣春佐迓鼓耳僨人錄在別楮因附觀之

木函集

卷之九十七

四

吳明卿

歸來日望君侯嚮用詎謂復從量移古人譽蹶而非堯皆是物也君侯達者直以馬牛應之無怏怏爲也不佞會戚都護于嚴瀨乘興爲五湖游幸得習見李王二使君獨憾君侯不至八月觀潮後從海上歸屬蔣電白過家始知領高州牧高州古荒服儼然以君侯投之此殆非不佞所敢知令人拊手笑耳李王二君迭起君侯守二千石如初山澤寥寥不佞願爲諸

君子居守君侯許之乎郎君就業愈益多今復何在
長兒歸田里舉室安之此或君侯所欲聞敬附末簡
李選部

襄使人至閩使人還兩得公書兩得聞公起居狀如
涉鶴湖如占叢桂如登嶠然之堂計公以千里爲面
談亦將以神遇不佞也不佞去襄五載親在未敢自
以老稱聞公矍鑠如曩時而齒髮亦稍稍異矣退思
疇昔寧無白駒之歎乎且聞江漢水災田租鮮入東
菑酒稅損減有差如過高陽酒徒猶能取醉否也

殷相公

木函集

卷之九十七

五一

屏居山澤姓名不復入都門比年有採薪之憂一切
廢禮且山澤聲跡奈何在三事間不佞非敢自疏懼
恩聞人耳先師吳公即世聞此而哀可知公子匍匐
京師乞名世之言以奉大事凡諸質行屬不佞具草
狀之知先師者宜莫如公慈用不佞陸太常謂先師
秩居四猶然得以軍功乞恩其子且詰 闕上書請
卹典如例幸公在事極知無不用情願力主之先師
得死所矣不佞從及門之後乃復多言則公子意也

譚直指

往承下問鹽政願具列梗槩陳之方在浪游不遑持

議邇者避暑湖上屏跡杜門一得之愚可以自效極
知寒淺不足以當芻蕘要以攷之 國典參之時宜
揆之人心驗之事變似皆脗合鑿鑿可行願明公更
定裁成日可見之從政曩聞欲爲建白具見開誠布
公顧專命大臣方始首事儻然以爲可采轉告諸當
事者圖之功不出已而澤先及人真盛德事明公其
留意焉羈旅之人出位謀國殆有道者之羞也願明
公引爲獨見無謂不佞與聞幸甚幸甚

李于鱗

僕留滯吳門茲將復過元美爲布衣十日之飲聞足

木函集

卷之九十七

六一

下亦在行部計當還武林四月中旬或得把臂湖山
間耳足下主盟當代僕猶外裔惡敢辱壇坫哉顧喁
喁內嚮業已有年旅幣無方寧復閉關距我也拙藁
三冊謹譯而奏之乞解其椎結破其侏僂示以中國
衣冠文物之盛不然荒服無敢至者矣先大父母墓
銘幸得卒業已求貝石購良工待之

王敬美

僕業已約顧山人將從夜雪爲公不速之客屬有羈
繼僕未能往而山人亦不果來市子學僊日視鹽米
不暇則其習然哉春水生榜人或不避我公固避世

寧復避人由此而東則謁李君近矣明卿猶然不調
且聞將乞骸骨歸吾黨翩翩誠難獨立無亦潤色太
平諸儒咸在惡用雕蟲猶今以談之僕釋事晚矣遺
詩鉅麗奪人目精僕無以爲酬非直病冗亦苦難耳
惟高明照察不盡言

徐子與

不佞爲汗漫游將依公爲東道主留滯吳下未及相
聞茲有事具區相去只尺山靈待公久矣公寧以東
顧邪敬迎榜人相與信宿同行者顧山人季狂張太
學幼于也由此而泝若雪探陽羨諸奇願從公杖屨
後公豈有意乎謹介役夫待命門下不具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七

七

又

自震澤反吳門望公至既又過元美待公婁江屬敬
羨歸而元美亦有事城府道昆西矣然猶與袁黃州
俱愆期不至亦坐此耳使者至如聞命杖屨之間往
于鱗謂公篇詠日新優入要妙茲幸得誦筴中所載
其喜可知道昆竊比逍遙又察文墨它日將復從事
願因副墨陳之今未遑也于鱗謂公六月當詣 闕
下果然乎倘留須臾俟秋風生問道若雪顧于鱗諄
諄勸駕願公決筴遂行毋繫小子爲也聞孟嘗君當

出公門公其高戶以待喜音至將從于鱗東鄉舉酒
以佐公驪道昆幸甚

又

往使者問不佞山中卒卒無以報稱德意比來病甚
一切不問人間事獨與二三佛子俱妄自云游戲三
昧耳頃倡聲林之役待諸長者布金眷屬吳虎臣首
應義舉茲周游宰官若善知識首謁使君第力任此
一大因緣成無上功德比丘祖胤亦習使君茲王肇
林日爲使君頂禮他日抱送不啻徐卿此自然之應
也虎臣有燕趙士氣有事名山大川所急唯使君及
于鱗元美耳于鱗白雪樓詩集鄉人欲求善梓梓之
不佞所得集已付祝融願抵魏順甫郤寄一部幸其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七

八

又

往年二三君子畢出草澤寥寥不佞獨被短褐荷長
鑊冒然爲二三君子處守自惟菲薄惡能愉快勝任
乎八月錢塘觀潮乘西風入歛浦忽忽歲暮復爲白
岳之游春來負笈天都假館浮丘翁所賓客問謂一
切弗通屬內氏病羸歸而臨視使者至與行會不佞
幸哉野中不佞舊游岳時湘靈望公久矣他日抵掌
膝席屈宋在焉顧不佞方避公卿貴人未能操杖屨

從公耳新詩愈益入細把翫可以窮年不佞近慕
留山中未遑就正屬有事湯藥志亂心煩跂望天南
無能致一語春風載道勉矣加餐不具

吳宗高

不佞爲方外游所至不求自通於長者毗陵信宿乃
復東行會舍弟道化自山中來將欲受業公子所吾
兄以經術霸海內而羣公子則又翩翩稱奇即常氏
明經當避三舍矣舍弟時過而後學誠自知師勞而
罔有功倘以金篦導之則衆生皆佛性也謹爲紹介
待命聞人惟高明照察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七

九

游少司徒

不佞雅欲東游今始汎錢塘浮震澤棲息金鼇浮玉
之上會栖霞佛子至招不佞西不佞適有吳門故人
之期不果往顧從佛子幸得聞公起居往不佞爲栖
霞記般若堂會未聞道不自意得當法眼乃亟稱之
其事始於王仲房其人懶慢迄今猶不能舉竊計書
經刊經諸役宜莫如吳人嚮者遇王元美業已商確
其槩今計刊經之費不啻什金戚都護授之五金不
佞授之一金有五有不足者願就公乞之不佞挾佛
子過吳門出此什金以授元美即有不足輒於彼取

盈亦便事也書經姓氏必質行高明通內典者居之
若南太宰吳公大宗伯趙公當世第一流也願借二
公以爲此經重公幸以可否請勿謂不佞之言猶必
趣佛子及我於吳門庶不後事華嚴經寄我一部須
牛首子昂書刻爲佳推轂紛紛公當自此北矣倘能
待我栖霞佛子所請以三秋爲期敬白

湛溪上人

敝郡僻在一隅居人未始聞西來義上人儼然見客
會大川業已北遊香積不供殊爲獻笑此時卓錫且
久逾知五濁世界悉變清涼不佞心切皈依尚阻炎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七

十

海惟西向稽首而已從如昂受四偈宛若經行而聞
妙音屬抱病始平尚禁思索且獅子一吼百獸不鳴
理固然耳八月西歸或得繞足而求密義不盡言

王仲房

江民璞赴江西不佞治咫尺之牘載言爲贈公善民
璞雅以獨步傾南州誠得借公片言瑕疵皆和氏也
諸體稍備七言歌行非公不能往已紹介民璞先談
虔此待命立馬應之可也場功畢耕人稍稍息肩往
公欲過草堂此其時矣

陳達甫

洪中溽暑不侵亟欲置丈人于冷風之閣聞丈人方
空五蘊覽四禪清涼在坐視此不啻蟻垤何問祝融
入秋有事清齋一切屏酒肉恐坐不飽未敢以勤丈
人八月下旬涼風起土囊之口灑塵清道願駕牛車
而西此中亦山水一區不可無丈人之跡故也遊城
陽山記聞丈人業已見之諸詩亦成所不者二章俟
目青稍卻他日具陳民璞又復解官吾黨得一良友
幸甚幸甚

又

挾策入山業已踰月丈人有成言矣願御光風翔天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七 十一
都也不佞蓋日望之

查八十

僕客浮丘翁所久矣不聞希音專遣與人越邑往途
陽春載道願惠然肯來僕侍浮丘翁相待咸池之上
耳

戚長公

長公居塞上僕入山相去不啻縣寓程使君尚未還
縣未得長公報書傳聞司馬論海上功長公進秩自
長公視此若固有之顧起家萬戶位極人臣亦吾黨
之休也今歲深入黃山謝客斷酒將有事著述頃之

目眇踰月竟不能構一辭時而偃臥時而漫游迄今
始識山林樂地耳四方之志夢寐不萌蓋庶幾乎真
隱也獨與二三弱弟商確壯游俟長公長驅大漠收
破虜功幸得載之後車縱觀羽獵命酒行炙與部中
樂之國士稱觴胡雛奏伎酒酣授簡髣髴于虛他日
內之歸橐藏之故山固古昔之所夸詞人之盛節也
明年婚嫁畢惟長公可否之山居惟烟霞木石無以
託千里心一札八行願置懷袖

顧聖少

使者持書至竊憶足下且杖青藜訪浮丘公輒咕咕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七 十二

喜發緘見書及詢使者知足下將歸吳此不佞志也
則又喜過望足下好游幾二十年乃今得返故國凡
有心知莫不詫其希覲矣暮春倘泛扁舟相過山家
釀秫請與足下爲十日之飲傾欵浦爲上尊蹴天都
爲加豆舉觴浮白相視椰榆顧非人間樂事乎元美
子與誠願附使者脩問心事覲縷今茲未能相見幸
爲不佞致此意不盡

沈嘉則

暮府使人來辱命之再兼爲新篇卒業不啻百朋季
狂將過山家適歲杪不得僕馬已遂乘舟爲歸吳計

期莫春乃入新安耳足下復有初秋之約何幸如之
近作一章附上求正王仲房相念殊切謹附相聞

歐楨伯

從兩生拜問之再如親承之今年撰虎臣入獄中尋
病目蓋自春二月至秋七月不已一切廢詩書八月
從諸俠少夜行游復病眩既而婦病三月迄今未平
日以藥石爲糗糧其情狀可知已往承文事之役惟
辱命爲兢兢足下顧督過虎臣非虎臣過獨二豎子
當就戮耳聞足下轉官矣果能留首稍待故人乎輅
中集序敬附虎臣奏之誠自知其不文徒追諾責而
太山集 卷之九十七 十三

陸無從

虎臣挾筴自廣陵歸不自意得琳琅千里外長歌浮
白三山猶在吾目中屬臥疾雲門不相聞問久矣文
學且移官去奈何奪足下良師昔人以萬里爲隣相
去非遠知足下直從游方外耳舍親吳鴻臚築曲水
園願紹介不佞求足下高詠曲水亦吾鄉勝事也幸
毋金玉爾音不盡

吳鴻臚叔美

病目三月服役愆期菴橋已增入記中終覺補綴倘

不以爲脫略仍從舊藁何如况效輞川題兩端具在
即不入記無傷也高明裁定之吳中工書者唯文壽
承許元復周公瑕此外則唯陳方伯雨泉工大楷書
金陵邢太史雉山工古篆兩君爲縉紳高時亦復名
家如力能致之東南之美盡於此矣額書私分姓氏
似亦不必拘拘或各盡所長他日棄彼取此尤爲上
策記須小楷詩或行書文許二君或恐遲暮公瑕猶
能任此乃今黃淳父姬水俞仲蔚允文及壽承之子
皆能書願擇而使之可也吳有定小篆及八分視數
子不多讓鄉人貴遠賤近目爲東家然不可不屬此
太山集 卷之九十七 十四

君當一面耳病軀畏暑屏息山居東行何時不遑追
送炎風載道願言加餐不具

金方伯

自不佞歸田衆口斷斷往往傷及麟鳳反視不佞當
時事豈不幸哉顧楚越人言明公即主雖有巧歷莫
得其端嗟乎彼黜麟鳳以爲不祥則梟獍祥矣明公
得此爲善養計又何恤乎人言不佞往年會大將軍
留吳會者八月歸來入山高臥庶幾養黃上人顧高
堂既壽且康場功僅足饘粥天固將佚我以老不佚
何爲 君相方致太平吾儕幸得及於周澤勉矣彊

飯母問四方不具

范少司馬

明公勳伐在四方高義在山海海內之士莫不延跂願供掃除往歲東游亟欲相從鏡湖之上屬場事未畢乃竟歸田至今猶咄然矣平叔至乃拜問遺後進卑卑奈何折節至此當世二三作者具在四明道昆操業無常直劍首一映耳顧復考之以比竹合之以八音非所聞也明公廣厲來學意何忝忝顧方臥病近稿多散軼不收俟檢錄若干篇紹介沈山人就正平叔先發謹先布之不盡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七

十五

聞公子

近聞莊簡公軼事者昔居南刑部與南禮部霍渭厓公抗疏辨論職守義正辭嚴二三故老猶能誦其大都惜未得全藁願公加意搜索增入傳中又聞豐南愚疾稍愈近日手書必佳願爲小子賺其精良則不貲之賜也周廣文已轉襄府向所索者當寄之襄陽燕翼堂文尚負諾責惶悚惶悚春和願自愛不盡言

程辰州

海陽諸大夫往往以善仕勝即不得二千石業已兼素封而軼之君侯自沅陵還猶然一布衣耳聞稅駕

且久日惟閉戶著書不佞索告而坐馳如在警效之側使者將命至疊疊數十言君侯先得我心無亦臭味差近耳新著成帙不佞願得而徧讀之知君侯無讓太冲不佞願爲玄晏雅聞郎君材譽得沅碑卒業居然大雅不羣韋氏玄成今見之矣世方第靡惡能與夸毗子議出處哉同心之言無事石券願君侯與不佞勉之而已

沈問之

往君侯過不佞不佞若從千古遇之篝火夜行抵掌曾未得其什一迄今猶怏怏春風至將從君侯于桃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七

十六

花流水之間顧山人方有事逍遙未脩紹介茲祝融用事遂使山人不急于君侯逝將以秋爲期或得一往禮務施報豈爲山人設哉類纂新編卓矣有裨古昔不佞幸得卒業忻爲執鞭不辭顧首簡諸名家猶挾延陵相術俯仰天地誰爲君侯知己者邪虎臣同事猷中無日不在君侯左右頃欲薦鱗于膳宰忽忽愆期比得四詩不欲刪易亦父老田間謔耳屬僕夫先往藉此告虔君侯亮之不具

周紀善

往不佞守襄陽願以二千石博一相國則王賢也材

如雲蓋猶然以王傳行乃今江漢名都賢于長沙江都遠甚足下豈薄襄陽邪歲四月 新王始封足下趣行矣外折簡致諸侯王若監司部使者若中貴人悉附行李竣新王受社祭使脩賀願爲足下申之

襄中宗室

當世王公貴人享有福澤則天授也要以徵應不爽亦必有所由來佛經以布施爲因緣或非虛語僕無心用世久矣頃欲以出世間法開不二門遂施地爲肇林大有建置顧茲願力必得王公貴人主之屬舍親吳虎臣周游謹以聞之殿下儻興一念爲南土主太函集 卷之九十七 十七

王元美

得京口書知公且彊起既不得請則之官無何又進東省東行者相望卒未能致咫尺書歲大半臥衽中去人羣遠矣秋至時時有東意終病懶不果行將命者臨門纒纒皆出肺腑古人爲親奉檄奈何獨往以傷親心僕疇昔之言則睹一隅耳諸君子畢出居無留良僕何人安敢竊富名山大澤將舍故業託精

逃焉諸長者布金當役之半今且首事矣公爲三教盟主願發光明藏施摩尼珠他日紹介吳山人守淮惟公所命公復責僕以時事僕則安能儻然卒老招提願爲明時一緇衣耳承使者以序來討僕受諾責何辭大方之家前者卻步顧僕有成言矣奈何廢之十宿使者于家乃始卒事其間以出游廢日者什五病者什三故遲遲使者行耳往欲爲司馬公誅尚胥後期新詩飾我弘多未能屬和無任赧赧不腆之幣列在副封幸摩入置之

吳徵君

春來浪跡吳會入夏始返錢塘得十岳山人書知二高僧居上方經室久矣往大川頗脩戒行未悟指歸故不佞遣之京師就彼掩關聽法不虞二高僧以夙約至香積不供如昂一小沙門將欲畢先師之事亦已難矣儻得檀樾諸長者慨然樂施則一糲米可作須彌宜無難者徵君一方領袖寧亦有意乎吾郡中好事紛紛獨輕佛子謂不足施二高僧在容不免見笑于大方十岳山人亦以此爲言固吾鄉萬代瞻仰也客里方困乏就諸故舊募什金遺之願徵君主盟帥諸長者以終盛事非惟三乘之幸抑亦一方之光太函集 卷之九十七 十八

也大川以脩行往期三年而後歸諸徒糊口大邦惟
特徵君作功德主相見伊邇俟面陳之

陸五臺

公以好佛聞十方十方佛子歸公如流水頃浪跡吳
會將從諸佛子造公門終縛塵緣無繇歸法藏耳政
方更始巖穴畢登越在東隅庶幾極樂公獨遊方之
外儼然爲三界主盟即位極人臣方斯蔑如也往比
丘慧光以寫經請草草即次未及致書茲屬縉上人
持陳中丞書謁尊公附此私布弟少年從縉假館其
人亦頗稱詩老驥悲鳴思見伯樂伯樂其謂之何弟
亦將西歸言不盡意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七

十九

曹太史

浪跡吳會得侍同游握手爲驪不啻昆弟乃若禮意
稠疊惠此羈棲藏之中心無用口舌爲也初願先驅
虞山即尋陽羨屬袁黃州有故欲去詒我先之太倉
既而黃州從此歸雲間弟亦移舟問武林道矣然黃
州復陽羨之約計必不敢失長公之期蚤則仲夏晚
則仲秋又當以杖屨從公耳向者沙門以刊經請公
慨然結大歡喜緣茲張幼于部署行間業已首事敬
遣沙門待命聞者惟公爲功德主庶幾不日成之彼

不敢徑謁玉陽史公孟河馬公幸公爲之紹介二公
功德無上視此不足以當一毛但得普濟皆如公所
施者足矣非敢爲過望也相見均當回叩不盡言

顧方伯

山人浪跡湖海惟公不弃故舊就而與之游談受益
弘多其何以答明德觀潮後乘舸西歸歸則爲白嶽
之游未遑致謝屬沙門還無門洞敬問起居聞襄事
有期方在封樹願言自愛毋已太勞無門洞說經則
山人首事幸公儼然爲盟主沙門始有依歸聞彼中
掌禁者或不能容弟恐懼喜緣將爲煩惱障耳惟公
爲之護持脩羅自將退舍無上功德厥有攸歸即山
人僻在一隅猶當爲諸天合掌頂禮頃多事且多病
竟以諾責得過於田先生少暇即當構思毋敢爽約
惟高明幸察

信山上人

公持西來赤幟高跼金陵敝郡蕞爾之區何知龍象
公顧不鄙僻遠豈以獨獠亦有佛性邪大川遠遊失
地主禮僕方浪跡吳越畏暑未歸翹首菩提無由聽
法悵望可知矣臨湖西望無任懸情水面蓮華如覩
法眼秋風卻暑計得還山不知猶得駐慈雲否不具

隱泉上人

西方之教未始行于吾鄉唯公家世總持則皆自吾鄉起然則爲吾鄉興教者非公而誰僕方有事肇林業已經始門下法孫覺忤謂公不忘故鄉即得山水一區且棄官老矣肇林去清泉五里而近足爲菟裘新都自開闢以來此蓋第一希有之事公以此老則又第一希有之人一大因緣寧有出此倘公誠有歸志明年介公眷屬迎公京師行者爲吳舍親其人多能事招提規制宜莫善于京師願遣一力引之徧觀諸招提擇其善者以爲式疏論二冊奉覽高明照察之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七

五

吳孝父

往從舍弟聞足下義甚高繼又聞足下蓄諸瑰琦將叩守藏人以覬觀美相去伊邇病懶未能得瓜洲書具悉足下不遺之念貝經金像受賜弘多重以新詩照耀心目即使招提成多寶地幸哉幸哉僕將歸吳虔此布復不具

黃淳甫

浪跡吳會幸得結足下驩乃知名不虛立士不虛附高義較然著矣趣行未及面別于心終不能忘慧光

至武林知石經多出足下手河沙功德不可思議他日布諸十方當不在中郎下矣慧光還吳附此陳謝東遊諸作未暇刪定客入山次第上之

張幼子

僕羈旅人也足下遇僕一見如平生懽幸矣初與曹太史約自虞山赴陽羨其歸道必出吳閫告別匆匆私計猶得亟見屬袁黃州有歸志導我先出婁江至則彼還雲間僕偶偶不能獨往會元美出僕遂行皆非始願所及也足下爲沙門作大功德爲經勒石計日可成沙門從僕入吳業已三月專事此耳惟足下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七

五

加意勝果速成庶幾僕不負沙門沙門不負遺教望之望之疇昔長公及桐江公過我市肆自震澤返日苦雨未及報之謹附姓名以謝不敏願爲紹介令先公諸刻尚遺元美魯望銘狀二篇乘便檢寄乃可從事不盡言

戚長公

聞足下勞苦邊事不卹不貲之身藉宗廟社稷之靈無恙幸甚頃介吳生出塞上千以善因既得塞上書誠自知昔者過矣足下千僕莫逆將保僕以令名莊生有言名者實之實也名不必毀亦不必成顧得

主何如無間賓矣要以足下所持論不啻藥師敢不
俾服孤憤一編五殺皮二願上幕府不盡言

張大司馬

嘉則平叔遁入新安拜命之再兼之論著累牘不啻
披雲漢而快覩之明公折節而下無能何惓惓也頃
者聖明在上側席求賢凡諸有名公卿畢起岩穴
明公功德著矣顧爾然避世而壹意立言藉令位極
人臣孰如不朽盛事所謂在此不在彼者章章矣昆
不幸有狗馬病屏居篋中上之不能挾杖屨爲采真
之游下之不能著一家之言藏之名岳徒從諸初學

木函集

卷之九十七

王

學無生耳文苑文範計已畢工衡石名家張皇當代
使後之學者知所嚮方此百世之利也嘉則見客無
日不誦明公屬東歸神與晨風俱往近作不足以當
瓦缶何敢輒陳於鐘呂之間家弟私錄若干篇乃爲
嘉則持去儻明公不廢樗散願受繩墨于大方幸甚
幸甚

王子中

不佞少負不羈竊自比于狂簡夙聞先生王盟吾道
從諸有口者耳視之中歲稍傳先生緒言猶之乎蓬
心耳邇來游談方外恍然有概於中既而從大司馬

譚公御史大夫趙公聞所未聞乃知先生天下士也
不佞生同時產同域曾未獲親炙于今日其將如百
世之下何吾道自孔氏以來無任之者宋儒自以爲
得道規規然以言行求之即彼居之不疑未免毫釐
千里王文成公崛起東越倬爲吾黨少林爰及曹溪
則先生在乃今排擊文成不遺餘力天下其孰能宗
先生邪顧先生春秋日益高不佞髮駸駸短矣藉令
先生享有壽考足以待不佞而終餘年不佞方與時
浮沉去志未決河清可待人壽幾何屬御史大夫取
道東歸紹介爲門往者通勤提命蚤託神交倘惠然

木函集

卷之九十七

王

之音振我空谷則亦一聲聞衆也先生許之乎

又

明公爲吾道王盟耄期弗倦倘得握衣而受提命庶
幾墻面或有睹焉乃今逐逐市朝日汨聲利是猶望
恒山而之郢郤步而求前者也承示問難諸書疊疊
乎擴文成公所未發曹溪之擬孰謂非倫公笑僕以
寒山爲文殊信乎無二文殊也已良知猶言般若格
物猶言剎塵塵之不昧剎剎圓融此觀自在之深般
若也來教謂良知知是非良知無是非非是非者
善惡之分猶所謂規矩也必亡是非而後可以言有

味哉惟公能道之惟吾黨三子能心悅而誦耳而
牘中往往斥佛氏爲務內遺外其爲儒者衛道之心
乎抑亦行其庭而未見其人乎僕嘗謂般若即良知
行深般若即致良知信無二道此疆彼界則世儒爲
之町畦劈破藩籬非公不可無所擇而後語此最上
一乘義也公能俯而就之何不可哉

江民璞

今之竿者塞路乃公以古瑟鳴始奏雲門聞者傾耳
即有三嘆不惜再彈公無遂休恐令知音快快耳某
因人成事謬爲舉肥者物色之簡書畏人義無所避

太函集

卷之九十七

三

端居飽食徒充不肖之軀乃若振急持危心與髮俱
短矣來書觀縷尚多溢喜之言非至教也近讀公送
使君詩爾雅而有直體於古何讓敬呈近體二首兼
近作一帙供奉嫻笑平生以漢魏爲口實乃今從八
代之後而漱其下流所謂餐藥鳴琴無論工拙惠子
知我幸一一彈射而誘進之

太函集卷之九十七

太函集卷之九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四十二首

塞上上政府

出關首閱寧前次錦義次廣寧次遼陽將趨開原適
謀者告急竊計使者畢往必陳兵護行恐兵力分彼
難爲備乃與當事者計則以左郎中蒞視開原不肖
自遼陽兼程而西計月終可渡易水遼之撫鎮簡靜
老成繕治臺垣務收保以充境內即虜人可無大失
而王將挾勁兵以趣利時或可得志彼中如必欲破

太函集

卷之九十八

常調而計萬全恐國家財力宜未及此耳適得相
公札示疏聞後督撫有所異同尋得大司馬公書則
指民兵民壯二議夫此二議其始則皆督府發之且
極言其不便于民間意惻然閱也詢之輿論而信故
不肖力請罷之藉令追徵不屬大司農宜未即至督
府見疏草語不肖曰此東人德也其如邦大夫對我
何不肖謝曰苟利社稷與生民其請受其對若遵化
民兵民壯督府亦嘗疾首道之直以爲巡撫標兵非
告之中丞不可尋遣材官途中丞自遵化至信宿而
後敢言中丞唯唯而從其意未決不肖語曰公以此

為傷體面故不欲邪前日嘗以疏草示左郎悉以此意出於公耳左郎於中承為外兄弟故援左為謬云尋出疏草觀之意稍定及不肖開冊則遵化在營名數先後不同乃知中承慮羣不逞無所歸預為之地不肖尋即籍四百六十七名餉以主兵之餉其餘八百則戚總兵汰三屯營之孱弱者以此代歸本營委曲就之蓋亦無所不用其情矣議既決疏冊草定督撫皆面以為可然後以草而待命京師二月中中丞始遵遵化隨行繕寫者少凡諸冊揭大半自督府中不肖未嘗自用其愚也初既具草請督撫會題督府

木由集

卷之九十八

三

云僕先上疏視今似不相謀且戶部覆奉欽依獨行閱視大臣徑自具奏未及督撫不肖敬諾然後以聞亦未嘗自專其事也督撫於不肖皆故相信也一旦出此何反復邪謹顛末以自明非欲以口舌相角惟高明鑒察不盡願言

又

某苗薊浸久得薊狀浸真頃者會閱薊門連十萬之師于數百里之外奔信地赴師期分合周旋悉如方略此則提綱挈領主將任之非不秩然可睹也乃今徐察士氣之盛衰兵力之強弱技擊之生熟則入穀

者豈不能以半而足賴者僅得什三故疏中調條目稍踈殆非虛語然兵未練之說有二而主將不與焉其一則無可練之時其一則無能練之將也往者官軍出塞採薪以供撫夷買馬今則請發公帑代之而未練猶故也往者臺工并起今已告成而未練猶故也往以兵制未定今定矣而未練猶故也此中行部一者科察諸將悉由諸司諸將之事諸司嚴於督撫況諸司有所興作亦莫非公諸將悉羣力以赴之不及待其辭之畢也乃今中國富庶莫如江南假令一役而費百金鮮不舉首相告今此中千金之役紛紛未

木由集

卷之九十八

三

能爲者當此時馭北將務革其心馭南將務作其氣
彼其游志未反喪氣未伸故無能練之將矣諸將殿
最俟他日以聞至若併工增臺以爲守息工專練以
爲戰則薊至莫先焉一臺之費視昔倍加非以市惠
王者不盡民之力況守邊者又惡可以工作而盡兵
力乎且亦取諸宿逋惠而不費惟相公審定廟略從
中決之副簡一言不知中窾否惟台慈照察

大司馬楊公

頃進不馴之辭猥辱溢美之命餽壤而賜琬某何以
任之歲杪循邊入密雲歷土牆涉河防口竊睹翁之
木車集

卷之九十八

四

舊蹟徘徊如不欲行邊人遮道而前僕指疇昔退處
狀當虜大入譬則蛇身猿臂互爲首尾而左右攬之
惟翁以九鼎而辟神姦卒不得一逞去左嗽輒擊其
首右攬輒斷其臂彼直失聲而號歛衽而遁耳昔太
康之役方叔以元老特聞由今以談壯於何有屬大
司農軍興之議謬使不肖當之始受移書竊計旬日
可畢此議顧此中治兵爲急簡記未遑集諸司踰二
月僅僅有章自知顛謬而濶于事情無裨大計顧議
兵則兵有部署議餉則餉有羨餘某自然居其間庶
幾無得罪於王者則誠幸矣我翁豐鎬在司馬而甘

棠在薊門不肖敢微惠於宗廟社稷之靈願翁居
中以一言決策萬一得備葑菲將令經國者采之虔
始慮終因而勿革凡在疆場皆得恃爲永圖則所謂
仁人之言其利廣矣

大司馬吳公

不佞祇役薊門薊門自督府公而下籍籍誦翁高義
衛士踐更自上谷至軍容赴赴獨爲諸部鴈行此則
翁之緒餘其在戲下者可知矣材官將命自轅門則
以邊防大計具在副封豈以不佞亦可與言兵邪不
佞非其人也于時儒家襲拘議而驚空談諸將操成
木車集

卷之九十八

五

心而徃習見若翁所決策則茫然空谷之音豈惟上
谷宜然即九邊無以易此不佞倦游人也他日幸得
反命輒將乞骸骨歸元老壯猷賴有翁在使旋謹布
此陳謝不盡願言

又

頃聞歸次懷來行且報命屬督府使人還自上谷得
翁手書封事數千言業已從驛書中莊誦之矣無論
抗直言握勝算將爲彼中豫計什全即入告弘詞當
令賈晁避舍使命再至兼聞入夏還朝騏驎駘駘固
不相及乃翁不疾而速抑遵何術哉往不肖初受戶

部軍儲之移翁嘗謂當更留一月不肖唯唯然竊謂旬日可圖歲杪次密雲督府及諸司皆以爲請又皆謂其事抵掌可定直須畢此而後出關於是就主兵者問兵就主餉者問餉茫無緒手始猶謂如翁蚤計當以一月留居半月庶司以牘來不可者什七八又半月牘再至不可者什二三比論定凡易牘者三計期一月有半不肖按牘而爲之綜理愈求愈非若理焚絲旬有五日而後定頃始具疏草冊草先關白當事俟報可而後以聞屬傳材官還謹附草先上復命冊式亦嘗屬楊副使草創之竊謂體主簡明直指易

木田集

卷之九十八

六

見彼囊中無復摘發論報狀意不可之簡書謂何毋乃太簡會軍儲事急置之未遑會部使者西行楊副使請急從之去矣茲幸翁首事此吾後事者之師計端午後過城南胥會于都亭之上翁幸惠肯當一一受成馬首俱東春草萋萋長矣頃數多病徒令游子思故鄉顧王事未終義不可去俟西行畢事就翁圖之不盡

大司馬譚公

塞上得翁錢塘書計入朝有日矣謹遣材官執鞭弭代不肖負弩于郊契濶五年相違咫尺心所嚮往其

懇懇可知然邊塞一聞翁來莫不振袂彈冠投石超距若與不肖共喜之者且翁壯猷具在居然天府金城每對亭障如奉顏色獨以此與同事二三君子相與慰藉耳初擬歲終可畢薊事計程或尚未能中旬當過昌平相去較近即未得相對猶時時可相聞羈旅之人未敢脩賀尚容它日申此惓惓

又

頃二三君子數求多于端人當事者卒明威福以尊朝廷數十年僅見此一舉正人心定國是其在斯乎公嘗自命龍蛇時潛時起即泥蟠固自若也豈必天

木田集

卷之九十八

七

飛世多葉公直好畫者耳彼或以千金求良史而公則以真見疑吾黨睨而視之一何諄也主少國疑海內方望公作霖雨願公安意爲社稷計毋問其他別議軍儲幸公早定不肖留滯久矣俟入奏乃東行敬告下吏

又

次保定則以翁經略西關之命致孫中丞中丞銳志通才亦既敬諾及昆出閱關塞其間脩廢疏密視薊相懸蓋東鎮山險而邊齊邇來日就畫一在西則川谷雖深山則少險埤垣出入斷續邊腹不齊既無一

定之形安能有一定之守已檄原任薊州管糧通判王建沿邊相度臺垣其人方在陸沉任事不如嚆昔而此中難與慮始亦憚力誦舉羸方擬建議善後事宜併疏其狀幸翁奉 廟略先發明命赫然督府已屬故遊擊高廷相新遊擊陳伯懌二人經略其事孫中丞才力足賴計彼任之無難第兵少而用力煩非假以三五年不可其將還報殿最疏草先成懼以顛謬失人謹封識馳上請命其間失當甚者請一一指摘提衡幸甚

又

本函集

卷之九十八

八

不佞未睹大體徒欲以錙銖升斗增益太倉翁獨不以千慮而廢至愚視此錙銖升斗不啻千鈞萬石由是則羣策畢舉即千鈞萬石至矣豈直車載斗量哉左郎至即以封事上之大司農公方以九鼎視翁一言計必皆得所請適大司農公書至猶以丙寅經制為辭然自隆慶以來通奉成命者多矣非歷稽往牒惡睹其全茲幸俯而就之庶無沮格乃若歲省之有無多寡寧足論哉顧不佞人微言輕謬當大議懼聽者不察直將謂偽增為名 君父之前寧詎若是故復舉此自明耳民運之議戶部不欲以此開端 國

家視薊異於各邊而各邊自視亦非薊比乃今以歸餘而覲非常之惠各邊自難藉此為辭况監兌部糧內外各有專職其事良便使徒倚辦於督府督府安得數數以催科故從他部中繫藩伯若羣有司乎且論至而不行則權益削通益多論至而亟行之恐主爵主計者亦或不便要之無一可者也初計疏中條列諸目恐紛然無章計必兩部會議覆題不用一一分欸似為稍便惟高明裁之是日兼程東行不旬日出關矣遼陽之事益草草屬有邊工之閱畢事當以四月為期前途客次第具陳不備

本函集

卷之九十八

九

督府司馬張公

邊堡之議悉受成於公而後以聞頃疏輟工竊計必嘗關白於公矣得手教知庸營相去稍遠而諸工並舉有期遽爾廢於垂成信乎良工心獨苦矣故當事者虞掣肘築舍者病道傍皆是物也如必不可已願公據實而請命於朝或以垂成者刻期成之不者姑待後舉亦無不可此大司馬意也高明察焉

又

頃辭貺命極知不恭第君子以德愛人或不以此相督過十議無當邊計其有一二近似者又皆自翁授

成翁不自居而復歸功於不佞不佞愈益愧心矣增折糧濟清勾二議竟成虛談大司農自有經國遠猷非不佞所得與聞也在本兵率多俯就惟翁加之意焉邊牆一議不佞亦知其難歲儉興工亦或救荒一策况財費可請之內帑即十萬以下當事者或無靳焉如不可從惟翁酌處不佞未嘗敢自必其言之行也據案草草不具

又

居不浹旬使命凡八九至聞島民復業翁所全活者不啻四千四百人且于此有百世功非一朝一夕之

本朝集

卷之九十八

十

澤矣讀請餉諸疏未嘗不爲翁感額分憂今邊事莫急於遼而度支之餉遼者不急遼猶異姓子也即以幹蠱見譽勞如之何及聞裴承祖死夷酋帳中則又勃然變色執政以其損國威甚也將必詰首亂者令彼斬其頭來謝其後許之進貢如常翁之所注措者已得體矣遼故多事奈何益以此哉使者相繼東還併具一札報命

又

遼陽警至當事者東顧皇皇不佞竊謂翁在行間彼何得一逞尋當遁去既而得翁疏言虜去狀果然夫

虜睨遼陽猶饑鳥之啄困積百麾百至彼其鴟蹲而鳥舉終不得一逞以歸則翁坐制之有成筭矣疆事未解輒幸而教不佞者疊疊數百言不佞受而讀之敢不知重

王長公

不肖適有天幸幸具父母幸父母並受三朝封明年則又幸偕老矣顧不肖無足以壽父母者頃將過吳會就足下謀既而乘傳入京師計亟發使者往屬人言至不肖力引去將甲前請于吳羈縻公家猶在行役會前門方講武事待使者至而後徹兵遂不宿而

本朝集

卷之九十八

十一

趨湯泉旬有二日而始畢事乃今而後能脩尺牘戒材官行其鞅掌可知已老父以明年正月九日老母以四月十有七日爲孤悅之辰願得足下一言即松柏岡陵不啻也或序記或聲詩惟足下命稱觴之日且近幸母後期老父即田舍翁然少負奇氣博學多能蚤歲喜談兵習韜鈴工技擊若占候遁甲堪輿醫卜之術靡不畢精自不肖通籍爲郎絕足不入城市曳敝衣履恂恂下人老母出名家性端靖遇中外有恩門內之親無不多其賢者不肖數奉教于公家伯仲備在通家無論世講即二親咫尺之義不足縷數

足下必且以華袞傳之子與明卿亦嘗有是諾第相去踴遠恐無及于稱觴願足下毋距塞上無以為獻聊以方物數種為皮閣羞具在別狀高明鑒入

徐大恭

驛聞使君攬轡出塞護都護軍翱翔兩驂一何壯也捷至令人愈益躍然豈何奴將為使君解醒先納頭願為飲器抑或行間載酒重董故以三五來歸如能輦三百石以行則彼甲首二百其無如矣不佞欲賦鏡歌以彰其伐方事奏牘未遑昔人誓欲痛飲黃龍有志未逮吾黨賴天子威德直將釀酒龍庭它日銘狼居胥非不佞不可使君為酒主人則美矣願留月支以醉上客何如

王相如

薊門監司故多賢者顧往往蔑視諸將諸將不無後言自使君徙薊門諸將始揚眉作氣蓋先得其心矣由是而驅之湯火宜無不可况伐謀制勝乎哉使者將命問遺虔此陳謝

徐子與

僕自塞上還報始從敬美受足下書損貺弘多僕何足以任此足下居省會計此時方有事澤宮它日得

閩中薦書文爛焉豔心目如見足下元美在楚步文物必多神奇即明卿黔中亦將鼎立一何盛也李狂見客得王可知彼其布衣翩翩宜若可近往僕在事則彼中人士以不目攝李狂願足下直以心近之毋為彼中多口地知足下遇李狂不薄僕亦非薄李狂也行者為李狂蒼頭未敢脩問都市中信使不絕他日圖之裏言且掌楮中不次

顧聖少

頃自塞上還報兩得足下書子與在閩知足下得王矣元美入楚敬美待次都門謝老復歸漳河聲聞稍太雨集卷之九十八稍相及足下果北第與閩帥吳京者俱來元敬好士之名減于時昔力弗逮也邊行幾五千里亦多奇觀足下所云則皆秦關以西屬之王司馬矣外一札致子與願介足下其他另有復也不盡願言

潘別駕

頃不佞急君侯且欲為邊邑微惠承命退然自訟不佞於是乎失辭再勤報書知得別駕君侯復以不得親民為快快不亦志士乎哉夫以親民則郡不若縣而郡別駕尤不若縣大夫固也然各以所主者用職則亦日可見之行君侯猶懼擁闕而不及民是心足

以郡矣乃若以儒發家則武著在君侯自負則然
無論伊周即仲尼未嘗以文事廢武備儒而不武者
有矣即善用武曾何害於儒月幾終除目且下但得
何地願折簡示之獨其地當論兵惡用自閉爲也不
佞以戶部軍儲之議稽近縣兩月有餘茲入奏將行
矣贈言及授繻謹如命他日併致之

汪符卿

公以直言出居外海內益以謬謬重公不佞辱在宗
祔不啻身有之耳 新王召還右掖吾道幸哉新都
二三大夫寥寥 闕下聞公至則一鶚可當累百惡
木蘭集 卷之九十八 十四

論故國無人不佞在使者間相去百里而近怒焉未
見嚮往可知茲出遼陽計五月當過保定于時取道
城下期公若太史公傾蓋一談鮑郎君謂公將使人
西南行茲如指授節以往屬將上封事信宿且行凡
百容嗣布

方思善

不佞舉季子于楚蓋與不佞同月同日同時云頃歸
寧則家司馬謬聽行媒妄求大耦太翁則以爲氣味
相近惠然可之一言而結二姓之成將爲越國後世
蒸嘗之主此固高年長者負俗所爲然鄉黨州閭聞

之莫不舉手加額稱甚盛德介期願也不佞八月入
部方因公私畢事山陵復受視師之役日在鞅掌未
遑起居茲在薊門敬屬材官一通竿牘親家賢聲籍
甚固當雄峙中原異日三事六曹寔自方千里始不
佞備在肺腑愛莫助之柱石之軀願言珍重行間草
率私布不盡願言

陳達甫

昔太公望以大耄鷹揚然以用武顯觀丈人所爲曹
處士狀豈不矯矯乎哉古有伏生方斯蔑如也僕在
行役曹使通問則已愆期它日當載丈人後車今則
太蘭集 卷之九十八 十五

不暇瑞州公既血食丈人喜在手足間仲魚家食而
能具旨甘丈人當自此日加一斗矣僕思颺去願從
丈人分餘瀝馬塞上無以爲丈人羞憾也

督府石公

市議不容遽已與共有所挾而後從之也則制市在
夷乃今文告之以鳴其過因而酌處之以安其心此
自我制之或一道也 廟算亦不外此公以爲何如

戚長公

疏草次第將成當就正于元老本兵而後從事華翁
折柬謹封還諸將殿者大半先入按章所留則皆腹

背毛耳葉鱗陳伯懌似已推陞此中未得其詳願查明相報故人萬使君以星術占足下顧謂甲乙將或不利乙之歲宜謹備之僕願足下不廢戒心壹以飲食男女爲要乃若成敗利鈍則付之天使君又言其年僕亦有悔薊事非僕任也得脫鞬便揚去安能作飛鳥依人如督府轉而之他近則谷司馬遠則吳中丞可以當此公等念之

又

是日閱鞏華城大司馬期詰朝相見謀者報東虜伺關以內願大將軍就近備之不佞且自居庸而東公未回集
卷之九十八
未
毋復西矣

又

遼東之捷僕爲右司馬作銘勒醫無閭山頌上功德梁公已携繕寫者往矣適都下有邑人鐫字者病不能從事今已經旬病猶未愈願足下趣發徵人善鐫者一人給繻以往第命之持書速赴梁公所待命天寒地遠亦必能少卹之如遲則無及矣萬惟亮察
大司空楊公

猥承行役悉由翁示嚮方蹇拙濡遲方幸里事翁獨保釐幾輔勞苦功高第蒙昧而訕於辭無能揚厲萬

一顧泰山梁甫登封不啻七十二家即羣望爲宗惡用季氏族也

蔣直指

江介徧氓適有天幸重以神京舊輔借明公攬轡臨之燕陰偶出不虞乃今壹意操切庶幾有備無患矣山郡生齒蕃息故雖樂歲不廢干楫乞檄有司峻爲之坊良民可無懼耳遠承下問謾陳此言惟高明照察

宋中丞公

自南國寢兵江海之防久弛我公將起敝而反之舊未回集
卷之九十八
十七

隱然治未亂而保未危第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况南人嗷嗷多口視四方滋甚焉反覆來書知我公苦心甚矣捕盜之令視昔尤嚴恐難持久它日不激而流禍必至上下相蒙不肖亦或從傍贊一辭然未敢宣言以格時政兵備道似富駐劄蕪湖則江防曠徒俱可中制不肖亦嘗與馮使君言之矣彼意欲於寧國亦爲適中伏惟裁定叅將似不必設即翁見海公亦嘗言之高明鑒照

御史大夫趙公

得手教知已蒞南臺高廟之靈亦將樂有馮藉非

直都人士賴之而已大察伊邇知明公日在焦勞竊
惟大察視大計爲難南之視北其難滋甚何以故事
跡無稽而聞見易亂故也幸明公在視幽明若觀火
又何難焉備在同心聊復緩頰畢事後計召還有日
諸君子日望之

御史大夫孫公

今之邊計恣在雲中論事回天則惟叔兄一疏 聖
天子英明善斷雷厲風行特立敢言真御史事若不
肖自邊庭還報殊無一字之補即多言何爲上谷使
來復辱手教備在親暱叔兄往往以嫖爲妍自分無

來自集

卷之九

七

鹽徒勞刻畫耳代期且近尚胥面談師母安居無庸
內顧草草附復

大宗伯陸公

自公出舍近郊歲復更始河水欲泮揆柁有期憾無
能託東風而從之也鄉人有以布衣客頗解禪宗往
在雲間亦嘗飽公家香積矣公試載之後乘或可當
一比丘行者非不能自行僕特遣之相待耳席山徒
有大安者住山垂三十年其人既得師承可稱法眼
公方脩出世法大衆莫不皈依如必屏聞見黜聰明
則惟斯人可與語耳日者旅見都市中敢披露肝膽

自分神交已久臭味相同即深言之亦無赧色惟公
普照爲三世之盟學人幸甚

余諫議

天昨宗社 主少而國無疑諸君子兢兢補袞之心
則未嘗一日忘 當寧頃以 中旨求多言者願一
洗而寬之 上意未回復有是命即言未見信而諸
君子之心無不慊矣况懲既往杜方來此以不用爲
用者也謂非一言而其利溥哉

胡總戎

新港之師吾黨莫不多將軍能任事矣兩廣軍門報
來自集

卷之九

十九

至謂林鳳已泊澎湖而將軍軍語與招撫之計劃開
府必有成算此將軍勲業之資也俟南中稍定薊門
之事尚有賴於將軍更當嗣布蔣元鈞久在幕下乃
今果能少建立否乎予日望之願將軍留意

李都護

麾下奉辭伐罪出絕塞燔穹廬得首虜千百有奇一
時諸將無兩 君恩有待賞未酬勞承遣材官稱謝
省中已悉有功不居至意

督府劉公

比年閩幸無事遂議罷守寧兵茲復虐于其隣出我

不意及翁入境赫然以先聲薄之百艘游魂率踉蹌
逋遁古稱神武不殺其殆庶幾焉頃部使者上書閩
中士大夫往往告急相公則云俟劉公至賊不足平
今果然矣使至知已蒞事且勤咫尺之書不佞備在
前驅嚮往滋甚新總兵爲不佞宿將其人視戚都護
具體而微于其行亦不佞所推轂者也南中視大將
若兒戲譬則羈其手足而責之行持即此輩率多庸
庸亦難獨立知翁以家視國必能以子弟畜之恃翁
舊知遂爲之閭澤門下惟翁不以緩頰爲罪不任倦
倦

太田集

卷之九十八

二十

又

逋逃假息殊方公遣將擊之境外即游魂未滅兵端
未銷然而威加出日之區直將薄遠人而視其餽凡
諸境內無知蠕望者安敢復以怒臂當車乎粵人言
九十月之交彼或乘風而返即返亦必不敢復東然
猶必陳兵以示夾擊之形彼氣奪矣公以爲何如

方中丞公定之

海防疏至當事者津津喜道之悉已見諸施行矣大
計事迫羣議紛紛由此而益知外任之難殊爲可駭
追思疇昔令人動心猶之嚮在舟中坐視風波自若

茲泊彼岸回睨旁舟見其反覆顛踣無所措手足乃
知疇昔爲微倖耳

又

浙兵之議誠如宿將在師政府本兵莫不悅服廣東
海賊北走計浙兵力足以扼之於東甌彼或觀望於
閩海中彼中未遽能破此將不免老師三省矣會剿
誠非易事不知兄何以策之戚叅將亦稍知兵庶幾
可使若彼總兵則浮誕客也倚辦爲難兄當辨此矣

廖中丞公

承示降王欲興淨土此古今希有事也公所謂神道

太田集

卷之九十八

二十一

設教有味其言乎于時計將息肩西陲得代有日矣

程子虛

譜序之役負諾責者三年復承命使貺之則爲僕壽
者烝烝厚矣詩一章而爲韻五十即杜陵猶以爲難
不自意犬馬之年得之足下頃戒門者毋內諸賓客
饋遺獨禮幣自足下來殊不欲謝蓋誠重之矣譜序
從冗次脫藁亦近千言借曰不工大不出疇昔之指
屬周公瑕作書以備人梓會其人病偶有窳遺俟病
愈當彊彼更作之它日卻寄歸使以歲杪求去甚急
草草附此不莊高明幸察

陸徵君瑞嘉

從使者得寓書知足下爲有道之士既而獨讀諸
復知爲有道之言及發足下所上書則又知爲更化
善治之第一義也 聖明在上方側席求言第身隱
而求顯其言即不失爲布衣言事之體假令 上問
上書人安在公車令將安所致詞乃今執政若卿大
夫奉 高皇帝約法惟謹將欲徵辟召對則近世罕
聞故不佞願爲足下三緘之或亦非進言之會也不
佞棄文墨久矣比將從事釋氏治心之學而猶依依
於儒者治世之間譬則襲左袒而楊玄端懼足下方
太函集 卷之九十九 三十一
以爲異服而進之矣來書謬相引重敢不避席乎哉
歲杪部事紛紛不具論論世道大抵如此

太函集卷之九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四十八首

戚少保

舍弟此行徒以數年契濶期公一面於百里間僕直
以信宿爲期不欲其久且遠也吾黨道義骨肉何嫌
何疑第世俗多營營不知有矚然蟬蛻者且人情訛
訛羣猜易乘弟亟遣歸勿令人知踪跡爲幸

殷大司徒

弟始入部尋具報書授粵使行彼中士民紛紛言苦

太函集

卷之九十九

三十一

賊狀願督府亟發兵擊賊不且無及于瘡痍弟告諸
公粵之病猶癘也蓋五官百體且病矣必如昔之急
閩者急粵則它日有粵如有閩假令徒倚辦一人卽
諸葛在事何益此時太僕之積幾四百萬而度支水
衡大官三府亦皆有儲願自太僕歲發三十萬以事
粵計三歲以爲常遣將發兵悉如閩嚮者法足粵事
矣諸公唯唯或以爲然獨坐劬勩未及面申于元老
人言自南中至弟猶不免於臺郎 君相優容卒從
二大夫皆如故顧生平斤斤自立凡以爲名高皮之
不存毛羽安傳故山具在弟且從此歸矣安能數以

皎皎受汚邪伯兄好為之假三十年他日白首歸故鄉耳不具

王太史公

頃緣弱弟及門得習謁史謬承折節私心意氣相期即不佞蒙詒明時鏐幾及骨獨明公察之衆惡諒其無他特達之知什百平仲得請舟行五挾日而艤歛浦屬舍弟道病既就舍而病日增湯藥相依凡四閱月幸不即死莫非寵靈驛聞公首官僚驪動懸寓不佞備在宿昔寧無咕咕自喜者哉惟公為宗廟社稷計勉矣加餐不具

太史集

卷之九十九

許太史維禎

去國五挾日而抵家則不肖之身輕矣歲首從郎君得書惓惓於今昔離合之故即不佞江湖天放寧無子牟之心乎歸來舍弟病孱已則羣兒女病痘頃之老妻復病幸而舉安夙夜皇皇俯仰省視不暇即澤雉之神王矣顧安得飲啄自如由今而藉寵靈舉室庶無疾病即半菽可當五鼎勿問菟裘少主聖明不忘忠光聖學啓沃百神所勞願言加餐非直為邦人闡澤而已

又

公遺書有言都門如秋里門如春居廊廟而心江湖誠有味乎其言也吾鄉山川峭激其人疆直不回卽羽翼不無差池則所如有遇不遇耳公方挾夔龍之資遭堯舜之世當使野無遺佚熙熙然登衆美於春臺無論里中矣往年方定之坐白簡執政亦既察其不然當事者必俟論定而後明則納言之度也乃今廣浙江西勘報遞進蓋不待辨而彰彰矣相公幸公惟求材為汲汲固當及其未老而用之顧體貌並尊未敢輒通介紹自昔人物臧否之辨則必孚于鄉黨而後達于朝廷肖湖戚公華陽徐公皆由南國而居太史集

卷之九十九

三

劉冢宰

不佞起里居輒感頽厭事以故自任疏節視苛禮如弁髦懶慢既成終不能化久之則羣猜衆忌雖宿好不能無奪心翁獨察之雌黃之間久而益信即不佞萬一不足以當乎仲翁直將臣鮑叔而僕之北望舊都無任嚮往不佞歸子舍中幸及二親無恙依依以半菽而當五鼎猶然得奉驩心倘藉寵靈白首庭下幸之幸者也于時主德日新耽耽耆舊久矣舊部

休暇恐不得久稽有懷願言勉矣自愛

王開府

大司馬公云新閱使者風裁頓殊乃知鷹鷂隼雀不同而不佞之自竄榆枋固其所也古北口小有虞可爲大誠明公及大將軍皆坐其斯爲善將將之明威矣乎不佞初歸二親顏色益豫自春二月迄秋八月稍見不同人子愛日如年逝將白首子舍幸矣 聖明在上願明公以生平荅之不具

又

昔漢武東封太史談獨以畱滯爲憾 今天子舉太

木函集

卷之九十九

四

祝修慶成禮乃昆越在草莽不獲從時乎時平得之不得則命也顧得日侍家君夕一飲而盡斗酒者什二三斯時也下無譏彈上無禁格固亦家庭之上願間里之極歡也譬則七政麗天而客星退次庶幾可矣明公獨以侈言相詡一何過情竿牘併及家君申命致謝

江中丞

日承貺命山居不能少酬于時節鎮四方惟公資益深而望益重卽列卿虛席宜必首公然枹鼓不聞四郊無壘藉令少遲歲月亦無不宜不佞庶幾得公之

心矣家食踰歲視艸莽賢於長楸第玩惕居諸不知老將至矣幸而二親猶健菽水可以相依卒歲優游聊用此耳屬驛丞周良材趣事宇下附此起居丞爲閩中舊吏其人年力方殷相從幾餘十年醇謹足任奔走南埜地僻恐無以自見於牛馬走中願幕府以它事試之或亦能報效萬一一官如芥毋爲蹂躪者所芟則亦器使之一道也高明幸察不盡願言

又

頃附劉保昌書計尚未達問遺屬專使感激曷勝庭下相依亦中年希觀事也如以三公而當一日恐亦

木函集

卷之九十九

五

不得者侈言之耳乃若人子之心不願乎外寧復知世上有三公邪家大人猥辱寓書尋自負郭致之舍中矣使者迅發未及報書郡中違言幾致禍亂不意吾黨爲之嚆矢卽公自千里外聞之當亦震驚幸而羣情易平其復不遠自今當無間矣內台伊邇計必取道故鄉煌煌北行猶得祖公東郭之外外承下問謹據私臆修答之極知離婁借視於自然亦不敢不盡其愚直餘觀面悉不宜

李明府

不佞居 闕下業已汲汲君侯頃浮淮而南一見而

鄙心降且悅矣縣諸生以學田來告誠踴躍願記之歸來踴躍庭日視妻孥湯藥雖許丞之程督者踵相接也竟謝不遑秋風生病者畢起然後乃可修諾責芒芒然不務求工因介許丞奏之將以就正諸行部者私語不佞皆首推轂君侯邇聞計部以催科抽陽城然則誰爲倪寬者雅知君侯任道之器孳孳撫字自如故記中亦入片言竊附知已君侯之倪寬固在於司計何尤堤工方興夙夜太勞苦矣山帶閣集尚度坐隅俟刪定報命不具

李都護

太函集

卷之九十九

太

山中驛書罕至亦不暇更問四方使至知羅旁功成君侯不世之伐也全粵自此息肩矣卽不佞家食聞此而喜可知承遣二倅不操右袂而至非常之惠不佞其何敢承謹歸之高門庶幾陶杜在耳德意殊厚心竊銜之

徐子與

鄙人幸釋負擔逝將白首子舍卽平生家語多矣庶幾繇此一洗之得請以來未嘗不欣欣自快于時倉卒就道卽莫逆如二美不遑贈一言以爲華得足下新詩四章揭之庭內不啻錫爵而被袞昔敬美自謂

得一言于于鱗相印可解然則足下之資鄙人者侈于于鱗遠甚藉令鄙人不敏視一戟何如相印哉

王敬美

出宿飲餞獨荷綢繆戀戀故人無復如次公厚矣既歸子舍幸及二親康寧獨舍弟中道病羸歸而骨立岌岌幾殆老親何以解憂湯藥相依凡四閱月乃間都使久絕嚮往徒勞西望鄖關董多䟽節卽公等不以爲討不佞安所逃罪乎分封日近使節將南秋風生願携弱弟訪公五湖之上

譚大司馬

太函集

卷之九十九

七

歲內舍弟病甚幾不可支已則兒女二三痘相繼也日依依以鵲鴿禽犢爲念山林樂事一切不遑歲旣更老毋病旬有五日而後愈幸家大人無恙日引斗酒之半醉者二三都使旣稀驛書幾絕不復聞朝廷之事久矣邇者少主躬祀南郊脩慶成禮公等搏俎九仞之上揖讓三事之間誠曠古之上儀明時之希覲也不佞甘心艸莽不能不歆歆然慕之昔大史公留滯周南卒歸之命信矣軍政竣事邊防課功公當此時委蛇輕緩入朝則修文德退食則治玄同風后廣成身兼之矣卽清明風自東南至能無忘

采真之約否乎春暘不若積雨惜人卜日東游凡三改而不果適舍姪超有北使度此起居

何中允

不佞賤工何敢爲般倖代斷明公高時天祿卽海內操觚之士莫不欣爲執鞭顧獨幸而授之斧斤使秦薄伎謬承折節進之交游之間卽衆口鑠之猶將以躍冶屬望旣而得請歸省加意惓惓頃從穎陽公使人乃拜竿牘之辱重以鄙言加災貞石且什襲寄之拜而畢登卽歲寒爲之汗下屬鄉人北上附布鄙悰草莽之臣不敢與聞朝廷之議惟明公爲宗廟太函集卷之九十九

社稷計勉矣加餐不具

胡侍御

驛聞一二時事皆非艸莽所樂聞大都過激而言不免翹君過而損國體往不佞嘗與使君言之矣願爲鳳鳥毋爲松明斯言果得一當使君否乎

劉憲副

王生受知門下最久迄今未嘗一日忘君侯嬰鑠老生輕數千里而趣函丈意揚揚竊壯其行色恨不能以不佞之軀送之獨喜紹介此生一通惻窳卽今四郊露積敵國解紛君侯于此時亟宜爲樂願裂醉鄉

百里土饗王生而侯之門下庚桑儼然柱史家法藁不佞依依子舍不能登右席而三耳

汪駕部

鄉人言足下善方度支相與戮力聖人之學近世吾鄉二三君子右勦說而左躬行遂令後進嘖有煩言相目爲戒茲得兩公崛起足爲往者一洗之卽不佞不能相從不勝嚮往使至遠承問餽感何可言在告偷安幸及二親無恙逝將白首子舍爲公等居守白岳黃山之間惟公自致青雲爲吾示亢幸矣

蔣侍御

太函集

卷之九十九

九

頃承問餽山中艸率附謝積雨滂滂及伏奄焉毒熱如焚卽山人散髮披襟無所逃避金陵佳麗計必不受炎蒸矧公高坐列栢間水霜立起祝融殆將避舍何有於酷吏乎哉

劉直指

驛聞三韓封事卽古之遺直無加焉雖受諫之難不能遽望於今日要以言進身退將日遷善而不知所爲猶之越人禁方投之未病但得陰有裨益足矣豈必瞋眈而後爲功邪

劉督府

杪歲紹介奉書冒然以材官進賴翁大度不賤無能
拔之末行授之一旅人知不佞以言見信藉有榮觀
乃若踴躍奮揚要非一夫作氣而已昔馮唐一言而
魏尚進聞者至今偉之彼已役夫非有雲中之伐足
多矣不佞相去數千里而爲之干澤安得如馮郎之
面陳顧言未畢業已授兵卽不佞人微言輕一旦而
賢于馮唐遠甚夫以蔣生之材安敢望魏尚他日幸
得一當鉅鹿固將援枹鼓鉤矢石又安敢負拊髀之
思乎聞林鳳徒黨悉下固粵爲叢而閩爲鷗儻藉威
靈薄海庶得息肩所矣此時六曹更置翁當入內無
太函集 卷之九十九 十一

何觀察

承寄劉文成集乃今始見新編我 國家命世之才
惟兩文成並時王元美獨不可不佞持此議豈直以
作者繩墨之邪宋潛溪以文學鳴大都承宋元之習
徒以博洽稱雄耳不佞嘗謂宋公爲章句之文劉公
爲經緯之文卽無論事功劉豈出宋下公及斗山公
孳孳表章先達不亦快睹乎哉惜文成歿僅得行狀
一篇未足以發卽司馬公所爲銘若志又皆祖述其
陳辭自願今備考實錄及諸野史爲文成立傳傳信

方來則公名家事也公豈無意乎

又

簿君使者三至踟躕殆無所容比年積諾責如丘山
誅者四集猶之寡人多負急應坐收喘息未寧馮驩
復至矣方使不能信宿立索報書謹布皇皇之私靳
再寬假借曰偕爽則不佞豈敢哉

黃全之

周丞西來辱命之再足下獨以不佞勇退爲愉快又
復以難進爲丁寧惟惠知莊是之謂矣歸來擬著書
三卷命曰太函歲內多兒女情重以拮据未集春暘
太函集 卷之九十九 十一

弗若跬步不出戶庭乞言者聚索宿遁日不暇給義
和無賴安能繫鳥三足而闔崦嵫乎自今將遣仲蔚
蓬蒿塞硤中路庶足展吾事矣方卽沅守南度支新
詩足爲于鱗優孟卽海濱鄒魯其才未之或先藉遇
若翁于君前雖名而退之可也不佞知其爲足下通
家子因旁及之

郭建初

歸且期月幸及二親康寧卽享蓬蒿視圖南無讓矣
往聞羣小無賴自不佞發之其事屬之金吾惟所廉
察吳兒自作之孽卒抵士師行者固不知其誰何安

所高下其手也及吳君子爲子胥計多口債與足下
曾未知其所由來顧獨排橫議而白不佞不佞安敢
望尼父萬一而足下入室之才什倍仲由卒使羅雀
之門惡聲日遠何幸何幸徐天目叙滄溟集其詞意
皆先得不佞之心汀州祠事必俟此公出境而後可
行附復

王仲房

往與江方伯公約是月上旬當乘小艇携偏提爲足
下壽適春雨淫淫轉作懊懷遂爽前期茲屆揆辰謹
奉錢千爲諸賀客取酒亦欲獻新辭爲侑及覩足下
太函集

卷之九十九

十一

入梓諸閔又復自廢嚮爲諸佛子作供殊類數音計
足下一笑纓絕矣人閩何時尚需嗣布

馮使君

里婦之見它人也不難爲容一旦西子徵之同車非
不歆歆然慕也有覲面目務以膏沐求工閉戶經旬
卽三呼不一出及其出也卒以惡駭國中乃今君侯
與西子較妍而不佞與里婦同惡然則閱三時而後
出者固其所也君侯不復姍笑而姑以善言調之卽
里婦以溺自窺誠不能掩其惡矣

張帥府

日承亟問愧未有以報之叅將吳京與君侯同起豐
沛者也乃今無罪見坐傳聞其指出於君侯昔張陳
凶終士類不齒京於君侯則部將也猶之爪牙也當
其同起豐沛時則兄弟也猶之手足也卽爪牙不利
斷之可矣如非其罪寧能忘手足乎不佞業已出部
中不當與聞諸將事顧疇昔相與共事安能爲弗聞
也者而坐視之乎屬閩使行艸艸附訊人有言狐死
而免悲者願君侯念之

吳叅戎

祝順通至知足下橫被彈事冤哉冤哉殷司徒公有
本函集

卷之九十九

十一

言此老以林鳳遠遜恐有議論乃借一將官自解將
官猶五金器也卽破卽毀得治民而器復成不過一
鑪錘之間耳殷公與僕皆有書致督府計彼或無深
求失馬塞翁未必非福不具

蔣元鈞

周伍至知舅提一旅戍福寧矣受事自今始它日將
十萬百萬要自一旅基之不佞所丁寧者第耐久第
耐窮第耐勞第耐下賤耐此四者而才不表見功名
不成無此理也浙兵更數人之手紀律數更太寬則
彼玩之太急則彼怨之必孽孽拊循與士卒同甘苦

下無怨矣信賞必罰令出惟行下無敢玩矣惟足下加意焉

方少儂

僕少年譚說闌及玄同自視不異螻蛄非其質也從仕既久初心頓忘適者偶與諸佛子學無生亦涉空談都無實義迄今結舌久矣承念宿昔慨然以至道相聞昔遇荊州陳中丞亦持三家之說與足下合僕方習渾沌氏之術無論牝牡陰陽輒折節謝之未請其概茲荷美意其將如成心何方在杜門謹謝不敏方思善

太函集

卷之九十九

十四

鄉國密邇踰年而問不再通自惟吾黨同聲室遠可邇故千里相應惡用紹介爲哉頃太親家枉過市居不佞尋亦報謁大都相索形骸之外毋事繁苛顧幸得聞德禮長者之言如從太丘而見叔度此家大人所爲心醉者也如不佞何聞司農講道畱都居然爲都人士祭酒夫道肇唐虞而歷鄒魯不失嘗齋自漢及唐斬焉不祀宋儒駿奔恐後將側足于阼階顧支子庶孫得在祔釋爲幸授之匕鬯懼將不勝東越奮興續緒如綫惜躬行猶多出入不無後言自是則伯佐假仁雷同勦說千金散帚誰則享之不佞中年亦

嘗深指時方游言用事卷舌不談天生司農力任斯道卽往聖來學利賴居多矧故國聞其無人可爲死者一洗之矣會子虛入太學附布區區司農方屏聞見而搏希夷黜聰明而觀昭曠儼然見獨幸僂指而示之

方子及

往從程生吳生幸睹足下所稱述大較遠宗子長子美而近慕于鱗若在空谷顧得聞玆然之音誠不自知喜之無從也嗟乎于麟已矣賴足下在不啻與之同時乃今騰渥洼之才富海嶠之日卽逼龍門凌漢

太函集

卷之九十九

十五

水直歷塊耳謂龍爲友者非邪吾黨備在醜夷固宜汲汲足下舍親思善氏幸託足下同官大方之家離立南國高帝之建首善不亦斌斌乎哉歲杪辱命先施如侍警欬春遙載道都使用希入夏以來一病三月百爾具廢迄今未平屬豎子有事白門力疾陳狀以謝不敏吳生以狂簡見客無乃太簡乎顧足下由由然客之固宜客履滿戶矣操觚委頓不盡願言候儀另狀

劉子威

往不佞客吳門猥承殊遇乃若汎舟張具則其緒餘

奄忽十年不忘嚮往吳孝廉將命來貺誠不知其所從重以懸黎兼之賜琬長者以宿昔故辟咷詔之不佞非其人寧不辟易公起江東儼然以作者命世乃今所親見者豈不煌煌乎盛哉顧驅不佞引前茅此其光寵不佞章章矣不佞輟業久矣又詎寧以其故爲辭方坐劬勩尚胥後舉謹介東人報命兼布鄙私序人祁寒第爲斯文加護不具

江民璞

公自中歲薄滋味屏嗜欲業已有年乃今特大造爲藥師藉天和爲藥物勿藥有喜其在斯乎僕病未痊不能躬省爲歡閨中偕老伊邇伏枕偶得一詩謹書扇頭以代當面

又

託猗中避秋暑顧乃坐困儀狄園中無論太函幾爲河朔焉耳仲秋之杪程漢陽幸過鵲居相期月之上旬同問几杖適部使者按郡日在市廛茲庚期漢陽必以旬之十日往矣承折簡招徠動我食指擬草傳俱往恐力不逮華忝名堂賢於稅駕漸江秋水既降最利水嬉試命諸郎君具扁舟即可信宿如何如何

陳達甫

仲魚且行力請酒星亭記昔嘗願爲丈人賦八十韻因與伯宿有成言懼將失期首從事爲汲汲猶之薛人德孟嘗君甚惡敢不共無用馮驩推牛業已先合券矣顧微良納苦其如力不逮何幸求刀筆文錦之華將爲無鹽粉澤是在元季不佞不敢知宵中後願結同盟先爲賀客嚙矢仲魚旦暮歸否不佞日望之

棗陽郡王

仁美將貺命至幸聞起居乃今屏榮觀修靜業茅齋蔬食獨飯一僧與俱卽什河間百淮南于王何有長君既親主鬯允矣無憂兼聞今國君追琢日新二介

水南集

卷之九十九

十七

弟供需日盛凡此皆可爲王喜者戀戀故人之意獨願長君蚤舉王孫大岳有靈隆命非遠直旦暮間耳番番二老天不憖遺幸而別王業已分封繼孫亦漸成立部中子弟老大彫零仁美輩二三人獨賴王一顧圓翁逝矣終不爲他人樂少年乎遠辱寄聲異日有天都之約僕一病三月幾不能支生平綺語空談都無實際邇來十方名德得諸耳目者什二三大都所見不逮所聞令人退悔王與俱者必非常人彼中諸祖道場冀得肉身菩薩王言日行八百然後西來此緱山王子之爲非雪山王子事也借曰同歸於道

不亦彼善于此哉往聞澧州仙姑未及物色徒拘文法恐涉嫌疑願王遣有覺者一叩之或可印證力疾執熱不盡願言

岐山鎮國

仁美將命至知不遐遺入夏以來病且三月二使稽程久矣今始力疾遣之聞邸第日新采食日振襄之原嘗高義非王家叔季邪僕居于舍中猶然以不及據新室追故驩為憾兼聞長君日事玄白雖在同氣不能朝夕見之絕俗遺榮加于王公一等耳它年板宅縵山之上必將叔季與俱于時甲第連雲即五城太函集

卷之九十九

十九

吳使君

胡金吾為少保公子其人絕賢少保公有社稷功凡有血氣者舉知之矣矧君侯與不佞皆鄉人也夫復何言公歿而簿責者未忘迄今仍掛案牘幸當事者皆於公不薄而其事又在君侯惟君侯仗公義而保功臣國體於是乎有賴非直以鄉人微惠也

徐大司空

驛聞河議廢格心竊傷任事之難繼聞明公復出東南知賢勞未艾矣然江浙皆寓內鉅服不啻分陝東西明公一再撫之即有周二伯事也在明公直左提右挈置之祗席而已勞何病哉頃聞東省下車相去密邇不佞故有采真之約幸得東道主而依之屬二親季年遊不敢遠徙倚東顧不能奮飛為憾耳從使者拜脫命之辱稍聞裏言築舍道傍誰識良工心苦惜彼中情實無絲抵掌一談獻歲倘藉寵靈老親無恙當着早帽為湖上亭長待明公物色之相對千頃之陂或可傾倒耳厚幣不敢卻業已拜嘉尚容顙賀太函集

卷之九十九

十九

胡直指

側聞按部歲周行將報命 闕下遠之為 朝廷引當否近之為畿輔畫便宜凡諸讜論忠言皆得面陳當宁南轅而度河洛過里門古人所矜繡衣白書是也不佞受厘宇下餐賜弘多獻歲以來久絕聞問大都奉明公之約法無寧敢慢乎哉茲屬郡內違言跬步不敢輕出謹專紹介私布區區鵬鶚秋風勉矣白愛

梅太中

翁以達尊而折節不佞修境外之好儼然以公子臨

之昔人居負郭而以長者車轍自多乃今御有元方
視昔人侈矣重以問遺之命敢不拜嘉新太史煌煌
高名故睠乎出公子後若不佞之卜公子者直將風
九萬而下之非徒褻然當世而已荒城地惡兼之暑
雨無良二三子無能爲公子留不共甚矣計日當報
命卽擢髮安可數邪郡乘之役曠日久而未遑大都
用執掌者什二三因湯藥者什七八公子行後卽力
疾奏之新堂成公子問名不佞謹以名質可否異日
將爲翁銘之東望不任主臣高明照察

梅禹金

太函集

卷之九十九

壬

圻南六郡古稱隩區卽自昔多材賢作者僅僅獨宛
翁雄距高時足下翩翩然造之譬則丹穴青田翼飛
陰和卽有目者所共注有耳者所同傾也矧僕幸從
宛翁于鄉大夫之後而足下雅善吾家兩生僕故好
奇誠願乘百聞而博一見久矣宛翁遺書再至謂足
下將以獻歲儼然過之生平憾不與漢武同時乃今
不啻履漢庭而游韋氏幸甚矣旣奉咫尺重以新
詩爛乎九苞之儀寥乎九臯之響奪目震耳誠不知
其所自來卽兩生緩頰先談猶不能如其百一手牘
三復如親見之第抱病方廢采薪不遑屬和使旋力

疾陳謝不盡願言

又

足下脩境外之交三命益諄諄至矣鄙人故拙客奉
負郭久絕車音倘然命駕過之敢不倒屣宛翁在無
寧足下敦不急而遠高堂且四塞皆崇山慎毋以鄙
人故而重只失趺也里言二首屬家弟書之扇端區
區情見乎辭願備出不具

少奎上人

僕入魔境幾至沉淪賴公願力弘深竟得金剛不壞
區區亦坐口業再落齒牙直下承當不失本來面目

太函集

卷之九十九

壬

居諸不待五稔如馳適大安至自匡廬談往事如夢
幻區區幸二親無恙卽一鉢一衲猶然可足餘生顧
戀戀故人之意不忘所不遺門徒問法于公者叢林
之體固如是耳乃公天龍八部種種具足迄今絕響
不聞一介之跡及山門忍矣忍矣屬大安西去附此
以當譏評大安高年發大弘願願公蚤斷煩浪發菩
提心幸甚

大安上人

公昔在楚亦嘗招僕入山相違五年始釋羈縛匡廬
舊約終不能忘第以老親在堂奉 詔歸省依依子

舍未敢遽離古城將命自匡廬來復蒙開示究竟無
常迅速誠知自迷秋來擬泝湓城頂禮蓮花峰下肇
林荒寂無主願載公東渡普濟有情倘秋近不可豫
期則明春決一行矣邇來謝絕交游脫落聞見第因
循結習未得灑然自如大都識神理障抵當安能入
四無礙智倘得同居一宿安知非後覺者哉

太函集

卷之九十九

三

太函集卷之九十九

太函集卷之一百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四十一首

徐子與

王仲房雅不下于麟元美而惓惓獨急使君且謂當
世之善與人交無出使君右者往年還自塞上輒欲
躡屨而西入閩獨資斧不充乃復罷自念老期奄至
及今猶足爲公子侯生過此未之或知安敢自後今
行矣不亦矍鑠乎哉往不佞嘗謂使君遇客多用情
寧復爲客紹介仲房自稱節俠計無他腸願分一席
太函集 卷之一百

縱其高譚則善矣有懷未吐尚需嗣申

又

負郭窮居啓戶而拜使命造次稱謝罪在不度迄今
陳詩於庭懷書於衷登幣於笥舉室自由然德之第
報塞無繇耳蔣生由公援手幸得將一軍而戍秦川
昔人第鮑叔蕭何賢于管仲韓信則進賢賢耳卽生
材安能萬一往者異日幸公在事顧不百鮑而什蕭
邪春和自愛不任惓惓

又

不佞病且三月迄今未平七尺僅存空皮骨耳使至

霍然有起色誠不自知喜之所從來重以多儀何可勝感病中每一念及文墨病乃益深乃今百日有餘屏毛錐子久矣承以子相武夷祠碑見屬不佞安敢望元美哉矧今以藥物爲餽糧不避方命幸不卽死當以歲莫爲期恐不免負諾責耳郭生感公知遇不啻生成乃翁泯泯九原賴公不朽矣丘君非一簿材惜小其用第析薪孤父妹亦未宜藉能爲尺蠖屈信則善矣力疾陳謝不盡願言

又

朝車過故鄉猥辱重問計畢聞進右轄乃得江西于

未田集

卷之一百

十一

時元美明卿相繼解組獨公歸然外服幸得敬美與俱德甫若王孫可相朝夕亦云適矣不佞依依子舍把臂無繇屬匡廬高僧大安客肇林三月于其返謹寓書敬美專達之此僧垂老之年發大弘願明年春夏之際建水陸大會于匡廬願公以地主爲功德主人天尚亦有利哉

王子中

傾慕有年車騎幸過怒如之腹望矣杪歲使命至適堂上有車馬客使者不待報書而行有懷詘然無繇補過從蔡生拜命之再知長者致意惓惓卜日東游

敬修成約春來積雨如絮三改卜而不果行倘賜若可期鵠首東矣儒釋故無小大惡可登瞿曇而下仲尼長者以是而非五臺敢不敬諾不佞方自饒中入市乃不及見蔡生役夫告行草草陳謝相見當不遠尚需面質之

殷大司徒

父母猶天地也非直生之成之亦且蓋之容之耳人有所憾天地安能一一自明其無私卽如積雨苦人不無憾者豈以其故相反而直以秋陽暴之邪嚮所云紛紛息爭就一事言之也今若此是繇已治而焚之卽三縲不能無過勞矣昔田叔焚梁簿古人以爲善處人骨肉之間弟不才願爲田叔二縲無所用它日面公子公孫付之祝融耳始承命卽示長君長君自矢無它卽有後言亦驕子故態彼方謝罪不暇謹附聞

王開府

舊議以公代楊令公乃今西矣固又將爲吳令公地也僕在艸莽久之不聞裏言廷議邊議若何願聞梗槩儒生紛紛言西市非計此直以耳視者固不足收第恐瑕璽日生何以善後乃今廢戰罷守卒然何以

應之且聞邊費不貲或將取給於饋餉往雲中脫巾者屢矣乃今操下急或變生不急或尾大上谷視雲中差勝可無遺慮不平僕非抱杞人憂徒亦爲愚公問耳

戚長公

長公宣力四隅功成名遂迄于今始艾而其所未艾者不亦峻茂乎哉不佞先長公艾者三年歲勤使者上及二親下及弟子乃今期日近矣謹因特達之使申不腆之辭長公名實在太常知交傾海內固知爲壽之日修辭之士如林備在舊知知不以葛絲而棄水曲集

卷之一百

四

宵蒨矣長公夙受基履之訓乃今無忝所生昔齒疾自託于赤松脫屣者率以此爲口實要以卜近周八百莫非尚父之年今之營丘義無所託故筴中不及進履而以賜履祝之辭雖不馴意獨至矣儀未成享知在優容道昆頓首

又

歲八月遣賢子薦履轅門迄今尚未歸報何沉沉至此也仲冬拜閏月之問稍聞裏言日者晉卿居中固宜目攝東略而甘心之矣君侯在事日久備嘗險阻艱難金須百煉然後精政謂此也乃今楚代晉爲盟

主諸侯得少休乎春陵橫被人言復徙上谷僻遠莫詰其故使至始得聞之夫協同而和虞廷所以成揖讓之治乃今主于不黨不曰無所爭乎襄毅公祠不識可與襄敏並祀否姑待報命乃修前盟二親垂老月異而歲不同世變波流誰其砥柱卽當世固將避不佞不暇寧聞不佞避世乎哉使者以單騎行辭不任籠幣卽衰衰無以爲報高明亮之

又

襄敏公奄忽異世無能以百身贖之卽世祿金吾猶未足以酬地下不佞竊比于莊惠將何所用吾情始

卷之一百

五

聞輒爲閭外寒心知扞格自此始旣而王劉方吳門君逝代一一如屈指預計之獨上谷之徒春陵蒯門之起閩海皆出不意要之閩海爲大司徒推轂柰何竟後南海乎哉而上谷移師不知所出或以人言而左之或以邊計而右之皆所未喻也送中丞文何敢以例辭避願示衷曲計同一紆不平襄毅公祠不敢食生前之約獨病懶遲慢固無他腸愚意或襄毅襄敏並祀或仍專祠願示當否以便從事晉爲盟主固宜東表之不知車駕而正轅則其所也長公請罷不許自當以皓首委國家不佞爲公作苦不遑何敢

言事獨陳伯樸中道而蹶殊孤疇昔之成乃今白簡未乾寧復他覲古人不弃惟蓋卽狗馬亦在不忌如將骨肉而生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凡春秋課功誠願以功補過庶幾埃其日至寒灰猶可復然不佞敢爲故吏干澤者以此

郭建初

僕慙愚慢惰人也丁年視儻然禍福未嘗入于其心獨於毀譽未能忘耳由艾而往乃知名實若賓主然卽賢主未必一一得嘉賓亦以倘然視之而已若閭中功罪但得一二知己者知之足矣寧敢必天下後世由集 卷之一百 太 世邪秋後接畿內薦書三索之不得足下愀然廢書而歎夫何歎也何許二太史公在事奈何從吳坂失孫陽哉願足下一以倘然視之直附徐使君南歸爲寧親計若澠池之翼胥後舉耳

鄭宣州

二藩使還幸得君侯消息署中獨持脫粟卽太夫人庾閣無常珍顧居然飲噉盡驪則太夫人賢矣君侯方擁二千石斤斤以清白悅親不亦善養乎哉無用口體爲也不佞一病三月迄今未平承專訊以多儀謹力疾登受猥辱慙慙下問誠知不自滿假而取善

無窮乃今三郡鼎立則皆楚材君侯以恭儉簡默擅場信乎隣國之民仰若父母無它聞也太夫人深居郡閣宜有故鄉之思母道之常大率類此君侯之絕鄉使善矣乃今固當依太夫人膝下更復何言揮汗作書附使陳謝不盡

方思善

白下之訊屢至久矣不逢都使欲報未能徂秋家弟遠遊冒然見客歸述禮遇周至感何可言二親具在季年喜不勝懼卽不孝無能愛日何敢復問四方太翁健食安居正足下移孝爲忠之日也三歲郎潛行太由集 卷之一百 七 將課最太翁覽揆伊邇計必爲壽而后行馬首秋風不佞謹待之東郭耳虎臣數有酒過世人往往以跼蹐繩之卽有寸長不自意得一當足下歸來業已斷酒視疇昔愈益可親第負不羈時有出入願足下比之三尺庶可寡尤南省事稀且得與方曹長相出入儻然親舍無恙誠願攝衣從之凡百尚胥晤言不具述

又

虎臣行卒卒附一刺入夏病瘧迄今三月未平嘉禮單恩司農例得進秩一考甫及計可免北行第太親

家覽揆之辰適與行會其將酌酒鍾山之上以當陟
岵可乎大司成已就成均計得相與朝夕誠知臭味
相似庶幾莫逆于心者乎新梓春秋左傳節文先奉
一部就正邇聞公所論次若著述若考訂者多矣病
中幸一一卻寄其斯以爲廣陵之潮時事置勿談不
次

又

何物王郎有如鼠雀頃得彈事一見知其爲狂豈謂
在庭無人胡以此動宸聰而下嚴旨事須行勤不
待智者而後明第彼有所憑陵恐聽直者且高其手
未函集

卷之一百

八

耳君相方以正人心爲治惟章惇爲莘莘泰之拔
茅此其時也乃今二惠競爽狂夫以一網該之高
廟有靈必將折其牙羸其角否則小人之道長矣其
如保泰何哉雖然寮之愬倉之沮卽孔孟不免焉吾
儕勉爲善而未能凡此皆善人之資也彼攻玉而成
器者寧非他山石邪太親家稱觴有期司農方待命
邸舍違迎養之榮願渺歸觀之歡心明發有懷業已
逆知之矣適不佞兄弟同病亦不能從賀客而啐初
筵力疾屬辭踰踰殊失故步會將親家之白下謹具
草以陳將走一介奉起居聞卽次于郊懼以屏履慙

聞者備在肺腑毋庸貌言高明幸察

又

昨宵命梅花菴覲得把臂爲幸薄暮乃聞多席蚤起
復困米薪尚需禮成容再訂約隨州與襄接壤往不
孝出入經之其後暫隸郎臺今則否矣其地僻靜似
於吏隱尤宜卽民間多竊而歸不煩臥治計程期非
遠宜促駕以從簡書倘入秋猶未踰期乃可免入計
耳凡百俟面談

虞使君

揚州之命不知其繇始竊疑之旣則爲使君喜世之
未函集

卷之一百

九

出掖垣就州郡不達者鮮不以俯仰爲隆污顧入則
獻納出則拊循亦各以時任職耳且納牖難于保障
批逆鱗難于治亂繩釋此二難吾任吾職良易易也
使君達觀者也故不佞敢爲使君誦之

潘大冢宰

往翁都太史事世宗不佞亦跂足郎曹幸得望翁
交戟之下自惟不類不敢紹介求通其後翁陟秩宗
不佞周旋外服迄今未奉顏色垂二十年嚮往勤勤
不啻川谷之宗海岱顧不佞猶之細流稿壤海岱焉
能以此爲有無縣諸生程本中雅游門下亟稱翁折

節當世雖不佞亦以些窳見收其言臺寧有微聞之
然疑並作適翁初度輒奏不馴之辭于時欲附竿牘
通名懼將以援上獲咎幸翁不加譙讓優優乎無所
不容聞者乃益信不佞之放言而多翁長者無絕物
也茲屬子壻黃立朝入監肄業肅此私布下情黃生
幼冲安敢唐突聞者惟翁澤遺函丈功在成均卽闕
黨互鄉皆所不拒儻然孳孳求益願與進而教之程
生自負不羈將不免於泛駕惟翁假手鞭策庶幾可
範馳驅仰悉惓惓率爾緩頰惟翁亮察不任主臣

江御史大夫

本園集

卷之一百

十一

日從殷司徒方開府抵掌論都人士類皆勁直自樹
無復麻中之蓬顧盛氣褊心不免爲當時側目惟公
豁達大度于人無所不容不佞傾耳聽之不自知其
鄙之前也近日之捷則司徒公先已言之此非骸髀
公直以腐肉齒之耳干將之利始發於硃它日將欲
善藏胡可得也歲杪羣兒女病痘迄今始平獻歲老
母病脾卽亦無恙勞人草草出處皆然獨心遠地偏
不失其適而已

郭使君

聞使君出居專城乃在三輔或以諫垣貴倨不介卿

寺則參名藩卽陳臬又次之于二千石何有不孝則
以使君之出秋浦有如汲黯之出淮陽黯得淮陽而
義愈高秋浦得使君而地愈重矣不孝備在隣壤猶
然聞大澤之旁流彼都人士喁喁嚮風概可想見計
下車伊邇無繇墨經而拜前驅敬戒僕夫私布悃竅
不具

裴職方

省中得藉曹長蓋以掌節東行及不孝歸寧奄忽五
稔無祿先慈卽世越在倚廬驛聞曹長進職方典邦
政竊爲戎行私慶卽深墨幸一解頽乃今西陲貢使
日勤東廐首功日夥中國于擷日肅粵南京觀日崇
曹長緩帶舍中折衝具在卽方叔元老非公孰壯其
猷不孝苦塊餘生庶幾得奉家嚴饗太平之賜爲庸
多矣茲舍親方大行還闕下附此起居不腆爰爰
非敢言賀惟高明照入

王長公

次公使秦中道乃在除目無論次公之才之美起家
幾二十年卽在南宮可煩拾一方岳乃今由禁闥而
使由使而補藩大夫豪傑何辜一何顛倒至此頃聞
南廷尉之命於故中丞固無所加第舍衡霍而凌岱

宗留曹則泰山之梁父耳徐太室公方在楚計此時得代且行往子與寓書謂公梓四部業成矣乃今拜賜充然盈庭其間習見者不能二三計非旬日未可卒業自漢司馬而下韓杜並稱大家韓當公者什之三杜三之一近世則成都得公之博麗而未醇濟南得公之精美而未大其餘勿論矣公嘗以玄晏見命異日者勉圖之先大父辱名言不啻以隋侯而照隧道其斯為不死之鄉矣歲杪家弟病甚春莫乃瘞承公家伯仲懸情敬告無恙秋來擬挾家弟有事舊游如棘下猶可暫虛當從公祇園聽法山中無以為好

木由集

卷之一百

十一

不勝倦倦

又

江季子將命還報輒有異聞迄今未睹彈事全章僅從驛書得跡目耳夫吠日者吠所怪也此猶可言甚者力詆伯夷濶而魯男子淫則射天者之為也難為言矣藉令吠者嚮應射者蹶張其于天日何損第堯舜在上累然驅稷契為巢由不亦異乎要之三尺之喙彼為雄五車之載公為雄彼吠而羣射而耦者曾幾何時而弁州之天日差長耳將為先慈微惠不朽竊計紹介有日布此區區獻歲殤我元孫俯仰增

戚倚廬拜命使之奠重以文辭布告凡筵所不一言一淚一淚一拜者非人子也會家弟暴亡其室稽使歸程家弟屢空而再遭喪力竭矣重以二勝三女一旦無依即不孝蒿目憂之無能為畫公遇家弟殊厚聞此而戚戚可知頃遣人上書已下大方伯計上視朝後覆疏且行倘藉寵靈幸而得命即遣家弟申請記室庶幾得一善言寬之徐使君無祿而終詞林之豫章壞矣讀公詩五章庶幾九原可作副封之論不孝亦當勉圖

又

木由集

卷之一百

十三

稱官氏狀錢塘君怖柳毅不亦壯哉乃今不用壯而陰甚人故吾當不免耳彼此皆猶轉燭弟安坐待之

又

無祿先慈即世不孝昆弟亟欲乞一言以光九地不啻珠舍而衣歛之方待命秩宗未敢自便幸而得請二暨復依依為管屢留適舍弟新瘞計可匍匐就道不孝守在草土謹百稽顙而遣之往以荒迷而狀先慈不自意得當一眄茲無改于其舊願抵長公為志若銘良月生明祇事封樹計期伊邇家弟母淹遠遊惟蚤卒業而付良工庶幾無爽屬家弟長跼而待成

命不勝惓惓三致意焉公集既行諸挾策者並廢家
弟修疇昔之諾督促不孝作公前呵謹力疾課之極
知蹇淺要亦伸其臆說無取雷同借曰不文置勿論
矣書來得子與死後事扼腕久之相從以有事爲榮
何敢方命且子與于不孝莫逆義無所辭門人方士
枝從家弟而有所請其先人亦良士也家弟或能面
陳惟長公與其進而面命之幸甚篋幣另狀惟高明
鑒存

又

家弟歸述吾文奇觀甚具隨奉手教閱焉若拯苦海

本函集

卷之一百

十四

而航之亟欲脫屣而東病未能也傳聞仙師命期委
蛻四衆聚觀自分凡夫無緣利見乃若辭世一章章
十句跼然希世之音吾丈得于親承固宜無餘蘊矣
于時園中精進羽翼計日可成復欲東問鴻濛禪期
且迫家弟德吾丈爲其婦銘謚紹介代申未遑會次
公膏秣入秦併此修賀倘然紫氣西矣異日者願乘
秦使歸之比來二豎依人良月乞靈白嶽明春決策
東下叩所未聞副墨有續入者顧廬中集未竣尚胥
挾策就正

王次公

始聞公使秦尋以藩大夫蒞江右夫近臣不外補使
未畢不徙官執秩皆破常律以待公則以非常之士
目攝之矣顧衣緋衣擁黃蓋坐對匡廬殊於公不薄
有味乎達者之言目攝者其柰公何公行矣

又

徂冬得宋開府驛書乃奉長公手札于時長公卽主
公業已奉檄而西獻歲起居長公兼問公狀則又知
公無恙于于然樂有五老而安之嗟乎吾儕受命于
天猶之五金受命于冶命之鼎則鼎命之鉤則鉤藉
令躍冶而自以爲良金不祥甚矣明卿竟中白簡依

本函集

卷之一百

十五

依惟一子與得侍同藩豐城夜氣屬天于今再見不
佞同家弟居子舍幸及二親康寧適大安客肇林居
三月而去將以明年春夏之際建水陸大會于匡廬
一大因緣吾儕不可不與已寓書屬一比丘訂約長
公兼白華亭平湖二陸伯仲及殷宗伯操給事羅叅
知矣願公以地主爲功德主無幸大焉此僧非有所
求但得公馳一檄有司爲之護法則至願也外致子
與書乞屬置驛高明照察

又

子舍翔翔庶幾天放往年二豎見扼則其餘僂與不

虞禍及先慈大慘至矣頃之家弟暴亡其室而不孝亦殤元孫毀瘠餘生僅僅未滅乃今復抱末疾而家弟亦病如曩時賴長公爲我招魂唁問迺至重以次公發千里使賁我居廬大者莫及几筵先以九鼎次者念及昆弟示以腹心卽其緒餘業已充然盈篋自惟昆弟薄劣無以重先慈間者一二親知哀我罔極禮先損詔言人人殊不啻穢死者以袞衣而飾生者以琬也及長公哀辭一出猶之挾明月而蔑衆星乃今合以墳麓皎皎乎月重輪矣先慈所託以不朽者于是乎在綸綍然乎哉昔歲家弟東歸拜命之辱歸

本函集

卷之一百

七

而幸聞次公裏言矣不孝逆其不從當今之時羣飲而囂遇一善飲者四坐爲之睚眦無筭爵行或掣之肘使不得舉舍爵而去或枳之足使不得行次公始一舉而灑如寧遽信其舍爵去也從公家使者始聞公轉監司主爵故不以督學恩公毋令益以此媒忌耳尊人之酌六齊不益而醒要之醒業已良惡用益也遠聞子與卽世公悉爲之部署中外而全歸之藉藉義聲此皆吾黨分內事不敢以是爲公德明卿相去密邇聞將有事余州也果然乎不孝次息女旣笄家大人主盟以是月歸矣卧病坐兀報答無章高明

亮察

許大司成

無祿先慈卽世不孝昆弟無能聞幽茲藉寵靈幸常卹命凡諸二三質行得抵名公千手澤勒諸神道之碑惟相公以太史起家琬琰之所自出矧在婚媾得之月旦者無溢辭頃長君南征業已紹介先達儻不以其子之無似而併棄其母慨然惠以名言不啻肉骨而生之世世子孫銜恩罔極孟秋幸得卒業乃授吳工勒石載歸良月生明庶可襄事仲弟猶在湯藥不能躬行屬考試屆期不敢專牘季弟樞趣函丈私

本函集

卷之一百

七

督之日待命者三惟相公閱焉似之不孝昆弟謹昧死請

襄王

不孝道昆斬焉在疚三年近瘡一息僅存藥裡苟完衰麻數易借非父在何以生爲殿下推愛自其先王加恩倍於母氏辭華褻袞飽含珠逝將千古如生奚翅九京可作重以家父併叨庭實室人荐被宮恩顧下陳何敢附于通家而大孝終不遺于錫類報于罔極矢以弗諼伏願河山延祚帶礪千年江漢發祥本支百世保茲赤社輔我皇輿道昆謹伏苦拜嘉勒

狀陳謝伏惟照鑒

方景武

邊使歲至竿牘亦歲至此于故人足矣重之累百之辭申之兼兩之幣轅門裾翩翩如故也何至悖厚若此哉足下留滯薊門俯仰互賴讀來書狀知足下不假揚眉僕病瘡三年毀瘠幾滅乃今龜髮如剪不任故楮老父日在嶮巇骨肉多故卽滌髓不能適口詎寧菽水驩邪比來禮壞樂崩故業盡斥元美得師入道亦廢詞章一時著作名家氣不復王幸足下浮沉幕府願言勉之大將軍勞苦有年無論稅駕彼其無

本函集

卷之一百

木

又

不幸先公卽世孤迺以滅性爲大事憂尚賴宗廟之靈不卽溝壑然亦任司命者爲之耳忤歸辱命之再孤何修而厯足下用情若此哉孤自結髮周游迄于衰白友天下士不爲不多第時燠時涼時因時革卽

吾黨且不恤何論布衣足下客大將軍所居不越幕府技不過鉛刀非有儋爵之榮裂土之厚也孤越在苦塊不啻三年凡百石交落落星散顧惟足下徇私爲急慶吊獨先奚翅布衣所難卽顯者或未之逮也康成伯耳迺誦高義無窮孤聞之將令深墨生色當世損山人如秦逐客寧詎知羽族有鷄雛耶忤行不能寄將謹以先狀奉覽不日上書請 卹胥嗣圖之

陳侍御

本函集

卷之一百

木

頃聞公坐人言乃復左徙不孝與司徒公蓋憤之甚彼已柱下胡爲而藩神羊乎不孝歸寧業已一切不問當世然自譚襄敏公謝兵秉而薊門之在事者若轅下駒懼跋則傳之胡懼蹇則曳之尾何爲者也藉令襄敏而在王春陵公必不置之上谷而代春陵者必公其人也竊惟周之盛也孳孳務得將材以衛公家免置武夫直易與耳一則曰公侯干城一則曰公侯腹心無亦以其干城足賴也而直引之爲腹心卽好賢爲國非爲私矣乃今之在事者或不免以奴隸視干城而以腹心視夷狄一何倒行而逆施哉不孝在閩在薊兩以此而中人言公蓋與不孝同病者也不孝方在苦塊而家大人益近桑榆幸而苟延母敢

復問四方事矣公家逼近方壺員嶠足供菟裘雖有南箕焉得及此社稷之役羣公任之惡用吾曹矯矯者爲也

劉督府

八寨蕩平蠻方底績卽夏書周雅舉不足以揚圻膚公露布所傳歆羨何可勝道屬胡直指有載筆之役不孝方在毀瘠莫之敢承計信使往來不啻累趼卽赤手安能報命用是不避蹇淺直將戕賊山靈明公命世宏詞顧重姍笑而輕許可直指以移官入郡謬稱得當大方曾不踰時猥辱使命溫詞厚幣盎然南太山集 卷之一 下

李本寧

太史公入秦不孝引避子舍驛間稍遷督學海內方膾炙丙子錄文卽蔚然爲公緒餘何能握管而覩萬一不孝負疾苦塊毀瘠幾不勝喪閔焉善視之則惟良二千石在自惟不類何繇皆得楚邪聞信人且入夷門大梁幸甚使至始知封太公卽世公且不繪而哀太公壽考阜昌當世無兩公以聞孫而及踵武居

然不廢孝思世德信而有徵猶復咳然而命不孝不孝辱甚卽力疾未能倘藉寵靈幸而勿藥異日者將爲太公立傳惟以不敏寬之篋幣精奇敢不拜賜乃若西方衆妙不啻莊嚴公或以不孝故嘗喜談乃今舍業久矣元美竒邁羽化非難嘗期不孝東行委頓不果敬美積薪居下茲幸代公公固高踰擅場非敬美殆難爲後耳婁江書至亦將戒塗使者懼稽程倉卒布復荒迷失次不任主臣

徐憲副

明公在部中猶赤子之在乳哺卽得明公甚時時猶得屬饜及明公東巡奪我乳哺卽終日號啜其如望望何哉使人將命自東如賓出日始而慰既而德明公之不遺終則懷昔撫今於不肖之心有戚戚矣邇來老親末疾方殷近始無恙備在故部敢附以聞丁生繪事甫成裝潢尚未卒業不肖私心耿耿者李令君或能達之千里比隣無任嚮往

顧少叅

不孝慕公高義且踰十年第以進退背馳無繇紹介聞諸博雅之士幸然見客公所不啻龍門不孝備在神交無論面接矣浙中惟甄括最僻形勝最奇公以

鎮靜守之足兼吏隱乃若資深望重簡在方殷不足爲公緩頰也不孝逝喪考妣毀瘠幾不勝喪屬舍親捧檄之瑞安幸託宇下竊取良便力疾布狀起居自惟不祥之人不敢被幣以恩聞者先狀二冊奉覽惟高明照納之

沈君典

馮時至知信人遲遲其行息六月而搏九秋其斯爲垂天翼也涼風且至膏秣有期太原琅琊二公坐以吊詭賴廟議持之力庶無後言古人以獨見獨聞爲怪共見共聞爲誠夫聚族而觀以千萬計雖大異太函集卷之一百
三
誠矣彼或猶以爲怪其將以獨見而掩衆見邪適李令君居喪不佞又以灼艾伏枕馮時此行落落耳愛莫助之岐老向以九月爲期相別時幸爲我丁寧致囑不具

張安仁

方以灼艾杜門塊居一室不佞疇昔之夜夢吏人以公牘上者云自甘寧縣李令君欲假一樓船順流赴任既覺而曙將命者適及門甘寧之於安仁音則相近張之於李姓則相關樓船順流君侯由此而愉快千里矣得書如受左券其喜可知兼以幣重辭溫無

任感戢歲當更籍知君侯度地爲勞然任土則壤貢賦適均則境內數百年之利也更承虛已下問不佞何能贊一詞夫致廣大者似難而易盡精微者似易而難假令非主之以耐煩則精微無由盡矣君侯以爲然乎否邪吏人言旋艸艸布謝不具

程巨源

日承顧倚廬屬以不朽之事毀餘猶在疾苦百爾未遑計足下將遠行亦暮秋爲期耳新詩並佳古體尤勝往謂足下嫻于文矣乃今得兼長哉家弟廬居折簡當轉寄

太函集

卷之一百

三

太函集卷之一百

太函集卷之一百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四十四首

王長公

不孝既孤病視昔滋甚蓋咯血者日一再至寒熱者月一再至時而病脇時而病心首春屬舍弟奉先府君狀請公碑必待不孝具書而後發會不孝病甚留之旬日不得行舍弟不得已而之補陀期以季春既望待書于東省如期而至亡有也則又走一力歸索書伏苦而力陳病狀凡諸情事計舍弟一一能詳先太函集 卷之一百一

府君以天年終即質行無可稱載不孝昆弟猶之乎景升兒也殊不足以重先府君惟公爲斯道主盟琬琰千古欲藉寵靈以求溢美庶幾乎人子之心矧公於先淑人有終譽於不孝昆弟有成言即淵默守玄或不容恣屬舍弟百稽首門下不孝出九死而薦一言惟公閔焉恤之生歟肉骨之感也不腆承筐備在另狀瞶眩不能具述

又

弁山之期扶毀再至十年契闊二信一紆兩姓昆弟五六人相聚有如骨肉肫肫禮意蓋視骨肉過之大

都並驅郊勞良已勤授館授餐良已厚張具宴濟良已極樂玄言妙論良已傾心比及舟阻清洋舍弟幸生別目瞶口啗不知所云豈其雅游方外猶作岐路悲邪于此見交情矣望日稅屨又明日會葬如期不虞使者將命自婁江至與行會豐碑雅什賁及存亡手誦無慮數千言則言言追琢而琬矣發書奉讀無慮千言則言言羸肝而訕齒牙矣東面而九稽首喜三躍而泣交頤適初歸復涉市交稽使再信四詩得附名山堂爲幸今則未遑閣名易者更佳即以鼠胃玉名尤見親切諸郎君惠蒼良厚義不敢辭後遊之太函集 卷之一百一

期暫將不爽久次草率陳謝埃湔使刷布之

又

弁山之會虛往實歸自是毀瘠浸蠲骨崖崖且肉矣湔使還後復不相聞近傳驛書京兆之命再下無論帝心求舊于茲可卜輿情第先師以委蛇相依盟言具在即次公代主猶懼非公本心借曰腐鼠之嚇鷄雛主恩謂何耳倘不得請更須強行願與不佞爲期當帥家弟津送

又

三冬大作佛事兄七挾日而告終方謝罷諸比丘而

使者將命適至受而卒業儼若面承西極化人之言
即其書三車曾不足以當二策皮而奉之方丈室居
然作百寶光五濁界悉爲清涼自二三兄弟以下可
知矣南粵之飛騎猶白馬也舍人豈玄奘邪二仲聚
謀勒石肇林以代貝葉誓將與四衆共之比來亦已
斷葷留一開士作華嚴社懼方命而稽使者謹布狀
陳謝附之先行重以多儀越在方外無以爲報獻歲
尚當專達後此則來玉有盟矣次公西行計程已過
嚴瀨瞻望弗及悵如之何頃附舍人偁行將求密義
行止遲速惟所命之公所命兩觴或以相調兩人者

太山集

卷之十

三

皆白首寧復不相知心邪異日者當盡面談不具

戚長公

中年通失怙恃毀瘠幾不能存甚者嘔血十旬痛纏
兩脇所不即滅者天幸也倂歸得啓事知公篤厚癡
兒第歲杪始奉來書懼愆期且不免耳方景武念孤
不置孤心德之當世方以無行擯山人何物山人脩
長者行若此也信非大將軍不能安景武非景武不
能當大將軍無論好脩即書記詞章亦令千人廢矣
吉家庄材官駭而顙賴公亟以繞朝之策策之餘不
具

又

材官還報已定錢塘嚴瀨之期日幾幾望之何濡滯
也驛書中復聞督趣之命竊疑將取道而南耶林生
至得聞海上程期無任慰藉孤一病六載跬步不出
戶庭比來病脾病肝其于外也則爲腹疾爲足瘍爲
咯血春來與張嵒嵒公期于西潁王元美期于東粵
則皆不果往者長公自南而北乃今又復自北而南
此天贊孤庶幾假我一把臂于舊游之國耳計期則
前茅此時就道踰月下潯可抵武林孤當帥二仲以
七月二十一日發舟倘秋水生計日可達如河流不
利即改而從陸不難有懷欲陳嗣當面盡倘林生行
捷樓船既度京口更張一急足相聞何如

太山集

卷之一

四

沈太史

倅人過天都自軒轅氏以下莫不延跂以希一顧不
佞二三兄弟備在夙昔獨得遮留信宿罄莫逆驪聞
或私布衷言不自意得當采納水濱背蕢恨不能從
漸水而俱東乃若扉屨不共館穀不治雖不佞嚙
于疏節竊計相公必不以苛禮討之矣歸舍得從後
丈游宛然如奉杖屨朗源黃羅二地後丈印可一一
如相公疇昔之言爲令小子無良恐非所敢任也暑

雨載道後丈爲不佞投轄而改令子婚期計司僕且膏車謹紹介勸駕長塗幸爲柱石加愛不勝祝之願之

王相公

僊翁家世種無量善根乃降肉身菩薩爲十方顯化凡諸聲響共見共聞于時孤未及祥不能待命僊翁一叩慈旨遍聞與瑯琊公同居法界日幾幾嚮往之第病瘥三年出門有礙無祿先君即世屏焉幾不勝哀瑯琊公遣使西來尋拜尊唁之辱義關休戚何啻通家頽大悲一念有若須彌二孤五內分崩無所持太函集 卷之十 五

戰徒東嚮百稽首而已獻歲將以乞碑行竊計掘承有地力疾勒狀不盡願言

曾大司空

古之御恩者無若施于不報不報而施足多矣又無若施于不知司徒歸始知翁之推恩于不孝者皆不孝之所不及知者也不孝罪狀疊疊矣翁奈何從衆惡而察之抑且排衆論而必欲伸之即不孝降罰自天卒負陰陽即終身無以爲報猶幸由司徒而始有知耳 卹典雖在令甲非翁大有造于不孝其何敢承敢私布之惟翁幸察

程子虛

四月之晦太史逝矣哀哉後岐峯王十嶽皆面語太史吾黨有贈言于是太史加額頷之隱隱有喜色律以延陵之劍仍雖完卷而歸之乃子告之几筵但丁南羽作圖必得數縉爲之取酒足下屢空倚辦爲難孤能爲南羽一薦之有力者聞慮無速效恐彼視爲西江之水耳足下何以籌之印版屬一家豎今在海陽足下試遣人就近召之乃可送行詩尚未暇且家弟方就道無可代書容面盡

章孝廉

太函集 卷之十 五
海內士方急足下孤得足下于王長公爲詳孤故寡交居燕市復謝客坐是竟失足下如嚮往何家食具在比鄰即信宿可專達比年偃伏苦塊不遑境外交方翁恬客甫原塵謫足下不絕口會孤病毀幾殆猶能恍惚志之頃屬家弟乞王長公爲先司馬墓銘家弟乃始得介翁恬游足下孤病甚亦竟不能附咫尺書里人抱關氏子俞生還乃將足下獻歲之命足下都盛年負盛氣不啻盍諸而吞震澤何有於漸江一枯水邪乃足下言踰孫禮踰恭乃知自下下人自是世家家法孤奉之三復始而盱衡既而色沮卒

之喜不勝愧且爲足下服膺于時咯血不支無能勸
狀陳謝家弟歸廬踰月矣足下復折簡訊之新秋漸
涼孤始能力疾操筆適生將報命蒲伏而布區區聞
太夫人業已即安公車令待足下久矣今之東觀非
足下誰其高時哉德輝千仞日幾幾望之非敢以腐
鼠嚇也喻明府以上客客家弟孤德之心亟欲紹介
重申病未能耳稽留不敏無任主臣

沈純甫

吳門背發僅僅若干言中道負疾而歸累月滋甚長
孺謁行未能力疾一面率尔以竿牘附之得滁陽書

太田集

卷之一百一

七

一一皆正直忠厚語封事獨持大體 詔旨不納而
公論益歸且義無所逃何可言去自昔彼中地勝往
往致有名公卿願言安之毋求去爲汲汲要之行止
非人所能爲也何不可哉弱弟疾未平今猶昔耳在
原之急將不能無隱憂卜氏有成言聽之而已二扇
方命且久邵伾立馬索之取辦倉皇殊不容目獻歲
擬將季兒入監或巾車一過滁陽弟病久而孱尚未
決焚祠當紹介不盡願言

余德甫

孤在苦塊六年于茲病數頻仍僅僅未減頃者湯藥

千踵跬步履地爲難胡郎爲舊通家十至不能一見
承念先考尊及几筵存歿銜茹無任孤病久矣以故
多歷年所不相問聞得來教一何寥寥無亦讓孤之
拙失而以不屑教之耳疇昔同游半爲異物只今惟
緘山鄂渚聲迹可求二甫桓桓足張吾黨然皆旣旻
之日安得魯陽戈邪力疾授書不盡觀縷

喻邦相

頃介俞生通名什一未盡惻窵屢使專報屢置無慮
千言適以灼艾鍵開裸程偃卧旬日矣拜命之辱瞿
然正衣冠受之目未及盡睹手未及盡披滿坐薰風

太田集

卷之一百一

八

意揚揚有起色藉令內熱有若飲冰明公睥睨滄海
網羅麟鳳顧折節不佞班諸作者而自下之即溝洫
易盈惡敢以不虞自侈薄投厚報義無所辭一策二
篇不啻瓊玖豫章林立豈不多材要以浮彭蠡時匡
廬明公無兩矣故人余德甫亦習二王比年聞問寥
寥今無恙否彭稚脩輒軻終世無復憐才讀明公詩
爲之大息金華巖洞諸勝恍若再升第以精鑿而視
穠秣難爲前耳胡孝廉元瑞數與家弟相聞元瑞材
故奇亦僕所急春秋鼎盛何哉不與計偕願母負俗
爲名高公車待元瑞久矣王長公游方之外僕未究

其所歸第生平以長夜自豪以終古自快乃今屏言
酒不御望諸古器名三丈夫子分授之即屣妻子蛻
髮膚皆其所優爲也聞長喙兩及之今寢矣宋太史
詩家弟得之字下布衣方堯治堯治亦世其家學蓋
汝陰方太古孫長公序云老書生失其名矣堯治沾
沾自喜僕願去老書生三語易其姓名何如俞椽以
椎魯受知真盛德事僕之白屋且壞敢竊比丈人烏
邪詩扇置懷袖中負疾未遑屬和胥後令異日者奏
之

又

太山集

卷之一百一

九

閻公詩法率祖少陵當世則出入瑯琊三周華不注
東南之美庶其盡之公文如廷尉爰書不刻意而
於法三策至輒私示家弟家弟爲之伏膺彼亦以灼
艾歸子舍中未及奏記屬筆專達願定神交高明幸
察

計台州

昔譚襄敏公起家樞省出牧台州其後鞭撻四夷儼
然爲天子社稷之役台州則豐沛也步趨具在使
君豈擇地而履邪顧使君郎潛旣深猶然出牧視往
者加勞苦矣乃今四夷爲守海內承平使君右撫字

而左折衝釋韎韐而專黼黻異日者所就業不亦經
塵而奔峻哉山中驛報稀聞越在苦塊不遑脩賀門
生黃正祖亦爲不孝周親其先以居積承家幸寓使
君宇下此生新喪考氏未及襄事而出理故資蓋微
俗以賈代耕非是無以糊其口而此生木訥近魯恐
中外見輕幸得一握衣郡大夫之門猶之冒暑雨而
蒙廣厦其受庇可知矣伏苦布狀謹爲先容惟使君
一禮貌之已出望外此生固無他腸不孝亦無他覲
也高明亮之

鄭宣州

太山集

卷之一百一

十

從後山人聞使君有手足之感竟不知其由茲奉宛
陵書始知以孝死其變甚倖其情甚不堪懼將爲太
夫人憂令人憤惋無所發孤待罪故郡凡諸士大夫
休戚不啻相關矧辱君侯爲通家戚可知已爲子歿
孝視忠臣不啻過之孤即不文誠願爲之立傳來使
歸迫屬草未遑聞君侯將辭謝當取道於新都孤幸
滋甚近擬入山習靜今不廬而負郭待公車耳

潘太學

蒼書後偶舉筆爲天孫綴絲自知里婦浣紗何如水
蘭然已污雲錦矣不取而欺天孫昨日適小祥

卧病不敢蒞使茲附力往幸莞爾裂之

王次公

次公困積薪久矣今茲之命雖云稍遲顧先驅以濟南申驅以郢下次公建招搖往也不亦桓桓乎哉序入祁寒紫氣西矣專使敬問起居燕訊行色太史公幸相接願爲不孝謝焉

郭相奎

項尉部運陪京致使君命洋洋纚纚無慮數千百言即譽僕者誠溢而望僕者誠深第毀瘠餘生無敢復議文墨徒負長者之教耳新著成帙儼然披而示之大國集

卷之一百一

上

僕方問法東林宛在西方窺大法藏心目俱奪不可思議申之筐幣錯陳僕何脩而得此第嚮往且久敢不拜嘉先君即世三年甫入肇林建孟蘭會五體投地奉足皈依將一一申布願言而項尉使人不待草率先此陳謝尚容嗣脩空門無以侑緘報荅有日高明諒察

張羽王

屏居聞移官楚尾幸得明卿依焉不謂遂爲周南至今尚留滯也不孝卧疾苦塊已近大祥使至知有秣陵之行且勤餽問謫居復苦行役愛莫助之留計虛

無人貳者即督儲公也已致書丁寧矣使恐稽程草率陳謝聞公不問家人產久矣乃今菟裘安在哉乘便希相示

石大司馬

孤既得請歸寧翁亦釋南台而稅駕十年契闊不相問聞近接驛書知翁復以制府分陝比年歲惡西土磬罄填撫保釐尚煩元老乃今境內安堵肉骨更生旦暮召還無用白首玉關爲也孤通失怙恃毀瘠六年往歲一病沾危幸而未滅今且禪矣固原衛經歷余天盈同郡密邇亦在瓜葛聞翁念孤不置亦嘗下大國集

卷之一百一

上

問姓名其人竊從鄉書道達德意孤久在苦塊何繇一聞楚然之音屬其家屬行肅此陳謝余生去家萬里從事行間非公一眄臨之直投荒耳然其人推直謹厚可保其無他腸備在石交內稱不避不腆遠將悃窾台慈鑒之

程少司徒

比來聞問愈疏公方在事則然矣不孝三歲遘病暑瘡今茲百日而後平乃若嚮往之私無論疏數爲也公積勞且久留計便當以正位屬公不孝與司徒兄日望之計非公不可耳與國州倅張鳴鳳氏不孝嘗

習之京師是爲西粵聞人蓋以直道三黜者也其人博雅而重氣節不孝及王元美屢言之公卿間乃今拓落而沉一官至其冰蘖自誓子然無家久矣茲以武昌部運赴部願公拭目善視之計必不使諸委吏雜之牛馬走中不孝之所丁寧者此耳台慈幸察

張督府司馬

國初九列在事四方有釁則出列卿一人蒞治之事竣就列如故其後開府有常職而國體稍稍輕矣浙爲諸方伯首部頃脫巾者譁行間事聞翁以左司馬乘鉞出矣于時細民不逞效尤而滋甚焉不誅則生

大雨集

卷之一百一

十三

戎心誅之急則無所措手足翁始樹羽不令而彼爭自拔濯以遏亂萌屬邦政維新竊計必首召左司馬還省有如不俟駕而去謂渠魁何翁既聲首事之罪而職之餘從罔治乃今召與行會士心愈益帖服國體愈益尊嚴矣不孝爲翁故部子弟以壤地則共安危且昔嘗辱翁爲同曹以職司則共休戚輓近世率少文士謂無所任於不虞幸而翁一洗之儼乎文武爲憲者也不孝奉教之日久矣以臭味則同口實不孝幸哉歲首承命使郭通卒之專達廬次春雨爲政病軀不任祁寒序入清和逝將東出計翁得代伊邇

果能相及否乎茲屬豎子先驅待命聞者有懷觀縷將重使申之

又

艤舟錢塘瞻望弗及逝將從鷺鷥之尾復阻關梁聞諸諸大夫代期伊邇翁且畢境內事毋敢叩聞不孝猶不任勞輒託宿于湖南所命之館更厯材官將命遠自雪川即頗厚猶有忤忤義無所避翁代後出境先事華亭計期必季秋朔後乃次婁江元美既出關且得爲弁山主矣孤將以是月之杪發吳山先就之庶幾待榜人于下風可作十日布衣飲耳使旋先此

大雨集

卷之一百一

十四

申謝

方伯雨

許相公荅尊翁書至附致之相公報不孝書殊於尊翁用情懇至讀之徒酸人鼻耳不孝日咯血未已且以憚暑却勞尊翁爲當世第一等人年譜所載萬言不啻頃舍弟草狀已久將併更定之計非一朝一夕之故凡不孝所屬草每至肯綮不敢以亟應爲恭此時龍使君以入賀行社中復有所屬五月後可爲公家從事矣古塘之下果否果則惟太親家所裁不具

陳海山使君

門人方元素至自海南拜貺命之辱露鹽讀竟聲壘
數百言雖骨肉周親何以加此會戚少保被新命自
北而南相期於武林握手一會比將謁元素立索報
書竊計少保南征紹介爲易因憶疇昔三人同功一
體中間契闊居多不虞天以少保界粵中則以吾兩
人者故也孤相遇僅旬日公猶得朝夕亟見之頃自
離折以來俯仰多故不假緩頰計少保得面陳元素
謂二郎君皆才乃公家食甚適人生行樂耳雖富貴
何爲少保有丈夫子五人其母鴈鳩著愛蓋公所樂
聞也因併及之此年哀毀相仍幸而未減歲不我與
太山集 卷之一 十五

龍君御

匡牀息趺祝融又復桎之久詘起居內熱滋甚聞將
入賀太君內子行止若何室通人遐願聞決笑早爇
爲虐疆課二三子黃山詩草草不成報章聊追簿責
記則埃不佞小康然後屬草他日另成一笑庶幾不
負此遊惜諸同游業已行落落無遺藁耳亭閣之地
孤不欲借公府名地主無厭必持久乃定二酉園詩
梓完六卷詰朝奏之

又

君侯入賀且行孤臣不敢冒不祥而犯蹕遣家弟輩
出餞郊外不任倉皇行後三日雨遍域中知爲君侯
所留草章矣梓黃山詩始克竣事取辦俄頃故多不
工謹先以百冊內行李中伏乞檢入贈言一卷殊不
成章懼爲木災未敢入梓然此時亦無及矣嗣後圖
之不孝一病六年毀瘠幾滅凡諸名公或偶垂問幸
以無用謝之秋暑長塗勉矣自愛

又

肇林遲宰公不至聞十有七日命駕鎮中無亦急顯
者而遺隱者邪顧隱者不敢覲干旌以爲榮幸得須
史酬契闊而已行後乃留解衣之惠得席輕煖良多
隱者已敝黑貂賴有此耳兩郡部事方急終歲果能
一歸否乎隱者偶偶禪樓自今持戒避葷酒矣吏人
索書報命謹勒狀布之屠長卿雋才于此一跌故知
其窮而益工第近日諸作者薄骨力而競風神又將
浸淫乎輓近此不可不亟反也宛陵梅禹金少年崛
起其才可與長卿並驅公暇當一過之

又

昔人所稱大年即冥靈猶朝菌耳鄙人乾沒草莽何

論彭殤猥以春秋及耆託青雲而貽不朽先之赤牘重以陽春即縷縷冰綃粼粼雪屑也揭之當庭手之竟日雖有鴻寶方斯茂如郭次父已就社中沈嘉則亦自四明至歲杪旋師當相帥而待宰公於白榆之間比來奉戒肇林已減酒炙是日當浮大白一醉柱笏樓中即破律勿問也授餐捐俸謹與二三子共之使旋章草陳謝不盡

許相公

龍司理入賀因上書計已專達境內卒及于膏澤歲不大侵相公周爰之勤施由郡始于時閭闔風至萬水雨集

卷之一百一

上

方告成寓內不肅而清不蠲而爽遂令卧者不杖而起病者不藥而蘇伊誰之力也頃不孝乞碑吳曾以禪服行載道謳歌有如擊壤殊沾沾自喜何繇而親歷臯夔之世哉三旬而歸將畢大事屬鄰境有客禮白岳而過青門自云死灰不然相公猶將一噓之使炎上夫始然而溺寧敢復覬星星顧受相公特達之知即百身無當萬一屬彼邑人有都門之後將附一名牘願真相府感恩籍中客雅以故吏及不孝門益真節清修士也其言忠信不孝不避先談

呂玉繩

不佞家食餘十年老奄奄至矣重以不蠲之疾一切廢境外交頃歷新都一拜路車之辱英英溢目如對玉山既而掃華門供草具依依五夜不忍遽辭蓋自結髮論交德禮長者無兩即夙昔家教寧詎丁年見之誠願束牲載書主盟里社屬有事封樹三顧竟失應門歲大饑日幾幾爲瓶粟計相距三百里而送紹介未遑適掾曹赴踐更謹布狀以謝不敏里言書之一簣嚮風入懷自云鼠腊不倫直將投碌碌希珞珞耳

吳明卿

水雨集

卷之一百一

上

從臨谿程舍親拜命之再資之全集奚啻百朋適弱弟病且深挾之避喧而習靜程使屢至未遑具書既具而待之則使者絕跡兩月矣將令不佞得罪愈重百口何辭洞草總總林林扶疏峻茂直將凌白雪躡弁山非直楚材之瑰瑋也適有目青倉卒易書附程使行秋風將過元美脩來玉之約埃羅生入楚庶幾私布願言

方子及

黃金之入新都謂足下汲汲不佞今之作者累百足下以一鶚先鳴不佞汲汲不佞行之良有以也乃若

足下汲汲不佞其謂之何不佞嘗聞諸君子之緒言
主于入穀比來輕俊用事恥貫札而務汰軼達心芒
芒無所適主足下方以穀率命海內誠願一叩兩端
秋來有事晏江將取道秣陵以趨京口倘得良觀庶
幾盡生平之言

張直指

不佞毀瘠餘生幸廁按部中忝忝肉骨辭溫幣厚有
踰九鼎萬鍾即小人有腹而枵果然充矣不佞無能
爲役猥承文命重以爲榮歲杪及期人事劬勤日不
暇給竊惟脩不馴以託不朽必將齋戒旬月庶幾得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一

十九

效其愚因循不共爲日久矣庚辱專使來討以乘幣
先不佞悛然若無所能殊未得死所耳太公高義無
能萬一掄揚越信宿而草成誠自知其蕪穢聞朝車
已發姑孰懼復愆期適郡大夫出疆乃固留來使待
茲報命適周公瑕見客屬作書入卷中蓋將粉澤無
鹽毋駭里中寓目計日面 宸簡在茲深都人士北
望太微法星猶亘南國于時未敢唐突尚胥後圖

歐楨伯

比年以毀瘠當事不及數數然通名即得白下書不
及報顧鄉人得奉教南中者科述起居爲詳及聞以

請老行距踊愉快第恨榜人爲政畔故道而鄙天都
時事紛紛惟菟裘足以自主秘書已矣海山公方健
食足爲僇佞戚少保適避人言失此嚴僕射耳十年
投筆將因瓦缶一博希聲誠不足以當折楊足下報
我以陽春幸矣

素菴上人

頃力疾爲精舍記殊不成章高徒歸未及布復是月
已即吉明春二月十九日擬拜梁皇懺于肇林凡諸
積愆悉求懺悔上人爲法門宗主計未能出攝山願
乞座下四衆俱來先期旬日可至倘得念庵爲之領

太函集

卷之二

二十一

袖尤所皈依依然必得一心庶可爲客中主也其餘未
能逸度第擇可者遣之若上人有意南游則此中希
有事也雖鹽豉不備幸然了此一大因緣何如

又

一心拂衆耆德暫辭殿工來主法會幽明感戴無量
水陸無遮大會上人本願允愜夙心比以江關禁嚴
迄今未舉故攝山沙彌自月原係不孝度僧先考爲
之恢復松蘿古菴茲歲重新亦稍幽靜不孝欲以此
爲淨界勝于肇林初擬八月請公主法誦華嚴經建
水陸會因工作未畢尚不足于莊嚴今以十月十五

日爲始至十二月八日爲終大約以五十三日爲期
敢屈公爲法主雅聞守心大善知識敢藉公願力謹
虛方丈迎之而寶堂上人雅與二公鼎立首座之任
舍此其誰其餘招致高賢一惟公審定往以聲揚過
甚僻郡以爲異聞乃今不事旁求第公以密義致語
八月朔後當專力走迎併致書守心寶堂二公九月
望即自金陵發足或舟行或取道寧國十月初暫止
聲林擇日而登松蘿可也一心堅欲還山以踐諸耆
德之約此中事體山僧茫然以故不孝固留之且爲
諸耆德謝過申元畢會復歸郡城倉卒附邑人行計
未申集 卷之一百一 三

一心能詳其狀襄陽先墓不孝已志之心倘有便翔
當一効力不具

胡少叅

當明公與計偕幸得聞名于鄰邑迄兩生遊門下竊
附通家昔在周遊蚤聞令子夙著于時業已傾心令
子愈益嚮往明公出牧以來歲星三匝不佞既歸子
舍明公亦遂初衣往年遇令子于虎林一見相與莫
逆期以春水至將爲赤城鴈宕之遊計取道登堂可
卜良覲屬樓船自覆安能以餘力假人其年有事肇
林奄忽歲盡是秋將修王長公來玉之約或得令子

偕行蔡生將命自蘭陰辭意交至則娓娓然詳悉
然厚矣重以丘山之貺其何敢承備在綢繆詎能自
絕令子天工國器舉世不能二三明公有餘不盡之
留富矣美矣盛矣茂以加矣蔡生久客適舍弟病甚
僅乘隙暇勒狀附之儻然秋期可俱行聲迹庶幾一
接暑雨尤宜爲柱石加愛不盡願言

江侍御

吾鄉先正先生接踵言路乃若倡直言振當世莫不
褒然首公自公一再言而後同聲響應上之結主
知操國是下之動萬衆懾百司則又功之首也不孝
未申集 卷之一百一 三
備在丘里幸得同時而親見之且三事高居三台竝
峙西崑東壁二三君子在焉誠願戮力治平康我餘
生以歌擊壤即寓內並受其賜豈惟鄉國賴之壤事
逼期倉卒無能爲問頃當專布不盡願言

王督府

舉世多面交面違則交絕不佞固寡交者也涉世既
久寧詎無平生驩索居而老面墻歲星周矣比年竿
牘不踰境行李不及門昔人直于此而見交情一何
晚也明公獨持古道久要不忘惇舊厚終真德禮長
者事項因鵲鵠告急將求大藥於東胡附使報書不

避馮婦明公戚之若衛足急之若纓冠重使更存貺
出望外西歸中道負疾迄今未平儻藉龍靈不卽霜
露將爲大閱一賦以酬疇昔未畢之心第曠日久多
遺忘頃蓬萊使至得其概矣將繪大閱一卷則無如
丁雲鵬其人獻歲遣之薊門受幕府指畫尙稍得次
第願與明公並存之未畢願言副在小劄

汪大宗伯

孤逋失怙恃幾不勝喪伏塊六年幸而未滅乃今猶
以藥石爲饘粥廩廩然懼大事之未襄無慮境外之
交一切廢格即比鄰鄉曲斬焉不相問聞自翁南歸

太伯集

卷之一百一

三

竟失紹介要以平生所嚮往者終不敢忘獨禮壞法
疎不復以不祥之蹟脩缺事耳方今功成身退惟翁
得全全昌求舊先加則吾宗之所汲汲者也近緣
縣官有事經野先世丘墓歷歷具在版圖蓋自龍驤
公渡江以來世有塋坵稽之譜牒與籍相符竊計命
氏迄今庶幾喬木之首出者也孤在草土幸得從諸
父兄後一疆理之諸父兄又謂吾宗之譜淆亂於弘
正之間大都二三逢掖之徒挾顯者爲口實卒之以
賄爲政而玉石雜糅假令自今悉裒而刪之則譜中
半敵國矣昔自越國起欽之東略今爲續裕不數世

而避地新建不三世而反遷於欽之唐模是爲思立
公則今欽之鼻祖也同祀而分居者凡十六族今皆
同盟蓋出德昌公後者凡三出德暹公後者不啻什
一二要皆一一可信乃可結成諸父兄又將以譜屬
孤謂篤近可以存信昔在部奉翁面命乘此則可細
求之德昌公後一支仍處守唐模一遷稠墅一遷大
里往翁留世系於潛口則德暹公裔也與孤稍近故
未知其詳茲閱稠墅大里譜原注一支遷明州復閱
翁留先世遺文則延皓公德昌公承潛公大抵相介
宗人名枋者爲稠墅大里諸父行其人不習詭隨不
牟近利者也孤意屬此君一行以胥考訂仍一宗人
名人和者故嘗得習于翁此君亦於合族有勞蓋亦
出德暹公後彼勤嚮往亟欲起居耳孤移居東關所
云雙桂坊故址寔當門左此中同姓者凡三四族各
爲一宗雖大半式微要之均非思立公及德昌公裔
恐地移世遠比時以會族往者未必盡核其源流父
老相傳未必確求其爵里也倘以今所操左券質而
脗合無疑則一邑十六族中幸得吾翁爲赤幘將來
有事刪述仰藉主盟即先廟之靈尚亦歆饗弘多矣
邇年以譜藉口者直爲糊口之謀以故孤無所與時

太伯集

卷之一百一

三

昔亦嘗面漬翁矣茲非其人也翁其亮之

姜大宗伯

不孝家食十年非飭粥則藥餌龍靈所及一息僅存以故存問不及高門紹介不通近縣爲日久矣傳聞冢君接武喜溢通家比來當宁柄用老成孽孽求舊翁起留禁待次夔龍雖有南箕莫移北斗不孝欣欣然爲吾道幸非直世講之私乃若袁方顧陳四公纍纍碩果杪秋競爽足微得與不孝哀毀餘生願少須臾庶幾猶及康衢之澤耳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一

二十五

太函集卷之一百一

太函集卷之一百二

書牘三十四首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戚少保

別十稔而會三江歸則霍然病已往歲作無遮大會蓋自秋及臘始周拜命招提如奉希有承徵辭爲陳使君壽僕雅多快快願藉此一發之既不能辭又不欲應文塞責使者請先畢浙役而後索書還報僕以爲然歲杪再辱貺命之申則弇州公錄草先至業已歌舞而御之心矣只此一篇足爲僕數百千歲使至太函集

卷之一百二

而喜可知長公比來稱貸以益供需先後損貶殊厚即欲望人之腹柰何至割股耶僕倍庭闈生日安忍受賀備在夙昔不敢槩辭于時先接驛書知得一解上將軍印彼以祈祈求勝不難躋足避之否則投諸南鄰其群吠猶北里也夫自古謀國之士豈無伊傳周召若而人蕭何鄧禹若而人諸葛忠武若而人房杜韓范若而人藉令志無不伸言無不用同類無不悉舉同事無不協和則成周炎漢而下至今猶存雖有神智莫得其學矣此皆置之勿論第以歸計籌之歸必取道浙中僕必相期一別其在省會則彼此有

他凡百由人徒茲騷驛過此以往宜莫如京口三山相與艤船金焦北固之間可作十日布衣之飲而後言別第不知何時得代何時可過嚴陵願先示期不佞二三兄弟束裝以待長公果不忘白嶽誠願一過菟裘第輜重倍行間關采阻多所不便乞更裁之海山公壽言比操筆復多隱忍此時側目者不少難爲言哉方生病狀若何幸而無恙能相從蓬萊否即不能往亦須至浙別之

又

頃專力詣翁翁申來玉之約傳言少保公微服過吳

太湖集

卷之二百二

十一

會宵不相聞僕竊疑之豈其悻悻然爲是恕也人自玉山來者云方望見前茅日昃得使者書與所聞合金焦分手僕有成言長公不薄匪人不鄙采阻不避毒熱不弃孤窮直將御肩輿屏法駕歷五百里而惠顧之所不負輶矢以逆郊垌非夫也第時方溽暑非有程期願暫息武林避此三伏俟秋風起長公乃蒞吳山于時僕帥二三兄弟相期于弁園爲十日布衣之飲飲畢解纜仍以三山作河梁蓋長公可免此行僕則不能無往矣疇昔長公得意僕能再行即令勇退急流意無不得自俗子眼孔不無炎涼此時將謂

僕自輕則先行益爲不自重較然矣儻以僕二三兄弟羞鄙屋而恥樽壘直欲柅輕車無地主禮則青芻白飯如書中僕馬足供柰何敢固辭也南郭剏一新居謹懸榻以待郡大夫濟南人也慕長公特甚不妨一見之榜人泊錢塘當再遣一急足傳示進止藉少駐武林則以中秋集弁園爲續西湖勝事如三天子都望長公物色久矣計期當以七月下澣郊勞八月上旬隨行約缺面盡

又

春二月携弱弟東游蓋後期者八閱月矣山河文物

太湖集

卷之二百二

十一

今昔不殊第不及長公與俱令人怏怏弱弟就賸京口因而避暑焦山蓬萊使者齋問及之欣戚交至蓋得公菟裘生事乃知韞櫜者務深藏顧柵內無他諸子舍定矣無祿次公即世則公手足之戚未央手狀讀之一一皆不佞所習聞一一皆公所實錄無佚事無溢言此爲父兄子臣之鵠也雖篇中稍可潤色懼以粉繪失公至情至言無文文之至也志銘悉按狀彙括亦惟傳信爲兢兢第此中索宿債者無慮如千人取辦倉皇殆辱命且不留使者近踰月止止堂集序因併上之近得王相如書聞本兵督撫方急宿

將旦夕且推轂之果然則膏車且北矣即不佞不能
勸駕又何敢留行庶幾未盡之年猶及公之裂土未
可知也弱弟病未良已私計猶或薰心頃因王必迪
奉書得專達否厚幣及於草莽卻則不恭垂橐江關
萬不報一計公無以緝節爲也東面主臣

又

始僕從公在事則皆壯夫視疆而艾而耆不啻萬里
計公自此而南滅倭北滅虜直將耨鋤沙漠罷戍守
而寢轉輸僕或以完士而分成功殆亦庶幾乎社稷
之役斑白而後掛玄武冠相與作方外游僊方佛矣

太史公

卷之二十一

四

及公嚮用最久結上知最深先虜伐謀匈奴不戰
而誦衛霍無論已第康莊什一踰足則皆羊腸未及
半塗不旋踵而廢矣指使之年忽焉已至壯猷謂何
僕以知命告歸殆亦知難而退然此直爲疆場計耳
乃若釋我重負佚我餘年東海之東左輔之左汪洋
恣視赤松白社猶且卑之天睠兩人何熒熒也僕以
犬馬之齒先公者三年公自粵而遺之音視艾視疆
有加無已往公去新都而還故國心竊自盟又明年
當遣兒擇求穀城之詞進圯橋之履誓無訾也

陳海山使君

少保遣材官以良月至蓋抵不佞致辭壽翁不佞生
平快快者幸因此而一發之敢不敬諾屬聲林方作
佛事不佞主盟三冬咸宿招提蟄日始罷則不佞及
耆之日至又復紛紛上元後尚無駒隙可乘茲始從
事日者方生面不佞得起居狀差詳翁未及老田橫
氏則預祝之使翁得寬遲暮僊僊故鄉橫之德也彼
其之子宜未及老而今安在哉時事置之勿談即一
談不足以入巢父之耳功成身退此於少保固當第
拊髀寧忘鉅鹿歐楨伯得謝翁亦得朋不佞二三兄
弟近與弇州益親顧相去千里而遠無若兩君子同
太史公

卷之二十一

五

里之產耳少保北歸計及執手錢塘之第河梁天限
雖牛女亦若參辰壽之日願翁東嚮引爵者三納千
秋里人之壽

王次公

驛聞次公起閩屬黃舍人寓書者再其一勸駕其一
爲嚴瀨之期行者稽程卒皆未達聞諸道路倅人已
度玉山時方大會肇林追送弗及歲杪長公使至儼
然將貺命之次公既迫膏秣不廢匪頒懷昔撫今津
津然而齒大馬望三山稽九首不啻面承使者東歸
無繇陳謝歲當大比校士爲勞時而周巡即一介不

能特達妻弟以材官守閩者爲蔣元均彼方待命會城庶可因而紹介三原公相矣再不得請且行長公高臥自如計非蒲輪所能致翩翩連茹計必緩長公而急次公既畢賓興指南且依北斗矣秋後將挾家弟尋來王之盟計得從容弁山爲十日布衣飲誠願次公應召與行會不亦天幸乎哉有懷願言不盡觀縷

許相公

我國家相新都自今上始相公相矣都人士庶可屬饜項之聚訟盈庭幾搖國是不佞褊心人也直

太田集

卷之一百二

六

將奉吾鄉赤幟退而避之三天子都幸賴主上聖明國定矣相公留矣心休休而步凡几無瑕德音夫然而後知不佞未免爲鄉人主上之聖益聖謀國者之忠益忠矣宛使歸後不遑次第上書要所願言率不越此家食十稔奄忽及耆歲杪從諸父老蜡里中汗杯之風具在憶昔都門始艾不啻雲泥野鹿標枝各適其適于不佞足矣周御史召還就不佞言別于時野無遺直其出相公所推轂者居多御史以鄉曲後生感踰百倍於其行也紹介一牘布之相公相門吉祥輳集夙昔備在肺腑寧詎抗疏節而自高

竊惟古人貴相知心無用繁縟相公寬其椎表諒其柴中矣國家大體草莽不敢與聞惟善爲柱石加餐不勝至願

周侍御

僕居邑里雅以道義受知相公非直肺腑以也自大拜後通問久疏自惟志在山林何關廊廟自任疏節非敢抗而爲高政府衡石群材似亦當察於此而慎辨之矣此意未嘗自白因教言所及聊一申之鄙人未老而衰得休爲幸萬毋以儻然者相調也河南道司大計今之吏治公目擊之若析秋毫彼諸上官之所程什不得五然其弊源在上不在下在內不在外願以靜中所燭照者計之

太田集

卷之一百二

七

呂相公

夙昔以下劑投大治相公乃置之鑪錘之間卒令無厚之材少規一割之用領郡而出違顏奄及三十年相公食邑東山特蒙天子存問視後至者有如潮汐不啻風波固天佚之抑亦天申之人謀宜不及此昆既得請歸省尋以毀瘠沾危仰藉寵靈猶幸須臾無死平交悉絕聞問寧詎敢爲所尊者漬邪游倦西歸長公惠臨東省于時痼疾復作無能曳長裾而趨

相門逝將束芻無能一奠太君筵几疏節甚矣遠
病滋甚醫緩之技且單每一措思通昔不寐使命適
至極知以逮賤爲榮命不敢方力不勝疾稽使旬月
屬草苟完嚮往大方猶醢雞之曠海若耳辱命無所
逃罪謹席藁待之附使以報先施蕙謝不敏私布百
不及一無任主臣

周公瑕

是月鄉人至自吳閭乃傳郎君凶問果然哉吾丈老
西河憂在四世顧猶念及不佞二三兄弟問之遺之
發書竟相顧霑襟寧遽謂涕之無從也嗟乎羊舌氏

太田集

卷之一百二

八

之祀賴肸以存吾丈名高今之叔向百世固當尸祝
無問烝嘗八月西歸誓將信宿山齋高譚物外抑或
同舟入浙爲汗漫游勿復規規然作螻蛄計吾丈能
俯而就之乎茲戒急足奉起居萬萬爲吾儕寬解不
腆將之筵几併乞塵存

趙御史大夫

頃遇榜人幸一接席耳屬警欬莫非德音翁既入朝
力持二三大議定國是距波流卒折其衷去泰去甚
則仁人之言之利之溥也概翁夙昔命世曾不足以
當緒餘時然後言其斯爲紀綱之臣社稷之役也不

佞越在草莽未敢以竿牘自通屬舊知周直指召還
肅狀紹介私布于時野無遺直相從不啻風雲頃聞
從祀議定首文成公 九重枚卜夾輔之臣輿論率
借公爲重此皆吾過之希觀即畎畝不忘喜心周直
指有志先民正直忠厚亦吾黨之可與進者也 國
家大計皞生不敢與聞惟善爲柱石加餐不勝至願

龔侍御

昔在都門快覩六翮青雲之上心竊以爲希有足當
當世羽儀不佞既得寧親十年僅免于草土明公方
澄清閩海面 晨告成閩海亦爲不佞舊游其俗多

太田集

卷之一百二

九

口都人士自彼中至莫不戴日月而慄冰霜南國藉
高廟之靈則以明公按部先聲所薄圻內昭蘇不佞
備在一日之知聞此而喜可知也路車方在里門無
從紹介寸心之敬其何敢將適吳興章進士謁分守
李公取道入婺不佞懼將自絕謹附竿牘以通姓名
冒于尊重

屠長卿

當世稱人文者首浙稱論著有首四明乃若都命世
當名家則惟足下蓋自足下始通籍業已從都人士
得公名比居由拳從梓人得公集既又從沈太史得

公品從王弇州得公騰驤滅沒之材疇昔有事弇州
公拜蘭臺命矣弇州盱衡東顧則以其肅與見奇不
佞竊竊然然之其殆未盡要以典謨風雅不恃偏長
鍾呂干旄不出一律羅則星斗瀉則江河國士無雙
則足下有餘力矣私心嚮往願宰多財郡司理龍君
御還新都猥辱提命榮施袞琬璽疊千言重以陽春
洋洋盈耳不弁不佞之不類引手而登之壇坫之間
田安平復七十城西面而事一卒蓋此類也否則公
非延陵相者寧用舉肥爲哉家食以來都使絕跡聞
公方中彈射人人願得貝錦而車裂之不佞竊以爲

太函集

卷之一百二

十一

非常之人宜必有非常之事彼已之子豺虎將不食
其餘天飛泥蟠不失爲神物何以故非常故也于時
沈嘉則見客擬附報書傳言足下爲逍遙遊終不易
徐徐而從悻悻既聞稅駕紹介未遑竊計入秋故與
弇州有期頻行將發一介行李待公西湖之上筮日
得八月之望將帥家弟而東不虞仲氏病孱肉削足
痿跬步不能發矣君御方急足下特走詹生執輿於
虎林惟是黃山白岳之靈待公久矣不佞二三兄弟
欣爲執鞭夫以采阻一區誠不足以奉車轍第白雲
紅樹秋色宜人十月之交即一舉趾一寓目率皆良

工繪事君御楚產方作宋玉之悲願足下挾浙江潮
乘輿而至霍然解之亦一奇也詹生奉使行迫未敢
以幣交長歌未賡尚需嗣響執手伊邇不盡願言

龍伯貞

天假仲君賚吾郡而太公坐鎮郡中于時介不拂振
屨不容戶不佞雖在夙昔未嘗敢以竿牘自通仲君
將命命之課以貴陽公墓表奄忽五稔竟坐因循及
太公佐理衛邦仲君出入再覲比還郡申命先施雖
緩執言不佞即九死無以逃諾責近始戮力具艸端
端愈將不勝屬郡使行託之紹介公家世德龍固則
太函集

卷之一百二

十一

貴陽公爲之開先不佞言不雅馴無能揚扈萬一太
公長者庶幾矜不能而舍之仲君天步翩翩挾扶搖
而探溟涬綽有餘力不佞幸得割牲于社殆將屬饗
淇澳漪漪有懷君子

廖衢州

都門一別歲星且周僕辭苦塊而竊餘生衰白奄奄
至矣君侯積薪白下近始專城要以吾儕業在無生
視升沉不足以當泡沫耳君侯居南中以業白著諸
白足能娓娓道之高弟周康父過肇林乃承君侯下
問一物無頭無尾誠莫得其始終不究竟即究竟言

究竟即非究竟也學人直託名無學畢棄言筌將一軟且未遑澠淄何辨君侯盡吸西江之水冷煖自知即僕有曾無心何敢致詰第當世之爲口實者二卑則淨土高則台宗揆諸最上一乘懼猶天地懸隔君侯具正法眼固當翻窠臼而劈藩籬倘愍衆生爲之說法即僕不能分坐隅半席幸然作獅子吼而震動之八月將入浙觀濤計此時君侯有事棘院比微棘僕且東矣無繇把臂臨風惘然

胡元瑞

頃就沈純甫遲足下烟雨樓九之日就喻邦相遲足

太函集

卷之一百二

十一

下二高峰之上竟闕面別悵悵于今往訂春遊之期則胡總戎爲東道主其冬總戎報罷計涉海爲難是秋與王長公有來玉之盟竊卜一把臂于嚴瀨蔡生至得尊翁暨足下問遺德盛而禮恭辭溫而幣重不佞何修得此往年祇事淨土歲杪乃周生得及者遂勤四方之客迄今猶僕僕也家弟善病日甚方抵長桑君而即圖之蔡生怏怏而歸莫能供其屨屨來詩溢喜而多譽不佞則何以堪兄奉報章主臣無任

又

戚少保入新都拜問遺之辱適家弟病瘵竟爽成言

足下通舉子始徐卿聞此而喜可知也從景升得尺一重以新詩出入褒中字猶未減頃與李叅知有柯山之約會季兒大婚及期歸舟泝漸江痼疾復作由嚴瀨而望潏水如隔明河朱廣文爲白岳游復廛詩書卻寄力疾僅得一見勉布感悰兄弟具在病鄉百爾廢詘陽春寡和其如力不任何比年有所願言未遑商確尚胥後會博士索書倉卒幸勿以疏節督過之

王大司馬

春王正月尋盟弇州于時以弱弟俱取道就醫京口

太函集

卷之二百二

十一

歸塗憚暑屏跡焦山林官自楚入新都蓋迂迴百舍而始及脫命情文高厚洋洋充斥兩間即釋五濁而饗清涼登三危而饜沆瀣方斯蔑矣遼東大捷用告郊廟神祇天府元功即珥貂珮玉不啻也傾耳江介以待驛書祥發熊羆尚稽旦暮三秋一日日幾幾望之麟趾螽斯仁者昌後天人遠邇寧異道哉不佞急在鵲鴒弱弟一疾且痼族醫迄難底績其將如手足何八月觀濤即反西棹自是懸境外之車矣故侯高卧東海灰心將不復然誠恐以求舊而罷使之疆場之幸也潘生汲汲報命懼坐後期屬不佞疆課五章

適莫廷韓見過刺促作圖扇面此君繪事當代擅場而弱弟所奉何震印章亦稱絕技一時偶集駸致濡遲罪此之由非潘生以也即次無以將敬直以瓦缶而當瓊瑤極知不儺有醜顏厚副封私布縷縷惟高明鑒之

又

承議太公堂坊之役待時而行不佞竊附通家緩急惟命頃越君子在事茂元敬而紛更之一切章程什去其五元戎邁代鑿枘不謀且掣肘居多什去七八傳聞秦肥仇視越瘠噴有煩言此曹仍就羈縻直爲

太函集

卷之一百二

七

糊口計耳要以血戰率非行間舊人且訓練久疏用之未必有賴第恐疾之已甚彼將不堪萬一生心禍機發矣近聞開府顧公在薊此曹猶復歸心乃今控馭拊循是在幕府此時尅核太至減省滋多庶司以此相先承順風旨竊謂肩膺重地宜懷永圖藉令工于自謀幸目前以遑多口儻然猝起意外曾何及於噬臍謀國謂何義不容忍元敬交游故廣歸附如雲往往持一札來漫無可否卒之游困而去德邪怨邪彼且以密邇京師不欲顯距顧顯距者怨淺又困者怨深此不待智者可知也潘生材非脫穎幸處囊中

聞諸裏言必藉實級爲之地愛而欲加諸膝曾何足云承指嚮方業已寓書寧遠第枯株散木惡用不急之言幸然自上下之敢不唯唯比年伏枕舊業率多遺亡近始底寧歸將收輯全集明公力任授梓夙有成言督府少借須臾敢冒以請計且入掌邦政更胥後圖瑣瑣主臣什不盡一

顧開府

越人自薊門將命還報辭溫幣重心目充盈古之論交傾蓋賢于白首即不佞無似明公則其人乎出鎮三韓不遑脩賀遼陽大捷用告 郊廟神祇簡在膚

太函集

卷之七十一

七

公無論上賞不佞春下吳會尋盟弁州載弱弟俱因而就醫京口歸塗觸熱避暑焦山適督府遣材官遠存是爲不佞門人潘廷試來書云俟其報命即遣入遼竊喜紹介可乘因時亟問江淮水溢二麥不秋兼聞吳楚之間竝傷稼事西北三時不雨邊人糠粃不饜豐歉乘除即藿食猶多卻慮明公雅以先憂自任輒復緩頰以聞千山拳石一區的然作青蓮宇猗云足跡所及無此神奇熊軾東巡曾一褰帷否也

蹇督府

昔在癸未不佞兄弟故有弁山之期及聞翁自吳會

入薊門幸與行會屬弱弟病瘵竟遲遲不果行尋走
一介特達江關則前茅北矣薊門當輦轂下坐鎮
內史部中保釐東郊居然周畢事也重以隆上都捍
北鄙金城天府恃以爲安開府之身則宗廟社稷
之身也鄙人嘗以奉使至斯其舊游乃今翁在行間
即山川改色五兵六纛不亦霜飛星爛乎哉春暮尋
盟且携弱弟就醫京口歸塗憚暑屏跡焦山適督府
遣材官遠存遺者爲不佞門人潘廷試廷試進行報
命紹介可乘敬奉起居私布悃欵江淮水溢災我來
牟乃今原隰瀾漫又將害稼聞直北三時不雨邊士
太田集 卷之一百二 十六

磬磬翁任先憂獨勞高目鄙人越在艸莽願微帝力
以終餘年咫尺不具陳侑械附上

不二上人

休寧人從座下來承手札兼以大士像知凡夫猶存
注念感之重之自戊寅以來日嬰疾苦大期伊迺如
牽牛而就屠家欲叩真詮邈不相及札中四故密諦
在焉然肉團心不敢妄憶茲屬休寧程生朝謁附布

區區

張太史

家食以來都使絕跡高門方後公于夢卜不佞不啻

日幾幾望之晷見戴匡南徙郎位有目者率自以爲
昧也不佞蓋瞋然不知所云徂夏就醫三山幸與金
陵密邇聞公如南省將胥命於國門尋聞以文事行
竟無繇通一札自是則不佞兄弟疾苦相乘顧嚮往
終不能忘謹介舊材官問起居狀乃今政由上出
右文學而親儒臣公受上知有年一旦而左則何
以故譬之日月譴則見其食復則仰其更重光重輪
固自若也上方銳意法祖秉全智而樂成心東
吳徐公西蜀趙使一蹶而起率以相業竝聞上下相
濟若和羹皆是物也不佞老奄奄至志畢桑榆幸少
太田集 卷之一百二 十七

須臾猶及見公命世之業則非望之福也

馮開之

淨慈西閣之言賴翁主盟不虞以下地先行竟虛壇
坵清秋蕭爽即游倦尚足稽留重以自翁命之所不
從頌者非夫也第季兒婚期既迫將待不佞醮之七
之日入舟不任踴躍宣城之弔當卜何時倘以獻歲
行猶可侍杖履也

傅廣居侍御

比年聲跡踴遠僅託神交公遠將上壽姑氏之堂微
里言以命酌力疾從事殊不成章既而將命自京師

辭溫幣重鰓鰓然若加諸膝不孝則何脩邪驛聞推轂群材濫及無似工師之所寓目不啗鄧林安得機社也者而一顧之殆將以無用爲用耳古者受一人之知乃可以死明公則億人垓人之人也不孝即九死奚恤焉攬轡西巡計尺一無由專達公遠則以都使出入相望可代往陳第行部森嚴不敢將幣屬公遠就道私布願言明公真悟無生當是文殊應化黃金法界儼若獅子舊游北面五臺恨無能持鉢相從耳

王恒叔

大田集

卷之一百二

十八

自不佞歸省歲星一周驛書希至山中即至亦不敢復置口耳獨得明公封事則琅琅誦之竊以操國是若權衡通國體若賈董古稱經世大業其在斯乎比年習屠長卿嚶嚶千古視當世獨於明公伏膺乃若不朽之言挾齊秦跨吳楚則又明公之緒餘耳猥以年力遲暮虛負同時南望赤城無任俛仰春來二暨爲崇伏枕經時不自意使命先施發自姑孰盥受五冊如奉五辰手之霍然未卒業而有起色聞輶軒方有事白嶽計猶得供屏屨於信人比來久以病廢思悉屏鉛槧顧不敢方命長者痾病良已誓將具草

請裁隣吏過行率爾陳謝不具

又

雨集溪淖不遑起居尺牘先施重以遊仙諸什手讀三五若凌千仞而梯五城雲門之瑟絃嶺之笙洋洋盈耳方苦足瘍爲崇安能效邯鄲步邪少霽當而陳布狀先謝

弇州公

西行秋以爲期成言具在幸而不爽不佞二三兄弟將之嚴瀨以逆榜人聞長公欲避東省而間出餘杭此則東南一蜀道也即車煩馬敝勞將不勝要以深

大田集

卷之一百二

十九

入冥搜一開混沌山靈望此久矣所過山縣可當蓮廬獨昱嶺以西當卜一山家以需即大儼然仲秋命駕二五之夕胥命白嶽之巔亦一快也

龍君御

千里江關黥然一別分携契闊兩心同之觀濤後始歸秋且杪矣歸而病脾病胝繼以病歎血病痞病瘍猶席寵靈尚存一息乃今手足如桎心思如焚堅卧太函勿問人間事矣家弟貫遂成兀者有如狼狽相依會客廣陵不日始還舊服君侯垂翅而翔故宇奉二親以歸黃泉道中情狀若何居身安善若何祇今

續伊誰氏之盟舉伊誰氏之子別業藏書作何部署
興文經國作何探求殆亦不佞汲汲欲與有聞不任
傾耳疇昔決筴是冬當北上補官今且及期行色何
似例有郡文人部猶將發一介入新都否乎濟南公
生祠徂秋完矣蓋倡之者二三有力孰敢不從雲土
甘崇不無八伐即直道之民是在不佞寧詎能爲嚆
矢邪古者升中必藉名岳白嶽登封之始故有夏屋
二楹郡人叩之丁明府將就其中立二碑其左則碑
雲杜公其右則碑君侯遺愛其文則不佞舊草而潤
色之者也塗中諸所投贈計若干篇增入者未增梓

太山集

卷之一百二

二十

行者未梓大都二豎作惡百兩不遑屬楚使趣行力
疾草草取通名耳

呂玉繩

猥辱式閭之再儼然以身下之以幣先之聞命主臣
不遑辟易亡匿里社有類鑿挾日而歸馬首東矣
倏忽再信計程已達宛陵用是專力起居謹布狀陳
謝一謝東面願收成命毋爽名一謝先施願反多儀
毋傷惠倘然不棄衰暮願納之爲布衣交疇昔忘年
皆是物也世方尚口右骨鯁而左雕蟲脫或負俗而
行不前則御彼已俠少率斨斨而吠老成乃若追琢

承家章相命世惟相君一人而已誠願彊立不返爲
千古任斯文即老諄無能爲徒庶幾旦暮遇之矣質
明有事白岳當屬丁氏子繪一筵附三詩上之

徐茂吳

頃役夫行不佞以藥瘍而闕問屬俞美長歸陽美附
尺牘申之直指使君乞纂四六成書于時計且卒業
倘登潢已具幸以一部寄病夫甌越歸來著作饒富
亟須郵致以當觀濤美長雄視江東所折節引避者
獨君侯耳相見當有品騰願欲樂聞

姚方伯

太山集

卷之一百二

二十一

頃次焦山屬門人方士枝奉書專達計無沮格昔武
戎政夜宿龍華善比丘大千往來頗習少選則少林
法衆上書大宗伯迎大千爲宗師相別十餘年大千
業已西返其門徒以大宗伯陸公碑來告不佞爲之
塔銘乃就吳中勒石屬周公瑕王百谷作書亦希有
事也其門徒真理幼本寺人獨力載碑以歸少林亦
爲勇往第由偃師登陸去少林九十里而遙儻得丁
夫二十四名計六日可達幸隸君侯分部願乞餘力
于大乘且少林道險而汚萊願先遣羽書戒彼中法
衆併力開路庶可無礙君侯方爲廣大化主幸得一

振法音繼往開來亦無量功德也即次草率願上慈鑒之

喻那相

君侯東矣秋寓俞公臨一札其猶未達邪札中期以獻歲戒長兒代起居兒方命醮而女於吳遲遲未蒞歲之杪袁非之奉履善歸雲間榜人失期竟與尺素左矣吳使將命僅筒申之重以贈言一章光風在握直將礫百朋而瓠九鼎沈痼爲之霍然宇下失一莫生殊自可惜不佞兄弟留滯病鄉蒲柳桑榆迴風落日且迫海內窮交落落獨君侯猶以一眄先之瑯琊太白集 卷之二 王

李寧遠

君侯建不世功即什一可侯也僅得食邑疇足以爲什一報邪將種翩翩儼然干城相望 明明在上簡在世臣鄙人託宿昔之知帖帖自喜功高見忌或相

求多自四國以來未之或免要以 帝睠滋厚公道滋彰凡在盈庭則皆君侯弼士也鄙人瘳瘳未滅疾頻仍先之不能張旆伐以輟燕然後之不能暴孤忠以杜萋菲即不腆之問不及三韓疏節有端何可俸指適督府遣材官潘廷試存問山中其人爲不佞門人蓋名家子來書俟其還報將復遣之服役遼陽因而紹介可乘則鄙人之上願也開府顧公倣儻閑廓國士無雙雅推赤心慨然可共緩急鄙人嚴事之久矣勃海何幸而得之近之大捷上聞用告 郊廟特恩殊錫日幾幾而望驛書奄忽邊秋凡百更需嗣太白集 卷之二 王

太白集卷之一百二

太函集卷之一百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三十四首

袁大家宰

里中介程儒士上書既閱三時得專達否莫春脩弁山之約吳閩幸遇長君上卿之居環堵蕭然如故長君則誠師儉者也不亦濁世之賢公子哉弱弟病脾踰年載之就醫京口歸塗憚暑遂匿焦山密邇金陵未敢輒通竿牘茲屬沙門還瓦官寺肅狀起居不肖頃草瓦官寺碑欲借大宗伯之尊以爲宗主茲地原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著古額迄今專事祝釐名正言順而事成賴翁在耳明歲親携李兒入監庶幾得盡願言茲不具述

王長公

上脩先伯父卹典舟車畢集初連二三兄弟竊附子行風敦世好旣不能一酌墓下復不能走蒼頭奉赤牘後曠典以愜離心夫豈自絕乎哉二豎子崇之耳顧家弟病殆自昔歸咎新阡遂受命形家決災改葬百日始畢藥裡勞悴不支日與二仲言長公自弇山起矣寥寥聞問無寧以北山見猜承專使將命函中纒纒宛如宿昔一聞次公起色若懸解而心始寧嫂

夫人少安子舍具在計當勿藥公方神王即金馬

啻陸沈況三老受恩最深今茲禮數尤特律以施報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公第安之菟裘未爲老也不佞倘不卽世願攝五湖而居守之大宗伯公用情肫肫愛人欲加諸膝比來蒙我所不諱繩我所不羈彌縫我所不周推輓我所不利懼于物色者之心而未敢言即未獲我心德我多矣于時久淋害麥斗米百三十錢接壤同災分部遏糴今且傷稼淫雨必亢暘乘之杞人之憂不在四方而在八口幸高廟之靈足賴願公等戮一奇以救目前騶奴受倩乘使往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又

傷哉次公天折東南一柱矣五內崩裂不啻震于其躬舍弟貫自卧內聞之則仆而僵哽而咽矣吾黨直以臭味相近意氣相投白首同心赤心同膜索之形骸之外奚翅手足肺腑乎哉竊計或有不齊必無蒲柳疇昔焦山言別則神王無如次公旣就奉常乃復

請告不佞惑矣迄今四月亦既有非常之聞東來嗣音尋得無恙舍弟皇皇專力脩問屬從者病不果行申之大侵日不遑暇乃今竟成契濶徒使我不愜于生歟交適方建元子嘉樹行附此申慰身後之役謬及不佞其何敢辭願長公概述平生即可從事毋敢微面命爲也承示舍弟故儒可推恩弱嫡舍弟蓄此心久矣不佞懼無前例乃竟寢之公于典故無所不諳願從決策季秋當束芻之澹圃一哭次公因過秣陵私與公慰勞而返頃爲諸生紹介計必一召而進之丁海陽有事澤宮容嗣布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三

王大司馬

太上耽耽圻父左昆明而右薊門則以表東海隆上都非旦望不可旣而昆明得謝簡在師中自畿甸以及要荒莫不手額以頌明德不佞出入亞旅先後垂四十年矣若楊襄毅譚襄敏二公幸而從事彭彭業業並在兩驂今茲造父負綬得時駕矣超乘而上則其優爲吾黨且爲之揚眉亦千載一時也第尸祝互割簧鼓相搖雖二公已當其難此則難之難者也竊謂翁猶承光含景直之無前第奉盤水而進之決浮雲辟不若難則何有彼其勲庸祿位何假緩頰而獻

諛顧僻居一隅迄今始得紹介脩賀比來鹿門問病殆及崦嵫幸而朝露未晞駸駸起色家弟仰荷藥物之貺亦幸苟延雖未祛或於司命無忤耳周南麟趾日幾幾望之願藉手司馬門日焚香以祀玄鳥家弟不及聞行者狀竟闕起居兄弟故皆酒徒今俱以疾斲酒它日聞翁舉主器西酌大斗北面一笑而酌之

又

中丞蹇公專使來命則以翁邊疏成集屬不佞序之誠知石畫弘詞殆難爲序顧鹽梅膠漆寧詎自絕乎哉即力疾千百言良以塞責阿房合殿安事華門要以茅茨土階即華門何陋不佞奉前茅進直以寓言投之主臣無任

又

比部舍中兒肅將貺命溫厚懇至淪浹何可勝言不自意以褊褊裋褐之夫洊得此于衮衣章甫彼山巨源嵇叔夜猥云有道之交乎哉額餉自昔受成竟扞多口賴明公爲之一洗如滅丹書草莽之臣庶無罪悔饗賜多矣兒曹無似不諱其蹄齧而見之消人明公以爲轅下駒也恩斯勤斯不佞竊以爲過矣高祺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四

之祝計當效靈日幾幾望之孔釋二氏翩翩至矣疆場時有瑕壘明公焦勞居多南土無年此中米價三倍即家食食貧不足恤境內謂何不佞卧起如常重聽滋甚顧天而禱顧得及于樂歲終餘年耳

徐少司馬

越在草莽歲星已周即聲跡久疏嚮往彌切蜀脩疆事一借專征竊以狐父析薪如之何其輕用之也翁至徵三萬衆持三月糧露布西來平羌猶振落耳不佞逋從軍旅未嘗聞神速一至于斯千將之材此其一試由是而握樞衡勒鐘鼎直將翹足待之承重使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五

入新都儼然存問重以勒功之役策驚以當前驅蜀中作者如林不佞何敢越俎顧專使自數千里謂方命何且郡大夫程督日嚴不敢引避不虞疾苦日甚梱內尤深醫療百端不遑力疾從事羈使踰月跼蹐靡寧計報命業已稽程無所逃罪勉事鉛槧殊不成章始讀翁疏義核辭文忠敬諒直宛然晁賈國手即謝少叅君紀事亦自擅場即令不佞庶無疾病將欲奉薄技于作者間難矣難矣加之衰憊疇能當下駟乎哉茲具藁附使者行姑追簿責儻然爲不佞藏短置而不存德之上也抑或引之繩墨棄其窳獮其瑕

亦其次也如以是加災于石是將獻笑大方不佞懼矣惟翁體諒之李郭二總戎及朱叅將亦皆宿昔村官茲得以過爲功非大造宜不及此即君衷然高舉何論龍門世家頃失逢迎迄今舛舛讀公奏議竊欲綴數語于簡端懼益遲遲異日者將附郎君轉達

沈純甫

徂秋相遇吳閶知公浩然有歸志頃瑯琊書至復聞裏言顧聖主能遂公之高而當事諸君子不能挽公之重斯其故蓋難言之矣初擬明春携季兒入監取道而客解醒閣中茲不其然異日從游方外耳邵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六

長孺一旦暴歿傷哉值俞羨長東歸附布私臆入暑疴作繼之手足皆瘍瘍甚未平繼之歎血力疾勒狀百一不盡所欲言美長故嘗受知韋布中最爲第一計公當刮目非復吳下阿蒙

龍伯貞

鄙人家食久矣當堯舜之時日幾幾而望知人安民之治不虞咎徵一旦謫見三光迺者議及夔龍竟從左次此非羣望不典孰執其咎哉聞命初下自耆舊以至吐隸自胡考以至兒童莫不始而錯愕既而徇復繼而號咷終而憤惋何以故以薰爲蕕以白爲

黑故也 君門萬里誰其能一叩之鄙人藉三世之
和饗五稔之澤則其震悼悲憤可勝言哉夫誦者盈
庭薦者累牘謳歌載道尸祝連城卒之片言可摧泰
山九仞終爲弃井卽其計得矣其將謂吾民何其將
謂吾後何要之有生之辰此焉當院唯徂秋以後獻
歲以前相君喪一夫人塲二公子聞如夫人者一人
又將不起誰其中之幸而失得不入于心強飯如故
無亦孝思無所解懼罹孤憤爲高堂憂卽承家之教
移孝爲忠忠不見明孝無間也要之相君年少耳饒
勳蘊藉敏則英揮美則章相文則經緯具曰希有群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七

材猶可與能至其德性春容器度閎廓雖或名世猶
以爲難由此而砥礪裁成司命者其將以退爲進也
聞太公因事督過鄙人竊以爲不然周孔何人多口
不免毋重耳而望之深也第扶桑之日天路曼曼蒼
蒼涼涼正義和調御之候也竊意相君逡巡退讓一
息扶搖屏居武陵爲著書計歷二年所用示不競不
求之本心坐待公道大明人心共惜然後出就簿領
惟所命之人亦有言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由此而往
則皆坦途順風而翔又何有于九萬里都人士及諸
父老屬鄙人以碑遺愛不敢以不工辭適使人報命

衛中率爾布狀百泉詩久負諾責不日圖之非禮具
目附上

馮開之

公殿內計非不佞所敢知要以天馬一斤上閑滅沒
超忽復歸首服以是爲公謀者衆矣不佞則以公爲
西極教主故吾在焉視彼儻然任其來去公無預也
不佞負疾經年入暑猶甚病疴未已繼以四體皆瘍
瘍甚不平繼以歎血乃今形如荷校心如焚膏尚未
知所帖席屬俞美長有東歸之役附布其私舍弟屢
荷馳情病瘵如舊此中情狀美長一一能道之沈太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八

屠緯真

虎林聚首契闊少紆于時徒以千喁相承形骸相索
既復離索四面惘然錢唐入舟痼疾復作歸而掩關
伏枕亦越三時雖郡縣大夫里社父老巷車戶屢跡
不及庭兼之家弟里居亦以二豎作苦啁啾原上容
不免憂生之嗟疇昔壯心不啻銷亡過半矣胡生將
命入境則足下五七月書疊疊數千言大闡函三爲
一之教不佞蓬心未翦寧詎能相悅而解哉竊惟三

教區分自成周始本之三五以上天下爲公大道之行變皆無爲而化即七佛迭相持世未聞有所建明震且閭浮淳龐自若殷周茲降禮樂乃興迄于末流以文滅質故玄元反本敦始載清靜以寧壹之悶悶醇醇亦猶行古之道也仲尼北面尊之曰猶龍至矣佛居西極未始與中國通老氏師之孔氏聖之宜必有概于中者世儒爲政絀黃老而進瞿曇殊不知寒暑異時燥濕異地夏蟲疑冰篤于時者也越距章甫局于地者也大時不齊大方無隅固爲是規規乎要以通時變協地宜則吾儒之資也足下經世出世之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九

論誠有味乎其言不佞何知夫道一而已矣老氏之求長生釋氏之離生歿則各以道術裂之裂之則亦一術也非大道也羲黃之在宥天下能仁之普濟衆生經世則其優爲視席徒轍環無讓矣乃若龍德屈伸浮雲富貴謂非出世者之爲邪昔弇州有言以老氏治形佛氏治心不佞足之曰以儒者治世亦此意也但治形治心不足以盡佛老顏子王佐出於心齋坐忘殆亦相爲用者耳藉令探之無始則佛統其宗鎮之無名則老返其朴施之無方則儒適其用淵泉時出參和不偏三極大中之矩在是矣夫是之謂至

教慎勿以言語文字求之但暑昔有異徵頃示其狀蕪聞大有著作作業已成一家言儼然出而私示之庶幾振我聾聵元美胥命於白岳乃復更期於仲秋茲將蒞使申之但得許可願足下建一庵從南海至一時與國或吳明卿李本寧徐茂吳其人胡生大不得已於海陽顧賢丁元父者不絕口其人長者惜不能具資斧祖之龍君御不復相聞聞都人士多口未息是冬入補未爲愆期白榆葉已屬程氏兩生梓之病起始得詮次尚未卒業大約入梓者什九逸者曾無幾何宛陵葬期尚未主卜不佞行年七九是歲憚於

太函集

卷之二百三

十

遠遊足下會葬何時遲速惟命

龍君御

屏跡幾二年所當出無疑蔡掾于今始行計北轅須獻歲乃發歷羊腸而趨大道不亦恢恢乎哉僕負疾經年歎血滋甚遇寒則鬲中不利不無憂生之嗟獨諸草多逸亡未遑成集將若筭之環堵爲一家言二暨陸梁不能就緒或天護其醜有意覆之乎行間二卷具在竟以久疾因循新詩鍛鍊精嚴愈益深造五七言排律才氣逼人昔嘗以中權待君侯此真師中長子也江浙一二州皆地惡獨滁和廣德爲宜儼然

奉檄而南取道錢塘一週嚴瀨亦一大快事王長公
夙有白榆之約秋以爲期僕欲訂明卿本寧長卿茂
吳元瑞諸君脩西園故事會長公有事堂斧茲復下
徵書計不果矣疾甚卽作此書毛穎凡再三廢其情
狀可知

陳立父

粵自新都入越奄忽五年不佞衰疾相仍不遑問訊
徵書至則避京兆而就蘭臺兩世同朝且清華賢于
焦赫乃今博士君入矣卽即潛何負哉頃博士君胥
命嚴陵作十日布衣飲黯然而別不及致書屬門人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十一

方于魯行附此私布

呂玉繩

宛使報命附上白榆社圖驛聞相君首徵書一喜一
愠積勞五稔茲始擢之侍從之間道將大行故喜第
初日出于陽谷大明始升僕薄螭蟠將爲垂老別矣
從茲契闊愠不亦宜乎聞主爵虛席以待相君似猶
賢于臺省乃今臺省爲政率抗直言爲高昔人願以
忠易良或曰失口要之良得全而忠有闕良固不害
其爲忠乃徒以亢爲忠未必皆朴忠也相君家法具
在其得全全昌者哉排律一章用代贈車一乘北轅

且發無能送之以不肖之軀願述平生之言日力不
逮不腆饋饌敢布之庭主臣不佞

詹吏部

神州仙署不啻木天第都人士之趨下風亦若百谷
之王江海不無事矣比來白下論文大率尊六朝而
卑千古淵珠山玉嗜各不同第能千古也者不患不
能六朝能六朝也者未必其能千古也于時豪舉爲
政老諄謹避之耳寧復尚口爲哉聞王次公將以告
行果得請乎其未也

汪計部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十三

頃以衰經蒞宗盟幸接深墨之色卽鱗川以文獻特
著一見而知亢宗若文之昭魯之季於是乎濟美矣
時負不蠲之疾從事不恭乃其心愈益汲汲昔歲碑
先龍驤公墓帥諸長老謁之律以形家當不在登源
下舉宗欲建祠事其地亦歸吾宗蓋自鱗川而徙青
谿多好事者會有三山之役竟爲築舍道傍之言待
其人而後行願公等異日圖之耳聞以度支就留署
具在父母之邦人言仕莫善於郎潛譬之尺蠖非群
耳目所及雷師一奮始啓蟄而天飛理有固然公必
不薄此矣

余太學元咸

使至沔承問遺饗德厚矣太夫人年及大耋謹具俚言一軸壽之雖云愆期自今以上皆千秋日也大郭爲江南第一名山而文獻不足欲爲之志惜太寥寥鄙意須畢索原嶽之勝以足之庶幾可爲此山增重耳振衣岡欲作一銘屬邵長孺勒之方碑狀其勝槩然必得一石亭冠其上乃可以免風雨霜雪之侵食其云俟渠金陵還與足下經始坐冗宿使五日幸亮不共

吳明卿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十三

丁元父居鄰邑日望杖屨東游公則以無煩東道主辭焉迄今紫氣猶隔三天子都矣敬美卽世長公不免過哀不佞將赴白下慰之然後赴婁江一哭聞公來視郎君入試相遇亦奇適季兒舉孫濡遲未發旣則祁寒且至衰年惟恐不勝聞之都人士言公不果至計期星聚竟作參辰獻歲當更圖之亦未可必楚使奉書來命茫然空谷之音疏文大奇前無古昔江南歲惡斗粟不啻百錢千里罄罄糊口猶將不贍魏國就木臨淮召入有年司馬司徒二公難與語此俟歲之稔庶幾共濟者有其人鄉人謂公將爲白岳之

遊誠願掃除壽宮以待齋宿屬典璽君還報紹介以聞有懷不盡

陸大宗伯

不佞道昆一切廢問謁者十年所緣弱弟病痿載之京口就醫計取歸道于三江並侍几杖旣而負疾速反竟爽成言歲杪衰履善客新都謂季公無恙使者將命至始聞先生服期嗟乎泰山有常尊梁甫頽矣道昆離索且久不啻震于其躬先生友愛肫肫奄忽異世浸假緣空懸解謂在何第行義風節勲名季公皆足不朽白駒何與修短請以齊物觀之故業久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十四

荒痼疾時作長者之命詎敢不共幸而狀具平生片言無所溢美即長君手籍佚事率皆精核周詳擬而次之即不工非不信也力疾具藁挾日始成蓋悉屏心思所可從事者六時之一耳蔓言冗冗亦幾五千增事省文有志未逮即於傳體不合不敢以拙工而約連城引而直之則惟先生之繩墨在九原可作庶無遺憾乎哉重問加遺無任跼踖懼畢方命謹奉文待詔一圖篋篋栢棧附使歸璧驛聞自天存問寓內莫不喁喁竢憲乞禮成願覩惇史有懷嚮往不盡願言

又

太上加禮元老特遣所部存問里居比年一再行之乃今海內直以爲千古希覲無亦儀刑典禮交相重而互相成自有惇史以來斯爲盛矣道昆蜷局巖穴無繇快觀光儀遙望慶雲亘天自北斗垂於東海第北面稽首稱萬壽東向加額祝萬年耳清秋寥落穉事僅登使者至自雲間乃拜尺一之再道昆惟辱命爲慄慄無能去垢而一洗之猥蒙不斥不馴不程不逮爲幸滋甚寧詎敢望加咳唾傳皮毛乎哉手讀再三有覲欲歿公門家教世濟章相中甫高跼作者之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十五

陸孝廉

徂夏遇翁生聞尊翁無恙袁非之數相見其言同僕索居餘十年跡疏心暱第苦不蠲之疾無繇一致區區家監西來得尊翁計僕以海內兄弟猶不忍聞足下斬焉衰絰間寧詎能回面而釋深墨第尊翁正氣在宇宙高義在邦家直言在諫書厚澤在開府且也伯兄在規矩賢子姓在箕裘是皆可以生死存亡父

師百世足下猶然望其孝子之心與故業就荒累年悉屏鉛槧重以尊翁馮几之命申之宗伯公尺一相加行實具陳直書無飾庶幾得以藉手用追不共要之宗伯公筆出史家其文省足下筆出家史其事詳將從省懼義不彰從詳恐體不協僕寧示朴無寧掩瑜狂斐不知所裁誠自知其失體有如九原可作願足下引斤裁之不腆莫之几筵布狀附上

又

不佞雅言文事以言狀人猶之繪事以形狀物狀族物者什有八九狀異物者什有二三狀神物者什不一能何以故希有故也中丞公從大宗伯接袵而起于喁同風章之物米不猶麟鳳龍虎乎哉即付之良工不必速肖不佞拙工也辱命固當長君策驚而齒之駿匿瑕而傳之瑜非不佞所敢知也將命者再至二札數十百言其言壹稟於孝思寧事枝葉顧意肫肫而辭疊疊質有其文三復蓋三歎之亟馳里中示家弟貫貫亦伏枕三叩第方僵卧不能贊一辭不佞竊謂古之荆蠻今之岐鎬光天之步如日高春固宜有振起平原羽儀當世則長君其人乎道旁之李有視木桃幣重瓊瑤報於何有玄壺縞帶如命拜嘉懼

坐不恭蓋非始願所及不佞蠟栖久矣不復被章服以侘田間謹完壁歸薄具附申望室副封私布不任主臣

又

當世人文之盛豈建元而躡開元正嘉以來兩端爲政師心者自爲周孔剖心者自爲逢干耳視僂僂不楊則墨一二執政從而厭薄之高捷者乘之毋干忌諱猶之慕耀之蟻殪亡與亡散而之他惟恐留滯乃今環視寓內安得孺然獨立若而人哉不佞一病十年則天限之矣家弟少年狂態亦涉不羈顧其志莽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十七

趙少宰

上方嚴事 高廟乃命端尹以少宰宰故都彼其耳視者或將以出入校重輕以南北校遲疾非然也宰公之取重不必在朝端而其不疾而速者不必在跬

步不然海內日幾幾以執政望之久矣奚搏羊角而南爲昔因弟子及門幸得紹介之再旣自京口還欽宰公亦以召命北行不佞卧病終年不遑聞問適門下士汪宗姬復監肅狀起居秋後携季兒入成均城南招提庶幾可卜良覲凡百尚需面布

張督府

明公以鴻漸之翼搏扶搖而上之不佞啁啾蓬蒿間可望而不可即重以衰頹疾苦一切絕境外交大司馬爲明公肺腑親習聞高義即跂翹嚮往不遑自通近得薊門書則奉明公命而以大司馬邊疏屬序不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十八

佞廢故業久矣且病也嘔血孱弱不支重專命無敢辭力疾草若干言以求塞責即薊使還報不敢徑附一札而蹈不專適長兒以援例北行因得以通家子謁大司馬且將詣薊門稱謝願因大司馬紹介而見之轅門癡兒不讀父書過時始就佔俾然猶不事章句竊窺六義爲瓦缶鳴吠犬奔豚皆是物也儻與其進願以法言繩之戚少保受知特深奄忽即世聞病革無以爲湯藥費身後愈益寥寥即數奇不若飛將軍而食貧以歿過之矣和連葬地誰能從海上乞一抔土哉當其從譚襄敏公列亭障召戍守南兵入殼

者居多迄今且二十年募者故而代者新數率駸駸弛矣然南兵之足賴者氣也其氣故壯視主著不啻燕人浸折之則銷暴折之則激縱之則不掉養而練之則可必有功不佞故嘗待罪行間與二三君子同心一體雅聞明公集思廣益虛已受人言涉未同不敢不盡極知唐突無任主臣

李少宗伯

疇昔從太史公都市游得之目成者什九公方推先大夫之愛一眄先之相與莫逆于心無庸聲音笑貌爲也家食十五年所墮若昆蟲獨從丘里聞公就陪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十九

京貳宗伯時而踴躍幸然藉高廟之靈逝將携季息入成均庶得通名謁者從王山人持申命之辱儼然以文事屬之先以溫辭重以厚幣不佞啁啾蹣跚不越丘樊乃今搏我以扶搖饗我以鍾鼓不任明矣竊惟先宗伯公以下奕世名家不佞備在通家無能爲役公復繩郢沔二君子以匡不佞不佞則何敢辭公旦夕上程書譽命逮于三代王父無論墓表直當作神道碑矣使者謂公有召命不得固留于其行肅此以謝不敏他日脫藁當專力上之

潘秘書

不佞一病十年駸駸愈甚逝將養餘生屏苛禮一切謝境外交執事簪筆掖垣西清應制自唐供奉以往此其代興稽古之榮于斯至矣即伏枕聞之有起色吾黨幸哉所不以一札相聞未嘗自絕第都門無片牘久矣幸毋以北山見猜長兒不讀父書猶之放豚吠犬今始從事佔畢薄章句而剽聲詩則以犢鼻市中奈何出逢掖下將輸將作列籍成均不佞第避不祥聽之而已兒故泛駕旣壯稍馴戒之勿伺縣簿之門懼目偵者將謂爲乃翁往耳沙堤屬目者衆動輒因形吹聲不佞將令掃門嫌于炙熱抑或過門不入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二十

則豈塗人子邪私布裏言高明幸啓

周督學

自不佞牧南雍州先後三十年所都人士親不佞如夙昔不佞何脩而得此哉比明公起家輦下相從出入私心如結不暱而親及得請歸寧家食而歌帝力居廬伏枕歲盡如馳明公德業文章高視千古頃聞登國士主賓興以人事君茲其始發乃今秉功令蒞中州河洛人文再覩成周之盛是惟楚產且于故吏有光期迫及瓜聞尚未代屬海陽丁令君有出疆之使專力附之偕行幸一通名私布心曲隣邑仰令君

若父母近屬及門者若而人令君雅言同升皆楚材
惟于明公莫逆以故因之紹介即亟唐突不辭屬出
位有嫌未敢舉輦路車出境當修不腆以布未將惟
高明鑒察

俞美長

足下書三至一何惓惓丁元父以不弔其亡孺人之
故嗾嗾足下之疏相見計驩然矣迄今未得選目時
或擾心足下新詩似無加于疇昔無亦締造多事僅
以餘力應之邪僕望足下者甚殷而禹金則以僕許
足下者過當竿頭進步足下幸勿忘王長公進上卿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二十三

足爲吾黨赤幟四海九州之大竟不能容一詞臣又
何補也吳翁晉見客其步屨不讓徐屠特猶滯諸生
未得投鞭釋鞵耳八月家弟病甚幾至不支近始就
平廢薦猶故開歲有河豚之興或取道覓足下陽美
間王生歸草草私布不具

周國維

自昔稱相知者不必生同時居同域也或千古而神
遇或千里而神交聲應氣求于喁倡和猶風之噫簸
鶴之鳴陰吾黨其庶幾矣不佞索居荒僻僅從海內
耳視使君頃得露布一章則又以耳臣目浮所聞千

仞矣屬方生入蜀冒昧通名不自意得當使君相視
莫逆猥云嚮往有日直將加章甫於越人傾耳下風
汗流浹背竊惟詩書異教升降異齊風雅之變極於
唐典則之貽窮于漢 明猶盤古玄黃載分稱詩不
謂無人比事難與道古使君之詩不概見頃從方生
懷袖一見之二札加遺宛在三丈二京之上前塗九
萬將負青天顧俯而比翼鸞鳩有亂羣而猶耳不佞
結髮通籍中歲服勤頃家食十餘年困于二豎有志
未逮司命殆將錮之歲月坐馳偃蹇待盡經國大業
端有望于使君雅聞西極至人願卒爲弟子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二十三

周元孚

僕從海內嚮往二魯公有年矣第出入背馳未奉赤
烏顧始得公于著論旣得公于建言乃若宥密深譚
堪輿妙解庶幾乎得公之萬一矣家食且久名氏不
通于四方比年疾疢頻仍自任疏節猶之乎昆蟲在
瑾不聞雷聲屬舍弟道會負疾金陵偶得一望顏色
始知公之急僕亦猶僕之急公第僕坐唾餘自甘蝸
殼豈膚寸亦作雲氣能致神龍之一晒乎昔云千里
比鄰乃今則千古猶旦暮也秋後擬携季兒受業函
丈于時久亢不雨懼復無年衰白不任畏塗且復次

且如故屬蒼頭往省家弟紹介自通凡諸勲烈聲名皆出緒餘無敢緩頰高明諒察

江計部

公就徵車竊計繡衣持斧出矣計部閒曹留都散地得無歎陸沉乎要以不失故吾無問推轂當世居言責者豈盡三代之英抑或浮慕敢言以退爲進視彼捫舌者大有徑庭律之傷國體擾人心其失等耳秋朝徑趨省署節勞省費居多由是五稔可得專城頤陽勲名當不出淮陽下屬郎君入子舍謹勒狀私布之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二十三

王真人

僕事佛無驗乃歸故吾先司馬嘗慕長生亦竟無驗僕用以爲鑒絕口不談得吳使君書楚然而振空谷聞以大道導以至人如聞獅子吼遇白牛車所不徧動徧踊者非有情也適閉門治疾期以仲秋出門良覲在茲遇而不遇天無幸明矣方敬之于僕莫逆志在烟霞奄忽淪亡惜也郎君居亳州恐不任護持之後夫既有成言矣試一就之弱弟癡兒不能肅客倘然信宿願解一日之期屈過函中一談

余真人

凡夫結髮始仕直以章句求儒既壯竊聞高譚直以聲聞求佛中歲求端于心性未窺其藩畢弃曲學小乘猥自以爲聞道卒之支離扞格卻步不前漫衍無家自任天放斑白而語愈失矣劉少仙見客一見而定方外交于時幸得聞一二緒言不啻雷聲啓蟄凡夫蚩蚩耳何脩而得此哉龍沙已及昌期賴真人爲盟主少仙有事壇坫息趺函中重以龍象龍靈豫徵夢卜屬宗人子西逆牛車倘然紫氣東來凡夫願供几杖之後茲出梵天入魔境游戲三昧是謂真人凡夫日望之矣西面屏息不盡願言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二十四

太函集卷之一百三

太函集卷之一百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三十三首

許相公

不佞道昆越在草莽何敢與朝廷之議于威福之權第吾鄉故有任事之臣功浮於罪時蒙世祖見察迄今未白其冤此亦相公之所習知鄉黨之所深隱者也第威福自天子出無敢囁嚅而吐一辭幸而政府直道贊襄虚心容納無幽不聞無枉不伸凡諸疆事未修躬行無缺藉今在辟猶追錄之蓋將以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惟蓋勸忠以瑕疵棄過者也當胡少保在事東南岌岌乎殆哉彼其以五餌餌夷以五間間夷成則上功否則無赦一反手耳于時事由中制政以賄成少保內不顧身家外不顧毀譽上不避刑戮下不避猜疑如將以糜費結納而繩墨之固多小過卒之敵如就縻墨如受鼎蕩平底績遺東南數千里之安是曰愚忠其愚不可及也太上廣厲臣工無論存歿二三元府操其衡石至公至明鄉人寧詎以月旦之私借資九鼎第匹夫匹婦猶能止雨飛霜況世祖之力臣寧即湮滅此者東南不歲九原尚亦有望乎哉自

嘉靖以來吳越則屬少保百粵則屬司徒八閩亦嘗屬之不佞皆新都產也猶之四坐具在酌者乃行巨觥皆曰不勝惟新都能耳既舉既醕則又曰大夫醉矣將安用此酒徒少保之功獨優其受法尤烈不佞有懷觥觥敢哆口而一申之總兵戚繼光卒以貧歿卹典不及聞之廟議未定其何以勸方來倘有擇于芻蕘似亦礪世磨鈍一道也惟相公體之亮之蓋之容之

又

不佞重聽滋甚驛書至悉不聞比來聚訟盈庭越俎代割退寸進尺直言滋多部議率持兩端猥自以爲得體甚則或中一螫堅爲石人也者以當之律以三

卷之一百四

二

揖一辭何栖栖也自相公入政府于茲七年圭田不足丞嘗居第不容旋馬齋用不逮中賈服御不異儒生間有強宗食指萬計一變至道率以禮讓相先本之躬行靡然顧化制節謹度取足師顧獨有善稱人遂遂自下周旋揖讓無智名無勇功一聞八荒莫非度內則相公其人乎邇聞謬以散木爲材直將舉之櫟社一二知己喁喁和之先是不佞私布鄙衷自絕于世久矣夫匠石不顧固難倍繩墨以千斧斤無

寧自棄其尊自貶其重耳不佞以口代耳居然不聰
非直邑里知之即邦域知之審矣自今願相公尊重
慎毋強聒而扞成心比歲游鱗八口幸無菜色郡大
夫寬平易直民以不冤縣大夫孳孳救荒不遺餘力
饗賜多矣不佞且爲境內謝之

徐少司馬

戎車三駕成萬世功李帥自蜀徵辭不佞何所逃避
第岷峨河漢攀躋可即厲揭可窮不佞以一拳一勺
之多寧詎能揚挖萬分之一也入春聞得賜告不亦
急流勇退乎哉功而不伐上遂其高善始善終千古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三十一
一遇不佞竊方之六月息耳扶搖九萬背負青天寓
內日望之矣不然則鳥盡弓藏似非所以待方召也
有道之世固當如是邪秋杪薄寒蜀道更宜調護不
佞將從陽鳥逆之衡陽不具述

王弇州

歲內啓事已具發使再行勸勦相乘三發三寢歲事
更始倏再浹辰將携季息入成均先是詹尹以公裏
言相告故尔猶豫黃公瓚奉尺一至諄諄然欲推之
輓之林下一老禿翁放之長林豐艸亦可自適其適
矣寧復能易麋鹿之性被周公之法服乎哉家弟痴

疾纏綿阿嘉亦嚶吐噓二仲一寒如此承公憫念及
之婁江之行萬不容已俟其小愈而後決策次公集
已成否倘得公所爲狀願效區區 建本之議云何
海內望此久矣藉令南宗伯入居四輔願公爲 高
廟哀薨瑯琊太原二郎君竝以舉首與計偕赤幟誰
牽第一越在艸莽日幾幾望之不腴附申然一失而
再舉矣

又

使者將命自婁江敢不唯唯適家弟病甚旬日不粒
食而不饑亟歸里中臨視之日恃米飲人參湯各二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四

杯耳然邪氣猶在或得少延倘藉寵靈雖加一日愈
於已使者主於索文報命姑越信宿籌之先師出大
家竊計諸通家兄弟猶然饒溢翁晉翩翩佳公子也
一寒如此哉丁元父已行境內莫爲地主二三君子
臭味差池未同而言夫夫所報第值凶歲八口罄罄
扉屨不供無所逃罪翁晉事公爲父執而尊公若神
明即不能望仲宣而公之汲引不啻中郎上矣茲圖
一嚙矢而復入公其念之

又

當世斯文下不在山林上不在臺閣嘗聞長公有是

言矣第爲山林處守卒以陸沉長公方提北斗輶南都登臺閣自今始弟即丘園自廢束帛不入兩都吾道大行咕咕私喜以桃李投報之義專力布庭猥云未將殊不成享林卧不睹驛書久矣長君除目早晚若何邇聞不讀中祕書悉受嚴君之指此老氏所以遠殆辱也世德其猶龍乎

又

使者稽程奄及兩月大半爲阿淹病甚兼以行部應接里社過從手誦長公實錄萬言一舉三廢略則已感詳則已舒感則失真舒則失體拮据挾日之半殊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五

不成章亦知政府秩宗有辭庶足以增高馬鬣不佞無所用于椎鑿第將爲七尺災次公諸公子以重幣加遺不敢聞命封識未發附使璧歸歲杪大事可襄已屬阿嘉會葬餘在副簡

又

邇從南中知厚者聞長公用力於所不能舉用情於所不及知弟則何人得當葑菲蓋千古一遇矣弟衰年重聽即不避推轂塗枳不前借曰厚顏胡爲乎復玷白簡自今願置之齒頰之外匿我瑕疵即蓬萊方丈未必能從長公游乃若相待于黃山白岳之間或

相求于三江五湖之上幸有餘力矣所不由衷者司盟棄之孟竒爲南海珠胎固當徑寸始至未及相見近始傾心其言嚶嚶大而有當公觀非其敵也長公固自辨之頃從余納言聞次公冢君之變名家主器胡遽至是哉長公通在衰麻不啻失手足之戚古人中年憂傷之懼幸善自寬茲與龍君御胥命嚴陵埃仲嘉歸屬之携季兒入監計當嗣布不盡願言

又

比歲不聰得老函中爲幸箕山推轂本自弁山不佞業已爲嵇康力謝之矣邇聞箕山即主波及函中此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六

函中以薄德累箕山箕山亦以輕口自累要皆以牛馬應之耳身隱焉用名哉十月襄事有期湖上之盟不果春二月將期公于吳江此時携季兒入南雍可幸一執手所不入婁江者避人言也程生行附此布復方遣季女而競兒再舉一孫人事倉皇不及覲縷

王大司馬

不才樗朽天幸曲全屏跡幽源歷有年所比來二三耆舊或以爲芘乘也者而物色之推輓歌呼明公首倡藉令不倍繩墨寧避斧斤顧榮外枵中寸無所用大匠弃而不顧安所取材重以司聽不聰第施施以

口代耳即掛一職而非丞也猥云重聽無妨乎昔山
公有意乎嵇生卒從其志生才百倍不佞不佞何敢
望生要以生之不堪事或同耳備在莫逆明公先得
我心不佞敢私布之毋令憤憤復落多口

陳少司空

嘉隆之際浮慕直言諸輕俊自恃雌黃目中無復長
老明公獨持禮法不避賢豪允矣綱紀之臣于茲一
覲不佞備在夙昔聞此而喜可知乃若陟三臺遷九
列則明公分內事何暇游談不佞一病十年因而廢
聽業已自絕當世幸得墮戶以終餘年故竿牘不入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七
都門恐憎不理之口茲復見坐將焉避之懼任耳者
未獲我心貽辱知已屬從弟以公役赴部私布一言

邵中丞

頃爲兒曹通名函書特達猥蒙折節不啻通家齟齬
鯁生何以任此茲承專使將命不佞方以逮事爲榮
重辱匪頒互見迭出闌及衰白其將爲鵜鶘乎殷相
公故在同門夙昔莫逆後與江陵夾輔彼有他腸不
佞心直濟南無能爲彼諍友卒之尊名重典乃在琬
琰之間天不憖遺斬焉血食中書君以使事入歛自
負不羈今能輯遺草以待取材庶幾乎能子矣褒然

首簡惡取不馴之詞第儼然如面命之何敢辭避聞
翁得代已命北轅使人日夕喁喁毋令愆期獲罪適
敦葬事再信始竣窮索疾書徒望鉛槧法駕自郢都
始發願一運斤而滅之行且中立臺端爲社稷紀綱
之後三旌八座跬步五升不佞家食以來竿牘不入
都門久矣不腆陳賀願附歸使將之

龍君御

東甌書至知渥洼復產神駒比年以來僅爲宰公一
開口而笑入冬未得除目其如嚴瀨之期何拓落一
官無論淹速第累年契闊惟聚首爲皇皇此心想同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八

之也聞長君自四明入甌海樂在塤篴赤水來書亟
稱仙才濟美宰公固星精也猥云有父兄在不復求
仙邪不佞方外之遊近得蠡測徒以死生猶之晝夜
無寧規規然避一死乎阿淹八月伏床旬日不粒迄
今少愈猶能作字稱詩阿嘉久困新豐歲杪始作歸
計競兒乳臭已涉書淫異日作一腐儒庶幾擇地而
履者也頌言勒石神人咸歸一老禿翁疇能適主新
詩在楚琅琅風生特褒美過精良不可任小冊得詩
九首附介士歸吳生稼澄先師霽寰先生季子也獨
持風雅代起東藩王長公折節下之直將登之武林

之上生慕宰公殊久附上二章自晉謫居者流日以詩酒爲事詩則吾家事也特思不工藉令右儀狄而左揚雲非計之得也不佞自慚故態乃今願爲骨鯁之臣計宰公蓋之容之不任惶悚

又

至後嚴疑視比年特甚江流濺濺如斷髮永且腹堅榜人逆別駕公舟膠于麥灘之上舳艫銜尾不能進擁塞下流蕪之蹊行枳不容蹀水陸俱阻此時舟師當入嚴瀨如失期何月望薄錢塘猶故轄也且舉室載道省會似不可留聞武林望吳門必鑿永乃可進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九

茲專力馳告胥命者三聞自虎林過四明計往來非再挾日不可倘簡書勿亟行可徐徐正月下旬期于陽羨或夫容寺或玉女潭兒曹蓋欲卜居不佞相去差近此其一也餘艤或難逗遛願以京口爲期三詔洞中五年再至又一奇也如經白下謁京地公則又期於栖霞彼中香積可飯矣升中頌已塌百本未及裝潢獻歲當藉手獻之耳仲淹不能從陸無任歔歔仲嘉留滯淮陽歲杪始得息趺季兒春入冑監恐不及樞衣東面嚮往

屠緯真

張龍陽見客得足下數十百言精進之功駸駸將入聖域由信心直心深心且生無所住心矣上之太夫人康寧舒泰其適可知僕自惟鈍根惡能控拳穿革兼之異人絕跡無所師承前擁格則猶觸藩後追驅則猶入肆役人之役不釋鑽研足下所云立敝者不佞其人也龍門聲迹相及重以臭味相同振落廣文時作鄭老故態室遠心邇愛莫助之彭令君誠心直道然簡略自任無能結客驪龍陽留滯招提竟以垂綯去白榆集羨長七月遣使賁來則與繕書人王鳳川俱業已錄將竟梓人亦吳人也梓二卷畢歲寒且歸獻歲之春乃可畢事承示補陀志不佞與家弟各有詩他日附錄不次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十

李本寧

僕以四月八日入關迄于八月始出里中視家弟疾月之既望重使將命至肇林貺如丘山言如肺腑竊惟不令兄弟衰朽支離不足以當世人白眼太史公謬爲折節閔焉視弱弟而兄之北面大梁愧非夷門役也往將爲太翁立傳負諾責者七年面與阿淹商之須留二使因之呈草太母聖善之紀姑竢後圖二使懼報命愆期亟求速發彊而後留之矣僕適當大

功反服兼遣季女屆期自輦林歸太函病矣兼之謝客既久出則蟻附如糞既閱挾旬不暇一操不律于時郡縣故有期而遞舉宴會難以禮辭竊計加以挾旬尚未可必二使亦病其一不敢復稽謹陳感悰併謝不敏郡大夫董公遇僕有加禮自云於太史公爲通家季女以九月十九日醮之自後乃可從事二草具將徼惠二千石發一急足奏之大梁不腆彘彘百不報一病中不能搜索主臣主臣

韓直指

道昆幸託宇下謬承特達之知存問先施專使申命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十二

蓋將逮以文事使之張皇國典揚扈家聲皇皇以有事爲榮何論辱命使者歸報業已私布感悰薄寒中人病肺爲歎濡遲旬日始得具草若干言極知不馴寧巖祠事僅這諾責庶幾毋坐愆期臺門森嚴敬白二千石藉郵書專達弋鵠得驚有醜如何獻歲道出虎林當負荆以謝東望瞰日神與之俱肅狀無長語

陳玉叔

頃走一介起居悉屏不腆顧履溫辭相報有如面談近與龍君御胥命嚴陵作十日布衣飲黯然而別不

遑奉書已屬通名致意嚮往驛傳廷尉之使至誠如所聞自方伯視之則已淹自內史視之則差速耳于時不遺草莽貺命先加汲汲之謂何不佞非其任也南中計與王長公朝夕出入真平生驩入秋携季子入成均或得爲郊關之客蓋待舍弟仲嘉未至故遲遲耳六石銘有諾責謹稽使者補之竊欲勒之石而附之銘懼無能一當不朽率爾私布不任主臣

劉督學

不佞三仕楚數服膺於楚之良君侯自姑孰獻新都大有造於宇下于時姚公令歛廖公令祁閭以三良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十二

顯其後雲杜徐公出守武陵龍公相之既而丁令君居海陽彭令君居歛此惟天授其皆得楚乎哉第君侯拓落浮沉莫決其故兼之雲杜不起武陵量移即比翼圖南三戶居間左矣要以碑之道路之口杓之俎豆之司去後之思永永無射乃今廖使君在事不啻決江漢以渥部中又一時也比年諸弟子無似得齒通家不佞一疾十年蒲伏終老不自意得當宿昔從使君所得拜問遺離索幾二十年旦暮神遇一霑濡沫旣圍圉而復洋洋惠以溫辭加于厚幣無量已譜序之役敢不祇承二監依人嘔血復作聞命先輸

唯唯埃來月具葉上之

汪郡丞

自蕪湖遣問知運木京師久之閱仕籍知足下業已
專城再閱則漢中之名易矣問之績溪廖文學文煥
云足下固無恙似仍在蜀中三閱而蜀中虛無名又
不得其故適門人黃應達自蜀至乃知足下以安邊
丞馬湖此出當路推轂無疑蓋彼中息兵必擇人善
其後耳極知忠信可行蠻貊足下且優爲之要之文
翁無讓穎川武侯鼎足而分迄今以萬世爲土足下
居常自負固知不薄居夷願言勉之此千秋尸祝之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十三

業也僕老矣比年幸強健第置不聰乃今目不覽驛
書耳不聞時事口不佔俾足不登臨若長生若無生
悉置勿講第庶熙待盡庶幾乎天游異日足下名遂
功成願從我肇林以脩夙約襄陽故業似不當以傳
子孫或於此擇善地一區亦歸根反本之所爲務也

蕭宣州

頃紹介宛陵誠自知其不恪明公無所唯責蓋之容
之內省終不自寧迄今猶有慙色將命者至則溫辭
爲厚幣先不佞不勝主臣避席而拜其辱備在夙昔
其何敢辭丁戊之間鄭使君守宛徐使君守新都竝

以楚之良千里相照乃今新都得董府主宛得明公
千里一時襲黃接壤不佞沐咸池而晞髮重以決沃
焦而波及之即張楚無能庶幾依楚自張矣國子先
生龍君御翩翩楚材顧出入不矜一蹶而失千里不
佞不避忠告諄諄以苦口進之頰首而從庶幾折節
既自武林北上任放自如不佞人微言輕愛莫爲助
今在函丈願太史公脩以繩墨之言宛陵有兩生一
曰守箕一曰鼎祚皆博學好古足破天荒儻然物色
之亦吳公之賈生也兒曹以毋多病未及橋門獻歲
當行或假榜人餘力使旋布謝不盡願言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十四

周國雍

家食食貧歲五不稔杪秋畢嫁衰疾交侵遑事五游
僅依特室而已方生俘至跼然振西來音一發五函
三讀什襲即劍門采阻庶幾乎一括見之殆將爲化
人爲希有爲師利爲普門無論馬卿子雲非其人矣
當世務骨鯁爲名高率謂虛文無益二三耆舊弁山
先鳴雲土代興六翮已具不謂卑棲艸莽而南海隍
區西川荒服乃下鵷雛僕則荏苒殊非竹箭無庸傾
蓋驩若平生是蓋得之聲氣之先索之形骸之外千
古一遇不亦知希足貴乎哉僕知慮不逮王孫將圖

不朽於梁木使君直以旃檀爲麗誓將肉骨而生之
藉令有曾無心猶知銜結蕪兩之惠亦既登嘉要之
則蠶叢非高澗瀕非深操蛇之神業已鞭之東下太
函一魁父耳其何敢承家弟支離既廢且篤茲謀之
弁山雲土將爲僕勒一家言獻歲方授梓人秋可畢
事僕蒞三鎮卒閱六師奏議僅數十章亦附剗剔于
時肺病大作不克先陳副封云左氏書方倂左投之
林宗所既發始知其抵牾異日者將索之荊州倘不
以九仞絕人僕願榜其棹楔西陲多事拊髀思將將
才驛聞羌復生心計填蜀非使君不可埃拜旃檀之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五

至紹介嗣陳婚氏行肅此先達不具

程雲南

大婚近矣太親家宅兆之上云何親家持重如千鈞
目攝不佞則以爲迂爲佻爲怪誕爲紛更之四者不
佞誠有之固宜其言不入昔之諫鼓謗木寧能盡保
其不迂不佻不怪誕不紛更擇一善則從之于是乎
迂者圓佻者捷怪誕者經而核紛更者協于時宜如
其不然將安用此昔周文至德武周用殊繼述不同
同歸達孝牧野之事豈規規然遵治命哉二姓兒女
婚姻不啻肺腑關弓之泣不干他人而于其兄弟毋

操成心毋溺成事此非惟郎君可轉爲福即長君亦
大有賴焉

焦弱疾

自昔舉公車第一人莫不歆艷 聖明禮遇優渥名
器特隆稽古之榮于斯爲至顧自鄙人耳目所及三
歲代興或職論思或贊密勿下之不負所學上之不
負所知其人斌斌殆可僂指要以究極本原獨觀昭
曠僅得公一人誠知大行不加得之自是海內喁喁
望治必得若而人以希太平鄙人聞之喜而不寐畢
司理祝海陽及郡中二三子遞至拜命之辱三復申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十六

之鄙人宿諾有年主臣無任蓋自焦山歸歛不令兄
弟疾疾相仍鄙人猶幸苟延重聽滋甚舍弟既廢且
篤保之不啻嬰兒以故諾責不脩則潘懋德方伯雨
習知之矣索居偃蹇竿牘不入都門屬門人方于魯
北游肅狀以謝不敏自今力疾從事計府僚當入賀
謹具藁附之行

李觀察

從許丞拜君侯問遺之辱由前蓋至于再至于三不
佞方在唾餘人所不齒君侯求舊於宇下津津然譬
欸及之久要不忘亦猶之古道也方今鹽梅在宮府

骨鯁在臺垣封疆之臣林林乎方召在事矣頃推轂者率先君侯蓋秉輿論之公一舉而得社稷之衛不佞聞之溢喜固知蟻屈必伸第彼中市不可遽罷戰不可必有功兵不可飽強食不可卒辦自中制者且耽耽督責之杞人之憂計無所出計君侯石畫具在日可見之行矣來書尚爲不佞扼腕不佞何敢與聞許丞暨子還閩倉卒私布不盡

夏陳州

不佞三仕楚既去而楚君子未嘗絕之故不佞不避未同之言亦各有所當也君侯之舉鄉國不佞越在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十七

鄭關後二年而入朝又三年而歸養屏居州莽僅從仕版得君侯姓名近屬父黨起家幸得爲州倅倅資滋薄又幸得君侯爲依歸且曰衡石群材嚴于月旦即不佞無似間一咳唾及之不佞自託神交非未同之赧赧也適家暨往省安否輒附只尺通名門人方士枝爲舍弟婚氏操儒術而受賈業曾得及公門乎其未邪回向中原喁喁嚮往不腆之贄先以未將鑒存幸甚

王行父

當代楚材滋盛臨臯下雉先鳴足下代興得父師而

速肖舉世沾沾拾瀋獨食沉澁而引清冷直將吞七澤漱三湘即岷嶓難爲源滄溟難爲委矣頃自弇州即世天喪斯文獨楚師出郢鄂之間分左右廣其右即太史楨也足下以輕車進驂兩服而連衡寧詎楚之良乎陳其參則皆天下士也從郝生受尺一空谷得窅然之音其義愈高其辭愈下其所養可知矣聞下雉出弇州于時僕亦將發屬弱弟病甚竟未成行玉叔欲脩袂金陵業已無及聞張助甫且至僕請更九日爲期時當賓興足下能待吾黨否屬禁已畢授梓計先秋可訖工儻然幸覲白門願以爲贊顧衰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十八

門敝帚將不免見笑於大方家西面喁喁尚胥祠布

新野王

貺命三及新都其何以追諾責即無能爲役寧復遲遲一表二詩草草塞白即不能揚屹萬一庶幾不失孝子慈孫之心李太史越在大梁天下士也集中僅得其一詩耳何可無文他如四明屠隆句吳徐桂吳江俞策蘭谿胡應麟孝豐吳稼登盡東南之美中原則君侯爲政願設天網以該之重問頻仍無以爲報對使稽首無任主臣

密藏上人

凡夫末技微若雕蟲上人以法語命之將謂鵲鳴亦具佛性雷門一奮敢不響應乎哉叔宗久阻津行不遑報命比年南宗不競浸入榛蕪上人親轉法輪不啻西來龍象凡夫奄奄暮矣安得遶坐投地一禮希有乎哉此中存饑于時無能効力俟歲事稍入將率二三長者子佐若干函叔宗陸歸無可爲獻茲具淨餅一具淨巾四幅附丁南羽一輩將之

呂調甫

往受命爲太君傳迄今悵悵主臣天不憖遺實我元老東南地維缺矣奚翅泰山梁木乎哉長公復以立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十九

傳命之謫陋無能爲役第以感恩不若知已不佞寧敢負相公之知矧長公歷叙周詳有如良史風神色澤具在丹青三事名公事不遺而文省矣不佞拙工也壹以公所稱載爲準繩累三千言曾不足以揚扃萬一間多慙直不避譙呵長公自述一篇先登彼岸西方妙覺於是乎圓不佞欣爲奉巾挈瓶蓋亦聲聞衆也潯暑用事稽使者東歸適校敝集以授梓人日不暇給且老妻驟病浹辰始平罪在濡遲敬謝不敏使者將命貺若丘山懼坐不共拜嘉有覲此中結白榆社司封幸而同盟近著視昔猶賢即壽世父文亦

神足也聞西湖增勝一切改觀八月朔生願乘木東下儻然遇合平原布衣何勝焉謹先布訂之

陳婺源

宇下諸生將命至則修成言不佞幸得習大司空即光祿君亦嘗締通家之好重以君侯之命紹介且專以有事爲榮敢不自效丘山之貺其何敢承先是盛同年二三父母將爲大宗伯王公壽且書抵不佞徵辭君侯列名其間申以司理公之意方從事于此必畢事而後受工諸生還肅此報命大司空奏疏秩宗序之竊意併入集中方爲全帙恐光祿君或未寄至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二十一

哀爲另集亦可山城毒暑願爲柱石加飡涼風生當踐三洞之約不具

范原易

驛聞足下彈事令人勃勃生氣而壯之夫以當職之事繩執法之臣當宁當其言大司馬持其是卒之從量移而引避之此非俊鵠一擊而決九天乎歸來固當作里社游翱翔方外何至不蠶而瑾不冰而凝過矣過矣頃過海陽已從諸長老言之猥承尺一先施篚幣具在僕事足下惟謹然不能爲非禮之恭幣出無名即不恭不避矣新詩滿帙雅量高致于此概

見之歸使不留草草布謝

胡伯安

嗣君辱在里社則長者以貺命命之無施不隆無辭不腆亦惟惠顧通家之好託以神交德意烝烝先施無倦重以君夫人窀穸之事逮及芻蕘即有曾無心知厚知重嗣君謬相膠漆留滯六旬平生之游不久于此不令兄弟卑卑甚矣抑何脩得此哉嗣君博學宏辭當世無兩以長者爲之父若天縱之不急近功不操拘論恣其獨往冥搜千古旁及百家藉令高詩著作之廷首出文學侍從之列猶之瞬火寧詎能與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二十二

太函集卷之一百四

太函集卷之一百五

書牘三十三首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許相公

頃從家監得相府書重問兼至戀戀故人之意猶然不忘不佞自任恣睢夙嬰衆惡相公不任耳視洞然以察爲明睨者求多其爲圭璧之玷咎將誰歸第自不佞終喪遽然忘世即從輦下推轂未諒不佞之心彼折折也者直以爲選蠕而力排之信乎知我者希矣天喪元美後死者謂何丘里之言業已付之剗太函集 卷之一百五 一

焦太史

別駕還郡得太史公書朝市山林萬里如聞聲歎歲
五不稔民其無如今茲雨暘及時有秋可待自不佞
家食誓將以藜藿終焉皮相舉肥闌及擁腫睨者弗
察輒以爲有心也者而刺刀焉頃之邊事紛紛斯其
大有造于不佞不佞猶故吾也其何敢忘山中每接
驛書隱憂饒于溢喜 君相明賢良矣大臣法矣爭
臣直矣顧發言盈庭不啻聚訟此何繇至哉杞人過
憂願太史公釋之也自昔有道之士目詞賦而雕蟲
公不其然則亦以爲經國大業後之來者誰其代興
文王周公孔子之文文之聖也惟公揭白日于懸寓

太函集

卷之一百五

二

庶幾耳目一新石刻四種獻笑大方幸而引之繩墨
分封使節何事未遑謹請命

龍君御

承惠書無示諫草起而距踊不自知其若狂屬吳雲
將行草草具書私布溢喜繼聞國子先生有代興者
亦將留中太學賢士之關非虛語矣近屬汪宗孝赴
函丈肅此申之宗孝雅在門墻宰公期之進取北游
就試幸得后夔氏爲之依歸凡可孚而化翼而飛無
庸緩頰宰公故有新都之約計將入郎署能作校士
一行乎太函方治門垣異日者建千秋閣徙白榆社

于此詭集凡六十筭業已屬金陵梓人入秋訖工將
求刪定不腆布縷之幣願當暑御之

又

自君侯之辟雍書四五上公遠至習聞起居住往往以
禮法納忠而君侯不羈猶故也公遠耳語乃得裏言
但博一省郎即撮一丸泥塞武陵谿口審如是不亦
翩翩乎豪舉哉宜其聞不佞言直蠅蚊耳竊以君侯
非曲士非偏才得志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宜無不
可藉令爲龍蛇也者寧能雷奮而終蟄邪必如不佞
衰白之年雷收聲矣知有夜水而已季兒無競欲遣

太函集

卷之一百五

三

之橋門則以紙犢之私不欲寘之太遠茲已赴金陵
矣舍弟道會將彈鋏都市中入夏始成行計入秋乃
可息趺道貫幸無恙然病日深不佞坐此不能爲白
下遊仍作函中躡躅耳公遠北上不佞方爲季兒治
裝僅以尺一相通不遑布幣平生屬草業已屬劉生
部署之

寄李本寧

天喪斯文舟州即世鄙人糟食之餘苦耳避道傍而
下無蹊攬者猶然及之是不若速朽之爲愈也惟公
碩果久因積薪吾黨率以文窮其操術左矣顧彼之

自彼於我何加損邪并州集成屬鄙人序幸一當刮目亟索鄙人集序之第覆瓿所遺荒穢不治俟病良已思去什七而留什三歲月坐馳一舉百廢乃今顛九天擗九地安得并州聞其飾巾待期亦嘗以此快怏惜也獻歲盡發故篋屬門人輯之無論良苦短長哀筴六十方在校定將授梓金陵將就僊般一引繩墨今之宗匠惟公擅場擬遣弟子挾筴中原待命門下公家封樹之役併專達之迄今凡十浹旬猶未就緒舍弟之病滋甚暗不能聲相彼在原我心孔棘公用情深厚視肉骨猶賢每言及之相嚮泣下右轄姚

大函集

卷之二五

四

君侯古之遺愛專訊有期相見幸爲先談敬謝不敏
芟芟另狀幸鑒存之

王問伯

天喪斯文哲人萎矣歲杪役夫再訊得凶問歸逝將匍匐婁江拊棺長慟入春則仲淹之疾滋甚幾至失聲醫家危之不容忽然遠出舟楫已具三筮日而未行儻藉寵靈弱弟小愈當決筴而往閨以爲期不佞幸託生歿交遺言以墓志相屬即無能爲役欣欣以逮事爲榮二三君子斬然衰經間義無越境子念方在相禮毋煩西行但得布狀或年譜成不佞即可從

事雖秋毫不敢拜命勿相加遺東芻容躬莫之不敢先發適中書君展墓而返附布惓惓兼謝不敏

懋成王孫

彭生亟稱海內四家闡及不佞其一楚產其三皆祇役楚中不佞何敢望三隅蓋三仕楚矣先鎮國疇昔過聽不佞幸託神交中濡有銘加灾于石顧鉅工無所唯讓授之貞珉天不憖遺賓我鎮國鄙人無及凶問竟失束芻一使將命自夏門問遺交至撫今懷昔悽愴久之東吳下雉二集既行不佞亦收覆瓿之餘付之剗剗承戶庭里社之命義不敢方稽使浹辰具草就正同社丁元父在次遣一力弔之雲土李太史本寧才足張楚茲分部居汴願墜定交二草具在赫

驪脩臧另狀

胡元瑞

屏居幽谷足下振以楚然之音留滯市廛凡六挾日相與上下千古左右百家定是非攷同異挈廣狹辨瑕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甚則儵忽之所未鑒象罔之所未探夫是之謂希聲夫是之謂冥合老夫億矣何備而致此哉乃若命酒徵歌登歌游衍相索于形骸之外相從于溟濤之初庶幾物我兩忘各適其適

而已自後戶屢相及收責者急於催科幸而暑雨及時祝融避舍不佞兄弟日惟高枕函中適從酤者辱問遺即八行且重譯矣幸睹新梓吳豈越班乎計秋分毒熱未蠲榜人無敢干酷吏婁江絮酒當在八月九月之交先期計必相聞願得郭有道僊僊俱往耳士能業已拜賜未得及知酤者行色不遑報書老夫代之寄聲外有私布

古使君

君侯四十專城又十年始復故物越三年入粵進律而秩不加虔中有言即聾者將拊耳聞拂衣還蜀若

太函集

卷之一百五

六

脫蹻去古人亦莫不然即三聖且不免此時離黑白若懸寓彼多口安能爲政哉 尚方拊髀有思君侯行矣邇者言及不佞計從驛書聞之即不佞非鵲雛彼其嚇我者腐鼠耳家監將命上里不佞拜尺一千函中幣重辭溫何可勝感即君河東之賦就矣東觀方倚席待之秋與計偕御君侯而北一快事也病肺累月力疾操觚西望岷峨願言不盡

張督府

明公經營天府捍肩膺而衛腹心師之丈人當世無兩項者屬夷生心伺我瑕璽萬不得逞鼠竄而西糾

合單于深入邊境脫非先聲所薄且中近關上兵伐謀皆是物也 廟畧務出萬全 簡在元老禁中頗牧則惟明公不佞道昆故嘗從事行間聞此而喜可知已計今得代且以劔履趨朝相距三千里而遙材官將命且至辭溫幣重如鄒谷如燕臺藉令有口談天詎能稱謝萬一道昆家食浸久衰疾相仍瑾若昆蟲重聽滋甚我躬不有遑及四方昔嘗私布于大司馬公新督府公庶幾無他腸矣今茲復掛齒頰任耳者其謂之何明公猶然諄諄誨之將甚慙于長者肅狀申復附布受受北面主臣敬謝不腆惟台慈鑒納

太函集

卷之一百五

七

蹇督府

仲春寓墨者方于魯書中道而阻季夏內兄子吳夷仲入監復作一書併上之聞歲杪始抵都門則翁已抵薊門居督府矣二書逗遛徒重不佞之愆西虜生心 當宁拊髀保釐彈壓深有望于社稷臣驛聞虜睨三韓計今鼠竄久矣屬夷構結黠虜東西出沒無常薊鎮衷而折之伐謀爲上寧使爲蛇爲虺無寧爲率然寧使爲犬羊無寧爲狐爲虎務令機格勢禁不戰而屈之此則幕府之優爲惡用緩頰往以裏言私布翁或謂其不然頃涉群僭竟掛多口即不佞非鵲

雖也如之何嚇以腐鼠邪舊屬材官毛驥赴邊肅狀
申白年力衰暮方將輯諸草以授梓人疇昔閱視行
間擬作一記久而亡其籍矣獻歲將遣門徒待命門
下經紀陳跡拾遺補亡及期當專布茲不具

王大司馬

頃西虜入聞者譁張發言盈庭株連樞筦 聖主明
見萬里無稽勿庸乃今徙幕出邊款關請罪則廟謨
先定伊誰當社稷功遼陽警聞計今鳥散矣頃舍弟
以公役往附一書行歲杪始得專達屬材官毛驥入
視其子紹介起居不佞日迫崦嵫門人方集不馴之
言而付之梓疇昔翁嘗言及之矣敬附以聞計期則
來歲之秋乃可就正時方結舌不盡願言

又

頃者邊警驟聞人言競起明公皇皇夙夜几几巖廊
秉之以匪躬臨之以毋貳卒之遇寇虐釋 主憂蓋
樽俎之勲社稷之衛也良工獨運抑孰知其苦心唯
不佞臭味差同僅守少微瞻太白耳歲事更始計多
福且多男屬吳侔入燕幸得通謁邊事惟大司馬在
直將轂虜酋而殛之不佞越在崦嵫何敢緩頰

陳廷尉玉叔

自不佞領鄉書不入金陵者四十五年矣屏居故里
寤寐新亭屬季兒入成均誓將挈之以往幸二三君
子且至明公復以脩袂爲期一再申之神冉冉先馳
矣三筮日將發會弱弟之病益深急在鵲鴿不容憩
然遠出老妻舊疾亦作很顧不遑坐是遣季子先行
不佞逡巡未決儻俱無害則以閏初一哭元美由丹
陽入金陵下雒上蔡二公能一留之否袂事往矣宜
莫如登高栖霞牛首雨花臺燕子磯諸勝什倍龍山
無論山陰道矣時不再至願相與圖之

張大司成

是月也適太夫人覽揆之辰蓋登大耋矣太夫人爲
天下母是生冒子爲天下師太學固 天子饋醕之
區萬方於是乎觀禮要以尊榮壽考夫非千載一覩
乎哉往不佞得侍同朝幸一再聞名于柵外乃今辟
雍伊邇無能上太夫人觴徒託無能之辭竊比東方
生談諸王母之側相公得無讓乎請以咸池爲尊雲
門爲俎北面堂背逋稱八千歲爲春秋太夫人幸而
聽之猶之里社迓鼓也不腆布狀幸專達之中涓不
佞無任主臣無任嚮往

舒大司徒

往年聞進大司空則滋喜聞徙大司徒則喜滋甚繼
聞初度始五十既得代當入留都都人士引領望之
幸得爲壽庭下不佞踴躍三百不知喜之無從自昔
萬鍾之家曾不得一開口而笑乃今太公太母始偕
老翁始艾二仲則賓興矣長君則上第矣太史矣翁
之髮黧然黑也非所謂西方希有中國一人乎哉邑
有劉生自言通家子也將爲效岡陵之祝就不佞微
辭不佞笑而謝之老夫無能爲役斯其嘉祥善事固
當有辭無何取道歸寧三世簪纓咸在具曰天瑞豈
惟人瑞足多舍弟道會之准荷推愛獨至茲携李兒
大函集 卷之一百五 十一

王大宗伯

不佞自楚通籍未及侍翁同朝既得歸寧並將白首
翁方鴻漸九達之上海內爭觀羽儀南都藉高廟
之靈資秩宗而典三禮猥自託于甸服之鄙心竊竊
然嚮往之亟欲通名無絲紹介李兒無競始學幼儀

適時政民生入學苦難預爲之援例入監困蒙未能
受業乃從內史受繻愚夫婦適在病鄉留侍未遣曠
日持久茲特待命蘭臺屬舍弟道會將之行謹以竿
牘專達犁牛紙憤姑息居多惟翁矜不能而呬詔之
是爲衆父父也鄉國密邇利見胥期有懷未將附此
不腆伏希鑒納

又

相公翱翔著作之庭綱紀章相之業猶之調嶰谷奏
鈞天即有小鳴曾不足以當瓦缶頃及六君子曹命
不佞脩辭蓋不以詹詹也者而棄小言即芻蕘庶幾
大函集 卷之一百五 十二

可采相公方以天地爲量齊物而無不容重以察及
鷦鷯直將以雷聲同振郡吏將命自南宮至洋洋定
多譽言駢驅鏗鏘充溢耳目即虞九章韶九成無讓
矣申之玄纁之筐貺若丘山辟易主臣徒甚慙于紹
介白門伊邇陳謝未遑舍弟道會釋業周游猥蒙殊
遇屬弱子芒芒歸省倉卒同行茲遣之大梁請婚取
道馳謝頃九章有事夢卜相公留滯如初此其故非
草莽所及知要之尚有待也不腆附布惟謁者入之

余太史

遠聞麟喪其趾鄉國莫不震驚翁親于其身當之且

重爲宗祏計因而不庭累月固無所解于其心勿藥而康則天相之也要之仁者有後業有名言子姓振振可坐而待不佞避世長往夢游不及四方或坐其有它腸三尺之喙遂文其面不佞固越王孫也即文面何傷彼之自彼吾則故吾彼計雖得吾無失也比年將携季兒入監幸得一登君子堂坐弱弟病益深不容忽然遠去曠日既久乃屬仲嘉代行季兒跬步未出戶庭不敢遣之唐突闖者多男蓋有吉徵矣日望之弟病稍康白下之期未解閨月上旬乃可決筴翁其索我於四百八十寺中不腆爰爰幸謁史麾之

太函集

卷之一百五

十二

劉少司成

不佞越在草莽幸聞首舉公車著述論思壹票于身心性命高時東觀具體夔龍頃者一借臨雍若在周鑄四海九州之士莫不跂足以望官墻即衰白餘年皇皇嚮往季兒幸籍弟子不佞將紹介而見之橋門屬弱弟病痿而深繫之甚不能去茲屬季弟道會攝行即次謹以竿牘自通季兒顓蒙曾豚犬之不若童年不習應對僅依師友而絕交游獨治博士家言旦夕不廢始至受業懼以出入分心乃今師友併在金

陵爲閉戶計挾日以往願出就舍而私肄之乞命題程督之舍中免其旅進秋試將復入畢試告歸乃若掛名作數以幸須臾非所敢望犂牛舐犢姑息居多竊附通家唐突私布告闕有狀不腆附將倘家弟病稍平尚期利見茲不具述

孫太宰

鼎也相別十七年僅一聚首都下迄今復十七年矣僅一紹介留都前後歲星三周曠日何久即咫尺之牘畢廢不脩猥云古昔石交無用苛禮竟乃半生契闊不已疏乎長公由北而南由少宰而太宰勲名濟

太函集

卷之一百五

十三

美益熾而昌嗣君骨鯁承家蓋四三世而光大之矣不才越在草莽聞之而喜可知中散自絕山公則其癖也茲遣季兒入監屬季弟道會將之行季弟昔從應試通名長公禮遇殊厚幸得叩闥稱謝因之專問起居季兒若閉牘滌中迄今未見父黨龍門峻絕詎敢唐突一窺季弟代申謹謝不敏丘園無以將敬布此爰爰伏惟鑒納

傅直指

不材猶散木也明公耳視而推轂之先是固未嘗通牛馬之名執羔鴈之贄受知特達誠不知其所由來

睨者或將求全慎毋以聰明累婁曠竊懼之矣既而
匠石不顧猶幸得終其天年甚者乃復持其短長尅
核太至不材之視榮悴直空華耳即七尺軀皆長物
又何有於標枝明公直以卷曲而先談固自知非萬
乘寵也頃自恒山在告不遑一問起居陽烏南翔衙
書再至導之以真諦談之以高吟德意惓惓不啻加
膝不材非柴中也者寧竟不報而坐忘亦惟知己貴
相知心無事苛禮坐以不令兄弟待命醫門三歲大
侵僅糊八口因而一切廢格甘爲名教罪人傳聞問
法落迦願從一葦適閉關療疾跬步不前占言紫氣

木南集

卷之一百五

十四

西來孰爲尹喜頃之榜人東矣如此良會何聞歲首
入朝蒼生幸甚蜀公遠北走私布裏言不材日在嶠
嶺任天之放箕裘之業付之季子鉛槧之業付之梓
人玄同之業歸之無名菩提之業歸之無始乃今一
無所著不知惡歟而樂生借曰不材則野火可燔斧
斤可伐螻蟻可國鷓鴣可家此神人之所以爲大祥
也明公爲三教主深入無生浸假當前願爲奉足不
材越在空谷乃今亦將逃虛世之業白者紛如雌黃
在口明公現宰官身而爲說法震動無方儻然攬轡
而南過我方丈維摩舊疾作矣願得一當文殊報詩

二律擬書之扇頭篋中有苦無良尚須求之吳市承
筐不腆有醜未將主臣無任

周使君國維

姻氏方景真行三拜使命之辱其程萬里其貺百朋
其書累數十百言其以同氣于喁殆相求于千古之
上鄙人忡忡耳明公直以爲芻蕘也者而周詢之自
南粵宗增城具曰盟主公家隱君子能自得師譬之
北面猶龍龍德有在鄙人中歲學道黜聞見而反吾
真或振之以說鈴拊耳而走既聞高義敢不伏膺昔
龍門具良史才未必聞道仲尼弟子亦既傳之矧今

木南集

卷之一百五

十五

重使在門景真程督日至即支離寒淺猶將效顰
而擬形容信宿榮成恍然自失藉令秉彝好德小知
無若大知方之龍門無能爲後固其所也左傳節文
疏略其引先成今竝奏之願受繩墨西陲多警廷
議推轂明公于時全蜀底寧恐臨叩非可安枕鄙人
爲吾道計不欲以戎馬易詩書爲世道計舍此其誰
也家弟病篤且深不能力疾其啓鄙人爲之專達敝
草將就梓四方收責者閤門重以景真趣行不遑肅
布

又

西來材木堅碩隆重密緻多文美之美者也明公齋以不朽侈于高名異日者得全要領而就之不下而得真宅矣汪丞雅出門下知使君推轂居多即老隅有二天矣承示新著鏗鏘乎振古之音送徐司馬公一篇不啻流商刻羽弁山已矣直將秉羽而入中原雲土李本寧其敵國也時方俠少爲政厭常喜新文避兩漢而趨六朝詩避正宗而趨接武一倡群和浸以成風賴二三作者力挽之猶懼勢重不可亟反百朋類鈔一叙似開駢儷而備齊梁極知大方無隅直將游戲三昧顧明公方爲時人耳目視聽于是乎取

太函集

卷之一百五

十六

東岷嶠在西澄清自其源始鄙人曲士日曉三隅倘然以謬謬見容斯文幸甚

蕭宣州

瑾居拜存問之辱迄今終不能忘此中密邇玄暉不遑亟問有懷嚮往苛禮何爲頃自鄭使君守宛陵褒然治行第一後十年而君侯至不啻過之天旂宛人則皆楚產即不佞無能張楚亦將附連城以自張好德出于秉彝非貌言也龍相君以不羈左徒往往以苦口藥之邇在成均能折節乎其未也比來所聞者猶故耳即太史公不避謬謬其如不用命何近得梅

禹金書歸德君侯殆不容口此生亦驥足也非君侯孰爲孫陽茲幸一入澤宮今且行矣適以婚姻之故專力而徵寵靈謹布狀起居具在副啓極知唐突文淺言深東面主臣

袁使君

承使將命再至敢不亟從事以逭愆期自月之上旬偶嬰霜露之疾通夕不寐精神銷亡望後二日始少平力疾具草徒取塞責夫金石之業寧詎以慢易之心入之矧在公家則雷門鼓也氣枵辭塞殊不成章第使者督促于門一日五至第恐報命濡滯將于軍

太函集

卷之一百五

十七

政之誅不佞屈指計之失期久矣不佞見坐無憾坐者非若而人務在徇人不敢自掩其醜伏乞斤削如非其質則擯棄之不佞竊所甘心毋傳其罪于將命者天心借寇得代者尚未有期異日者專力布之茲不具述

徐明府

不佞結髮而仕越在名邦諸先達流風猶可嚮慕既受閭事先後六年諸吏治民情猶可僂指乃今幸得聞高堂之淑問明府之英聲猶之千仞喙足稱希有第可望不可見即跂足何爲使命覽德輝而下之

不虞謬及不佞且登弁州之玷推而納之作者之林
不佞碌碌人群且以衰疾廢業久矣顧其文則虎其
質則羝進退不能觸藩何論服猛獨以通名始于一
札莫逆有若神交重以二三君子長長尊尊得明府
爲之宗主且以名家有世德而不佞無詭辭言遜禮
恭不能堅謝屬收文責擁戶遂令使者稽程取辦倉
皇極知蹇淺是不足以饜河伯海若其謂之何聞朝
車戒行有期不遑覲縷高明亮察

周窾六

頃留使待報九日爲期薄寒中人肺病復作無以冢

木函集

卷之一百五

十九

孫受室猶向平未畢之勞使者三及門屣屣敝矣越
旬有五且草苟完桂棹蓬門將甚懸于懸簿明公
力廻瀾而氣蓋世鄙人僅一發之儻然無擇芻蕘比
之劍首一映可也二詩聊以爲好報則未遑家弟道
會字仲嘉弄佔畢而希著述茲承蹇脩之役有事大
梁取道過陳方生其肺腑也儻克相遇蓋亦於陵仲
子之流尚胥嗣布

又

僕家食滋久蟄如昆蟲獨二三作者振以雷聲時而
晦晦時而趨趨傳聞見于耳目乃始有知于時論道

者喁喁建言者謬謬直將以孔顏爲正鵠比干爲前
茅即斐然有成視如敝帚豫章文獻之藪廬陵臨川
南豐三傑並起皆大方家後歿者或以其指出先王
而其辭不則古昔率爲秦漢左袒不登宋於齊盟近
則義仍孟弋以博洽奇詭特著聞之舊史氏今茲應
制卒遭夜光僕未見其人聞其語矣太康中州一部
婁耳惡能動德輝而下鳳覽乎將命者至自陳拜詩
書之辱僕方病視霍然而察秋毫第披若木之華竊
懼目精奪矣僕居城府凡州里之會無所讓勞適縣
大夫就徵數數然有事祖道且病膺作苦不啻挾辰

木函集

卷之一百五

十九

懼稽使程草草布狀先復尚留一介報命計近九日
得行集序具草附之併以詩報謹謝不敏無任主臣

李明府

直指公豫戒程期履端未奉顏色承遣功曹存問疊
疊殆數百言列之熙朝躋之名世不佞聞之汗下自
知見笑于大方之家獻歲二三門人及不令二弟將
收餘燼悉付梓人計入秋剏厠畢工願因就正直指
公胥命伊邇計得郊迎歲餉先施肅此陳謝不具述

邵旌德

宛陵新都相爲胥齒君侯在旌猶在欽也直將流愷

弟而波及之不佞備在通家父母孔邇即未申介紹
饗賜弘多令弟孝廉若惠顧函中乃廷貺命之辱重
使專達多儀先施疊疊溫辭煦然春盎不佞何脩而
得此也君侯課最且久旦夕將就徵車隣邑甘棠其
標枝且蔭吾土由是而登近侍持直言豈惟社稷蒼
生賴之即草莽老農幸得從耕鑿以終天年矣使旋
肅此陳謝附申鄙忱

丁元父

明公入爲司直則 帝賚骨鯁之臣鄙人竊竊有喜
心未及專達居有頃遂奔太夫人之喪鄙人備在通

太函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家義當匍匐赴弔適聶叟不速而至挾小術而爲大
言劉生極口從更爲之一試閉關進藥禁忌百端三
月啟扉不聰如故方陳辭致奠戒老蒼頭且行得仲
嘉廣陵書會必躬往寧違時日毋或倩人不虞留滯
彼中近屬當阮故耳吾鄉政府不避內稱蓋與瑯琊
司寇公中外推轂固知鄙人迂僻不使與聞任公子
有事釣鰲即儵魚亦且見察借曰濠梁魚樂驚喜不
入于心卒然加之亦將躍然而逝仲嘉以歲杪至奄
忽經年獻歲將携季兒入成均且就金陵刻集屬弱
弟病甚絕粒浹旬不得已仍以仲嘉代行兄弟形影

相守函中三僕明公所知長者往歲以謫主逐之茲
將遣之入楚其二即徐文鼎其三即騶虞二暨竊取
而入青樓再三懲之不改則以徐文鼎下郡獄騶虞
擊雙踝累百今始平莫章成者踰年乃今始族太夫
人墓草宿矣藉令得達已近大祥鄙人罪若丘山將
自絕於名教仲嘉暨季兒無競竝居白下無絲具書
安使君程高士未至新都臣者惟周山人耳時方酷
暑山人不欲久淹鄙人與之言無甚高論第江漢二
大古壤歸于公家則天授非人力也鄙人中年病聽
溺耳者三禪家者言空而無當藉令挈瓶而瀉業已
卷舌不談詞家者言浮而不情乃今付之梓人即鋤
陳玄竄毛穎矣形家者言非荒唐則寒淺昔徒刮目
今則噬臍屈指而筭餘生曾不能必其信宿惡用長
慮待河之清社稷生民有明公在幸須臾無歎得及
膏澤下流鄙人足矣明公還 闕計或及秋儻乘六
行庶可相期于金陵之許弱弟既廢且篤復啗無聲
如水益深茫茫彼岸季兒執業亦僅僅成章異日倘
藉寵靈庶幾不辱明教即君年及舞象勃然代興期
近大婚計即吉可醮聞繼內子者爲羅孺人女弟昔
歐陽文忠公蓋嘗身之近則元美大父司馬公尤當

其盛至明公而參也聞居室既敞假館以居獨大治
堂皇聚徒講學程巨源自楚反其言不讐千里面談
徒虛語耳騶虞無賴舍人第莖草而夾馬食之資斧
僅足囊中毋令微倘來而供買笑初擬由夏門入雲
土致尺一于徐使君今不及矣舉目舊游如相從于
蘭臺石室有懷千百僅得緒餘薄奠專狀布之不具
吳太學

亡弟七年之病夙知其不可爲幸延殘喘以迄于今
不及艾者三月耳一旦永訣謂此藐孤何不佞爲之
治喪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庶幾無遺憾矣第橐中
太函集 卷之一百五 三十二
無一長物孤嫠爲可寒心不佞年力向衰愛莫能助
承重使來唁兼賻齋粮非肺腑至親疇能及此使旋
虔此申謝不盡願言

太函集卷之一百五

太函集卷之一百六

書牘三十首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袁使君

始聞及瓜而代其來徐徐境內幸得依歸雖加一日
愈於已竊計直指君東行部倅人猶將惠顧新都不
腆承筐庶得躬布庭下近聞得代伊邇或不遑東用
是紹介故吏周學易待命前驅特申一念之敬不佞
家食久矣無能一致殷勤惟老公祖葑之非之母以
下體而捐棄之則盛德事也春和載道恨不能附晨
風俱翔柱石之軀萬倍珍重臨書無任瞻戀高明鑒
之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六

陳孝廉季迪

公家兩世高義得之季弟仲嘉仲嘉竊附通家請僕
爲長者立傳僕領之久矣坐病因循茲奉足下咫尺
書將以專使推尊歸美疊疊數十百言重以筐篚充
庭方物希有先之以季弟申之以石交即僕有智無
心寧自絕于世德砥筆屬草越宿乃成自知取辦倉
皇百不得一未嘗不兢兢然惕報報然慙也自昔周
公仲尼而下吾道卒歸于南閩海之濱蔚爲鄒魯比

年作者董董中原南國聞其無人今之代興寔惟足
下由是裒然首舉高時著作之庭九萬圖南薄剛風
而上矣李山人直指足下心事不以一日易三公幸
而黃髮在堂初度伊邇將倍公車令取道新都願籍
不馴之辭歸而上壽僕聞之悒悒殊有後言自昔千
里神交無庸面命且弁州業已爲長者壽僕於壽毋
何辭斯文在茲良時不再上之潤色 帝業下之貽
親令名則足下今日事也芻蕘可擇疇曰不然絳帖
亦附片言託以不朽事竣偶屬近體以當贈言石刻
四筵侑之均乞一眄季弟相從碣石庶得席地談天
太函集 卷之百六 二

凡百願言造矢可達匆匆不具

又

足下間世希有三覽德而三不儀羽族紛紛大羅氏
奚取丹山伊邇顧猶一息鳳皇臺適青鳥下雲間得
啓一箋一紀行篇一剛風之末即一毳而五色章焉
彼其爲腹背毛無庸三百六十數也墓文授備書者
昔有誤今正之足下不暴其瑕將甚慙于琬琰堂名
他曜取節爲奇本之敬仲之占奇而法矣誠懼方命
綴若干言爲銘儻然不遺幸及對菲願作丞相斯篆
鐫之堂皇乃若以畸名齋居然大雅竊欲易齋以舍

庶幾古意新聲不佞寧爲惠施無爲王倪敢不頌心
以對家弟不羈其游汗漫南征或未必果果則勝游
禹金神駿無雙翩翩佳公子也今所持論得一當足
下乎其未邪國士皇皇即著作論思非卷舌則擣足
不朽之業孰爲政其惟韋布乎哉足下勉之九苞千
仞何有

胡元瑞

足下歸娶後太原公請急還娶江入秋欲弔琅邪踰
踰中止冬則仲淹亡矣竟爽成言頃從哀戚中卒卒
報計諸不及詳茲承橋梓通家蠲念九地溫辭厚幣
太函集 卷之百六 二

既吊且傷讀扇頭詩一字一淚即死者猶可作也謂
生者何亡弟遺草仲嘉收輯之顧散失者多什不得
一未及卒業有事大梁于其歸乃可程督耳行狀二
冊附上尊翁計得一眄不佞將微惠作者異日者申
之樂府新成千古絕倡豈惟當世即六朝以下間其
無人不佞願爲多財宰矣

劉少司成

季兒無競得從弟子末行大宗師乎而化翼而飛非
直以蟄啓之以鷩軀之而已既聞毋疾請急歸寧幸
而子舍即安營營故業顧耳希聲歎目逃儀刑有如

窮子無依莫爲適主若在羽毛百蟲一靈歸麟鳳而守其宗得心師矣不佞未及陳謝徂冬適有母弟之喪獻歲仲春乃始卒哭適門人丁惟賜受業門下敬附咫尺申之丁生經術故疏其人馴雅即不必爲圭璋爲瑚璉庶幾乎珞珞琅琅間近喪室人未有息子程期既迫未及繼室而行儻于告例無違凡百乞從寬貸季兒乳臭未敢唐突奉書不佞爲之專達高明鑒之

余學士

乳臭兒始勝衣幸得以縫掖上謁乃勞辟咷頰首而

大函集

卷之一百六

四

詔之歸則面述其詳蓋視之猶丈人鳥也頃辟雍虛席者非驟然當太史公已而一起里居一召方伯逌與億者左竊計貂傳再世公方有事高禩假以優游帝鄉麟之趾且振振矣適門人丁生入太學敬問起居玄鳥之祥此其時也不佞惟多男子是卜幸寄好音丁生馴雅不羣惟及門爲汲汲亡弟七年之疾蓄艾焉能及之藐焉一孤始搃角耳太史公撫念疇昔寧無一酸鼻耶蕪狀附呈他日將微惠作者不腆另布

張少宰

仲冬屬舍弟代謁不意留滯金陵踰月次滁前驅微至于時冰雪載道相待浹辰正月生明始自滁謁計上旬入大梁矣宰公履吉當在仲春日幾幾望家暨子歸傾耳待命舍弟固不當北或以改轅而南乎海陽丁生惟賜亦門下士茲入太學誠願紹介而見之謁君此生經術故疏第孳孳好古其人醇雅不作俠少游宰公先後大宗師未見若弗克見蓋知所嚮往庶幾可與進者哉敝集梓之南中此生兄弟與有力矣不佞將有事校定或以微服一行儻乘間可相聞願作十日布衣飲幸毋爲它人物色乃可耳

大函集

卷之一百六

五

陸信卿

自居望室以來十年謝客余僕將命未達無亦應門者失之吳太學留滯南都歷三時而始通咫尺頃胥命嚴賴惜未得長者俱天喪斯文元美即世僕非其倫也寧詎以生歿當桓文章景南疏請建儲世廟覘其專政非有所受一鳴驚人其時僕與元美同朝蓋見而知之者也方元素傳僕米故實于其慈孫即有溢辭直過聽耳昔嘗進履足下芒芒然合異爲同顧以疏節而博名言令人釋慙而傳喜色集草百二十卷梓之金陵懼加塗炭于赫蹏第藏之葭屋而

已徂冬喪我仲氏卒哭未及浹辰猥蒙存問及之謹
燔書以告地下長者富有著作得之篇目爲詳聲詩
猶清廟朱絃不求合千里耳彼其端冕惡用齊竿爲
哉當世博學弘詞胡元瑞其人也且與長者同里慎
毋以其嚶嚶也者而少之

張中丞

告歸子舍再歷九年之耕疾苦哀傷老奄奄至矣自
任疏節竿牘不入都門丁元父令海陽善不佞兄弟
元父有懷鄉國跂望君子之居旁索里言以當衆籟
其時宰公方提熱柄寧詎以炙手恩高門即咫尺未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六

木

通非自絕也家弟七年之病倏爲陳人殞猶在堂今
始卒哭備在宿昔敬附以聞島夷先聲庭方上變不
佞猶談虎也聞之懔然幸而秉鉞專征乃屬方召憑
軾入境閩海不波即干羽無所用之何論尊俎不佞
去閩滋久罪狀彌彰仰藉寵靈爲之一洗閩幕下吏
具在葭莩偶發一介南行謹布狀脩問比年兵食不
足夷虜生心謀國者皇皇無所藉手重以國本未
建人言未從有杞一人其憂不細乃若格君心定國
是宜莫如宰公二郊九廟有將有屬矣不佞
奄蟄日也坐盡如馳願從野老歌儻太平即煦沫皆

汪洋也三神山在望不盡願言

郭使君

不佞釋閩事歷九年者三釋邦政相別都門歷九年
者再吳從事將命來覲情見乎辭其情肫肫其辭韓
韓凡諸契闊爽然如內熱之飲永重以承筐即百朋
不啻也既發二游草亦猶垂棘之璧合浦之珠瑯琊
二美云亡虎林繡虎炳然變矣徵序首簡其何敢辭
適有期之喪近始卒哭聞以大閱即主乃復移官計
倅人業已東行弟致報書東武從事則以受成宇下
無寧將事不終監子相望于塗所不共命者非禮也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六

七

顧不佞無能掄揚萬一而徒託諸空言計從事將自
閩奏之以道海責謹布狀陳謝東帛未將直以新都
密邇海濱尚胥後舉島夷睥睨海外閩當其衝卒然
傳之殆難撲滅使君行矣得無失塞翁馬乎南北紛
紛兵食不足汗衣蓐食狼顧不遑草莽之臣天佚以
老此支離者所爲攘臂也使君能以裏言信之乎秋
以爲期將胥命西湖之上茲未可以更僕數也

黃全之

自長郎歸僕幸無恙仲淹七年之疾業已疲瘥入春
則暗冬十月竟不起僕如廢一手一足可勝痛哉貌

馬一孤年僅十二凡諸情狀已屬梓人備在通家敬以代計孔懷之戚迄于卒哭而淚不乾僅託閉戶著書強以自遣全藁已刻之白下計散佚者什之三少加芟夷得四十冊蓋詩文具是已幸天爲之藏疾不復求全是秋計可畢工或乘便卻寄叟春秋幾及大耋自今幸無苦心元敬故有冠軍功無祿即世聞牝雞亦斃祿產竟攫不貲故大司馬爲曹子訟之有司終莫與角僕欲銘墓下之石曹子所狀者未詳頃求舊者請 卹于朝卒未見邸報豈本兵更易乃復寢邪長郎閒居似當程督諸孫力學此恢復大計安事

太函集

卷之二百六

八

毛錐仲嘉方在金陵將服賈以糊其口謝滿燕游廢業不屑以原壤叩之季兒能讀父書其治博士家言可一屬目有子而掛懷抱彭澤不足于杜陵叟有問則言及之僕亦不自知其賢愚也徂冬郭使君問遺至矣乃今已從量移李本寧復中人言吾黨併束高閣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信也叔曉墓志銘亦且入集叟寓夏卿啓事併封家報中值太函掩關一人竟投之市初不欲發既閱其封則角損矣中有汪司馬三字乃發之其一寄仲淹則掩泣而焚之殯門孤子不知所謝僕爲之併致區區長郎幸同觀坐冗不另啓

周使君

方景真入蜀削牘敬問起居居頃之喪我弱弟即景真姻人也七年之病畜艾無功溘露先秋遺我若枯樹耳藐孤未及五尺垂橐無遺以此與哀遙踊通什蜀道踔遠即景真不及聞不佞西嚮明公不敢以計茲布狀一帙情見乎辭近得驛書則明公亞除目矣蜀方有急詎能奪神武師弟邊圉紛紛東南狼顧即席黃陵白帝之靈可以久假禁中拊髀謂四方何中和樂章聲聞四達聞此中蟻附者衆豈有虞氏有羶德邪昔云周之士貴審所尚何如耳敝同年王按察

太函集

卷之二百六

九

李大宗伯

辛卯至日季弟由大梁入京師紹介待命南宮先以

尺一適大司成轉南少宰彊之俱南迄今留白下未
歸蓋歷三時矣適門人吳文龍以援例出門下今就
季第取原封專達之時事紛紛非草莽臣可待緩頰
幸而相公在事庶幾靜正而上弗知吳生受知於舊
令尹公遇之國士要之高視豪舉殆亦魯之狂與相
公孳孳作人願得置之鼓鞀時禁方厲無庸山人此
非其流也高明一見決之

董使君

郡中得計目千里震驚即龜策不能豫謀離朱不能
逆觀矣莫非郡也主者獨求備于新都即往者未必
木函集

卷之一百六

十一

無瑕又何求多于楚要之新都何負它郡楚何負新
都頃部使者過太函不佞私叩其故直云議從中起
外不與聞居無何彈事出矣顧敝邑甘棠如故旁縣
或不皆然白簡聞出海陽夫有所入之也時方多事
自二千石以上任愈益難自今勇退急流先登彼岍
是曰天放信吾所之不佞故倦游直以鴻溝盟楚越
耳西面嚮往殊切介豎子敬問起居從劉山人聞冢
君義甚高函中之約能不爽否不腆爲當暑進扇頭
二律情見乎辭均乞鑒納

丁元父

聞君侯以計殿非不佞所敢知夫堯可非夷可溷而
海陽不可激江夏不可排乃今倒置逆施殆將履皇
天而戴后土竊惟受計在當宁主計在阿衡上之
爲聖明爲正直無論已要以掌計在考功匡計在司
直是皆爲莫逆爲大同稽民譽按程書章章較著彼
謬謬者何所藉口訛訛者何所求疵異聞何聞獨見
何見夷光待字越宿而爲無鹽必不然矣不佞屢中
多口卽褊心無所尤今茲憤惋不平亦猶乎三代之
直道也斯時國本未建國是未衷國用日殷國威
日損必得夫通方特達之士庶幾有瘳始而激旣而
木函集

卷之一百六

十二

排誰其與我不吾知其亦已苟余情其信芳三閭先
得此心矣頃若頭還報敬問廬居則授館于隣授餐
于市由此而享黃髮何以爲資不佞聞之楚有隱君
子脩然與鳥爲群毳毛可溫餘粒可飽不佞鷄居鷄
食率用其言待河之清人壽幾何亦惟自適其適而
已自今以往第刳心而游物之初裹足而游方之外
巢由稷契均之無負唐虞惟君侯審所尚耳適人之
適且不暇而況役人之役乎哉不盡願言具在三劄
又

昔歲孟冬無祿仲淹即世翦我手足不啻剗刃于其

躬蕪之藐焉一孤未及五尺廢人恤緯垂橐無遺不
佞歛之殯之卜宅厝之卜兆葬之不遺餘力孤廢從
其遺命歷三歲而後葬喪時日坐馳業已閱歲之半
君侯撫之若父兄刑之若師友迄今不敢以訃庶毋
傷長者心不佞爲之狀情見乎辭願呈一覽君侯梓
矣大事既襄出而爲汗漫遊扁舟乘興東下不佞方
有剗厠之役秋入金陵儻然肯來胥命燕磯牛渚死
生契闊當爲慷慨悲歌何主臣西望夏門有如赤子
之慕慈母頃之失恃遲遲其行君侯亟稱程子堪輿
始封樹而當此阨之人也或亦高談雄辯闕于事情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六 十一

綜核之

徐使君

君侯馬首東矣不孝喪我先公毀瘠不勝力疾以當
大事十年在疚一息僅存聞君侯移浙以西計相密
邇可卜良覲頃復自齊奔楚將出聖室而即菟裘歲
月不居丘木拱矣乃今爲鴻鵠舉也增徽安施不孝
固信潭潭者何所不容區區或以曲木驚人耳亟欲
私布負病未能干時 主憂國疑中外狼顧江湖廊
廟君侯其或未忘東山出雲蒼生日幾幾望之矣垂

天之翼自今無礙扶搖願決培風寧終以六月息也
屬何主臣入郢紹介起居往屬子生作繪事十二章
副東山圖以酬夙昔扇頭二律情見乎辭不腆附申
均乞昭鑒

李本寧

大司成取道大梁謹布狀專達頃之喪我弱弟皇皇
然如三年喪藐焉一孤未及五尺家徒四壁一無所
遺不佞歛之殯之卜宅厝之卜兆葬之蓋不遺餘力
矣孤既即次仲嘉始入大梁聞分部徙江西不啻二
生鍾感仲嘉未及稅屨公已奉檄而南計目下中原
太函集 卷之七十六 十一

復掛多口芒芒宇宙即一良吏不能容不佞故非編
心聞之怏怏即吾曹不能一舉千里寧能局趣效牛
馬走邪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公家龍德當如此矣屬
何主臣入郢代訊起居敝集梓之金陵入秋竣事今
之玄晏非公而誰外亡弟狀併上之微惠一覽不腆
另布均乞鑒存

汪績谿

市南拜君侯之辱重以羔鴈先施將戒幣而後叩關
人懼馬首東矣干時面謝不敏心嗟嗟不自安既聞
再駕入郡中再謁而再不及私欲布者迄今未將屬

諸宗有事宗盟不佞叨承載筆之役出舍于野欲伺行色而無繇茲介舍弟縣諸生汪道暉待命宇下不腆具在專狀伏乞闈人與進之凡諸晤言尚須特達邸舍乃今未敢唐突高明察之

彭侍御

君侯執簡立朝本之正直忠厚法言以定國是巽言以格君心古稱骨鯁之臣有犯無隱于是乎一覲第量而後入疇昔蓋嘗丁寧願毋相忘則亦不佞所爲納忠者也頃銓曹擇楚材甚亟舉國將屬季公季公既請告歸翩翩乎鴻鵠舉也求忠於孝季公以之

木函集

卷之五十六

十四

移孝爲忠則君侯事也實授定矣不知按部何方倘淮浙離臺幸而得借一在舊部一在隣封日幾幾然望大澤之將至也此中恪守畫一儼若蕭曹是歲歲入升平雨暘時若君侯所留也第盜賊奸宄間或陸梁視昔震懼天威彼一時也頃吳田父北上附之片言計彼取道陽城未及專達劉使亦復留滯今始與急足俱行冒暑而徒即秋毫不能附秋七月許仲大還京同行者吳生與之連袂吳生爲不佞內姪當以不腆紹介代申不佞郊居輯近屬譜此時重聽愈甚目視漸昏去國垂二十年時事人事視昔遠矣向承

下問請以臆對具副簡中覽畢減之毋令人謂老禿翁猶喜獵也

張真人

不佞得請終養翁始入朝往歲法駕過新都新都不佞越在草莽即以凡夫而慕大道如不遇何惟翁佩玉承家秉樞庇國神明之胄天帝之師自敝邑望玄都僅咫尺耳疇昔載馳閩海三歷信州翹首上清不容跬步比年家食日狎黃冠將爲采真之遊一叩持教之主第行年六十有八詎能借翼而圖南茲戒蒼頭一伸悃竅屬舍親有懇副簡代申其私不腆爰爰

木函集

卷之五十六

十五

用代羔鴈伏惟鑒之

龍君御

季年喪我仲淹然待盡屏居深僻曠歲迴不相聞昔也不聰今復害視猥云夸父無及虞淵比來元父陸沉本寧引退吾黨阨矣宰公棲棲鼓篋直以爲吏隱也者而安之比及三年不失一彈博士循資遞轉不失一尚書郎盈科則行習坎則止固其所也頃西夏討逆師出無功島夷大入朝鮮睥睨勃海越在草莽殷憂什倍杞人安危則國老在焉無庸過計宰公得組爲政折衝謂何藉令出民水火置之寧居解民

倒懸與之更始則未死之日皆再生之年也丙戌三山之別屬丁南羽作繪事周公瑕作行書歸吳則裝潢已成內之篋笥近檢故櫝謹紹介奏之往得聞名于江夏郭太史公居然天下士也高時東觀則此其人計必習宰公相與莫逆茲不遑專布幸致嚮往之私

戚郎君

令先公墓文老夫固當爲役屬喪仲氏服暮喪且輯舊業授梓人定宗盟譜近屬奄忽踰歲始得爲志爲銘爲祭文爲輓歌爲劔歌累五千言挾日乃就邊隅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六

十六

多事 卹典未加世無鍾期人琴亡矣藉第令仰秣惡用老馬爲哉疇昔形家者流大言無當公家鼎盛覆餗相仍彼其倒置之民轉祺爲褻未可知也茲當大事亟須慎之重之內則家難未夷外則國難未定老夫翹首東面獨致惓惓它日入薊門願募舊工即以此二卷入梓此中則登之集矣故劔安在庶幾得無恙乎有懷願言萬不及一

蕭宣州

今茲 富辰受計君侯以卓異特聞近則三輔遠則萬方褒然首舉即楚材如鄭君子避舍者三隣國

編

民趙張伊邇心竊嚮往紹介未遑龍博士君納履橋門猶之乎陸沉金馬留中封事侃侃乎骨鯁之風拓落一官三年不調則何以故方今建言者旅進彼皆鳳鳥乎哉惟此則爲昭明不佞惑滋甚矣要之重器不以章相而廢追琢修塗不以超忽而廢崎嶇今之不祥則異日者之大祥也比來西叛東侵内外交作九重端拱三事蒙茸將將將兵萬不得已且軍興無所出市井不可驅見卯求晨其何能及用事者皇皇吐握怒如調饑安得如君侯者其人文武具足即拊衆威敵易若葉蒙千雉宣城寧詎能息垂天之翼不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六

十七

佞掩噬之日也幾幾然望之季年課息子若子壻受經寧國縣民生周鼎遠來同師同學諸子以爲勉因而及不佞之門周生稚少文孳孳本業蒙舉郡中高第迄今猶在民間昔以周益命名不佞易之曰鼎乃今督學使君未入行部跡無涉嫌及其省親不佞遣之躬致咫尺蓋爲長者將命亦弟子事也片牘無所緩頰惟聞人與進之

張少宗伯

聞 詔求舊人則宰公首議疇昔因人成事人言從之及閱薊遼罪狀較著在草莽者十數歲不免求

乃今重聽五年目青復作五官已曠其二亟須飾巾
待期幸得爲宰公鄉人相與莫逆古之加恩在休老
國之大事在臨戎運籌帷幄之中決勝矢石之下無
庸聾瞽萬一有談及函中者願宰公正言距之垂老
之年卽在事固當得謝況罪積而不可拚時過而不
可驅策乎哉舍曰欲之而故爲之辭是人面而豕心
者也天地將不覆載何論神人願言諍之

朱光祿

太保公故以隣國父母之尊視歎如嬰頃不佞得侍
同直油油然以子弟戚之相應相求不假聲氣爲也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六

十九

往年道出宇下得覲韋氏玄成榜人過行未布悃窵
亦既七年往矣聞公入司馬署則不佞以糠粃先揚
既歷尚壘進光祿丞駸駸乎造羽九天之上不佞越
在草莽竟絕境外交適陳令君入邑得太保公集習
觀之令君以不佞受知日深屬以嚆矢不佞無能爲
役安能自絕長者間第謏陋不文猶之朱門葦薄耳
陳令君高材見忌竟從量移西出彭蠡而行追送弗
及且入計期左未遑布狀自通茲聶令君還南陵乃
拜尺一之辱申以世好疊疊數十百言夫蘭茝何取
於申椒臭味同耳顧國香沫矣徒延溘露而殖蓬蒿

聞者以爲不芳不待嗅而掩鼻借曰勿弃寧足以充
佩纓乎門下二令君背南海產重淵大澤富有夜光
明公以天網該之即明璫無遺薦矣葵之人心不古
令君竟坐此名以行千里之良羈于一蹶惟王良造
父振 而齒之尚方承惠衫衣兼以文繡倉卒無以
爲報謹著之心不佞重聽者五年近復病視不任四
方之事久矣犬馬亦幾垂老寧有他腸乃若社稷蒼
生則明公在不佞不復能效子牟矣

聶南陵

寓內物產瑰奇宜莫如南海無論明珠翠羽珊瑚木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六

十九

難羅浮祥荆之鉅麗發爲人文近之六七作者代興
則皆希有之瑞不佞幸而一覲燦若寓目於尚方君
侯之宰南陵相距僅十舍凡諸民譽亦既習聞茲始
得君侯咫尺書何鉅麗也其光照乘其高倍尋諸作
者難與抗衡退則避三舍矣不佞齒近桑榆身依草
莽猶然不以爲惡草登之蕭艾而亟相求疇昔有忘
年交豈君侯有意於不佞茲固甚慙於將命矣長兒
就江都肄業近報邁疾貼危不佞卜季秋四日舟行
臨視之倘藉寵靈幸而無恙則自姑孰歸矣道出宇
下瞻拜有期遠塵授餐敬謝膳宰新石刻四冊附件

械幸命存之

曾和州

僕三仕楚而吏跡起郡中釋郡餘三十年猶一瞬耳
楚山漢水夢寐在焉迄今視都人士若比隣奉鄉先
生若近屬諸君子肫肫求舊去後見思要以葑菲不
遺厚之至也僕自壬申去楚而君侯以丙子興當在
郡時君侯猶汗血駒也及筮郡理出牧和陽淮泗之
間一城若斗顧邦畿陵寢悉賴股肱且事得專成
政由特達穀蒲二瑞進埵桓圭新都相距七百里而
遙父母孔邇聞五馬乘秋入境咕咕殊有喜心屬舍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六 二十

又

杪秋暴疾沾危幸而天放將命者授書枕上爽然若
寤于洞庭疇昔從汗血得君侯宛在眉睫遂力疾彊
起出見使者庭中旅幣錯陳義無可卻受而不報尚

胥嗣申悅悅神馳偃臥信宿顧日御苦短懼反報稽
程口授季兒作尺一書草草陳謝楚材如雲如錦茲
從啟事一覘國步之工舊業梓于金陵故與君侯有
千里之約乃今病未能也從弟監生道會客廣陵爲
僕敦剗剗之役茲聞僕病計當趣歸僕自今寓書廣
陵今彼以褐衣見其人雅飭亦習詞章庶幾乎可代
乃兄耳石刻四筵侑械

馮少司成

太史公出居州不佞計將季兒游門下既而召入
既而出就成均季兒故籍諸生幸哉受業有地屬不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六 二十

佞暴疾幾殆一息僅存自徂秋以及陽春殊無起色
季兒依依湯藥跬步不離于時輿疾就醫出居于壻
黃立朝里舍立朝毋弟立範並籍太學諸生立範幼
孤迄今始得就業不佞罄居數食屏絕交游惟茲紹
介可乘無寧自絕于長者遂力疾布狀屬此生特達
之時事紛紛病夫不復入耳公自此駸駸當事百千
億嚮若普門願公以天人師弘摠持法凡諸疾苦悉
止吉祥庶幾乎五濁空明衆生極樂西極之化人在
是矣病言如呴如嚶悅悅不知所云餘在副封不腆
另狀

太函集卷之一百六

太函集卷之一百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騷一首

閔世

繫楚妃之婉孌兮洵曼睩而蛾眉艷朝日以揚華兮
撫春陽而結綺夫既嫺嫺教于公宮兮奉衿肇而勿
倍尸牖下之蘋蘩兮服盈要之蘭茝託行媒于青鳥
兮申成命于瑤池降二姚以爲理兮俛天妹而待期
迨穆卜之吉占兮適春冰之未泮被蘭室之金鋪兮
梁桂舟于銀漢來長喙之一啄兮暮不知其所從羌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二

任耳之先入兮亶靈脩之不聰朝夷光而夕嫫母兮
歎愛憎之遞代諒君心之靡他兮唯是雌黃其亡賴
謂國色爲蒙俱兮謂翩翩爲戚施惟脩能而不御兮
巖娉節而標之彼省括無虛張兮一發而集于其睫
批余頰而充下陳兮寧詎排乎中閨俛罄折而拊躬
兮稅六珈之英英挽鹿車以即長路兮舍魚軒之麟
麟保傳俚其何之兮籲旻天而不應醜夷恇其自失
兮指望舒以爲正覽德輝而下千仞兮是天以爲不
祥儀昭明以瑞世兮又孰知其逢殃緬高唐之容裔
兮乘朝陽而出岫翔漢渚之逍遙兮解雜佩而親授

豈貞者不必字兮將字者不必貞揆女德其若茲兮
庸詎遵夫典刑寶燕石以櫝藏兮非周客其孰辨
荆山之滅趾兮雖和氏其猶不免天心寧厭南土兮
先汨羅而後長沙吾猶及此恢恢兮幸吾生之有涯
思夫君未敢言兮望九閨而太息願嗣姪奴之徽音
兮吾何憾之敢釋少歌曰惟司命之難諶兮長顙領
亦何憂慨夷庚之反側兮後來者安能爲謀倡曰理
直兮媒良哀時命兮不當躬不閱兮勿恤心如結兮
難忘寧從宓妃兮赴洛寧招宋子兮由房願君察其
無罪將徙倚兮故鄉亂曰已焉哉媿汨汨陽陽不可作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二

兮莊后清人遐哉邈兮入宮見妬孰忖度兮藐茲幼
艾其將焉託兮豈伊一人世道浸以薄兮女史司箴
微先覺兮荃寧爲瞶毋自矻兮哆口橫流舍可鑠兮
古樂府

畊田歌

朝日暎照東門樹鳴鳩山出雲谷風自南來吹我犢
鼻禪我畊我稼伐鼓鑿鑿
率我比耦祀我先農汗尊玄酒稽首乎泥中願言三
時無害穰穰露積如壙

田畯施施周視公私纍纍婦子餉東甬炊黍爲糜烹

伏雌二三田父前致辭僕夫毋乃飢

我蒔我苗我輸我穡我亦有家何哉帝堯

老人行

日上扶桑照我海陽堂上有宓子堂下有彥方海陽
百里有稻有梁有蘧有筐宓子不下堂誰其平章

日出杲杲照我原上艸我有不平顧天自禱對獄吏
何爲願之乎三老

泰山可伐滄海可湮老人奉三尺廩廩直如弦但得
片言何用黃金千

里有春社有鼓鄉里小兒歌且舞願得三老百斯年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王

五岳詩

王者東封七十有二爰觀諸侯方伯首事俯闕渤澥
高揖崑崙天孫靈藥惟丈人尊

聖主嚮明面茲衡岳舜狩禹鑄較轡霍神降于楚
左史左徒昔藏二酉今啓郢都

揭二室兮峙土中覽九州兮開鴻濛君憑軾兮歷漢
宮招王子兮緱氏東誰其主兮浮丘翁

標二華兮西清直以方兮削成蓮千葉兮叢生
吟流沙兮禮金仙肇無始兮歷大千奉白帝兮相周

旋

蟠桃行

蟠桃行古水調歌也君侯古公典郡三稔太
夫人涂居梁山秋殷宵中爲七十二初度君
侯乃命良史作繪事授典婦功繡蟠桃圖西
望白雲而祝之宛在子舍則以不佞系出越
國庶幾乎工越吟乃按樂府作水調歌凡七
解

蟠桃何疊疊渥丹艷朝日蟠桃何疊疊渥丹艷朝日
其陽峙東溟其陰庇西極三千年華三千年實射扶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四

桑封斷石桑瓊英孕金液質穆天飢太乙瑤臺峻而
安瑤池清且激群靈望靡佗一嚙生羽翼歌以言之
渥丹豔朝日

西極真人居五城十二樓西極真人居五城十二樓
亭亭西王母伐洗已三周綽約水雪姿居然天帝儔
婀娜五銖衣鑾輿駕金牛上元廣徵音飛珥揚清謳
入破董雙成羽衣風翠翠深汜激潏波周澤亘千秋
歌以言之五城十二樓

誰爲采真游云是歲星精誰爲采真游云是歲星精
滑稽調人主金馬但藏名郎潛甘執戟拓落良自輕

方其在睢盱仙骨業已成碩果三掇之刀圭何足營

後天凋日月壽與金母并歌以言之云是歲星精

昔爲白雲謠今降明光殿昔爲白雲謠今降明光殿

青鳥從西來流沙如匹練仙仙漢武才太上東回面

帝所駕雌霓皇居繞飛電投之以木桃惡用瓊瑤薦

願歷三大千滄桑邇隱見歌以言之今降明光殿

梁山數千仞咫尺白帝宮梁山數千仞咫尺白帝宮

丹穴鳳將雛佳哉氣鬱葱其二羞琅玕其一批鴻濛

么鳳綠爲衣轂音自雛雖豈無象服鮮所貴仙靈通

三色爲醴六氣爲饗玉壘爲加豆瞿唐爲擊鐘餐叢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五

桂之湛露汎崇蘭之光風歌以言之咫尺白帝宮

惠風從閭闔帝賚我新都惠風從閭闔帝賚我新都

三十尚書郎四十郡大夫寧辭積薪下材美待所須

鞅掌二千石斑衣孰爲娛倚閭日夕望五馬盛車徒

勿謂三公侈何如一日愉歌以言之帝賚我新都

菜色起遺趾今茲大有年菜色起遺趾今茲大有年

府君釋恫瘼西望心旌懸當戶代起居歸囊餘太玄

高堂神愈王謏草露娟娟游子以忘憂甘棠任周旋

六珈三錫命黃髮復嬋媛試問人間世寧輸鶴上仙

歌以言之今茲大有年

饒歌十曲 有引

元戎戚公入閩蓋三平虜矣閩人尸而祝之

歌而誦之取取在人耳目今茲之役則以孤

軍而破虜萬衆其功視昔愈奇博士弟子黃

生天全客元戎所於其飲至作饒歌十曲侑

之

石馬岡塞草黃島夷如蟻戈如霜孤城岌岌禍巨量

將軍赫然怒灑淚誓戎行伊余有事在疆場愿與百

雉俱存亡朔風動地吹沙場卷甲宵馳石馬岡

右石馬岡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六

戰城南搗連營蠡尔倭奴方打城將軍從天下軍聲

如雷轟招搖焯燿猗靡震驚三面崩潰萬姓歡迎誰

不曰吁嗟乎戚父我生

右戰城南

安海危命如絲窮寇併力幾不支潛師入援誰則知

神竒發黠虜摧威虎何爲復在茲並日未得食飢吻

將安施

右安海

嗟彼高浦葦爾土魃賊突來今爲虜朝飛羽書夕聞

鉦鼓將軍之師真時雨雨霈氛銷沕人胥宇

右高浦

苧溪之涯維石嶽崎管壁壘樹旌旗賊避三舍莫敢
窺賊不得食我且炊甕驚遠遁熊虎馳天聲震動苧
溪之涯

右苧溪之涯

苧苑深青毒霧冥冥我師宵發賊胡敢以寧霧樹開
伏甲起前驅狼蹌悉奔徙還係累艾豺兕歸來何曾
遺一矢

右苧苑深青

漳浦湯湯列陣堂堂賊失勢我軍張上將鷹揚鋒矟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七

而斧塘右翦左屠群兇殄僵露布星馳奏未央炎炎
勲伐震遐荒

右漳浦湯湯

仲春振旅英風翔童兒竹馬迎道旁一月三捷往績
輝煌今茲黠虜驚立鷗張我憂忘寐竟夕迴腸經時
野次爲公霑裳鯨鯢盡海邦康願圖形容以禴以嘗

右仲春振旅

將進酒公樂否虜狎我疆使我心忉藉公之威既猷
既蹕黎民蘇餘孽走父老遮鴈行壺漿獻馬首謳歌
載道公樂否

右將進酒

閩海澄清風塵不驚誰與爾爭名我稷我社維我干
城猶曰我何功哉惟 帝之明願言畢力以庶幾太
平

右閩海澄清

銑歌五闕

軍禮論最者凱則歌銑已丑縣大夫丁元父
入朝舉卓異第一比還縣諸父老挈壺漿迎
之萬歲山于是左司馬作銑歌凡五闕

帝御明堂受成萬邦誰其擅場時維海陽帝曰都尔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八

太宰琬首加旒四海朱鷺飛飛君侯來歸父老依依
婦子嬉嬉明明 天子垂衮衣千秋萬歲享巍巍

右朱鷺

君侯昔行邁水雪擁道周朝車未及稅二麥已先秋
人言長安結客游紛紛金穴競相求君侯垂橐入神
州長揖高門一敝裘壘書裘美首康侯泉府授繻懸
馬頤遠如期還故土擊壤遺民歌且儔

右遠如期

賜歸來臨高臺兒童竹馬古城隈父老驩譁保障哉
君侯前席坐相恤萬里君門今咫尺獻捷皖城桴鼓

息願稅鵝冠俱犢鼻斗米百錢猶菜色願天願足烝
民粒父老前致辭九重當展三無私歸我父母拊我
流離上有滄浪天下有漸江水得君一日留五稔寧
勝此

右臨高臺

荷壺漿迎馬首願言援北斗為君千萬壽漢家張燕
柏梁臺幸夫行炙舞馬銜杯海陽百里淳風迴今如
標枝民無懷君侯稽首下蓬萊小臣何以荅涓埃路
脩阻君勞苦一飲一醕君莫辭千古甘棠今在茲

右將進酒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九

雉斑斑畦田間兩岐拍浪離哉翻大麥登場小麥熟
誰其藝麥望吾腹君從天門懷節屋單車來下一何
速西牧獻雉白為章疇昔鶴鶴今煌煌覽德重來千
仞翔相將振羽鳴朝陽

右雉子班

四言詩二十六首

上襄王詩

有片一

往其居郡幸得當 莊王乃今復入部中
今王立王年少象 莊王賢其竊竊喜之賦
詩十二章以為 王壽其辭曰

於昭 烈祖駿惠無疆乃建萬國諸姬漢陽推賢惟
獻俾社于襄胙茲赤土殿我南邦 其一 亦越 英皇
六帝左次皇皇靡寧奔問官事國步未康疇安冢嗣
厥有裏言敬共不二 其二 帝曰叔父媿美周公嘉猷
入告以保朕躬出入三觀肅肅雍雍載在勲府揚休
無窮 其三 施及 莊王脩獻之德恭敬溫文嫻于典
則精白一心以刑有國卓爾中興匪茲弗克 其四 拊
身下士遐邇承恩華裾文履路寢應門延以廣坐酌
以上尊寡君共此有酒如渑 其五 伊余無良待罪守
赴散頭不羈作賓王所屢惟豐年方物蕃庶死在高
陽式歌且舞 其六 亦既五稔自丁迄辛薄言受服擢
甲于行轉戰千里夷方以平王心則豫懷我好音 其七
我歸自南頽此南岳漢水方城其將安屬英英嗣王
洵美如玉爰始勝衣纘乃考服 其八 獻莊舊德民用
弗諼 皇祖有訓奉以周旋出就良士入聞讜言靡
曷便佞弗侍于前 其九 良士讜言臭如芳草子孫黎
民慎尔式保相彼樹苗亦既堅好願言務滋胡不壽
考 其十 猥余不佞從事舊邦君子觀止我心則降偉
哉六尺具體 先王人亦有言不愆不忘 其十一 紛彼
菊堯聖人有擇礪火何為礪于白日番番武公有懷

夕惕是用作歌告之司直其十

題葉世母卷

君子于行胡然不保我躬靡他母也貞好其一叔姒

云祖其子呱呱曷飲曷食母也拮据其二子歸子家

我幾類弁胡不期願母也聖善其三

高禡之什

高禡祈燕翼也在禮玄鳥至則祀高禡昔受

命而生商祈者皆用此

玄鳥于飛集于樛木君子齋明蕙珩蒼玉何以祀之
犧牛用告何以佩之彤弓有襍賚我思成以似以續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十一

其一春日祁祁玄鳥于飛君子齋明洵美令儀明德

既馨享用純犧高禡來格則莫不宜宜百斯男爾翼

爾貽其二百靈居歆授以弧矢居然有身既受帝祉

凡我股肱有橋有梓桓桓圻父亦既勞止孚之翼之

睢鳩伊始其三桓桓圻父宣力四方入秉邦政四裔

來王迺睠天顧卷衣煌煌宗公惠爾載錫維璋若契

之生左右陶唐其四申錫有加施及臣庶亦既蕃孳

亦既生聚享我升平烝嘗用飮率履康衢伊耆可遇

帝曰烝哉臣隣多助錫爾土田阜我胤祚其五

嚴瀨之什

嚴瀨贈君子也龍君御胥會嚴陵比日有賦

將發而命不佞其何以贈遠人更賦四言用

代瞽史

濺濺嚴瀨泯泯春流胡爲中路挾日夷猶我有良友

屏跡東甌有如尺蠖雷奮天游相彼黃鳥出谷相求

死生契闊道路阻脩我有斗酒酌之道周願申繾綣

寫我離憂其一伯氏葳蕤仲氏支離胥命千里自遠

如期乃命舟子乘彼流澌春作祁寒仍聞怨咨解我

狐白薄言衣之來日苦短良時在茲五秋一瞬寧不

尔思其二瞻彼上林良材于藪上宿重光下花千畝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十二

清廟明堂藉茲國手爰及斧斤豈無樗朽尔抱盤根

移之部婁勿絜短長勿程好醜樹梓山陰願言頽首

其三煌煌東觀國寶文庭宮牆伊邇博士橫經鼓徵

國子示以儀刑爾操功令風偃如冷司存尸祝不代

庖丁子雲寂寞卒業玄亭雀羅在戶晝日可扃其四

芻狗既陳其神不王腐鼠先投其膏勿餉既薄紛華

厥有嘉尚金馬陸沉伊人何讓其書五車其席函丈

位卑道尊可則可象衆雌爾雄萬夫之望其五贈芝

爲車孰輔其輶贈桂爲舟孰剗其木居者屏營行者

踣躅幸托晨風翩翩相屬浮雲紛披縈我心曲朱絃

一彈絃急柱促願結成言矢以忠告柱下玄同被褐懷玉其六

五言古詩四十二首

門有車馬客

門有車馬客煌煌盛威儀崔嵬切雲冠佩玉光陸離
自云鄭子真來自木蘭陂出門肅客入驪然故所知
豈無生死交離合詎有期君食青琅玕五采何歲穠
我猶饜腐鼠口實甘如飴感君念疇昔覽德下藩籬

其二

疇昔多交游于今成契闊日月逝不居寧論弦與箏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七

擾擾失朱顏悠悠生白髮云胡十載間烽火起天末
居人脩戈矛使者衣褐褐進退屬艱虞出處任乾沒
翻然撫昔游吏情何曠達相對各歔歔晤言至明發

其三

明發心不憚執手河梁行平生韓與李掉臂俱逃名
伊余識不早猶著縵胡纓薄言奮鉛刀何由戮長鯨
之子服干將開匣風雨鳴倅滄海間俠氣未能平
曹劌非自謀田單非自營願保父母邦千秋著令聲

其四

聲利五陵豪發身自刀布朝拜羽林郎夕封十萬戶

高車帶傾危長安多狹路逐逐夸毗子行行無卻步
桃李下成蹊一旦先霜露豈云天道遠寒暑愆其度
余何歎積薪君勿辭方杜願託不肖軀永保金石固
席上觀吳越春秋有作凡四首

吳王推勁越談笑釋窮囚殊色恣所歡巧言競相投
長驅薄海岱執耳盟諸侯敵國盡西來姑蘇麋鹿游
豈無良股肱宿昔櫻鐏鏤已矣國無人誰其殉主憂

其二

東海將時感盱眙待其時三江足組練一旅安所之
何物彼姝子賢于神武師輕身入吳宮褒姒復在茲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十四

一笑褫王魄再笑陳王尸翩翩士女俠匕首雙蛾眉
咄咄徐夫人千金徒尔爲

其三

行人羈旅臣借資覆故楚宿怨業已脩微軀何足數
援枹破會稽勾踐甘鸞鼓讒巧乃見親君心日已蠱
國恩良不貲安得歸環堵抉目懸吳門甘心赴江汜
須臾國事去佞幸皆爲虜利口覆邦家願言飼豺虎

其四

反間入吳閭俘囚幸不灰伊誰脩戈矛相國鴟夷子
一舉襲江東離宮夷改址歸來汎扁舟去去從此始

富貴有危機完名不受訾良哉大夫種精白照青史
或恐遇九原因之類有訛

送江民璞之任江西按察

志士愛景光良時候已暮所願儻獲伸寧復悲末路
桃李下成蹊一旦先霜露空谷有秋蘭秀色紛可慕
以茲悟物情行行安所遇

其二

籍籍當世士翩翩起蓬蒿臨岐策高足躑躅亦已勞
出門既遇合推轂皆吾曹片言一以重三事將焉逃
如何忘久要棄此若弁髦乃知今毗子遂遂徒名高

太函集

卷之二百七

十五

其三

高車惠文冠君恩一何厚致身三十年奄忽成白
首俠少自紛紛談天辨有口公車朝上書相印夕懸
肘夫子避豪賢逡巡大夫後譬彼列星明升沉依北
斗

其四

北極何寥廓恢恢天網踈云胡刀筆吏日事城旦書
河梁星在留况乃吞舟魚帝澤豈不周顧天聞比
閭伊昔州縣間蕭然囹圄虛贈君貂襜褕去去勿躊
躇江介多冰雪來蘇望使車

寶劍篇時客延平贈余德甫

劍客何翩翩來自豐城鄉腰下雙飛龍宛轉千金裝
開函出秋水百步舒其光持之報知己良以比干將
樓船久無功妖氛殊未央詔開橫海營募士少年場
豈無雙吳鉤誰能當鴈行丈夫重意氣所貴在勤王
床頭風雨鳴中夜起徬徨逝將決浮雲一顧傾扶桑
坐見天吳滅肯使海波揚明發度延津鮫人何張皇
殷勤謝劍客慎爾櫝中藏

浮海篇

伊余耽物役睥睨盡神州逝將從汗漫聊爲方外遊
陽侯導我前天吳負行舟朝望碣石宮夕指赤水流
一息三萬里南極何悠悠日月互吞吐乾坤任沉浮
俯仰但一氣決皆無滄洲明河自此通天路庶可求
儻遇尋源使從之問斗牛

覺而賦之

游西塔寺夜夢沙門乞詩修供甚肅余辭之力
我昔何所夢齋居謝人徒緇衣者誰子逡巡當坐隅
供我檀那香侑我甘露壺自云給孤園幸與空王俱
夜聞朝肅客除道羣靈趨所貴雕龍技匪伊金虎符
儼然出車騎風雨爲前驅高談見白日嚴警不須史

十方忽慘淡萬象俱模糊空王授我簡微惠子大夫
安得五色絲綴此牟尼珠彌天放光明終古與毗盧
長揖謝緇衣去去勿踟躕我聞不二義壹稟於虛無
舉指指非一喻月月自殊寧知赤水濱象罔得所須
諸天如有問願言效區區

聞災二首

海上三神山居然萬古浮越裳歲入貢秦使日相求
比者妖氛作鯨鯢薄神州尚方出斧鉞大將親提鑿
崔嵬京觀封辟易弱水流太平欣有象帝力靡不
周倏忽參當夕攝提指孟陬天風動南極中夜山鬼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十七
愁若木搖盤根方壺蕩虛舟居人紛號咷高臥失衾
褊馮相移書至伊誰坐此尤四境百不治三事一不
脩賜履自殊恩肉食非遠謀顧我素餐臣良爲后土
羞願以丹書坐勿以蒼生仇

其二

我本巖穴人渠渠當夏屋堂上擁翠旄堂下陳丹轂
君恩豈不優昌被失初服編戶寒無衣糟糠不充腹
輿臺厭綺紈廐馬有餘粟主上幸見容鬼神方側
目七仞結樓題重門列房簾誰其宜此居吉甫或方
叔乘軒惡用鶴刻鵠惡用鶩頽頽動祝融盛怒憑閭

祿十畝繚周垣燎原一何速生平書五車祖龍說其
顛幸有干將存悲鳴在故墳自知居下流鼎鑊終莫
贖但保不肖軀寧效窮途哭

聞警二首

大郵控名都自昔稱天府聖主御明堂干戈戢南
土云胡惡少年安自投罪罟望屋給餼糧揭竿分部
伍時來競操刀時去甘黷鼓所至無誰何橫行失眾
阻傳聞喪材官接戰曾未覩壯士三百人一朝飼豺
虎宗祏破趙孟禮樂蹂躪魯當事謀未工游魂勇可
賈豈無六郡豪孰秉中軍羽乳臭起談兵紛紛何足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十八
數薄言叩帝閭旬服隸三輔詔發神武師亟須滅
此虜

其二

何物霍冠軍英聲傾上都無家不遑問志在滅匈奴
羽書昨日至故國事戈父盜跖甘人肉東陵恣睢肝
僵屍下飢鳶要路當封狐城郭廢自保丘園亦何辜
疇能衛父母况復完妻孥薪木依環堵千章幸未無
瓦全信真宰墨守非良圖輾轉至明發有懷天一隅
此邦災沴至從事日多虞丁壯煩期會瘡痍困轉輸
殷憂不可掇內顧何爲乎母以丈夫志而爲兒女徒

乃知古烈士嘆惜悲世儒

冬日雜詩爲仲氏作

南州寒氣至永澤亦磷磷踟躕望四野宿莽紛無垠
萬物豈終藏因之布陽春乃知造化樞啓閉恒相因
吾道亦龍蛇乘時以屈伸籍籍東方朔金馬何嶙峋
當其在草野三冬足討論如何棄盛年兀兀甘沉淪

其二

憶昔平津第招邀五陵豪絃歌中夜發四坐焚蘭膏
君恩忽已去堂上生蓬蒿何物揚子雲冥棲避市曹
閉門彊著書夙夜空爾勞致身苦無術身後名逾高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十九
眇彼繁華子九鼎輕鴻毛

其三

北風度寒谷百草歸隕霜偉哉鄒氏子吹律召青陽
昔者炎精缺千秋大雅亡末路迫崦嵫誰其見扶桑
大明麗中天關路遙相望先登奮一呼部曲遂張皇
顧我徒完士願言從鴈行

其四

郢人歌下里傾耳相追隨曲高和彌寡白雪亦何爲
聖主興文治良材赴昌期不獨崇明德譚言亦復奇
恢恢羅廣莫眇眇窮希夷聞者輒響應英聲薄四垂

曾史皆下乘方駕卓與夔伊余事雕蟲往往倍明時
同懷二三子况復天一涯仲氏多苦心庭下自吹簫
歲寒願相保失路寧足悲

烈女詩

夫君當尸子襁褓委玄黃妾若向陽翹東西永相望
云胡水未泮大海摧扶桑生當誓白日死當殉黃壤
所親不識察衆口紛如簧一舉從鴻毛安能復廻翔
抗顏別父母飲泣理衣裳慷慨臨君穴捐軀同歸藏
人生若朝露逝矣無彭殤寧爲蘭與芷溘死有餘芳
母爲桃李華灼灼徒春陽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二十

棲霞寺珍珠泉

慧公霞上居梵率分半畝卓錫得流泉靈源出林藪
盈盈定水明纍纍玄珠走混沌自此開象罔復何有
上方香積厨甘露時在口聽經雜鮫人抱甕通鄰叟
伊余消渴深天南重回首一軟倘相容願言援北斗
仲子避地海陽夜夢謫仙見過衣冠滿瀝頰白
美鬚振衣盤旋若有所授既寤屬伯子作詩記
之

詩亡千載後大雅復在茲操觚抗萬衆放達真吾師
其人骨已朽嘆惜不同時高義薄雲漢世儒匪所思

何物曾狂生遽遽夢見之魁梧七尺身青海珊瑚枝
美鬚一何粲秀色無瑕疵玄冕自崔嵬羽衣殊參差
凌風登高堂玉樹發華滋翩翩雙袖舉色授心所私
之子未聞道哆口喜稱詩五味充君庖誰其辨澁淄
退然起避席屈首前致辭竊效任公釣徒懷獨繭絲

古意贈方敬之二首

相如困西蜀四壁一何貧詞賦豈不工居然異代人
公孫不稱旨白首東海濱胡爲牧豬兒一旦侯平津
丈夫未遇合尺蠖詎能伸傳以垂天翼高飛薄秋旻
大材當晚收疇昔多沉淪良時信在茲寧復甘下陳

太函集

卷之二七

二十二

其二

薊北有高臺千金購虛名望諸居上客什二下齊城
燕市多酒徒誰其辨荆卿斯人何足數俠節庶已明
聖主正南面孳孳興太平旁求及艸莽比屋羅弓旌
之子策高足煌煌京洛行一談傾碣石堅白豈能鳴
異日公車召願言聞蒼生

贈陳仲魚

何物都人士翩翩上太常公孫策不收牧豕歸海陽
載贄入空谷樞衣問楚狂五車不足事三物徒張皇
龍馬始興文丘墳斯濫觴紛紛百家言里耳多笙簧

郢曲競新聲巴人何洋洋遂令千載下折節班與揚
夫子秉高尚甘心避陶唐鴻濛既已遇何以開雲將
四問四不知避席起徬徨有口非至德願言聞彼蒼

題黃氏家藏卷

長松何謾謾十仞高無枝傾蓋結青雲繁陰復在茲
避秦豈不偉好爵安可縻采苓供服食千歲以爲期

其二

有美渭川上徘徊步修林林中月如水蘋藻相浮沉
冉冉青琅玕珊珊雜佩音美人隔湘水遺跡詎能尋

其三

太函集 卷之二七 二十二
凜凜歲云杪江皋亦已芳嚴寒有本性貞白揚輝光
萬物避先登居然獨擅場米之遺遠音薌澤在衣裳

湖上送黃全之還閩

班生負意氣載筆勒燕然車騎豈不偉才高受其懲
伊人衣逢掖書記何翩翩上將入羽林嘉賓自喧聞
河梁一執手掉臂歸海壖長缺不足彈希音庶可傳
願言守逢戶擊壤終餘年有鳥將圖南高飛摩蒼天
紛紛鳩與鷄只尺徒踟躕

孤憤詩

憶昔從司馬稱兵事九夷弓旌下白屋食客何逶迤

伊余釋達披劍佩光陸離四坐竟虛左片言恥借資
豈無千金士折節心所私傳檄定東南壹由神武師

其二

東南亂無象戰士胥淪亡誰其振軍聲使者繡衣郎
一舉摧勁虜王師遂張皇崇朝授簡書秉鉞親戎行
反間入彼軍繫繫名王逝將殄窮髮肯使海波揚
京觀高百尺南國仍金湯

其三

先帝瞻南顧司馬奏膚功帶礪誓山河金貂齒上公
豐澤不盈眦流言遽從東行行歸故里去去弑良弓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二十三

危樑一以發吏議紛雷同聽直咫尺間 君門高九
重屈首即長夜呼天良可恫故山一抔土宿艸無春
風

其四

春風破桃李疇昔盛平津榮華一朝歇掉臂無相親
昔爲平生驩今爲行路人更名脫虎口况乃批龍鱗
悠悠市道交咄咄勿復陳

其五

陳辭叩 天閭氣結不得語傷心艸莽間臥病夫容
渚俛仰歷三秋屏營事行旅清流瀾桂櫂中夜懷椒

楮明發入空山高天忽風雨

其六

風雨何方來浪浪霑我襟公其游帝鄉乘雲翺故林
死生成契闊天地高且深一哭徹重泉再哭結重陰
何以報知己盈盈徑寸心

其七

寸心何所施天命詎有常冥冥泉下室安得瞰日光
伊昔百戰功願言著旂常蓋棺亦已矣衆口猶雌黃
長跼歌德馨申言慨以慷一歌再三歎嗚咽不成章
天末起悲風蕭蕭吹白楊招魂竟何之吾欲問巫陽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二十五

病起聽許太初彈琴

君彈彈七發我歌歌七哀小歌可當哭五內爲之摧
君爲拭龍脣愁雲黯不開一彈木葉下再彈風雨來
中曲激清商秋氣正悲哉坐客起徬徨行人立徘徊
群翔逝不集六馬俱踟躕幽終忽變徵木末霜蕭蕭
慎爾勿輕彈高秋已落楊

嶽頂

肅皇昔升中玄時茲託始蔽展薄太清丹梯窮太紫
吾儕共攀躋高坐深溟滓特室雙雲門名都三天子
南衡差及肩東岱僅方趾俯視曜靈王冥慢混沌死

神遊欲御風天語時在耳行樂澹忘歸歸來路或枳

題劉阮天台圖

行行陟華頂米餌金光娜娜赤城霞嫋嫋錦裳
彼姝閑令儀問客來何方洞口碧桃花迎人天路傷
願言結不解雜佩聊相將旋踵披蒙茸云胡歸路長
去日亦已遠有懷那可忘振袵復從之岐路終亡羊
何如任標枝翛然捐衆芳俛仰若乘風逍遙度石梁
道中聞霽蒙先生入楚消息志喜一首

九臯雙鳴鶴唱和求其曹豈無驚與鶴翻飛各異巢
伊余事行役南國脩戈矛馬上多秋風僕夫亦已勞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七 三五

吾師戒車徒飛檄來江臯周道何阻脩引領望旌旄
悠悠行路人而我得所遭昔別歷五秋今來見二毛
人生會面難安得同遊遨願言布腹心良以解鬱陶
再呈霽蒙先生

饑鸛饕腐鼠甘心彼所觀鷄雛起千仞志在青琅玕
涉世固多術致身良不難朝披途掖衣夕著惠文冠
夫子挾風雲乘時振羽翰云胡三十年猶在岐路間
東海未稅甲中原復守關杞人抱殷憂拊髀起長歎
有虞咨岳牧萬世稱治安幸哉觀良時勉矣且加餐
太函集卷之一百七

太函集卷之一百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五言古詩二十六首

登南山過李太白訪許宣平故址

有何新者翁云是箕山裔家在南山巔居然避塵世
清酤近市來白日蓬門閉矯矯謫仙人言從秋浦滌
振衣問大隗握手探右契潁水薄函關祖風良已厲
仙才豈雉樊吾道信蟬蛻所貴在同心無言竟分袂
騎鯨出九淵化鶴歸千歲故址山之阿至今留薜荔
二小小池深藻神魚麗吾黨采真游踟躕復流睇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八 二
刀圭尚可求羽翼從此逝

社日集太函兼送景升北上

白榆延肅爽鴻鴈遞來賓南郭閼槐源居然託隱淪
相君宰爲社往往出城門綢繆二三子睠此平生親
冠蓋何方來東西南北人虎林兼象郡三吳暨七閩
殷勤命杯酌意氣良一伸懷中出與乘五夜光無垠
旦暮遇千古謳歌動四隣于愬者誰子世系本安仁
墳典破鴻濛聲詩泣鬼神黑貂一再敝累足不入秦
仰視北辰居紫氣亘嶙峋金臺一何峻駿骨亦已陳
長揖別同盟脂車北問津當筵歌慷慨秋水照青萍

豈無楊得意不望屬車塵橋門麗闔闔跬步可致
勉矣應昌期中原正獲麟

立秋日郭次父掃三詔洞汲中流水烹茶遲余
及二仲若諸子同過

亭亭浮玉山百仞凌江汜其陽嵌洞天谿訝石齒齒
中有真人居三詔竟不起游仙郭景純高臥雲烟裡
遺世得比鄰侵晨敦杖履商風何處來新蟬忽盈耳
芝童雙玉餅繡引中流水顧渚供乳花博山焚柏子
青鳥尺一書新詩清且旨願降三茅君旁招漢黃綺
結臂入朝齊臨堦勞倒屣迂我白鹿車隱我烏皮几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八

二

班荆錯坐儀默默窺無始洞口出天人縞衣當戶倚
茗椀致殷勤佩褱何旖旎坐起倚孤桐脩然立不滓
金鰲浮上游鐵甕錮西趾憑陵江漢流呼吸三萬里
須臾日高春暑氣猶未彌有約卜巖栖與君薙荆杞

古意送肇邵應試南都

公族富姬姜季蘭方待字蹇脩三及門匹鴈相將至
所寶在微音蛾眉何足恃盈盈十二樓二八遞更侍
豈乏傾國姿誰其贊宗祀是時鶉火中牛女俱進次
夫婿擬授綬衿璽猶在笥薄言將渡河象服從今試
頭上金雀釵翹翹揚雙翅耳畔大秦珠夜光連結駟

六銖金縷衣出自鮫人肆金車勿徐徐睠彼耽耽視
牽牛豈虛名磐石申吾志

千秋里中述事

秋原具已腓夜水逝將蟄白日揭朝躋紺林延暮色
伊余返故廬言托西枝息旦日命所歡結臂之南陌
沿流任踏歌踞石恣分席閣夜罷焚膏白榆何歷歷
始作華胥游俄驚風雨入草野戰羣龍倉皇翻四極
磔格撲匡牀支撐盤霹靂冥冥失寢興漂漂屏呼吸
危坐擁綈袍塊然待終夕

贈廣文先生龍君御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八

三

結髮對公車丁年守經術爰書豈不嫺直道一以黜
鼓篋擁青袍絃歌銷白日三鱣歲再徂獨冷不遲恤
稽古諒非榮逢時殊自失長沙傳賈生駒隙一何疾
之子願加食前席虛宣室

其二

日出東南隅天光發暘谷廣文卧高齋圭竇當若木
斗口天鷄鳴鳴鳥升比屋董生獨下帷沉冥信雌伏
紛紛俠少徒鼎實分公餽白簡下金張鑿刃乘尸祝
云胡失飛黃甘與蟾蜍逐

其三

游龍何矯矯童角起重淵一息當雲門三農大有年
誰其摧羽翼天步卻無前棄置赤水濱泥蟠自蜿蜒
玄珠猶在握睥睨滄浪天東面望龍宮落迦千仞懸
何時迴夜水赤電繞神鞭

其四

繁霜忽已厲落木與之俱落戶視晨星寥寥散白榆
金門下方朔死在海東隅燭火揚末光繁繁照乘珠
乘風競向榮而獨集於枯斗下少微星蒼茫隱五湖
參辰不相見顧望心煩紆

送吳翁种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八

四

歷歷白榆社蕭蕭木葉乾駢駢客子行娓娓勤加食
鵲旦寂無聲昆蟲墮歲寒客行良已苦况復衣裳單
白雪少知音洋洋爲我彈曲終一揮手將毋不遑安
何以奉高堂咸池青琅玕行行日苦短猶得及椒盤

其二

芳椒一何烈春酒一何醇元日王正月條風雪水濱
寒幃起爲壽椒酒醕新陳堂背幸無憂擔簦入成均
樂哉鸛鳩氏夙昔韓眾親大隱居朝市和光混風塵
耽耽下白屋之子居上賓倒屣日三接薄言和陽春
千秋幸一遇旦暮成參辰國士酬知己長虹氣未伸

其三

燕臺徵國士高視主孫陽齊楚控雙龍吳越當鴈行
塞子釋繁纓赤立如堵墻季子汗血駒承家步驢驢
吳門一疋練來自渥洼傍所志在超忽周巡遍八荒
迄今淹伏櫪仰秣群牛羊邈彼龍爲友猥云星在房
胡兒歲款關胡爲日玄黃何不策高足翩翩入上方
千金懸一顧驤首待張皇

其四

吾道餘煨燼張皇兩漢京 聖朝二三子空谷振希
聲北地輔三秦居然百二城大風何泱泱九合伯齊
盟遵海出瑯琊吞天吐蓬瀛輕身投赤水入手玄珠
擎舉網徒紛集伊誰更取贏楚江得萍實足以當大
烹泛泛水中鳬沿流時一鳴我有綠綺琴因之贈遠
行如逢楊得意跬步入承明

嚴陵送龍博士君御

盟言在牛斗奄忽成參辰一繫漸江曲一蹶甌海濱
五年不一見耿耿難重陳北極揭文昌橋門圍搢紳
傳經誰氏子溟海召波臣投杼赴尚方逡巡天漢津
牽牛沿上游犢鼻出風塵相距三百里招邀以陽春
綢繆一以結契闊一以申執手不須更開河芳艸新

袞衣幸無缺端冕職經綸
爾天孫錦無庸投市人
少微匿天末萬里尚爲鄰

其二

矯矯雙飛龍同聲吼風雨胡爲失其雄
越在西江許大旱若爲霖江南俱赤土
守雌且安居行者殊自苦夜氣半沉冥
吞聲不復吐鉛刀饗特牲歐冶安足數
真宰幸見知斲之當狐父三千短後衣
攘攘對起舞爾來居上頭霜刀良可撫
一旦合延津雌雄雙栩栩余從帝所歸
偃蹇依玄扈爾作辟雍遊甘泉天尺五
皇輿正清夷當御無此竅去去報張華
潛夫亦千古

太函集

卷之二八

六

其三

趙璧矜連城卒爲傳國璽荆人亦何辜
三獻三滅趾珞琤互相踰升沉有如此
夫君意氣殊婉婉白虹起南國薦瑤琨
新都都且美青蠅迴不緇當路竟爲抵
棄置天一隅鮫人托鄰里國工須楚材
逐逐徵南紀昔爲鼠與腊今爲簋與簋
群公集大廷鳴佩中宮微咫尺天門開
踳踳從此始結佩貴無聲有聲振人耳

贈胡元瑞

弁山幾千仞高揭白雲鄉中有真人
居玉佩錦衣裳
終養赤城標稅駕赤水傍何物安期生
羽翼凌風翔

三閔池上華一繡柱下藏主人愛敬客坐以涼風堂
傾耳談天口居然踞華陽千秋結盟言努力毋相忘
飛鶴倏已逝笙聲殊未央伊人有仙侶越在天子鄣
白岳奉玄君黃庭扈軒皇離宮三十六一一青蓮張
我欲從之游跨石鞭神羊桃源幽且深黃鳥鳴梯楊
入戶把綈袍開軒坐匡牀傳書介七聖明發叩天閭
霞城五夜開羽衛嚴宮牆相從群帝入迭進萬年觴
天顏榮一咲伊昔脩文郎東壁故圖書焚焚待張皇
分庭命五老列館都文昌左拍浮丘肩右擎玉女漿
贈之九節杖侑以雙明璫揮手掀牛斗放歌來鳳凰

太函集

卷之二八

七

滄洲間無人東顧重徬徨宇宙何寥廓齊州天一
方誰云混沌死海日生扶桑

送胡元瑞

咸池春水生五谿何瀾瀾朝發新安江暮宿江之汜
君乘木蘭舟吾亦銜其尾潮上雷鼓聲雪山當面起
辟易疇能從夷猶吾且艤望望海門開君行忽已駛
一席信所之六鰲爭轉徙宛在滄浪天扶搖九萬里
明河亘東西暘谷距濠汜四極簸天風日月如旋蟻
魚龍萬國分水族何勝紀貝闕水晶宮鱗鱗互相比
馮夷雜天吳鼓鬣紛旖旎鮫人明月珠萬壑矜填委

矯矯珊瑚枝交加羅海底微茫歷十洲結屐開千雉
員嶠若方壺蓬萊瞻具美羣仙十二樓羽衣臨結綺
尾間一括通天步不容跬回首越江潯蹇子留一葦
題家比部購遊仙圖古詩二章爲董太公四月

八日初度作

羽人翔八極奄忽厲丹丘孤鶴從東下天風何寥寥
喬松二千尺蜿蜒雙青虬空谷聞履聲伊誰躡遠遊
安期與羨門結臂竝相求要之陟天都因之覲垂旒
蟠桃以爲核麟脯以爲羞扱袵與之俱一登玄扈樓
襄城旋七聖特室朝諸侯其下奏鈞天群仙紛獻酬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八 八
容成顧我笑七日已千秋俯視人間世晨昏任鵲鷗
何如餐沆瀣枕籍醉滄洲

其二

纂纂安期棗大如青門瓜沃丹射朝日掩彼赤城霞
若木標暘谷羨門擷其華願言餉夫君一餌生無涯
西極有金仙其名曰釋迦言言舍衛城粲粲法雲遮
孟夏月初弦獨尊降摩耶是爲天人師高載白牛車
太上爲弟子三周繞結跏仙曹五百衆礫礫恒河沙
逝將依祇樹竝作陀利花菩提同證果無用問黃芽
贈張祭酒南榮

留侯天授漢倬爲帝者師從遊赤松子辟穀竟何之
高躋千丈山軒然託具茨薄言輕脫屣委蛇復在茲
歷歷綠川谷縣縣布本支盤根踞終古奕葉發華滋
四塞以爲固斧斤安所施

其二

雍州都四塞甲第許與張赤縣互相望高陽與武陽
東門大岳胤相府何煌煌黃石闕神臯千秋畏壘穰
丈人事周游舉室居大梁所志在弧矢儵忽挂扶桑
顧命六尺孤新都天一方中原懸四極信美非吾鄉
戢翼將圖南勉旃慎勿忘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八

九

其三

有美當門子煢煢結髮初下帷讀父書挾策對公車
待詔金馬門握衣承明廬遺言猶在耳豈不懷丘墟
辨色入供奉當軒注起居長楊誇羽獵載筆扈乘輿
三顧天子都兩端復躊躇誰其借扶搖九萬信吾如

其四

兩都天下士北面大司成吾道宗函丈斯文賴主盟
臨雍留天仗命席當兩楹師禮迥自尊猥云稽古榮
相君起鄉縣鼓篋一先鳴夫子分鴈行鑾和應同聲
橋門亘南北出入如踐更一飲咸池水雙飛凌太清

胡然下德輝南極當文明

其五

朝發新亭下暮投滁水陽簡書盡不畏咫尺近柴桑
况復當流火安車脂未遑一壺渡采石雙轂歷羊腸
望望北斗城皇皇歸舊疆下車入州里觀者如堵牆
駢首喜相告九苞迴鳳凰豈無衣繡行晝日覩重光

其六

朝光出暘谷風起雲飛揚擊楫渡南浦宗公及秋嘗
草露省封樹茅沙脩禿將登臺當首餽酌醴且封羊
白嶽禮玄君清齊嚴太常君親恩罔極並祝壽無

太函集

卷之二百八

十一

疆里社布衣飲經旬樂未央巡簷問風土百二輩金
湯歲事五不稔灌輸無流亡巢由自箕穎稷契自陶
唐一劃滄浪天直北任翺翔我無晨風翼步啄足稻
梁

七言古詩

七夕行

天孫婀娜錦衣裳結好夫君河漢旁握手盟言夜未
央有如逝水無相忘大道青樓多女郎紛紛薦精羅
椒漿願施膏沐傾朝陽聲價十倍邯鄲倡誰叩天閭
想上皇盤空霹靂侵人床女郎辟易多彷徨河漢冥

冥不可望盧家少婦習流黃夫塔遠戍甘糟糠孤燭
煌煌照洞房何用鄰女分餘光

天都行送江方伯入滇

境內天都擁帝封晴雲高插青夫容與君樞衣躡其
上左右軒轅扈六龍行行上出飛鳥背丹梯可望不
可從吹笙鼓瑟誰氏子天風吹落雲門峯谷口陰陰
暑氣薄使君掉臂辭丹壑秋來結束萬里行路入西
南開廣莫昆明池上漢旌旗太華峯前夷部落高視
要窮天地奇長驅豈被簪裾縛君家彩筆向來工江
左機雲未許同壯歲蚤通金馬籍周遊籍籍古人風

太函集

卷之二百八

十一

兩都浪跡仙郎署二郡升中太乙宮五老追隨彭蠡
上三山鼓動滄溟東只今銀印已懸肘更喜奇遊落
君手褰帷別是一山川形勝於君無不有壯君行飲
君酒男兒所志在桑蓬咫尺安能依部婁漢家天子
重詞臣使者相如藝絕倫此去秋風蘇肺病停車好
過碧雞神

坐上放歌

主人好客擅風流坐客無如陳太丘十年著書東大
樓提封萬戶醉鄉侯翩翩長君百不憂狂歌睚眦酒
壚頭次君瀟灑黑貂裘郭隗臺前竟晚收過都歷塊

見驛驢王郎岸幘枕槽丘停杯復作華胥遊松子琵琶勝莫愁紫槽鐵撥古梁州分明胡語揚清謳滿堂賓客皆回頭胡生歌管夜悠悠一曲鳴琴落葉秋誰其滑稽程伯休當筵調笑暝雙眸昆也杖策來西游相逢腰下脫吳鉤主人殷勤進酒籌鷄號東隣片月浮欲去不去爲君留

少歌 有小序

兩甥既倍母氏義不得歌即託少歌義不得爲壽乃今爲舅也壽則亦爲舅也歌舅在猶母在也伯倡仲和誠無樂于墳茔取張衡而

太函集

卷之二

十三

半之亦少歌之義云耳

一歌曰我所思兮在北堂樹萱堂上及秋霜棣萼韓韓隣都房仙翁被我白霓裳何以報之雲漢章願結九苞駟鳳凰玄都延佇餐金光 右長甥

二歌曰我所思兮在渭陽秦州東逝沃扶桑蟠桃纍纍遙相望仙翁晞髮白雲鄉何以灌之瑤池觴願援北斗引天潢顛毛九伐凋三光 右次甥

七襄詩 有序

上元年吾親若叔父並春秋老矣獻歲吾親始受三命道昆越在行間執政恤使者之

太函集

卷之二

十三

不遑且多其親之偕老也紀諸惇史紹介以歸吾親東吳王生脩二姓昆弟之義並以名言來貺王氏方用論著顯其言足徵近若鄉閭學士大夫遠若四方諸侯王賓客載在簡牘無慮數千萬言美哉煌煌乎舉足以當親心而施後世即道昆無能爲養尚亦有賴焉比及仲春爲叔父初度諸自遠近至者宜無異于高堂不識諸家凡若干言誰其先鳴者道昆自分菲薄不嫻于辭安敢望國老之穆清吳兩生之鉅麗也藉使幸而在側得當諸子鴈行執爵陳詞又將焉避乃今三壽具在即羈鞅掌何敢無辭吾鄉山水隄區多列仙之跡雅有岡陵松柏祝者稱焉游子思故鄉千里不違咫尺以此爲祝誰曰不宜自昔枚叔張衡並稱作者概諸嘉祥善事猶可觸類而通用是取數枚叔而取義張衡誠知不讎直優孟抵掌耳老萊子爲嬰兒戲祇取承歡禮曰父黨無容皆是物也屬諸弟通爲叔父壽通升歌而酌之

其一曰我所居兮在大鄣上出青天雲雨藏逝將歸

去滯明光主人云是鏗與錢誰其從之有僂佺願駢鸞鶴雲翩翩千秋萬歲相周旋

其二曰我所居兮在天都上有咸池丹鳳難逝將歸去我馬瘖主人云是浮丘翁誰其與之容成從願生羽翼乘天風千秋萬歲遊鴻濛

其三曰我所居兮白嶽巔上有丹梯千仞懸逝將歸去繫張騫主人云是雲中君誰其承之朝百靈願紆長劍當玄冥千秋萬歲蒼生寧

其四曰我所居兮在城陽上有真人不死鄉逝將歸去河無梁主人云是南極星誰其應之許宣平暮歸太函集 卷之一百八 十

酤酒朝負薪千秋萬歲離風塵

其五曰我所居兮在碧山流水濺濺紫考槃逝將歸去車間關主人云是蒙莊周誰其慕之謫仙流願御六氣覽九州千秋萬歲采真游

其六曰我所居兮在南陔上有林木千乘材逝將歸去立徘徊主人云是東王公誰其參之松喬同願食沆瀣青芙蓉千秋萬歲九成宮

其七曰我所思兮在淞江白石粼粼清且長逝將歸去隔扶桑主人云是安期生誰其偕之董雙成願升若木觀蓬瀛千秋萬歲滄海平

周公瑕爲徐使君畫蘭歌

作者誰當絕代無蘭亭書法輞川圖擅場耐可傾千古照乘那堪命兩塗近代吳興趙孟頫左臂筆旗右伐鼓長驅絕塞任縱橫肯許偏師當部伍我朝能事屬東吳碧浪蕪天蹴五湖祝允明書沈周畫一夫樹羽一援桴專門只數兩君子合璧唯應文太史大耄爭誇身手強吳興之後無如此速肖先亡彭孔嘉升堂入室周公瑕薰蕕腐毫連作塚英英綵筆旋生花新都太守南宮客上計更前宣室席綠髯剛登三十年黃金首賜二千石故人忽枉青門東把臂猶疑太函集 卷之一百八 五

燕市中回首木蘭陂上路披襟好爲招雄風寫生工拙吾何有自負同心君信否裂繒雪色照雙髦檉棗薰風扶兩肘暑雨須臾急大鄣瀟湘倒挂群龍翔三閭恍遇天都上九畹潛移練水傷熒熒碧石埋雲起曄曄紫芝紛可喜澤畔真從澹蕩浮毫端不用丹青滓雲土由來帝子鄉夔龍宿昔尚書郎夢遊好在金華省召對還携大國香蕭艾盈盈充結珮何如持此奉君王楚宮石室寧須數尼父鳴琴正未央君不見江關昨夜秋風入客子絺衣芳澤襲他年墜露許同食槃礴爲君苗食邑

春雨歎

憶昔場中結少年春遊跋扈東風前緣堤新柳張步
障繞郭晴川出畫船三年泣血空皮骨向來狂態今
孱然一春準擬恣歡賞九陌相將拚醉眠江北江南
天漠漠社前社後雨綿綿應門稍喜少車轍執爨恰
愁低突烟苜蓿飽撐樞下馬青蚨牢拄杖頭錢經旬
泥潦舊雨斷滿壁蝸涎新雨連歌枕苦牽蠻觸夢閉
關且學辟支禪山樓薄暮開返照版屋崇朝入漏天
聞說軒皇怒不發誰干嶽帝竊其權雨師無端沉后
土日御底事匿虞淵二麥泥爛欲死百花無處不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八 十六

長歌送無學歸攝山

少林心印不摹文曹溪法眼不識字智永懷素身手
強臨池往往誇能事近者袈裟襲緇紳翻從點畫闢
心神江東競學祝希哲白下爭傳徐子仁苾芻習此
何爲者貝葉琅函都且雅清齋那愛右軍驚神駿絕
勝支郎馬上人檐笈攝山來大士懸弧法界開春色
總歸荳子雨經聲忽度雨花臺有時偏袒右露肘落

筆縱橫大如斗聖教碑文儼若新魯公書法無不有

書罷端居會法堂高譚大藏聲琅琅懸河直赴華嚴
海携手同登般若航傳道汝師持苦行西來一錫起
襄陽日中千衆分僧飯霞上多年坐道場汝出佛家
根大利聞言即悟西來意多聞久已入圓通三昧猶
堪恣遊戲伊余不慧復尔狂曾持白挺擊空王亟須
滅此小兒口十方三界盡平康摧倒須彌山塞斷菩
提路驚殺雪山僧砍却祇園樹天上天下復誰尊指
地指天非不住究竟何須具辯才聖凡一切毋回互
於斯時也須令葛獠旋求蒼頡書達磨代作阿難務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八

十七

但攝小乘歸上乘應知此悟爲真悟

予以歲杪及耆其日戊午質明肇邵舉子瞠乎
吾後而肩隨之遂命小字肩吾爲歲星行以紀

其事

鳳紀軒轅萬曆逾歲星十二周天衢南州比屋封唐
虞甫降神天子都先春三日君握珠又先一日我
懸弧海鳥飛上新桃符廟門雙挿金僕姑當戶我呼
頭白烏朝陽君翼丹山雛國士襁負貂襜褕歷階一
見毛骨殊王孫冊名世系圖問父載筆命肩吾嗟予
短髮生頭顱結宇東林傍必芻煜煜越國帶礪俱穠

玼那得爲前驅君家有子萬事須滄溟新出紫珊瑚
堂上歌鐘堂下竿把酒爲君醉屠蘇

憶昔行端午紀事寄二仲

憶昔宮衣出 尚方題名司馬侍中郎歸來改服夫
容裳玄扈樓中坐帝鄉支杖當年絕水漿迄今二豎
不銷亡白頭高枕卧匡牀河朔那能競羽觴生事年
來足稻粱鳴鳩雨歇麥登場往年水旱遍爲殃江北
江南歲大傷檐石時聞發社倉比鄰猶自閉關梁淫
滛春雨決宣房大麥離披小麥僵菜色鋪糜集道傍
殍尸盈野澤爲量我家無復宿春糧八口那得饜糟

木山集

卷之二八

十九

糠海日杲杲上扶桑薰風弄晴梅子黃仰天萬口呼
滄浪願借遺甬倒景光澌水寧容估客航仍聞米價
踊江湘水嬉不擬競端陽續命五絲那用長有弟有
弟雙騰驤翩翩兩服當鴈行豐干結客恣清狂碣石
談天誰謂頑一旦皈依大藥王三年覽簪屨循牆阿
嘉差比阿淹強門徑蓬蒿雀網張三戶誰探大國香
幽蘭宛在水中中央漢濱游女凌風翔蕭艾紛紛充珮
纓莫向江潭歌慨慷古來陳蔡俱郎當願言伏臘具
烝嘗一任風塵老驢驢

七旅詩

有序

木山集

卷之二八

十九

黨其以旅獻一紀一觴願司馬揚驪先之嘉
祥善事舉矣竊惟高尚之士必遺世乃能振
世必振世乃能出世求之古昔吾得七人公
其徒也事親若老萊子從兄若季心息業若
鴟夷化俗若庚桑楚檢身若蘧伯玉難老若
榮啓期久視若安期生庶幾乎近之矣旅以
七獻侑以七襄則吾黨今日事也即余小子
不敏敢不敬從

一旅曰若有人兮楚老萊斑衣兒戲親顏開車幣臨
門先鑿阮誰其從之有令妻烏粒聊以樂吾飢白首

相將海畔棲千秋萬歲和天倪

二旅曰若有人兮漢季心居然一諾千黃金高門懸
簿士如林誰其從之五陵豪何以壽之斟松醪酒罷
殷勤稅佩刀千秋萬歲樂以教

三旅曰若有人兮陶朱公計然七策五成功餘力猶
堪敵國雄誰其從之越夷光何以壽之楚瀝良錦製
天孫雲爲裳千秋萬歲壽且康

四旅曰若有人兮號庚桑屏跡三年畏壘穰穰卑仕
隣躋上皇誰其從之采真游何以壽之汗尊杯天地
一指海一漚千秋萬歲相沈浮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八

二十

五旅曰若有人兮遼大夫行年七十心始剗卷席懷
珍猶故吾誰其友之魯仲尼何以好之侑坐移試酌
之水正勿歆千秋萬歲堅自持

六旅曰若有人兮榮啓期行歌帶索任逶迤生年滿
百常若斯誰其從之古老更何以壽之酌兕觥願言
鼓腹享升平千秋萬歲樂農耕

七旅曰若有人兮安期生神遊八極棲蓬瀛棗下纂
纂如瓜成誰其從之長羨門何以壽之登昆侖五嶽
何如西北尊千秋萬歲歸長存

對雪爲長句贈辛公

歲杪河水堅入腹掀翻河伯魚鱗屈同雲不布雪陰

陰三白九農那可卜江上扁舟雨後開君携白雪鄧

中來雙江峽口停征舸七里灘頭失釣臺篋中更理

狐千腋城下俄看雪盈尺我作山陰訪戴行君爲坐

上游梁客燭龍匿景竟沉冥粵犬吠聲連宿昔襍戴

還應問酒壚泥塗未許乘游屐當年君手城旦書玉

質英英雪不如要識易汚原皎皎從他不滓但徐徐

君不見東郭先生曳敝履眼中無復夸毗子瓶無餘

粟突無烟咲殺侏儒徒飽死又不見袁安僵卧古郵

亭叩戶誰來問客星坐擊唾壺殊欲缺何妨按拍召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八

二十一

秦青蚩蚩白眼寧足齒睚眦千秋瞪萬里恍惚神遊
白玉京與君同向貝闕銀宮聊徙倚我越吟君楚歌
洞庭廣樂古無多試看春雪渾如夢杲杲羲和柰雪
何

長耳歌爲黃生作

客有黃生及門士東林從我作佛事發心立地見如
來翹首法門皈不二佛眼瞻此居士身十方龍象紛
紛至移來西極化人居法界均沾甘露施里姬昔何
夢夢登君子堂儼然下天女鬘鬘雙明璫自陳前身
事夫婿舊糟糠一涉功德海化身投故房願言主七

聖百祀綿烝嘗佛前親受記兩耳垂肩長故態宛相
似夫君幸勿忘黃生僅諾諾無乃涉荒唐有何諸父
行即次子雲宅娓娓語黃生同夢亦同昔黃生大懽
喜生平幾半百儻茲舉寧馨況出故巾幗各各夢相
符金仙或來格無由報佛恩持戒依香積惟此菩提
心長爲佛家役徧告諸比丘讚歎聲噴噴臘日佛成
道沙門盡散歸齋心竟不改取給園中葵元日日出
卯扶桑上褰闥定光俄出世長耳相因依上堂告翁
媪翁病起欸扉媼矇復明視下牀授兒衣下堂告女
弟喜氣充調饑出門告宗祏門祚生光輝疾馳告門
太函集 卷之二 八 五十二

下佛力願無違信首皈依天人師無遮大會功無上
從誇天上石麒麟爭似西來真法相

古松歌

何物吳門老畫師白頭繫磚矜奇絕咫尺能生十丈
松龍鱗錚錚黯如鐵半枯直幹排青雲四匝樛枝擎
白雪未許人呼老禿翁蒙茸綠髮如椎結食邑吾家
自似宗當年或恐避秦封只今高峙雲門頂憑陵三
十萬芙蓉

新都行贈別張太史

君不見三天子都高出雲下視雲天三萬里東南一

氣但鴻濛匡廬天目俱培塿右蹴彭蠡左具區微茫
海色一杯水又不見黃帝南游赤水旋齊驅七聖奉
群仙雲門雙劈巨靈斧亭亭三十六青蓮合宮俯矚
寥天一白嶽峻嶒當戶出丹嶂中開帝子宮翠微半
露真人室流水濺濺度碧山千盤五嶺百重關嶺南
三洞真奇絕天鏤地肺非人間姑射神人何綽約矯
如華表遼陽雀千章梁木庇丹丘中夜中天聞廣樂
揚之水出華陽西流半界白雲鄉華陽城西石如鏡
擁髻初臨玉女粧城陽列羣山一徑懸空谷何來謫
仙人試聽采芝曲有時倚杖南山巔千峰萬壑秋可
太函集 卷之二 八 五十二

憐玄扈坐中樓十二紫陽門下竇三千天都白龍潭
十仞如環堵空明徹底清歷歷沙可數丞相源西別
有天峰頭銀海天尺五九龍分據水晶宮九流噴薄
鳴天鼓相彼百川水誰爲百谷王西距漸江流岑山
宛在水中央五谿縈迴合南浦百里清淺倒天潢上
有千歲松下有一拳石逶迤三百六十灘綰轂懸旒
天半壁誰割玄黃無始前居然光嶽生名賢再世歸
來虹井里新安自是好山川寒余半生牛馬走東巡
溟渤南峒嘯三湘七澤遡真源嵩少云亭當馬首燕
趙悲歌入酒徒扈從長楊營細柳野燒乘風燼幕南

旋馬陰山迴北斗歸朝一解鷗鷺裘疏入承明貸倦
游函谷還堪占道氣武陵耐可纜漁舟桃花谿上曲
楊柳市南頭黃鳥翩翩乘灌木友聲百轉如相求老
夫家在千秋里村村花事正綢繆籃輿歲入里中社
二三垂白風颼颼時作田家飲時從俠少謀有酒直
須傾落日明朝或恐急鳴鳩閑道天門開清涼依上
界坦腹卧巉巖洗心流沆瀣高天奄忽流火西明月
盈盈鵲未棲放筏正逢牛女度登臺直待星河低天
風木葉下白露草萋萋江村萬樹俱秋色片片流霞
咫尺迷玉衡北指日苦短匡牀夜坐照青藜寒闌溫
太函集 卷之二 八 五

寶劍篇 有序

壬戌之秋元敬入閩三捷借余目擊閩難不
軟而盟則以良劍二分佩之所不狗閩者如
此杖丙寅余釋閩事戊辰元敬入朝劍始合
于虎林信宿而別壬申余奉使大閱再合薊
門乙酉元敬謝南粵入新都三合于白榆社

乃今元敬已矣故劍不知其存亡余彈鋏長
歌蓋有感于延陵季子云爾

將軍乘勝奉專征橫海樓船下七閩行處鏡歌朱鷺
曲擎來鐵網蒼龍精風胡司鞬星辰落歐冶臨池鱗
甲生湛如芙蓉出秋水罐如赤電起青萍于時先登
殄水族鯨鯢流血天吳戮舊壘駢肩踞自如新航銜
尾紛相逐孤軍耐可當兩隅大厦那堪支一木直須
重起伏波軍誰爲七日包胥哭眼中國士但吾曹轉
轂長驅同一輻盤水奉劍千金裝其一雄飛一雌伏
寧須牛耳莅齊盟各佩魚腸分比目白首經營誓不
渝我爲召虎君方叔蹇余辟易承下風我但守雌君
當雄乞師再至無窮髮居然百勝奏膚公故侯既已
東上將亦已北胥命越王臺相將六月息一飛直指
蓬萊巔一望猶函滄海色單于犄角結鮮卑拊髀誰
當神武師召見建章先自獻金城四塞願當之 帝
曰惟汝諸殊材良不乏頗牧出禁中 主恩一何洽
鄣塞列金湯材官徵韎韐蚩蚩豈不聰任耳作眉睫
乃命右司馬仍兼中執法代朕蒞行間周巡閱兵甲
使者桓桓出薊門長楊細柳上朝暾三軍挾纊生春
色千騎浮雲奉 至尊杖杜歌葡萄酒饗禮成功居

首坐君燕坐藉糴逾承景含光出坐隅瞻青有銘威
四極今來南北與君俱謗篋啟中山戎軒踰大庾魚
麗偃祥舸鷹揚縹申呂願乞侏儒枵腹歸敢希鴻鵠
凌風舉籃輿千里入東林四望層樓近百尋城秋好
共青天月閣夜同班綠樹陰揚眉並入廬山社彈鋏
聊爲梁父吟斗牛之間仍二子滄桑未許摧雄心君
孟諸我歛浦咫尺延津分水許奄忽存亡何足數遺
弓留鳥俱千古誰能招魂爲我歌我欲拔劍爲君舞
寶劍篇代贈汪肇邵應試京邑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八

二十六

吾聞帝者軒轅氏鑄劍霞城之隩區乃命容成敦冶
風后聚徒液以刀圭之上齎鞬以懸寓之洪鑪砥以
雲門之斷石淬以左洞庭右彭蠡之重湖瑩以咸池
之神漢珥以赤水之玄珠衡而置之三十六洞天
之石室直而懸之七十二函丈之蓬壺于時涿鹿拔蚩
尤誅合宮徙廣樂紆乘龍之帝所迴顧仍踟躕中夜
時聞風雨泣空山或抱蛟龍呼後來殷帝三良出光
景冥冥乍有無巨闕千將俱已矣短衣瞑目胡爲乎
伊余五馬再分符郭外黃山西北隅喬喬乎浮雲垂
天延郡閣琴瑟乎大塊噫氣吼風胡野人往往見光
恠掘地得此騰驪虞願言獻之二千石願言償之十

五都土花黠黠星文蝕雲漢昭回斗氣孤出柙已辨
蒼龍精扶桑初日上金鋪誰其服之櫻負隅鬼伯辟
易神姦通 太平天子正神武材官百萬罷張弧大
海之南築京觀殪天吳大漠之北遷老上款匈奴驍
裹千金肥首宿車書萬里捧輿圖汪生束髮童甫儒
俠氣翩翩烈丈夫五陵豪士惜然諾肯呼五白甘櫟
蒲只今挾策趨內史煜如青海出珊瑚吾將佩尔玉
韉韞命中賢千金僕姑君不見洛陽年少當前席抗
言三表收胡雛又不見弱冠終軍投魏闕請纓塞外
繫單于馬赭白蹄偏朱林陵官道通燕市說劍勿與
酒人俱

太函集

卷之一百八

三十一

太函集卷之一百八

太函集卷之一百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五言律詩一百四十七首

芋原入舟鄭叔曉自蒲陽見過席上有贈

避世成真隱從軍作遠遊人生惟聚散吾道任沉浮
列籍開戎幕維舟近戍樓願言俱醅酌聊以結綢繆

其二

不見故人久其如羣盜何軒車來驛路鼓角動關河
說劍功名薄當杯意氣多百年徒物役五夜此悲歌

其三

太函集

卷之一百九

汲鄭名猶盛應劉侶漸稀多君辭宦達而我受戎機
歲月交情見風塵樂事違滄洲今不遠攜手爾同歸

其四

畏塗經百戰埃火哭孤征爲惜十年別寧辭千里行
驚心聞野哭把臂待鷄鳴海內無推轂天南勿請纓
席上呈余使君

爲別昔何處相逢今在茲長安論舊事大雅見新詩
朝市浮雲變琴尊白日移宦游憐汝在吏隱信吾師

其二

執法唯三尺提封亦一方官曹吾碌碌王事爾皇皇

比屋鼠化虎連城狼牧羊翻思潛漢署何意薄馮郎

其三

客散五陵去君從三殿來乾坤同逆旅江海失群材
白雪郢中曲黃金薊北臺所思俱汨沒相對且遲迴

其四

流離知更異感激許誰同吾黨形骸外人生涕淚中
身危思伐木宦拙任飄蓬莫作窮途哭知君劔術雄
七月六日自軍中還省宿大田驛時復有福寧
之師

野哭仍聞戰鏡歌亦暫歸秋風入刁斗涼月上絺衣

太函集

卷之一百九

終孺心猶壯龐公願已違無勞望牛女況復事戎機
試新茶

消渴蠲吾疾清芬待爾功無才評陸羽有癖過盧仝
但得萌芽異何須製作工當鱸聊自試習習欲凌風

花下獨酌得尊字

南國春風盡西園花事繁後時知不競向日似能言
飛白臨書卷舒紅照酒尊主人甘寂寞暮雀勿爲喧
又得和字

竹使經年客花神此日過愁邊聊爛熳醉後故婆娑
色豈六宮妬香疑百和多憑誰徵素女一曲奏雲和

院中九月桃花

孤亭依桂樹九月見桃花白眼繁春事紅顏逼歲華
香疑蟬外露色借鷺邊霞避世甘浮海尋源好問家
其二

豈謂青陽令還從白帝移災祥吾未卜早晚爾何知
幕府羈樓久樓船戰勝遲故來征鴈候應與放牛期
漳州院中桂花

炎海憇花信高秋著桂叢衆芳蕭瑟後獨秀草亭中
泣露金莖似飛霜玉樹同明朝復長路開落任天風
春雨玉臺道中

太函集

卷之一百九

三

擁塞春全暖間開雨亦宜薄寒還衣袷遠道自褰帷
行色青山入羈心碧艸知江流時正滿舟楫晚堪移
夜泊吉溪

急雨暮江鳴長年未可行春燈來野色宵柝起邊聲
風浪垂堂戒關河擊楫情升沉俱物役進退信浮生
送仲嘉入越讀書

不惜征人遠其如歲事深問津鴻鴈候把酒鶴鴒心
白雪應相憶丹書好自尋扁舟下春水吾興亦山陰
喜詹山人至

衡門空谷裏落日故人來歲事餘冰雪時名失草萊

青山招隱賦白社出羣材此地堪乘興扁舟未擬迴

送詹山人還里中

菟裘吾欲老畏壘爾相依海內窮交在山中俗事稀
雪殘梅欲放日暮鳥知歸明到滄江上遙天識少微
冬日山村十首

風壤近炎方人煙此故鄉寨帷蓬戶靜抱几竹書光
客至拈鸚鵡囊空貰鸚鵡勿云催短景坦腹日猶長
其二

世路妨推轂君恩重賜環歸來吾事畢老去此身閒
閒初日從高卧明霞足駐顏翻思宵柝起雨雪滿關
山
太函集

卷之一百九

四

雪後羣峰出天南一鴈過黃塵殊未已滄海近如何
國士無檣里邊人有伏波因君懷夙昔吾道本巖阿
其三

憶昔從司馬長楊較射熊羆旌千騎出天網四隅空
文豈相如似時應漢主同只今飛鳥盡好爲羈良弓
其四

去矣青雲士居然白雪音吏情俱道路吾黨遂山林
人阻三江暮書藏五岳深春來理舟楫乘興一相尋
其五

其六

漢家封大岳冬至事祈年下吏陪仙仗中天捧御筵
雲霞羣帝駐日月五城懸何處迷蒼狗遙遙積翠邊

其七

放達山公後高陽憶酒徒臂鷹乘積雪立馬問當爐
吏跡留三楚生涯落五湖已知時論異未擬著潛夫

其八

舊業依脩竹居人耐歲寒清齋麋肉食白幘犢皮冠
習靜慵招客迹名喜罷官儼然來鳳鳥聊爲試琅玕

其九

野客青藜杖田家白板扉偶逢百日蜡况是十年歸
痛飲忘賓主深談任是非不妨歸路晚一醉臥牛衣

其十

不問中人產依然處士家相將憑棧粵次第看梅花
雪色知無負春華信有涯緇袍寒漸薄箕坐待栖鴉
戚將軍鑄良劍二謁子銘之托以久要遂分其一
一省署火故物悉亡獸舍中兒抱劍出火中賴
得脫歸示家弟相與幸其有靈爲之彈鋏而歌
作詩三首

國士投知已分懸比太阿星文開瘴海夜色倒明河

其二

決勝千人廢論功百戰多神姦空睥睨天意豈蹉跎
海上留楊僕人間到祝融憑陵羣醜盡呵護萬靈同
氣振艱危後天廻指顧中蛟龍盤故壘動地起悲風

其三

東國人言至延津客路長一醉多壘地更入少年場
斗外千秋色牀頭百步光自知非俠骨寧復事戎行
十五弟歸自武林有作

省耽高臥單車罷遠征掉頭衰髮在握手壯心驚
絲華堪從事青門好避名寒空飛鳥下似識倦游情

太函集

卷之一百九

六

同弟守歲分韵得今字

一尊殘臘夜十載倦游心故國還兄弟流年自古今
狂堪千日醉老任二毛侵况復無朝謁何妨秉燭深

又得宵字

物色催遲莫年華俯寂寥掉頭俄隔歲抵掌判今宵
花萼光堪把扶桑望不遙尔曹猶躑躅吾計已漁樵

元日

一醉滄海日重見故園春綵筆才堪老板盤賞更新
世情疎傲吏風物媚歸人溪水雙鷗至呼兒理釣緇
慧公閱藏金陵住棲霞寺頃歸鄉縣管聖僧菴

鄉人築室奉公蓋旬月矣余家食不通賓客公

獨時時從仲房來茲還棲霞贈詩一首

布金開佛土杖錫到人間累月三生石孤雲萬里山
浮沉心不染去住意俱閑我亦許詢輩風塵且閉關

答余德甫

南紀無歸棹中山有誦書交情懸斥堠生事寄菑畬
削迹成真隱題詩問索居天涯占氣色夜夜斗牛墟

其二

羣材俱跋扈聖世但沉淪命達非文事名高自古人
門從蟬冕少家任鵷冠貧澤國多芳草春風傷逐臣

太白集

卷之二十九

七

春日同王仲房及舍弟遊聖僧菴因止宿

乘春遊汗漫結客赴招提高坐人天上深談佛日西
雙林出祇樹一水下曹溪忽爾經聲起依然衆鳥棲

其二

野色互明滅烟光乍有無望中開水月上入江湖
隱几浮生失傳燈靜夜徂祇應從長者築舍徇毘盧

沙門道隆閱藏仁義寺徧謁溪南諸長者爲之

聚糧余故習吳長公因以詩請
一鉢依檀樾三車聚苾芻高門季子裔精舍遠公徒
飯擬供香積園應借給孤他時雙樹下聽法許潛夫

大將軍生子

婉婉當門子遙遙降嶽來高秋芳玉樹大海出珠胎
許國山河誓承家驃騎才傳貂應計日掉臂入蓬萊

其二

萬事從今足孤忠自昔殊主恩酬馬革天意產龍
駒載橐歸何得趨庭立可須懸知王事急不擬問呱

春日仲房見過

林卧入春深君來聽鳥音拂衣今日事投轄古人心
白幘容分席清醑任賜金不辭侵草色聊復藉松陰

太白集

卷之二十九

八

其二

門巷無車轍乾坤有布衣東陵生事拙南國和人稀
斗酒留看竹盤飧出采薇前溪問蘭若落日送將歸

春日山村十二首

嚴更通五夜列炬照千門金馬仙郎籍銅龍國士恩
仰天達靈省對月理清尊社鼓春歌起篝燈夜出村

其二

耕稼餘生事機祥太史書春來望雲物老去徇田廬
抱犢柴荆外聽鶯楊柳初漸於農務習轉覺世情疎

其三

白首甘爲國蒼頭課灌園荷鋤通暗水倚杖俯晴軒
池近鷗相狎村深鳥自言烹葵足留客車馬不聞喧

其四

官軍問陵寢哀詔到巖阿地遠傷心劇天高入淚多
鼎湖還日月京洛自山河憶昨從村社猶聞擊壤歌

其五

中興初嗣服北極正垂衣曆數天王紀謳歌帝子歸
萬方同鼓舞七廟倍光輝迢遞瞻佳氣氤氳護紫微

其六

小隱學岩居長安到驛書黑頭開相府白面對公車

大函集

卷之一百九

九

俎豆分泉室弓旌下草廬巢由何所避箕穎未應虛

其七

芳蘭何寂寞空谷自招尋踪跡三湘遠風光九畹深
無人同結佩有客獨露襟世俗饒蕭艾吾生信陸沉

其八

依依方丈室坐對蔚藍天定後窺三昧空中覽四禪
焚香隣舍共擎茗石堂偏賸有青精飯齋心繡佛前

其九

端居遂上已緩步出東林列籍巖花積開專野水深
詞人無異代禊事有同心但盡山陰興寧須澤畔吟

其十

醉歸夜未艾睡起日高春屏跡孤村遠忘機萬事慵
簷花飛冉冉巢燕語喁喁種秫供吾臘從容問老農

其十一

旅食驅吾弟齋居謝友生獨憐春事過翻憶少年行
童僕供孤酌妻孥計耦耕窮愁吾自遣慎勿效虞卿

其十二

林卧盡三春鶯歌動四鄰登臨餘宿昔代謝任逡巡
物色還游子時名避散人盈盈漸江水吾意老垂綸

送顧季狂入閩兼訊戚都護吳太守

大函集

卷之一百九

十

縣軍今故里彈缺復災方不獨戎機息其如客興長
薰風迎杖屨暑雨限河梁遠道誰知己投人慎夜光

其二

將帥專征任勲名百戰收腐儒歸白社甲士散清秋
天地愁孤立風塵作遠遊燕然猶未勒去去莫淹留

其三

汲黯官仍拙淮陽卧自堅名高焚草後頭白積薪前
問字經炎海題書寄遠天五湖堪卜宅一繫剡谿船

吳中有客過訪

故人憐契闊此日見交情白社盟猶在玄經草未成

空齋無長物高枕有餘生好去驅黃犢春來計耦耕

仲房種樹潭園

舊業清江上新營嘉樹林柴荆三畝宅松竹百年心
生意先春入蟠根耐雪侵遙知門徑改五柳欲成陰

仲魚執雉入山

著作千秋事風流一代同時名終畫虎吾道豈雕蟲
几杖青門下衣冠白眼中比來辭問字寂寞勝揚雄

雪

故國冬全煖殘年雪正飛關心占稼穡縱目領芳菲
萬樹先春發孤村入暝微明朝潭上好乘興到漁磯

太函集

卷之一百九

十一

焦山

初地徵書在中流法果開江山猶古廟花柳自春臺
渡口潮聲上墻頭海色來清齋分竹荷極目望蓬萊

將謁焦山喜有定原柏鄭甫至

我問三江路客來雙樹林人間難去住方外易浮沈
緩步滄洲近高譚白日深遠應耽說法試聽海潮音

月下呈諸君子

孤舟仍未去五夜更誰同把臂江天上觀身水月中
尼珠分色果佛土入虚空已悟無生法明朝謝遠公

喜聞民璞解官四首

殊方王事重晚節主恩深不惜丹心盡其如白髮侵
拂衣辭道路脫屣向山林逸矣幽棲處居然似漢陰

其二

國士何勝數聲名爾獨完車懸輕博望疏入重長安
夜氣雙龍劬春風一鵲冠江天回首處今作少微看

其三

老去逼時名歸來避世情壯心從髮短衰疾得身輕
天地迴金馬風雲過石鯨漢京陪羽獵若個賦昆明

其四

不緣求大藥那得遂初衣官豈文園廢人應栗里歸
太函集

卷之一百九

十二

江鷗隣草間野雀網柴扉莫問殘生事南山足采薇
五月一日過靈隱寺叩岫巉山房

空林懸赤日夏木隱丹丘地接清涼界天容汗漫遊
落花迷洞口流水過牆頭擾擾人間世仙源儻可留

十五弟自製簪冠寄我湖上作詩答之

愛弟題書遠羈人辟暑雖飛來松頂雀爲寄竹皮冠
岸幘秋先入抽簪夜欲寒伊余甘白首瞻見爾登壇

其二

鹿園君復去驚嶺我初歸色相無拘礙聲聞有是非
祇應留法在或恐悟人稀相過河梁上寒空鳥倦飛

賦得東閣梅

初日當樓啓寒花入座春風烟分綽約水雪聞嶙峋
澤畔心逾繁江南氣已新揚州搖落後乘興更何人
雨後項梁甫入山問詩

君來乘間道山雨在綈袍中歲心逾壯陽春調轉高
人家依谷口客飯共溪毛何事啼鶯切同聲得尔曹
贈梁甫

尚方多櫪馬故里獨鹽車玩世從儒業逢人問子虛
風塵生短髮市井失長裾贈爾烏皮几殘年好著書
沈明府過合同吳虎臣

大函集

卷之一百九

十三

寒帷來沈約分席復吳均徑草埋雙轂檐花絕四隣
林泉餘樂事杯酒盡詞人秣馬青芻在山家未是貧
其二

茂宰新華髮潛夫舊草堂身從三徑老客到四明狂
霜露歲云暮星河夜未央南鄰堪取醉乘興出柴桑
寄沈明府

豈謂文章伯還堪州縣勞歌聲聞比屋交態見吾曹
夏木千章迴春城八詠高初衣足蘿薜不必問綈袍
其二

之子妙爲政孤城保障哉碧山蕪吏隱赤縣爾仙才

隴麥經時秀巖花到處開朝天應咫尺飛鳥卽蓬萊
宿孫氏竹沙草堂

落木清江上陰陰水竹居晴光留戶牖夜色潤琴書
萬事惟高枕三秋此駐車平生疎客禮天地亦吾廬
其二

爲問家人產何如在渭川漁竿依石瀨客舍入江天
水落秋無盡林深夜可憐晨炊吾欲羨迢遞問人煙
雨中喜陳丈人至

江上黃梅雨人間綠髮翁衝泥尋舊侶把臂入新豐
然諾千秋重風流一代同扁舟待明發挂席正乘風
大函集

卷之一百九

十四

山居暑雨作寒憶吳二
病臥千峰閣寒侵五月裘雨聲紛入夜天氣飄如秋
鷗鳥翻歸宿蛟龍喜出游幾時逝赤日此地問滄洲
問虎臣新居四首

莫問千金產猶堪四壁居祇應遊市井幸不廢琴書
褊性愚公谷窮交長者車移來五楊柳青葢近何如
其二

未就桃源隱還從桂樹招民風依蟋蟀吾計得鷓鴣
斲石紫村徑迴塘度野橋浮生無住著得地即逍遙
其三

卜居芳杜曲不愛鬱金堂澗道浮秋水江臯散夕陽
開門玄作草結客醉爲鄉莫漫來車馬行歌一楚狂

其四

小築何遷次移居似稚川家人驅鶴駕山鬼負龍淵
井上燒丹竈牆頭種玉田秋來明月好占盡白雲天

雨中禱詩

祇應星好雨忽漫雨經時前月黃梅熱中庭碧蘚滋
不妨踈過客或恐害農師極樂吾何得清凉信有之

其一

爲愛連山雨都無溽暑侵樓居猶衣衿風至獨披襟

太函集

卷之百九

五

人代唯樗散神州豈陸沈何時邀白日晞髮坐東林

其三

山雨夜如何沙頭新水多篝燈凌極浦舉網集盤渦
地險依孤樹江寒擁一簑不愁隣虎穴試聽起漁歌

其四

群嶂高無地孤村小有天舉家乘水潦荷笠種山田
幸及寬租詔還餘取酒錢歸來飯牛罷同醉瓦盆邊

其五

雨過荒村曙雲深夏木稠出門泥活活隔岸鹿呦呦
久客如相識長林得自由虞羅徒側目莫向夢中求

荅仲嘉問疾

老去堪多病書來問二毛披衣當暑雨拂枕飭江臯
曲折仙源接炎蒸客里赴雄飛看汝輩高卧任吾曹

洪中寄仲嘉

我投雲水曲爾住酒壚傷懶性從愚谷窮愁問醉鄉
索居經積雨何日賦長楊莫謂潘郎少秋風鬢易蒼

秋夜宿忬公房

明月經行處高風竹樹林祇應忘去住況不廢登臨
香氣三天近鍾聲五夜深床頭寒已厲疑在雪山陰

雪夜有懷沈嘉則吳虎臣胤上人及二仲

太函集

卷之百九

六

地偏踈客禮歲晚得吾曹賦豈梁園重名應郢曲高
千秋懸綵筆五夜憶綈袍只尺山陰道相過肯憚勞

其二

一室初遷次何人獨往還柴荆留上客風雪滿前山
夜醉仍呼酒天寒且閉關平生惟俠骨明發去人間

其三

雪暗曹谿路花明祇樹林四天空法眼十地淨禪心
何處來飛錫居人擬布金瞿曇應不遠高坐白雲深

其四

今夕江村雪無如野寺寒祇憐吾弟在莫遣客衣單

白社年俱盛青燈夜欲闌謝家多賦客何日獻長安

雪中答嘉則

好在滄洲客其如白雪何高樓天畔眼長缺醉中歌
雲樹綠江盡風花帶雨多仍聞呼酒伴隔水問漁蓑

答虎臣

至後連山雪行邊萬里裝祇應浮大白何處醉高陽
坐上題鸚鵡壚頭解鷓鴣江天蓬戶閉獨夜竹書光

送張平叔還四明

到來唯白社歸去更滄洲雨雪高吾卧風塵倦爾游
天寒彭澤里地圯漸江流著舊如相問蕭蕭一敝裘

來湖集

卷之十九

十七

其二

久客交游冷多君意氣存屢迴支遁馬不問孟嘗門
長路永花澀空江霧樹昏觀身忘去住掉臂任乾坤

正月八日登舍後山即事

上歲宜今日登山出近隣松筠容我老雲物向人新
祈穀村村社探梅處處春交游知漸冷童稚故相親

采蘭

何物幽人佩唯應王者香春風先九畹物色破三湘
采采空山曲行行大澤傍三閭倘然遇作意勿忘裳

宿程氏松溪草堂

當年留客處籍甚丈人行七寶王孫騎千金俠少場
路傍封馬鬣身後見龍驤不用雍門瑟秋風泣孟嘗

其二

避世從吾好通家傍汝來初筵辭客禮故國引仙才
黃石扁舟繫青門別業開居人占夜色星聚漸江臺

過仲房不遇

青鳥三山下滄江一棹移祇從燕市飲竟失鹿門期
叩戶尋丹竈題詩就墨池灌園溪上路到處草離離

海陽別弟

青雲初獻賦白首復彈冠兄弟翻飛異君親去住難

太函集

卷之十九

十八

吞聲悲獨往執手勸加餐不是輕雙淚其如薄一官

江上憶弟時八月九日有事文場二首

漢上停江舸天南望澤宮遙憐諸弟在各負萬夫雄
許國堪今日承家自古風亦知文已似誰爲薦河東

其二

聖代徵多士吾家起大名但從人貴我寧避弟難兄
何日封書至他鄉解印行輞川方丈室庶已足浮生

獨酌憶虎臣

時虎臣在楚

山簡仍官守荆軻自客居世情幾失汝俠氣尚憐予
獨酌停杯酒相思寄尺書紛紛徒短褐作意莫長裾

過觀音巖

泥塗亦已苦淨土若爲開石傍林中起泉從石上來
空庭無洒掃落日有徘徊回首雲山外祇園安在哉
寄豐干社諸君子

吾家豐水上秋色繡林皋衰病從王事窮交憶尔曹
青雲仍偃蹇白社未蕭騷籬下留叢菊猶堪傷濁醪
省中懷海陽游好

隱几聞黃鳥嚶嚶漢署春吏情方朔戟客思李膺尊
鄉國殊佳麗心知自隱淪芳亭修禊事應憶倦游人
北游別社中諸友四首

木函集

卷之十九

十九

執手東郊道高雲暖客杯浮名牽下吏真隱羨羣材
白雪荆南客黃金薊北臺商山求羽翼早晚鶴書來
其二

主恩從結髮時難豈藏身杖策趨京邑停車謝故人
燕歌多意氣周道少交親千里南流景同心在比隣
其三

漢家方用武何用曳長裾四野經多壘千門望捷書
分符矜衛霍起艸愧相如游倦終辭祿成都有弊廬
其四

仙源藏邑里埃火接江關相別孤城外長瞻積翠間

居人贈馬策游子視刀環莫滯周南客移文勒北山

送張虞部調常州別駕還娶親省二首

謫去應吾道流言亦世情聖朝仍得罪佐郡且藏名
落日梁溪棹平蕪潑水城秋風回首地淚滿逐臣纓

其二

幸爾遭微譴移官傍故鄉君恩深賈誼郡牧得王
祥作客才難盡寧親願不忘清時多雨露之子慎風

霜

仲房將自燕還越都人士固請留之歌以代言
遂成二闕

木函集

卷之十九

二十

何意游燕市猶堪傍酒人窮途唯木葉疋馬又風塵
勞役關何事栖遲信此身五陵諸俠少莫遣報平津
其二

空谷潛夫論通都結客場物情矜去住吾道任行藏
名馬閑天步幽蘭擅國香維舟富碣石永泮好還鄉
從事 昭陵

帝德彌無極天心睠未央罷朝蒼玉佩厭世白雲鄉
馮几千秋計承桃七葉光郊關原不夜迴首見扶桑
其二

社稷百無憂閭閻六有秋普天皆正朔異地盡諸侯

露下蒼梧淚雲連白草愁云今遵帝典岳牧舊神州

其三

群靈風雨過出警夜傳呼萬乘臨天路千官拜鼎湖
中消如宿昔大隧入虛無伏臘蕪宵旰勞勞六尺孤

其四

駒隙人間世烏號去後思神遊迴日御哀挽駐雲師
地紀當三輔天庖奉特祠文園堪卧病奄忽不同時

其五

象衛猶森列龍升竟杳冥秋風悲楚些暮雨泣湘靈
祖道人煙白嚴更鬼火青明朝趨曉漏寥落自晨星

太和集

卷之十

三十一

其六

好在中常侍相將近歲寒即看金盃合莫授玉衣單
執紼叨從事抽簪擬罷官一坏陵下土涕淚幾時乾

九龍池

水殿三秋爽山泉九派清尋源迷徑入倚檻忽雲生
星沫懸河鼓風波動石鯨敢論臨太液或恐象昆明

山陵事畢登溝溝崖

望望巖栖勝行行澗道迴攀躋從地險豁達忽天開
朔氣盧龍近秋陰渤海來號弓無處所倚杖有餘哀

其二

鳥道逶迤盡雲林高下居有蹊皆絕壁無地不精廡
因欲留僧榻眠看枕佛書明朝車馬客歸路夜何如

其三

伊誰開浩劫未敢問山靈法眼空三界神功自五丁
經行林竹紫高坐岳蓮青一片頭陀石重來好勒銘

寄黃金之方景武

劒俠聞多士錐囊見二豪軍聲新露布交態舊綈袍
價倚連城重歌從擊筑高陳劉才並入鄰下本吾曹

贈汪博士應辟典武學

談經依大樹獻賦罷長楊筆陣千人敵門徒六郡良

太和集

卷之十

三十一

青袍官獨冷紫綬髮俱蒼篋底陰符在何時按子房

舍弟因諸生顧有嗜酒放言玩物之癖作詩賦之

曾作高陽客山公避後生人間從苛節天上待騎鯨

肺病銷狂態顛毛逼老成因思千古士不必酒爲名

其二

往者潛郎署因之結少年河梁心誓日碣石口談天
白馬寧無辯青蠅自有權只今仍舌在耶得世人憐

其三

憶昔夸毗子京華競冶遊飛黃金作埒浮白玉爲樓

九鼎龍文現三墳鳥跡留含珠如可保長夜照隋侯

其四

以我車前轍爲君座右銘鬢無多日綠眼有幾人青
國步須騏驎家聲仗鵲鴒別來成契濶莫厭太丁寧
平臺觀獵

平臺開漢地大燾入胡天朔氣吞雲夢谿流抱渭川
雄飛迴飲羽猛噬應鳴弦豈謂誇胡獵叨逢奉使年
塞外觀音巖

懸崖探百仞小隊出三臺正喜王庭徙仍看佛土開
龍沙彌北望驚嶺接西來倘許胡僧過還應問劫灰

太函集

卷之十一

七

其二

誰拓中原地俄成大士家山泉穿月窟野戍散天花
洞口三生石城頭五夜笳健兒憑意氣獵火度胡沙
余夢小女郎錦衣金佩嚮明而拜屏間過庭問
之爲余姪女既聞舍弟舉一女作詩紀之

舍弟題書至丁年女子生天涯曾見夢堂上早呼名
袞服天孫錦深居雲母屏歸時傍諸姊門內有逢迎

太函集卷之一百九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五言律詩一百二十四首

舍弟草閣新成塞上寄題四首

我生從物役汝計得樓居萬里重回首千秋獨著書
看雲寒幔滿夢草夜窓虛好附冥鴻去雙棲任自如
其二

尺書操塞上環堵落牆東祇用三冬足何妨四壁空
山腰深霧樹谷口易天風何物夸毗子依依碣石宮
其三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

上

小築揚雄宅何因破寂寥山開金谷障松起廣陵潮
燕雀紛相就芝蘭忽自饒從他玄尚白閉戶日蕭蕭
其四

歷歷松千尺從茲構兩楹短牆邀雨色高枕散風聲
洛下年方少河東賦已成公車如有詔避席待虞卿
荅仲房

胡風吹瀚海漢將在樓船雄略邊人借窮交國士憐
鄉書通鴈塞斗氣辨龍泉即使登壇日寧忘結襪年
古北口

此道煩官守當年墮虜謀營移胡地月筍入漢宮秋

帳殿看烽火，轅門出錫鑊。至今聞野哭，戰骨夜啾啾。

其二

出入經三輔，安危繫九重。豈應忘鉅鹿，急爲扼盧龍。
險設連城戍，恩懸裂土封。莫令疆幹地，容易入邊烽。

督府劉公悼孫

絕塞愁冬熱，高門失夜光。諸孫初遶膝，之子忽垂堂。
風雨疑龍種，雲霄見鴈行。知君憂社稷，未暇問彭殤。

贈王仲房南歸

誰作青春伴，還從白社歸。行邊驚柳換，到日見花飛。
朝市辭推轂，江干擬息機。歸來煩過客，聊復典征衣。

木函集

卷之二十

二

其二

芳草王孫路，萋萋馬首新。傳來招隱賦，惱殺倦游人。
塞笛關山夜，林鶯邑里春。秋風張翰去，好爲討江蓠。

密雲寒食督府公期予東郊謝不赴

風雨催寒食，關河阻索居。王程中自熱，客席左仍虛。
病起停杯酒，春深急簡書。寒帷東郭路，芳艸近何如。

其二

絕塞遙相傍，故園安在哉。龍蛇身未隱，燕雀語還來。
萬竈分新火，孤城對舊醅。鑿珠勒馬何處，印莓苔。

別谷巖

出郊窮野望，問寺得巖栖。襟帶江流合，旌旗樹影低。
開軒當石出，倚杖過鶯啼。繫馬支公櫪，高譚佛日西。

登烽臺頂

一室人烟外，千盤鳥道迴。薄遊寒食過，高坐夕烽來。
杖底城如斗，尊前海似杯。漢宮何處是，夜色起崔嵬。

人日登野仙塔

客星驚歲換，人日試春遊。精舍青山出，浮屠白日留。
河沙開佛土，城闕望神州。物色占天意，晴雲萬戶浮。

塵

有生多汨沒，無奈爾輕揚。各負天風力，相蒙日月光。

木函集

卷之二十

三

歌梁沾白雪，佩劍掩清霜。神女仍愁思，凌波失故裝。

送王少府之嶧

燕市冰霜後，齊城海岱東。堂疑宓子邑，琴得嶧陽桐。
佐理才堪盡，分攜路未窮。君家有遺烏闔闔，任乘風。

冬日有事 大內同楊彰武及諸司隸待次鄭

中貴直廬並席傳餐席，俄不能以咫尺我一蜘蛛。

緣雷而下，適當其間，際地旋升及雷始息，坐客

驚喜以爲非常，頃之中使傳宣，賜金出矣，相

帥拜 命屬不佞賦之

案閣深相引，玄珠忽自投。歲寒當墮戶，日暖護垂旒。

送喜千門近追歡四坐稠亦知天網解聊試漢宮遊

其二

義馭迴南陸昆蟲啓上林升沉緣帝力俯仰見天心客興驚分席宮恩出賜金垂衣慙補袞搔首欲抽簪

卜宅

倉皇家一起留滯宅三邊未避巢由世長依韋杜天浮沉迷苦海消渴傷甘泉莫問柴桑里全荒種秫田

其二

歲星耽市隱暑雨卜樓居車馬千門外圖書四壁餘

木函集卷之十

四

賀應來燕雀饗已狎鷄鵠浮客終何有南山一敝廬

黃金臺爲方元素賦

沙苑涓人地都門結客場千尋千積翠萬乘待飛黃早識胡名馬應輸漢尚方只今傾一顧冀北有孫陽

得仲嘉書卻寄二首

有兄俱遠出之子復何依受業諸生在論文舊出稀傾城淹獨立比翼待雄飛相彼延陵士誰其問褐衣

其二

同室唯兄弟相求似友生雙莖依五柞獨樹隔三荆里俗東家賤時名北海輕華陽堪授館結臂自茲行

荅仲房

爾就潛夫論余耽結客場袖中三歲字直裏七星紫老去終龍性秋來且鴈行也知鱸正美掉臂是江鄉送左職方之任雲中二首

向來從按塞此去獨臨邊上意雲中守先聲聞外傳行營高漢月屬國拓胡天咫尺降王帳依然納款年

其二

一攬涓人轡雙懸節使符艱虞當右臂慷慨即前塗魏絳原尊晉班超正服胡長纓知爾在莫漫問匈奴

木函集

卷之十

五

都下贈莫山人

五陵紛結納一室獨棲遲竟作錐囊隱空勞劒鉞知朱絃堪自命白眼莫相疑試聽秋風裏悲歌似漸離

蔣聲父以秋七月生春秋壯矣諸君子各以詩爲壽強余賦之

爲壽強余賦之

子夜帝城秋丁年俠少游征衣淹陌上壽酒足壚頭潘鬢愁難入燕臺價莫酬人生餘七十好作百年謀

端午示弟

丁年羈愛弟午日吊繫臣國色蛾眉晚君恩虎口新汗衣俱作客角枕獨違親久矣逃河朔依然混酒

人

出塞四首贈十二郎

家聲原有種，劍術豈無成。一代麒麟閣，千秋驃騎營。
黃金酬駿市，白羽過龍城。笑殺繁霜鬢，空歸漢子卿。

其二

質子出陰山，單于款近關。東胡仍側目，上將正愁顏。
萬里浮雲騎，千金明月環。翩翩沙漠去，肯使射鵰還。

其三

肥水當年事，翻令俠少傳。何如澄瀚海，重以勒燕然。
弩拓中黃地，旗開太白天。歸來辭上賞，還傍竹林眠。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

六

其四

未須張博望，且逐李輕車。氣薄三韓外，功收百戰餘。
胡天高大纛，漢月薄窮廬。莫謂君門隔，甘泉急捷書。

有感

自分名俱毀，無妨世獨違。雌黃那足問，斑白未知非。
落日新蟬競，高秋倦鳥歸。豈應軒冕客，解妬老萊衣。

得南臺彈事

五斗仍官守，三朝自主恩。人難容執戟，我易避當
門。意氣綈袍在，悲歌劍缺存。未須燕市酒，歸去理荒
尊。

其二

誤入長安市，空勞國士知。價應非駿骨，妬豈是蛾眉。
水自淖沱合，天從碣石移。披裘吾獨往，側目爾何疑。

其三

當時中執法，諸呂失前旌。自信神羊在，俄聞市虎成。
是非拋往事，出處任浮生。縱對河東簿，無慙白馬盟。

其四

浮雲卿月暗，故國客星遙。稷契非吾事，巢由亦聖朝。
羈心游已倦，傲骨毀難銷。彭蠡天南路，冥鴻未可招。

贈國子先生歐楨伯五言六首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

七

傾心緣此物，把臂得今朝。混世從乾沒，談天破寂寥。
正逢燕市月，尚憶廣陵潮。賦就何須薦，君門未是遙。

其二

家在千秋里，君從三徑過。老親人事略，季弟客情多。
坐上紛狂簡，壚頭足嘯歌。衡門應繫馬，五柳近如何。

其三

已近蘇司業，還同鄭廣文。國中傳白雪，門下集青雲。
簡記離宮竹，盤飧御水芹。橋門方望幸，佳氣日氤氲。

其四

有弟稱吳季，無端作楚狂。漫勞忙倒屣，近喜早升堂。

業薄中人產游多大父行通家應不忝玄草莫深藏

其五

一從都市隱試結宰官緣坐擁維摩室齋分法喜慈
藏經翻過日櫪馬借朝天何事陶彭澤攢眉向白蓮

其六

枚乘辭三殿梁鴻託十洲樓荒滄海曲臺擁漢江流
合浦光堪把分岐淚未收拂衣又明發莫厭語綢繆
多忝

夾岼經多忝孤舟汴廣川客行聊問俗農務正逢年
洛邑千秋業幽風七月篇祗應歌帝力從此息吾肩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

八

風雨

風雨應明發關河入暝流行舟維渡口佩劍吼床頭
身退燕飛鷁機忘伴宿鷗晨炊烟欲霽三老莫深愁

留城阻風

白浪蹴城頭維舟積水秋龍顏曾遇主虎拜竟封侯
編戶居人少叢祠宿鳥稠沛中風轉怒不是舊神州

舟行懷古四首

碣石俄摧折遺宮故陸沉空饒長舌在不受大年侵
聖主新東觀詞臣舊上林天風瀛海畔何處更披襟

其二

列國紛無象伊人倬有奇片言歸竊號一羽罷登門
策失縱橫士身當神武師只今輕俠骨骭髀欲何之

其三

風雨征帆駛江臯宿草芬九原酬一劬千載識孤墳
練沒東門影緱懸北斗文延陵遺碣在相望大江濱

其四

西狩時方厄中興事已非世情爭掉臂吾道付滄衣
秋雨千林泣晨風一棹飛即逢川上獵已息漢陰機

釣臺

片石碧摩天高臺秋可憐山河人代異宇宙客星懸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

九

上瀨

漸江秋水降石瀨漱垂乾百丈須更澀千夫咫尺難
勞勞疑假息兀兀信加餐還似清溪曲潺湲弄水蘭

登方氏江亭

新亭看種樹歲久樹過亭江路催頭白家山入眼青
地迴中散駕天隱少微星明到豐千曲捫蘿坐翠屏

雪中遣懷

正憶長安雪翻思故里遊主恩容草莽吾計得菟
裘已絕交遊態仍關兒女愁一川如剡曲未許問扁

舟

其二

有弟依朝野無端隔戶庭移居耽負郭伏枕廢遺經
雪色虛鳩鵲春聲急鵲鳩明年知爾健携手入山局

丙子元日

莫羨王正月柴桑帝外臣年侵懸懸主身退得寧親
時俗從新里春遊過近鄰藉今多雨露吾計足松筠

春雨

春事江南好其如積雨何青山俄失色黃鳥不聞歌
近市窺楊柳中宵響薜蘿亦知冬爛熳莫這故蹉跎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

十

春雪

夜半雨仍急朝來雪自融微茫探物色倏忽見天工
興似迴川上歌疑入郢中舊游餘曳履東郭欲凌風

饒中感舊四首

舊游逢地主新築傍天都詎意弓旌下翻令杖屨孤
浮生餘薜蘿陳迹儼蓬壺牽樹悲風起躊躇倚湛盧

其二

久矣東山卧居然上客尊陸沉方朔戟蕭索孟嘗門
墓草更春色江蘋過雨浪巫陽如可降吾欲賦招魂

其三

主人留別業遊子遂初衣執手三秋別傷心萬事非

字花沉酒甕徑草避漁磯沛下衣冠在游魂歸未歸

其四

層樓雷雨至暝色使人愁樛木森如昔冷風颯似秋
客居迴燕雀人代任蜉蝣不用山陽笛青衫淚未收

重過江丈涉園

晚節真成嬾春游未厭頻盟尋嘉樹賦興洽漸江濱
園客投車轄厨人問釣緝更聞呼酒伴早已出南隣

其二

灌木千章地滄浪百頃天開軒青鳥下迎棹白鷗前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

十二

向夕杯重把經春榻未懸對君俄隱几未醉已陶然

其三

好在青谿曲相依老樹村夢梁忘爾我栗里見兒孫
爲壽分春酒聽詩聚夕殮通家三十載把燭一重論

其四

中宵風雨至歷歷百花叢不必愁空翠其如愛淺紅
夜寒煩地主春盡信天工更喜瓜畦足無勞抱甕同

其五

客睡朝慵起當窓急鳥聲到來成信宿歸去任陰晴
鰕菜留因美漁舟買爲輕臨行聊倚棹選勝遍題名

石鏡

時與舍弟同游

佛日當開匣山風爲拂塵虧盈如載魄好醜已忘真
坐證三生夢觀空四大身本來君自見無着與天親

石屋

絕壁高無際懸厓小有居烟霞盤曲磴風雨避精廬
野老從分席山靈待著書楚宮遙一望賦客近何如

登源洞謁司馬墓

縉雲都將相赤社啓王孫華表當關起祁連賜地存
一丘餘宰樹百代繁蟠根多少長陵土難招故國魂

室中海蘭作花贈內子

太函集

卷之百十

十三

宛在幽人室仍分大國香披襟當六月結佩勝三湘
嫋嫋風吹帶娟娟雨洗妝同心梁與孟不問鬱金堂

丙子除夕

悠悠年復盡兀兀夜何其栢葉春前熟梅花雨後滋
不朝寬對酒久坐細裁詩中歲斑衣近高堂白日私

丁丑元日

望望朝當晨依依晝掩關王春傳魏闕聖代託箕山
雨雪供高枕煙霞得駐顏誰云歌寡和黃鳥漸綿蠻

元夕飲殷公子宅有懷大司徒

故里刀頭月孤城斗柄春鼓鐘寧上客鐙火即西隣

去國遊忘倦通家醉任真遙思祠太一人在屬車塵

偶題

入春恒苦雨彌月得春暘肺病枯樵廢屋居杖履妨
晴窓惟老易荒徑倘求羊自惜年垂暮那知日較長

其二

中歲得懸車名山擬著書黑頭俄自失玄舛竟何如
鳥狎窺匡坐梅疎稱索居好奇諸俠少莫漫問吾廬

其三

海內論交在年來傍友于談天清濁盡愛日彩衣俱
短褐身將隱長鑱病始癒從來稱小陸倘許問前途

太函集

卷之百十

十三

春雪君在少康同過夜坐

東郭蕭蕭暮飛花片片春忽來乘興客舊是問奇人
任意行杯斷論才屈指頻故交多契闊我輩一逡巡

贈方君在適其父喪留真州

儒術寧雞肋君才自鳳毛蓼莪家不造枳棘世堪逃
哀挽留江介愁吟託楚騷一門懸側注厚祿愧吾曹

朝雨

亢後谿山雪依微入暝流朝來甲子雨遮莫廢春遊
五嶽盧敖杖三江范蠡舟未能乘興去衰白使人愁

黃金之自閩見客將同游黃山積雨未果

爾稅三山駕余披五月裘天都頻悵望暑雨共淹留
路入襄城絕雲連楚峽愁倘逢青鳥使急爲報浮丘
七月十三携二弟過肇林期虎臣不至是日爲

虎臣初度羅孝廉謝文學在焉

好在亭亭閣燕之擁二豪雄風襟並豁壽酒頌逾高
何物催華髮平生託絲毫虎谿秋水惡只尺隔吾曹

其二

白社樽無蟻青門矢有蓬清涼初地足霖潦暮途窮
痛飲須公等高譚任老翁明朝入城市把臂又秋風
黃山人輕千里至至則期以涼風行既聞隣邑

太函集

卷之百十

十四

違言皇皇求去蓋將客徐方伯則自豫章還閩
率爾贈言兼致二觀察

立馬當流火居人近伏戎坐同談虎客鄉異祝雞翁
垂老游將倦防危路轉窮笛聲吹不斷半入武溪風

其二

徐孺梁間榻滕王閣上筵行邊風正好到處月初圓
掛席邀陽鳥移尊集暮蟬莫教餘興盡刻曲更迴船

其三

浮生可自由吾道在滄洲雲物延高卧風塵罷遠遊
三墳窮豕韋一徑過羊裘我欲乘桴去從君狎海鷗

其四

斥埃通楊僕關河老鄭虔興來瓶罄矣歸去素依然
酒德寧須頌詩名不用傳相逢頭竝白翻笑子雲玄

其五

積薪沉下吏焚草起中郎貝錦何多事菟裘即故鄉
鯤鵬天自縱魚鳥日相忘結佩勞君贈盈盈大國香

步月

爲愛青天月重開白板扉宵逝便故里露立任初衣
罷拆連城靜當樓列宿稀正思良夜醉未覺少年非

秋熱

太函集

卷之百十

十五

即使秋逾熱那堪毒轉淫宵中妨伏枕露下起披襟
渴怕金莖槁思懷玉井深最宜延爽氣楚客莫愁吟

中秋

雨後天如洗宵中月更鮮山城凌睥睨匣鏡出嬋娟
一望秋無盡相依夜可憐毋勞招酒伴吾醉已陶然

閏中秋

五秋秋再閏八月月重輪漢使經年斷胡牀獨夜頻
涼應添宿昔光可惜比隣曾到明河上寧勞更問津

送舍弟東遊

行色江湖上離心鴻鴈初興從張翰去病覺馬卿蘇

閨月濤仍壯高風木漸疎無勞問搖落歸計足稷鋤

其二

大鄣千里望匹練過吳門一見愁心失三年病骨存
主恩容綠野客禮避清尊更值成都騎前驅出帝閭

其三

客夜易生愁關河入暮秋涼風蘇震澤明月沁邛蒲
湯沐千年邑江淮萬古流倘過屠狗客或是舞陽侯

其四

歸路携餘興神京爾舊過卿雲三殿近王氣五陵多
漢署金華吏秦淮玉樹歌南都應有賦小陸更如何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

十六

其五

江介隣三楚山靈出九華維舟緣地主結宇屬天家
短屐金開埒高譚雪作花故鄉應咫尺揮手五城霞

哭江民璞五首

一臥文園晚相過春服初掉頭成隔世絕筆到遺書
落景清江上浮生白髮餘瑤臺逢載魄不必問蟾蜍

其二

逝矣江民璞然天子都邦人惟赤幟國老竟黃墟
歸骨山河在驚心宇宙孤平生二三策載筆厲潛夫

其三

脩短吾何問升沉爾自如東隣空伏莽左轄遂縣車
卿寺留除目君門積薦書只今歸帝所陟降扈乘輿

其四

桑戶歌何急菟裘樂未央漸江高伏枕華黍足登場
歲薄龍蛇近塗窮驥最長他時秋夜笛莫遣到山陽

其五

偃蹇得滄洲歸來向黑頭少微沉五夜大雅喪千秋
陶令心期愜江淹手澤留本無封禪草莫向茂陵求

病起聽周郎彈琴

有客依叢桂鳴琴操倚蘭窮愁迴伏枕起色借彈冠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

十七

繞指清秋入披襟白日寒主恩今不薄莫作楚累看

聞仲嘉築舍

抱膝據匡牀居然一斗方何緣成小築聊得近高堂
問寢星常在橫經夜未央它時杯水傳是卧龍鄉

初夏集溪上園

未暇申河朔相將過倚廬入門留客屨俯架討農書
雜坐溪頭石清齋雨後蔬有奇君莫問不是子雲居

其二

澤畔衰顏在場中俠氣殊少歌仍楚些多和豈巴歛
亭景青山出溪流白日徂平原那足數終古見吾徒

其三

暑淺永思裕憂深熨欲清祇因容偃息聊得謝逢迎
肺病供衰老心期托友生當門宜夏木特地引鶯聲
其四

同聲殊不厭近市遙相過坐以傍烏鳥因之廢蓼莪
飛揚橫宇宙涕淚滿江河不盡狂奴態其如俠少何

三十四郎舉子

中年叨大父近屬巨諸孫磐石吾宗盛膠枝毋黨尊
姪與余兄弟同受室于荆風雲來白嶽爪隄系青門但試啼應好
家聲賴爾存

太函集

卷之十

十八

方千與伯嗣宗過宿

宿莽疏三徑涼雲駐兩驂徒迎妨下走匡坐擁高談
把臂千秋上搏風萬里南不堪中散老阮氏尔何慙

處士方元素即世餘三十年有孫堯治走新都

請予立傳留六月得請乃歸于其行申此爲贈

吾道青雲絕伊人白屋尊承家元鳳穴載筆豈龍門
一代心神合千秋手澤存勿云徒好畫親見朗陵孫

觀方在宥蘊真閣藏書

地下脩文久人間草閣春五車存手澤二酉闕心神
傍架無遺策承家有斷輪三冬那足用吾住已經旬

秋日同于魯仲淹過聖僧菴

郊墟燭暑氣野寺入秋陰林樹當階密園葵著雨深
清齋分法喜白業討威音久矣逃禪客依然出世心
秋日同諸君子集古巖寺

伏枕炎風過披襟爽氣來捫蘿探窈窕盤石坐崔嵬
谷響蟬先集天清鴈獨迴繩床知不借吾欲卧蒼苔

海陽吳氏子婦未婚而死節其事與吾宗二烈
同悲哉懷秋同以秋死

粲者三妹子居然百里隣黃山俱卓絕白嶽復清真
千古傾形管連城重紫宸大鄣秋月好愧殺月中人

太函集

卷之十

十九

爲巴鍊師壽仰谿吳長者五十

薄海逢初度齊雲隱少微仲雍元屏跡伯玉早知非
白石分緌嶺滄洲到羽衣衷中何以獻洞口紫芝肥

新霽登城上亭憶弟

蓬蒿新負郭花萼舊連床一病同鷄骨三春隔鴈行
川原寒自急風雨鬱相望憶尔看雲處孤亭到夕陽

其二

平生惟愛弟衰晚得良朋俯視人間世高譚佛上乘
雨淫俱契闊山迴獨凌兢更卜桃源隱相携入武陵

新晴亭望懷諸同游

鶯花遲赤縣燕石斷青門偃蹇憑孤枕招尋負一樽
彌天收宿雨溥海出朝暾霧樹晴光外依稀原上村

其二

積雪經春白垂楊過雨黃正逢新霽日偏憶少年場
嘉會須寒食殘生付醉鄉眼中知已在肯咲老夫狂
寒食後集諸君子東郭看花

其二

衰疾遂閒身幽期果故人盍簪剛熟食擊節盡陽春
負郭看花近行厨斲笋新布衣原我輩一飲判經旬

邑里河陽縣賓朋鄴下才狂歌俱跋扈緩步自遲迴
木山集 卷之一百十 二十一

其三

即使耽高卧那能廢薄游蹊花爭自媚谷鳥故相求
樹樹飛霞滿山山落日留武陵谿只尺吾欲問漁舟

其四

雨後春仍淺花前日漸舒到應成信宿老更惜居諸
結臂形骸外揚眉意氣餘醉歸應不遠襍被在吾廬
得思善書知得謝且至志喜

傳言移劇郡忽謾遂初衣久病緣憂國中年解息機
春山雙屐在暮雨一帆歸夙昔諳幽賞相携入翠微

其二

白屋暮雲平斑衣晝日榮祗緣寬陟謁寧復戀專城
疏入矜明主書來慰友生何須二千石子舍足藜羹

其三

病起雙蓬鬢春還一敝裘共看垂橐入無負典衣遊
泉石開青眼烟霞駐黑頭只今彭澤里不數潁川侯

其四

顛毛時自短肺腑日相親狂簡歸吾黨安危仗老臣
千秋身後事一代眼中人斗下雙龍劍延津會有神
木函集 卷之一百十 二十一

其五

稅駕追風驥承家汗血駒百篇新起草四壁舊藏書
滅沒看騷裏棲遲作蠹魚未能辭問字吾欲命巾車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五言律詩一百三十四首

司理公期集黃山阻雨短述

好在雲門集何當澗道盈百靈清嶺谷七聖阻襄城
野待寨帷霽山隨倚杖平青蓮三十二歷歷馬頭迎

其二

帝里千年閉仙源一徑紆軒車仍左次風雨已前驅
披霧神俱王衝泥典不孤釣天容側耳到日病全蘇
同社集竹魚庄遲宰公不至即事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一

七

夙駕聚中林晴郊落大陰自公良少暇更僕望逾深
坐惜雄風過尊防畏日侵晚來橫吹起遮莫到龍吟
行次洪中拈灰字韻

筆路衆山迴桃源一徑開茂林沿曲水落日東臺
信宿煩詩卷炎蒸緩酒杯使君且安坐玉女莫相催
辛公舉社先發予病目留洪中走訊二首

疇昔重清道崇朝竝問津凌風君汗漫當暑我逡巡
目肯緣中聖心期負後塵浮丘一相接笑殺倦游人

其二

遙知池水上休沐在陽阿析若參天近華胥拓地多

群峰游幾許特室道如何儻問防風氏因君脫網羅

次韻荅十岳山人

杖屨神逾王蓬蒿懶是真相過負郭巷誰識灌園人
把臂交情舊流言物態新祗應拋月旦何用出風塵
黃季君移居與初度會其年始艾爲賦五言近
體二章

其二

尔就牆東隱還移斗下居何妨在人境更喜近吾廬
客徑寒花後賓筵壽酒初行藏今已定往事未全疎
花萼連城舊柴桑卜宅新世家惟介弟委巷自居人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一

二

千頃陂爲酌三荆樹作鄰雲門原帝胃丹鼎不須親
社中喜宰公出朝還郡便道省覲
方朔辭丹陛周南奉絳衣自天迴路冕特地問庭闈
寒暑勞何恤君親願不違倚門應動色馬上賜金歸
其二

其三

疋馬去都亭遙天閱使星暑侵中散地老廢太玄經
理輯依同病開尊笑獨醒憑子傳郢客白雪爲君聽
岳牧班虞瑞江湘藉楚材衛風三尺挽蜀道五丁開
貂自先朝出駒從大宛來仍聞陳仲子相望越王臺

其四

三冬歸白社十月度黃河國士中原幾都人下里多
掉頭催臘醖側耳問朝歌朝下連錢馬何時過薜蘿

其五

櫟社勞占夢葵丘待主盟河山堪吏隱冰雪稅王程
笛裏南征曲尊前北斗城驪龍迴夜水轉見吐珠明

城西望嶽喜晴

宿雨連山歛春陰隔歲深提封依地主望祀得天心
帝時城頭出仙源樹杪尋岳蓮開十丈空翠欲霑襟

香爐峰對酌

太函集

卷之百十

三

峭插千尋石香浮百和煙振衣凌卓斗倚杖聽鈞天
神鼎空中出仙杯樹杪傳布衣禁十日歸路判千年

五老峰頭聞樂

地絕丹梯路峰攢綠髮翁朝隣生雨後天樂下雲中
笙自王喬度簫知羸女工霓裳初入破借翼欲乘風

仙源泛觴

清淺河源近逶迤澗道微波迴金不斷觴下羽如飛
疏密從分席浮沉任息機漁舟如可入徙倚且忘歸

天門

誰典天門客還容石戶農巨靈無斧跡關尹有雲封

出入通青鳥招邀坐赤松宸居今咫尺不用叩銅龍
席上呈宰公

銀燭迴春雨金門落歲星百杯爭獻壽四坐任忘形
別去應相憶狂來忍獨醒憑君開象緯五夜破沉冥

不寐爲宰公賦

扶持後高堂羈栖獨故鄣板輿日以遠襖被夜何長
歌枕懸晨夕披衣視雨暘雞聲催問寢依舊到匡牀

其二

物役曾相命程期可自由駸駸千里隔望望一身留
抱膝分宵析驚心到曉籌愁邊孤燭在五夜淚同流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一

四

川上觀穫聞田父誦陳令君志感

黃雲仍陸海赤地更良田六月神君雨三秋王者天
滿篝場事足擊壤巷歌傳誰謂先憂日依然大有年

其二

葉縣飛僊令桑林罪已言三靈迴歲事一望塞秋原
田鼓中宵起村舂落日暄只今懸卓魯不用問義軒

贈來少君四首

河內拋生事江東泛客槎時剛同漢主名儘借朱家
垂耳埋龍種褰衣雜兔且憑誰占劒氣結伴得張華

其二

雄飛矜翮健雌伏恨途窮五嶽盤雲度三山策石通
佚才搜草莽壯志愜桑蓬翻笑淮南拙依依桂樹叢

其三

門有長裾客家無滿囊裝千金傾國士一棹下江鄉
旅舍從爭席吾曹避擅場琴心山水盡肯作鳳求凰

其四

東道扁舟興南州八斗名觀濤迴雪色賦海作金聲
曲和吳趨競書裁越絕成如逢王子晉側耳聽吹笙

贈李季宣

千年李太白一問許宣平君自揚州至予從蓬戶迎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一

五

烏皮當暑薄鶴背御風輕負弩勞仙令由來重長卿

季宣爲乃翁乞傳再贈一章

岸幘江南日藏書柱下年世家仙李衍身事女蘿牽
野史慙無技鄉評真自傳龍門專載筆萬石待新編

寄題依隱亭

卓爾承家步居然避世心幽棲藏曲折大隱任浮沉
秀色琅玕食清音鸞鳳吟雄風如可借相對一披襟

肇林夜坐招誨公禮公觀公談經

丈室銜燈影空林落磬聲三車尋未了四坐證無生
地入華嚴海天開舍衛城上方明月滿龍象倘經行

肇林至日祝聖

佛土恢三界皇輿肇萬年正逢長至日齊祝淨居天
白社晨關遂黃鍾夜籟傳謾催遲暮景已得懶殘禪
邀諸君子齋中夜坐

上客邀長夜中厨出大烹擁爐成密坐闔戶判深更
雪避中天月星垂北斗城歸塗鏘列炬照乘四珠明
二仲爲予稱觴坐上分賦得當字

柏酒家相命桑弧戶自當班衣猶在笥白髮漸盈觴
棣萼垂垂亞椒花冉冉長只今饒八斗那得奉高堂

柱笏樓小集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一

六

五畝少城隈三重阿閣開解官耽柱笏結客當登臺
晝日窮簷駐陽春濁酒迴白榆天尺五誰是摘星才

除夜

戊拆連城起官梅著雨開故鄉初授杖除夜且銜杯
歲事燈前杪春心斗下迴明年生計得初地奉如來

元日

椒盤仍舊俗花甲又今朝負郭春先入占風歲更饒
庭闈懸問寢劒佩罷趨朝爲謝高陽侶清齋未可招

乙酉人日再壽郭僊翁時沈山人自東海至

西岳曾爲壽東林又到君浮生無住著佳氣自氤氲

酌斗增黃髮焚香禮白雲安期來海上鸞鶴自爲群

贈吳少君

世人爭煦沫之子任沉冥散木烟霞癖蟠根鳥獸形
梧支依詰曲瓢飲足清冷造指雲門路長鑱自斲苓

其二

心事羲皇上生涯草莽中采真窮日力弔詭覓天工
癯作軒轅鼎癯隨閭闔風何年生羽翼來自赤松宮
徐茂吳席上送吳叔嘉還吳得西方二字

群岫平臺上孤亭落日西豈應勞袒割况復在羈遲
城暝驪歌急天寒鴈影低不愁空綠蟻聊得共青藜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一

十

其二

共是東南美相逢俠少場綈袍堪結伴疋練正思鄉
此別俄千里他時各一方緱山應問訊春水到鳴榔

冬夜小集由庚堂即事

曲宴深吾黨虛堂澹物華歲寒親棣萼春近媚椒花
密坐簾衣靜高譚斗柄斜青門垂列宿半落故侯家
賦許公子長至蕉梅圖

至日若爲暄芳蕉尚自鶩依依青王案冉冉翠華軒
神王凌霜色陰繁入鳥言綠珠停舞袖宛在石家園

其二

開樹應全落江梅忽已新折疑留客歲開恐漏王春
東嶺原南紀揚州竟後塵祇應冰雪候姑射到仙人

黃居士餽臘八粥

衰年惟恃粥法臘更清齋一鉢何方至雙林良有懷
寧勞分佛供聊得與僧偕白社居然足青精空復佳
送比丘意如還金陵時赴龍司理招作華嚴會

我脩居士業爾結宰官緣錫響栖雙樹經聲動四天
叅來如有意悟後竟無禪萬里空江上無勞問法船

太函經罷送桂公還牛首山

睥睨孤城暮菩提衆樹村高譚獅子坐苦行象王門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一

八

比丘玄暢乞碑東還

臘盡雲無色霜寒月有痕牟尼珠自在舊衲有餘溫
尔從瓦官寺來乞頭陀碑倚杖留三月繡經盡六時
殘年佛日麗初地法雲慈口業曾持戒誰堪幻婦詞

送亮公還吳江

精舍吳江上慈航歛浦西三冬窮窳窳一水到招提
掉臂依龍樹忘形過虎谿禪枝應落盡忍草欲萋萋

送義公遊南海

臘盡辭蓮社春還到竹林普門開法眼初地見禪心
一衲風霜老孤舟水月深已聞諸靜不作海潮音

元夕程雲南汪北部席奉陪席僚于公龍公送
園觀燈

投轄宜今夕張燈復此筵峽迴神女雨花散梵王天
烏鵲星橋隱蟾蜍月窟穿雷聲先啓蜚瞥見燭龍驀

其二

火樹當軒簇風花繞座飛閉門藏斥埃倚席俯璿璣
俗爲行春狎游堪卜夜稀繁華聊一瞬驩賞莫相違

其三

兩楹賓主共半席老夫分宵榜寬游校春燈聚使君
白榆天歷歷朱鳥夜紛紛何處傳清漏毋令坐客聞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

九

其四

漢宮祠太一方朔侍中郎林下春先到牆東夜未央
移燈青玉案把酒白雲鄉不獨金門隱歸來老更狂

司理聞報量移招余署中夜坐

吾道干時拙君才得主深飛黃俄失足垂白隔知音
雨雪天難問風波陸易沉一尊陪笑語肯爲作悲吟

其二

漢吏唯三尺潘郎未二毛胸中雲夢澤筆底廣陵濤
甌墮名俱毀珠投價倍高古來多放逐屈賈亦吾曹

其三

中朝多薦達下吏自循良雞舌勞虛席蛾眉妒擅場
道傍終苦李境內祇甘棠懷斷三春雨還飛六月霜

其四

一官重上計千里殿南州莫謾羈騏驎何妨應馬牛
吹毛人自失掉臂我何求指點桃源路相將繫小舟

其五

世情雙眼白含影一燈青不爲悲流落那堪失典刑
高歌還郢里痛哭恥秦庭京口期分手歸來著一經

再贈司理公五首

斷輪風雅匠佐郡股肱臣白社乘公暇清尊比政醇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

十

狼胡寧自主牛耳更何人細柳黃金縷那禁折早春

其二

絳灌夫何意江湖只此心向來勞臥治歸去足行吟
左券渝朝暮南箕簸古今高壩驚中命垂翅入深林

其三

天心殊叵測物態故跳梁鸞鏡孤春色驪珠墮夜光
乾坤寬集鵬岐路迫亡羊巧宦誰家子紛紛下建章

其四

咄咄書空怪悠悠行路難揮毫堪命世側目竟移官
縱爲流言入逾應國色看心益原造物不必問無端

其五

峴首碑難勒荆山壁易緇片言俄即主萬口竟何辭
垂簾疏歸計攀緣劇去思扶搖雙翼在一息任參差
發青谿縣追宰公舟不及

谿午君長往城春我暫留行行楊柳岸望望木蘭舟
衙尾俄千里開頭儘十洲愁邊天欲暝黃鳥故相求
送金相如即事

積雨日淒淒歸舟繫大堤相招青玉案一聽白銅鞮
溽暑江梅落迴風呖柳低莫愁今不見咫尺隔湖西
賦得墻頭帆影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一

十二

精舍傷江開縣厓拍浪迴江流邀月去帆影度墻來
薜荔牽飛席蟾蜍掩化臺浮生迷陸海中夜共徘徊
十六夜泛舟得林字

河朔浮生事鴟夷出世心何如開水觀相對聽潮音
纜解三生石舟沿雙樹林直須登彼岸咫尺法雲深
方康侯自楚過太函卽席有贈

吾衰甘艸莽客興落巖阿屢受庾開府門遊馬伏波
桃源堪自老石室近如何俠骨銷難盡雄風坐上多
病中送俞羨長東歸得五言近體十首

流火秋仍暑停雲歲欲周陽春誰倡和空谷獨淹留

萬事拚林臥孤舟傍海浮玄珠如可得赤水讓先投

其二

晚定桃源宅高懸蓬累車林塘頻下榻風雨任繙書
命酒頻招客論詩獨起予他時傳勝事死在漢西居

其三

龜卜從陽羨鳥棲得太函拮据聊木末遷次總江南
隔歲期遙集窮源判細探鋤犁容作耦耕稼近能諳

其四

衰白慙先達雌黃畏後生雄心摧短髮堅壁恃長城
赤幟孤軍出清笳雜虜平祇須登漢閣慎勿負齊盟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一

十三

其五

白雪聲幾熄滄洲望不窮三江新伯業七澤舊雄風
上下垂千古遨遊盡數公只今歸計足去去問鴻濛

其六

各負燕神駿誰傳海大魚乾坤寬獨往風壤耐離居
不用秦燬燼寧論漢石渠一乘窺最上遊矣竟逃虛

其七

爽氣延飛席清流帶落霞離亭仍菡萏歸路儘蕪葭
嚴瀨星疑客吳江樹是家相看牛斗下龍劍各橫斜

其八

我病耽高枕君才擅布衣時人猜見獨古道貴知希
但使窮交在何妨生事微門無車馬客俠少自輕肥

其九

窈窕託幽棲相將落燕泥一鳴先起鶚三宿後歌驪
城郭訛烏尾風塵混馬蹄莫持堅白勝天甕信醢鷄

其十

沃土侵農事深耕厓老親斑衣經歲綻白髮入秋勾
嫋嫋榮叢桂亭亭勁大椿承顏那鼎食登穀正嘗新

丁明府悼亡

炎海當鷄火明河斷鵲橋楚妃魂不返郢客賦難招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寤寐雞鳴切參差鳳吹遙不禁遺桂在四壁夜蕭蕭

其二

不但郎官貴由來夫婿殊屢屢胥白首珩珮竟黃墟
奄忽重輪仄伶俜六尺孤忘憂空樹背腸斷白頭烏

其三

落石江天上何來婆女星鳴琴悽恻宰鼓瑟香湘靈
廣柳愁心碧生芻淚眼青相携合歡扇屈指五秋螢

其四

一製天孫錦重褰雲母闌新恩虛象服舊淚滿牛衣
鄂渚雙魚淦遼城獨鶴歸姍姍來步幄髣髴見容輝

宗漢重過太函

五載送將歸三秋苦泮饑不成垂老別轉覺故人稀
箕坐親陰木齋居供露葵明當流大火涼月待褰闥

桃源老桂始華小集華下與余宗漢吳翁秭舍
弟分賦得書字

卑棲依宿莽幽事在吾廬叢桂青林外庭柯白露初
繁陰團几席鄉澤沁琴書金粟前身是淮南摠不如
又得丹字

桃源春後斷桂樹月中看生意供垂白酡顏襯渥丹
見愁凶歲逼共得落英餐片雨城頭過移尊興未闌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一

十四

紀夢

涼風侵枕簟夜雨到梧桐楚佩江皋外齊紈篋笥中
村春相白苧客夢度青楓側耳那成寐長天有斷鴻

其二

冉冉游軒迫姍姍步履遲到仍持絳節來或自瑤池
意態莊周化心神宋玉知凌波留一顧回首木蘭陂
生日示弟

垂老成新築浮生泊故園地荒麋鹿草天豁鵲鴿原
綵服違家慶青門隔市喧陽春君莫和匡坐聽吹埙
示兒無競

信是而翁子生同月日時桑蓬門祚續橋梓地靈私
吾道誰更霸衰年但守雌趨庭詩禮在百世有餘師

除夕

丘園吾自老風雨歲云徂三徑窮交散孤城弱弟俱
曙光延步幄臘味罄行厨明發無朝謁相將社白榆

元日立春

紫極天王朔青陽太皞春卿雲金闕迴帝日玉衡新
曆數增明主朝廷貧老臣占年應有穫脫粟肯嫌
貧

正月生明逢弟初度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一

十五

初度春心在中年病骨成鳴鴻吾自長繡虎爾難兄

七日陽來復三辰月出庚眉端看起色言下得無生

人日張孟奇載酒集函中

載酒何來此探梅半欲舒王春仍客里人日且吾廬

林雨深窺鳥河水近得魚主翁翻作客歸路夜何如

穀日集讀書臺蘇李作主

茅齋陰不斷穀日黯難開何處堪支杖蘇門得嘯臺

高談千古盡深酌五更迴蕙英當階下無勞細雨催

十日劉少仙招桃源別業看紅梅

袂服出風塵幽人傍水濱不禁庾嶺雪旋入武陵春

帶雨啼紅頰迎風啓絳唇長鏡如有約谷口到劉晨

十二日雪

春入梅花淺天迴雪片深城頭謀宴賞屐齒阻登臨
僵卧神偏王行吟鬢任侵扁舟吾已具乘興下山陰

元夕雪集遂園

曲徑飛花滿虛堂列炬齊瑤臺灰素魄銀漢練雌霓
冉冉巢鳥起蕭蕭櫪馬嘶玉京無尺五耳畔報天雞
赴宰公嚴陵之約發舟喜晴

海上書相命山陰棹可移不禁今雨集幾失故人期

漸水江仍漲扶桑日乍曠津人憑疊鼓三老勿濡遲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一

十六

舟中聽雨

昔歲秋成惡今年春雨多停舟任留滯倚席正滂沱
草長王孫路波翻子夜歌平原拚痛飲賸有酒如河

西湖新柳

積水依城滿萋楊拂檻長翠睂疑待畫青眼儼臨妝
選樹歌難至迴風舞欲狂分岐一以折帶雨恐霑裳

方建元再入燕贈五言近體四首

爾背桑乾水余辭碣石宮近聞關吏急轉覺酒人空
結客名猶借過都步愈工翩翩成獨往吾欲附晨風
其二

一朝堪大隱車馬更長安故慙風流勝新知禮數寬
侯門休浪跡客里好加餐已耐文園渴無勞問露盤

其三

莫獻長楊賦年來羽獵稀降王爭納款 天子正垂
衣韋杜春將盡金張夕已非北溟天路闊矯翼信鵬
飛

其四

白日耽高卧青春作遠遊雲山關去住朝野任沈浮
燕石從輕抵隋珠莫暗投懷人明月夜千里望刀頭

寄題杰上人雲池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一

十七

近得巖棲勝山靈悶不聞懸崖浮定水斷石曳慈雲
溜入潮音唄枝披貝葉文相尋應不遠半榻可容分
余方畢婚嫁鄧孺孝作黃山白嶽遊自肇林過
函中有贈

白首營婚嫁青門到友生壯心摧玉嶽高價擁連城
籬下黃花色霜前落鴈聲悲來非宋玉老去任虞卿

其二

逢人誇繡虎媚世競雕蟲目極三墳上神游百代中
拂衣辭博士倒屣下名公三徑緣渠掃蕭蕭落木風

其三

相逢三詔洞重贈七襄文儒術終無賴詩名自不
上池探赤水西嶽謁玄君分袂那堪把高天一片雲

寄題祝無殊瀟湘坐

聞道林塘勝疑從澤國分濯纓歌孺子鼓瑟和湘君
曲檻琅玕長盤渦鷗鷺群渭川如可問何事入塵氛

其二

歷歷雲山合依依水竹居交流沿七澤孤憤失三閭
我愛林多鳥人傳海大魚王猷乘興至或恐問吾廬

喜黃丞至

天地容吾老冰霜獨爾來流亡拚下吏偃蹇避高材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一

十八

淚入楊朱路心摧郭隗臺未須論往事春意到官梅

其二

黃髮心猶壯青山骨已陳鄭虔身後事阮籍眼中人
綵筆工無益綈袍會有神不愁天欲暮正耐雨經旬

同諸少載王姬邀元瑞桃塢看花得家字

何處覓春華桃林正著花咲應迎上客裝豈聞東家
澗道窺流水林梢帶落霞直愁歸路失好趁夕陽斜

送胡元瑞登白嶽

褰衣叩上清叱石到初平客路青羊磯宸居白玉京
樓成逢授簡鶴下聽吹笙莫趁天風起知君羽翼生

元瑞自白嶽還函中

徙倚函三室遲迴太乙家到應捫日月歸已飽烟霞
玉笈何年草瑤池幾樹花函關回首地莫漫問流沙

閏三月三日小集河東水亭與元瑞同賦

春閨永和年江清上已天濯纓沙浦曲睇髮水亭偏
碣石留吾黨濠梁傷汝賢息機今已久魚鳥狎尊前

端午集太函仲淹適至

蓬戶千峰霽絺衣五月秋獨醒終汨沒衆妙任夷猶
蕭艾交相結樛蒲竟自投世情妨鯁骨吾計得菟裘

其二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一

十九

遙集吾依郭端居尔向隅肩輿登坐榻角黍出行厨
鳳穴衰仍老鵠原急暫紆追歡三徑僻續命五絲殊

秋意

鷄尾陰蕪雨烏皮靜復便琴書秋氣潤枕簟晚涼鮮
縣簿疑無暑登場幸有年忽傳空谷響高樹有新蟬

松蘿道中

尋源乘澗道結伴入松蘿山似須彌出橋疑惠遠過
褰帷窺險絕忻憤引清和祇樹經行處重來白髮多

橋門雜坐喜孟嘉少廣至

徑仄柴荆僻林深草樹饒穿雲泉作瀑斷石竹爲橋

二妙吟邊至三生夢裏招松風散清楚半落海門潮

松蘿試新茶

籃輿彭澤令茗椀趙州禪新摘香逾嫩先嘗味更鮮
已知出群品聊以供諸天司馬俄蠲疾繩床任醉眠

宿松蘿吳田諸君子載酒見訪

信宿空無礙招提寂不譁菱荷新結社瓜葛舊通家
深酌清陰滿高譚白日斜諸天原咫尺回首法雲遮

午日悼仲淹蕪憶仲嘉士能二弟

窮交日以散愛弟自爲群奄弃人間世還脩地下文
舟維天塹水窓入幔亭雲好在鑪頭醉其如鼎足分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同日寄士能

大招空澤畔小陸去雲間垂老甘牢落斯人狎往還
菱荷風入戶蕭艾雨連山泥滓城南陌蓬蒿獨閉關

寄園脩譜似士能

近屬開盟府名園作寓公披襟蠲滯暑隱几卧薰風
野興翫棲足家聲倡和同舊邦周禮在百世奉宗工

送江南仲再入京師

鷄火三江沸鵬風五兩飛家聲懸綵筆國手切緇衣
北極壺天豁西清掌露晞綈袍應戀戀客里憺忘歸

其二

去矣憑南仲因之問朔方 聖躬勞廟略王氣輦邊
防好滌河湟暑寧分殿閣涼瘡痍仍未起有待大醫
王

立秋日去疾載酒過太函

河朔難爲飲高陽偶見過軒楹秋爽入枕簟晚涼多
畏日侵禾黍雄風散芰荷伊誰翻白苧子夜起秋歌
感時事贈去疾

老夫歸白社宿將稅形弓西夏干戈塞中原杼軸空
第聲連斷鴈劒氣隱長虹海若渾無賴滄洲未可通
贈十八弟吉甫時補文學諸生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一

三

之子東南美青衿始有名門墻漢博士俎豆魯諸生
聞屬題書日看雲憶弟情吳門稱小陸接翼尔先鳴
二關士過訪

開林過二妙據石失三生白社烏皮几清齋碧澗羹
湯休聊混俗陶謝已逃名松下經行處蕭蕭風雨聲

其二

山徑草萋萋相過水竹西百年成漢落半偈得菩提
身世依龍樹人家隔虎溪懷中珠徑寸何處施牟尼
送胤公還橋李

何年來震旦傳法自羅浮錫杖人間世金篋方外遊

悟來無大地歸去有孤舟病渴須甘露楊枝儻可留

其二

土俗逢僧少因君見佛尊三車開海藏一鉢寄沙門
雲樹分江色天花積雨痕亦知身是幻去住勿重論
哭仲淹三首

已蓄三年艾俄飛十月霜荆花連蚤晚棣萼判存亡
委蛻遺人世游魂返帝鄉只今吾喪我誰復問巫陽

其二

羽族吾居長鷄雛尔不羣九苞淹日月千仞阻風雲
已弄人間世還脩地下文論交傾海內誰似小馮君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一

三

其三

宿昔游三昧相將卧七年病中空法相身外得真詮
介叔俄生肘維摩已解懸生茲無罣礙西極奉金仙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一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五言排律二十二首

贈朱寧州使君

地紀蟠元服星躔應故都湖來滄海接霞起赤城孤
當代生人秀承家君子儒庖犧親授簡司馬許分符
肯作樊中雉空嚙轅下駒一麾甘出守千里待來蘇
朱戶容爭席黃巾敢荷父築防周瓠子開閣聚門徒
虎尾終遭啗蛾眉豈應園人猶歌召杜吾已避唐虞
初服俄能遂良田幸未蕪川游春浩浩林臥夢遶遶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二 一

問字來逢掖吟詩倚湛盧十洲遲日月三徑足江湖
鳳采朝光切鵬搏秋色扶冷然行禦寇蔚矣著潛夫
白恰新華髮丹丘舊藥鑪庚桑穰畏壘方朔弄蓬壺
道在烏皮几機忘赤水珠願言懷稿壤相與咏康衢
經海陽贈王明府

舊服更 明主新都得異材青城仙令下赤縣客星
來澤雉依人雖山花帶郭開四郊連夏屋萬戶坐春
臺杖屨披榛莽謳歌徧艸萊豐年隨地足甘雨接天
迴耒耜銷鳴鐫弓旌引鑿坏賢聲無召杜賓從有鄒
枚問俗徵三異憂時賦七哀由來飛鳥地知是佩刀

才講德心輕折懷歸首重回一壘秋水上好寄少城
隈

卽事

島夷于斥埃漢將護樓船國難疇能定軍聲庶已傳
虛懷收上策長揖入中樞傾座才華迴分庭禮數全
塵披徐孺榻醴設穆生筵決策群疑後紆籌百勝先
伏戎徒尚詐料敵必摧堅一鼓鯨鯢盡重關虎豹關
編氓歸衽席甲士罷戈鋌功擬麒麟竝恩來驃騎偏
冠軍才間出遇主契無前馬革身難老蛾眉寵易遷
鑲金那自免投杼竟誰憐北關存寬假南山絕忿悁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二

二

側身被短褐延頸受微纒對簿孤臣急藏弓萬事捐
游魂翔舊國哀輓赴新阡衆口仍憑怒天心詎好還
無人藏玉枕有詔沒圭田賓客歛長往妻孥正倒懸
祇須甘瓠落慎勿及株連宿草經霜露生芻阻澗澗
霑衣傷九地伏枕閱三年鐵馬功難掩金鷄罪未蠲
望空滄海日淚滿漸江天宰樹延陵劍倚蘭大澤篇
故鄉嗟逝矣空谷聽危然骨豈留驂裏魂應化杜鵑
山河俱慘淡風雨忽潺湲想像扶桑外躊躇落木邊
壯心衝白髮俠氣薄黃泉伊昔論交態于今覺爾賢
居庸關

斥埃雲中近藩垣日下迴高墉千仞合絕壁五丁開
地紀通西極天衢接上台山河三輔會風雨七陵來
禹蹟皇輿肇堯封帝業恢金城衿保障銀漢倚昭回
一徑容傳箭重門類鑿坏秣陵蟠鉅麗劔閣立崔嵬
命將牙璋出防胡羽檄催雞鳴無暴客魚麗有雄材
已見干戈戢虛聞鼓角哀當關嚴虎豹欵塞盛龍媒
睥睨沙場盡櫓槍瀚海頽皇華猶執掌紫氣且徘徊
老驥心逾壯冥鴻翼未摧樓蘭仍自固蕙苒竟相猜
望入荆軻市愁連郭隗臺驪黃難物色狐白易塵埃
尹喜書終著陶潛賦始裁王程周北陸生事任南陔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二

三

有客開門去群公保障哉

襖日東津汎舟謝劉督府公三十韵

久客依湯沐佳辰問水濱綢繆煩地主綺麗出天人
堤柳沿溪午汀花過雨春中流舟泛泛下瀨石粼粼
夾岸徐牽纜凌風穩著巾濁疑汚屐齒清喜逼纓塵
振驚歌聲起觀魚樂事因發船何刺促舉網故逡巡
棹尾爭程力揚鬚畢致身舍應避河伯道不假波臣
莫漫烹鮮急還須作鱸煩霜刀青玉案雪縷紫金鱗
入饌霑羣從行酬旅衆賓晴光翻白石暮色起青蘋
笛裏邊愁絕尊前水調新鏡喧將進酒角扣未逢辰

落日終難駐迴波欵自神明燈期與盡接席見情親
五夜寧須卜千秋詎敢論蘭亭觴具在曲水賦重陳
鼓吹仍燕部盤飧復八珍登歌金作縷起舞錦爲茵
迭奏吳連楚同游號與秦孤城防一咲纖月妒雙顰
執爵脩無算知音聽有真陶然忘我醉久矣對君醇
何日還初服于時理舊緡吾生甘鯁鯁公等任麒麟
塞上辭分竹江東憶采蓴秋風從此去高揖謝平津

壽陳丈人八十韵

白岳宮群帝黃山窟列仙地靈箕穎閔星紀斗牛躔
倬彼人文絢由來祖德玄三王曆迭致八世祚彌延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二

四

爪爬深滋蔓松蘿吉屢遷儒宗標赤幟吾道倚朱絃
西鄙傳經老南州佐郡賢父兄俱挺出夫子更騰鶩
襁褓經城邑提携辨市廛言歸陳孺社甫及項佗年
玉樹春纔茁金莖露始涓家承貽燕緒世受獲麟編
博士堪批頰諸生敢比肩自矜千里駿久待九方歎
河內圖初出關中火未然百家囊盡括四壁磬長懸
和氏闇難叩愚公海易填遙通巴路窄薄采楚江荃
病已盲猶視刑餘腐獨全兩京容跋扈千古賴陶甄
盛壯潘安去窮奇阮籍偏亮非推轂後疑是結繩前
齊瑟工何益隋珠暗莫捐鷓鴣那饗魯騏驎不臨燕

已割滄洲地寧談碣石天無媒通狗監有客識龍淵
王勃名俱起江淹賦竝傳相將辭鼓篋次第謝旌旃
李賀脩辭詭汪倫學步專先登程獨力後進赴重趼
比耦交相角分門各自妍中侯須爾命樹羽竟誰拳
倡和同聲廢存亡異代憐斷輪甘老矣墮戶誓終焉
嫵節陶元亮英聲魯仲連居人占出處縣令奉周旋
憲老書惇史尊賓肆法筵詎能從縉節急爲解徽纒
志在戈迴舍功收縹及泉文章神自合豪傑禮相先
倚杖衡門僻紆車負郭駢王孫辭左轄方叔釋中權
壯志慚王榮平生懃服虔論交勞倒屣得意契忘筌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二

五

擬託庚桑里同吟梁父篇通家齊世及接席儼姻婭
客御元方長賓興季子先太丘星復聚萬石澤仍縣
往者家多梗蕭然屋數椽一身枯若鮒八口望猶蠕
澤雉神逾王潛龍臥益堅華顛俄種種坦腹信便便
直隱耽巢許神游侶偃佺豆羹充井日斗閣勝凌煙
日覽金爭購秦封石待鑄但知流水調不索賣碑錢
賭墅紆安石移居卜稚川層軒都爽塏列鼎御芳鮮
食舊惟攻苦從新肯慕羶故吾終脫落之子任聯翩
大耋顏應駐高秋鬢欲宣棘津登八十瀛海實三千
隱几烏皮上褰闥鶴髮邊白榆星在野朱草石爲田

秩秩簪時盍麟麟戶日闌雕梁歌死轉彩服舞蹁躑
痛飲空浮蟻雄飛競站鷺杯行賓辟易饌出子擎拳
北海尊重設東山屐再穿孤亭翻白苧群峭擁青蓮
舞下高雲鶴歌連深樹蟬未須窮窮宛聊復弄潺湲
水淨纓斯濯風微纜不牽接離還自倒紉佩更須擘
聽曲游魚出迎檣倦鳥還舊諳耆舊傳死在孝廉船
矍鑠懼心極優游樂事竣祇應乘列禦何啻挾彭錢
襄野經行近箕疇嚮用純一躋方丈室笑殺辟支禪
得禹金書且過不佞因賦五言八韵寄謝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二

六

當室商伊摯通家漢孔融出疆期秣馬折節問雕蟲
蓬戶玄猶白椎輪老未工聲名甘自廢意氣許誰同
鳥道千章樹鶉居半畝宮謾勞過寂寞或恐破鴻濛
海陽劉少府遷保昌令是爲莊襄公孫不佞備
在通家賦五言排律爲贈

澤國承流遠山城佐理優家聲工激楚世德王炎劉
少府才何屈中都望已酬政成三輔壯檄下百蠻柔
吏跡松陰午王程麥氣秋雙鳬騰茂宰千雉儼通侯
庾嶺羣帷度凌江帶郭流地應驚白雪天已近滄洲
鮫錦資新製牛刀信薄遊丹崖連鼓角赤縣領襟喉

戈以分田僊珠當樵海投官梅疎解宇農稼足甌寧
瘡癘崇朝滌瘡痍比屋瘳祗須勞保障庶不忝弓裘
戲作俳體二十四韻寄諸同游

古寺蓮臺淨春溪柳市榮招尋依舊侶調笑入新聲
期目尚書定還同計相行沙堤工故步巖石柱陪京
杯蟻從相命隣雞忽已鳴逃秦乘間道詛楚劫齊盟
主手天人巧金身水月明飯依投五體想象悟三生
王祖神游夕吾宗餞禮成燭龍嚴警蹕竹馬勝逢迎
遷地衣迴雪層霄閣秘晴批鱗拊折檻遺卵弃干城
共羨吳粳美兼聞魯醴清身名輸太史口業報難兄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二 七

未辨秦青技空傳李白情細論猶倔強急罰尚紛爭
甲夜三挑戰丁年百舉觥栢梁終奏雅蘭澤孰當衡
高枕留司馬窮途返步兵山靈應悵望瘡鬼正縱橫
王母仙家釀中丞子舍囊衰顏思更酌食指誤同烹
豈謂難難續從知疾易平重來更樂事相與閱嚴耕

送沈太史公還朝三十韵

直引黃金鞋旋歸白玉堂宮衣瞻出入家食卜行藏
疇昔承清問伊人獨擅場典書專虎觀載筆首鵷行
柱下身先退關前氣已颺上池耽藥餌高枕憶柴桑
晝日仍初服秋風及故鄉九還生羽翼七發起膏肓

東路探玄圃西遊躡大鄣赤松從寶婺白岳摘瑤光
豈謂顏堪駐從知力自彊身名雲笈上心事露華傷
忽尔辭三徑蕭然飾一裝 皇居宣室召祖席敬亭
張峽坼中流楫川迴極浦檣石城迎睥睨陵寢問烝
嘗吳會驚濤壯隋堤引蔓長告圭河順軌倚杖水懸
梁帝業興炎漢仙才踞盛唐六龍湯沐輦千載綺疏
翔碣石無遺構蓬萊有尚方登臺求大宛授簡賦長
楊君側來方朔人間借子房論思群策屈喜起兩情
忘交戟親鵠鵲蹲池老鳳皇由茲工補袞良以贊垂
裳麟閣應須待菟裘信未遑飛黃疑滅沒戴白任相
木由集 卷之一百十二 八

將里耳傾周雅鄉心到魯狂江關占夜色雲漢挾天
章

送方嗣宗之南太學

征舸千山雨居廬五月裘避喧蓬作戶乘興桂爲舟
爲問丘中士言從洛下遊橋門邀稅屨陵寢觀垂旒
肱筮傾千古操觚厲九秋承家瞻濟美許國誓揚休
溽暑炎蒸候薰風汗漫游混茫歸汨沒清淺失夷猶
嚴瀨星河坼胥濤陸海浮金闕銜茂苑震澤沃延洲
蕭寺長千里秦淮明月樓雕弧嚴省括清廟戛鳴球
歎玉應先達堆金豈晚收萬言占獨對百轉慰相求

伊昔叨東面而今避上頭采藍無七入結綠有雙時
避世耽吾臥匡時借尔籌祗須齊稷契端不負巢由

吳次公都玄圃年始及彊余過而樂之爲賦十

八韵

有美延州裔無如季子良商山甘偃蹇玄圃任翱翔
澤敷神逾王岡陵歲始彊駐顏緣守黑揮手謝乘黃
小築春流上卑栖夏屋傷千章齊合抱一徑儼分行
地拓青霄逼林疎白日藏東頭陶令社南面盖公堂
匡坐當蘭氣樓居納竹涼鹿游諸磴道虹起構河梁
拳石天狼隕蟠根尺蠖僂禽言渾自狎魚樂歛相忘

大函集

卷之一百十二

九

洞闕還丹訣筵開選樂方露華濃桂粟霞色靚芝房
五夜金莖露三秋玉杵霜滄洲來羽客池水得瞿王
容易刀圭就相將羽翼長浮槎烏鵲渚結宇白雲鄉
自夏五月不雨迄秋而大雨行盖陳令君齋宿
郊舍雩祭神祿再挾日而始應境內具曰令君

雨歌且儻之余因以詩爲謠得三十六韻

南國仍湯沐頻年若雨暘鎡基時有待章甫惠無疆
茂宰工爲邑賢聲雅擅場棠陰榮召伯花縣靚潘郎
百里深膏澤三旬阨亢陽蓬心徒泄泄蒿目獨皇皇
內省寧無咎先憂政未央即看騶從減已任駿奔忙

挾日增炎赫額天竟渺茫臥龍鞭不起涸魴斗相望
流火防河斷行厥判澤量叩閣輕震懼席藁重徬徨
衆奮爭驅魃孤窮忍暴尫無辜思沫响有罪請身當
出舍依郊外除壇近水傍清齋度五夜露禱誓三光
赤汗衣遑澣頰頰盖罷張跋踈羣望走翼翼萬靈將
鱗激重淵客牲沈百谷王跟踰投古廟匍匐遍窮鄉
雲漢元通洛桑林卒應湯帝心孚盼蠻天意顯循良
東望滄陽谷西來暗大鄣波濤翻陸海霹靂殷匡牀
石燕俄霑灑商羊尚跳梁九農懸自解一國喜如狂
穡事收穰黍田功奏積倉宿春彌菜色朝食待梗香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二

十一

尺璧安求飽刀圭詎備荒直須供賦稅良用足烝嘗
佩犢應踰境鳴琴不下堂昇平酬主聖豈弟荅時康
遠道駕騷裏卑枝枳鳳皇太丘承祖德少皞發農祥
奄忽踰三載相將沛四方仗誰陳便利河內借平章
招李太史來少仙入社

白榆初改夏黃鳥尚鳴春五兩風生席雙林月滿輪
州來南國美仙李上林珎帶礪忘天屬章相競日新
前茅分兩漢小草度三秦戎路驅無敵朋簪盡有神
玄都方駕入廣樂合宮陳赤縣工爲令青尊恥作賓
龍吟驚洞壑魚服混江津息趺千秋里傾心百代人

松筠牢絕俗藜藿耐經旬袂袂談天口節支避世身
孤城懸北斗同社託東鄰象緯纏奎壁英靈協甫申
一顰當曲折三笑失逡巡綵筆俱詞伯清齋自道民
繁陰便野老炎海困波臣旅食偏攻苦神遊足采真
客居忘是適老至病非貧襟佩蠲腰帶層軒岸角巾
籃輦停夏木桂棹待秋尊公等危冠冕吾將稅繯紳
知音誰倡和把臂摠交親何處求高士桐廬有釣緡
贈屠長卿五言四十韻

蓬戶棲垂老蘭臺降列仙執鞭欣自下傾蓋契無前
赤水浮天外玄珠象帝先握符輕唾手製錦美由拳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一 十二

一息任公釣時操單父絃方壺青未了尺璧白彌堅
芳樹潘懷縣靈椿葛稚川尚方飛鳥在南嶽秘書傳
脫屣終須去含香倏已遷鵬搏程九萬鴻漸禮三千
力揭扶桑日談開碣石天新知都市集窮巷路車闌
一諾金千鎰孤吟斗百篇細侯深慕蘭節俠摠歸燕
螽目爭相攝蛾眉祗自妍市言成畫虎輿論愜秋蟬
白馬寧無辨青蠅信有權風霜誰獨立玉石竟俱燃
漢署中興運潘輿大耋年坐難辭束濕歸及薦烹鮮
若木朝光切緱山夙願捐刑牲盟白社跨鶴出青田
夏后藏書闕軒皇引席尊千盤凌鳥道三尺撫龍淵

未暇搜巖穴還應問市廛里人諳倡和地主競周旋
負郭偏兄弟盈樽騰聖賢軒楹聊聘望袒褐正隨肩
傾耳驚人語捫心出世緣薄言壺作揖焉用筆如椽
海上攀三秀林中聚四禪訣留俄委蛻法悟遂忘筌
歲與玄枵盡春從彩勝延初衣耽杖屨壽酒憶梧捲
挂席嚴陵上維舟剡水邊星隨歸客散月擬隔年圓
汨沒空王謝招尋或僅佺千秋看紫氣萬事付華顛
虛室宜生白高齋任草玄物情疏長者吾道託終焉
奉贈開府顧公二十四韻

叢桂江淮秀魁梧社稷身家聲騰四姓國步仗孤臣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一 十三

南斗元精炯中原間氣伸八公迴日御三策擅天人
縱目深游刃師心老斲輪垂衣寬黼黻借箸急經綸
閭越蕃黃犢牂犛犛赤鱗樓船群島嶺京觀兩隅新
海上紛傳箭沙中競脫巾建牙閭伍定折首市朝陳
獻狀應題柱移封豈積薪盧龍邊地迴驃騎陣雲屯
倏忽軍聲振頻繁 帝命申三韓縣重鎮重譯款通
津胼胝勞經畧瘡痍厯厯拊循屢窺乘漢磧一咲淨胡
塵破斧踰千級犁庭絕四隣凱歌傳露布殊錫下楓
宸月靜遼城夜天迴渤海春九關開虎豹層閣擬麒麟
麟公望元圻父吾生自道民幾時聞曳履當代領紆

紳武庫縶臥王風雅頌淳蓬萊初日上想像見東

送丁明府入朝三十六韻

卓爾乘鳬宰居然列雉賢五年專薄海萬里再朝天
伊昔承弓冶于今擅樂鉛典墳傾左史詞賦進中涓
凌厲青雲上驅馳赤縣先豫章材得楚腰裏櫪空燕
指日盟心炯餐冰望腹堅春迴漸江水歲稔汶陽田
出入廷中允徵求境內蠲鵠張爭遠引蟬蛻獨高鶩
有喜謳歌起無冤簿責捐關門招側陋倚席問顛連
夜戶暗群吠秋場露百塵紛紛行部出袞袞薦書傳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一

十三

比者田功削因之歲事愆金鐘難藉手溝壑就駢肩
急下鋪糜令潜消閉穀權餐倉回菜色掌計授華顛
飛輓輸平糴呻吟解倒懸豐碑當岳立荒政倚雲鵲
信史徵多瑞休符墨屢鮮頰鱗張翼起白雉引雛眠
羅刹三乘下於菟一杵邊升中玄時啓直北絳霄縣
冰雪王程急粉榆社事遷祗應趨虎觀誰復柙龍淵
闔邑歌勞只臨岐賦黯然悼亡新白恰即次舊青瑣
卓魯聲名遠雷陳契合專比來甘自放此去更誰憐
散木莊生偶甘棠召父偏驪駒增意氣鵲鵲聽傳宣
群望留蒼履孤征拂錦鞵海隅寧汨沒天路信周旋

極目生虛白冥心老太玄但傾陶令酒不贈繞朝鞭

皖冠平奉贈監司袁使君三十六韻

江漢盤南極荆舒控上游連營新使節九鼎舊神
州旬服恢無外場功通有秋虞虞寬夜戶刀斗靜更
籌比者災頻降因之歲不周路隅僵菜色天末出旄
頭自負鷹無敵誰云鼠可投揭竿當驛路望屋踞林
陬客粟容分啖庭柯競聚謀擁茅俱失路伏莽竟從
流斗印懸孤注纓冠岸二酋蛾眉更入侍蠶尾敢爲
仇清切傳中使重申關內侯提封周世守寢廟漢
宵遊永保金湯固俄驚陸海浮拊心空聚落駢首就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一

十四

虔劉六郡良家子千金國士儔中權須借箸南顧厘
垂旒拜詔明光殿分麾元亮樓一呼徵驃騎五道出
貔貅超石軍儲溢登壇廟算優林置防脫兎薪俎
待函牛雲鳥重圍合風爲一戰收肩隨歸菹醢面縛
褫兜鍪村社仍農鼓川游更釣舟凱旋歌秋杜禰祭
峙來牟捷報歸金勝宸居釋隱憂梟旗從從行解
網信蟬蛸鼓吹喧朱鷺壺漿逆紫駟普天撐柱石沃
土足甌窶師律原無戰虞羅更不蒐直須銘夏鼎底
事問吳鉤京觀遙連楚干城小服鄒君材堪竹帛吾
計得菟裘舉爵分三醕投醪借一抔懸知歡飲至諸

將密行酬

送死陵呂相君應召入朝二十四韵

聖主恢天網群工拓帝紘垂衣思黼黻側席下弓旌
簡在周喉舌苟求漢股肱官曹三輔重法象九霄明
生意迴編戶神姦避貫城壺水開玉井輪月擢金莖
行部先登最隣封競質成雙瞻天闕逼一歎死溪清
何處開眉宇丁年執耳盟祇應矜國色未敢問家聲
禹穴探書盡齊風入座橫七襄鷄尾麗五色鳳毛輕
公暇褰闥覽朋來倒屣迎披襟衡夏屋散帙燼秋檠
清廟驚三和朱陵讓一鳴敬亭齊碑兀采石傍崢嶸
太函集 卷之百十二 五

送彭明府就徵五言排律四十韵

天府恢南服雲門拓上游孤城羣峭擁合浦五谿流
帝命乘鳧下君材列雉優鄉評推月旦世業擅春秋
操右鴻荒契虛中象罔求康莊耽獨往突窰信冥搜
蠅尺終難詘牛刀遂已投卑棲聊枳棘高視藐岫嶠

氣鼓虹霓飲肝衡魍魎愁有天容彊項無地避搶頭

歷歷詢民隱孳孳爲國謀征科歸畫一耕鑿任夷猶

比歲哀多殍誰能活一抔薰心良獨苦菜色未全瘳

金庾勞三發丘乘歷四周擔簦衡潯暑杖屨遍遐陬

癘鬼俄爲疫僵尸積自蹂招魂煩藥餌掩骼傍林丘

撫字經千慮恫瘝尚百憂伊人免溝壑此日足甌篝

早魃方提鐃饑鷹欲掣鈞潢池俱汨沒桑土早綢繆

狴犴春臺煖蠨蛸夜戶幽鉉基均力作絃誦及時脩

大射齊分耦高材得中侯祗應培植樸聊以辯薰蕕

戶籍輪更造編民借暫留察應窮蟻蠅視豈任鴈鷗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三

十六

惇獨蠲秦法兼并息楚咻土庸規秩秩州史恣悠悠

赤縣程書上青霄召命酬掖梧明月待臺栢肅霜迢

骨鯁須人傑心肝奉 帝猷神羊寧踣躅威鳳豈啁

啾垂老衰如繭殘生拙似鳩閉門甘偃蹇擊壤效歌

謳霧樹千門隔星槎八月浮白頭依故宇紫氣王神

州入對明光殿迴看玄扈樓何時乘旅鴈飛札到群

鷗

許相公得謝還新都即事呈六十韻

舊甸開南紀新都降上賢五城霞色古雙闕日華鮮
大岳皇風湧高陽帝澤延朝暉箕穎里夜氣斗牛躔

品列章相上神馳滅沒邊建茅前甲士擢桂及丁年
射策公車入賜言御席前論思嫻太史供奉引中涓
載筆螭頭注鳴璆豹尾旋兩都操矩矱萬國賴陶甄
出入儀刑肅編摩紀法虔清朝公望合黃閣主恩
偏喜起逢交泰恫深解倒懸薰心原有殍蒿日突無
烟興發多方賑徵科屢歲蠲擾鋤迴露積衽席得安
眠頃者邊籌左誰云廟算先降王剡曲面驕虜浸垂
涎漢塞軍聲動秦川戰血滿九重寬拊髀四裔競擎
拳夾輔皇輿輦周旋赤舄聯鸞刀矜一割露掌仰雙
拳密勿心逾小都俞聽獨專萬幾勞日替片語代天

木山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七

宣吐握沙堤擁徵求部屋竣羣空千里駿價定九方
歎更歷中書考那干上相權元良推濟美亮直效繩
愆主器群情倚昌期帝命遷攬身思羽翼逆耳破
逆遭詔自端闡出章從禁掖傳雌黃翻巨測純白
握彌堅骨鯁容孤立輪囷荷曲全是非同覆水先後
各歸田湯網開三面虞琴間五絃鳳翔高出世鵬運
縱垂天魏闕丹心在燕關紫氣騫祗應休騷駟寧復
顧鷹鷂六傳王程借扁舟客興牽行邊麾候吏望裏
儼飛仙曉發吳閶道時停剡曲船檣烏棲合浦廐馬
脫連錢負弩辭鄉縣褰帷下市廛堵觀沿素復郊迎

惜華顛耆舊交情洽嘉平樂事闌初衣拖玉改高會
賜金捐臘味中山酒春盤上客筵身輕拋几杖興豁
任柘捲偃蹇閒居賦沈冥獨漉篇醉鄉甘老矣空谷
振趫然有喜邀浮白無勞問草玄墻東居處切郭外
往來便竹葉寒仍綠梅花老更妍飲永瓢自挹踏雪
履從穿已悟蟬遺蛻疇甘蟻慕羶評難齊月旦盟已
結林泉隆準連黃綺駢肩侶偓佺公當玄扈坐我作
辟支禪衆口誰能免民膏日已殷羣公仍几几吾黨
任翩翩

輓戚長公三十二韻

木山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八

景胃誰當戶佳兵介擅場地靈鍾海岱天意輦金湯
飛將稽封爵游仙卜降祥奮身由將種結髮事戎行
組練孤城出招搖列宿張干將殲海若繁弱射天狼
林立千人敵波平百谷王軍聲傳羽檄帝命出牙
璋戍士頻更代匈奴尚陸梁疇能芟伏莽急爲睚扶
桑銅虎分中壘金貂賜尚方塞垣須保障部曲賴張
皇虜帳焚蠻觸胡關欵驕驍紇干占太白肅慎飲中
黃廟略應無戰邊籌詎有妨雄飛舒燕領逸駕砥羊
腸衆口俄相鑠君恩正未央提封移嶺表持節下
漁陽幕府蒼梧外樓船赤水傍鵬搏風肅肅鯨戮海

決決薏苡蒙祿申椒揜國香倦游支枕臥真隱抱
弓藏驃騎無新第蓬萊有故鄉殊勲辭帶礪高步信
康莊一擲終垂橐三緘早括囊虎皮包劒盾馬鬣築
堂坊雲氣疑常在星精憚湓亡營丘存月旦勲府待
旂常晚日懸青塚秋風起白楊齊謳愁欲絕楚些肅
相將反側干戈斧請張雜鼓箐韃纛那歷試惟蓋肯
終忘

七言律詩三十九首

寄贈江四使君補南駕部

滄海傳烽照舊京繞朝贈策出承明白頭更入馮郎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一

十九

署青瑣應題漢柱名陵上五雲瞻氣色懷中尺檄苔

昇平紆籌不負論兵地執戟空慚吏隱情

聞吳侍御赴廣陵監兵被圍未解

使君寶劒七星明截海揚帆斷巨鯨開幕定傳書記

檄飛符先召伏波兵大堤烟火連隋苑高壘風雲擁

漢旌六月王師愁汗馬孤城桴鼓仗安平

贈方司農監浙江漕兼呈胡司馬

防秋西北軍儲急鳴甲東南戰血殷百粵宣威來漢

使三吳轉餉入燕關王程遠涉干戈地國計新辦供

奉班司馬已聞蕪節制皇華應得破愁顏

有感

南粵無人問尉佗炎風何事海揚波樓船遣將頻推
轂羽檄徵兵久枕戈落日秋原聞戰哭月明子夜斷
漁歌可憐雜虜喧鼙鼓猶說江城富綺羅

金山寺

岩崑孤嶼出中流百億諸天在上頭納納乾坤開定
水滔滔江漢圻神州化壇下見潛蛟窟佛日高懸結
蜃樓日暮菩提聽說法風生洲渚浪花浮

伏日登浮圖

文園消渴逃三伏法界登臨覽四禪望望扶桑東盡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一

二十

海陰陰祗樹上參天江淮風壤黃塵裡京洛雲山赤

日邊回首西方問龍象袒衣合掌禮金仙

夏日登南山紫極宮

中天積翠玄都境鄴郡風流大雅詞衆壑雲深炎海

接層樓南過曉山移行厨新火開丹竈別院清齋茹

紫芝壇靜步聞拜星斗夜闌秉燭更論詩

吳山人載酒同登鳳山臺

靈鷲慈雲入望迴青牛真氣度關來觀身疑出人間
世抱病徒逢江上杯大地山河歸淨域炎天冰雪起
平臺試開消滴從深酌莫向虛空問劫灰

江徵君同宿古巖寺

初地招尋見客心晴雲滿戶洞陰陰空堂聽法天花落高閣鳴鐘佛日沈入夜論文開玉笈平明列籍俯珠林勿云悟後看詩妄試誦隆中梁父吟

雪夜齋中讀楞嚴經

明燭高齋雪正深經聲徧作海潮音三乘已悟無生理萬法應歸不住心解脫何須翻貝葉飯依還似叩珠林虛堂夜久聞清楚冉冉天花落砌陰

元日寄戚都護元敬

橫海連營次第開漢家獨有冠軍才天連細柳春風

太山集

卷之百十二

二十一

起日上扶桑曉色來報國雙懸三尺劍思君遙送

萬年杯鏡歌應作清平樂子夜新聲入落梅

人日

千戈未罷三城戍杖屨常思五嶽遊人日天涯頻悵望客星海上獨淹留早春風物寒仍壯故國雲山晚更稠莫信羈心生白髮肯容吏跡避滄洲

元夕

雷聲日日春城上物候年年滄海間靈鷲散花來五夜巨鼇吹雨過三山風塵傲吏仍燕隱關塞征夫尚未還明月不須今夕好他鄉常照髮毛斑

叔曉寓書亟稱庭闈樂事感而有賦情見乎辭

放達無如鄭子真早辭王事獨寧親春寒戴酒開三徑日暮徵歌動四鄰社稷祇憑黃閣老庭闈長憶白頭人遙知松菊能相待願向雲霄乞此身

得戚都護書志喜

天畔題書見客情風前疊鼓振軍聲鶯啼灌木春求友雨過清漳夜洗兵詞客舊耽招隱賦材官新築受降城膚功但使歸元老肺病何妨卧長卿

寒食示弟

連天雨色暗青春此日晴光到白蘋處處飛花寒食

太山集

卷之百十二

二十二

路年年芳艸倦游人故山轉覺松楸遠異域唯應棣萼親欲盡芳尊逢禁火莫令極目共傷神

上巳

轅門柳色雨餘肥水國人家煖尚微久客不逢脩禊事少年猶憶典朝衣天迴草樹啼鶯合春到江湖旅燕歸見說東菑農事起正逢南海捷書飛

端午日即事

幾年防戰瘴江東此日追驩楚俗同露布已飛長信道賜衣敢望大明宮部中枹杜聊行酒檻外扶桑欲挂弓正喜群公扶國是無勞孤憤弔途窮

雨中見蘭作花移置齋內

雨後花神半陸沉朝來詞客獨招尋高齋不負論交
地中谷應同避世心吏跡十年無盡省物情千古有
鳴琴自憐遲暮猶春事見說繁華已夕陰

喜人饋蘭花戲作艷句

羈旅三秋甘閨寂寥脩千里結殷勤新粧徒倚巫山
雨微步經行夢澤雲嫋嫋褰裳辭帝子盈盈解佩贈
夫君幽期勿負吾偕老殊色何妨爾出群

大將軍登福清城西樓感舊有作同賦二首

橫戈雜虜儼天驕推轂何人翊 聖朝戰角三秋連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三

二十三

睥睨軍麾千里望招搖長驅趙壁心猶壯痛哭秦庭
氣未銷雄略漸看休鐵馬殊恩不負珥金貂

其二

長路饒歌擁使旌孤城烽火照行營山河表裏天王
地社稷安危國士盟伐鼓秋原開瘴癘鳴弓炎海墮
機槍翻思鉅鹿當時事肯慕麒麟蓋世名

六月六日暑中感懷時余受事暮月矣

久客其如暑雨何端居又見歲華過雕戈海上新開
府銅柱天南舊伏波物色秣餘雙眼在吏情轉覺二
毛多扶桑影外頻看劍栝栢陰中且放歌

余將南巡二仲以草具爲餞時顧文學王孝廉

見客相與盡驩詰朝戒塗感而有作

部曲乘秋出塞垣賓朋盡夜擁盤飧羈心同向歌鐘
盡俠氣頻看佩劍存東閣明星高畫角中庭涼月下
清尊立朝端笏非吾事列籍披襟是 主恩

遊清源洞

清源洞口叢花發紫澤峰頭片雨迴風壤三秋開慘
淡雲山千里擁崔嵬高天落日行杯盡大地層陰倚
杖來乘興不妨窮勝事探奇更擬過荒臺

其二

太函集

卷之二百十二

二十四

勞役誰能作勝遊登臨吾得及清秋西來迢遞盤千
仞南去微茫見十洲澗道松陰留客住江干草色喚
人愁頻年尚未銷氛祲入夜還應望斗牛

靈山過尤使君時林大夫携酒同往

爾從彭澤上書還獨向祇園借榻安留客聊供法喜
食逢人不著惠文冠夜侵高枕潮聲急秋入初衣海
氣寒見說刀環仍未賜莫投車轄且加餐

其二

白社無如隱吏豪青山况復得吾曹自携家醪來精
舍更喜盤飧出遠庖栝栢殷殷盤石磴芙蓉冉冉媚

江臯已擗此日持螯飲聊慰他時汗馬勞

中秋憶弟

幾年不共鄉關月今夕仍分海國秋書劒一身俱浪跡庭闈千里總關愁淒涼中夜桓伊笛悵望西風王粲樓出塞正逢鴻鴈候題書好寄鸛鷀裘

八月十五日次漳州邀大將軍夜集開元寺

巖城吹角入邊聲古寺邀賓坐月明海藏三秋開法界關山五夜照行營散花座上天香滿說劍尊前斗氣橫但得玉門歸有日便依金埒學無生

其二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一十二

二十五

初地招尋舊酒徒當筵叱咤盡臯盧鯨鯢出沒潮聲接龍象經行海色扶靜夜清笳吹塞草高天白露下庭梧肯容兜率旌頭見願乞將軍金僕姑

九日登城北山亭作

望望關河塞鴈迴蕭蕭風雨草亭開堦前雙樹招提出坐上千山睥睨來鎮靜久虛安石望登臨誰是仲宣才懸知京觀封魚海不數徐方戲馬臺

送周中丞致仕還四明

執法中宵出太微題書絕塞送將歸豫章風勁蟬高倡彭蠡天空鴈倦飛去國十年垂舊綬還家九月授

初衣君才嬰鑠堪從事世路縱橫已息機

其二

君王不問篋中書質監仍分湖上居秋水芙蓉邀進艇春風薜荔待懸車升沉往事青門外貴賤交情白髮餘明到高陽招舊侶相從深酌啖枯魚

九日寄大將軍時有海上之役

未擬登高賦大夫還從定遠事陰符軍聲刁斗連三島客夢扁舟落五湖乘勝定應歌杖杜倦游聊自把茱萸遙知海岱清秋接莫道風烟故國殊

聞江山人民瑩游匡廬因訊其弟民璞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一十二

二十六

何物匡廬誇地主即看書札待潛夫提封吳楚江流圻載筆機雲岳色扶樹杪銀河浮澹蕩林中清梵落虛無沙門幾日題名徧挂席西風下五湖

長至

炎方未測堅冰候陽氣先迴大地間已見雲光偷碧海漸看柳色着青山三冬舊業空投筆百粵新烽未閉關羈旅幾年餘短褐君王何日賜刀環

生日

每從道路逢初度况復江湖逼早春柏葉深杯聊自醉梅花獨樹故相親懸弧天地論兵日策杖風塵報

主身漢帝只今多猛士馬卿猶作未歸人

除夕

客裏椒盤春可憐軍前刁斗歲將遷壯心盡折鯨鯢
觀衰鬢空催犬馬年五夜褰帷生海日千家列炬動
江天明朝準擬華封祝坐待鷄人曉箭傳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二

二十七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二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七言律詩一百五首

元日建安朝賀

宮軍深駐絕清塵僊仗徐開儼紫宸南紀山河懸
使節中興日月繫王春千官委佩天顏近萬戶踈
鍾物色新遙憶朝元多勝事未央獻賦感詞臣

雪後嵩高樓眺望

今年飛雪到炎州久客驚寒攬敞裘望眼風前頻倚
杖羈心天畔獨登樓晴雲半落諸峰出氛祲全銷大
海浮積雪山陰成小築可能乘興泛扁舟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三

一

送顧山人遊武夷

尔從滄海杖青藜又向丹丘問紫芝雲散仙翁邀客
處雨來玉女洗粧時振衣空谷遙聞籟倚棹中流坐
詠詩明到幔亭成獨往好將瑤艸寄相思

余約顧山人同遊武夷會省署災余取道建溪

不果往再寄一首

雲山有約共綈袍焚香無端逼鍵囊生事信余非陸
賈化身疑尔是盧敖輕車不分新油爨多壘猶存舊
佩刀尊酒建溪良不薄好憑驛使爲君操

行部昭陽懷曾太僕

杖鉞南遊復歲華，寒帷西望卽煙霞。
三年藥物徒憂國，五畝桑麻不問家。
招隱定知留桂樹，尋真或恐失桃花。
不知內熱關何事，願乞青門子母瓜。

從吳太守明卿論詩

擊筑交驩恨未能，分麾決勝避先登。
十年意氣無燕市，千載聲名有杜陵。
自分巢居依燕雀，每從海運望鷗鵬。
慚余亦似文園渴，對尔疑餐玉井冰。

顧山人自武夷至

望望江臯獨鶴迴，焚焚雲石五城開。
山中近覺紅顏太，函集卷之百十三
駐閣外遙分紫氣來。
羣帝招邀仍客禮，萬靈扶掖自仙才。
懸知酒味非疇昔，爲釀桃花三百杯。

訪方君敬西塔寺賦得山字

聞道招提獨往還，好乘休暇共躋攀。
人烟明滅諸天外，佛日陰晴大地間。
陶令不妨耽白社，支公應許乞青山。
但依祇樹收春色，莫問仙桃醉客顏。

飲何監察池亭近西塔寺時方君敬顧季狂在坐

負郭衡門事事宜，比鄰精舍更多奇。
幽花低亞三生石，定水遙分百子池。
忽爾鶯歌能自至，悠然魚樂竟

誰知舊游却咲高陽侶，落日何須倒接離。

月下更酌

天臨夏屋晴雲出，地控春臺宿霧收。
北海清尊俱偃蹇，中庭明月且淹留。
影寒烏鵲驚枝起，光擁驪龍照乘遊。
莫向關山歌古調，他鄉容易喚人愁。

舟次白沙

逢逢疊鼓下樓船，皚皚晴沙入暮天。
江路潮聲高枕上海門，山色落帆前。
十年髀肉堪流涕，萬戶瘡痍未息肩。
舉目并州應咫尺，咸陽西去阻風烟。

寄仲嘉

太函集卷之百十三
漸江東入剡溪流，客子依依繫小舟。
高調爾應驕白雪，索居吾已問滄洲。
朔雲長路時聞鴈，落日空山獨倚樓。
况是蕭條當歲暮，莫教容易散貂裘。

對雪

常年飛雪阻炎方，此日迴風到艸堂。
曳履尚餘筋力健，開軒轉見鬢毛蒼。
花神五夜回空谷，山色千秋失大鄣。
故里已收滄海淚，清尊莫負鬱金香。

用晦王孫工詩善余德甫德甫以王孫詩見寄且亟稱其爲人余從結王孫驪卻寄一首

當代王孫鄴下才，比隣陶令早歸來。
春華把臂乘三

遲時事關心賦七哀風雨高齋常閉戶江湖落日幾
登臺淮南準擬扁舟去坐上應逢桂樹開

哭蘇君楫

舊來好事蘇君楫死去脩文白玉樓俠客五陵傾意
氣詞人一代傍風流魂銷燕市墟頭月淚入山陽笛
裏秋身後遺書應自在他時漢使倘相求

二仲下第歸

紛紛鼓瑟入齊宮爾輩朱絃總未工掉臂祇應歸谷
口拙毫更擬賦河東高秋風物黃花裏舊國雲山白
鴈中莫向敝貂長太息只今誰識被裘翁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三

四

曲水園吳汝承携酒至同諸君子

僊郎別業在江干四坐風流聚鵷冠豈謂招尋煩客
禮且從箕踞盡君歡尊前白日寒闌靜雪後青山入
座寒倒載不妨歸路晚高陽今作酒人看

送隆公從大將軍北上

二月江南春可憐依依細柳片帆前路分楊子人煙
迥天入長安佛日懸行處鶯花開世界到時風雨護
樓船尚方賸有青精飯莫問招提澤畔田

登茅山

東來乘輿問丹丘紫氣平臨十二樓帝里烟霞標地

肺仙家鷄犬住山頭月明五夜金莖出雲駐千秋玉
笈留轉入青溪人境絕桃花流水洞門幽

二月十五夜元符宮望月

蓬萊宮闕夜如何客子寒闌動嘯歌花滿五城春事
半天臨三殿月明多華陽洞口丹梯接太乙壇前絳
節過欲向茅君問真訣乘槎倘許到銀河

送詹東圖下第歸新安

長鉞歸來獨扣舷五陵衣馬正翩翩郢中歌客誰高
調洛下書生自少年滿路鄉心迷碧艸迎船山色出
青蓮漢家指日開東觀早晚勞君賦籍田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三

五

雨中同袁履善泛湖

暑雨邀賓積水湄風流不數習家池沙邊進艇青山
近堤上行杯白日移萬里江湖成偃蹇百年天地任
支離對君俱是忘機者棹外羣鷗更不疑

西湖懷古五首

孤忠不擬引身遙萬死安能折主驕雨送鴟夷滄海
淚天迴甲馬浙江潮逢于自分同溝壑吳越爭知異
市朝客子停車秋色裏祠前松柏未蕭條

其二

靈鷲岩堯掛瀑泉何人削迹此棲禪中原聲動孤軍

入大內魂銷尺檄傳壯志仗誰揮落日殘生客汝傍
諸天化身疑在光明藏秋水娟娟片月懸

其三

將軍乘勝氣吞胡百萬提戈待一呼忽爾園林沉王
氣翻然刀筆奪雄圖傷心左袵秋風急回首中原落
日孤取是故都仍俎豆居人涕淚滿江湖

其四

司馬先朝社稷臣西風松檟大江濱軍麾萬里歸黃
鉞帝紀千秋繫紫宸帶礪有時還日月錫鏤無地
避風塵采蘋誰是當門子原艸蕭蕭空復春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三

六

其五

林塘幽處駐烟霞云是當年處士家天畔孤雲迴野
鶴隴頭千樹放梅花客星隱隱高牛斗世路悠悠稅
鹿車北里南隣非宿昔一杯聊得耐春華

湖上送江司理赴登州有懷戚都護

仙郎曳綬赴蓬萊江上孤帆破浪開鴻鴈千風經海
岱魚龍夜水見樓臺孤城遙對秦皇時三尺須憑漢
吏才却憶玉關留定遠將軍樹下幾徘徊

湖南艸堂七夕留客

梧桐秋色下江村客有羊求過草門但得物情各野

老肯將人事乞天孫雙星想像明河水五夜淹蘭湯
酒尊莫作燕歌悲遠別空令游子坐銷魂

余挾二仲西游白岳諏九月望謁太素宮先二
日齋宿海陽雨霏霏至矣余停車市上過汪元
龜繡佛齋元龜焚香卓茗不啻精舍會陳丈達
甫其子伯宿先後至元龜出齋供主客亦皆菜
羹主人請客行醵余與二仲則否客亦罷酒迺
相與論詩余謂丈人市中作方外遊宜有述於
是元龜授簡余詩先成次者伯宿次丈人次余
仲氏共得詩五首元龜命副墨志之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三

七

銜泥遙集少城隈蘇晉風流小閣開苜蓿青青供石
鼎旂檀細細出香臺觀身疑住黃金界把臂驚看白
社才片雨不知何事急諸天或恐散花來

其二

雲物陰陰入暮秋停車近市一登樓千山積翠開蓮
宇萬里歸人倚蒯緱負郭松蘿催暝色彌天風雨破
扉愁明朝白帝開闔闔擬趁新晴到上頭

宿繡佛齋

孤城風雨獨相求謁帝西來阻勝遊閣夜經聲翻白
馬關門真氣駐青牛傳燈想像依雙樹高枕逍遙到

十洲神女陽臺何自苦蕭條失主見生愁

出城西望岳

溪上晴光帶郭西勝遊何事久羈棲雲山漢時羣靈
出風雨裏城七聖迷秋色還應供倚杖壯心寧復畏
衝泥采芝尚憶當年路一望仙源艸樹齊

登齊雲山有感

官闕岩堯太乙祠孤臣洒淚憶當時空夢禪艸留司
馬無復軒車問具茨傾蓋浮雲還片片沾衣細雨故
絲絲迴風何處釣天樂極目蓬萊有所思

夜集大龍宮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三

上

招提定後動疎鍾昏黑橋西見雪峯遂有天風來洞
壑忽看雲雨到蛟龍千山舞石當空去雙樹聽經入
夜逢洞口冥冥吟嘯起何人吹笛倚長松

贈陳長君伯宿

生年五十似君稀回首寧論往事非屏跡夷門聊玩
世承家愚谷本忘機滄洲風物成真隱河漢星精傍
少微爲問日邊冠佩客何如花下老萊衣

海陽送查大之淮陽

平原十日故人情搖落那堪遊子行千里關河依桂
樹孤舟風雨過蕪城鳴鞭不盡青天色彈鋏時聞白

雷聲市上只今多劍客少年早已避韓生

歸舍後同諸弟登高

張翰扁舟海上過故園松桂近如何天連絕塞開鴻
鴈秋入初衣授薛羅西極浮雲飛去盡中林落木坐
來多還家正及黃花酒當席聊爲白亭歌

其二

屋後青山少室隈山頭隨意坐蒼苔茱萸不負登高
會花萼爭看作賦才搖落年華叢菊在憑陵秋色岳
蓮開雲門遙見仙人掌願乞相如露一杯

其三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三

九

屏居喜就南山下萬里風烟直北看玉樹連枝還故
國金莖何處是長安林深一任頻移席風急唯應早
掛冠天畔忽聞孤嘯起翛然衆壑欲生寒

其四

白眼中原望不窮尊鱸秋興屬江東清溪流木兼葭
外落日孤村橘柚中楚客風流千載見謝家詩賦幾
人同醉歸應待松間月弟勸兄酬酒未空

除夕雨坐卽事

窮簷短褐自徘徊白髮青燈一酒杯京洛音書天上
至江關春色雨中來百年并就菟裘老萬乘寧須櫟

社材莫笑生涯如客里尚餘詩興到官傍

元日

糝食流年信此身椒盤勝事避時人新晴遙見雲霞曙高卧俄驚天地春莫遣林鶯迎過客即看溪水到垂綸田家共說豐年瑞飽飯深畊未厭貧

山居喜諸弟至閣夜風雨有作

千尺霞城百尺樓逶迤澗水抱村流蛟龍入夜吟孤壑風雨連天到十洲老去漁樵甘獨往春來兄弟故相求明朝戶外青蓮出肯對殘花嘆白頭

屯溪放舟過孫從周別業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三

十一

十里檣烏萬竹林扁舟乘興入山陰經秋夾岸芙蓉老落日孤村薜荔深傾蓋誰堪忘去住投簪吾已任浮沉狂來却笑南陽臥莫謾當杯梁甫吟

曲水園同諸君子看月

步櫬倚杖俯清流明月依依百尺樓大地山河疑白雪高天雲物似清秋年華在苒苒三逕夜色憑陵到十洲回首濠梁憐異代逍遙結袂此同遊

溪上別江四方伯

歸休準擬得吾曹主事其如爾獨勞自是尚方須汲黯肯容中散絕山濤百年吏隱新持節萬里君恩舊

佩刀赤日黃塵回首地故人籌策在江皋

江村分賦得虛字

柳市南頭十畝餘百花潭上野人居黑頭抱甕甘爲圃白日寒闌自著書泛渚是驚春水至隔江燈火夜牕虛滄洲多少殘生事肯向風塵載後車

六月一日溪漲

五月霞城鬱不開曉看馳道萬靈迴九臯雲氣蛟龍出百道泉聲甲馬來只尺直須窺水府蕭條猶自賦陽臺江湖處處風波惡好在羣鷗莫漫猜

六月十六日夜同虎臣及諸弟硤中看月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三

十二

雲山萬木散新晴夜色蒼蒼按五城久客興緣諸弟盡中天月傍故人明披襟滿坐風霜入坦腹層軒枕簟清只尺好攀仙鶴去雲門高處聽吹笙

艸閣望西山見雪虎臣同賦

江南冬暖日昏昏忽漫青山過雨痕檻外風光開艸閣峰頭雪色照松門感時莫作陽春曲玩世惟應濁酒尊但得西疇饒歲事不妨東郭老孤村

至日嘉則虎臣見過得虛字

冬至江關歲欲除朝來雲物望仍舒孤村白屋殘生事雙轂青門長者車對酒山河堪故里論文天地有

吾廬遙聞漢主誇胡獵誰似相如賦子虛

嘉則入山哭胡司馬

大鄣風雨夜潛潛爾向孤墳灑淚還汗馬功高無白日
緒衣事去有青山朝廷肯信流言誤弓劍猶存戰
血殷回首當年留客處三千珠履在人間

其二

扁舟千里薦江離書記翩翩爾獨奇艸色經年封馬
鬣潮聲入夜哭鴟夷南人尚識天威在上客寧忘國
士知吹笛山陽君莫聽秋風落木不勝悲

華甫入硤中因過黃山登白岳東望華頂而去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三 十二

余方在告力疾作詩贈之

有客招尋桂樹叢春風倚杖氣如虹僊家鸞鶴雲門
下帝時煙霞石戶通老去一丘耽病久狂來五岳任
途窮赤城片片青天色挂席何時到海東

望九華

九華秋色媚江濱片片芙蓉照水新望裏蔚藍疑見
佛行邊空翠欲霑人汗衣赤日耽長路立馬青山負
近隣百里未能窮窈窕千年誰與鬪嶙峋

次池州卽席贈馮太守太守舊佐吾郡

好在故侯仍地主相逢隣郡豈天涯一尊明月開秋

浦萬里浮雲出九華坐久不妨煩看劍酒闌何處更
聞笳山公未厭高陽侶江上仍留漢使槎

遊齊山

時馮使君帳具

崔嵬積石控江湖冉冉雲生擁舊都結廬祇應通絕
島斷鰲或恐失方壺迴風坐上秋先入落日尊前興
不孤自是使君兼吏隱山靈未擬避潛夫

望彭蠡

十年復作南荆客五兩初從左蠡過鴻鴈江關秋不
斷魚龍澤國夜如何水分孤嶼長天盡風亂千帆落
照多豈是鴟夷行樂地扁舟處處竹枝歌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三

十二

望匡廬

名山夙昔戀滄洲何物峩峩據上遊風雨時時來五
老烟霞面面接孤舟高雲半出青蓮界大澤中分白
鹿秋敢負平生多逸興翻從咫尺負奇遊

湖口遇吳二夜泊湓城

湖風破浪片帆開舉目山河亦壯哉忽漫故人千里
至相將明月九江來踟躕未就陶潛隱搖落空憐朱
玉才回首白雲鄉國異天高何處獨登臺

夏口別吳虎臣

布衣十日故人情長鋏翩翩俠少行但使陽春高楚

調不妨江夏忌時名到來臺夢三秋色何處天風一
鴈聲它日采蘭湘水曲殷勤結佩贈卿卿

江行風甚有懷舊游

逶迤百丈引樓船日日長風蔽楚天豈謂千秋當宋
玉翻從八月滯張簫荷衣已覺披襟薄尊菜還思入
饌鮮悵望扁舟烟水上漸江明月向誰圓

劉使君池上亭分韻得天字

十載寒帷勝地偏習池春色似當年里中冠蓋高陽
侶席上風雲峴首天一去祇應陳迹在重來何意故
人憐知君留醉非難事負郭今陳種秫田

太函集

卷之七

十四

集李長公南園用長字

江漢風流舊艸堂招尋況復丈人行孤村過雨柴桑
晚三逕乘春薜荔長自是主恩優岳牧猶堪吏跡
傍求羊古來黃髮如君少尊酒留連夜未央

李進士治具耽園用黃字時進士畢使事將謁

選天官

憶昔行春五驢驢名園長繫萬垂楊銅鞮更聽襄陽
樂綺席初分漢署香一任移尊浮大白曾從伏臘識
飛黃中宵客散江風起隱隱雙鳬入帝鄉

雪夜飲潘太守宅卽事用昏字

北風吹雪過荆門漠漠江天朔氣昏
蓋相逢良夜盡清尊鵷人轉覺春寒壯歌客猶傳古
調存但使有年寬杼柚不妨無謁任乾坤

東陽郡邸牡丹盛開時郡王斷酒

梁園昨夜到花神燦燦紅粧雨過新拂檻輕盈寧自
媚當筵綽約故相親忘形何意來中散解語猶疑出
太真最是春風能醉客不知誰是獨醒人

東陽王學儔先期艾矣作詩調之

王孫無計駐紅顏獨向淮南問大還青鏡此時愁欲
絕丹梯何處杳難攀但教天地容身老已任風霜入

太函集

卷之七

十五

賢班君自不妨南面樂祇應雞犬在人間

端午宴圃翁西堂

高陽山簡復相過不飲其如此日何澤畔千秋緣楚
俗天涯子夜競吳歌西林纖月當杯出南國雄風入
坐多倒載已拚歸酩酊浮生聊得慰蹉跎

入朝

舊籍遙從謁帝還新貂初入侍臣班九重負屨
聞天語六尺垂衣識聖顏玉樹晴光通上苑金莖
秋色帶西山何來苑馬陪僊仗報道單于款漢關

仲房赴戚將軍約頃自塞上還新安取道都門

賦此爲贈

少年俠氣喜談兵垂老猶堪塞上行何處射鵰誇羽
獵有時飲馬出長城關河地險中原斷刁斗天高太
白明見說降王重納款請纓無用一書生

其二

邊關乘興赴輕車興盡歸來意自如勞我折腰趨大
府因君掉臂罷長裾黃金莫問涓人馬白鴈憑傳愛
弟書亦自倦游仍作客秋風高枕憶吾廬

乞歸不許寄仲淹仲嘉

曾將出處卜匡廬國難依然赴素車東省日高容伏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三 十六

杭中山天遠到傳書抽簪未許辭金馬執紼還應哭
玉魚直待衣冠游 寢廟文園準擬乞相如

其二

徵書何意到山扉二仲相從問息機此日風波堪自
失當時歲月未知非斗邊夜色雙龍在塞上秋聲一
鴈歸閉戶莫教深雨雪塞關倘識老萊衣

再疏乞休

自是風塵迸白頭更從閭闔乞滄洲人羣祗合依魚
鳥物色何妨應馬牛明月九霄堪照夜故鄉萬里正
悲秋關河昨日乘槎使依舊翩翩范蠡舟

其二

太行徑畧接長安轉見人間行路難共惜黃金騏驎
老那堪白日鷓鴣寒 君恩不爲三投杼吾道惟應
再掛冠縱是菟裘生事薄江湖滿地足漁竿

寄江民璞

莫謂巫咸信有神翻從憔悴失靈均何當日月還明
主謾向風塵憶故人江上到君惟落木秋來爲客正
思尊歸時倘過長沙里握手羞看白髮新

寄豐干社諸子

吾道惟應老鷓鴣冠臨岐猶自勸加餐虛疑帝座星辰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三 十七

急信道 君門雨露寬城闕清笳悲斷柳江皋雜佩
億塞蘭中人秋氣寒如此莫漫登高直北看

其二

更作燕歌逐酒人懷中七首未生塵狂來易側當時
目老去難容報 主身海日即看迴大地官雲何意
傍長春少年爲問殘生事白社清齋肯厭貧

送御史大夫少嚴傅公之任南臺公起家留都

頃以入賀拜命

巖棲入夢動重瞳朝下迴車賜盡熊地下神京周九
鼎星懸法座漢三公寢園王氣依江左故里陽春過

郢中自挾君家霖雨在飛龍早晚扈天風

九日贈仲房時將舉國喪大臨

漢宮秋氣正悲哉況復攀號動地哀君自憑陵工作賦我緣蕭瑟罷登臺黃花霜露愁邊老白鴈關山望裏迴料得茱萸諸弟在只今尊酒爲誰開

宿悼陵

江漢龍飛白水間雙珠忽自墮燕山三朝樹拱麒麟塚五夜霜嚴虎豹關地下衾裯通御氣雲中劍珮擁仙班延陵廬博千秋事緱嶺何須問大還

望永陵

太函集卷之五十五
大
襄城七聖去逍遙宰樹千童望寂寥海內名山留漢時樓中仙樂憶秦簫白雲黃土天難問絳節霓裳夜自朝咫尺蓬萊人不識試看真氣鬱岩峩

山陵望月

七陵宮闕對崔嵬落木空林四望開鳥道過雲秋練沒龍池抱月夜珠來千門涕淚刀頭盡萬國關山笛裏哀倚杖迴看天尺五啼鳥莫傍帝城隈

其二

燕山近接漢宮秋羣帝衣冠夜出遊馳道風雲新駐輦御迤烟霧舊垂旒皚皚地下三千甲隱隱天中十

二樓任道嚴關連鼓角只今魏尚在邊州

山陵贈劉督府

戎馬關河會面稀園林霜露對沾衣銅龍曉漏陪雙入鐵騎秋風扈六飛白眼我原干世態黑頭君自耐戎機塞門何處重回首萬里天南一鴈歸

沙河早行

馬頭片月掛長安雙照孤臣淚未乾五夜愁心鵲鵲觀九秋衰鬢鷄鷄冠人家砧杵遙相望客路關山迴自寒總爲三朝恩不淺非關老大拂衣難

諸將五首

太函集卷之五十五
九
薊門保障自神州胡騎曾經塞州秋計口盡供間比賦拊髀誰釋禁中憂登壇有將傳雕羽橫海當年避虎頭報道龍庭焚早晚漢家不吝冠軍侯

其二

雲中質子賜生還塞外愁胡盡破顏國馬連錢來大宛天書咫尺下陰山降王列爵諸侯上開府論功三事間賴有封章通絕域可無疊鼎備神姦

其三

白狼河北入邊聲九月遼陽鼓角鳴地絕尚煩司馬檄天驕未解縵胡纓有時鳥鳥棲戎幕不盡黃龍夜

漢旌傳自背城堪一戰曾誰出塞許橫行

其四

名王稽顙玉關門忽爾游魂塞月昏秦地至今因廟
畧胡雛未敢負朝恩乘風欲逐西羌壯假道寧干上
國尊百二山河懸節鉞好將白首答乾坤

其五

紛紛南海羽書通野草蕭條磬室懸滿地揭竿從里
社頻年伐鼓出樓船極知亂後王師老不假行間主
將權有客欲辭方朔戟無人爲贈繞朝鞭

前門會閤

太函集

卷之七

王

年來漢戍坐銷氛秋盡胡笳夜不聞節鉞九重馳
使者旌旗十道出將軍憑陵短景戈迴日睥睨寒空
陣作雲臺上黃金曾得士元戎恐是望諸君

其二

漢使褰帷按塞過漁陽老將近如何千山斥埃材官
急萬里亭郵猛士多大漠風鳴蒼兕甲層冰夜渡白
狼河江東子弟先鋒在乘月仍聞子夜歌

其三

塞門風急馬蕭蕭報道沙場聚射鵬殺氣連營憑地
陰軍聲一鼓破天驕合圍共觀爭先捷乘勝還看還

北遙咫尺飛書門下省明朝詔賜符中貂

其四

轅門萬騎捷弓刀開府親酬百戰勞堂上升歌傳伏
杜軍中行酒泛葡萄扶風地接長安近落月天迴太
白高自是君恩兼挾纘非關客禮偏投醪

湯泉

上都湯沐傍龍宮內苑溫泉徑自通雲近樓臺疑結
蜃氣蒸冰雪儼如虹靈源半落雙林外寒谷先迴六
管中冠蓋謾憐行後又風塵又向塞門東

僊舟洞

太函集

卷之七

王

塞垣巖壑有藏舟晚飯招邀傍舵樓自信乘槎經絕
域虛疑擊楫渡中流黃雲瀚海兼天湧紫氣關門入
夜浮輿盡不妨歸路黑陰山雪照鸛鵲哀

荅萬使君

海上孤城保障勞當時汗馬五陵豪流言不避新題
柱戰血猶存舊佩刀豈謂難容緣俗薄轉於不賞見
功高秋風莫謾驕鷹隼尺五天邊鳳一毛

其二

扶桑枝上通傷弓易水書來問轉蓬使者官兼中執
法故人家在右扶風招邀正喜青門近投贈還勞白

雪工十載交情君自見只今意氣許誰同

銀山法華寺

五陵東望白雲端水壑松門歷化壇別有人天經浩劫高懸佛日照長安林中雙樹龍宮隱天外三峯鳥道盤開士倘分香積飯宰官擬掛惠文冠

臘八日寺中禮佛

八蜡年年開法臘三天處處下慈雲自憐舊業殘居士誰遣名山到使君禮罷上方空翠積望迴西極蔚藍分牛車大衆經行處倘問無生許我聞

遊霧靈山是爲志公道場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三

三

精廬猶寄塞垣深高坐應知出世心幾載人間無戰伐千秋我輩有登臨雲峯下見青蓮界霧樹中分紫竹林臺上至今聞說法聲聲隱隱落松陰

其二

誰從震旦歷須彌自是同游客興奇澗道曾氷經伏臘山河大地見華夷到來倚杖天風急歸去停車寒月遲舊社昔曾依惠遠明珠儼許值摩尼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三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七言律詩一百二十三首

密雲送侯郎中出守思恩

膏車伐鼓下漁陽邊馬翩翩五鷁鷁自是軍儲須汲黯誰憐郎署老馮唐九重春色從新主千里炎風接故鄉試聽塞門橫笛好武陵一曲引杯長

送管將軍之任新安

少年公子晚成名羽騎翩翩出漢京萬戶提封新帝命千門露布舊軍聲關河水待鳴鞭度山郭花迎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四

奉檄行見說天南氛祲滿憑將一竄墮撓槍

正月三日北樓席上贈督府劉公

三輔提封擁漢旌千尋飛閣控金城軒轅曆紀春正月驃騎營開古北平關外尋常畱定遠日邊咫尺望承明當筵莫問登高賦肺病于今似馬卿

開府楊公北樓宴集

中丞高會酒如何況復材官久息戈二月流漸江間迴千山落照塞門多薄寒最愛樽仍綠深酌那堪鬢已皤樓上據床疑鄂渚陽春忽度郢人歌

題唐生園松樹

蓬州春望一蕭森何處亭亭五畝陰客子招尋傾蓋
語將軍徒倚運籌心卑枝礙日紛相接高葉凌風忽
自吟憶昔盤桓翻物役愁看翠黛落江深

其二

塞上千章亦自稠君家獨樹俯江流岱宗遙見封中
出天姥虛疑夢裏遊無限寒潮通渤海有時孤雀到
滄洲須臾忽送城頭月影拂明珠弄采虬

送潘別駕之嚴州潘爲尚書公子

經術承家弟自高風塵去國興逾豪春隨驛路鶯千
樹郡下雲霄鳳一毛吏事設侵潘岳鬢賢聲早佩呂
太函集卷之一百四
二
虔刀釣臺倘過羊裘客莫道行邊獸錦袍

其二

明到江城晝未央行舟昨夜發河梁正堪嚴瀨乘春
水況復潘輿傍故鄉奉檄喜心關老母請纓能事罷
降王部中方叔知名久莫厭論兵過射堂

水月寺

一徑鶯花到上方森森列栢儼分行虎溪流水縈精
舍鷺嶺層雲坐法王地靜隔林稀散梵亭深落日促
飛觴前身恐是藍輿客醉倚孤松待月光

重過湯泉

過雨沙場盡耦耕垂楊野寺到新營池頭似識重游
客垓下曾看一洗兵滿甕雲蒸春酒熟當杯月抱夜
珠明何來席畔鍾聲早惆悵風塵未濯纓

都護席次開府公韻

戎馬相逢十載餘天涯投轄即吾廬不聞塞州三春
牧況對簷花五夜舒亭上酒杯銜落月坐中詞客接
長裾驪駒莫漫催行色尚有新聲出綺疏

席上緋桃

西園近接漢宮春雙出紅妝宴賞新天上露華驕國
色尊前酒態媚花神不言或恐朱顏妬留客還於絳
太函集卷之一百四
三
節親把燭相看疑解語使君原是避秦人

最勝臺楊中丞宴集

渤海東來漢使槎高臺極目盡龍沙行間十日平原
飲望裏三春野戍花浪跡祗應依地主忘形那復問
天涯只今狂士誰同調猶有荆卿在酒家

鎮東樓

高皇東畧仗雄材翼翼榆關保障哉斥堠千山邊地
斷扶搖萬里海天迴周官掌節中朝出禹貢修文異
國來不是仙郎兼吏隱何因紫氣夜崔嵬

觀海亭

蓬萊隱見白雲鄉，渤海憑陵一望洋。大地九州懸碣石，遙天五夜見扶桑。巡遊自昔留秦島，朝貢于今款越裳。更說三韓方丈勝，明朝千騎出東方。

其二

頻年吏跡遠滄洲，此日真成汗漫遊。海外神樓開結廬，斗邊使節問牽牛。青天月落魚龍夜，白浪風迴甲馬秋。露冕莫疑心事在，依然到處聚羣鷗。

千山

招提處處宰官緣，海畔羣山佛土懸。地入三韓沙作界，天開二華石爲蓮。殊方未落玄菟日，絕壁誰通白太函。集卷之一百十四

馬年勝蹟任教方丈，在奇遊爭似法雲邊。

送李太史出叅秦藩二首

詞臣奉檄出金閨，日下長安咫尺迷。和客正逢春度雪，舊京應待夜燃藜。千秋真氣來關外，百代家聲問隴西。明到曲江花事在，王孫莫戀草萋萋。

其二

漢苑何當得馬卿，秦關忽漫借聲名。由來岳牧應吾道，此去風塵自世情。紫闥豈緣明主隔，朱輪猶是少年行。倦游縱似文園渴，太華芙蓉勝露莖。

送潘象安南還壽母

登臨何處送將歸，秋盡燕山落木稀。東海豈無司馬賦，北堂殊有老萊衣。仙家池上桃三熟，客路淮南鴈獨飛。不惜二毛淹物色，願將寸草答春暉。

象安下第謁行因訊豐干社諸子

十年京洛老潘郎，回首風塵望故鄉。薦達謫辭當路轂，飄零猶憶少年場。喜無經術推高第，怕有山靈勒大鄣。里社相逢如宿昔，祇應同醉酒壚傍。

黃方二山人至自漁陽幕府

當年緩帶得潛夫，此日鳴鞭過酒徒。魯國兩生終避漢，荊門諸將正防胡。里中烽火留京觀，幕下風雲倚太函。集卷之一百十四

湛盧聞道塞垣吹笛好，新聲得似武陵無。

閩兩生自塞上起居因過龍華寺論詩同宿

執戟金吾自陸沉，招尋朝市復雲林。百年碣石談天口，五夜祇園出世心。塞上雅歌操白雪，燈前高坐布黃金。莫疑舊社非陶令，試聽新聲作越吟。

寺宿之明日喜象安來

客夜悲歌倚二豪，故人乘興到綈袍。飛揚並見詩名起，談笑都忘吏事勞。霧樹隔離容繫馬，天花滿座照揮毫。叢林忽漫來飛雪，隣舍何妨問濁醪。

都下送王生南歸逆婦

寶馬翩翩白面郎鳴鞭意氣出長楊關河興在雙鴻
鴈城關春迴五鳳凰耳畔似聞秦女弄眉端擬作漢
宮粧牽牛獨夜遙相望好寄愁心到故鄉

冬夜同郡諸君子携酒過舍中象安後至

相過冠蓋盡南州有客風塵自敝裘閣上青藜分五
夜里中白雪起千秋盍簪仙吏俱兼隱彈鋏羈人未
倦游爲報明朝逢賜沐不妨深酌坐銷憂

大司空朱公大司馬譚公同過龍華寺

曳履平明下紫宸侯門落日到朱輪夜占北斗臨雙
樹路入西方絕四隣佛地暫依居士業人天同現宰

太函集

卷之十

六

官身由來白社須公等不厭清齋共許詢

其二

精廬負郭液池通澗道紆車長者同人望于今歸二
老官曹自昔並三公上方鳴磬經聲裏歸路篝燈樹
影中屈指高譚難再得明朝端笏掖門東

雪霽 召入禁中視除卽事

侍臣曳履白雲鄉中使傳宣禁禦長萬樹飛花雕輦
路千門擁篲羽林郎晝疑皓月留鳩鵲寒覺溫泉近
鷗鷺報道漢官逢燕喜憑將郢曲奏明光

從同郡諸君子餞潘象安

立馬千山積雪新當歌四坐勸杯頻天涯孤路俱游
子門外驪駒自故人重以臨岐傷歲暮轉於失路見
情親後時莫避公車詔先達今多獻納臣

雪後登五鳳樓

雙闕高鶩出太清層軒寒望及新晴天中帝日黃金
榜雪後卿雲白玉京烟樹萬家當睥睨露莖千尺避
枝撐漫疑方朔人間在曾向蓬萊頂上行

二山人重宿龍華

長安雪後朔風迴鳴劍牀頭夜自哀何意傳燈初地
坐重逢襖被故人來授餐別院呼僧飯貰酒明朝計

太函集

卷之十

七

客杯避俗祇應兜率界問奇休擬子雲才

送二山人還漁陽因簡元敬

誰向漁陽借箸籌翩翩書記並應劉賦成不數誇胡
獵衆敝猶耽入洛遊匣裏魚腸恩易報市中駿骨價
難收塞翁生事何須問飛將于今尚未侯

寄劉督府

上公杖鉞薊門東黃石陰符佐漢功九命惠文加柱
後十年神武在師中麒麟當代推登閣鸞鶴宅年待
御風耽病只今須彊飯莫將辟穀謝臨戎

寄楊中丞

少年通籍入金閨，況復承家伯仲齊。帝命中丞仍
勳北人稱夫子，並關西九秋國計紆。尊組葛望軍聲
罷鼓，驚見說轅門驪飲至，當筵有客醉如泥。

寄戚都護

一從銅虎出中朝，坐見匈奴氣不驕。裘賜尚方新
韎，鞞羽傳西域舊驃。馳比年大宛無留馬，何處陰山有
射鵰。獵罷平原賓客散，閉門冰雪日蕭蕭。

寄王叅知

什二藩垣亦近臣，相將繡斧復東巡。紫薇春色通金
馬，白面霜威駐玉人。刁斗四郊霜列戍，檐帷千里雨
太函集 卷之二十四 八

行春佩刀久已藏，燕市把贈夫君一拂塵。

李納言索詩爲其父母壽率爾成篇

河上僊翁柱下孫，遙遙紫氣至今存。承恩太室從宣
室，避述夷門似鹿門。三徑秋風雙白鬢，九重春色一
清尊。庭闈樂事還相並，極目雲山何處村。

唐仲子未孩而孤，則其叔父撫之成立。茲上郡

計尋拜治河使，行取道南歸爲叔父壽。余旣多

其世德稱詩祝之

繡衣猶子畫翩翩，故里歌鐘動四筵。朝命新加滄水
使，家聲舊倚竹林賢。一尊醪醑拚千日，六尺崢嶸戴

二天。何物當樓堪獻壽，宣城山色供詩筵。

汪駕部出叅蜀藩其先世自吾郡中徙楚

宗祀新都通百世，時名畫省動三台。尋盟正喜依燕
市，化俗還應借楚材。挂席洞庭春水合，褰帷巫峽夏
雲開。鼓行不用先傳檄，父老爭迎漢使來。

送余諫議之任南垣賦得新安江水

漢廷六傳下僊郎，海甸孤帆傍故鄉。春雨行邊飛瀑
布，晴雲望裏出扶桑。磷磷石瀨中流楫，冉冉江蘭大
國香。舉目銀河天咫尺，卽看封事入明光。

余明府上計京師尋拜合州太守旣而得謝趣

太函集 卷之二十四 九

歸新安長君雅有父風時以諫議居南省

漢廷僊令有光輝，雙鳥來朝五馬歸。赤縣幾年成美
錦，黑頭何意遂初衣。專城劍外迴中散，列宿天南出
少微。況復章門經術在，肯容瑣闥諫書稀。

都下送東園下第

紛紛失路步徘徊，多爾歸懷獨壯哉。客里風塵雙鞵
在，帝城烟樹片帆開。清醑一醉還燕市，白璧三投自
楚材。當代肯容騏驥老，有人知是渥洼來。

都下送吳太守之杭州是爲余舊游地

夫君五馬赴名都，三十專城竹使符。自是主恩偏

岳牧況兼吏隱得江湖壯游已屬今詩伯狂態應傳
故酒徒到日寒帷秋色裏海門何處問蓬壺

其二

紛紛畫省盡含香誰是青春獨擅場何遜爲郎高水
部山濤得士重江鄉暫從曉漏辭鵲鵲瞥見春城下
鳳凰 聖代無如經術貴賜金不負漢循良

其三

朱軒阜蓋首諸侯自昔吳公第一流編戶祗須還揖
讓分麾寧復問淹留雲霞閣上扶桑曉風雨齋中桂
樹秋舉目鄉關知不隔漸江咫尺掛城頭

太函集

卷之百十四

十一

其四

下里悲歌倚市朝北溟何意趣扶搖鄉心送客千門
柳海色迎人八月潮莫厭提封當輻輳何妨問俗到
漁樵舊游苦憶依山寺乘興抽簪不待招

送汪尚寶冊封德府

皇家禮數重東平天府聲名借列卿海岱羣靈瞻使
節山河累代繫宗盟奉車食邑三千客賜履營兵七
十城未許夜垣虛侍從行行早晚入承明

尚寶使畢將歷東郡泛西湖申贈二首

海國披襟暑欲滋征徒揮汗出臨苗躋躋艸露靈光

殿陛降松門太乙祠五夜雞聲開日觀千秋馬鬣護
雲師晨風不送人俱往日極蓬萊有所思

其二

楊柳堤邊百頃開五湖深入少城隈路通牛斗乘槎
上山作蛾眉倚鏡來野艇薰風頻載酒洞蕭明月獨
登臺諸天盡在清涼界好乞青蓮露一杯

送吳司諫叅政河南

僊郎朝下擁朱轡河洛提封漢大藩諫草已焚青瑣
闥使星仍屬紫微垣來時南國甘棠在使君起家到吾郡司理到
日東郊秀麥繁怪得寒帷山色好陽春先自郢中翻

太函集

卷之百十四

十一

其二

延陵國士入中原賓從都門擁馬喧鳳下朝陽原不
偶鶯當別後故能言舊京九鼎歸分部少室三花待
駐軒何物圖書千古閱勞君河上問真源

送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萬安朱公致政南還四

首

曳履俄辭清路塵賜環更出尚方珍共疑主少須
良佐獨恤賢勞遂老臣千里傳餐御寵命百年抱玉
乞閒身歸軒不斷都門道屈指如公有幾人

其二

川流不數漢時功歲計全看禹迹洛邑三朝
保虞廷九載課司空津頭故吏都官署河口遺恩孤
子官肯信當年滄水使猶堪垂老楚江東

其三

東門車馬向來稀何事都亭盡汗衣六月垂天聊一
息九霄帶日正孤飛匡廬大地林雙出彭蠡清秋棹
獨歸爲報里中諸父老賜金高會莫相違

其四

功告玄圭竟不居憂耽赤舄自今舒五陵城旦都人
頌一代河渠太史書已分康衢歌帝德且從彭澤問
太函集

卷之二百四

十三

吾廬里門爭識夫君面二十年未髣未踈

送御史大夫趙公之留都四首

劍履中朝出直廬衣冠高廟奉宸居三臺地絕孤
臣在一蹶天高萬死餘王氣平臨金虎署神姦遠避
齋熊車只今寬法從張叔不用司空城旦書

其二

新開憲府舊爲郎按劍親曾借尚方到處秋旣天半
落行邊畫錦日重光湖山帶郭平分水開樹迎車還
得霜柱下惠文知不負帝鄉先許問南陽

其三

列栢森森歲月徂依然來下舊巢烏漢廷自昔須三
尺周鼎于今重兩都丹闕法星移露掌白門卿月挂
冰壺秋風回首江湖上何處登臺倚湛盧

其四

晴雲天畔出羣峰秦望遙應見岱宗故里探奇窮禹
穴名都問俗歷堯封君門肯許沉金馬吾道爭看起
燭龍況值平康占主聖好將揖讓各時雍

王仲房入閩訪徐使君卻寄一首

何緣王子復離羣無奈徐卿雅好文新命仍標銅柱
界舊游不負幔亭雲尊前十日回春色海上三山送
木函集

卷之二百四

十三

夕曛別後故人無恙否殷勤爲問武夷君

舍弟至得虎臣詩卻寄一首

逢掖翩翩到惠連故人詩句五陵傳醉鄉宇宙當浮
白窮巷軒車避草玄把酒相望燕市月披襟獨坐漸
江天只今落鴈秋風裏好在東籬叢菊邊

再寄虎臣

聞爾科頭坐據梧有時憤鼻倚當爐三秋也自雙蓬
鬢四海那看一酒徒但對青山知已在何妨白雪和
人孤踏歌依舊綠江路乘月唯應過狗屠

題李公子白雪山房

侯家小築儼林臯寒日飛花覆白茅曉漏歸携常信
月晴窓坐擁廣陵濤縱無和客歌偏苦卽有游軒臥
自高聞說天山驕虜在牀頭一拭侍中刀

送莫雲卿請急歸省兼呈方伯公

翩翩縞帶拂風塵曾是公車第一人上國鳳毛原出
眾故鄉鱸膾且寧親士龍詞賦千秋業司馬江湖萬
里身況復名家耆舊在徵求須爾奉蒲輪

送楊少宰得請扶持太夫人東歸

延秋秋望海雲生六傳逍遙奉母行方朔金門聊左
次大家彤管更東征青鸞路入蓬萊近采鷁天開水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四

古

鏡平 聖主不緣新孝理仙郎那許出承明

其二

行厨秋後入江鱸五鼎寧甘繫 帝都海上正逢桃
獻實雲邊遙下鳳將雛百年壽母鄉人頌三月嚴程
漢使符黃髮定逾叢菊老無勞愛日戀東隅

九日

倚杖孤亭秋可憐大鄣山色攬高天中分雲樹清江
上北望關河白鴈邊詞客千秋無宋玉歸人三徑有
陶潛白衣斗酒頻頻至掉臂東籬判醉眠

元蠡赦歸見過

飄飄遷客夜郎西尊酒相逢白日低戎事三秋辭竹
虎 君恩萬里放金雞浮名豈爲馴龍姓薄俗還應
學馬蹄俠少只今無刎頸投竿吾欲老磻溪

送張太史冊封益府

帝遣分茅出漢宮豫章白日動雄風諸侯同姓親王
子使者名家太史公詞筆一停東觀草命圭重剪上
林桐賓筵縱有鄒枚在授簡還應避國工

太史便道覲省將奉璽書爲壽高堂

王程不爲許寧親使命何緣出侍臣鳳詔遙將青玉
案龍門並倚白頭人駐顏仙醴雙莖滿舞袖宮衣五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四

五

色新鳩杖還須依上國橋門一望屬車塵

武闈校士登明遠樓

高閣清秋列棘開君王拊髀羽林材燕關郭隗懸書
至漢闕終軍射策來直北胡霜清瀚海從東帝日駐
雲臺後車未許熊羆載倘有鷹揚入望迴

院中呈許贊善

誰堪羽獵校長楊詔許詞臣借尚方五夜將星占太
白三秋塞馬市飛黃里中狗監同時客門下汾陽異
姓王報道請纓人不少單于早晚避龍荒

寄懷四首

太行日日望吾廬
懶向西河問索居
久客不堪論往事
故人殊未絕來書
風霜地入黃花後
湖海天空白髮餘
好在扶搖書一息
圖南須待北溟魚

其二

草堂一寄北山遙
桂樹重勞隱士招
千里鄉書俱涕淚
五秋客夢只漁樵
未從鄭谷拋生事
謾逐燕歌託聖朝
試問長安車馬客
子雲門巷日蕭蕭

其三

屏居君自見交情
玩世吾兼吏隱名
謾道黃金和鮑叔
愁看白髮到虞卿
狂來萬里堪乘興
老去三山好結盟
總是浮沉人不識
他時掉臂出承明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四

十六

其四

窮愁聞爾伏丘園
暫往依人避市喧
九死身存豺虎窟
半生心折鵲鴒原
東陵豈有千夫膳
南海寧無六月冤
稍喜高堂仍健食
蕭條黃髮負晴軒

送陳廣野出理河間其先為余邑人茲以春秋

舉進士

戀戀天涯卽故鄉
班車下復離觴
股肱舊屬扶風郡
意氣新從結客場
僊掌雙瞻瀛海上
法星一繫貫城傍
引經知爾文無害
自昔高門接大鄣

王瞻美以貲為郎得太醫院從事時敬美守祠部元美出填鄖關而瞻美則受職東歸兄弟蓋

三分矣余以通家申贈情見乎辭

燕山不與酒人羣
歸去江東臥白雲
世業舊承司馬氏
禁方新受長桑君
金莖春色三荆並
玉樹秋風五柞分
好在聖躬天北極
迴看佳氣日氤氳

郊壇遇雪

羣帝翩翩奉上皇
玉龍蜿蜿白雲鄉
近郊田燭寒相照
廣陌朝珂夜自光
花落三天知獻瑞
葭飛九地應迎長
莫教方朔增華髮
仙侶翻疑執戟郎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四

十七

至日示弟

燕臺冬至靜雲霞
望入柴桑故里賒
客計天涯親棣萼
年華雪後傍椒花
五車尔及春陽盛
六翮吾從暮景斜
盡日閉關惟綠酒
嚴城何處自清笳

歲癸酉 賜葬定襄王介弟太傅忠僖公逆周

公瑕銘王墓中道聞忠僖計匄冢下並銘之

時 上駟六書有欲進公瑕者公瑕不欲卒謝

歸吳余多公瑕義甚高因贈七言二章為別

生死惟君意氣存
蕭蕭垂紫出王門
白頭未改任天態
綠筆寧干聖主恩
晚傍風塵馳澤國
下臨松柏

到江村客星此夜乘槎去太史無勞伺帝閭

其二

平生然諾寸心懸都市艱虞旅食年短褐三冬依碣石豐碑百尺表祁連愁當世路同推轂典在春湖獨扣舷明到延州無長物曾將佩劍掛新阡

元夕憶仲嘉

憐尔春宵淹故里轉於都市憶當時客星未聚魁三象卿月遙分太乙祠五夜燈花應獨酌千門火樹故連枝何如村社喧迂鼓歌舞還從沛下兒

送朱光祿出理崇府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太

酒甕盈盈出尚方都亭嫋嫋柳初黃信陵國士聞朱亥西漢親王重汝陽鄉路定知移棹晚庾門莫賦曳裾長它時授簡徵詞賦坐客何人最擅場

送李尚寶冊封崇府歸省相公

都亭新雨淨塵纓使者中原結駟行業擅韋門推相種詔分漢節蒞宗盟粉榆受社千秋重桐栢浮槎五兩輕聞道汝陽虛客席莫辭河朔滯王程

其二

古來家慶似君稀況復朝恩奉使歸良夜西園傾四坐薰風南國問重圍黑頭几杖頻應駐紫氣開河望

不達到日趨庭聞鯉對聖躬六尺正垂衣

送劉太史使秦冊封取道省觀

簡書無若使君優殿閣親逢太乙遊百二金城盟白馬五千玉笈駐青牛日臨東觀長安曉雨過西陵大暑秋載筆不須勤著論三秦裂土盡諸侯

其二

扈聖何緣盡屬車寧親還許赴皇華地分牛口親王國天近龍門太史家開尹道傍占氣色官衣日下帶雲霞壽杯好進三危露歸路須携十丈花

附寄太史尊人太守公二首

太函集

卷之一百四

九

一從稅駕避中原更喜傳經藉後昆召對三川年獨少歸休萬石道逾尊僕夫即使嚴星駕公子還應下里門試問舊游聊屈指只今燕市幾人存

其二

淮陽臥閣憶當時有客披襟醉不辭汲黯終難州郡老鬻熊殊易帝王師太史生七通家日喜官曹近過里天容使節私中歲定知頭未白尚方還就酒如淄

爲袁進士壽母詩

翩翩遊子對公車咫尺封書慰倚閭故里白雲生漢署它時青鳥引潘輿慈顏遙想當杯見喜色虛疑奉

檄舒報道仙郎逢帝問蟠桃枝上近何如

尚寶王次公以五月生蓋春秋始彊矣不佞陳詩爲壽凡四章

君從結髮策明光新綬纔看肘後黃國士南州歸小陸詞臣西掖擅長楊論文盟許三分定報主身堪四十強海內弟兄吾黨在鴈行終日望衡陽時長公在楚

其二

魚珮珊珊近至尊列卿東面奉朝暉十年金馬仙郎籍五夜銅龍聖主恩莫問孟嘗高紫闥且從河朔倒清尊解醒怕似文園渴官井傳冰下帝關

太白集

卷之一百南

二十

其三

漢庭侍從盛西清況復同時得馬卿三世由來皆許國十年以長更從兄時長公始艾自携舊省金華秀並見層霄玉樹榮任道君家多樂事輞川未必勝蓬瀛

其四

綠槐紫燕戶庭幽堂上翛然五月初酒伴豈應無擊筑隣翁殊自有披裘兩都籍籍矜青眼九列紛紛避黑頭自笑陸沉耽執戟瑤池曾憶尔同遊

七月十五夜靜海道中示弟

歲歲孟蘭奉法幢今來晚飯泝空江漢宮猶傍蟾二

五燕塞先歸鴈一雙舊社宰官身可老扁舟客子身難降遙知龍象中天度留得尼珠在夜窓

十六日舟中雷雨呼酒與弟同酌

天上河梁五夜成明朝雷雨動盈盈恰逢堤柳檣烏宿共對江蘋醪蟻傾正喜披襟辭苦熱不妨挂席待新晴故園屈指三千里到日還同漉酒生

次博平陳使君書至

一從持斧蒼昇平三輔紆籌借大名對食尋常懸鉅鹿題書咫尺到聊城通家喜動斑衣色去國翻歌曰苧聲千古漆園今下吏伊人應識倦游情

太白集

卷之一百南

二十一

使君寄新詩卻寄一首

天末涼風畫舸迴故人東望一登臺九河落木先秋下南海明珠照夜來謾擬心神開什襲逾看氣色動三台憑高到處堪乘興誰似凌雲作賦才

夜發淮陰泛湖二首

淮南木落水微波疊鼓黃昏發棹歌海月可憐秋正好湖風莫問夜如何孤飛帆影隨烏鵲不盡潭香到芰荷咫尺牽牛河漢上浮槎倘許一相過

其二

客游入夜轉逍遙挂席長風破寂寥浸月影深叢桂

樹拍天聲近廣陵潮江關鴻鴈行相引水國魚龍臥
自驕絕勝寒霄乘興去山陰道上木蘭桡

過湖

江鄉依舊五湖秋漢使真成八月浮河伯遠巡疑北
海舟人倏忽指南州到來萬頃開鸞鏡望裏孤城出
層樓賦客不須愁落日即看神女弄珠遊

望金山

何來海藏攜江流天道羣靈擁帝州淨土真成金作
埒空華幻出層爲樓塔邊鴻鴈凌風起堦下鼉鼉抱
日游待月欲依重閣晚歸舟恐失五湖秋

太白集

卷之一百十四

主

望焦山

襍被曾棲處士宮尊鱸猶得及秋風雙飛采鷁江天
上一片青蓮海氣中叢桂謾勞招短棹扶桑準擬挂
長弓獻花舊識山僧面翻笑歸人鬢已蓬

望北固山

五兩南風白浪驕迴舟江上轉逍遙山靈鼎立蟠千
古詞客風流擅六朝無數征帆收渡口依然官閣出
山腰空林不斷秋江色白露蒹葭帶落潮

失門東遇叔曉

天末涼風起白蘋扁舟有客小烏巾已從麋鹿還初

服何意尊鱸到故人袖裏尚新三歲字尊前未老日
年身相逢莫惜中秋後今夕還看月滿輪

叔曉迴舟同登虎丘時叔曉將之金陵先一夕
既登矣

行舟一問鳳凰臺返棹重持鸚鵡杯正喜登山乘酩
酊不妨載月判遲迴三秋劍氣離宮闕五夜珠光淨
域開坐擁千人疑聽法生公何處未歸來

九日同諸弟登高

故山杖屨復吾曹依舊茱萸對濁醪無數菊開彭澤
里有時松起廣陵濤正逢秋色舒眉宇莫惜霜華入

太白集

卷之十百十四

主

鬢毛客醉不知燕市隔羣歌猶似酒人豪

其二

谷口層樓四望宜登臨況復及秋期漫辭深酌拈鷄
鷄早見高冠挂鷄鷄丹嶂祗應當北牖白衣還擬到
東籬醉來拂枕堪同臥一任斜陽客散遲

陳丈人酒星亭

丈人身世託高陽黃髮清尊到上皇牛斗天空星作
客松蘿地迴醉爲鄉少微正王千秋氣太史應占五
夜光況復燕歌來酒伴相從猶似少年場

龍谿先生遠過里居呈謝二首

拂枕歸來臥敝廬倒衣忽漫奉安車空山爲指襄城路故國還携禹穴書落木九臯聞老鶴驚濤千里見神魚獨憐希有終難識莫問行歌楚接輿

其二

雲門東去漸江懸秦望遙看岱嶽連已見玄經傳海內何緣紫氣到關前人間鳳下通侯郡郡大夫爲吾先生門人吾道鷹揚尚父年懿德五陵曾結客空勞碣石坐談天

送沈明府謫信州戍會赦不原

金雞不解逐臣愁鐵馬猶堪壯士遊天姥故鄉歸枕上夜郎明月望刀頭殘年冰雪雙蓬鬢長路風塵一

太白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刪緱見說東胡延國討邊廷倘許借君籌

其二

桃源徑旻夜珠明白眼何人按劍行吾道豈應悲失路公家殊自急干城河梁水落舟仍繫山郭風高劍自鳴底事征夫多氣色臨岐新著綬胡纓

載酒如意寺送沈問之卽事有贈

轡車冉冉碧油張山寺陰陰白日藏郭外浮雲開慘淡簷前淨土立蒼茫結廬乞我雙林勝對酒輸君五斗強明發扁舟彭蠡去將因李白過潯陽

姚明府大觀樓成

岩岩山郭出神樓冉冉雲霞望帝州排闥正當千嶺合鳴琴遙入五溪流早朝何處迴仙令高詠于時屬隱侯見說河陽花滿縣登臨倘許及春遊

其二

簷前山色撲衣來檻外江聲帶郭迴睥睨連雲踏鉅麗招搖入夜倚崔嵬絃歌百里還周雅詞賦千秋借楚材謾道銷憂憑戶牖重勞極目問蒿萊

宣城沈孝廉過訪東郭草堂孝廉故善家弟

屏居不負倦游情招隱還勞歲暮行白雪豈應來郢客青山或恐似宣城通家對酒窮愁破愛弟耽詩太

太白集

卷之二十四

三五

瘦生自是故鄉春事早卽聽伐木鳥嚶嚶

其二

柳市經過興獨豪草堂披豁總吾曹連枝雪後三荆樹五采天邊一鳳毛掉臂浮名中散老停車真氣大鄣高莫嫌近市無兼味不盡比隣有濁醪

海陽過陳丈人小飲

衡門黃髮切雲冠依舊紅顏握手看老去太丘安子舍歸來彭澤及辛盤清齋五夜分藜藿綺席諸孫並
苗蘭正喜元方春酒熟人拚十日盡君歡

其二

薄暮停車拂市塵入門校轄自情親君家有子難兄
弟我輩忘年任主賓故國千秋誰和客初衣五載又
歸人陽春總是尋常曲莫遣歌鐘動四隣

方萬戶春秋及耆代諸弟爲壽

新釀桃花春酒醴侯門日暮動歌鐘尊前客禮千金
壽闌外軍容萬戶封白草沙場矜自老赤松天路許
相從通家遙祝江干上共指南山第一峯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四

二十六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四

太函集卷之百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七言律詩一百十九首

春日同家弟發歙浦泝漸江過長沙里

新年雲物漸江開合浦流漸盡舸迴剡曲山川乘興
去羨陂兄弟好奇來花神終負詞人筆草色重經釣
客臺多病馬卿應自惜相逢那得不啣杯

薄暮抵江氏園

渡頭繫纜一乘軒煙樹冥冥宿鳥喧夜雨人家彭澤
里春風子舍辟疆園浮名誤我纔能覺遠道思君未

太函集

卷之百十五

一

敢言况復初衣俱故國猛拚十日醉平原

廻舟

夾岸高低霧樹林出門移棹畫陰陰名園公子筵初
散歸路王孫草漸深不盡綠蘋添雨色相求黃鳥解
春心沿流直欲浮滄海方朔于今不陸沉

席上戲贈吳珪

青衫皂帽黑頭顱名在高陽舊酒徒壺裏尋常千世
界場中百萬一樽蒲蓬萊姹女人多少勾漏丹砂藥
有無報道歲星君自識金門回首即江湖

雨中歸興

依然南浦艤迴波一曲滄浪罷棹歌越水扁舟歸去
好輞川積雨向來多可憐著柳黃金縷莫惜沾泥白
玉珂信宿故人今又別江樓高臥夜如何

王居士栖潭園迄今法臘七十諸佛子將爲居
士壽抵余賦詩二章

少年彩筆引長虹洛下翩翩國士風負氣肯干千乘
貴觀身俄入四禪空市中寂莫耽揚子溪上逍遙過
遠公自是壯心銷未盡牀頭留得寶刀雄

其二

十年不擬著潛夫四衆還應禮大巫已向人天窺色
太山集 卷之百十五 二

相肯容霜雪入頭顱有時倚樹招黃鶴何處凌風戲
錦鳬自此清齋依佛日莫教容易過屠沽

寄題梅使君天逸閣

中年吏隱傍滄洲高枕歸來臥黑頭半畝烟霞梅尉
宅孤城風雨謝公樓人間藜杖通仙侶天上蒲輪避
故侯就此端居堪自老三山五岳任神遊

其二

綺疏高出宛溪濱雲物遙分帝里春倚檻山河雙老
眼拂衣天地一閒身胡牀興落當樓月漢節功辭屬
國麟我亦倦游依草閣相看雨後岳蓮新

送程子虛之南太學

逢人按劍莫相疑入市投珠炯自奇邑里舊傳齊客
賦橋門新睹漢官儀路經暑雨梅初熟天近秦淮桂
欲垂司馬只今辭犢鼻文君未許恃蛾眉

聞江丈病起

交游垂老足吾曹消渴經旬憶爾勞病後未從河朔
飲眉間忽起廣陵濤紫芝黃綺盟猶在白日義皇臥
自高稍待秋風吹漸水扁舟準擬過持螯

七月七日送季弟應試金陵

都亭馬向秣陵嘶珠勒金羈汗陸離牛斗幾年占夜
太山集 卷之百十五 三

氣鵲橋今夕及秋期世情祗覺歸來晚國色寧容出
嫁遲即使行媒鳩更拙寒脩端不誤蛾眉

七夕

正喜涼雲到薜蘿不妨高枕臥巖阿星辰忽漫驚流
火風雨何來趁渡河天上銅壺愁欲絕人間貝錦巧
逾多明朝擬泛扁舟去好聽秋聲子夜歌

送陳孝廉之南太學

暑雨何緣過轅車程期邠許避尚書五雲睥睨中天
鳳六月扶搖大海魚就舍瞽宗傾國士臨雍仙仗儼
宸居知君興在秋雲下肯使斑衣負倚閭

奉寄吳氏叔爲壽時余客饒中

曾將方朔入承明掉臂歸來藥已成肘後禁方歸國
手壺中真隱避時名門庭正憶懸弧在鄉里寧須曳
杖行咫尺軒皇丹鼎闕相邀秋後問襄城

再送子虛

幾年著論擬潛夫此去升堂謁大巫河漢客星三輔
入園陵王氣五雲扶居人望幸思高廟國士論文
集上都莫以傳經從絳帳壚頭一顧酒家胡

輓吳三處士是爲中書君叔兄余以中書君故
會葬

太田集

卷之百十五

四

翩翩比翼各飛騰憐爾卑棲氣益增結客至今傾北
海承家自昔繫延陵人間甲子駒難繫客里揚州鶴
許乘誰向江天歌薤露北風吹作玉壺冰

其二

金閨愛弟接華裾故里相逢白髮餘爲報鵲鴿原上
急不禁鴻鴈晚來踈飛霜十月扶丹旄執紼千人擁
素車手澤儘餘周八士漢家莫問茂陵書

唐東園謁行則與計偕詣闕下俯仰今昔情
見乎辭

古堂背郭到鳴珂馬首風雲擁戶多落木千山辭白

社層冰十月渡黃河天人不負臨軒問地主誰徵
筑歌報道長楊誇羽獵看君侍從賦如何

送蕭廣文遷任成都屬邑

鄭老南州未厭貧綈絕何意拂風塵到來漢署青羶
舊歌向巴人白雪新驛路聽猿巫峽晚流澌飲馬錦
江春中和樂職君能事益部諸生待奉輪

陳仲魚之喪丈人未釋憂色余吊丈人于其里
賦詩解之

西河有客問霑裳白恰蕭蕭獨撫牀垂老煙霞餘賦
夜承家詞賦失靈光不妨脫屣人間世好在脩文地

太田集

卷之百十五

五

下郎咸望抵應過惠子叩閣何用卜巫陽

游南源即事

雪後東風也自柔出郊聊且試春游江村髣髴催官
柳野渡徘徊借客舟勝地春糧輕百里空山暴足破
千秋青錢肯惜經行處不飲還應儘杖頭

其二

浮雲白日本無嫌淡抹濃妝勝更兼已度銷魂孤徑
又何來刺眼萬山尖振衣曲磴凌飛閣負杖懸厓倚
步檐但得一丘營栗里肯教五柳避陶潛

其三

南陔何處一相尋鳥道逶迤迴自深春望寒帷經日
杪溪行信步入山陰盤空直下龍蛇窟落日還穿虎
豹林吹面谷風寒已薄可容倦客坐披襟

其四

邑里那知地自殊幾家雞犬隔林紆巾車不避居人
問幙被還携愛弟俱白恰候門邀杖屨青燈把酒話
蓬壺種桃千樹今應遍任道春來事事無

其五

夜深風雨到匡牀蚤起扶携問法堂地近庚桑柏舊
隱山疑姑射出新妝避人澗道橋垂斷擁路樛枝蔓
太函集 卷之百五 六

故長林外一聲清磬落不知身世近西方

其六

石徑霏微過雨痕溪流宛轉護松門金篦初地空王
界玉梳終天望帝魂萬壑雷聲春隱隱千山雨色晝
昏昏直愁歸路驚棲鳥爲報行厨罷夕飧

其七

谷口招尋一徑斜白雲深處赤松家年深衆竹從遮
屋春淺仙桃未著花絕壁五丁開混沌還丹九鼎護
煙霞加餐更勸胡麻飯遮莫迴車路轉賒

其八

初聞谷鳥報新晴遂有隱蹤曉行峽出武陵曾繫
纜峰迴縹嶺尚聞笙驚心雲雨論交態回首風塵避
世情鬢髮老來逃絕海將依餘粒足殘生

宣城梅使君及其伯子修郡志成遣使促余序

者三至余以負疾謝不敏詩報伯子因呈使君

國書半入敬亭蕪地紀重開禹會圖業擅子長經兩
世才慳玄晏避三都斑衣歲月寒相傍華髮林泉病
自扶已判一春供授簡可能容易殺青無

園亭木芍藥作花同二仲小飲

晴軒風日媚花神曲檻新妝倚太真半吐露華疑自
太函集 卷之百五 七

語羣窺棣萼故相親名家不數姚連魏傾國仍兼號
與秦涓滴爲君開酒禁明朝鵲鳩是餘春

萬年橋

使君遺澤五溪東驅石橋成利涉同地踞金湯三輔
郡天迴砥柱萬年功參差石勢疑烏鵲縹渺江流見
白虹亭上至今留醉處蓮花面面似山公

魁杓亭

北斗城邊出大鄣孤亭天畔逼瑤光三都氣王儂關
紫九鼎霞開帝時黃一自寒帷來海岱卽看比屋近
陶唐使君最是高經術睥睨翩翩下鳳凰

喜黃山人至

戶外蓬蒿積雨平海門客有安期生到來眉宇烟霞
色老去詩篇金石聲吾道漸看霜鬢重人情一任夏
雲輕三年寂寞緣何事咲殺玄經草未成

城上觀濤有懷江方伯

西望霞城黯不開五谿片片雪山來壯心未減尋源
使起色誰當作賦才千雉莫愁翻陸海六鰲儻許駕
蓬萊聞君伏枕江干上急爲披襟坐釣臺

谷仲房

屠沽市上狎招尋徑草蕭蕭負郭深杖錫有書傳谷
太山集

卷之百十五

口廻舟無意避山陰浮雲正傍登樓賦積雨偏宜伐
木吟天末涼風應咫尺好携江月問東林

送黃全之赴齊雲山脩志

江湖共識少微星杖屨仍趨太乙庭授簡天門關樹
紫藏書石室岳蓮青荷衣也自朝羣帝芝檢還應護
萬靈莫怪茂陵無禪草馬卿多病戶常扃

秋日同弟仲嘉過虎臣

蕪葭秋水帶江村客有羊求過葦門三徑荒蕪重把
臂十年契濶幾銷魂新詩早已增華髮故態旋應減
綠樽歸路最宜乘落照野橋相送又黃昏

重陽前二日同諸弟登金竺山

竟日攀躋鳥道賒高天寥廓鴈行斜河沙下見三千
界木葉平分十萬家疊嶂芙蓉晴欲滴疎林橘柚遠
從遮年來莫問登高賦原上相看鬢獨華

金竺山遲虎臣時以疾不至

準擬扶搖並羽翰何因蕭瑟臥江干陶家好事邀高
會楚客悲秋中薄寒強自憑陵遙對酒仗誰問訊更
加餐白雲滿地三山出絕勝銀濤海上看

九日集諸弟樓中

共把茱萸憶舊遊不辭村市貰新菊江山故宅千秋
太山集

卷之百十五

九

里風雨重陽百尺樓坐客揮毫今謝氏歌人佐酒古
梁州夜深秉燭東籬下肯許黃花避白頭

九日問虎臣疾兼簡公臨

九日柴桑舊草堂故人風雨隔河梁眼邊俗物應同
病坐上嘉賓况異鄉犢鼻不禁沽酒肆科頭好在讀
書牀但辭夢澤歸彭澤便覺韓康避杜康

贈吳人俞公臨

十年側注薄爲儒匹練東來迥自殊白岳藏書探越
絕朱絃度曲廢吳趨山靈爭避新詩句市隱長依舊
酒徒紫蟹黃柑秋正老江鄉莫謾憶真鱸

九月十二日爲吳氏嫂五十壽詩

雙棲梁孟傍蓬壺九月風烟儼畫圖婦子初筵魚入饌仙郎中曲鳳將雛鬢分盧橘懷邊綠顏駐蟠桃醉後朱謾道廣寒靈藥在生年半百一愁無

東郭送公臨時將報姑就還建業

一曲驪歌在市門千山秋色照離尊懷中白壁寧論價腰下吳鉤未報恩久客聲名三輔起窮交意氣五陵存陽春十月江南路不用綈袍也自溫

虎臣兄子仲實期余谿上水嬉余携家弟仲嘉而徐孝廉俞山人咸在卽事三首

太白集

卷之百五

十一

咫尺南谿接輞川恰逢地主竹林賢尊前木葉千章下掉外尋絲百丈牽形勝天廻豐樂水風流人比孝廉船桃花潭上歌聲起有客停杯獨扣舷

其二

卷幔青天倒接籬由來山簡興多奇高陽賓從疑襄水落日兒童勝習池疏鑿更從斤竹澗遲廻長傍木蘭陂扁舟縱落鷗夷子爭似浮槎事事宜

其三

羣峰倒影玉崔嵬錦纜沿洄叠鼓催岬嶂九臯尊蟻盡篝燈五夜燭龍廻蓬壺已判乘桴去蘭漿猶煩載

酒來客散竹枝歌更好依依側耳立蒼苔

春霽過聲林適方于魯見訪

松門一逕引招提雨雪新年步屨遲丈室有時聞臥病籃輿何意到攢眉禪枝歷歷分晴樹僧飯依依共露葵不惜經行春草色相看咫尺謝家池

月下于魯從諸弟過小樓夜坐

乘月何妨陌上行踈燈疊鼓報新晴興來庾亮牀堪據老去楊雲草未成子夜競翻吳下曲陽春忽度郢中聲高談不盡驚人語河漢盈盈入坐傾

春日從諸郡公存江四方伯

太白集

卷之百五

十一

行春五馬漸江湄野客巾車許自隨久伴離羣巢父隱還瞻拜老漢官儀侯門已借青山在授几寧辭白日移鳳下潁川應有待親從丹穴睹神奇

陪諸郡公登仙人石

晴雲高出石熒熒小隊探奇更一停峽路初開巨靈掌江天久謫少微星當關紫氣塞帷見扣角清歌倚枕聽一片直留題峴首莫教謾勒北山銘

上元前夕雨集仲實園

儘教宿雨惱花神還向高陽逐酒人水國珠懸爭照乘天河月滿且埋輪應徐蓋擁西園夜秦號裝分上

死春遙憶漢宮祠太乙萬靈先灑屬車塵

元夕雨中再集

里社鶯遲石燕先華堂漏下燭龍懸莫嫌神女連山雨好在羣仙不夜天
藜火着花垂閣上梅風度曲落尊前也知不屬金吾禁吹蓬林膏又一年

十六日夜即事

積雨遊人成信宿高門春事轉光輝單車未許迴油壁四坐還看出羽衣
舞袖風飄香霧濕歌梁塵化彩雲飛曲中客散頻回首不信陽春聽者稀

魁杓亭同二弟看雪是日郡大夫校士故有末

太山集

卷之百十五

十二

句

東郭相從躡履行千山雪色近連城孤亭並倚青藜杖三輔遙開白玉京
載酒祗應拚日暮飛花郵復待春晴梁園賦客知多少謝氏風流有弟兄

吳虎臣玄覽樓

高枕唯應事臥遊清齋况復謝糟丘慈雲佛坐三千界明月仙家十二樓
無數煙霞飛麈尾有時風雨吼牀頭彌天檻外王孫草一徑還爲杖屨留

寄贈吳閣老惟登時春秋六十矣

金門掉臂即蓬萊仙是煙霞待爾開三徑春游鳩杖

出九苞朝食鳳雛來夢懸西掖雙鳴珮坐對南山一舉杯獻賦祗憑青鳥使故人今在少城隈

歸舍聞虎臣舉子

家在陽林玉樹傍忽看花發鬱金堂梁間玄鳥先春乳掌上驪龍照夜光
投壁平生惟李重御車它日有元方由來新語堪傳業莫問當年客裏裝

雨後同諸弟飲十五弟嘯園

谷口衝泥一逕斜園林朝雨到桃花五陵春色分韋曲諸弟風流總謝家
倚席最宜當落日迴車準擬待棲鴉壯游謾道尋常事尊酒相逢鬢易華

太山集

卷之百十五

十三

晚集江明府連城館

歸來仙令得嚴阿北斗城頭挂薜蘿開戶東西迴日月寒闌表裏入山河
青門下見吾廬近碧草平分客席多魚鱸不妨千醉尉駙奴莫問夜如何

江伯禹期予兄弟及虎臣舟游阻雨移席紫陽樓

樓

江天風雨妬春游睥睨居然勝拍浮斷酒客疑元亮社抽毫興比仲宣樓
河山帶郭清如洗烟樹當窓翠欲流南浦片雲飛不度倚闌誰唱古梁州

東郭送張太史還朝

歸來負郭傍東菑積雨都亭半柳枝斗酒恰逢脩禊
日舟梁遙望渡河時青門莫問中人產絳節還陳列
國詩爲報舊知燕市裏春風舞袖鬢如絲

贈故人子許太初太初能琴

夙昔相逢俠少遊移家正傍漸江樓主人已化遼東
鶴令子空傳洛下裘五夜攬衣歌白石三秋挂席問
滄洲匣中流水知音在謾向風塵拂蒯緱

春杪虎臣謁行則從秣陵之廣陵中夏還郡

江南春盡兩蕭騷有客東行耐薄勞疋馬黃梅岸浦
道扁舟白雪廣陵濤千秋舊食拋雞肋五采新雛戀
太函集 卷之百五 十四

鳳毛計日青門瓜正好歸來一摘足吾曹

再贈虎臣兼呈思善

白下紛紛俠少場風塵誰復識行藏曾從江漢題鸚
鵡更渡秦淮詠鳳凰何處停車邀上客有時倒屣出
中郎年來酒態應銷盡不是新亭舊楚狂

病中遣二歌者還國兼寄諸王孫

漢署仙郎任滑稽一麾好在楚宮西徵歌處處移中
曲飛夢時時落大堤多病祇憑青玉案相逢猶唱白
銅鞮孟嘗客散雍門在歸傍城烏五夜啼

其二

結佩當年憶漢濱倚蘭芳杜不勝春謾傳山簡非凡
更忽到何哉是故人如意任教聲裂石接離騷咲鬢
如銀臨岐各技龍陽淚叢桂尊前賞更新

聞安懿王薨唁諸王子

西園常憶酒杯頻南國初傳羽衛陳詔下祁連仍
賜地尊開雲夢幾留賓青牛一去關門斷白馬重盟
帶礪新不盡長風松謾謾堦前留得老龍鱗

王子東園翁故善余茲葉國人且三載適部人
還國感而吊之

行雲竟日駐宮牆激楚流商夜未央趙魏賢豪尊介
太函集 卷之百五 十五

弟江湘賓客盛諸王鶯歌易入新鴝鵒龍種難留老
驕驕見說秋娘常落莫莫教舞袖更耶當

耶城王大婚不佞幸以東巡預嘉事喜聞舉子

因寄近體稱賀云

巫峽當年正授綬荆門初日早懸弧天垂西極原龍
種地割南陽是鳳雛江漢派分周列國風雲岳降楚
名都喜來爲問高陽客重到池頭一醉無

即事戲贈棗陽王

有客傳言從漢浦相期御氣到天都白雲黃雀招來
召赤水玄珠探得無準擬煙霞高羽翼任教霜雪近

頭顱扶搖九萬緱山路方丈還應問大巫

南州王孫幼嘗師事不佞適投詩至力疾蒼之
建牙重布萬家春拖玉初承六尺身赤社南頭叨地
主朱門北面儼天人長淮鴻寶遙相命大澤驪珠歛
自神聞道三千客食客可無彈缺惱比隣

荅鄭宣州

雲山偏屬謝宣城風壤相隣漢長卿石枕尋常乘暑
薄玉壺咫尺倚冰清書來一問加餐飯病去還期結
臂行明到溪頭橫笛起死陵半入武陵聲

爲江方伯壽吳夫人詩

太函集

卷之百十五

十六

梁鴻十載託幽棲舉案相從老會稽七月恰當流火
近雙星遙望渡河齊筵依玉樹開華屋觴引瑤池入
漸溪勝地祗應仙侶並明霞長挂赤城西

聞大司徒得謝志喜

紆籌百粵捷書收曳履千門國計優豈謂橐中留薏
苡翻從柱後得莧裘關河好趁秋風度衮繡還堪晝
日遊多少賜金供召客故人擬作醉鄉侯

往珂公肇林聚講迄今十年余居廬公帥大衆
來吊因爲期重講期解東歸古人或坐殷憂率
以少歌當哭予未輟哭聊短述贈之其後一章

則以贈大衆

東林一笑幾經春攬涕相看白首新護法還依長者
子逃禪莫問宰官身片言誰悟心無住丈室爭誇會
有神漫向江流留折葦林中面壁更何人

其二

雨花重見度西方風木那禁墮北堂地擅初開金作
埒天容未減骨支牀倚門莫謾歌桑戶入室誰堪問
藥王翻笑攢眉池上客醉鄉爭似法雲鄉

送喻少府令墊江

立馬臯門匹練懸馬頭落日促離筵雙鳬蚤賜朝天

太函集

卷之百十五

十七

履百丈爭迎上瀨船望近雪山無六月陰留棠樹有
三年到來一洗巴人耳堂上薰風入五絃

送方千魯之金陵

賦成肯待承明詔病起翻從俠少遊流火長天牛渚
夜當關涼月秣陵秋新裝自許傾三輔敝刺誰能過
五侯故里只今饒桂樹小山知爾未淹留

贈虎臣時虎臣春秋四十矣

少年猶憶結交場晚計俄驚四十彊窮路傍誰寬痛
哭浮名知爾託佯狂坐中客禮容徐穉病後生涯付
杜康莫向秋風吟澤畔他時握手鬢俱蒼

吳舍人輓詩

燕市悲歌傍爾豪故園松桂復吾曹人間萬事歸艱
首身後千秋付鳳毛西掖汗留青竹在北邙風入白
楊號新阡莫問延陵劍斗氣宵懸宰樹高

郡司理舒相君入比部

仙郎遙赴白雲曹壯宰辭赤汗勞此去更持三尺
法向來不避五陵豪甘棠故郡陰常滿盡省新秋望
轉高聞說漢家方尚少肯容綠鬢讓羣髦

再贈舒相君

徵書迢遞隔天關郡署逍遙足主恩即使陽春
太山集卷之五十五 十九

輸下里豈緣陰德擬高門黃金縱爲消人重青史惟
應法吏尊秋入九河翻大陸風波回首一銷魂

送太守徐使君治兵東魯

都亭東首五驂騑父老依依擁道周馥翊專城勞臥
治華胥舉國得神遊望迴烏鵲刀頭月寒耐羊羔雪
色裘最是郢歌當歲晚陽春一曲使人愁

其二

鳥道千盤入大鄣天移綠鬢尚書郎獨憐轅下鳴驤
裏爭覩城頭集鳳凰越砥一裝星落落齊風千里海
泱泱扶桑東盡天王地賜履還應出尚方

其三

山河什二古東秦部曲寧煩縹緲新當時云亭延見
草儒林鄒魯望紆紳行吟正喜經梁甫保障那能
寇恂徙倚天都瞻日觀分明滄海度朱輪

其四

別去倉皇賸夢思由來堅白絕磷緇中厨脫粟無兼
味南國甘棠有特祠雲臥祗餘姜被在風流那許習
池私我聞祗樹容聽法願向靈巖乞一枝

送思善量移隨州二首

萬里江湖興可乘秣陵風雨接春陵提封正切周湯
太山集卷之五十五 十九

沐臥治仍分漢股肱此去郢中饒白雪向來和氏避
青蠅三湘一望通炎海六月何妨息大鵬

其二

行色偏承帝澤優五花散作五驂騑君從虎口啣
新命我向羊腸憶舊游覆手誰爲巫峽雨愁心好寄
洞庭秋襄陽耆舊如相問爲報山公盡白頭

從王之相乞觀桐內無如繡佛兼出壺榼餉余

先是諸少年頂禮有不肅者爲作謝之

曾聞繡譜工夫巧親見金鍼盡作高纖手重勞傳桂
栗醇醪兼得醉蒲萄豈綠西極來青鳥翻悟前身坐

白毫任是天孫須退避可容俠少不粗豪

閣集

南枝東閣儼揚州有客徘徊轄自投地主詩名高水
部天涯春色到羅浮當杯謾道催頭白下榻還應借
夢遊賸有青藜堪照夜宛如片月在簾鉤

其二

結綺風微夜未央居然縞素倚新妝香縈磴道三重
閣影遍樛枝十仞墻國色豈應驕粉澤年華殊自耐
風霜江南不用傳都使坐上相看總故鄉

觀舫

太山集

卷之百十五

三十

扁舟竟日繫菰蒲云是鴟夷事五湖課績謾勞書越
絕徵歌還許出吳趨長年移棹頻來往子夜凌風忽
有無東望十洲應咫尺扶桑準擬駐檣烏

其二

青蛾雙引五雲裾桂棹相將百頃餘羣女瓊樓浮結
廬湘靈錦瑟出遊魚俄聞水調翻中曲轉見星槎切
太虛猶憶漢江隄上路山公老去興何如

徂秋負病禱齊雲山歸而病愈獻歲冒雨雪至

至日始晴

曾扶靈壽歷清秋更乞刀圭耐黑頭晴日乍曛鴉鵲

觀祁寒仍在鵲鵲裘洞天豁遠通三界陸海微茫辨
十洲衰疾久拋黃石略逍遙擬伴赤松遊

宿太素宮又雪

雪後仍聞五夜鳴朝來絕勝萬峰晴西陵一駐青牛
駕北極重開白玉京帝遣羣靈封漢時天留七聖在
襄城只今已出雲霄上肯待它時羽翼生

胡使君乘筏逆余岳麓同下汶陽

擊楫何來滄水使御史治水乘槎同下白雲鄉峰迴
玉井千花簇地劃銀河一葦航縱目不嫌風卷幔賞
心況有酒盈觴誰云興盡山陰道城柝村燈夜未央

太山集

卷之百十五

三十

登海陽尊經閣閣田使君首事故未及之

縹緲羣飛時上遊分明海藏出神州遺經萬古沿河
洛秘閣千尋矚斗牛東壁豈緣鰲立極中天絕勝蜃
爲樓從知柱下君能事莫問關前紫氣浮

胡使君海岳樓

使君新第里門開徒倚層軒海岳迴路盡南溟鵬起
去總合西岳雀飛來千秋誰復登樓賦百尺惟應出
世材直北雲山遮不盡憑陵華頂望三台

胡使君巡察西粵尋移觀察黔中余過海陽有

贈

故鄉風雨釀春寒絕域寧辭行路難白簡兩都持國
是蒼梧千里辟神姦不愁驛使音書少爲報蠻方節
制寬握手看君頭未白十年一著惠文冠

燕

小樓上下綺窓開舊壘高低社燕來隔歲鶯花應有
約經春風雨更無猜含愁謾作梁間語學舞堪從掌
上迴隴麥只今泥滓盡莫教飛去暗陽臺

上巳沈太史期余饒中阻水弗克往

間關積雨入天都宿昔相期佇路隅自是山靈辭後
至却教河伯阻前驅亭中授簡詩多少溪上流觴客
有無報道游軒乘夜返村煙欲暝問清酤

太山集

卷之百十五

壬子

送蘇君昭之金陵

風塵曾敝黑貂裘結束猶堪白下遊九市懸壺新國
手五陵貰酒舊鱸頭橋門或過高詹事幕府應留李
鄴侯懷裏報恩珠徑寸秦淮明月向誰投

送後岐翁歸宛陵二首

曾探鳳穴歷煙霞親見龍騏起渥洼君向囊中耽測
景我從柱下託通家新阡處處迴芳草宿雨村村過
落花咫尺宛溪連漸水相將八月待浮槎

其二

杖屨何緣久滯滛山川無處不登臨仙都正玉青雲
氣客里誰工白雪音地下玉魚關起色日邊金馬引
歸心岳蓮十丈空王坐秋後乘風共爾尋時上策無
量壽宮旋
相期以
九日至

方超宗新玄覽堂予見客旬日因賦近體一首
僊翁別業傍漁磯疇昔妖星逼少微池畔龍蛇先自
避堂前燕雀復相依當庭三鳳雲門下狎席羣鷗練
水飛自是通家兼好客平原十日竟忘歸

送程子虛應舉金陵

朱衣有底妬紅顏白恰無端鬢欲班暑雨又經犀浦
木田集

卷之百十五

壬子

道秋風先度秣陵關神魚九萬搏南極善馬三千避
上閒謾道未央天咫尺五雲直北是燕山

送程思玄應舉金陵

甘泉獻賦十年餘內史新開尺一書楚調向來傾客
里漢廷此去對公車爭迴赤汗龍爲友宴罷紅顏玉
不如爲報三河連甲第親從九地問堪輿

臥病商山詹博士東園見客

山居好在綺園家澗道何來白轡車一席披襟分灌
木三年握手共衰麻傳經劉向心猶壯入社陶潛鬢
已華屈指交游今幾在不禁愁絕莫長嗟

再贈東園

東南吳楚接江鄉，千古風聲動豫章。我望匡廬迴鳥道，君探牛斗辨龍光。坐中上客傾徐孺，門下諸生盛魯狂。回首新亭留結桂，天香端不讓甘棠。

即事送公瓚之白下

聞道長安有狹斜，秦淮秋色到蕪葭。相逢落日烏衣巷，爲花曲江但醉湘靈瑟。故里遙瞻漢使槎。

象安赴尚書期遲而後發時將取道北上則少宰有成言云

太函集

卷之百十五

壬申

長風何意起扶搖，大隱還應傍市朝。西省尚書期驛至，南州高士避弓招。時通金莖雙闕千秋露，雪浪孤槎八月潮。况復青霄知已在，寧須綠髻向人驕。

送許明府自績溪調金壇

桂櫂秋風漸水傍，桃花春色載河陽。雙鳬咫尺移仙令，百雉東南列帝鄉。杯自初筵更大白，琴從中曲入清商。到時滄海應重潤，去日甘棠正未央。

秋夜宿古城文昌閣

高閣平臨北斗迴，長松深護古城隈。千山秋色窓中盡，五夜濤聲海上來。雲臥不妨千象緯，巖棲更喜得

樓臺自慚搖落悲秋客，豈是憑陵作賦才。

晚登白岳

帝時高標落日懸，仙關遙望白雲天。衝風布帽堪晞髮，向夕盤輿未息肩。東海虹霓秦策石，中天鵠鵲漢祈年。頻來不爲金光草，秋後貪看玉井蓮。

海陽山樵得虎于二囊而致之縣大夫門中，以谷風咆哮詰朝遁跡，遠從余以南陽事類卽事賦之。

賦之

西風怒撼九秋濤，北度驚聞五夜號。質子歛關空虎穴，居人比屋仗牛刀。鳴弓謾買將軍勇，載筆應書長

太函集

卷之百十五

壬午

者勞昏旦不妨歌，扣角南山白石屬吾曹。

古城文昌閣下築虎觀

京觀曾傳築武宮，蘭臺爭得納雄風。千尋閣引青藜照，萬歲山開白虎通。具有文章驚坐上，即看氣色起封中。登歌正擬奚斯頌，魯泮先陳第一功。

文昌閣卽事送閔孝廉仲豫上春官

閣上招搖帶六星，尊前意氣在都亭。忻逢雕虎開東觀，正及神魚起北溟。負弩徐看迎縣令，題書急爲報山靈。酒人燕市如相問，肺病經年得獨醒。

太函集卷之百十五 終

太函集卷之百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七言律詩一百二十二首

九日任山甫高齋有懷諸弟

孤城九日漸江東風雨空山只老翁黃菊祇應催細
雨白綸原不任高風飄憐花萼遙相命通插茱萸竟
未同病後直愁村徑滑歸來肯放酒杯空

市中過汪惟一

負笈遨遊五子間迴舟遙自楚江關秋來司馬仍就
病老去王喬獨駐顏牛斗龍光銷五夜滄溟鵬翼去

太函集

卷之百十六

十一

三山祇應隱几懷今古一任衡門斷往還

宿竹里館

郊扉正及竹涼深野服偏乘澗道陰病客三秋雙白
鬢貧家十畝萬黃金城頭月出枝仍礙屋角風來葉
自吟不是清醑供卜夜誰從終古覓知音

宿白岳文昌閣會明府遣訊

地主傳呼五老俱天門簇擁萬靈趨掉頭珠樹招黃
鶴揮手瓊樓摘白榆橫海由來疑結廬朝天何處望
乘鳧三山好在玄都外百里憑將赤日扶

近體一章爲黃生壽母母吾宗也

人間方朔下蓬壺池上蟠桃熟有無南極一星高
女中山千日醉麻姑斑衣冉冉顏初展青鳥翩翩手
可呼報道飛瓊來獻曲天風低度鳳將雛

送方超宗之荆

江干我獨繫扁舟有客翩翩問舊游遙望五雲開野
里直將萬戶博荊州下和老去誰青眼山簡歸來已
白頭千古游魂招未得憑君投賦託湘流

其二

梅華兩岸雪皚皚萬里長風片席開路接流淅三峽
盡天街落日九江迴觀頭倚柱拈春酒樓上揮毫壓

太函集

卷之百十六

十二

楚材宋玉蕭條正無賴行雲莫謾下陽臺

龍司理君御過余樓居題名柱笏坐上得松字

蘭臺蚤歲擅雕龍草閣餘春到暮鍾興在看山遙柱
笏地分負郭近提封彩毫雲霧當樓滿紫氣關門入
夜重莫問天鷄今咫尺漏聲隱隱遍疎松

兼得疏字

何緣窮巷命巾車不盡春陰在綺疏上客肯嫌如斗
大中年長自好樓居青燈風雨留深酌白壁雲烟見
特書翻笑淮陽勞臥治當年郡閣勝何如

兼得雲字

堂背層樓待夕曛樓頭片雨暝難分忽看宿鳥千章
樹半入從龍五色雲酒送城春援北斗襟披閣夜引
南薰休疑安石東山臥十載銀魚手自焚

送書生許去疾出塞

爾向清流罷釣竿肯容赤帶溺儒冠酒徒原自高陽
裔國士終須大將壇不借姓名通狗監懸知勲業在
樓蘭書生白面如君幾忍使封侯印易剗

送余無且從司諫兄赴南垣

詔起仙郎舊直廬相携愛弟共脂車尋花更賦臨春
曲焚草須留諫獵書去日薰風移谷鳥到時暑雨羨

太函集

卷之百六

三

江魚斑衣容易驚秋入白日毋勞竝倚閭

四月七日郭次甫余宗漢任山南余無且潘景

升同舍弟仲淹集少樓分韻坐炎字

結廬人境似陶潛阿閣三重廠步欄坐入滄浪天欲
墮杯行河朔日初炎一時賓客東南盡四望山河表
裏兼明日清齋那取醉青精飯共水精鹽

司理公過余太冲館訪余宗漢時郭次甫潘景

升在焉分賦得南字

朝來散髮不勝簪委巷何緣一駐驂爲報安期來海
上正逢庾信在江南披襟共快迎風坐傾蓋還淹竟

日談笑指偏提渾未盡底須茗椀漱餘酣

酌斗亭同司理公賦

返照平分紫氣饒孤亭宛在赤城標尊移北斗星初
聚坐引南風暑未驕倒卓明河當睥睨憑陵六海起
扶搖也知卜夜非公事回首中天月可邀

奉枉龍相君偕諸君子宿竹魚莊

相過近屬即吾廬更集良朋奉路車坐上薰風陰洞
滿牀頭涼月夜窓虛題詩竝占淇園竹舉網深求丙
穴魚醉客中宵呼酒急獨醒那怕惱三閭

宗之之喪至自楚適余館其故里則力疾臨其

太函集

卷之百六

四

喪而輓之

故里親逢廣柳車行厨曾共武昌魚樓頭賁歸華
表谷口青山鎖舊居炯炯精靈應不瞑乳乳孤寡竟
何如楚天誰擬招魂賦宋玉多愁病未蘇

送江明府之鄴

十年射策困公車轅下驍騰氣自如獨向衡陽樓五
兩相過澤畔問三閭綺琴半入鈞天樂綵筆重摹夏
后書爲報部中諸父老青門咫尺故侯居

其二

六月扶搖起拍浮中洲蘭芷足夷猶虛疑炎海通南

紀蚤覺清風起上遊三楚先聲新令尹重華南狩古
諸侯謾憐同學今黃閣正喜分符尚黑頭

送黃文學之成均

橫經分授魯遺編應召還須洛少年千頃波深雙綠
鬢九重天近一青氍華戎士類園橋盛前後君恩
振鐸偏自是后夔工典樂南風遙送入虞玄

喜君昭歸自金陵

金陵生事託韓康旅食經春倒藥囊垂橐半肩經故
郡入門一咲據匡牀壺天久玩人間世石髓新添客
裏裝若昭得奇石歸無長物也握手相看驚老瘦烏皮几上鬢如
霜

太函集

卷之百十六

何長卿古篆印章

混沌誰開天子鄣爾簪刀筆侍羲皇臨池科斗青雲
氣裂石龍蛇赤電光刺畫直須摹九鼎飛揚早已逼
三倉而今一擲金如斗徑寸壘壘肘後藏

送宣城詹明府應詔入朝二首

水田漠漠足黃梅官道陰陰夾綠槐絕筆龍門循吏
傳徵車鹿臂出羣才敬亭雲擁雙鳬去宣室泥銜五
鳳來汗血只今求宛馬看君驥首入燕臺

其二

絃歌百里動宣城轍下依依魯兩生賈誼升堂燕薦
達澹臺入室荷聲名行邊江色兼天淨到處棠陰市
地榮望望浮槎河漢上懸知五夜泰階平

望雲門

赤日騰騰鳥道昏丹梯縹緲帝居尊正逢積翠開雙
闕好附飛黃謁九關天遣巨靈從此肇地留真氣至
今存銅龍有意求仙訣金馬無能答主恩

望天都

一峰卓地插中天獨立亭亭出岳蓮老鶴青冥迴戍
削孤雲翠壁費賁緣高標牛斗懸河鼓俯視兒孫捧
太函集

卷之百十六

木

湯池

初服飄飄脫芰荷玄都湯沐接天河靈源細引丹砂
液神漢潛通赤水波玉女洗裝扶曉日羣仙晞髮逼
陽阿上池池上清如許一濯塵纓鬢已皤

白龍潭

懸崖曲磴釣磯懸下見滄浪倒接天潭底龍宮三十
仞雲中帝駕五千年連山燕石乘風去徹夜驪珠抱
月眠泓下孤吟如有意曾從魚服識重淵

九龍潭

摩天積石遍靈湫客子尋源到上頭吳楚江分雙擢
髮軒轅宮近九垂旒昆侖西北星連海瀑布高低漢
倒流忽漫盤空雲氣合羣龍應奉帝車游

自黃山歸白社奉懷司理公

帝揭神臯自古今君紆使節一登臨揚眉已著烟霞
色回首猶聞鸞鳳音六郡壯游炎海近孤城高臥夏
雲深滄洲處處人間世白社應知吏隱心

送曾明府應詔入朝近體二首

連城聲價尚方珍淮北淮南報主身萬石承家名自
舊單車赴闕氣逾新升中白嶽神仙吏舉首冊書獻
太函集

納臣赤日可能霜道暘青門猶臥種瓜人

其二

祝融日落晚涼生閭闔風來薄海清里俗旋應移勝
母家聲端不愧難兄孤城夜月分雙照三殿朝陽待
一鳴禁掖只今天咫尺石麟那得避徐卿

陳母大耋之年夏之日其初度也諸子承母命

謝客秋八月始舉觴伯子習形家言雅與余善

余不遑爲母壽則賦近體一律屬其諸孫應熊

氏歌以侑觴云

懸悅薰風繡戶扃汗衣赤日綺筵停金莖恰喜供僊

露寶婺俄看次壽星陶侃牛眠元有母陳完鳳卜詎
無靈漫誇八十生人少池上蟠桃葉正青

中秋之夕戚少保胡總戎載酒西湖余叨爲客
羣賢畢集各操一艇鼓行周游尋分韻賦詩余

拈文字

漢將昆明競策勳馬卿衰疾詎能文東南冠蓋三秋
合表裏湖山五夜分鸞鶴陣連青雀舫蟾蜍光借白
鷗羣當杯絕勝江樓月極目全銷夢澤雲

十六夜喻相君宴集孤山俞園得東字

老去鴟夷興不窮何來地主大江東山浮銀漢重湖
太函集

斷月滿金尊隔夜同傾蓋青雲依古木當筵白苧度
秋風南州無限清商出下里多慚白髮翁

舟中贈胡元瑞時從余過弇園

垂老惟應狎白鷗乘秋一問木蘭舟西池王母留方
朔南國佳人到莫愁絕代紅顏江月墮當關紫氣海
天浮即令緹嶺耽鸞鶴殊色還傾十二樓

其二

吳詠千秋度越吟居然白雪操南音尚方總愧同時
賦大雅長懸異代心謾向人羣輕聚散細推吾道幾
升沉天孫賸有明河錦婺女清池夜不禁

其三

一代琅琊兩使君
爾從綠鬢抗青雲
延州舊植東南
美夾谷新分左右
軍大澤芙蓉迴爽氣
小山叢桂散
清芬明朝更合靈
龍劍開匣蒼茫北斗文

其四

六轡王良避國工
雙弧李廣獨稱雄
蓬心風偃紛相
下里耳雷同轉自
蒙瞽見雕戈
移濟上旋看赤幟樹
江東須臾殺氣騰
高壘策士何人課
首功

贈沈純父

動地千官頌老成
回天一疏入承明
祗從鷄舌披肝

太函集

卷之百十

九

膽寧向龍鱗卜
死生尚墮主恩雙
鳳關枕戈客夢
五羊城迴看西掖
桐陰待莫戀南州
桂樹榮

期集烟雨樓再贈純父

一棹相將到十洲
千家烟雨淨三秋
何來野老堪青
眼垂死孤臣尚黑
頭秋水正逢鴻鴈
候朝陽爭覩鳳
凰遊那知飄泊扁
舟客更許憑陵百
尺樓

東游贈吳肇成

何事因人作遠游
少年爲客及清秋
驚濤八月放生
賦落木三江范蠡
舟足練鯨魚
白馬崇關更許叩
青牛歸來好趁刀
頭月莫負深閨獨
倚樓

輓玄圃吳少仙

儵然玄圃獨求仙
浪跡人間四十年
未就刀圭還月
月早從笙鶴入雲
烟逍遙自信游
方外衆罔誰堪得
帝先飜咲素車何
氏子生芻豢作世
情憐

秋日同殷尚書程侍中方中丞方京兆程觀察

二程太守壽潘太公

巖下谿光逼濁醪
相過杖屨總吾曹
籬開陶令新移
菊柱挂王祥舊佩
刀蕭瑟偏宜吟濯
水跳梁猶自竊
蟠桃黑頭已駐人
間世笑殺河陽蚤
二毛

其二

太函集

卷之百十

十

遙憶青衿領泮宮
潘郎載筆氣如虹
文章伊昔雄江
左里社于今盛洛
中渭水鷹揚原自
負緱山鶴馭更
誰同諸孫甲第連
雲起肯許移家就
葛洪

曉行河西道中赴汀州公席至贈景升

凌旦巾車不厭勤
朗陵孫子雅能文
相邀比屋千秋
里爲壽重關萬石
君海市樓臺人面
起霜鐘木葉馬
頭分比來賦客新
聲滿散帙高齋判
夕曛

歸千秋里作

老去湖風掠鬢絲
歸來猶及菊花時
林開赤縣沈中
聖樹簇紅裝倚少
兒宋玉銷愁耽舊
國陶潛取醉耐

新詩最憐三逕今無恙肯向荒臺繫夢思

谿南秋望

秋色兼葭入望賒隔谿紅樹闌青華江村落日留三
舍砧杵迴風急萬家野外平分銀漢水林端忽起赤
城霞美人咫尺瀟湘遠目斷長天到暮鴉

題許叔孺蘭湯堂

城頭別業百尋開杯底陽春三月迴斗揭枝撐斜日
墮河當睥睨劈天來共拚下熱閣聊復談空白
石臺莫向關門占紫氣巾車猶在少城隈

重集許光祿園即事

太函集

卷之百六

十一

墻東小阮竹林居招客重教草徑鋤隔日布衣光祿
酒滿牀貝葉道林書庭中樹色催浮白風外歌聲落
步虛更借一瓢拚盡醉不妨倒載望吾廬

送黃郎侍直指公還朝從許相公受室

王程攬轡入三朝子舍持綬上九霄池鳳下時雲似
繡臺烏棲處漢爲橋畫眉近擬宮妝勝坦腹遙知客
禮驕見說后襲工典樂風從南國度蕭韶

其二

農軒二姓迭相承帝里三星迥自升子壻快於金
市馬丈人清比玉壺水臺前翠栢成連理閣上青藜

代興明到廣寒天尺五當蟄仙侶正憑陵

鄭子榮宴集鳳山臺余從程司徒爲客

甕頭浮蟻小春迴谷口鳴騶上客來傾蓋一時俱
路披襟四坐盡蘭臺長筵已任投車轄短景何妨急
酒杯搖落正逢關樹暝憑陵莫作楚歌哀時客有作歌者

歲壬午余登三天子都蓋從不其而知吾廬先

生老矣明年則詹孺人偕老二子始得請稱觴
余既次酌者之辭兼賦七言近體

百里曾春越宿糧千盤直上振衣岡鹿門下見棲中
谷鳳穴遙看擢大鄣垂老對持青玉案隔年雙進紫

太函集

卷之百六

十二

霞觴五噫一唱疇能和盈耳填麋正未央

小至

江上扁舟病欲蘇斗邊高枕歲云徂關門早閉行人
少山郭新晴樂事無耐可梅花催白鬢祗應栢葉問
清酤郊居入夜成齋宿匡坐呼兒傍擁爐

陳進士立甫過千秋里同集嘯園得書字

朗陵年少奉除書忽謾衝泥問倚廬詠雪千秋成客
里通家三世擅公車籬邊一繫飛黃馬野外爭看織
翠裾東望燭龍堪照夜無勞賓御促驪駒

速陳使君邀宰公赴曲水園之約

客散仍留白雪聲朝來鸞牖亂飛瓊探奇好在山陰
道乘興還尋曲水盟明日一尊開八蜡何時並轡出
孤城剡谿咫尺豐干上未許扁舟避物情

首春招丁明府入社

白榆開社擬蘭臺赤幟登壇並楚材正喜虎谿元亮
入况逢遼海令威來田家向夕村村鼓山郭行春樹
樹梅歇馬不嫌中散地聽鶯好在少城隈

同郭次甫潘景升舍弟仲淹仲嘉過海陽客丁

明府

南國羣材擁戶庭中宵列宿破沉冥何來黃鶴神仙
太函集 卷之百十 十三

令未著青牛道德經虛左無端煩地主升中有意待
山靈明朝嶽頂捫蘿去爲掃懸厓代勒銘

閱無量壽宮成賦

西方白帝引真源北極玄君啓法門大地平分淨樂
國精廬宛在給孤園峰開蓮社吾堪老雲擁金城佛
自尊已見化身離色界底須對面問軒轅

嶽夜觀燈

逶迤卿月隔年迴縹緲神樓向夕開星鳥先春栖火
樹燭龍不夜照蓬萊雙珠直擢雲中掌萬壑爭傳杖
底雷即使醞酬堪取醉憑陵結綺且停杯

人日壽官壽郭次甫

淨域冀開七葉春空林永振六銖塵客星江上來真
氣人日山中證法身囊解虎頭金粟影簪留鶴髮白
綸巾不須面壁求初地坐對浮丘是故人

元夕同社觀燈宰公爲客

白榆歷歷少城懸紅樹熒熒近市連月更重輪忘隔
歲賓仍四坐擁初筵行春照乘驪珠出卜夜張燈矚
火然聞道漢官祠太乙歲星猶在斗牛邊

元夕雨席上呈宰公

東皇初擁萬靈迴春社還乘五夜開誰向人間邀月
太函集 卷之百十 十四

去却從天上散花來樓臺結蜃珠千斛劍倚飛龍酒
百杯任是仙郎工作賦那堪神女故徘徊

梅花閣觀梅

南枝當牖納陽春特地踰垣過近隣姑射游仙應待
月東家處子故窺人孤寒采鳳垂天翼半落驪珠拂
檻鱗最是今朝風日好肯教水部鬪花神

三從弟子可仕客死漁陽爲賦招魂以逆歸櫬

扁舟纔發漸江涯哀挽俄迴廣柳車豈爲壯心輕馬
革謾將俠骨委龍沙魂隨客夢千秋里腸斷邊聲五
夜笳莫向他鄉愁杜宇春風依舊故園花

文昌閣

虛閣憑陵盡帝鄉，晴窓徙倚倒天章。
三孤席奉魁三象，乙夜燈傳太乙光。
廬嶽自西朝五老，雲門直北覲軒皇。
何緣奎壁千秋聚，爲報吾曹落大鄣。

送吳鴻臚叔成使趙還朝

皇華忽漫及瓜期，立馬銜杯曲水湄。
授簡一傾梁客坐，還朝重典漢官儀。
陌頭楊柳供吟望，潭上桃花耐別離。
未是金門沈吏隱，故園魚鳥莫相疑。

白榆社成宰公移置巖谿之上，丁令君帳具落之屬余祭酒得容宇。

太函集

卷之百十

十五

油發孤亭嗽斷壙，澄潭十里落長松。
携來尊酒陶元亮，到處園林邵曼容。
社豈應辭泛蟻，衰年寧復關雕龍。
時聞耳畔啼黃鳥，坐嘯江天日下春。

婚氏鮑叔子簿瑞安年及艾，夫子壻翁昨趨庭爲壽賦詩一章。

名家公子大農風，佐邑東甌歲屢豐。
司隸向聞皇澤馬，參軍今近紫髯翁。
三危壽酒金莖露，千里斑衣桂樹叢。
我長十年俄自老，林泉岿嶂情鬢飛蓬。

問子虛疾

尔從都市入鷄山，傳道風塵損客顏。
碧草漸深楊子

宅烏衣遙度秣陵關，懸知避俗辭中聖。
何處求仙問大還，試向眉間占起色。
春潮直上漸江灣。

甲申春三月乙未宰公將以考績行，孫秘書丁明府郭次父潘景升及不佞二三兄弟餞之，邑蹕行營去白榆社，差近是日五星聚于奎壁，適宰公攬揆之辰，問其年春秋二十有五，相與登歌爲壽，屬余先鳴。

當筵歌鳥到黃鸝，有客膏車過習池。
共指岡陵稱壽日，正逢奎壁聚星期。
潘安未許生華髮，山簡何妨倒接離。
見說金門堪吏隱，明朝分手重凄其。

太函集

卷之百十

十六

孫監西游白岳春盡還越州
玄都絕勝上林花，仙客何來鬢未華。
狗監十年輕去國，龍門累世重通家。
城頭帆影連飛布，浦口溪流似浣紗。
謾道山陰乘夜度，桐廬高士待浮槎。

蘇李聚星樓

畫麟猶自說當年，觚爵新樓小有天。
最喜松蘿千嶂合，恰逢奎壁五星聯。
門迴陳孺車中客，坐列蘇耽鶴上僊。
清簾疎簾應計日，我來一就北窓眠。

送龍司理課續天官

楊柳相將著地垂，河梁去住使人悲。
承家三尺神姦

避挾策千門 聖主知一醉寧辭將進酒重來未信
遠如期懷中明月應須惜莫謾投人夜陸離

其二

縈鞭隔歲入中原膏秣經春更北轅國馬定傾燕駿
骨朝車猶及衛魚軒南星逼近魁三象前席敷陳累
萬言見說漢家方尚少仙郎系出武陵源

其三

少年勳業在甘棠三輔聲名動大鄴峴首可容磨積
斲力頭還許問乘黃于門世世稱無害周道年年觀
未央即使五陵多俠客山公猶自憶高陽

太函集

卷之百六

十七

其四

公府全輪竟日閑檐花寂寂鳥關關桁楊對簿頭俱
搶衛石程書手自刪客至一尊空白社春來雙屐遍
青山上林羽獵 君王事管筆應留扈從斑

夏之日集嶽宮分得家字

相逢何處是天涯五兩南風到客槎飛蓋不驚珠樹
鶴披襟好在赤松家關門隔世元無暑洞府留春賸
有花試向三都占氣象先從七澤起雲霞

餞龍司理驛聞部例寢無行即席志喜

離亭無奈急驪駒驚坐何緣到驛書棠茷正憐春色

去瓜期偏荷 聖恩餘人從白社還盟主天爲蒼生
借路車別恨不禁翻送喜當杯入手意何如

何仁仲自楚陟匡廬登白岳遇余嶽官時將還

郎關投贈二首

杖底匡廬連白岳驅來五老集玄都華傳南國佳公
子猶問高陽舊酒徒行部幾迴經夢澤披襟相對坐
蓬壺耳邊鷓鴣休回首坐上陽春調不孤

其二

興在烟霞恣壯遊春來杖屨歷丹丘書藏石室三千
卷目極層城十二樓風雅承家今水部斗牛分國古
太函集

卷之百六

十八

揚州莫嫌嫺嫺人任握手看君正黑頭

直指使君謁墓文有贈

海門飛席入江鄉雪涕霑襟叩草堂讀禮由來周柱
史題銘誰是蔡中郎一杯正耐青山老九地那留白
日光回首孤丘新樹檟傷心鷄骨舊文牀

贈姜子幹

縞帶凌風七尺身那堪磬折向時人謾傳鸚鵡題江
夏未許熊羆卜渭濱結客五陵矜意氣論交萬里託
比隣青門自分青雲隔白眼相看白首新

方元素治其師黎秘書喪歸自南海秋風至尋

入金陵

招魂湘水若爲情，澤畔誰堪起。歷平蹕院關心雙鳳，
關扶搖奮翼五羊城。四愁更擬南，賦獨往還尋北。
郭生時范原易在南首笛裏秦淮秋月好，武陵寒齒轉分明。

程康侯之任鄱陽奉檄歸而迎婦言二章

新除偏爾協秋期，近縣携家荷聖慈。汗馬不妨流
火候，牽牛正及渡河時。也郎烏帶朝雲入，帝女簫隨
夜月吹。屈指隔年知上計，君玉或恐問蛾眉。

其二

萬里湖風彭蠡傍，孤城宛在水中央。乘來矯矯驂龍

太函集

卷之百十六

十九

友莫後翩翩造鴈王，叢桂即看金作粟。鳴琴半入鳳
求凰，裁雲不盡天孫巧。製錦無勞學尚方。

今年春舊令尹鄭太公始老太夫人暨如太夫

人並以齒肩隨有差，令子由南省出守夔州取

道爲三壽壽宛陵後山人日隆偕其甥顏孝廉

文選抵余賦詩以命酌者余故籍太公宇下得

七言近體二章

甘棠自昔蔭行春，劍曲于今老季真。子舍不禁稽彩
服，主程還許借朱輪。庭闈進酒披襟爽，岳牧承家奉
檄新。雙引會稽青玉案，五噫不數倦游人。

其二

停車谷口五驂騶，解佩江臯並白頭。叢桂淮南招客
賦，蟠桃池上許兒偷。西泠大火穿三峽，東瞰扶桑盡
十洲。秦望雲飛夔子國，朝暉喜見鳳凰遊。

寄周直指

臺郎一著惠文冠，白簡稜稜晝日寒。身退自甘愚谷
隱，名高人作法星看埋輪。莫惜逢時晚，攬轡曾詣行
路難。見說陌頭爭勸駕，肯容川上老持竿。

贈周公子元豐

當年立仗五花驄，一斥猶傳國步工。忽漫從西來汗

太函集

卷之百十六

二十

血相將直北動重瞳，安危須託真龍種。禍福休論失
馬翁，燕市千金寧問價。胡沙萬里待成功。

送郭次甫還焦山二首

底事天涯憶釣磯，誰從江介授荷衣。五星瞥見連城
聚，三詔遙看鼓棹歸。綠樹陰深鶯更切，黃梅暑淺雨
初肥。廣陵八月秋濤壯，有客乘槎問少微。

其二

昂昂獨立丈人行，冉冉重登天子鄣。桂席好携千乳
石，拂衣肯顧百金裝。誰堪江上同仙舫，共擬山陰到
客航。白帝只今開法界，可能無意向西方。

贈李太史本寧五首

綠鬢當年典石渠青門何意到巾車拂衣金馬浮沉
後留篋銀魚涕淚餘東望吳關分白練南遊禹穴出
冊書一從雲夢沿瀛海賦客還應薄子虛

其二

獨擅陽春楚調工重開宣室賈生同虛傳駁骨收燕
市轉見蛾眉出漢宮弱水迴車函谷下雄風飲馬大
江東紅顏莫怪非疇昔華髮俄成老禿翁

其三

檣烏習習漢江流谷鳥嚶嚶夏木稠石室藏書曾白
太函集 卷之百六 主

岳江村挾柁更滄洲莊生鵬海憑高翼太史龍門恣
壯遊莫爲初衣懷澤國芰荷風引木蘭舟

其四

舊識雙龍起渥洼今從東海問琅琊弁山紫氣真人
里瘡圓清風處士家肯信玄亭拋萬卷懸知綵筆闌
三花親隨八駿瑤池上咲殺吳宮說館娃

其五

三山近接石頭城九鼎先營漢上京詩伯向來歸李
白詞臣况復到張衡園陵王氣埋金椀官闕卿雲擁
露莖遙夜客星南極見迴瞻北斗泰階平

朱少僊李太史枉過東郭留宿扈蹕行營

高帝旌旗擁玉屏何來杖屨傍金城幽峭氣色青牛
駕豐沛風塵白馬盟雲鳥陣連秦閣道石鯨甲動漢
昆明布衣十日拚沉飲敢向期門避姓名

端午陪朱少僊李太史集王將軍園

樞馬猶堪令節留官衣偏憶 主恩優異臣魚腹三
湘夜老將菟裘五月初臺上披襟風入坐林中開徑
竹繁流從教河朔誇豪飲自惜隋侯肯暗投

暑日餞李太史來少仙喜李孝廉李宣至

論交何幸得吾曹惜別那堪汗馬勞暑雨漲留河朔
太函集 卷之百六 主

客炎天雪起廣陵濤行藏莫謾憐芳草去住唯應盡
濁醪江上重逢瓜埠月清商一曲向誰高

吳國子貲授藩司理刑有贈

橋門衮衮似君稀閭闔翩翩奉檄歸總爲藩垣矜曲
直肯從方岳闔輕肥故園暫許親黃菊華省俄看對
紫薇江左家聲端不負樓頭花萼正相輝

喜方翁恬至摩林時作佛事

有客維舟漸水潯恰逢玄度住東林蟠桃計日經三
熟祇樹彌天近百尋奉足特參無量壽觀身那得未
來心也知初地空塵刹莫向流沙問陸沉

葉鄭朗從沈丈見客贈詩一章

海內風流爾得師從遊予里到茅茨斗邊雄劍神俱
合倭裏玄經手自私客路五噫開眼色公車三策赴
明時歌如白雪人如玉把臂燈前照鬢絲

喜句吳郭次父句章沈嘉則偕至

眼中交態白頭新歲杪江天到故人綵筆千秋誰健
在布衣十日自情親年驚羽翼來韓衆肯信顛毛老
季真美盡東南還我輩孤城五夜動星辰

其二

紛紛珠履競康莊寂寂蓬門避陸梁趙璧一雙爭得

太函集

卷之百六

二十三

致秦城什五未堪償酒傳椒栢陽春里社入枌榆俠
少場對面深談天又雪山陰何用棹相將

立春前一日從郭次父沈嘉則方翁恬赴梅花

閣之報遲二仲不至分得開字

今朝太史傳春令故里行歌盡楚材客飲已申十日
約官梅又見一年開樓頭耐可憑闌望谷口還應結
袂來何事監輿遲不發流雲遮莫到陽臺

九之日集庚堂分得場字

把酒相看鬢有霜猶堪結客少年場椒花荏苒時俱
過棣萼留連夜未央望裡物華新火樹吟邊春草舊

池塘莫辭細雨懽懽飲歸有雙珠照乘光

除夕載酒過斗下居郭仙翁出盤飧守歲懷宰
公分得河字

亭臨斗柄酒尊過盤出仙家石髓多何處陽春留郢
曲吾曹子夜競吳歌天連睥睨迴秋浦雲擁招搖沒
絳河耐可風塵禁俠少祗應里社任婆娑

孫秘書作畫賦詩爲不佞壽不佞益與秘書並
齒答謝一章

君仍綠髮我華顛莫向茱弧並計年獨嘯蘇門遺響
在同歸陶社大名傳雙躡祗樹依初地一寄官梅到

太函集

卷之百六

二十四

遠天赤日石林春色早滄洲五柳未應先

寄贈海山陳使君

海南何事老菟裘塞上歸來尚黑頭五夜寒光還合

浦十年清夢落羅浮折枝馬首堪遙寄按劍羊腸肯

暗投笑殺薊門勞物色從知箕穎屬巢由

再別陳使君兼東戚少保

盧龍持節控三韓掉臂滄洲一釣竿大將晚移神武
仗故人早挂惠文冠海門放鶴青天迥幕府棲鳥白
日寒莫作燕歌悲遠別扶桑枝外是長安

太函集卷之百十六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七言律詩

寄戚少保元敬

三朝宿將萬夫雄更出樓船百粵東
豈謂飛霜移白簡翻從橫海挂彤弓
玉關一入寬相憶銅柱孤懸迥自蒙
此去望諸經食邑不知冀北幾羣空

其二

閩南薊北幾專征百戰軍聲萬里城
炎海還須開瘴癘清朝庶以荅昇平
旄頭夜墮滄溟靜篋底春迴日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七

月明歸到蓬萊天路近漢家未許赤松迎

送歐虞部還南海

年來漢署幾沉浮老去文園故倦游
好在陽阿晞短髮恰從京口問扁舟
兩都一擲金聲賦五月雙披雪色裘
歐冶雌雄神自合莫教風雨到牀頭

寄歐虞部

中朝屈指到詞場南海由來富夜光
竝向十洲探赤水一從九地握明璫
雲連甲第霾千蜃霞起層城護五羊
但得觀濤枚叟在底須鄴下問存亡

二粵使先後至從先者得景武書請後者言景

武病矣余憂之甚情見乎辭

傳來尺素得前魚歸去乘黃望後車
高卧無端驕二豎流言何意急三閭
書遲轉自疑消息室遠憑誰問起居
五嶺梅花千里月懷人忽到夜窓虛

送寶堂首座還鷲峰

爾從十地來初地還自青門向白門
法界祇緣方外入道場爭識衆中尊
天垂遠岫雲無碍路出寒潭月有痕
見說峒巒三卓錫不知何處是祇園

二之日送鄭朗還四明時應督學使者之辟

山郭春風到客裘關河千里一歸舟
辟書計日收東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七

序飛席兼程出上游好去倚裝臨水鏡
遙應回首上江樓枚生雅有觀濤興
握手相期桂樹秋

辛公以使事出境適太公自衛郡以子舍舉子聞比其還不佞帥同社各賦二章爲賀

武陵春色徬王程背郭依依遲使旌
淇澳爭傳龍啟鰲荆山重見辟連城
于公解網占高戶韋氏傳經擅大名
一路鵲聲頻送喜無勞竹馬競郊迎

其二

綵服其如惜別難魚軒暫駐奉親驪
雙吹鳳管樓中起一握驪珠掌上看
日蔭大椿開奕葉風從故國汎

崇蘭占祥莫問能龍夢太史龍門自世官

杪春日暮城北遇莫廷韓時從白岳見客

春盡仍留落日春鶯啼更喜故人逢畫師不數荆司馬賦客無如陸士龍石磴穿雲通小閣山城過雨到疎鐘遙知白岳藏書處好在瓊臺第一峯

招章元禮入白榆社

江關夏木合啼鶯百丈東來帶杜蘅碧浪潮空風挂席白榆社僻雨連城千年鮫室傷心淚一代牛刀執耳盟久客不妨旬日飲相逢總是布衣情

送章元禮歸吳興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七

三

鴟夷遺恨未曾銷雞骨餘生不自聊杯蟻暫分河朔席橋鳥飛度浙江潮一杯黃土重回首時元禮有三月三日事尺青萍各在腰把臂期君邀海月淮南桂樹正相招

喜周文至

東吳千古有周郎才力于今七十強桂權一移青雀舫草堂重問碧雞坊交情君自輕炎海生事吾應老醉鄉興在山陰殊未盡扁舟好繫五溪傍

招周公瑕入白榆社

千里關河五兩風輕舸來自大江東故人已共青山老和客無如白雪工鳳覽直須從此下鷹揚更復向

誰雄客星過度桐廬上好在天都太乙宮

送周丈還吳

吾黨窮交老更真不妨千里結比鄰飛黃早已辭方駕垂白誰堪擅斷輪一任時名爭自起翻從晚節倍相親由來江左風流地屈指如君更幾人

劉元承自楚入新都謁予志太夫人墓

虞卿偃蹇傷江干楚客崔嵬到素冠自是高堂沉寶瑟誰堪幼婦比邯鄲鳳毛千仞丹山老馬鬣層陰白日寒淚灑瀟湘饒美箭東南何處拾琅玕

送元承還楚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七

四

江上黃梅著雨深歸來綠綺未成音悲風堂背三年淚明月刀頭萬里心荆石向誰重授簡蘭臺遲爾一披襟兒童倘問山公在白髮青尊半不禁

寄監司周使君時駐秋浦

秋浦盈盈水鏡開九華半落少城隈上游已扼三江險分部仍收六郡材刁斗不鳴無伏莽橐鞬久卧自生苔吳關漫道東風捷漢祚何須左袒迴

再寄周使君時行部京邑

處處江梅著雨黃樓船乘漲下江鄉帆前長日開鷺鶴臺上雄風引鳳凰繫纜有時依細柳褰帷隨地即

甘棠青門報道瓜堪摘好代壺漿餽鴈行

余携家弟館四望樓邀李本建坐雨觀漲

南游太史別經年上客于今到惠連長枕那禁寒入
夜高樓正耐雨連天漲迴未許吞雲夢地勝還疑借
輞川莫問石城江作壑乘風五兩直如弦時本建特入南離

四望樓坐雨有懷宰公

江樓獨坐暑仍寒積雨那禁行路難幽逕不妨人跡
少長途或恐客衣單風生囊口鳴琴歇月滿刀頭倚
杖看任道廣陵濤似雪何如觀漲一憑闌

寄題孝廉龍長君栖雲菴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五

江雲半入武陵谿片石纔堪抱膝栖忽破朝曦分鹿
豕平臨秋水散鳬鷺瀟湘一髮當窓盡日月雙九拂
席低不爲釣璜來渭曲何妨有馬到朱蹄

送張山人還楚

已任冥搜歷大鄣何緣真訣祕青囊撼龍自昔窮滇
勝歌鳳干今效楚狂塞路火雲催暑雨排空雪浪入
江鄉重來莫負清秋興把贈還須大國香

借居潭西四望樓送黃彥洵應辟

四望樓居託卧游百花潭水接瀛洲海門正赫扶桑
日淮甸先招桂樹秋肯信玄珠罔象罔不辭朱汗秣

驊騮只今獻納開東觀文似相如尚黑頭

寄衛司理龍使君

親逢詞賦起蘭臺瞥見箕裘盛楚材御座法星懸列
郡公車薦剡動三台商歌清夜遙相憶郢曲陽春好
自裁驚馬謖倦筋力異龍驄原出渥洼來

聞戚少保歸次武林志喜

憶昔孤軍出武林分携雙劍遞相尋膏車且駐湖山
勝汗馬都忘歲月深千里襟期三挂席百年心事一
抽簪秋濤莫作鴟夷恨詔許生還鬢未侵

黃丈七十壽詩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六

垂白歸來未倦游初從負郭得菟裘來龍孫抱送黃金
果犬子提封黑壤侯六水沙頭迴匹練百花潭上狎
群鷗齊眉况有屢屢婦五穀何妨老飯牛

八月二日喜少保入郊關

蓬門不署翟公書荷蓋何來負郭居漢節生還班定
遠吳關飛度李輕車刀頭破鏡青天外谷口初衣白
髮餘夢羅浮諸客路相逢執手轉躊躇

道中遇少保卽事

虛疑漢將老幽燕江上相逢勝壯年自是赤心輸社
稷肯容斑鬢避樓船牙璋深荷三朝命銅柱重標

嵩里天但得挂弓歸絕海無勞開閣擬凌煙

同少保宿肇林

長者當年倡布金森森祇樹漸成陰青山布襪還家計
白社盤輿出世心五嶺南頭曾問法雙林東畔對披襟
任教野外無香積莫問人間有陸沉

閏月望陪宰公集遂園卽事

幽期不負菊花杯薄暮俄傳社鼓催河沒蟾蜍輪更
駕枝驚鳥鵲客重來庾公五夜登樓興謝氏三秋作賦
才賓主忘形迷去住嫦娥隨步共徘徊

其二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七

七

名園咫尺築牆東佐郡風流宴賞同投轄祇應留桂
樹行杯次第數花叢高譚坐上濤聲壯橫吹樓頭水
調工客散後車仍並載習池翻笑醉山公

秋吟八首

執戟當年扈冕旒兩朝聖壽介清秋萬方玉帛輸
春省五夜衣冠侍曉籌初日扶桑殊自失小山叢桂
故相留祇應拂枕耽高臥未許塵纓到白頭

其二

一自單于款聖朝不煩諸將問天驕尚方號令扶
黃鉞使者恩私珥黑貂衛霍軍聲輕戰伐巢由生計

逐漁樵至今瀚海無傳箭敢向陰山更射鵰

其三

問寢銅龍孝理新承恩金馬許寧親燕葭迎棹三秋
下橘柚當筵九月陳宰樹只今霜白露女蘿何以荅
蒼旻十年轉憶當時事七尺空存報主身

其四

北斗城東處士家坐看睥睨入烟霞故侯郭外瓜仍
蔓仙令籬邊菊未花正對雲門窺上界却從秋水誦
南華卽今邂逅尋源使肯向天河泛客槎

其五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七

八

南極枝撐天子都中分襟帶控江湖五城帝座蹲雙
闕九鼎神州定六符瀛海蓬萊應咫尺匡廬蘭若
未荒蕪憑陵秋色歸來後誰復登高賦大夫

其六

五畝聊供寢廟嘗百年僅見倍登場雞豚旭日肥禾
黍鳬鴈秋原足稻梁鼓翼忽來青鳥使持螯同醉白
雲鄉瓦盆自是田家樂報道西風臥夕陽

其七

石瀨濺濺水漸消扁舟一泛浙江潮才非枚乘那能
賦客有王喬早見招水國萸糝秋正好滄洲草閣路

非遙平分倘許緜山月坐聽仙人弄玉簫

其八

露下河傾處處砧天孫夜織錦千林歷看長薄虧仍
蔽初度微霜淺復深且喜蕭疎供縱目無勞搖落作
悲吟白頭祇對黃花老千古陶潛識此心

九日邀龍相君余明府登南山絕頂歸而遇雨
上客相將出郭西南山聊得競攀躋秋風鴻鴈低群
峭夜水魚龍落五谿隱見斜陽迴薄暑陰晴衆壑亂
雌霓任教早帽衝雷雨好借雙鳬返舊樓

和宰公悼亡四章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九

扶桑初日挂彫弧駟牡乘秋赴上都正喜東來駒汗
血俄傳西去鳳留雛招魂澤畔容光杳吊影天涯涕
淚孤即使潘郎工作賦那禁搖落隔江湖

其二

有美仙姝出漢濱褰脩誰氏結朱陳三湘奕葉龍門
舊八世昌期鳳卜新結臂不辭車下輓畫眉旋失案
頭春片雲咫尺歸巫峽愁殺高堂客裡身

其三

天書尺一拜黃麻推枕鷄鳴歷歲華司馬鳴琴猶作
客湘靈鼓瑟竟辭家三秋一別重泉路萬里孤魂廣

柳車悵望清秋河漢女問津何處覓浮槎

其四

回首庭幃衛水深淚痕猶自賸霑襟那知遠別爲長
別翻憶留心是去心竟日眉顰青玉案終天腸斷白
頭吟窓前忽到梧桐雨孤燭熒熒夜不禁

後山人爲孫太學壽母屬余賦七言近體一章
寡鵠終天誓未亡雙鳬有客獨登堂梧樑正耐黃花
老機杼偏承白日長屋後江魚迴夜水懷中盧橘帶
秋霜割雞任是肥新黍未許初筵及客嘗

讀回生傳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十

號眺何處叩天關肉骨猶堪奉至尊霜下荆花成
隔世春迴棣萼到招魂叢祠恍惚群靈護九地須臾
萬灰存家世由來承博望河源早已探昆侖

贈潘景升北游

天末蕭蕭易水風肯容犢鼻市塵蒙琴心五夜辭黃
鵠七首三秋貫白虹絕塞驂騑傾入市園橋鶴鷺遙
臨雍比來漢主開東觀莫問當年碣石宮

閏九日得仲氏詩知其小愈趣歸里中視之

清秋正喜月重輪餘閏那禁兩浹旬賦就廣陵迴氣
色書來彭蠡愜心神任教叢菊荒三徑肯放茱萸少

一人莫向醫王求大藥眼前無着與天親

秋閨招徐茂吳入社同宰公賦

白榆秋杪日蕭蕭有客維舟破寂寥三徑重開彭澤里孤帆半落浙江潮
恰憐殘菊猶堪把謾道冥鴻未可招
唏髮咸池聊一息南溟不礙起扶搖

賦得餅中菊花

籬邊昨夜度微霜枝上經旬駐晚芳
仙掌露晞留淺抹軍持水定耐深藏
休餐爲惜繁英落徙倚寧拋積雨荒
生意未須論信宿官梅早已報相將

范原易出守南昌期就涉園言別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一十七

十一

公車上載尚書郎五馬翩翩歷故鄉
畫省久淹頭未白綈袍垂敝綬初黃
劬秋水干牛斗臺瞰春城下鳳皇爲報南州徐孺子曾從雞黍過柴桑

其二

寒帷猶記驛程同製錦從誇國手工
工六傳先驅彭澤雁雙旌遙引豫章風
江湖襟帶專城迴吳楚咽喉裂地雄
謾道淮陽饒治理肯容汲黯臥齋中

慰宰公喪子

楚妃獨下鬱金堂合浦雙沉照乘光
共說龍門傳太史誰從蛟室問巫陽
徐卿自昔虛呈瑞潘令于今正

悼亡聞道游仙弄妻子天都準擬侍軒皇

自涉園歸太函道中秋色

望入秋原賦莫哀行依宿莽首重回
黃花繁徑村村合紅葉迎人樹樹來
源沂武陵春色住路經錦里夕陽開
繁華最是江南勝蕭瑟無煩楚客才

冬朔日吳叔嘉席送郡司法武闡校士得風字

同宗漢茂吳肇邵仲淹賦

柳市南頭動朔風茅堂東上遲山公
相看殘菊稽棲鳥獨向長楊校射熊
清夜一尊供興盡良家六郡判群空
只今太白騎鯨下誰是汾陽入彀中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一十七

十三

送吳用賓計偕闕下賦七言近體二章用賓

於余再世通家其父中書君得兆吉
蓋其應也因憶仲氏居士德藏蕪寄
伯氏鴻臚叔承

狐首丘中白日光鳳毛池上彩雲長
家聲自昔三通籍經術于今獨擅場
佳氣彌天禁宰樹雄文特地薦長揚
嚴程任是饒冰雪遺篋還堪試鸛鷀

其二

九苞雙翼起中天正是公車射策年
恰喜鴈行當奉引即看虎拜應臚傳
河東不數名家盛江左誰如李子賢
方外但容居士在好從無著事金仙

送吳公鼎上春官

結髮親曾事漢皇，棄繻欲復得終郎。
鷄鳴尚憶曾姑氏，豹變俄傾大父行。
臺上神駒來汗血，箭中雄劍出含光。
尚方準擬開宣室，前席還應召洛陽。

其二

少年文史足三冬，一日聲名動九重。
秋月拓弓穿石虎，春朝挾策入銅龍。
佇看甲第雲中起，未及庭闈日下春。
聞道詞臣多獻納，謾從簪筆勸東封。

送丁明府上計七言近體四章

陸海桑麻八蜡通，春朝玉帛萬方同。
老夫擊壤歌餘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七

十三

澤茂牢脂車課首功，長揖一辭陶令里。
雄風宛在楚王宮，賢聲此去勞親問。
帝里年來荷屢豐。

其二

提封百里傍蓬萊，十丈蛟鮪手自裁。
宓子鳴琴無吏隱，王郎飛鳥擅仙才。
層冰羸馬黃河合，雙闕寒鴉赤日迴。
聞道朝元新獻曲，懸知賜燕栢梁臺。

其三

衡石寧論歲月深，綈袍正耐雪霜侵。
臨軒藉藉推彊項，垂橐蕭蕭見苦心。
高第相將傾赤縣，尚方準擬賜黃金。
如聞天語求巖穴，爲道桃源未可尋。

其四

年來結社盛鴻儒，斗下開林聚白榆。
一自陽春傳郢曲，翻令子夜失吳趨。
北門宿將經秋老，南國佳人絕代殊。
屈指山家春酒熟，刀頭明月望東隅。

送徐茂吳東還七言近體四首

久客風塵拂鸛鵲，照人冰雪媚川梁。
羈栖下里依元亮，公讌西園得偉長。
征舸漸看江樹隱，離亭暗送野梅香。
勿云典盡山陰道，儻有披裘釣水旁。

其二

汗漫奇遊任采真，江湖天意縱波臣。
斗邊雷煥雙龍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七

十四

劍海上詹何，歎繭綸絕唱和人俱。
辟易倦游歸客且逡巡，掉頭忽謾乘桴去。
下榻誰堪把臂親。

其三

謾道朱絃作客非，到來白社似君稀。
搜窮巖谷捫蘿入，携得烟霞滿袖歸。
画鷁風輕無長物，水蠶霧細有初衣。
千秋禹穴堪湯沐，莫惜江天隱少微。

其四

吳越名山古會稽，鷁鵲未定一枝棲。
出關梁孟歌行路，入徑求羊到杖藜。
天盡扶桑撐海外，日銜靈鷲簇湖西。
春來準擬扁舟去，五柳新陰聽鳥啼。

喜屠長卿至

垂天鵬翼起南溟北斗城頭集草亭望望五丁開絕
嶂行行萬象擁文星軒皇遙識玄珠入關尹俄驚紫
氣停千古同時今得見向來白眼對君青

招長卿入社

賦客誰能詘子虛文園未許臥相如鏡湖近食天王
邑滄水遙傳地主書截海虹霓縈縈帶驟雲鸞鶴代
籃輿知君不是攢眉客結社何妨負郭居

宰公集同社許氏園分得城字

天涯深結歲寒盟地主饒兼吏隱名興在高陽晴驛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七 十五

望何來細雨夜連城開軒旋失青山色按節爭傳白
雪聲昏黑莫愁歸路滑驪龍正及吐珠明

懷梅禹金

援簡聲名起少年挂冠家世挾飛仙漢廷未獻誇胡
賦吳苑先投贈婦篇宛水春流縈草閣敬亭秋色攬
江天黃山咫尺丹梯在青鳥何時到帝前

太學孫伯貞氏春秋始彊館甥程康功徵余詩

爲初度祝程爲余外弟之子又余門人而草市
諸孫擅素封其先出金吾大將軍後故句中及
之

雷谿自昔沂江東金穴于今擅洛中臘味正浮新綠
醅朝光早挂舊彤弓振衣半落蘇門嘯把釣平分渭
水雄聞道仙郎工獻曲武陵遺調引梅風

宰公從同社諸君子集遂園分得星字

城連北斗夜冥冥天盡南州幾客星池上風流驕綠
鬢尊前意氣對青萍歌從倡和俱同調身任浮沉肯
獨醒自是墻東歸路近不妨多露叩深扃

白榆社送余宗漢還闔末章即事

荒祠一炬報咸陽烽火孤城失故鄉燕市千人迴叱
咤齊州五岳恣徜徉滄江高卧歸何晚赤水冥搜老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七 十六

更狂開篋莫教矜物色驪龍或恐妬珠光

其二

杖底烟霞幾歲華樓頭花萼折天涯空山一脫延陵
劍長路初迴廣柳車原上鵲鵲辭客里雲中鷄大問
仙家安期倘寄長生藥春水還來博望槎

送許伯上上京

都亭執手不勝情惜別那堪歲杪行好在名家原太
史貪趨相府自玄成盤花何處當筵頌賦艸仍聞擲
地聲羸馬底須防物色新營處處有逢迎

其二

日下高堂愛正深，翻從故里折歸心。官梅莫設留東閣，禁柳還應到上林。繡虎高風傾八斗，黑貂長路散千金。過庭倘問諸耆舊，爲道高陽醉不禁。

寄題金陵王太學日涉園

帝里山河似洛京，名園花木接春明。祗緣野趣耽元亮，況復家聲似茂弘。舊壘還來新社燕，短牆忽度上林鶯。五陵多少求羊侶，三徑誰當杖屨行。

寄題王用亨磨田別墅

馬鬣新開縣上田，菟裘宛在郭西阡。思親自昔霑衣地，好客而今授簡筵。雙闕雲天垂杜曲，千章雨露護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一十七

十七

祁連無勞更問家人產，百祀烝嘗大有年。

從弟斯昭昔從燕市今年及艾移家金陵

慷慨相從結客場，歸來高卧祝鷄鄉。吾家泛駕稱騁騎，帝里懸壺傷鳳凰。起死只須迴造化，知非何用問行藏。移家好在烏衣巷，春燕雙栖舊卺堂。

白榆社送宰公席設於桃源別業

孤城宛在漏天東，狼籍桃花宿雨中。莫以仙源招舊隱，且從客里醉新豐。避秦祗合青門老，入郢逾看白雪工。共把初衣論去住，百年生別莫匆匆。

其二

中谷依然黃鳥新，南箕妬殺白榆春。憑陵澤畔千秋事，飄泊尊前四海人。不是掉頭成獨往，轉於執手倍相親。陶家五柳那堪折，風雨經旬綠未勻。

石嶼出漸江中流上有古松亭亭如蓋率公帥

諸生據石行觴喜而有賦

漸江孤嶼石磷磷，松作虬龍屈復伸。弟子相從猶在魯，失夫獨立豈逃秦。直撐砥柱窺員嶠，好借浮槎問析津。見說留侯從此去，那堪五兩逐波臣。

嚴先生祠

汝拚生事老滄浪，忽謾徵車出建章。橫足那知天子

太函集

卷之一百一十七

十八

貴掉頭不改故人狂。九霄星象留懸石，千載風聲薄釣璜。歸客祗應懷獨爾，披裘好在漸江傍。

釣臺

雲臺儘可翊中興，嚴瀨何妨隱客星。急峽七盤江漠漠，漁磯雙出樹青青。甘呶沫歸東漢，瞥見扶搖起北溟。聞道銅駝春草沒，爭如天畔有孤亭。

李含之徐茂吳集龍君御鄔汝翼父子及余兄

弟汎湖得春字

千里東行及暮春，扁舟還落倦游人。園林雨後俱陳迹，賓主天涯半逐臣。六鷁乘風甘自退，羣鷗迎棹故

相親剡川一曲 君恩在歸去猶堪老季真

題卓漱甫大空樓

層樓面面十洲通堤柳汀花出閨風宛在水心開淨
界居然天眼入真空珠光排闥千江滿海色浮杯一
望窮尚憶舊游彈指處不須更問主人翁

金山四首

空江孤嶼捍中流半渡褰衣到上頭石斷海門開佛
土江迴天塹聳神州僧疑卓錫虛空住客似浮槎汗
漫游不用燭龍來絕嶠牟尼親把夜光投

其二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七

九

羣山萬壑盡朝宗坐扼江關百二重碣石高撐重閣
起尾閭近借一九封斗牛夾听連進鼓龍象乘潮
雪峯下榻祗應成夜宿白雲深處落疎鐘

其三

精藍幾度涉輕舸衰白重來躡巨鼇合掌晚歸彭澤
社抽毫雄壓廣陵濤月臨孟夏浮三楚地坼中泠避
九臯一軟旋應燭肺病金莖不羨漢官曹

其四

瞥見須彌置一杯縣知阿耨自西迴明河曲抱支機
石急峽長驅滬瀕堆界入水壺寬日月雲開天鏡倒

樓臺踟躕四顧東南盡江海誰當作賦才

吳門遇丁南羽西歸壽母五月則其七十悅辰

南羽近始學禪故有末句

遼陽孤鶴掠行舟華表風迴五月秋供客清醅懷引
髮娛親彩袖罷披裘樹依堂背歸三徑桃竊池頭抹
十洲莫笑畫師空故橐曾邀鷺子結西游

焦山午日偕二仲同賦

海若東來接淼茫石尤無賴截舟航社依雙樹疑空
果坐對三荆即故鄉竟日清齋蒲入供宜人雜佩艾
生香獨醒好在江魚腹同病猶堪作酒狂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七

七

金陵迎公遣門徒玄暢乞瓦官寺碑因得華嚴
經古本却寄一首兼訂秋期

貝葉翩翩手自持何緣杯渡破江籬檢從兜率三車
載乞得頭陀七尺碑淨土豈應縣彩筆迷津殊自仗

金篋廣陵八月秋風起挂席乘潮問藥師

寄贈晉江林徵君時春秋六十

憑軾當年問七閩安期何處混風塵筵中瓜棗新懷
核檻外蓬萊近作隣樹拂釣竿收獨繭草侵菰局坐
重茵謾言瞬息枯炎海已覺春秋駐大椿

暑雨霽節公栢公自攝山過焦山喜而有作

江天漠漠難別影雙縣佛日來怖鴿枝頭窺倚
杖馴龍水面謾浮杯清齋不厭逃禪客白社何當出
世材千里潮平孤嶼小遙知法雨到黃梅

其二

霞上招提六代餘月前安置五陵居石尤忽漫迴孤
棹室利仍勞寄尺書自是望中精舍近肯教方外故
人疎到來盡入清涼界片片青蓮切大虛

京口得督府司馬相如書聞未舉子卻寄短篇

黃金臺畔簇雲霞龍種何緣滯渥洼漢柱孤臣甘許
國齊盟累世待通家滄江蓬鬢行邊短渤海珠胎望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裡贈司馬相如正湯炎風好寄邵平瓜

諸將後五首

箇中時憶賜衣存闔外猶傳漢使尊諸將九邊承
廟畧單于三世拜 朝恩清宵劍氣迴南斗明月旂
聲靜北門任道躋林千帳在請看禁禦五雲屯

其二

降王歲歲市連巢列戍何須壘四郊死馬嘶風思仰
秣胡雛計日望分茅沙場宿艸三秋牧刁斗新霜五
夜拋謾說穹廬俱赤子只今比屋正嗷嗷

其三

東胡猶挾射鵰弧上將頻勞佩虎符瞥見輕車較飽
馬俄聞空幕起飢烏 九重課績彤弓旅四國流言
赤烏孤側目未應矜帶礪當場誰復博梟盧

其四

山河百二擁宸居亭障三千徹直廬幕士莫教輕組
練營田好在理耰鋤從東遙控玄菟塞直北稀傳白
羽書羣議盈庭天咫尺行間魚鳥轉踟躕

其五

薊門千古拓堯封樽俎誰堪任折衝申命專征勞
帝簡親持三節振軍容肯從左次遲朝食已報先聲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十二

斷夕烽倘許燕然勒石班生殊自未龍鍾

奉贈開府蹇公七言近體二首

承家早自賦長楊 賜履還應陟尚方三輔雲山迎
節鉞五陵天府列金湯鏐歌次第傳中禁彤管相將
紀太常肯信夔龍專揖讓試看千羽佐陶唐

其二

同舍曾分雞舌香通家又見鳳毛翔玄成相種新推
轂叔夜人羣舊擅場西第抽毫承奕葉東郊樹羽拂
扶桑縣知幕下多詞客緩帶相招過射堂

送張水部畢使還朝便道觀省爲封君八十壽

皇華何處省庭闈白髮滄江老釣磯驛路秋風迎絳
節里門晝日照班衣安期大棗從東獻博望星槎直
北飛酒賦祇應三畝在水衡那得一錢歸

京口送何主臣還海陽爲母陳孺人七十壽

揚州東閣下何郎片席西歸薦壽觴白髮向來門獨
倚斑衣此去袖俱長憑將玉笈三山記好獻瑤池七
寶牀洞口蟠桃君莫摘有人指點白雲鄉

六月望日飛卿至夜集水晶菴

謝家詩興落三山明月刀頭且未還真氣虛勞占柱
下飛瓊簪見到人間涼生姑射冰壺貯光放牟尼水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七

二十三

府環客散中庭香霧入嫋嫋微步拭雲鬟

江叟故以豪舉聞金陵今且耆矣索詩爲贈因

賦短章

扁舟興在莫愁湖肯向高陽混酒徒樓上三千供索
笑塲中百萬辟呼盧徐娘已舉齊眉案向子猶懷五
嶽圖倘遇麻姑留客處莫教錯認酒家胡

程子虛傳成贈其弟玄碩時將北行

流水何緣罷伯牙子雲無復問侯芭淮南暑雨辭叢
桂原上秋風到棣華敢向儒林增列傳不妨人代播
名家江關直北應回首萬里長天塞鴈斜

秋日楊世叔過訪焦山有贈

秋風昨夜起青蘋江上扁舟客問津國典兩朝承燕
翼家聲千載批龍鱗小山桂樹懷人近故里蓴羹發
興新見說草玄仍未畢滄洲好在結比隣

王次公由閩藩入賀中道拜南太常余兄弟父

子齋居浮玉山公挾二郎君移舟過訪

江天流火急征輶十載馳驅再入朝方岳舊臣仍鞅
掌奉常新命肯逍遙星臨南極垂天象路入中原望
斗杓準擬鳬鷺霑既醉曾從尚壘事神堯

其二

太函集

卷之百十七

二十四

羈人徒倚大江流使者招尋古渡頭滄海客星占五
夜關河卿月入三秋清齋小坐通家在初地高譚竟
日留箕穎儘堪當岳牧夔龍不必問巢由

秋日于山叔携朱長卿過訪焦山言別

秋風蕭瑟動江關有客羈樓且未還阮氏竹林過北
里謝家明月落東山尊前白苧迴中曲檻外青絲闌
小蠻自是虹橋通絕島却教仙子到人間

李季常歸自京師爲母氏七十壽

燕市歸來倚蒨絨中宵寶瑟照機頭有緣尺檄留雙
闕一拂斑衣謝五侯風物邗江來赤鯉家聲函谷駐

青年只今堂背舒慈日相對宜男百不憂

京口錢直卿屏博士業業醫遂以醫傾江左是

夏余携弱弟棲浮雲山則直卿見客先後凡四

浹旬八月西歸贈言爲別

儒冠肯逐少年遊相印寧甘肉食謀國半只今傾薄

海家聲自昔動宸旒三山京口濤初壯千樹淮南橘

已秋頗怪老彭能久視應知奕世有箕裘

賦得七言近體拈來字

湖海羈人遂却回東南况復美羣才名姬四座清商

切重閣千山爽氣來風物正宜光祿酒聲歌不碍妙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七

二五

高臺經行處處天花落錯認淮南叢桂開

奉壽鄭太夫人八表予雅習長君光祿次君直

指茲逢次君于嚴陵

謾道蟠桃未可餐瑤池近接使君灘六珈象服增垂

白九鼎鸞刀注渥丹哺母臺烏來睥睨將雛巢鳳就

琅玕壽杯但引新安水彩袖依依舞七盤

其二

雲門東望日高春窓出凌陽第幾峰堂背一枝凌薜

荔峰頭雙掌擘芙蓉星精吏隱天應借婺女隣光地

可封任道飛瓊工獻曲爭如嚴瀨石淙淙

太函集卷一百十七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七言律詩

丙戌上巳開府司馬溫公招飲西湖

掉頭一別中興年把臂重逢上巳筵卿月天邊移幕

府客星海畔傷樓船五湖但許綈袍在一水何妨衣

帶連莫向蘭亭論往事隴梅堤柳總風煙

其二

春湖灌木合啼鶯好在仙舟鼓櫂行表裡河山經國

地高低宮闕化人城試從定水觀魚樂莫遣歌鐘亂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八

鳥聲落盡高霞烟欲暝西陵瞥見月生明

奉贈開府司馬溫公

魚海寧容負國恩龍淵况復倚轅門東隅隨地軍

聲振西掖當年廟略存列戌著前嬉稅甲羣夷島

外視游魂從知社稷須公等好把昇平荅至尊

余歸自江左適從弟行父有事山東余壯其遊

贈言爲別

倦游聊自繫浮槎惜別那堪著棣華相顧鵲鴛開去

住孤飛鴻鴈任橫斜儒林鄉魯三千士帝時云亭七

十家即使躊躇多古意肯容留滯獨天涯

陳明府令欵五年薦書十上境內日望徵書且
至僅得屬廷尉趨留都都人士競爲聲詩不佞
爲倡

共擬乘鳧入 尚方俄看秣馬去甘棠新都旬服依
天府原廟宸居本 帝鄉歲自商霖登五稔司存漢
署領三章由來執法官仍冷相送關河滿路霜

其三

北轅迢遞再朝天南省浮沉一列仙短景競將慈日
繫長塗遙望法星懸驪駒急節霑衣地駟馬高門解
網年野老豈應勞結襪都亭儻許奉鳴鞭

太山集

卷之二十八

二

程進士鼎輔出理虎林取道逆婦邑中且爲高
堂壽因賦七言近體以爲贈言

閨中睂嫵渡河初庭內顏開奉檄餘韋氏傳經元相
種公孫博物首刑書九霄錯落雙龍劍千里間關一
鹿車路冕儘堪容駟馬沙堤仍是舊門閭

送許去疾分闕海摠浩嶼舟師

漢家宿將盛諸生橫海樓船疊鼓行夷檄祗應飛露
布相門殊自出千城滄溟夜墮旄頭色部曲秋傳節
裏聲燕領不緣投筆起風塵落落那知名

其二

虎竹分符肘後懸海隅京觀築當年玉門生事容吾
老銅柱勲名覺汝賢物色魚龍霾夜水軍聲鵝鶴淨
秋天好從多暇延詞客倘有玄虛賦可傳

往余登三天子都聞余大母春秋八十有六亦
越五載乃躋九齡予習二其則大母孫也因賦
詩二律爰命壽觴

行行短晷夜過門望望高堂背樹萱五稔旋應廻日
御九齡原自命天閨神人冰雪顏全駐王母煙霞齒
獨尊願乞一杯仙掌露振衣重到洗頭盆

其二

太山集

卷之二十八

三

鄆山積翠攬三天寶婺明星照四筵麟脯仙厨新入
饌魚羹子夜舊通泉報劉正喜文孫並頌魯翻從壽
母傳雲錦怪來開奕葉銀河直下接沱川

丙戌仲秋二十五日同諸君子集淨慈寺西閣
時卓漱父光祿帳具徵名姬佐酒者十二人即
席分體賦詩余爲首倡

鼓棹遙從絕島迴盍簪漫傷化城隈雄風四坐披襟
滿塞氣千山倚檻來地主觴行光祿酒天人樂奏妙
高臺洛川宛在重湖上鄴下重當作賦才

其二

蘭亭舊沒越王臺蓮社新寬陶令杯杖屨並邀穿竹
入笙歌羣擁散花來青蘋噴雪濤仍壯白苧翻風日
乍迴莫以腐毫矜重客踈鐘雲外莫相催

避暑浮玉山沈純父自京口遣訊奉荅

曾逢澤畔起三閭誰向天涯問索居海藏旋脩開士
業江關忽到故人書披襟只隔青蘋末把袂還期白
露初帆腹雄風饒客路刀頭明月正吾廬

中秋後一日吳門送沈太僕之滁陽

秋半蟾蜍故陸梁朝來湯谷出扶桑人間條爾陰晴
變天上依然日月光山得瑯琊仙隱僻苑分苜蓿

太白集

卷之一百八

四

主恩長吳門匹練看如此雲錦千群况帝鄉

白榆社虛無人喜俞公臨再至以詩招之

白榆歷歷曉分披紫氣苑苑夜陸離一別吳蒙殊刮
目重來陶令莫攢眉綈袍豈爲寒相傍綵筆惟應老
自知共道國風從草野誰當匹練許爭馳

送詹東園之任南京翰林院

爾蹲風雨獨垂綸瞥見滄溟掣巨鱗中歲傳經秦博
士舊京染翰漢詞臣禁城漏隱青藜夜御苑花含綵
筆春高廟宸遊天咫尺開元供奉更何人

其二

光朝天祿爲君開獨操陽春入楚迴故態猶傳鸚鵡
賦新聲好傍鳳凰臺向來王氣浮南極此去官曹切
上台翻笑子雲甘寂寞白頭高卧少城隈

七言近體一章爲方元素尊人七十壽

庭下斑衣舞袖颺枝頭黃鳥勸杯長豈緣樽散耽中
聖自任鴻濛到上皇子舍殷勤青玉案仙家髣髴白
雲鄉謾從垂老稱希有東海桃花正未央

肇林贈方秀才兼寄王博士

精舍遙投法界連長檠並向佛燈傳公車濩落三千
字吏道驅馳四十年初服相過緣問疾清尊自醉擬

太白集

卷之二百十八

五

逃禪王宏倘問西方意方外牛車尚未懸

樂少仙得師方外徙居黟山殷司隸以上客客

之得諸吉壤茲還金谿築舍力疾贈以短篇

天路何年遇赤松雲山隨處佩蒼龍神遊暫隱烏皮
几真氣長依馬鬣封隣卜軒轅俄避舍澤分彭蠡總
朝宗不須敝屣遺妻子好在蓬萊第一峰

洞然真人少從太史公受室既謝詩書譚王伯

既又謝王伯譚神仙亦九齡僊僊乎未艾也夏
五辛卯戶有懸弧不佞備在同盟賦七言近體

二章爲壽

伊昔乘龍近上台而今跨鶴集南陔雲中大吠家仍在洞口桃花手自栽計日刀圭生羽翼有時觚爵徒蓬萊百年莫詫人間世九十嬰兒尚未孩

其二

百里靈源再問津摩天羣削絕風塵春鶯四合啼脩竹夏木千章奉大椿紫氣暫留驅洛駕黑頭猶是避秦人雲門鼓瑟來仙侶莫遣釣天到近鄰

往余登三天子都元咸爲主越歲丁亥月周孟卿公臨挾二其續余舊游主如嚮者歸報元咸毋李孺人始耄因賦近體以侑初筵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八

木

客里寧須典湛盧人間殊自降麻姑名都極目三天子精舍橫眉一酒徒已報瑤池桃結實仍聞丹穴鳳將雛兒曹不羨金門戟仙侶爭投玉女壺

送吳按察之京

條風天末起青蘋列國諸侯散紫宸三尺曾持東海節單車正及上林春即看虎竹乘時出更喜鶯花到處新見說菟裘營故里肯容畏壘卜吾隣

寶綸閣

鄧侯垣屋儵關中千祀雲仍壯楚東紫誥承恩天象逼白衣入夢地靈通案頭巖嶂度青玉檻外川原

落采虹阿閣三重天尺五手探奎壁鬱葱葱

贈梅泰符送丘謙之入楚

誰掀炎海迸江流底事憑陵作楚遊賦客少年渾尔雅隱侯高詠獨綢繆行邊暑避江湘路到處天迎李郭舟吟望可留餘興在秋風澤畔易生愁

送周廣文自海陽遷夏邑令

海陽桃李接屠蘇夜水魚龍送舳艫舊業青氍經北固新聲綠綺入中都晚衙群下公庭鳥曉漏雙飛帝闕見見說頻年多菜色隨車甘雨莫踟躕

七言近體一章爲喻封君八十壽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八

七

高城海色引扶桑故國江聲動豫章赤水明珠胎自紺青田老鶴髮俱黃星精五夜縣南極風物千秋到上皇舉目靈臺天咫尺琅函重下白雲鄉

宛陵呂相君歷新都招入社二首

粉榆生事近來荒有客停車背郭堂伏枕白頭俄雀躍承家綠鬢蚤鷹揚行春霧樹開三輔入夜星河動七襄海岱只今移咫尺齊風千古正泱泱

其二

斗口氤氲戴六星城頭縹緲出孤亭合宮地劃芙蓉紫疊障天連辟荔青折簡謾勞招石隱揮毫瞥見走

山靈君從秦望杯滄海肯託湘流問獨醒

江伯宗自鄱應 召還南度支因寄里言為贈

衡陽萬里下弓旌瞥見雙鳬入漢京官拙豈應稀薦
達郎潛殊自重聲名青萍夜色干河鼓朱雀秋風到
石城 寢廟未忘經國計憑軒或恐問蒼生

罷中諸孝應應 召公車古君侯餞之祖道乃
速三老為客屬不佞賦詩以壯其行

題橋一誓錦江東推轂先傳梓里同策對天人中秘
省餞開地主右扶風弓旌竝下聲名競几杖參陪禮
數隆此去承恩俱賦客由來化俗自文翁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八

八

其二

海甸欣逢薦達年江關齊發孝廉船股肱郡列諸侯
上竹箭材收萬國先城上鳳凰爭起穎臺前驤裏迥
凌燕提封好在軒皇地咫尺瀛洲步列仙

殷舍人奉 命治葬新都暫歸待期還報

使臣持節自金門相國新阡出 特恩將作豐碑三
殿下和連高塚五雲屯囊中賦就南都壯斗下迴看
北極尊流水只今銷毒熱尋源準擬到崑崙

獨宿枝閣雷雨水電驟至

小閣深杯棣萼親故園翻作未歸身平林木落三更

雨高枕雷盤十月春何處嘶枝鳴兕甲有時震瓦墮
龍鱗老夫任是忘機盡起著荷衣正角巾

伯宿及艾余從其家丈人游奄忽二十年伯宿
始稱老撫今懷昔情見乎辭

汶水洋洋共樂饑君年五十尚斑衣家聲半入南山
梓生事全收北岫薇籬下黃花秋後老尊前白髮古
來稀錢鏗只在人間世漫向江天矚少微

余先世祖周而宗魯昉于漢昌于唐別祖思立
公徙欽西略繼別而下分族而居無望高陽高
辛殆庶幾乎十六族矣迄今丘墓相守慶弔相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八

九

通戊子賓興則玄成為余吾近屬也玄成余易
之字其名懋功將與計偕余從諸父老昆弟餞
之祖道驪駒且發為賦七言近體一章

由來越國競箕裘此去儒冠拜 冕旒百代宗盟周
子姓專門經術魯春秋爭看正翮翔丹穴更喜高堂
並白頭薦達無勞楊得意公車有詔特相求

送郡太守董公上計

陽春十月到山城人吏紛紛負弩迎比屋新聲歌出
牧單車遠道赴朝正股肱未煖諸侯席骨鯁曾題御
史名指日賜金迴五馬承家經術重西京

送程孟孺應辟京師

乘風陽鳥塞門迴挂席春湖水鏡開筆陣承家長樂尉詞林動地豫章材豐城素練遙千斗燕市黃金正築臺相送不須翹白首天都直北是蓬萊

元素師黎秘書得視含會葬令子由天官部出
叅江藩元素索余贈言往謁分部

誰能折簡絕山公瞥見通家到孔融彭蠡征帆開夜水羅浮宿草入春風霑衣洒上聲俱失吹笛山陽曲轉工緱嶺倘留丹訣在幾時跨鶴大鄆東

余少游蘭谿三洞乃今畢歸少宰公仍搜一竒

太函集

卷之二百八

十

曰玉露因寄題七言近體一章

河陽猶憶舊行春洞口桃花幾度新一自山靈歸學士更擎露掌出仙人藏書石室孤雲裊啜茗池亭獨鶴馴不用研朱供點筆六虛元與太初鄰

丁明府計還過海陽夜集

栢梁宴罷露華晞河朔尊開暑氣微人代羲皇容我老神州茂宰似君稀薰風直刷蒲梢馬涼月平分薜荔衣舊國棠陰還一息他時回首思依依

再集落石臺

誰嵌孤亭半壁牢陰枯栢俯江臯方隅截海迴千

雉員嶠衝風跼六鼇檻外經行依佛界尊前去住任吾曹雙鳬咫尺蓬萊近澤畔惟應賦楚騷

周叔宗問法東歸

何勞一錫自滄洲更載三車到白牛珠藏牟尼鷲子獻金函舍利鴈王留兩師久待浮杯渡天姥遙招倚棹游石上浮生君莫問前身宛在虎谿頭

旱

歲占依舊火雲連雲祀經旬赤日偏箕畢虛勞躔六月巫厓何計叩三天薰風乳燕飛難起炎海驪龍卧愈堅白壁已拚群望盡從今不易汶陽田

太函集

卷之二百八

十二

秋後二日得君御書

城頭片雨逐風迴秋至蓬門未擬開夢想容輝孤枕狎謫居消息一書來籃輿處處歸陶社湘水年年弔楚材賴是天公憐汝在客星殊自傷蓬萊

函中喜翁晉至

何來谷口破烟霞叢桂淮南未著花龍種三秋踰絕域鴈行千里到通家披襟入坐雄風滿把酒論詩畏日斜賦客同時今有幾相逢握手失天涯

招吳翁晉入白榆社

歷歷粉榆白社私翩翩公子復何之交情四海殊兄

弟經術專門總父師獨立支藜甘自老群雄按劍恥
爲雌采薇許代吳粳飽坐待東籬菊滿枝

許公子遣歸營葬祖妣畢使還朝

里門爭得下車遊魂斷邱山土一杯家國承恩封
馬鬣君親報命向螭頭廣陵槎度濤初上長樂朝
回月尚留都市謾勞輕執轡戾生物色慙難求

送丁明府應召北上

茂宰承宣自主恩驪歌當戶促離尊驛驢一入傾
燕市鴻雁雙栖悵塞門白社傍誰寬日月蒼生仗爾
幹乾坤繞朝執策猶堪贈莫道支離欲斷魂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八

十三

送從子濛之廣陵取道金陵

長淮高鳥正南翔爾獨持裝俠少塲到處相逢青眼
在承家只數白眉良刀頭霜月分江國帆腹天風度
野航乘興倘過何水部好開東閣望吾鄉

其二

別墅彈碁憶謝公舊家燕子客秋風金陵王氣山靈
肅玉樹商歌水調工古寺逢僧應問法新亭結客幾
稱雄投鞭那許窺天塹白首尊前罷折衝

太初工琴茲挾禁方游闕下蓋高陽氏諸孫

也贈七言一章

聞君一曲廣陵散辭我三秋燕市行醫出相門專
手方從仙隱嗣家聲沙堤納屨無留跡蓬巷懸壺好
避名白首鍾期今重聽蕭蕭六馬共開情

中秋集函中待月得雨同宗漢翁秭公觀賦

相期明月步城隈三五平分上客杯烏鵲旋應遮桂
樹蟾蜍漫自蝕瑤臺尊前木葉秋聲急笛裏關山暝
色迴深夜燭龍鞭不起翻將燭火闌珠胎

其二

城頭片雨度林臯散入天風八月濤忽漫征鴻驚醪
醑相將浮蟻破蕭騷狂拚空翠沾單袷老怯清輝逼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八

十三

二毛莫怪雨師無籍在秋原萬戶正嗷嗷

送張公觀之南雍末句懷張司業

結髮當年冠楚材恰逢神女授綏迴歌傳郢曲人難
和價定秦城璞未開綠髮憑陵鸚鵡賦青藜睥睨鳳
凰臺南都併入張衡賦一寄霜前白鴈來

太函贈公觀

南樓坐嘯散江湖回首清秋獨據梧一自桃源辭世
路誰堪蓮社入吾徒楚妃殊色損中帶野老虎名負
大巫千尺虹蜺君自截一鉤聊贈紫珊瑚

王令公齒登大耋于其初度祝以七言近體一

章

君從劒閣跨胡騶萬里歸來倚蒨緹籬下正逢黃菊
老峰頭好伴赤松遊承家有子鳴弓在報國當年戰
血留東望蓬萊應咫尺泱泱大海接營丘

沈士範自宛陵至爲太史公乞碑

相逢縞帶紫游韁尚憶斑衣白玉堂舊業龍門傳太
史新碑馬鬣情中郎存亡原自關人代陟降還應在
帝鄉峴首不禁千古淚倘乘風雨到陵陽

盭村李次公爲相國文定公介弟今杖矣近屬
諸大夫起居廣陵因附里言爲壽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八

十四

甲第支撐撫太虛蓬萊只尺接華胥相門屢滿秋叢
桂客徂歆然海大魚繞閣官梅俱挺拔承家仙李更
扶疏踏歌忽漫汪倫至湖外青蓮炯自如

送吳孟嘉從督學方便君入蜀蕪呈使君

蜀道馳驅十月初蕭晨結束五車書鳴鞭恰並飛黃
轡濯錦遙翻織翠裾殊俗閭閻還揖讓同時詞賦待
吹嗟客星獨伴乘槎使卜肆君平術未疎

其二

望望蠶叢行路難翩翩意氣拂征鞍五溪部內裳衣
古萬里橋西耒耜寬絲筆先傳司馬檄角巾長傍惠

文冠樓烏列栢風霜在明到炎方也自寒

其三

巴江三泐石濺濺驄馬嚴城落日邊兩岸猿聲聞急
峽千尋鳥道蹴高天壚頭犢鼻招浮白几上烏皮任
草玄益部樂章歸大雅好從魚腹寄遺編

其四

都亭杯酒立逡巡何似雲安麴米春負弩偏勞疆項
令携琴一問倦游人霞開水郭桃千樹山吐蛾眉月
半輪寂寂浣花谿上路風流百代到吳均

喜聞龍君御進國子博士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八

十五

海國傳經自主恩十年通籍又橋門吟邊白雪王
程蹇到處青衿帝里尊鼓篋肯容嘲坦腹賜環何
用賦招魂酒人散後空燕市莫問壚頭犢鼻褌

即事寄大司寇王長公

南箕何意簸招搖東海經年破次寥公望鼎彝縣四
世主恩日月繫三朝輕身自負銖衣在傲骨寧容
貝錦銷傾耳昌言須入對恰從巢父避神堯

其二

望望雲門玄扈樓相期七聖愜神游肯將出處憑黃
口誰任安危判白頭卿月常依鵲鵲觀法星遙映鵬

鶴裘新亭舉目饒米雪天塹依然萬古流

張孟奇至自秣陵王長公爲之紹介孟奇出郡

大夫董公門下舉春秋第一人茲還廣陵率爾

有贈

南都賦就作金聲舊燕堂開倒徙迎袖裏尺書移入座牀頭斗酒傍孤城幾年不問家人產到處爭傳國士名寂寂白榆空谷夜誰投合浦一珠明

其二

殘年褰襪更天涯油壁輕車白鼻騮繁露春秋尊董相寒宵牛斗辨張華歌傳客里雲門雪興在官梅水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八

十六

部花相對玉壺冰徑尺疑從姑射到山家

舟泝大洋喜幸公至

山海悠悠會面稀相逢江上把征衣依然秋水芙蓉秀可是春盤苜蓿肥袖裏驪龍君與乘席前鷗鳥我忘機到來早覺東風煖乍見迎櫓社燕飛

登文昌閣

維舟何處豁心神江閣晴光度綠蘋倒卓江流開雨雪平臨閣道拊星辰敢云斗口干吾黨恰喜天涯到故人東望漁磯今見否披裘有客坐垂綸

贈國醫程龍溪

上池千里下青谿挂席還過練水西特室昔承黃帝問禁方今作小兒醫來時睨睨林鶯合到處逢迎竹馬齊天外芙蓉三十六何如此地上巖樓

送程孟明之廣陵

離亭千樹度鶯歌一折長楊柰別何寒食東風猶自峭蕪城春色已無多傷心錦纜空魚藻回首青門有雀羅自昔江都經術勝下帷燈火莫蹉跎

聞鮑丈歸自青谿園中寄贈

尔向青谿獨飯牛何如潁水避巢由江皋老去雙蓬鬢里巷歸來一敝裘傾倒百巡爭避席憑陵四座擅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八

十七

藏闔匡牀自笑頭空白猶憶當年俠少游

王尚書元美得謝歸吳

結髮承恩到白頭君門萬里乞滄洲鷄鳴舊有瑯琊樂彩鷁今無灝瀨愁瞥見星垣移北斗誰憑天塹挂中流五湖一任投竿去未許鷗夷恣拍浮

其二

九鼎安危仗老臣尺書容易遂閒身地荒三徑歸元亮天豁重湖落季真蠹簡相將翻二酉牛車艾漫出三秦頻年鳩杖留黃髮何得鷗羣見一人

其三

千秋風雅避詞鋒四海聲名仰岱宗提鼻不禁投磨
鼠掉頭聊復托雕龍豈耽身後留玄舛已謝人間傍
赤松却笑倦游機未息還從漢使勸東封

其四

次第東門餞二疏都亭冠蓋儼如初丘中宿舛縣車
後池上蟠桃曳履餘家近蓬萊成獨往樓開花萼悵
離居天涯兄弟仍吾黨倘許扁舟過敝廬

奉寄許相公七言近體四首

明時揖讓儼陶唐瞥見徵求出潁陽東觀橫經分講
席上林奏賦擅詞場提衡總攬三千士補袞俄成十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八

八

二章故里只今巢父在毋勞回首白雲鄉

其二

沙堤袞袞簇繁纓劔履遲遲出禁城戶外下車巡白
屋楹間側席問蒼生曳裾東閣平津盛散帙中宵太
乙明一息華胥銷鞅掌俄聞長樂度鐘聲

其三

大鄣千古閼神臯相府開先獨建旄七尺祗從王事
老九重寧使聖躬勞憑陵黃閣心逾折徒倚青
門首重搔狂態可能容叔夜窮交未許絕山濤

其四

草莽浮生任我愁菟裘勝槩代君探春帆半落銅官
渚天鏡全開玉女潭驕驥尚期千里竟鷦鷯倘許一
棧參直愁七聖留中路還傍孤城老太函

寄贈大司馬王公七言近體二首

君從清廟奏鑿刀坐見扶桑斷海鰲欸塞九秋闐汗
血籌邊五夜耐顛毛柴桑不問家人產秋杜爭酬國
士勞野老雙縣天畔眼遙瞻太乙鳳城高

其二

曳履銅龍動聖朝飛書金虎下天驕預知舊業校
玄鳥好待新恩續紫貂魯國談經傳豕韋漢廷負屨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八

十九

系驃馳驅珠計日擎君掌為倩波臣報寂寥

仙令圖為彭明府賦

皇居宛在白雲鄉仙籍潛通赤縣郎南極提封懸列
宿中宵曳履入明光烟霞萬里雙鳬下城闕千尋五
鳳翔咫尺天顏如有喜金門不數漢東方

寄同社呂主爵玉繩

故相朱門揜徑苔仙郎綠鬢映宮槐平津閣外沙堤
隱太液池邊水鏡開漢署提衡擎國手齊封躡履佩
刀材故人豈為彈冠喜世路紛紛莫浪猜

其二

白榆秋社歛離群黃鳥春聲轉憶君莖露深雲華省
樹爐烟遙引敬亭雲論交一札春前寄啟事千言海
內聞舉目玉繩天北極踈星猶聚漸江濱

龍門圖爲司馬蹇公賦

漢庭司馬擅龍門秘閣靈臺洽主恩東走滄溟掀碣
石西穿星宿瀉昆侖傳貂累世家聲競貢馬千羣國
士尊聞道洗兵收武庫試看諫獵到詞源

近體調龍博士

曾從絳帳列生徒又載扁舟出五湖春色不隨湘浦
盡桃花得似武陵無臨叩憤鼻心逾壯京兆蛾眉色

太函集

卷之百十八

壬

並殊國子先生官獨冷何來三斛貯明珠

送叅知龔使君入賀

曾賜嘉禾冠列侯俄看露冕入神州面陳天鏡千秋
錄背指江城八景樓征棹直隨青雀去遺宮尚憶赤
松遊栢梁宴罷君恩重依舊黃金絡馬頭

去疾田閩抵任新都先過函中夜坐

正耐城烏送夕暉何來汗馬到郊扉披襟謾對雄風
坐衣繡罽誇晝日歸列戟沙堤依相府孤城刁斗寢
戎機故園任道青門近大漠還看白羽飛

其二

門無竿牘任逍遙客有牙璋破寂寥老去書傳關令
尹歸來笳競霍嫖姚深談倒卓明河影危坐平臨北
斗杓回首武陵吹笛夜當年髀肉已全銷

送潘閩帥之任滇南

鳴鞭迢遞度重關分閩西南控百蠻大樹陰連朱雀
路前茅風指碧雞山石鯨池上戈船絕金馬祠邊幕
府閑涼月盈盈秋萬里佩刀聊爲引雙環

其二

千雉金城天子鄣懸軍死在白雲鄉攬槍久墮江湖
黯睥睨遙瞻日月光帷幄由來尊上國軍書何處

太函集

卷之百十八

壬

問殊方漢家一片燕然石好待論功瀚海傍

題遷喬圖

翩翩五馬使君殊露冕行春天子都幾見習池歌出
牧還從栗里過潛夫青松謾謾峰頭出黃鳥嚶嚶谷
口呼到處棠陰遮父老那知陌上有羅敷

題清白圖

五溪鳴瀨石磷磷三輔潛回大地春風濟瀟湘羣帝
子月流姑射到神人潁城下食琅玕老水部高吟篋
笥新自是漢家清白吏歲寒心事倍相親

聶少翁入歛爲其先世祠墓立碑畢事還烏衣

贈近體一律

郭外松楸陰古祠淮南桂樹發新枝一杯未沒長陵土
七尺俄成有道碑遼海月明當睥睨縹緲山雲駐度
參差丹梯絳節君家事回首天都有所思

輓朱母顧太君卒年八十有四

一稅魚軒竟縞衣蕭蕭黃髮不寒闔北堂機杼孤孫
在南國桑麻屢歲非今伯報劉悲此日星精失婺有
餘輝化身疑作瑤臺月青鳥休迎步輦飛

秋杪集許將軍城上園林得楓字

連城睥睨戍烟空此日登臨賦客同萬里邊聲來白
太甫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鴈千林秋色入丹楓江關我自禁蕭瑟樽俎君應待
折衝好向平原西出獵輕裘細馬擁雕弓

館甥程茂才籍郡博士弟子

繡衣使者惠文冠牛斗熒熒劍氣寒南國經年收竹
箭尚方指日作琅玕仙郎新綰芙蓉佩博士平分苜
蓿盤先達尚餘雙白鬢而翁而舅舊登壇

其二

伏生垂老避人徒魯壁殘編授女雛正喜衡門聞氣
色即看章甫上頭顱解頤匡鼎工傳業驥首燕臺待
應圖見說漢家方尚少早乘羽獵賦誇胡

溪西秋望

乘興登危倚化壇微霜昨夜度江干五溪木落魚梁
急雙樹林開法界寬空谷泉聲飛雪竇中流塔影截
風湍翠微深處通樵徑招隱誰來碎月灘

得周使君書卻寄

粉榆搖落靜蓬門風雨時時晝日昏忽漫一書來越
萬相將雙斧劈崑崙蛾眉肯學新粧媚牛耳誰當上
國尊安得遺珠擎赤水好銜徑寸報君恩

四望樓紀游四首

春夜同程司徒觀燈

太甫集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盈盈御月逐車來冉冉官梅傍閣開欸忽燭龍迴陸
海分明結蜃出樓臺巡簷細數銀花樹列炬平分竹
葉杯檻外采雲低不度俄看雙鳳下蓬萊

夏日同戚少保納涼

千年河朔興誰同十日平原酒不空岸幘當樓延爽
氣披襟入坐擁雄風涼生冰雪神人境目極烟霞帝
子宮握手相看俱白髮逢人莫漫賦彤弓

中秋速董府君對月

銅鞮處處踏歌新天末涼風到白蘋禾黍行邊車五
馬河山望裡月重輪南樓地主依元亮東海波臣縱

季真中夜乘槎秋水落金波梟梟石粼粼

冬日陪董府君對雪

群玉山頭雪漸深相將乘興入山陰當筵敢負梁園賦
比屋爭傳郢客吟一任花神良夜散莫教菜色苦寒侵
郊關不用呼篝火樹杪河乾月未沈

送萬御史謫劍州

臺郎一著惠文冠拂簡飛霜直北寒萬死肯容吾道
在一宮殊覺主恩寬馬頭雪色巴山度斗下龍光
劍閣看九折羊腸行色壯不知何處是長安

其二

太函集

卷之二百十八

二五

豐碑七尺令君祠正憶當年待哺時花事春迴仍爛
熳棠陰臘盡未參差人憐一去孤臣遠天遣重過茂
宰私父老隔年思見面雙鳬欲下復何之

贈國醫洪守貞

尔佩洪崖肘後方承家好在白雲鄉半鎗頓起千人
廢一匕寧容二墮藏滄海潮生遙噴雪園林橘老飽
經霜誰從特室傳丹訣咫尺霞城叩上皇

十日夜月邀去疾過函中時與少連子矜分得
聞字

十日氤氲黯不分孤城睥睨悵同群王春月色今宵

得子夜歌聲幾處聞杯酒柴桑開里社盤飧苜蓿共
夫君肯容醉尉呵歸路寶馬金貂霍冠軍

贈盛泰甫

共道長安接太行肯容高坐據華陽
驍鷹忽度期門騎市虎俄成結客場
魚腹生還寬夜水鵬冠老去耐秋霜
路傍按劍休相問袖裏明珠好自藏

太函集

卷之二百十八

二五

太函集卷之二百十八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七言律詩一百一十一首

春首謁玄天太素宮

莫英重開四葉新桃花先放五城春封中雲起標玄
時望裏峰攢奉紫宸地盡蓬壺雙老眼天容杖屨一
閒身祈年絕勝千秋觀乞得黃冠作道民

其二

千盤曲磴蹴逶迤百竇流霞噴陸離間道凌虛雲冉
冉爐烟當寧日遲遲云亭不數秦封禪圭璧頻來漢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一

祝釐玄衮分明勞陟降白衣髣髴漫相疑

其三

石戶雲開絳節通金莖露下羽衣蒙九霄冠佩朝羣
帝五夜笙鏞動合宮斗柄平臨天直北車輪俯瞰日
從東殘生不慕人間福率土還祈歲事豐

其四

中天閭闔度皇輿北斗旌旗閃帝居春迸嶽蓮呈菡
萏月留宮樹醉蟾蜍清齋但飽彫胡飯高步重探玉
笈書漢帝不須求禪草老臣才力勝相如

姻氏鄭丈五十

谷口何人獨息機條風忽漫入初衣家聲奕世成真
隱斗氣中宵胃少微避地祗應耽習靜行年不用問
知非河梁東去滄洲近誰道人間樂事稀

竹坡許翁暨偕老

中原結客似君稀再散千金掉臂歸入越豈緣生事
拙逢堯終與世情違池頭傳信三青鳥庭下承驪五
絳衣翻咲鹿門甘澗落他時子舍通光輝

春日肅郡守相董太公暨莊公鄭公集諸天閣

十寺鐘聲報曉晴半谿塔影弄空明慈雲擁閣諸天
現弱柳垂堤五馬行谷口白鷗春泛泛樹頭黃鳥午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二

嚶嚶晚來正耐東風軟移席迴廊命短檠

其二

近郭行春野老同大堤直與化城通恍疑山閣銜丹
鷺瞥見河梁落采虹雨後祗應親佛日林中况復對
雄風虎谿日暮橫眉去不信匡廬有遠公

喜胡元瑞至

官柳纔舒谷鳥迴仙源誰叱石羊來望中屬地開門
氣坐上談天碣石才練水遶城連睥睨蓮峰當戶闢
崔嵬武陵面面花饒笑千樹東風五夜開

招元瑞入白榆社

絳社粉榆半陸沉維舟江浦一登臨浮雲生事烏皮
几流水遺音綠綺琴社鼓相將鳴谷口春帆信宿到
山陰不緣白雪驚人語誰識青門避世心

寄贈梅禹金應貢北上

夙昔陵陽穴鳳雛羽儀纔見起榛蕪中白璧寧論
價臺上黃金已應圖江路魚龍迎畫鷁澤宮鴻鵠破
雕弧長楊縱出連雲騎細柳那堪薄亞夫

其二

萬仞天都控上游君提三尺割鴻溝齊盟高時當牛
耳漢塞雄飛屬虎頭帝里衣冠通宛洛仙家劍履
太函集 卷之二十九 三

入瀛洲北來碣石風波惡莫向燕關問蒯緱

聞直指傳使君起告還朝時有邊事

羽書肅肅入長安驄馬蕭蕭赴上蘭北關風鳴玄武
仗東山雲擁惠文冠繡衣映日龍顏近白簡飛霜
豹尾寒三表倘承宣室問重瞳應作賈生看

其二

詞臣消渴一歸來回首金莖出露臺懸象巖前逢特
達藏書柱下擬重開銅龍五夜邊籌入鐵馬三秋戰
角迴早晚漢宮聞奏凱君行法酒宴蓬萊

景真邀遊南山之南張慢行酒俗名烏石突今

改名幔亭山余與元瑞同賦

玄都迢遞度踈鐘錦石峻嶒挂古松地主能搜郛縣
酒天孫應擬幔亭峰下方仰視雲端戲近市平臨日
下春直北霞城剛咫尺倘逢笙鶴可相從

潘次公吳叔子各以舟筏載酒同泛巖谿即事

蘭舟竹筏互相將潘岳吳均興未央一任雪濤噴石
瀨忽來風雨避河梁簪裾雜坐初筵亂簫鼓先驅故
道長夾岬爭傳三婦艷誰能一曲顧周郎

恭陪董使君遣祭胡少保

伊昔流言簸海東而今哀詔下隆中三朝不改河
太函集 卷之二十九 四

山誓九地仍修社稷功使者乘軒來絳節居人掩袂
泣彤弓營丘宛在揚之水日暮泱泱起大風

其二

都官新出水衡錢地主躬臨俎豆筵百戰功存思鉅
鹿孤忠論定賜祁連春迴宿草風雲合天盡扶桑日
月懸翻憶漢家恩自薄伏波銅柱卧蠻烟

四月八日奉壽太守董使君

岳麓風雲護大椿關門氣色駐真人壽星直指魁三
象法水新蠲丈六身閣上清和那受暑尊前揖讓盡
還醇誰云特室無倦侶忽到初筵有道民

代吳肇成爲王門翁媪五十壽

漢家方朔是前身帝所談諧有弄臣王母仙桃雙獻
壽細君社肉一遺親咸陽鳳下吹簫侶靖郭門高降
嶽辰玉樹合歡剛百歲瑤臺彌望更重輪

新野王孫孔炎曾孫子厚父子並薦於朝有作

天屬分封誰大名炎劉傳業本更生家聲好在青藜
閣心事長懸白馬盟一自薦書通左掖雙瞻召命
下東平南陽計日龍俱起不數雲臺百戰成

壽八十翁劉濟夫時其子一然應試

拔劍朱虛故陸梁投竿清渭更鷹揚誰憐將種栖窮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五

巷自擁侯封得醉鄉洞口尋真仙侶狎尊前頌聖世
情忘淮南叢桂乘秋蒞冉冉天香度射堂

贈處士何子中時客殷尚書所

逍遙白髮丈人翁縹緲丹梯帝子宮一任清狂辭水
部肯容懶慢絕山公游仙塵市形骸外結客夷門意
氣中曲宴不禁河朔飲初衣長接芟荷風

送近屬諸子士元應試留都

陌上花驄白面郎淮南桂樹出宮牆專門經術承中
壘選羽鄉書上太常白露園陵瞻王氣清秋雲漢揆
天章兩都文物誰傾國三世詞原尔擅場

王丈孝思

最憐垂老白霓裾遺恨當年廣柳車業廢蓼莪非典
午風搖松檟是臯魚孤丘日落精靈在雀扇涼生涕
淚餘華表鶴歸明月夜關河秋色幾躊躇

寄蔣婚氏振民時居建業

大隱何須遠市囂高枝耐可託鶴鶴由來風壤連三
輔况復雲山傍六朝蔣徑幾秋曾采菊秦樓何處更
吹簫江臯一下浮丘鶴悵望新亭未可招

大司成張公至志喜

南都詞賦擅張衡北極招搖指漢京駟馬乘橋經故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六

國單車取道借嚴程里門爭覩鳴鑾入縣郭寧辭召
駑迎徑尺永壺秋不暑清齋重對太常卿

七夕去疾載酒函中

輕車小隊命軍持當戶披襟正接羅井上梧桐流火
候尊前風雨渡河時坐憑爽氣烏皮几歌徹涼雲白
亭辭底事千秋悲宋玉踈籬深酌即吾師

招張大司成入白榆社

叢桂菲菲著落霞明河歷歷到浮槎遙瞻牛斗中宵
氣宛在龍門太史家指點青山如洛下歸依白社豈
天涯尋源好趁秋風爽衣繡寧誇晝日賒

其二

濯錦沙明漸水灣，垂天雲起秣陵關。一從金馬瞻黃石，兼綰銀魚赴碧山。涼月三秋紈扇滿，清尊十日布衣閒。懸知諭蜀才難盡，更賦臨雍手自刪。

白岳逢李明府時祝海陽載酒相從

仙令生從太上家，相逢玄圃探烟霞。車屯紫氣重關樹，峰簇青蓮十丈花。地主一尊傾北斗，天風雙眼盡流沙。晚來萬壑雲俱滿，歸路翻疑泛客槎。

其二

清秋好在白雲鄉，官閣何來玉女漿。孤鶴亭亭經海曲，雙鳬冉冉起華陽。水亭列籍涼風至，石戶披襟爽氣當。瞥見峰頭明玉燭，却疑初日上扶桑。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七

送吳田父侍彭令君應召京師遂游太學

垂白臨岐勸客杯，飛黃得路入燕臺。居人未辨連城價，大匠先收萬乘材。奉檄親闈經澤國，時令君取臨道歸省雍仙仗下蓬來。豈緣薦達希前席，一借扶搖薄上台。

其二

降王何事屢干盟，年少寧容獨請纓。客袂一經歸上國，人誇五字作長城。高談碣石金天淨，緩步橋門璧月明。莫向曲終歌變徵，只今燕市幾荆卿。

送景真入蜀兼寄周使君國雍

蕭瑟關河木葉聲，青天蜀道事長征。雲開巫峽三秋坼，水落巴江五夜鳴。乘興一搜神女觀，問奇重到錦官城。尚方倘索誇胡賦，直北翩翩駟馬行。

其二

憶昔山公領郡年，每從池上望西川。風塵幾載歸垂白，鉛槧何人擅草玄。築室函三吾獨卧，題書尺一尔相傳。怪來蜀犬俄無吠，明月盈盈萬里懸。

慢亭山登高分韻得頭字

亭午楓林宿霧收，登臨猶得及清秋。浮雲晴逼千山老，落葉霜分萬木稠。陂陀不妨歸酩酊，蕭疎耐可恣夷猶。莫教早帽垂纓紱，四坐相看獨白頭。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八

送翁秭北謁陸太宰于秩宗乞先恭人墓文

尚方自昔辨飛黃，北斗于今揭建章。劍脫千金輕季子，碑鐫七尺重中郎。麻衣不盡江湖淚，絲筆平分雲漢章。見說蛟機俄已斷，僅留鷄骨耐支床。

荅陽夏周明府

南浦風雲擁豫章，中原鞭弭奉周郎。鳴琴宓邑齊傾耳，授簡梁園獨擅場。匹練呈圖河更出，尺書繫帛鴈孤翔。遙看夜氣干牛斗，分得豐城劍一裝。

其二

黃冠辭漢首慵搔綠綺携梁調轉高
二室烟霞生綠筆孤城風雨到綈袍
壯心直俛三河水病色俄蠲八月濤
倚杖清秋時極目天風獨鶴起臨臯

辛卯秋九月洪守貞初度及耆其甥陳柴中索余一詩爲壽

羣僊冉冉雲中下叢菊英英露未收
南海逍遙九萬里上池斟酌八千秋
懸壺市肆俱青眼岸幘霜天正黑頭
野老尚堪同跨鶴拍肩準擬到滄洲

海陽金子實狎游青谿蓋漸江之遶郭者也自太函集卷之一百十九

九

彊及耆善不佞兄弟于其初度帥二仲壽之
千秋霜色逼谿清百里流霞薄少城析木平分銀漢
果桃花翻入武陵行美人江浦勞捐珮漁父滄浪任
濯纓西望嶽蓮承玉露相邀五老挹金莖

其二

赤縣連雲擁素封朱門入夜動歌鐘
爭如徑僻耽元亮况復園荒礙曼容
洞壑龍吟迴夜水江臯鶴唳劃晴峰
三茅或恐前身是靈壽相將贈短筇

至後二日爲許母太夫人初度蓋始稱老云叔子去疾從余游賦詩二章爲壽

青門懸輓颺新都彤管當筵賦大家
韎韐承驪雙系袖蓬萊獻壽一冰壺
樞喧聞外飛黃馬暮下城東頭白鳥
向夕鏡歌傾四座徘徊中曲鳳將雛

其二

曾餐帝里石林霞爭似侯家子母瓜
壽酒春偷青竹葉仙源寒讓碧桃花
六珈耐老分霜色一線迎長駐日華
方朔談諧身謾隱麻姑嚙背堪搗

聞陳季迪度淮與計偕北上有懷陟屺故末句及之

翩翩君自建安才燕市黃金更築臺
積雪重關高鳥下垂天萬里大鵬來
遙聞善馬辭西域正喜長楊獻上
台白首倚門君莫戀蟠桃春色駐蓬萊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十一

贈李山人和之即事

柳黃初著市南頭狐白何來一敝裘
淮海群聲傳赤羽關門真氣到青牛
上林好伴看花入東觀應從載筆游
明主只今徵草莽不妨寓直觀垂旒

賦來西望瑤池降王母

翩翩青鳥度流沙冉冉玄都落采霞
露掌高鶯雙鳳闕天顏近接五雲車
三山春色蟠桃駐萬戶朝暉若木賒
屏後不緣呵執戟歲星那識隱皇家

賦得東來紫氣滿函關

令尹邀賓禮自恭真人避世道猶龍天開佛土黃千
果路入秦關百二重刮目金篦丹鷺引傳心玉笈白
雲封素王誰復當南面問禮由來自瞽宗

四月八日同諸長者子浴佛松蘿菴

老去招提肯憚勞興來隨喜得吾曹虛空忽現黃金
色大眾同瞻白玉毫萬象森森開法界九龍矯矯擁
神臯一從居士分香積賸有青精出近庖

丁明府由西掖奔喪尋以計謫卻寄二首

冉冉乘鳬入直廬蕭蕭風木動臯魚忽驚上客杯中
太山集 卷之一百十九 十二

影還坐中山篋裏書沙苑清塵遮駉駉瑤臺明月薄
蟾蜍逝將烟水供高臥謾向江湘問謫居

其二

幾年草土卧江鄉到底風波起海陽側目道傍拋苦
李傷心境內問甘棠人情翻覆妍媸變世路艱虞出
處妨環堵松筠無負郭誰從給事覓西庄

太守董公再入計罷歸陽城卻寄

獨對公車三十年一麾出守再朝天山公池館仍相
待和氏泥塗祗自憐兔魄共瞻明似鏡羊腸誰謂直
如絃 主恩畢竟寬逋客歸及春耕種秫田

其二

帝畿三輔內諸侯屈指新都治理優人代豈應無稷
契 聖朝殊自有巢由雌黃鑠骨孤臣放斑白蒙頭
萬事休回首江湖明月夜清秋一上庾公樓

即事贈李本寧

一從鞭弭過夷門再命藩垣荷 主恩白簡到來名
轉重青山歸去道逾尊蓼花流水群鷗狎楠木高風
獨鶴翻不是椒蘭專雨露千秋屈宋竟誰論

其二

吾黨江湖幾陸沈陽春風物轉蕭森游仙笙鶴歛長
太山集 卷之一百十九 十三

往垂老雕蟲半不禁里耳那堪驕白雪流言耐可鑠
黃金知君八九吞雲夢肯作湘纍澤畔吟

寄贈徐使君

十年松檟鬱成陰三徑蓬蒿歲復侵報國壯心憑倚
劍迴風高調入鳴琴青天浴沐潛龍穩白露園陵宿
鳥深蒿目萬方憂不細賈生或恐厖霜襟

其二

空谷幽蘭祗自饒炎風蕭艾佩盈腰林中臭味吾相
似鏡裏容光爾未銷和氏豈應耽石隱終軍未擬繫
天驕舊游亦在江潭曲回首還須賦大招

和許去疾午日感懷

射堂垂柳翳青霞
漁浦濤聲走白沙
何事中原捐楚佩
忽聞西夏入胡笳
九臯刈艾風猶怒
獨立傾葵日未斜
好飲闕氏蠟
內熱東陵不用瓜

歲壬辰 帝春秋壯矣
鄭相君再入賀厥有贈言

西清露氣沁金莖
南極星精倚玉衡
九五天高龍用壯
八千秋爽兔當盈
御筵再覩垂衣肅
壽域重開抱鏡明
不分隴西連左袵
好從闕下請長纓

卽事再送鄭相君時夷方交警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十三

滿耳邊聲畫角哀
關心國計佩刀材
殊方忽報戈船入
絕塞虛傳羽檄來
別駕羊腸輕歷塊
朝車鶉尾急奔雷
都人儻問東陵在
卧病青門午未開

喜蕭使君策計還宛陵兼懷伯兄太史

五夜蓬萊海日新
萬方玉帛漢宮春
股肱雄郡踞南極
馮翊賢聲動北辰
端笏螭頭披雨露
懸金馬首出風塵
淮陽臥治今非昔
拊髀誰堪社稷臣

其二

龍種曾空大宛群
鴈行爭似小馮君
日華采鳳王春並
天祿青藜客夜分
長被重開蕭史宅
清塵一拂郢

人斤家聲宛在高陽里
岳牧夔龍萬古聞

五言絕句

二弟秀才園中合驪杏子

疊疊酣獨樹兩兩結
同心好去投青帝
春來薦上林陽上人寫經臺

堯率疑無地維摩信有家
三車傳貝葉四壁雨天花
題河上人房

獨夜生虛白諸天接蔚藍
空中窺色相悟後失瞿曇
欲中贈朗公還落石臺

相望曹溪水何時問渡來
青蓮三十二一一爲君開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十四

其二

抱膝雙林下居然似虎谿
孤雲無住着又過石門西
其三

磷磷一片石坐對蔚藍天
夜半空潭曲何人到問禪
其四

肯以開金地都忘出世心
只今人境絕玄度莫相尋
楊柳干 以下曲水園雜詠

水邊萬楊柳嫋嫋垂青絲
去去紫駟馬勿攀楊柳枝
法果菴

水月經行處諸天出世間
居然方丈室瞥見須彌山

洗馬橋

客子五陵豪脫裝坐林下石瀨風泠泠橋西看洗馬

竹徑

入戶竹千个中間一徑分南風入林響髮鬚彈鳴琴

萬始亭

凌日覓春華寒衣侵草露何來三足鳥飛上萬年樹

孤嶼

野橋乘澗道孤嶼水中央粲粲彼姝子殷勤解佩纓

曲橋

長虹垂千尺蜿蜒天河邊牽牛渺何許悵望以終年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十五

步欄

仰觀大鵬搏俯視鯨魚駛其中有真人無乃蒙莊子

釣磯

磐石出水上可以當浮槎賴有雙魚美招邀過酒家

中分榭

流水周庭下庭西望翠微憑軒一回首魚鳥相因依

御風臺

我欲乘天風振衣朝太乙如逢王子喬一鼓雲門瑟

饁舍

處處起田歌逢逢搗社鼓當杯且莫辭東作亦已苦

灌木庄

明詔下寬租有年人露積但使畢公家其餘佐賓客

江干十二樓

主人好樓居志在探鴻寶儼然下列仙願覓金光草

青蓮閣

傳經從白馬結宇依青蓮下有阿耨水上有蔚藍天

清涼室

已悟無生法都忘最上乘化身猶是幻底作玉壺冰

迎風坐

天風四面至只尺近蓬瀛披襟且安坐試聽步虛聲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十六

三秀亭

商山采芝客持此贈夫君白日孤亭上英英出采雲

高陽館

草堂臨曲水大似習家池獨把青荷葉相招白接羅

石林

落日石林西林中出烟霧樵歌何處郎猶記來時路

玉蘭亭

窈窕幽人宅時聞王者香願言薦瑤席五夜下東皇

止止室

一室謝人徒十年窮老易天殺揚子雲至今玄尚白

釣璜磯 以下缺中雜詠

任公懷獨繭一舉出吞舟即使徵車下滄洲未可求
棧

谿路石斷斷臨谿乃乘木牧人溪上歸日暮騎黃犢
一息

避路依巖阿亭亭巢居子坐見天門開誰云混沌灰
石溜

中流亦已涸石上且流泉谷口薰風至誰其奏五絃
石林

立石山之半英英出白雲山風除閣道儻下雲中君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十五

桂竹灣
竹樹交茂陰行行此谿曲坐嘯滄浪天因之濯我足
石碕嶺

千章嘉樹林一一通雲霧何物采芝人長鑱在中路
飯牛蹊

石瀨生春水牽牛飲上流伊耆去我久誰復問巢由
方舟榭

好在鷗夷子維舟一水隈祇應藏大壑何用到達萊
西枝室

高臺近上方無數菩提樹月出西枝西灘頭流水住

鹿谿

群飲下長林踟躕春草色願言駕斑龍相過浮丘伯
冷風閣

山靜生群籟樓居近百層披襟當結綺六月玉壺冰
華陽館

千仞青夫容其陽布函丈談經白日深宛在羲皇上
樛木亭

亭上鳴鳩急松杉鬱不開莫教風雨惡或恐故人來
汴洲

寒棠杜若洲鷗鳥亦來集曳杖歸去來相期復明日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十六

扈蹕行營 以下王將軍園雜詠
草昧略神州招搖懸巨關羽林白露秋刁斗青天月
翠華西閣

閣道凌千雉期門扈六龍主人將進酒樹杪落歌鐘
淬劍池

歐池水不波越砥宵如練帶甲倚匡林明朝趨帳殿
千雲亭

雲來天子都亭出將軍樹徙倚望芒碭有人頻倚柱
青門

石磴通翠微高眠在陰洞咲殺種瓜人勞勞甘抱甕

食芝室

懸崖一室牢其上烟霞起相將茹紫芝或可招黃綺
舉栢處

混沌何曾成團圞逐處圓莫辨栢入手不礙月流天
釣雪磯

渡口五谿雪磯頭獨繭絲他時漁瀚海一組繫閑氏
紫笋坪

英英金破甲曄曄玉生香千畝封君富應輸垣一方
香柑鴻

微霜秋欲杪一樹千黃金試聽江南頌居然郢客音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十九

撫松亭

秦封寧足就陶令且相依明月枝頭宿寥天一鶴歸
斤竹澗

澗道樹檀樂倚倚秀可食步澗一倚杖風動青琅玕
投轄處 以下遂園雜詠

麟麟長者車傾蓋何刺促一室水中央主人說其輓
東雅小隱

大隱不離群大雅不離市林鳥且勿誼問奇誰氏子
南樓

底事好樓居當樓煩夏木居然秀可食良以望吾腹

小有天

側身入洞口中有滄浪天匡坐竟無暑何勞揮五絃
篳門

編竹啓雙扉披襟乘百步中林任逍遙其上細烟霧
長春陌

陌上重回首繁華併作春那知春去後猶自殢遊人
楊枚亭

翼翼出紅亭纍纍綴朱實名家結二豪終古稱一律
最上一乘

尔登般若岍直上須彌山萬象無生滅孤雲自往還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二十

臺

金鼎時雲門翠華憑玉几攝衣百尺臺天末薰風起
伏犀坪

桔槔豈不勞蒼蒼亦已廣經尺角爲坪抱甕時獨往
六虛閣

阿閣直三尋交疏通六合誰其駕采虹咫尺凌閭闔
薌澤亭

初衣待芟荷冉冉疏芳澤木末坐孤亭天風崖吾幘
靈露泉

冽彼山下泉輶轡供五畝烹茶勺半鐺得似中瀟石

鑒止室

木檻督方舟維之藏一壑風行水不波靜坐觀魚樂
清涼界

白日到西方清陰匝初地擊石忽一聲如聞不二義
古佛菴

南海現真如法身自無始肘後柳枝生耳畔潮音外
積翠樓

西北出神樓名召當帝時樓頭笙鶴來云是緱山子
玄玄堂

流沙亦已遠函谷且停車正逢關令尹留君疊著書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二十二

陰堂

手植松二章相將高百尺伏臘薦馨香依依芘宗祏
南榮

鑿坏室南端四壁羅圖史端坐且看山山風落松子
最高處 以下松山雜詠

幽事在林丘聽鶯到上頭遠村當落日長薄帶春流
潛林

新阡近市喧荒徑無人掃日上落潭松露晞翻墓草
松塢

偃蹇干雲上霏微帶雨濃只今在空谷疑是避秦封

竹林

林中侶伴稀病起酒初熟岸幘坐蒼苔題詩滿青竹
象塘

檻外群鷗戲沙頭春水多山翁來取醉不厭小兒歌
蘿荃山

徑仄薜蘿長春深草木稠端居愁積雨拂羽復鳴鳩
黃蘿峰

避喧依北閣隱几見南山安得盧敖杖攀躋積翠間
金竺巘

名山控州里絕壁過雲霞碧霧千章樹青蓮十丈花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二十二

南溪

負杖溪上行溪喧石齒齒沙迴烟樹平錦帳開十里
西干

羣山青不了十里土微平傲吏慚通籍西疇事耦耕
十松 以下潭上園四詠

落落溪上松陰陰交雨色何哉五大夫偃蹇泰山側
漁社

漁舟江上晚日日市村醪却笑任公子何年得巨鰲
黃石潭

好在河梁上青天數舳艫只今逢老父不用問陰符

谿上樓

野橋新水至草閣傍江開謾把漁竿去江頭細雨來

黃墩道中

風磴空山道晴沙嘉樹林行行吾且止白松下松陰

其二

千載梁公子彎弓殺怒蛟至今留大樹猶似擁前茅

口號戲荅王仲房

易水秋風急蕭蕭一騎歸新知無徇監舊業有牛衣

過挂佛寺

亭亭松下石舟駛不留行腰下雙龍劍延津待合并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三

其二

片石落徂徠中流作河鼓迢迢對析津軋軋自鳴櫓

題畫竹

娟娟青琅玕娟娟落國手窓前出一枝渭曲勝千畝

題畫贈翁秬

枯楊亦已美好鳥那無住戢翼任翻飛上林有嘉樹

六言絕句二首

過由溪玄君廟

百仞仙壇天上千年帝時人間絳節忽來風雨玄都

何處雲山

其二

真氣長浮黃石空明遙接丹丘宮闕天迴北斗旌旗
星動中流

太函集

卷之一百十九

三四

太函集卷之一百十九

大函集卷之一百二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七言絕句二百七首

戚將軍入閩破賊賦十絕句

秦川負固擁千羣漢節徵師下五雲西去不須司馬
檄南來知是伏波軍

平明結束出轅門西度關山落日昏不惜鳴鞭凌鳥
道願從汗馬答君恩

秋夜漢軍飛度江行營雙引碧油幢早聞比屋思歸
順爲築三城擬受降

太函集

卷之一百二十

七

關河不見行人度瘴癘疑從殺氣開共說彈丸憑地
險不知部伍自天來

涼風初動縵胡纓明月高懸都護營海上三秋傳露
布天南五夜墮機槍

危巢已覆蘭若上短服猶依霧樹邊但使孤城還貢
賦何須橫海出樓船

桓桓衛霍萬夫雄籍籍偏裨國士風蹈海斬關爭效
死當場脫劔恥論功

王師到處無荆棘父老歸來有故鄉澤國妖氛沉斷
石海天秋色見扶桑

磬弧影裡青山暮刁斗聲中白露秋肯惜萬金酬

首無勞千里問刀頭

聞軍中有思歸者故云

戍士尚留夷部落居人遙望漢旌旗穴中狐兔無多

日閣上麒麟莫後時

時復有福清之役

水口遲余使君作竹枝詞二首

繫船江口踏春陽兩岸鶯聲欲斷腸見說歡來問花
事倚船遙聽棹相將

時時歡上鬱金堂兩兩三三多女郎今夕儂家宿江
舸與歡相對短檠光

旅中得海錯一種土人呼以美名用薦宰夫戲

太函集

卷之一百二十

二

呈一絕

歌罷吳趨舌尚存五湖應有未招魂只今誰是鴟夷
子猶自含香報主恩

放舟

春江雨過浪花浮簫鼓樓船赴暝流却憶遲迴明月
夜兼葭秋水木蘭舟

處處啼鶯倚棹歌南州春事近如何檣烏無奈飛花
急千里江程一日過

口號

燕子依依識主人銜泥飛度落花塵舊家莫問烏衣

巷王謝于今未卜鄰

懷民璞

十年肺病倦游心千里綈袍雨雪侵不慕中天僊掌
露祗緣北極 主恩深

懷定之

舊來詞賦出人羣此去安危仗使君枝棹已從東海
客移書肯擬北山文

懷仲房

翩翩王子自僊才笙鶴何時谷口來直取黃山當倚
席即傾滄海接行杯

太函集

卷之百二十

五

懷達甫

西來山色擁松蘿江路蕭蕭落木多白岳未消飛雪
盡清商翻入郢人歌

沙門道隆乞食吳下歸持元美所施大士像索

詩戲題二絕

迴舟江路法雲深一卷分來祇樹林大士只今開海
藏宰官無用布黃金

一從西土度南溟水月空明自在身出世由來無色
相休將繪事擬心神

送濂上人南遊閩粵

炎海茫茫問法華慈雲冉冉護袈裟蓮開十丈空王

坐雪擁千峰佛子家

海上名山第幾重爾從初地叩南宗一杯破浪隨浮

鷁雙樹聽經識老龍

衣傳六祖還應少經演三車祇自多悟後無言君始

信到時休問法如何

五嶺炎風動地吹曹溪法雨四天垂歸來何處開蘭

若分得菩提樹一枝

越人載酒餉子程二德良見索因遣二絕作詩

遺之

太函集

卷之百二十

四

扁舟已就鴟夷隱百蠻遙從越女供新暑好分河朔

飲故侯猶擅酒泉封

使君白幘坐江干松下披襟五月寒試盡一尊當落

日隣翁不作酒人看

送江伯仁之揚州余故友霞石山人子也

涼風初度赤城標漸水秋連海國遙挂席西風乘夜

發試看八月廣陵潮

君家絲筆擅南州此去應逢桂樹畱俠少紛紛能結

客壚頭爭解紫貂裘

山人生業竟何如一卷遺君肘後書海上不須求大

藥人間好爲結精廬

望望風塵物色昏當年從自飯王孫只今淮海多奇士誰識長房在市門

焦山四懷詩 有序

僕將東游則與有定虎臣爲焦山約虎臣謂僕吳人郭次甫舍焦山且囊括六奇一一供游者具而南海歐楨伯北海馮汝強夾江而居並守文學掌故廣陵陸無從師楨伯京口茅平仲師汝強皆好奇士也淮從明公後當悉見之及僕先登蓋與季狂同至有定虎臣

太函集

卷之百二十

五

後旬有五日至與平仲俱會歐馮待命上官次甫鑰戶去矣僕介季狂招歐不至遂舍無從嗟乎江淮之交諸君子悉與行會相去咫尺竟未見其人彼生不同時猶將旦暮遇之何說也有懷怏怏情見乎辭

隋宮楊柳向人垂春滿江都獨下帷采筆豈無招隱

賦青袍還有尚書期

懷慎伯

翩翩北海大馮君咫尺三山隔暮雲一自郢中喧下里陽春不遣世人聞

懷汝強

我向蓬萊問大還何時笙鶴到人間祇應采藥凌東

海不用移文勒北山

懷次甫

舉頭依舊蕪城月屈指何人草賦才片片江雲飛欲盡春潮不度廣陵來

懷無從

祖覺菴紫牡丹

精舍親來聽法華空林初著兩三花祇應天上移春色莫向人間問魏家

湖上荅王仲房四絕句

春水扁舟盡五湖炎風抱膝傷毗盧故人莫問鄉書少猶是高陽舊酒徒

十里湖風六月秋時時繫纜水西頭諸天盡是清涼

太函集

卷之百二十

木

果竟日何妨汗漫遊

蓬蒿赤日壓江村吹盡南風毒熱存回首故山青未了炎天冰雪憶雲門

李侯結綬入承明門斷高車徑草生寂寞孤山舊池館不聞堤上踏歌聲

贈朱時亨

客子何年此閉關斷苓生事足青山坐看流水秋無盡倘有蓮花出世間

石梁千仞坐吹笙霞色居然似赤城鷄犬幾家歸路晚行行澗畔聽松聲

余入山久矣心公登白嶽禮玄君持牋公書謂
余不遇聞將還雪余賦詩爲別兼訊胤公

杯渡君來謁大巫巖棲我亦傍毗盧送君唯有曹溪
水一夜西風下五湖

滄江秋水卽天涯林外春風過落花借得維摩方丈
室何時來駐白牛車

橋上遊時歌人作三女郎佐酒

野橋招客酒如何萬樹青青席上多一曲陽春流水
住千秋誰復覓韓娥

翩翩媚子過新豐采袖花鈿學漢宮坐客最憐三婦

本函集

卷之二百二十

七

艷主人莫惜一尊空

溪流瀾瀾石磴磴落日移尊更水濱無賴鶯聲濃似
酒當筵肯放獨醒人

送中上人出游二首

千古西峰有聖僧只今蘭若幾人登懸知震旦無多
路更向瞿曇問大乘

郭外青山佛寺開片雲飛去妙高臺他時倚杖青門
望何處傳經白馬來

湖上送僧自如從師慧光歸攝山四首

幾年杖錫阻江關此日親從惠遠還鷺嶺爭如千佛

嶺攝山不數五雲山

吾鄉問法幾人曾衣鉢當年自聖僧一片秋雲千里
月江天夜夜見傳燈

秋來萬樹俱蕭瑟霞上雙林未寂寥八月天風江路
迥一杯同渡廣陵潮

西天月放大光明秋色遙遙白下城玄度只今頭欲
白他年就爾問無生

送鑒公還焦山時有招提之役

幾年說法老江鄉擬結蓮臺坐法王爲問黃金高北
斗何如白日布西方

本函集

卷之二百二十

八

歸來霞上避人群回首三山隔海雲折得青蓮花十
丈殷勤千里寄焦君

送溶公遊南海二首

家住曹溪寶樹林扁舟遙度海雲深好隨南去垂天
翼應悟西來出世心

緇衣偏袒舊紛紛披何事寒光夜陸離自有明珠藏徑
寸無勞滄海施摩尼

訪徐鍊師不遇

朝來笙鶴去緱山冉冉天風未可攀回首關門烟霧
裏猶疑真氣在人間

昔晦以玄冠緇衣上謁則襄陽舊吏徐梅也予

方有肇林之役

五馬勞勞漢水濱長裾爾亦傷風塵一從投筆歸初地應悟辭家即法身

江流千里赴檀溪日日風波拍大隄回首上方看水月故衣何處得摩尼

故里雙林聚苾芻浮雲千尺擁毗盧爾來香積分僧飯笑殺高陽舊酒徒

仲魚至

殘年短褐卧窮廬落日衡門駐小車老去祇須陶令

木函集

卷之二十

九

酒君來莫問鄴侯書

草堂相對一燈青客子論文靜夜聽高枕只今甘白首閉門不擬著玄經

草閣雨坐招吳虎臣

江上相期明月夜雨中空對玉壺冰未須把臂酣燕

市正好騎驢過灞陵

送吳虎臣八絕句

漸江東下接滄洲石瀨流一片雪山橫海出晚潮何處泊孤舟

廣陵冰雪繫浮槎日暮鍾離舊家明到高齋分首

蒨漸看春色著梅花

鄂華東風江可憐漢陽春柳落帆前天涯憶爾留鰕菜地主何人乞酒錢

章華臺北峴山西池上風流憶舊蹤過客停車冠蓋里歌人猶唱白銅鞮

先朝帝時築黃金大嶽岩巖出漢陰倚杖直凌千嶂盡藏書好在五雲深

孤城落日過夷門腰下吳鉤未報恩莫道風塵輕俠客只今車馬盛王孫

巖巖萬仞出丹梯回首烟霞五嶽低夜半蒼茫生海

木函集

卷之二十

十

日空中髣髴報天雞

白雪樓東獨倚廬閉門寂寞子雲居春深宰樹啼烏遍莫漫相過問著書

登錫山二首

炎風昨夜度江隈雨後青蓮片片開曳杖直須凌絕頂緱山倘有鶴飛來

岩巖祠廟控長虹江上蕭蕭草木風一任烽烟移鼎足至今伏臘走江東

夏日邵山人作肇林社圖

千家赤日大鄆西何處叢林近虎谿爾向毫端窺色

相我從樹下問菩提

松門槃礴自清涼
畫手唯君獨擅場
只尺即看金粟影
虛空忽現白毫光

寄郭建初二首

誰從萬里客
遼西銅柱天南到
馬蹄塞下試聽橫笛
好分明一曲武陵谿

君家燕市有高臺
四顧曾空冀北材
櫪下只今垂兩耳
無人知自渥洼來

寄弟十二首

滿目龍沙落鴈多
淮南幾日度關河
漸江江上饒芳草
不信春來鴈不過

太函集 卷之二十

十一

草不信春來鴈不過

孤城急雨到青燈
風色蕭蕭劍氣增
襖被雞聲寒不盡
天涯一夜老姜肱

雨過盧龍草色深
王孫岐路一霑襟
比來關塞愁中望
不似池塘夢裏吟

輞川妬殺少年游
千樹啼鶯曲水頭
瞥見春杯楊柳色
也從羌笛到邊州

聽法同歸白社盟
迢禪獨向薊門行
遠公倘問西來義
無著天親是弟兄

草閣新成燕子來
蓀門春雨掩莓苔
從他杖屨紛相

問不是侯芭莫浪開

春衣春酒屬吾家
醉殺松門萬樹霞
留得偏提懸馬首
明年來看上林花

白雲無奈太行山
晝日官衣使者還
爲報春風停舞袖
知君不是舊紅顏

孤竹遺封古薊門
城頭冰雪至今存
采薇亦自吾家事
食粟三朝未報恩

漢主恩深萬石君
肯容內史在人群
而今白首郎中令
早晚抽簪出縉雲

白頭吟罷斷人腸
又解明珠佩女郎
咫尺長門春不到
琴心莫負鳳求凰

太函集 卷之二十

十二

到琴心莫負鳳求凰

翩翩吳練哭燕臺
臺上黃金次第開
我憶故山春首蒼
穆天八駿待君來

小孤山

江湖滿地白蘋秋
獨石中縣萬古流
無數浪花東去盡
青蓮一片至今留

大孤山

孤雲咫尺隔江關
萬頃平湖十仞山
我欲乘槎天上

去支機今已在人間
月夜行舟二絕句

高天涼月向人明
中夜徐牽百丈行
自是扁舟歸去
好勞君作伴故多情

鷓鴣占斷五湖秋
千載吾堪汗漫遊
期爾漸江江水
上白蘋深處木蘭舟

苦雨二首

平生秋雨不開愁
况復扁舟任拍浮
高枕空江聲轉
急還如蕭瑟在南州

江北江南一棹歸
菱荷猶及製初衣
薄寒三日蕪葭
雨已覺他鄉物候非

送吳叔原會葬廣陵

太函集

卷之二百二十

十三

百尋高塚玉雀嵬
碑到蕪城雪裏開
會葬千人應避
道江東何處素車來

卿月盈盈墮海天
殘年水雪護祁連
憑君爲弔陳公
子七日春回宿草邊

謝少廉不遇復之金陵贈絕句四首

國士無如洛下生
吳公原自不知名
莫愁射策君
門遠尺五天迴漢舊京

秋入淮南桂著花
樽前立馬忽天涯
騶奴莫問烏衣
巷燕子迎人是故家

海內詩名避惠連
驚人佳句幾空傳
紛紛側注都門

道得意猶堪綠鬢年

風雨差遲急鴈行
鳳凰臺畔五雲鄉
直須引對公車
令莫漫追呼俠少場

宿吳園江干樓

依舊匡牀客夜清
樓頭殘雪隔窓明
不禁枕畔梅花
落猶是山陽笛裏聲

夜歸過肇林

招提百尺暮鐘邊
燈影經聲夜可憐
長者尚爲車馬
客高譚翻笑辟支禪

古松

太函集

卷之二百二十

十四

總角嬉游意氣新
眼中曾識老龍鱗
歸來已飽青雲
色猶自婆娑漸水濱

送龍長君應詔郢都十二首

萬里湖天挂錫飛
五雲深護老萊衣
江魚已破桃花
水陽鳥還驚棹萼輝

出入江關避姓名
由來和氏重南荆
使君門下三千
士若個旁窺十五城

天都坐對日氤氲
西望衡廬咫尺分
裁得峰頭雲一
片殷勤馬首贈夫君

石瀨綠江春水多
衡門五柳近如何
維舟爲報陶彭

澤指日蒲輪到薜蘿

路經彭蠡鴈行衝天入豐城斗氣重絕塞不愁分六
翻延津準擬合雙龍

兩國連兵鄂渚東戈船一炬石尤風只今赤辟誇詞
賦千古風流屬長公

漢口迴風疊鼓聲坐楊千樹纜江城大兒不避孔文
舉上客爭迎禰正平

城臨天塹夾江流客據胡床百尺樓最是江南秋色
好莫教開府易生愁

雲夢云何負孟諸水濱聊自問三閭南州賸有秋芳
太函集 卷之二百二十 十五

杜東國空傳海大魚
雄風初起動江離楚客披襟白日移臺上共推觀射

父場中不數養由基
雲鶴僊僊下醉鄉浮雲能白鶴能黃一聲宛在崆峒

上雙翼還來河漢傍
鄉書尺一入明光韋氏承家並擅場傾國昔曾驚小

陸安車今更御元方
送丁畫師南羽東遊雲間之廣陵四首

煙霞歷歷盡三都木葉蕭蕭下五湖自是僊舟邀海
月非關客饌慕蓴鱸

畫手無如顧虎頭名家不減舊風流試看海架三千
軸誰是丹青第一籌

輞川秋色在揮毫萬里雄飛見尔曹一片雪山來海
上君看八月廣陵濤

瞥見人間丁令威滄洲落紙筆如飛相將東閣探梅
去準擬揚州跨鶴歸

賦得釣璜磯拈齊字韵
投竿耐可傍巖栖獨爾何曾別舊蹊咲殺渭川餘白

髮却將烟水博青齊
流觴遇雨
太函集 卷之二百二十 十六

夏木陰陰曲水湄風流宛在習家池峰頭忽送黃梅
雨不放山翁倒接羅

客散偶題
典客傳宣帝命催千峰雷雨劃爭迴到時無奈相如

渴先進夫容露一杯
送何主臣北遊四絕句

綈袍底事仿風塵簪筆由來妙入神試向鍾山瞻碣
石兩都國手更何人

黃山白雪哭城頭千里辭家一敝裘何處梅花堪歲
暮君家詩興落揚州

宮牆佳氣日氤氲有客親摹石鼓文莫問酒徒工說
劍看君筆陣惚凌雲

漁陽幕府擁雕戈書記翩翩國士多肘後黃金如斗
大尚方追琢法如何

塔燈

臯門過雨晝陰陰醺酒臨流白日沉瞥見星河迴四
坐俄驚珠樹灑千尋

賦得蘭陵酒

回首蘭陵十載前傾杯醉殺楚江天而今依舊高陽
侶一飲何須斗十千

太函集

卷之二

十七

鬱金堂上鬱金香四坐篝燈夜未央賓作楚歌吾楚
舞他鄉今是白雲鄉

閣上看諸君子踞石分坐花下二丈懸杯枝上
飲之

白榆歷歷坐中春花亞斜陽酒百巡枝上懸杯爭取
醉樓頭妬殺獨醒人

閣道新梅盛開諸君就飲

脩竹新移閣道齊憑陵啄飲一枝低酒籌莫問花多
少怕有巡簷暮雀栖

磯頭白鳥

最是高陽春可憐沙頭鷺集白於綿漁舟一繫垂堤
柳莫謾驚飛入暮烟

嶼柳

近水相將發故枝隔年猶自颺垂絲江南消息君知
否正是鶯黃未著時

諸君子橋上命酒探梅予自窓中啜茶同看
水檻梅花對白頭群仙乘興酌羅浮當杯肯放攢眉
客不是揚州是趙州

粉牆紅白梅花綠影

牆頭落日倚粧時漢浦雙鸞玉樹枝淡白輕紅春占

太函集

卷之二

十八

盡綠沉添得影參差

雨夜坐見月

冒雨衝泥鶴髮翁鬱金堂上一尊同行雲半露嫦娥
面作賦應耽宋玉工

程方平中歲始舉子爲賦七言四章

隋侯徑寸壓連城擎出春湖徹夜明屢氣全銷江色
淨珠胎初傍月華明

飛來白鶴下天都姑射神人坐據梧試向牀頭張綠
綺春風一曲鳳將雛

曾從王母酌流霞池上仙桃正發花自是滑稽人不

識此兒今已匿君家

君家玉解古來工佳氣葱葱挂白虹高會洗兒三百
舉不知誰是酒人雄

爲許太初題寒林高士圖

許有孝行故
大旨及之

澗道逶迤冰雪深槎枒萬樹畫陰陰杖藜一保長林

步傾耳時聞太古音

白華堂畔理琴歌一片愁心寄夢我即看宰木墳頭

拱又見空山展齒過

三之日少保自肇林飲千秋里召小女郎歌舞

侑觴漫賦四首

太函集

卷之二百十

十九

江村八月月生明上客巾車出化城忽到新粧當戶

立却疑天女散花行

女郎阿閣近藍橋仙侶紛紛未可招醉裏莫疑西第

客尊前不是董妖燒

惆悵河梁古別離招尋故里遠如期小姬不慣饒歌

部祗作江南白苧辭

鐵板曾聞古調工幽燕老將入江東當筵半吐鶯聲

細贏得纏頭帕錦紅

四望樓召楚虞送酒呈少保公

魚軒嫋嫋渡河梁宛轉尊前墮馬粧堂上莫教垂手

舞涼風吹去白雲鄉

淡抹輕裝粉黛捐化身來自蔚藍天百花潭上開粧

鏡萬里清秋水月懸

少小盈盈侍細侯蛾眉半蹙繫簪髮飛瓊自在青天

上不是人間燕子樓

翩翩長袖拭蛟鮪叢桂西風闌舞腰獸錦輕衫堪解

贈纏頭不用侍中貂

贈蘭谿吳風鑑

海上親逢碧眼僊袖中攜得白雲編試看高卧烟霞

色不問西遊犬馬年

太函集

卷之二百十

十

宰公從同社諸君子集太函分體得七言絕句

得威字四首

霞城一片對寒闌江郭千家澹落暉白屋任教低雪

色清樽耐可薄寒威

龍門得似使君稀十日平原飲布衣谷口先傳烏鵲

喜城頭爭覩鳳皇威

殘年冰雪送將歸華表何時到今威海內只今堪屈

指東南有美盡初衣

好在高齋共掩扉東南况復引緇衣眼中盡得論文

友肘後休論拜武威

丙戌夏五月甲寅黃母從丈人偕老其子公瓚
從余遊三山是日集諸比丘供佛爲壽余爲之
賦繪事二章

金粟如來降上方瑤池宛在白雲鄉
萱花堂背充庭赤梅子枝頭着雨黃

年來像教正中興爾獨鵬搏最上乘
壽酒謾觴金掌露法筵先供玉壺冰

題丁南羽畫送瞿睿父歸楚

天風凋盡鷓鴣裘海曲那堪汗漫游
彭蠡鴈迴聲不斷空江落木一歸舟

太函集

卷之二十

王

流澌千里棹歌行翻入江鄉白雪聲
回首青蓮三十軒皇何處接容成

四懷詩書贈王生之禹穴之鏡湖之鴈宕

陳司理立甫

名家富戶仗元方傳業曾傾大酉藏
聞道漢宮徵國色苧蘿谿上有夷光

龍郡丞伯貞

剡川一曲主恩新忽漫分麾到季真
五夜天雞聞闔近扶桑枝上日如輪

屠少仙建初

四明狂客岸黃冠潦倒披裘五月寒
見說安期來海上好分黍米大還丹

龍博士君御

青氈綠鬚耐淒其星斗天南夜陸離
有客嘲君玄尚白謫居更學子雲奇

送海陽丁明府應召入朝十絕句

熒熒斗下夜光殊疑是驪龍墜海隅
帝命從容須象罔却從赤水得玄珠

幾年海國領鮫人日織水綃十丈新
聞道尚衣思補袞只今重購到波臣

太函集

卷之二十

王

釣客爭傳海大魚金鰲一掣九淵虛
祇應牢落函三室不分徵求尺一書

茂草空亭秋水湄還嗔抱甕理園葵
使君車下無留犢帝子峯頭有勒碑

越臺秋月隔吳江願借嬋娟貯海邦
不爲苧蘿留不住夷光國色本無雙

離亭攬轡出風塵七尺昂昂報主身
一入鵷行俱歛衽不知封事爲誰陳

行邊流火動征輶白苧風涼服馬驕
自是天孫工製錦迢迢河漢鵲爲橋

華表歸來刷海濱君家獨鶴在雞羣孤飛好踏三株樹一喚應開五色雲

萬戶嚴更擊柝聲君王前席問蒼生長楊近日稀遊幸諫獵無煩效馬卿

晨風準擬趁乘見潦倒王生一酒徒白社還須留几杖城頭甘雨望來蘇

寄龍博士君善十絕句

楚妃傾國寵新移狼藉朝雲薄海涯十二神樓開結蜃不知何處貯蛾眉

歲星忽漫落人間一深蟠桃海上山獻壽不須三熟太函集 卷之一百二十 二十三

後鏡湖雙照關紅顏

赤城霞色引龍湫斗口孤城帶十洲秦帝東巡空望幸翻令博士勒之罍

一官獨冷主恩深坦腹便便任陸沉莫遣春風塞絳帳從教夜雪擁青衿

白社當年結臂歌牛山其奈鷓鴣何比來俠少工談劍春雨盤殮苜蓿多

江心片石戴精藍有客齋居似太函分得菟裘容我老留將龍藏待君參

城旦書焚北斗城五車還授魯諸生亦知經術工無

益一曲滄浪自濯纓

白榆一散丈人烏何處飛來尾畢通君自扶桑擎赤日肯從海底網珊瑚

萬里天風八月濤無邊秋色到枚臯滄溟不似瀟湘水遷客行吟有反騷

惟下長擎夜不寒刀頭明月信蒼天南溟謾道銅龍隔只尺青藜北斗邊

桃塢

家在桃源未著花故園準擬及春華東風一夜渾無賴吹散西原萬樹霞

太函集 卷之一百二十 二十四

石嶺梨花

縞衣素佩儼分行朝露盈盈競洗裝賦客高唐爭得似游仙宛在白雲鄉

客四望樓吳如南遣音樂至卻寄謝之

神樓低度步虛聲知是綏山鶴上笙一片采雲縈復斷曲終何處覓飛瓊

琴臺西望白雲深閣道高寒近百尋日暮天風橫吹好莫教吹入白頭吟

夜坐與少連談藝四絕句

誰驗萬乘中鑒和沙苑驕嘶汗血多聞道穆天三萬

里不知國步竟如何

王門中使日傳宣
抱得齊竿近御筵
一曲雲門驚里耳
洋洋清廟自朱絃

札札機聲夜未央
梁間落月照流黃
水綃莫問鮫人室
爭似天孫十二章

中天日月朗重開
作者還須不世才
聖代只今王與李
相將大冶鑄顏回

送何主臣之楚十絕句

燕子磯頭理畫艘
秦淮渡口倒銀缸
送君四月黃梅雨
五兩南風過九江

太函集

卷之二十

五

肘後雷文佩赤符
魚龍千里避江湖
石尤風息天如鏡
孌孌新裝出小姑

扁舟落日艤臨臬
囊底旋探金錯刀
赤壁千尋堪壁劃
恐驚水族夜深獮

澤畔高封宿草青
朱絃一鼓吊湘靈
江門錦石中流見
知是宵沉婺女星

夏口悲風引素車
西來不爲武昌魚
顛毛半落新豐里
忽到江關咫尺書

開府風流迥不羣
蘭臺賓從儼如雲
向來黃鶴樓中笛
好在胡牀月下聞

澤國雄風四坐生
歌鐘薄暮動江城
何郎酒態由來美
睥睨尊前笑禰衡

吾道天迴日月光
緇帷宛在水雲鄉
試看講席誰南面
知是絃歌舊海陽

迴舟一水抹匡廬
片片青蓮撲太虛
陶令尚聞材力健
尙從白杜遇籃輿

彭蠡湖邊落采霞
豫章城外簌龍沙
南州孺子如相問
垂老青門學種瓜

繡毬

鴨頭羅襪白霓裳
徒倚新裝蹴鞠場
翻怪風流寒獨

太函集

卷之二十

五

步儘教天仗打三郎

送翁秣歸孝豐

延陵季子獨離羣
馬幫誰鑄鳥跡文
宋玉招魂空有賦
三閭何處覓湘君

薄寒猶自滯羈樓
愁殺城烏五夜啼
明發好乘秋水去
江楓夾岸到蒼溪

送十弟下武林八首

少年意氣挾吳鉤
澤國風烟恣遠游
三月鶯花臨客路
千山風雨送行舟

故家喬木倚雲高
共說王孫卜宅勞
列鼎繁鍾傳異

代連車躍馬見吾曹

扁舟繫纜石繚纒夜半潮聲動富春臺上君應重回
首江邊吾欲老垂綸

春潮帶雨壓城隅東望江門島嶼孤風鼓雷聲喧喧百
越濤翻雪色照三吳

城外西陂春可憐新裝袪服媚江天樓船蕭鼓生愁
思墟里蓬蒿上夕煙

發船南浦雁歸時執手河梁問所之最是五湖防戰
地莫移孤棹載西施

東吳抱鼓入江風南越舟師未奏功聞道材官猶設
太函集

卷之一百二十

二十七

險臨行贈爾寶刀雄

溪上霜清紫蟹肥天邊木落白雲飛西風憶爾聽鴻
處秋入黃花歸未歸

太函集卷之一百二十

太函集一百二十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汪道昆撰道昆有五車罪玉已著錄是編刻於
萬曆辛卯凡文一百六卷詩十四卷卷首有自序
及目錄六卷道昆名在後五子中最高自標置然
文章實皆偽體沈德符敝帚軒利語云王李初起
道昆尚未得與其列後以張居正心膺驟貴其副
墨行世暴得時名世貞力引之世遂稱元美伯玉
汪文刻意摹古時援古語以証今事往往扞格不
暢其病大抵與歷下同世貞晚年甚不服之嘗云
予心服江陵之功而不敢言以世所曹惡也予心
誹太函之文而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無奈此二
屈事何云云其論頗爲切中德符又稱張居正父
七十世貞道昆俱有幃詞世貞刻集中六七年居
正敗遂削去道昆垂歿自刻全集在居正身後十
年而全載此文不竄去一字稍存雅道云云今按
封柱國少師張公七十壽序一首見此集第十二
卷中則德符之言爲信然以居正父爲衆父父至
比之於蒼蒼之不言究不可以爲訓也